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二十輯
沈雲龍主編

江表忠略

陳澹然撰

(附：寤言·權制)

文海出版社印行

江表忠略二

十卷
署長沙徐崇立

先緒庚子冬月刊於長沙

W8171/3

忠畧後敘

古者人類之生與禽獸爭一息之命雄者起而衛之則羣焉親愛奉爲君長而尊其教令精誠環結異類莫由侵入其間往往三數十里之區恆足自治以成其國雖軒轅湯武之威赫焉革前皇而成帝制莫克曠平羣國以荆混一之規故其國類若近代土司一姓綿亘數千年不絕有王者作惟是因勢制法期於朝貢奉朔以達吾權自非民族親愛之深烏能及此然則憂患危亡之禱益天下爲何如哉聖人知親愛之足以長治久安而無危亡之患也則益制爲井田學校以貞結之務使一井之中溝洫相環絃誦相答凝然自守以成一國之勢然後合羣井爲國合羣國以成帝制其治迺益貞嚴靜屹不可動搖故三代已上數千年國家雖有亂亡大都變置朝廷閭閻曾無兵革之禍敵國外患亦遂無自而生豈

惟封建使然哉民之親愛固結於封建之先者爲獨至也春秋之衰諸侯國悍然日迫其民負戈戟奔耨鋤以相攻殺而其天始渙疆者利其渙也則乘亂以併之故周初千八百國春秋存者乃百七十而夷狄乃且半之陵夷逮於戰國始皇帝旣一蕩滅以恣其威則益禁偶語絕同居雖在父子兄弟骨肉之親且一斷滅其親愛之義於是中國之民益遂乖睽終古而內亂滋益蕃自是已來雖有英哲之主號稱小康大都骨肉之間不再傳而爭相屠滅民益化之於是兵戈殺戮之慘遠乃百數十年近則或四三年輒一動於神皋聖域之中而敵國外患遂乃相乘而益烈嗚乎吾黃族之相嫉相殘衰微欲絕者二千年於此矣今者環球萬國競起環爭其士日舉樂羣尊族之言號召其國故其民益親愛雄固紛然攫異族之人物土地以奉其國家雖三數人蹲處吾疆其勢乃隱

然敵國而毋敢犯而吾則吏訏於朝士攻於學賈爭於市農搏於郊同族傾殘絕無相親相愛之風陰相悚怖以圖聚保桀者乃益睚殊族以賊吾羣故雖甲午之變 詔舉民團舉國頽然若無所事嗚乎可不懼哉居平憔悴憂傷莫由自克獨念愛羣親長之志實起危亡往者髮捻之亂棘於江淮一時仁賢輒不憚忼愾死亡以謀羣族於是豪傑者出毅然倡義旅以蕩定東南尤足見古者爭禽獸衛人羣以成國家之義流風伊邇聞者或將鼓舞不遑利而導之或抑世運人心之鞞鐸也乃喟焉取甲午來刪訂茲編寄刊湘上嗚乎列強之禍百倍咸同江淮數千里形勢厥爲吾國富財之樞則尤諸雄長所睥睨長嘯者也觀者哀吾志而痛吾言庶幾二千年乖睽渙絕之風或且竦危亡以還親愛得一健者猶將躡湘淮豪傑以恢前古之遺黃族之危其有牙乎吾且流涕祝之

矣光緒二十有八年刊既成謹識其愚如此桐城陳澹然書

江表忠略述義

烏虜赭寇之變海內被禍之烈未有如兩江之甚者也初咸豐三年寇自武昌都江甯分略安徽江西爲屏蔽淮上捻亦遂出沒揚豫之郊擁列城稱王號幾徧天下而兩江實當樞筦

朝廷命將徂征千振百蹶逮兩湖旣奠寇萃東南長江數千里益震盪簸越無復山川人物之勝天祚

聖朝光啟重化乾樞坤軸羣霧寢夸蓋大亂十年兩江迺克大定天清地甯萌歌隸舞嚮之忼慨死節一瞑萬世者已盡焉終古不獲見大平之盛事矣咸豐十年曾文正督師江上嘗愀然慨喪亂旣平貞精毅魄之不容煨滅也博致文學師彥制忠義錄載諸幽遐吾師方柏堂京卿實肇厥事旣去而代者督焉歷三十有三載當光緒十有八年旣刊帙制府新甯劉公閱其梧蔓而續闕也使

澹然釐訂焉書成都四十卷劉公嘉之敘而鐫諸白下矣越明年澹然試禮部返津門而

國家方有朝鮮之難將帥委迤邐瑟籥焉相望間啟行篋出是書痛哭以求中興忼烈之士蕭寺往復輒復自病其繁猥不足上承遷史之遺於是舉成書斲其泰半而研極其淵微又三年凡十易稿迺克訂其書爲二十卷自尙書以來文字遷流造物若陰相驅幹而史氏遞降識者輒陰爲世會之憂故雖司馬君實歐陽永叔之賢本左史爲書其文實瞠乎莫克邇其統唯獨孤懷曠士寥焉與造物游迺足起古作者之懷而通諸元漠是書誠不敢上窺古作者之誼歟其兢兢是非得失之愴治亂盛衰之機惴焉若帝天雷電之鑿格所謂貞諸鬼神而無疑者蓋庶幾焉繫古抗義振烈之倫不惜趨死以犯大難彼其心甯復計及於曠邈不可度之名

思假此以自襮諸萬世哉義亘諸其微而氣迺貞厲激發而不能自闕也且夫上哲之體仁義躬教化蓋已闕焉不復數覲於天壤獨賴上之人精神意量有以鼓其天使蹈舞於風氣之中其次則選懦之儒精氣激昂亦足起天下之頹而油然罔覺蓋未有無所感而能使之斷吭絕踵而不悔者

國家撫定江南江西首喪前明忠烈風氣所被摩盪於腎腸肌髓者深故雖滔天之寇輻輳十數載都人士親上死長截然如泰山華嶽不可動搖而官司將校莅斯土者乃益衽百死而不復知所顧藉由此觀之中興之功師武臣之力毋抑死事者真英灑氣動天地薄日月陰以感召祥和激人心於亙古不沫之域歟今海寓又安沈達君子遑遑深曠太息於天時人事之不可驟度然則是書之成甯特區區憂隱伊鬱之思陰相託寄其於天下或亦不無

小補者夫烏虜世變亟矣悲鬱之士舍撰著渺無可自溷於江湖
寥寞之涯愚不自揆繆思綜攬庖犧以來治亂升降之故典章制
度之原抉經史之精而鑄淬以成一家之說饑寒奔走曠焉靡甯
故粗舉是書質諸海內知言君子後之作者以觀覽焉光緒二十
二年夏四月桐城陳澹然書於晦堂

述例

古方志之作後世逞逞因之成一代信史然必其書辭閎而指遠
迺曠然當古作者之義實乎藉哉忠節之錄五代史爲尤兢兢汔
南宋昭忠錄一書遂成專籍然而未爲方志也

國朝褒忠之典曠越百代乾隆間取前明殉節諸臣勒爲成書於
是海內懍然臣子之節咸同以來公卿大夫下逮愚夫愚婦死事
抗節者至迺不可選紀將帥大臣旣以聞諸

朝則益擇其尤爲實錄斷之行省如古方志之類然後忠節之錄炳焉與國史同風於序何其盛也是書之始以咸豐十年兩江總督疏報紳民爲斷前此及非總督疏報與後此專奏載諸國史及將吏死疆土者罔或逮焉故江蘇江西皆有專書安徽亦頗詳諸省志是書猥陋迄未有過而非之者然三省之書類多冗駁是書斷以兩江必合兵事終始之人成一家之言迺克當其名實故刈原書之陋薈三省之書別擇箸爲傳軼則採私家撰著都六十三種增其闕以待後世君子擇焉

史家用本紀統列傳故傳有所繫一代升降可瀏覽澈其大凡此司馬遷曠識孤懷祧諸百世者也是書前列將帥以將軍督撫提爲斷而欽差大臣奉

朝命以號令諸將則其分固與將軍督撫同焉者也其次或奉

江表忠貞述義 三
詔督一軍與幫辦軍務如呂賢基塔齊布李續賓鄧紹良周天受之倫則亦不敢等夷諸將所以重

朝廷也謹竊取司馬遷之義列爲綱領而當時一省用兵成敗得失繫焉述將吏第一

布按鎮道至於一命之官分不同而守土之義則一若待次行省與授官而未之其地則與客將要自有別故併著以明其屬焉述將吏第二

客將者別於守土而名焉者也承平旣久將吏多按資以躋崇高事敗則它省將吏之雄不得不相爲挹注嗟嗟論功於此授官於彼此軍國權度之大端也至迺纍俘流寓以死於斯則亦附著以嚴其所爲其死事之在此也述將吏第三

古之仕者大率仕諸其國故民亦安土而重去其鄉後世蓋有不

能彊同者矣夫隨所處而守吾道以死之既重其死而嚴其地其人類多偉節則亦不能不表而暴之此可以觀世變者也述紳民第一

嚴天下而不亂者其惟鄉乎平居相安相樂以養生送死無匪彝亡等之漸洊諸其中有事則相守相望若指臂之扞背頸古昔之民遑遑老死不見兵革者此也自井田之法不行上所以範其下與下所自結以奉其上稍違異矣然當大亂之世士民或陷寇忍死以求復其城或結鄉里荷耨鋤出萬死不顧一生以抗羣寇或從容忼愾瞑萬世而不忍汙一日之命自託於旦夕苟且之謀何其壯也獨其事類多寡要析焉或不克自存合焉無以統其紛而或失則漫故本太史公儒林游俠諸篇舉列郡兵事連屬者以爲統紀而軍國大者亦往往經緯其間此孤激之懷所鬱而流焉者

也故取以冠列郡而以列女附焉述紳民第二

凡此者爲類二曰將吏曰紳民而析之則五惟不欲顯剖貽破碎之譏故發其凡如此其間褒揚所及都三行省奚啻數十萬人而所存迺兢兢若是蓋纂著之難舊矣非深明史法不足截其藩非深澈文章之原不足通其微而博其蘊此古作者之不概見而涉觀而得其指趣者之難其人也今夫委巷鄉曲匹夫匹婦與士大夫一死以成其名要自有辨士大夫見尊禮於

朝廷死則澤其躬以流其嗣而匹夫匹婦無與焉此其行至難而其蹟爲易沫寬其涂以爲之勸則尊君親上之誼油然而動於愚賤而不自知而士大夫則不得不稍嚴其轍故凡將吏病沒於軍雖邀矜典非關時局則略而弗詳惟韓愈氏所稱磊落軒天地者無論載諸國史類無不詳著大節博攷遺聞其是非得失不妨明箸

以詔來者蓋國史摭諸疏報文輒不足行遠後世史官不能不博采文人之論定也至若身都將帥關繫一時安危或迺委蛇觀望以喪其域或蒼皇遁走以決其藩則其死雖若可矜而其隳大局以貽難國家則有不敢寬其責備蓋予其死者

朝廷寬大之仁而奪其死者君子清議之律特本勝朝殉節錄不載楊維垣之例削其名而見諸它傳俾後世爲人臣子有所懼而不敢輕棄其疆土春秋之法然也自左邱明以來死事之臣類無不詳著其地其大者迺併嚴其日月誠重之也故凡將吏紳民其微遑遑附諸巨者以明其統而時地相埒雖等夷亦頗因類以逮其餘蓋自尙書以降靡不祖邱明而禰馬遷左氏文之巨者大都類書叢輯納萬派於一母之中而子長之妙趣微言尤以合傳爲萬世不祧之盛軌班范代作茲誼邈焉故事益繁而文益敝史法

所由寢衰也是書合傳一法史遷卷訖輒為贊以明其微旨故其
 文詞類皆嚴以法度其大者靡不萃羣說為一家之言至若兵術
 所關則必詳諮曲達以通其意惟當大亂之後文獻多蕩軼不傳
 傳者又頗蕪蔓失實則作者亦未由致其嚴嗟乎方二三千里之
 間距吾世至邇所述造迺不足稱吾志如此天下之大數千載之
 遠輒欲搜討以致其精微烏虜其可得哉

述次

江蘇將吏第一

卷之一

祥厚福珠洪阿列傳

恩長 鄒鳴鶴

霍隆武 湯貽汾

炳元

錫齡額

向榮張國樑列傳

雷丙陽

吉爾杭阿徐有壬列傳

劉存厚 王之敬

張翊國 覺羅崑祿

綏開

朱鈞

江蘇將吏第二

卷之二

祁宿藻陳克讓列傳

陳勝元 夏慶保

徐鼎 王世良

劉同瓚

歐陽晉

溫紹原世琨列傳

徐琳 夏定邦

李守誠 黃元灝

羅玉斌 馬鳳梧

王家幹 張廷

祥林

高倬朱善寶李淮列傳

岳昌 孫錫珙

李淮 馬德昭

楚玉麟 張鏡涓

蕭得勝

蕭知音 尙那布

蕭知音 尙那布

程芳祖

江蘇將吏第三

卷之三

雙來瞿騰龍列傳

烏爾恭額 楊國正

梁紹鴻 張攀龍

李朝綱 伊興額

滕公

虎坤元周兆熊列傳

魯占鼇 富陞

陳明志 吳思演

熊天喜 劉廷鏞

黃金友 張毓林

德麟

李臣典曾貞幹列傳

倪桂節 張勝祿

劉玉春 郭鵬程

陳萬勝 王紹義

程學啟列傳

范遇春 華爾

張遇春 卜羅德

趙景賢列傳

孫銘恩 錢繼文

潘諮

安徽將吏第一

卷之四

周天爵呂賢基列傳

徐啟山 伍登庸

廣音泰

江忠源列傳

玉山 鄒漢勳

劉世鈺 江忠信

李本仁

李續賓李孟羣列傳

胡廷槐 彭祥瑞

鄒玉堂 蕭開甲

李續燾 伍成功

安徽將吏第二

全玉貴黃鳴鐸列傳

何朝亮 蔡鏞

朱景山 濮焯

王舟 孔憲天

何桂珍金寶樹列傳

喜瀛 劉玉豹

駱秉彥 劉鶴翔

金肇元

金光筋列傳

陸希湜周佩濂列傳

侯樞臣 鄭沅

蘇履中 唐驥元

唐治 高楨

鍾普塘 趙對激

宋載

丁震甲 張寶華

董書 衛君選

濮陽嘉 周來豫

董激 許垣

平原 張

耀 郭沛霖 王培榮

安徽將吏第三

朱麟祺臧紆青列傳

張勳

卷之六

卷之五

陳智泉蔡應龍列傳

湯得武 楊萬

喀爾庫 蔡其驃

西林佈 其榮

楊瑞乾 石玉龍

丁銳義曾國華列傳

孫守信 周福高

何忠駿 彭志德

羅意文 彭友勝

劉神山 童梅華

楊志伊

江西將吏第一

卷之七

塔齊布列傳

童添雲 林長春

畢金科

江忠義列傳

江西將吏第二

卷之八

馬濟美劉開泰列傳

李克寬 吳廣生

馬炳南 盧榮邦

清保 常海

吳錫光

周玉衡葉濟英列傳

王本梧 張全孝

陳宗元 楊曉昀

帥遠燁郭式源列傳

劉希洛 葉球

李錕 姚世恩

恩喜

沈衍慶李仁元列傳

章裕善 靳丹書

傅自銘 傅培峯

周祖誥 邵廷選

高學易

雷封 李傳心

蕭國深 趙泳

諸葛槐 洪漳

紀鳳翔 陳彬燮

工長各目象

七

江西將吏第三

卷之九

陳大富黃承綱列傳

田應科
鄧在富
李茂盛

蕭傳科
毛英勃

劉世鵬
傅承雲

李光祝
胡迪堂

王鑫列傳

易普照
王開化

蕭捷三列傳

蘇勝
周清元

鄭沐

史久立

羅勝發

黃國堯

夏鑾

劉騰鴻劉騰鶴列傳

林源恩屈蟠列傳

唐德陞
張時雨

耿光宣

江蘇紳民第一

卷之十

吳文鎔潘鐸列傳

張錫庚繆梓列傳

仲孫懋
仲孫樊
厲錄授
王僧保

馬昂霄
吳德豐

黃純臣
王翼鳳

王祖望
程葆

張錫蕃李福培列傳

韓怡
王恩綬

顧得勝

李芳
崔大同

黃家聲

安徽紳民第一

卷十一

羅遵殿王友端列傳

姚瑩列傳

鄧爾昌

徐玉豐李棟列傳

金雲門

何安泰錢桂仁列傳

金占熊

張樹珊列傳

郭有容
司壽文

劉登朝

唐魁殿列傳

李錫增
田履安

劉朝煦
吳漢章

張錫嶸胡本忠列傳

江西紳民第一

卷十二

黃醇熙吳偉南列傳

文晟吳嘉禾列傳

劉蔭堂
李煌

李文瀛吳修考列傳

汪茹連
方溥

楊鄭白龔世增列傳

劉應謙 翁汝瀛

鄭學均 姚文輝

劉詠臧 吳應奎

文振鶴 陳子英

江蘇紳民第二

卷十三

江甯列傳

曹森

土鶴

王金洛

夏家銑

汪星垣

方先甲

涂焯

朱琦

郝安坤

張繼庚

柳之麒

張仕義

鄧爾晉

程效文

陳燮

葛鏞

汪松崖

俞恩綸

俞恩綸

管子書

焦子深

高熊舉

高世珍

吳斯謹

陳紹祖

承貴

史傳經

邢臻

徐傳獻

吳斯謹

詩廷吉

於捷

張懷善

朱金標

達成榮

朱廷琛

方文湛

夏傳謨

賀廷榮

戴松齡

僧士法

炳炎

炳明

秦耀曾妻

高承瀛妻

周吉甫妻

張約蘋

羅愛蓮

黃叔華

汪士鐸女

艾文濱妻

徐媪

董劔廷妻

施肇峻妻

巫氏女

厲式玫母

詹之敬妻

綠衣女

王月嬌

秦敷

徐仲瑤妻

金眉壽

江蘇紳民第二

卷十四

鎮揚列傳

趙慶恩

趙慶錫

朱正蘭

正馨

賀朝棟

荆晨吉

錢錦榮

張樹梅

薛秉謙

朱奎光

周冲謨

方武奎

鍾淮 朱敬熙 劉嘉賓 陸銘
蔣蕊湖 殷遠厚 馬鳳英

江蘇紳民第二

卷十五

蘇松常太列傳

夏廷榮	楊棣	許穉	徐則	徐家昌	時鑄	張心梅
曹鳳華	吳鳳標	陸冊	馬釗	馬善	張蔭杲	
顧光謙	費振鏞	陳克家	稷生	鄒清瑞	張德勤	
徐秀玉	朱瑞植	夏寶全	陳壽熊	黃偕	朱奎	
屈承壽	徐廷璐	詹侶磨				
沈維城	僧鶴順					
潘世琪妻	朱義和妻	王元嘉妻				
黃琮繼妻	尼慧修	吳節婦	黃通	陳垣弼	倪日序	
單錫光	徐步青	姚以昌	顧雲鵬	吳兆熊	蔣文英	
唐汝鈞	王清亮	蔣汝枚	邵燧			
丁文煥	李方焯	支鳳梧	陳飛序			
姜君志	王鍾嘉	愈瞻中				
趙鴻曾妻	衛年姑	謝炳妻				
宋素英	王馥堂妻					
李彤勳	趙起	周贊襄	趙祿保	范德隣	江正會	
傅林	朱四	楊錫嘉	曹禾	胡文瀾	顧翰	許繼柏
蘇廷魁	顧爽	家康	鵬遠	張玉墀	夏勤墉	
孫翼如	丁士欽	崔沛	桂馨	徵陞	徐慎獨	其志

湯葆忠母 余一桂妻 莊其裕妻
楊氏姑 劉曾傳妻 石產麟妻

安徽紳民第二

卷十六

安廬列傳

陳崧

春陽

馬三俊

瑞辰

樹華

張元煒

開運

戴鈞衡

周元貞

芳寅

章汝鼎

冠鼇

江道平

江清

儲

萬疆

徐貴馨

李逢春

汪盛遇

劉顯箋

方星毅妻

李逢春

戴鈞衡妻

方星毅妻

李逢春

李逢春

孫世昭妻

方星毅妻

李逢春

李逢春

王汝貴

榮陞

許之坦

范國祥

黃先登

吳毓蕪

吳毓蕪

萬春生

吳廷香

許之坦

范國祥

黃先登

吳毓蕪

吳毓蕪

安徽紳民第二

卷十七

徽甯池太列傳

朱夢蘭

梅魁員

蔣嘉煒

洪伯遇

吳鴻謨

汪必琪

方建國

胡浚

丁翥

魏徵

袁澄

唐炳文

王蘭

張鴻皋

范代發

吳寅楠

鸞佐

堯中

吳彥昇

胡澤順

夏維清

王錦隆

鄭國勳

阮長楨

吳維垣

李瑞祥

徐德修

吳知補

吳知補

胡文煥

胡文煥

胡文煥

胡文煥

胡文煥

胡文煥

汪貴壽妻 周浩母
楊大正妻

安徽紳民第二

卷十八

鳳穎滁和泗六列傳

馮占科 李國楨 陳鼎霈 鼎煜 驥千 孫家泰
贈祖 家興 蒙時中 徐立壯 程子彝 裴正心
正己 楊汝舟 慶鉞 尹寶珪 汪蟠春 曹綬卿
史克諧 祝方徵 許師喜 裴錫之 顧兆鴻 劉冠英
王懷章 王元 謝安妻 方錫田女
侯占春妻 張非麟繼妻 齊中源妻

江西紳民第二

卷十九

南饒廣九列傳

曾為九 王志成 蔡心泰 冷忠勉 陳夢松 余源
黃鶴翔 羅鳳階 劉馨朝 冷煜瀛 黃得雨 冷立敷
仙州 戴邦懷 徐震輝 董朝佐
徐霖 古和 余仲鼇
周志官 石兆桂 平淮 應拱 振廷 世爵 竣波
方隆弼 王鳳城 治太 童南友 鮑家驄 郭守謙
黃夢龍 曹述需 榮三 朱佩鑒 凌註經
陳炳章 大文 洪兆虎 曾敦兮 德財

長各目案

上

歐陽霖妻 馮承俊妻 高步雲妻

江西紳民第二

卷二十

瑞袁吉臨贛建撫列傳

謀汝楫	彭懷芳	盧履泰	彭壽頤	劉應龍	羅子璘
子璋	歐陽庸	鄧林材	顏芳秋	張煊	袁士林
鍾豫基	陳元椿	鄧元城	劉焜元	吳嘉賓	昌等
何煊	王兆祥	徐初春	楊拜賡	徐克岐	
黃春魁妻	胡業恆妻				
倪某妻	楊采章妻				

江蘇將吏第一

江表忠略卷一

祥厚福珠洪阿列傳

恩長 鄒鳴鶴

霍隆武

炳元

錫齡 額

祥厚字寬甫滿洲鑲紅旗人江甯將軍也咸豐二年冬粵寇破武昌謀東下 上命兩江總督陸建瀛爲欽差大臣十二月以舟師禦賊九江至鄔穴而潰翼長壽春鎮總兵恩長戰死建瀛微服而還三年春寇入安慶巡撫蔣文慶方出殺之建瀛既返江甯守未備而寇已至 朝廷軫念南服慮文臣不知兵而駐防之久不戰也已命祥厚佐江防復命江南提督福珠洪阿軍江甯爲犄角福珠洪阿者滿洲鑲黃旗人塔齊布從兄也初寇至太平四合山總兵陳勝元破其舟追至蕪湖中礮死寇遂壁江甯城下築堅壘二十四環攻建瀛惟選不能軍巡撫楊文定復抵吾弛城守祥厚憂之與福珠洪阿抗疏白其狀當是時湖北提督向榮方躡寇而東

則請趣榮先寇抵江甯防勦 嚴詔責建瀛文定遂命祥厚攝總
督代欽差大臣而命福珠洪阿佐防守 詔未至而城陷方城之
未陷也祥厚鼓將校命之曰 朝廷豢吾屬二百年今事急當合
滿漢兵背城一戰將校涕泣受命二月十日昧爽寇穴儀鳳門城
陷祥厚則與副都統霍隆武斂旗兵死守駐防城旗兵男婦血戰
兩日夕駐防城再陷祥厚霍隆武巷戰死焉旗兵死者四萬人炳
元錫齡額尤烈炳元者官佐領勇藝冠軍嘗以手屈長矛爲樂儀
鳳門之陷賊數百人已前入炳元帥壯士逐之城闕復完詰旦狙
擊死錫齡額者少孤侍母疾篤孝將軍異焉擢參領謂人曰求忠
臣孝子之門吾以勸孝也方寇之破武昌錫齡額謂妻趙氏曰
國家豢養無所報脫不利獨闔門死耳趙曰炳元在都血食當無
殄且與君含笑地下也炳元者其子以舉人官京朝者也錫齡額

大喜則詣將軍謀戰守不歸內城陷北拜死舉室殉焉初福珠洪阿堅壁雨花臺據形勢寇至祥厚招入城城孤莫能戰儀鳳門之陷福珠洪阿躬闕寇鼓樓下破之方逐殺而通濟門且陷轉戰死之謚壯敏贈太子少保銜祥厚謚忠勇俱祠祀初陸建瀛之督師江上也疏請故廣西巡撫鄒鳴鶴浙江總兵湯貽汾助守焉鳴鶴者無錫進士也當文宗御極詔求材以侍郎趙光薦自順天尹巡撫廣西二年寇偪永安州欽差大臣賽尙阿駐陽朔以都統烏蘭泰將永安軍創諸途提督向榮不能制則益弛寇阱縱之鳴鶴憤抗疏厲軍法寇已長驅偪桂林榮聞疾馳入鳴鶴禮下之城守以完寇旣破全州入湖南賽尙阿嫉之以全陷奪職東歸特詔賞六品銜督長江團練則輿疾至江甯會總督將軍籌戰守寇已襲安慶薄江甯病劇建瀛趣之歸不可作絕命詞以誓

云臣力難圖報稱臣

心仰答九重三次守城盡節庶幾全始全終儀鳳門陷馳救遇賊死賊怒裂其尸謚壯節始鳴鶴守開封河決城不沒者三版躬捍宿城上兩月卒完遂用此名天下貽汾者字雨生武進人也祖大奎令臺灣死林爽文之難父荀業殉母賢通書史教之海內所傳湯太夫人斷釵吟者也貽汾初以諸生襲雲騎尉官至浙江定海鎮總兵遭時清平遂以風流文雅聲動海內既老寓金陵用書畫倚聲自娛樂居小倉山下琴隱園水木明瑟諸名士渡江爭造謁其廬粵寇之偪金陵貽汾年且七十有七矣詔至躬起義旅助官軍逆寇鼓樓北眾潰左右納它室避焉寇宵退馳書上元令發粟集潰軍而令已死貽汾拔佩刀自刎不殊左右持而泣叱曰吾不能爲國殺賊死無以見先人地下也若曹且欲陷我哉手書絕命詞有生死原一秋之付左右朝服奉御賜杖趨池上北拜復東拜自湛死東拜

者常州先隴地也貽汾修幹偉言論義勇絕人在粵張保以海盜得官怒曰丈夫終不與降賊伍吾當手刃之客亟勸乃已至浙巡撫重其才方倚爲大將或齟齬遽歸居恆俯仰謂承平久將士不知兵特鏗古兵法道來者武昌之陷乞建瀛保金陵弗納官軍之潰九江謂家人曰吾老不能軍惟一死報國耳及死女適巡檢王瀛者方歸甯趣去泣曰父死焉避難盍先諸曰父未葬敢死殮畢死焉貽汾之死也以藤杖殉後十年城復改葬之藤已發連枝抱其體君子異之謚貞愍祀專祠

向榮張國樑列傳

雷炳陽

向榮字欣然四川大甯人幼奇趨及免常壘石城備攻守長老奇之嘉慶初白蓮教反被掠至河南寇道濱武舉張起鼇蓄諸家其父捷之虐僞死跳應募隸陝軍逾年總督楊遇春大閱榮騎射冠

軍遂從遇春受兵法道光初從征西甯番擢守備都司從討張格爾擢甯羌游擊晉副將英吉利入中國授直隸通永鎮總兵擢四川提督移固原三十年廣西盜起遂拜提督廣西之命初廣西盜千百爲羣獨洪秀全起潯州以天主煽徒黨衆逾萬據紫荆山榮謂巡撫曰教黨非流寇比也不翦其翼而蔓焉庸有豸乎遂自將討柳州慶遠鼓行至南甯橫州羣寇輒潰滅獨秀全橫軼犯潯州乃自橫州移軍潯躡擊至武宣寇見黑幟輒反走黑幟者榮所部徽纛也咸豐元年寇還走紫荆山陷永安稱僞號天國秀全自立爲天王當是時督師大學士賽尙阿不能兵榮與副都統烏蘭泰忤則堅臥不戰寇入永安圍軍壁數十榮獨建議弛其北寇遂略桂林入湖南論者多以此疚榮而榮自此躡寇抵金陵竟以知軍聞天下寇之潰永安也榮策寇犯桂林介馬疾驅入得不陷而

寇輒犯道柳趨長沙榮躡至復棄長沙陷岳州武昌 特詔拜欽
差大臣授湖北提督咸豐三年春榮既克武漢至九江寇已下九
江入安慶榮之次九江也舟闕畱十五日乃濟師既復安慶抵江
甯城已陷則屯軍孝陵衛遏寇東時揚鎮皆沒寇乘勢規蘇常榮
至破寇於城外蹙之檄廣東舟師截江表寇驚思則復陷安慶九
江武昌據之於是別遣將壁長江上游徽甯寇犯高涇則命提督
鄧紹良壁東壩明年遂克高涇拔太平五年夏 上命江蘇巡撫
吉爾杭阿幫辦江南軍討鎮江榮遣將助之復分兵援徽甯揚州
浙江水陸數百戰皆捷於是城中寇且饑方旅集上方橋謀死戰
殲之別寇襲我軍相藉死初吉爾杭阿之壁鎮江也號鎮江大營
與江甯軍犄角羣寇援江甯憚鎮江軍襲其後則併力犯鎮軍六
年夏吉爾杭阿戰死鎮江於是諸將佐四出大營兵裁數千夜半

寇數萬薄我軍火作全師走丹陽或請退蘇常圖再舉榮流涕太
息曰吾用兵數十年未嘗敗北今病亟若此豈非天哉吾當死此
耳秋七月疾草疏請國樑統其軍命之曰汝才足殄賊吾死何憾
復流涕大呼曰生負 朝廷終不能瞑泉下也一慟而絕榮堅樸
雄毅持軍法特嚴所至先壘後戰當承平久將不知兵獨榮嘆喑
宿將以一身羈賊巢江甯鎮江雖沒而蘇浙晏然北犯之師終不
獲逞其虐 朝命大學士琦善督師揚州號江北大營廷臣輒頌
江南功諷羣帥蘇人至撫其像尸祝之榮亦忼慨鐫印章用滅賊
自矢卒至兵分勢絀齋志城下君子悼焉榮之爲帥也兢兢以賢
才爲務文士上謁輒器而畀任之細民則量而授之役嘗選四川
健兒當軍鋒後無不立功死王事而任張國樑尤竺榮沒國樑亦
齟齬死矣國樑者廣東高要人也名嘉祥少賈廣東喜任俠土豪

辱其黨則挺刃滅豪家官名捕走山澤爲盜眾萬人部署嚴整不
妄事殺掠居民歌曰狼如狼怯如羊鋤強濟弱張嘉祥初廣西羣
盜恣劫殺或說嘉祥與之合笑曰所貴豪傑者爲其能救民耳殘
民以逞世安賴有豪傑哉道光二十九年獨率所部出鎮南關窺
越南長驅抵其都鹵巨象當前敵王急欲自裁有老將捕鼠數萬
入象陣象怖鼠還奔嘉祥軍自踐死入鎮南關裁數百人按察使
勞崇光方討思南降其衆俾執弟子禮遂勦土寇顏品瑤等戰功
籍甚洪秀全之起羣帥用讒毀將殺之御史臨桂朱琦白諸欽差
大臣上其事名之曰國樑字殿臣咸豐元年秀全出潯州犯省會
國樑率其徒二百破賊數萬新甯州明年從向榮勦長沙復武昌
功最遂率所部從向榮橫江而東榮至江甯堅壁紫金山國樑屯
七甕橋扼其吭號江南大營寇襲太平榮召諸將孰敢往國樑獨

帥將士五百人以西獨身騰堞入西擁婦人臥刃之於是羣寇方
觀劇城外手兩級躍臺上寇大驚所部軍突殺遂復太平城往返
才七日太平既復大軍根本益堅則益渡江復江浦援六合諸將
亦以時清江潞徇旁縣外援既絕則合軍圍江甯蹙焉鎮江寇屢
突犯大軍卒憚國樑威不敢入蘇浙千里晏然無事者數年吉軍
既潰鎮江江西寇復至烽火數百里相望向軍之潰江南諸將輒
震恐國樑獨從容退丹陽血戰敗追賊軍始固榮薨 特詔統全
軍幫辦江南軍務和春者向榮舊部也故等夷戰功出國樑下遠
甚及代榮爲帥睨羣將國樑禮下之方和春未至總督怡良攝其
軍聽國樑便宜遂以其間復句容溧水和春至國樑乘勝拔鎮江
江南軍復振則還軍破江甯諸寇壁單騎度城下鑿山越水塹而
濠防寇逸直塚墓輒移置碣焉江甯城周百里諸營大小相維舟

師彌縫斷賊濟當是時圍江甯軍八萬戰事獨倚國樑國樑威名重天下人人跂足翹望謂江甯可旦夕滅諸僞王則大恐分黨撓我師於是陷徽浙破天長江浦儀徵陷揚州六合江北欽差大臣德興阿跳國樑輒自將北渡江援勦克江浦浦儀徵拔揚州南燬瀕江屯百數十里僞英王陳玉成犯江浦南渡國樑復渡江血戰破之拔九洲洲而還當國樑縱橫江上寇牙距輒斲則還軍逼金陵寇岌益促諸僞王十道來援和春方靳饒剋破城軍謹甚而大營饑尙數十萬金國樑跪諫繼以泣不納國樑知事急檄常鎮諸將入援七往返而總督何桂清不遣援寇十道環我軍國樑拒戰八晝夜一夕大雷雨火作軍復潰和春奔丹陽國樑意六年退丹陽而再舉也則躡至丹陽城下創劇則下馬北拜痛哭曰臣力竭矣怒馬馳賊陣沒於河副將雷炳陽殉死是爲咸豐十年閏三月晦

日也國樑身不逾中人溫雅異羣將已爲帥見老宿輒自呼晚生側而對蘇士大夫設局濟難民寓書曰貴局多一難民卽敝營少一死賊嘗道軍溧水縣令供張南門外獨率親軍叩北門無應者久之得古寺藉草焉詰旦令大驚叩頭謝笑曰吾愛此寺眠適不及至南門耳性喜調桀馬袒而登手夷礮震懾聳岡壑三復無不馴者及戰必致賊曠所隘輒縱諸他日非此不足任吾馬也在軍十年罄所獲資將卒軍士謹饒傷大帥國樑返諸將縛三十五人獻斬之莫敢違軍法者旣沒勞崇光督兩廣哀其窮賻乃成禮用兵善察敵審地勢向榮以六合新勇隸戲下曰若未能戰也雖然宜令若殺賊環視得僻所屯焉曰某日賊過此可殲也已而果然故所部雖新兵輒奮躍乞戰其援六合也相賊所泊岸數里外爲牆外長二里許內倍斷其中及戰寇大奔逸牆闕見外牆則大驚

欲返國樑縱鐵騎蹙沓殲焉援鎮江時比至寇已逸吉爾杭阿壁
山上餞焉酒半相驚寇且至飲益豪已忽欠伸起三分軍逆戰躬
帥健兒襲寇背大破之是役寇數萬我軍才數百人九洑洲之戰
陳玉成躬合羣寇四十萬蹙我軍江潁國樑背江而軍令敢渡者
斬寇毀屯數十大將周天培戰死眾大懼國樑斬退卒譟而馳寇
大敗遂克九洑洲故自廣西出湖南北至江南未嘗敗北旣沒鎮
江軍假其燾寇輒靡陰雨輒見張帥旗故羣寇往往傳國樑未死
云初向榮和春相繼爲大帥圍江甯八年輒視國樑爲進退東南
半壁倚爲長城江南軍尤以卹隣爲天下望西北自廬州達淮揚
東傳海南自徽甯抵浙江衰苞數千里輒分兵援勦故圍愈嚴軍
愈薄和春剛復好自用桂清起微賤驟貴基國樑功高國樑度必
死抉一齒還報示家人無還心旣沒蘇浙相繼陷和春自殺何桂

清伏誅 朝廷益以是哀國樑不置軍事既定江南人言向張戰
狀輒驚起動色其威名實較曾軍復金陵尤爲江南人謳思榮卒
官湖北提督軍潰請奪官薨並復國樑提督江南加太子少保贈
太子太保俱襲一等輕車都尉諡忠武建專祠祀名宦國樑子襲
職併男爵自榮起廣西不樂受節度及爲帥威名遂重天下國樑
卒以和春何桂清絀阻不克盡其才輒詳著始末俾後世得大將
如此兩人庶專任竭其志

吉爾杭阿徐有壬列傳

劉存厚 朱鈞

松壽 王之敬

張翊國 覺羅崑祿

綳閣

吉爾杭阿奇特拉氏滿洲鑲黃旗人咸豐三年起工部郎中以道
員發江蘇署按察使青浦周立春反連陷青浦南匯嘉定川沙粵
數日上海粵賊劉麗川亦反巡撫許乃釗自金陵討之以吉爾杭
阿劉存厚將存厚者號仲山四川榮縣人也官刑部主事咸豐三

年用侍郎王茂蔭薦 詔赴江南軍向榮易焉乃釗獨偉其方略
幕府馬釗者蘇常奇士也尤重存厚才捐資募壯士隸巡撫號曰
撫軍舉存厚將則宵驅薄青浦令軍手管炬先登斷賊頭擲城內
軍譟呼火烈寇大奔克之斬立春城下吉軍至拔三城復合大軍
圍上海逾年上海不下遂 命吉爾杭阿爲巡撫代之五年正月
朔存厚用地道拔城磔麗川擢江甯知府記名以道員簡放晉吉
爾杭阿階一品幫辦江南軍當是時江南鎮江皆寇穴 特詔吉
軍攻鎮江分寇勢號鎮江大營鎮城西南山實疊古所稱鐵甕城
者也寇堅壁存厚用霧夜襲壘壁其巔城寇惴伏六年春江甯寇
數萬援鎮江復會張國樑殲寇逾萬河盡赤巡撫益檄諸將壁九
華穴地墮城堞寇糧竭則結瓜洲寇拊我軍巡撫曰攻堅不如斷
糧野戰不如扼吭高資者寇糧道也亟令存厚屯扼烟墩山截之

寇大憝眾數萬犯我軍知縣松壽鹽知事張翊國戰死巡撫兵裁
八千人客說巡撫曰寇之需饋糧也繫生死其鋒顧可犯邪我輟
而弛焉彼務求食已甯復暇慕我哉可徐圖大舉也巡撫仰天太
息曰吾以一部郎數年至開府 上遇我至矣一戰絕寇糧鎮城
旦夕且下不則吾甯死耳臨難縱賊獨何爲哉怒馬帥親軍抵煙
墩山中礮死存厚大痛返其尸中道爲賊刼輒反鬪所殺百數十
人馬陷淖亦死屍沒焉京口副都統縹閣自湛死縹閣者不知何
旗人授官至鎮江寇據不得入吉軍攻鎮江從焉及是戰已脫聞
巡撫死痛哭曰吾與公同入公死吾何生爲怒馬入江死事聞吉
爾杭阿世一等輕車都尉謚勇烈餘贈卹有差初上海之役存厚
以主事隸吉軍吉署按察使馳令箭招焉存厚怒擲冠地上曰內
司外司等官耳公若此得不辱 朝廷羞當世士哉吉慚叩頭謝

或問之吉曰此軍無仲山且殆吾爲 國屈耳甯復畏仲山哉於是兩人大驩卒相從以死方兩人之軍上海也兵士殺夷女攻焉吉爾杭阿呼存厚告之曰夷強吾弱吾欲法汾陽見回紇以三寸舌下之不則公能以偏師燬夷場吾死不恨矣存厚曰諾諾且從四騎往見夷官曰公以外臣處中國 大皇帝遇公等至矣乃欲以無故殺吾軍啟邊釁此豈貴國所以任公之意哉公果欲殺吾戴吾頭來矣毋區區兵士爲也且兵之犯公界公誠以一使索罪人吾方奉命之不暇乃獨比寇盜而襲吾軍獨何爲哉吾有戰而已雖死不能下也且勝負何常之有夷官不能對卒定約而還吉爾杭阿旣死巡撫多恇怯不知兵越四年蘇州亦陷徐有壬者浙江歸安人也以進士官戶部郎再擢四川按察使 文宗御極上封事擢雲南布政使調湖南喪歸練鄉兵守湖郡八年巡撫江蘇

以清謹爲總督何桂清所憚十年春廣德陷提督張玉良以水師保湖州有壬遣陸軍助剿寇敗走三月江南大營潰何桂清來奔不納寇躡至潰卒恣燔劫有壬益涕泣不知所爲寇攻胥門玉良棄城走廣軍通寇黨入焉十三日城陷沒諸池謚莊愍有壬精祿測著務民義齋算學名於時朱鈞者浙江海甯諸生也知蘇州府攝糧道擢道員震澤民抗賦眾萬人請討獨屏輿從譬遣之十年春攝按察使張國樑戰死丹陽寇東下鈞急請督壯士駐錫山遏焉城陷巷戰死賊怒湛其尸遺民泣瘞之贈太常寺卿銜自蘇常之亡諸將無節度賢者迺畫地自戰守未幾輒相率以亡王之敬者浙江奉化人也官福山鎮總兵戍洞庭山蘇常寇窺太湖戰卻之十一年春寇突至戈船七十環我軍援絕自湛死寇退居民藁葬犬護之其子至犬號啟視乃易歛謚果愍祠祀洞庭山覺羅

崑祿者滿洲鑲藍旗人也以侍衛從僧格林沁勦賊六年攝游擊金山十一年春寇陷浙乍浦平湖兵躡至民徙空無糧且亂崑祿釀穀數百石定之秋衛城陷崑祿出奇兵截擊糧盡殺馬饗其軍乃流涕相謂曰今糧罄援絕盍戰死旣望突圍出寇要擊墮馬死焉

贊曰嗚呼軍旅之道蓋迺別有所謂天事者與觀祥厚吉爾杭阿之忠摯去犄角保孤城絕寇吭而無慮困獸之鬪皆非古所謂將略向張威烈彪天下迺獨壁孝陵蔽蘇常未嘗遺一矢天門斷長江要膺卒迺身憊遠略本實茶焉嗟乎本向張之勇得曾胡左李數公者醞釀而闢闔之且以方軌燕趙不難況迺駟兵江表乎哉古之謀天下務爲根卓執舉而無驚遠圖故嘗端穆堂奧其氣迺足陰攝宙合反是靡不敗且覆者士或抱忠盡之姿貞忼愾之節

而獨賢是悲夫

江蘇將吏第二

江表忠略卷二

祁宿藻陳克讓列傳

陳勝元
歐陽晉

徐勳
夏慶保
劉同纓
王世良

祁宿藻山西壽陽人大學士祁寯藻弟也咸豐元年授江甯布政使時大河南決淮徐開流徙載道途次出白金三千兩濟之三年正月寇東下宿藻括庫儲製軍械爲守禦張繼庚者江甯義士也宿藻禮焉遂致豪俠數十人畫地練軍分戰守疾作督撫帥方抵吾輿疾說萬端不聽寇至所部署輒沮之則負疾乘城不下繼庚所募城南勇方殺賊數百人城上兵獨舉礮傷練勇謹奔宿藻痛軍之不可爲也見居民糜粥餉軍歎曰苦哉吾民吾負若矣則涕泣嘔血數升臥城上左右乞還署叱焉竟臥泣城堞上以死城遂陷繼庚及豪俠數十人皆死無降者謚文節附祀祥厚祠初寇自武昌陷安慶所過無畱行而徐勳陳勝元獨以勇略著陳勝元者

不詳其居里官福山鎮總兵以舟師禦江上大破之四合山燬其船二十逐北至蕪湖中礮死勝元旣死江上軍輒潰寇遂長驅壁江甯江甯協副將徐鼎獨血戰扼城缺中礮死屍堅植不仆云方宿藻之死也不瞑同官陳克讓撫之曰君母戚今庫金尙數十萬當募死士決殺成君志左右皆哭斂畢爭帥府不納則啟將軍奏劾之周鈞者義僕也深夜呼之曰吾一死報國耳尙何爲哉鈞聞之泣下寇攻急克讓獨守清涼門手鉅礮擊殺儀鳳門旣陷寇入擊殺數十人少卻初克讓之出也手石章示夫人李氏曰吾死亟返此報若城陷探石章趣鈞歸巷戰被創大呼死當爲厲鬼殺賊踣而死當寇執之東幕客風克讓督糧出歎曰建康古東南都會國家財賦之所出也失則天下事不可爲矣去將焉往或請徙其孥夫人泣曰去爲民倡不如死顧子松恩從叔歸不可城陷

鈞痛哭返其章弟克誠自經死松恩幼呼僕抱入縗死焉夫人出畫冊授僕曰吾一女還里舍若歸道吾獲死所勿悲也北拜自經死鈞亟匿其屍列狀訴羣帥不獲卒訴都察院卹之始鈞贅江南畢翁女婉麗工書畫圍急訣焉女曰君死誰當自主心者妾請死絕君累越日酖而死克讓聞之歎曰賢哉女乎若生吾日暝矣鈞卒踐其言克讓奉天人由進士官吏部郎出爲江安督糧道以死劉同纓者江西石城人也用拔貢授江蘇知縣謁江甯守守見其少也笑曰若何恃哉對曰恃讀律守難之條晰毋間歎曰良吏才也於是歷羣縣輒治及官上元寇且至購米十萬石募軍練盜囚哺丐絕間謀毀城外廬舍防守屹然已復乞分兵堵羣隘挫賊鋒不納則涕泣暴城上守焉時提督向榮躡寇至九江寇遂詐榮書索城入總督將啟之同纓曰寇勢滔天客兵烏得完符信至此且

向公號知兵乃不角城外而急入城何哉察之果詐會淫雨礮裂
 城輒墮同纓帥壯士殲寇眾復完既念帥府之不能軍也則痛哭
 賦絕命詞以待城陷朝服坐堂上大書願殺我勿傷吾民趨龍王
 潭以死謚勇烈贈太僕寺卿方宿藻之謀城也檄歐陽晉督練勇
 巡守焉晉者宜興優貢生也官教諭攝教授江甯寇圍城作書諭
 妻子曰今時事不可知吾官雖微義不可苟活也城陷朝服北拜
 大書絕命詞曰昔荷何堪抵蕨薇坦然全受復全歸十年養得干
 霄氣化作貞魂一片飛旁注清晨北門失守晉二十
 日苦辛付之浩歎聊題一絕上達君親二月十日歐陽晉記
 也官上元教諭寇至詫之厲聲曰我江甯教官也死焉江甯人思
 遺烈碣兩人雨花臺鐫晉絕命詞石上王世良者合肥武舉人也
 以守備署泰興都司守江甯城陷餓五日不屈賊怒剗而死

溫紹原世琨列傳

徐琳 夏定邦

李守誠

黃元顯

羅玉斌

馬鳳梧

王家幹

祥林

張廷槐

溫紹原字北屏湖北江夏人也少負奇略以睦吏官淮南非所好也改六合知縣守江甯擢巡守道 賞花翎道光之季承平久人不知兵郡縣吏用簿書期會當上考紹原莅六合則盡蠲苛法減賦役集諸生教之士民大悅乃輯穀儲羣堡築城浚濠塹士民訝之咸豐二年廣西寇犯長沙大府帥方從容談讌紹原獨頷團練法下諸堡別募壯士數百人躬導之坐作進退以時討諸團嚴其法三年春寇既陷江甯鎮揚略地至六合鄉團輒致隘殲之既入我軍敗績於龍池練總徐琳達成榮戰死紹原躬匹馬緩轡殿其軍寇懼不敢逼夕寇屯火則乘亂鼓其軍斬僞丞相統制五餘黨燬焉於是據塹塞匿火礮截諸涂督守備秦懷揚千總夏定邦王家幹躬戰守城嚴不可拔則截寇於江七戰皆捷進剡洲中壁燒其船而還寇自是不敢渡江窺六合則壁高資下蜀街拊鎮軍背

吉爾杭阿檄援則命定邦將千人渡江殄寇壁方會師討鎮江而揚州軍潰北帥託明阿跳寇遂陷江浦據六合葛塘集張國樑渡江來援紹原復會師大戰龍池上寇大敗遂復江浦城軍勢復振六年吉爾杭阿戰死鎮江大營潰江南軍隨之句容溧水江浦復陷江南北烽火相望寇益憤六合不下襲之紹原伐木截枝河伏·泗人防寇軼寇敗歸則呼六合爲鐵鑄至爲歌謠以哂江甯云方寇之據九洑洲也築城扼江甯北道結筏橫江壘巨礮莫敢嬰則遣懷揚家幹火其筏寇大亂拔焉於是紹原之名聞天下初江南北各置帥督諸軍六合隸北帥而紹原用知兵爲南帥翼長北帥德興阿噉之戰勝輒移功它將南帥慰焉紹原謝曰狂寇未平吾民不克安枕席紹原敢論功乎時江北大旱蝗斗粟用白金一兩隣境天長來安土寇逼其城駸駸爲六合患紹原討破之還列諸

將功德興阿置弗錄爭之則嚴劾奪其官總督何桂清白其狀
特詔還知府加鹽運使銜當是時擒殺廬鳳穎道金光筮益熾張
國樑圍江甯急陳玉成則要擒黨數十萬來援長驅破滁鳳天長
下儀浦揚州德興阿自浦口奔邵伯寇還軍大破諸鄉團逼焉紹
原涕泣盟諸將割衫嚙指血乞勝保來援不至北軍防六大將穆
克登額以師奔紹原則檄西路軍還援而寇已壁城下六合介江
淮之衝當四戰之地南直江甯北通廬鳳東連揚鎮西阻滁來寇
苦爭莫能下及是則大舉十萬環我師憚紹原不敢入國樑渡江
復江浦儀徵拔揚州馳軍援六合則環攻穴地道蹙焉小東門者
瀕河勢洳下城內掘地尺水輒濡紹原謂寇攻不自此挹其兵之
它而寇乃穴其區得燥土火裂城遂陷紹原死之妾王氏冢婦陳
氏仲子輔材皆殉死軍民死者數萬人是爲咸豐八年九月十八

日也初寇之圍城也諸將請突圍出紹原歎曰吾以斗大城抗羣寇五年苦父老久矣今出而城陷北道甯復支耶固不若與城存亡耳聞者涕泣莫敢言事聞 贈布政使銜謚勇烈而紹原艱苦卓絕世或比之張巡守睢陽云方德興阿之次浦口也知縣李守誠痛哭乞師德興阿猶豫不發守誠抗言曰浦去六城四十里城旦夕且下大帥趨起江濟豈 朝廷命將之意哉左右舉馬箠叱之痛哭返城陷朝服縊堂上羣賊裂其屍守誠者宜黃舉人也初謁選京師聞鄉人張廷槐死繁昌之難歎曰吾輩它日當何如及是乃竟死當寇圍未合陳玉成謂羣賊曰此城不拔城軍與鄉團相首尾耳今北軍已潰鄉團必震懼不能軍吾大軍壁城下使兵士懼不敢去其城別遣驍銳破鄉團則城孤自拔會紹原燔河橋守城寇遂歷破諸團鎮鄉團旣破圍合而城乃隨之顧紹原一身

柱大江南北中五年既沒江北不復置帥江南軍益孤不二年和春張國樑亦敗沒其存亡若隱繫東南安危故著其得失使後世負守土責者擇焉方城之未陷也總兵宣化羅玉斌者自來安入援令嚴肅無擾城陷帥壯士三百人巷戰大呼曰我羅總兵也寇殺之三百人駢死無降者紹原之守六合也任夏定邦秦懷揚王家幹爲大將家幹者睢甯武舉人也三年夏以千總將徐州軍五百人至六合紹原倚之九洑洲之戰與懷揚乘霧薄寇屯寇旅拒懷揚大恐家幹獨舉寇礮燬其屯寇大亂斬首數千級遂克九洑洲六年匹馬瞰寇石鼓山寇死士百人來犯家幹拔佩刀擊殺遂破石鼓山擢都司賞花翎八年竟戰死夏定邦者六合武舉人也四年要寇八卦洲火其筏進拔九洑洲明年春寇鐵鎖扼江上拔之六年官軍壁鎮江定邦會勦破寇屯遂從國樑克江浦還討石

鼓寇平之擢江陰守備八年春攻江浦擢都司城陷自剄死初咸豐四年官軍之復揚洲也知府世琨僑居蔣氏園桂茂甚署額三十六桂軒跋曰揚州百物凋敝此桂華盛類曩時願吾民欣欣如此樹也方是時寇據瓜洲合鎮江寇來犯北帥託明阿跳寇遂逼揚州城下世琨帥鄉民守焉城陷參將祥林巷戰死世琨墮馬下執降笑曰釋吾民降若寇喜逸羣俘世琨自剄死一媪匿其女致大營予以金不受曰吾以報太守也當城之未陷江都教諭黃元灝諭家人曰古今無不可守之地無不可戰之兵顧方略何如耳今道旁築室城必陷毋念我也寇至舉粟給胥吏使逃坐明倫堂鬪而死馬鳳梧者浙江石門人也官鹽運判英吉利犯金陵鳳梧謁使曰公大臣當以死報國也一座大驚及是揚州陷書絕命詞自沈死世琨滿洲正白旗人元灝太倉舉人也

高倬朱善寶李淮列傳

岳昌 孫錫琪 楚王麟 張鏡涪
魯常 李淮 馬得昭 蕭得勝

蕭知音 尙那布
卞乃譚 程芳祖

高倬者河南進士也咸豐十年以部郎授松江知府之官寇圍城
岌甚或止焉對曰松吾土也卽難而免人其謂我何哉宵征縋城
入詰旦城陷死焉初丹陽之敗寇長驅逼常州總督棄城走同知
朱善寶歎曰毘陵當蘇浙門戶去則蘇浙盪然矣 朝廷命官顧
若此哉吾當與城存亡一濯斯義耳則登城斬千級攻急獨流涕
賦詩日狂風已斷悲笳曲落日空揮寶劍光 城陷戰而死方總督
之走也常州守令駭而奔岳昌者漢軍旗人也官通判獨畱眾推
權知府以典史孫錫琪攝陽湖則縱羣囚謀死戰城急解官印授
子曰懷此速逃我與城俱亡矣寇入羣囚強出之不可謾罵死岳
昌與母妻殉焉自常州亡蘇城益孤弱楚王麟者湖南湘潭舉人

也七年攝崑山貨金納民賦大吏迂之玉麟曰崑民苦歛久不願
踵酷吏爲也及徵民大歡是歲崑山漕冠列縣大吏勞曰今而知
君之才爲不迂也調太倉守蘇州城陷巷戰死玉麟事親孝父卒
三年廬墓上著易義辨正藏諸家武進人張鏡溇者以進士令山
東堂邑改教授蘇州寇入城鏡溇正衣冠端坐大罵死於是鏡溇
年七十矣鏡溇旣死故睢甯訓導懷甯舉人魯常者方退蘇語家
人曰臣死忠婦死節義也若曹勉之於是賦絕命詞二章從容帥
女妻湛而死從弟殉焉常瀕死跋絕命詞曰浩劫茫茫誰實主張
持此浩氣日月爭光其忼愾如此常官睢甯庖人市蔬菜菜傭聞
其魯公也爭獻焉旣沒邑子馬徵麟試江南睢甯人聞其聲亟出
躍然曰公懷甯人也慇懃問魯公家不置自蘇常之陷所至無堅
城而金壇溧陽婁獨死守不下李淮者浙江鄞縣人也以同知攝

金壇寇自溧陽竄金壇總兵馬得昭軍甫至寇假官軍呼城鑰淮
察其詐擊敗之得昭守常州提督劉成元參將周天孚艾得勝畢
至寇環攻七晝夜去之已復築長圍困我成元去提督蕭知音代
焉三將牴甚淮曲志結其歡久之俘寇將八人寇請釋解去淮怒
斷其頭竿城外糧絕劓草木濟軍民獨死守百日不下城陷朝服
坐堂上大罵磔而死諸將皆血戰死之城內死者八萬人尙那布
者滿洲舉人也從討劉麗川之亂擢同知直隸州八年攝溧陽十
年春寇逼寄書並所佩西洋表訣其家援絕城守兵裁五百乃募
壯士百人及賓從守焉己大將魯占鼇敗入城寇宵登亟返坐堂
上厲聲曰殺賊者我也願速殺勿傷我百姓也寇怒殺之贈太僕
卿銜與淮俱列史傳祀專祠婁縣令卞乃譏者浙江歸安諸生光
祿寺少卿卞斌子也蘇城旣沒難民至者數萬人獨捐俸爲給青

浦陷帥鄉勇禦諸橋斬僞先鋒馘橋上寇怒鼓而登提督兵不至
乃譴負創馳入城呼曰亟南奔毋駢死也還署死焉妻妾子女皆
殉死寇之犯張堵也巡檢程芳祖以其眾擊焉寇至獨橫馬大呼
曰我張堵司程芳祖也賊怒斷其指疾還呼家人曰寇至矣汝曹
自爲計湛而死繼妻崔氏痛哭殉芳祖廣東南海人善寶浙江平
湖人也

贊曰予嘗登雨花臺觀歐陽君絕命詞爲流涕久之古者吏簡而
法闊疏一命之士皆得自効軍國後世防制縝緝非將帥莫能御
一卒進退而制其權祁宿藻陳克讓之倫皆古所稱方伯觀察使
之重者也迺卒闕羸帥僚佐死而溫紹原歿以縣令峙羣寇五年
蓋權之繫天下如此張國樑壁金陵巋然負長城千里之執旣沒
而吳越蕩然李淮尙那布諸賢歿起黔首荷耰鋤相聚保儻所謂

趨死不顧利害者邪嗚呼希已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

八

江表將吏第三

江表忠略卷三

雙來瞿騰龍列傳

烏爾恭額 伊興額

梁紹鴻 楊國正

張攀龍 李朝綱

滕公

雙來滿洲人官肅州鎮總兵咸豐三年粵寇陷揚州謀北犯聞禁軍且至止焉未幾欽差大臣琦善蒞揚州以雙來為大將夏五月火巨礮攻城城墮躍而登寇火之軍死雙來折二齒乃還六月復造樓船抵城下樓船者用漕艘植其尾潮至尾薄城南鼓而上援師退燬之琦善方命雙來攻城北中礮負而歸暈絕大呼殺賊死揚人哀之建雙忠祠並瞿騰龍以祀瞿騰龍者字在田湖南善化人也初以游擊征廣西寇犯永安斬其帥擢參將二年桂林圍急馳解之擢永綏副將號莽阿巴圖魯寇隧長沙城且陷鄧紹良禦截之已城復潰騰龍堅植斬捍寇復完明日寇乃去晉總兵銜威名迺與紹良塔遂自岳州躡寇至武昌而東寇自江甯犯河朔

特詔將二千人闕山東河南琦善疏請隸戲下雙來死遂命爲翼
長統其軍大軍攻揚州不下瓜洲寇來援騰龍以五百人要諸隘
呼曰今寇十倍我不血戰必亡則下馬手巨刀督戰五百人呼聲
震天五戰寇敗退宵攻乘雷雨襲其屯斬首二千級寇還遁瓜洲
復潛師襲東岸騰龍躬南渡截之寇大敗十一月遂復揚州下儀
徵四年春勦瓜洲寇傾壁來犯斬首三百級寇襲之騰龍手斬十
數人竟死贈提督謚威壯子殉是年而有張攀龍之事攀龍者上
元人也少讀書舉岳飛畏死愛錢之說私淬厲用武舉冠其曹道
光間英吉利以雅片逼江甯總督牛鑑思請成詔帳下健兒無應
者攀龍獨應募赴之時英舟已犯閩浙破吳淞入鎮江所向無敵
既至泊城下勢益張攀龍乘小舟至英艦艦高巨椹大江不得入
則用長組繫而登聲巨礮懼之從者皆震怖失色攀龍獨談笑如

平常坐定英將斟赤酒飲之拔刃貫豚肩予食盡之英將詫其豪
用西語呼曰壯士三往盟成鑑壯其勇加五品服賞藍翎遂從伊
里布之粵東敦盟事當是時諸國始入長江江上人見艦礮皆戰
色於是張攀龍之勇震於江南事平補守備都司獲洋盜嵯鼻百
數粵寇東下陸建瀛聞其勇舉營政屬焉江甯陷則上書巡撫請
壁丹陽保常州巡撫不能用檄令壁焦山則造戈船截江表寇鐵
鎖橫江旅拒斷之於是游擊瓜鎮間寇不敢窺裏河而北同官嫉
威望中傷之不顧也是年冬十一月瓜洲寇略江干居民號乞救
將出戰同官沮之曰非水師責也攀龍憤曰王土王民烏能爲是
畛域者爲哉亟拔刀登岸將死士百餘人逐之斬七人追至五陵
橋伏作中二十七創倚珂崖死屍竝立如生部將李朝綱聞其死
匹馬摩寇壁擊殺覓其屍裂而死攀龍官京口副將精卜筮奇中

若神旣死瓜洲寇常見攀龍怒馬騰江岸擁故部發弩矢中賊顛
中者皆疫死寇大愆宵奔於是北軍帥遂以復瓜洲蒙上賞君子
哀之初攀龍之死也媚者以邀功劾之託明阿白其忠乃卹始琦
善鎮揚州爲北帥旣沒託明阿代之託罷而德興阿代爲帥副都
統烏爾恭額者德興阿部將也德軍多擾獨烏部嚴無所犯民甚
德之八年秋陳玉成大舉南犯德興阿跳烏獨率所部陷陣死德
興阿之駐天長也聞向榮客臨江梁紹鴻負奇略禮焉寇十萬且
至德部才數千援絕欲死紹鴻進曰將以戰爲事寇至不擊死何
賴焉今士卒無援且致死幸而捷天之貺也卽不幸而敗以挫賊
鋒亦南軍之利也將軍乃欲效兒女子謝天下哉德興阿壯其言
鏖戰竟日軍且潰或請跳紹鴻歎曰謀人軍師敗則死之吾將安
往哉遂戰死自德軍之亡寇益北諸將多戰死淮徐間伊興額者

蒙古人也幼善射以侍衛南征嘗解江浦六合圍木彊蒙讒嫉返京師久之復以副都統爲騎將徐豫間捻畏甚所過絕遺餽供張與士卒同甘苦俸入輒以賚有功雖破寇巢莫敢掠 文宗嘉焉遂拜幫辦軍務之命帥性蹇將劾之事洩帥先發禡職歸部曲泣畱之歎曰僕數奇當射獵西山不復預世事耳願公等廓遺孽慰朝廷憂迺所以報老夫也言已泣下旣去親王僧格林沁答其忠起焉以三品頂戴任翼長赴徐募舊部千鼓而西當是時徐州總兵滕某者俱謁王至蕭寇猝至伊逆戰寇見其幟避而趨休士矣滕恥復戰圍急伊聞報歎曰吾與滕公俱滕死吾何面目見王哉則復戰夜滕軍沒寇益匝我師則命下馬短刃接死焉及曉捻帥答其伊公也大驚環泣羅拜曰吾屬負公此生且終爲盜矣事聞 謚壯愍伊性忠勇與人交無間在軍喜作擘窩書淮徐人至

今寶之楊國正者湖南鳳凰廳人也始援長沙隸鄧紹良麾下五年援浙戍常山六年浙撫何桂清檄令勦甯國家正者國正弟也匹馬帥前驅抵夏渡壁其吭遂克甯國涇寇守不下家正躍入中額顛親卒薄而登城遂復七年婺源陷國正克之八年家正與伯兄正元援江西廣豐以千人扼寇數萬寇掘隧及城家正選精騎貫寇陳扼隧道熱焉死守四十日寇甫退而國正方困衢州且兩月則還軍援衢寇復走遂合兄弟軍進討處州連克松陽龍泉遂昌躡擊至福建還軍克甯海守甯國九年餘姚反浙撫胡興仁趣國正還提督鄭魁士論劾遣戍十年春家正正元守湖州寇攻急敗之寇列橋家正火巨礮擊殺中創死正元痛哭縋城出血戰嘔血仆而甦返家正喪湖南至南昌道卒國正之遣戍也至淮安漕督袁甲三請特將遂克鳳陽鳳臺復其官十年春淮捻掠清江國

正疾馳寇還走已輒環集困我師要擊桃源血戰死先家正死蓋
三日云國正從軍久瞿騰龍之守長沙實與焉累官止温州游擊
賞不逮功蹉蹶以死蓋將之不可無賢帥如此夫

虎坤元周兆熊列傳

魯占鼇 德麟

陳明志 富陞

吳思演 熊天喜

黃金友

張毓林

虎坤元字子厚四川人總兵虎嵩林子也隨父從向榮東討年最
少嵩林坐法當斬坤元號泣帳下請納官贖焉不得則請代語次
拔佩刀自刎榮大驚許立功貸厥父坤元大喜輒先登斬賊首擲
帳下豪飲爲樂珥陵者金壇地齊梁五陵在焉丹陽南要害也江
甯寇豔蘇常輒道此榮特檄坤元扼其吭向軍之退丹陽張國樑
殿軍至寇躡之日暮召諸將痛飲酒數巡獨具衣冠拜堂下諸將
大驚爭膝席請狀國樑太息曰勞諸君苦戰久今糜爛至此東南
半壁視旦夕一戰勝良善不勝國樑必死與公等痛飲爲別耳眾

相顧莫敢言坤元獨推案擁國樑起曰過此一步死者非丈夫也請以死當前敵國樑撫其背曰壯士壯士雖然賊悍甚前敵吾當自任之君可繼諸將亦忼愾請從詰旦寇長驅逼我我軍裁什一及戰礮聲震天寇死傷枕藉牆擁不少休國樑匹馬哀賊師坤元剽疾震盪呼聲動天地諸將番戰兩日夕寇大敗而西坤元以此名出諸將上性嗜殺喜奪燾自矜所部楚蜀俠少年配名馬夷鎗背赤幟選賊輒亂陣洞其中寇大驚擾亂坤元則乘亂攬寇燾縱擊莫敢嬰嘗以千五百人拔句容逐寇二萬年甫二十拜宜昌鎮總兵諸老將輒呼小虎別其父寇憚其勇亦小虎目之寇聞小虎軍輒相戒勿戰厥後大戰秣陵關奪燾中伏死四川魯占鼇者初從克丹陽解金壇圍自將克廣德擢四川建昌鎮總兵守溧水十年春寇至縣令張毓林乞採死寇還逼陷之占鼇爲賊獲則箕踞

嫚罵鬻絕死初榮之征廣西也雷州參將陳明志者湖南武陵人也嘗躍馬陷陣斬賊酋綴其首馬上軍中壯之大軍壁鍾山血戰三日夕死謚壯節永綏人熊天喜者亦自廣西至江南從和春張國樑拔廬州鎮江擢壽春鎮總兵十年春從張玉良克杭州還軍壁丹陽寇躡至與提督王浚拒焉浚墮馬捄之遂駢死謚勤勇而湖南人黃金友亦以總兵爲別將戰死金山謚武烈自占鼇明志天喜之亡江南軍大潰金陵無圍師者二年及將軍巴揚阿守鎮江南陽鎮總兵富陞復死華村之戰富陞者蒙古正黃旗人也爲將務誠樸布袍疏食得金與將校不一私嘗謂人曰將得死疆場乃盡職耳甯復能巽蕙齷齪效兒女子哉旣死明年春寇挾雲梯薄鎮江見大將統萬軍猝至大驚曰富公來矣則大奔鄉民軼寇中道其狀如此 謚忠壯贈提督銜初大軍之圍鎮江名將多戰

死周兆熊者字輔臣四川成都人也官副將吉爾杭阿之屯九華也余萬青屯京峴爲犄角兆熊壁破岡當賊衝破岡者鎮江城南要害也六年夏吉軍潰寇環攻汲斷軍多死則遣將乞援張國樑而措火藥於帳下衣冠危坐繩火衣袂間命一卒手琵琶爲樂調棼午笑曰若聲亂乃怖死耶則從容手絃索音節悲壯馬驚嘶不絕寇驚不敢入薄暮譟而登兆熊火其軍盡死無逃者時五月五日也兆熊旣死寇遂壁其屯翼日逼余軍圍且合國樑疾入大破之方寇之圍急也裨將蘇如松者謂兆熊曰公顏色赭然當無禍笑曰臣之死忠此國之不幸而臣之幸也一息千古獨何異哉子有老母爲我求抆可乎裨將痛哭去旣歿謚果愍卹焉四年而有吳思演之事思演者江西南豐人也家素封任俠好劍術道光二十九年有道士踵其門授飛劍導氣術三月瀕行笑曰好爲之水

火金石無害後十二年訪我惠泉山下勿忘也道士旣去思演游
武昌鬪劔黃鶴樓聲動江表大府帥招之常飛行取賊首予以官
弗受眾號之飛劔將軍已客江南獨慕張國樑不去大軍再陷隨
列將至無錫惠泉山寇至獨從容據馬覽惠泉山色賊狙擊斷其
頭墮馬死初思演在軍雖鎗矛叢棘袒進無或傷一日憑几坐軍
帳礮丸洞几案竦坐脩然軍暇宵分多不寐晨起日出蹈而嘘盛
暑寒不輟江西有程某嘗親見云劉廷鏌者廣東潮陽人也幼讀
書負奇略巨盜負險抗官捕廷鏌帥健兒襲斬之師喜曰此將才
也字之曰子才比長賈上海江甯陷巡撫檄令將潮軍向軍之圍
江甯提督鄧紹良攻鎮江不下巡撫檄廷鏌助討丹陽據常鎮之
衝廷鏌扼吭爲犄角紹良退丹陽廷鏌疾馳軍大戰寇始敗遁而
西九月紹良潰寇復南下窺蘇常血戰三日夕寇卒不敢越廷鏌

而南當是時廷鏜用孤軍三百人扼疆寇數萬待援師徼廷鏜蘇常幾殆余萬青之代將也尤重廷鏜才檄會師城下潮軍之在行者千六百人皆將之明年秋鎮江圍亟江甯寇來援從總兵德安逆戰高資鎮三其軍而躬將北軍逆戰以其半繞山足躡焉軍合寇殲死又明年正月攻鎮江傷股卒於軍廷鏜喜任俠粵人旅上海急難輒傾橐飲焉潮軍務剽掠嘗戍蘇期反知府薛煥捕斬三百人乃安廷鏜軍獨秋毫無犯壁鎮江二年大戰二十有一躬縛賊三十人斬馘二百級初以國子生擢都司論功扼文吏憤甚援例以道員候選 賞花翎既歿鎮江軍輒弱明年吉爾杭阿遂戰死九華山初甯鎮之陷江南帥輒以健將扼東瀾壁蘇浙衝參將德麟者滿洲武進士也三年以福建兵戍東瀾在軍奉祖考主上食不倦明年秋寇至逆焉兵潰或請逃不可遂戰死蘇浙宴然

李臣典曾貞幹列傳

倪桂節
陳萬勝

劉玉春
郭鵬程

張勝祿
王紹義

李臣典字祥雲湖南邵陽人也年十八從曾國荃討江西咸豐八年春大戰吉安國荃被重創營將張勝祿中礮不能軍臣典大呼挺矛入寇敗遁遂拔吉安逐殺至新淦國荃奇其勇遂命當軍鋒十年春國荃規安慶與弟貞幹壁菱湖中礮墮馬下臣典疾馳救乃還秋援寇出樅陽拊我軍背遂與張勝祿克樅陽塞其河屯水師闕之十一年春僞英王陳玉成壁菱湖北撼我師臣典逼寇屯扼其北礮傷國荃背復馳救以歸玉成憤圍我師大戰軍且敗臣典馳告諸將曰公等速戰成敗在此舉也疾戰寇大奔斬首數千級八月朔大軍遂拔安慶同治元年從國荃討金陵長江數百里畢下五月大軍攻雨花臺規金陵不克張勝祿戰死秋軍大疫僞忠王李秀成眾六十萬逼我師副將倪桂節參將劉玉春皆戰死

臣典當東路火其壁破之血戰四十六日寇遁去而曾貞幹卒於軍貞幹者國藩季弟也少爲諸生挈六百人從國藩討賊岳州之敗貞幹亟白諸將領無罪躬坐之劾歸築室紫田山柴門絕人世弟國華死三河之難則大慟募千人隸胡林翼以東十年春連克太湖瀟山會國荃壁安慶金陵之役國荃徇江北貞幹徇江南師次三山不得進三山者宣池賊薈萃地也援絕寇十倍我師則結三縣民陷寇者四千人破魯港克繁昌下南陵蕪湖會大軍壁金陵敗援寇罹疫死貞幹旣死國荃執益孤明年臣典復合諸將拔雨花臺攻紫金山七甕橋城東南諸壘畢下遂拔秣陵關破天堡城金陵城圍始合初大軍之薄雨花臺夜束草溟濠入寇驚起然礮擊我軍軍卻臣典獨攬纛大呼躍而上諸將躡之縱火燔敵樓僞城乃拔三年夏復克地堡城攻金陵益急寇旅拒毀隧道三十

有奇軍敝甚國荃憂之臣典上謁曰師老城下二年矣不急克且
敗請自將穴龍膊功必成龍膊者鍾山足入城石隆起寇列礮叢
密所也六月臣典遂合諸將穴龍膊築台積沙草埒城僞攻狀寇
宵攻毀礮臺副將陳萬勝戰死明日會師逼城下總兵郭鵬程王
紹羲復中礮死翼日旣望臣典與九將爭列狀誓死地雷發九將
躍而上遂拔金陵城臣典爲國荃大將破吉安安慶功輒最已擢
河南歸德鎮總兵以提督記名簡放至是晉一等子爵賞黃馬褂
雙眼翎督隧時中創城破未及月薨於軍年二十有七贈太子少
保謚忠壯敕三省專祠湘中士大夫復建祠長沙首江忠源以臣
典殿鵬程者湘鄉人也初從李續賓積功至副將十年陳玉成糾
捻十萬攻續宜桐城軍八道旅拒鵬程當一道大捷號衝勇巴圖
魯同治元年會提督蕭衍慶攻銅城閘赭其巢二年克含巢江浦

擢總兵其明年遂死金陵之難萬勝者湘潭人也是役斬馘百數十賊怒裂其尸竿首城上俱襲三等輕車都尉諡焉初大軍既克蘇杭獨金陵久不下 朝旨敦迫隧輒阻國荃流涕且還最後發棄道風逆燔我軍國荃露禱風亟還燔賊城始拔方貞幹之統諸軍也與國華俱少諸老將輒怏怏然知人善輯眾楊岳斌彭玉麟始客貞幹所亟白此兩人可大用躬下之楊彭之成大功自此始程學啟之約降也事泄叩壁門大呼寇躡至諸將震恐貞幹獨開壁納之剖其誣得不殺累擢同知賞花翎晉知府 命下已前沒贈按察使諡靖毅祠祀金陵

程學啟列傳

范遇春 張遇春 華爾 卜羅德

程學啟字方忠安徽桐城人也初陷寇偽英王陳玉成愛之使佐葉芸來守安慶官軍憚焉咸豐十一年夏曾國荃既壁安慶用諸

生孫雲錦策誘之降事洩迺帥死士八十人奔我師寇躡壁門閉
大呼曰吾所將皆精兵事洩寇且至今信則納我不則舉礮擊我
毋兩敗也國荃弟貞幹大驚跣足開壁門納之追寇乃還學啟旣
降國荃憚其變湘軍以重濠圍安慶大軍壁濠內特置學啟軍濠
外當賊衝濠內列礮擬其屯濠上爲梁日濟薪米濠外旣濟撤濠
梁濠外乃得取薪米爲食學啟痛降之不見信也苦戰輒請往夜
則臥菹泐涕泣且自裁如是者數月國荃稍稍信之而胡林翼曾
國藩皆致書防其變將士讒訐滋益多國荃乃決計殺之雲錦復
與黃潤昌火詞狀剖其誣迺已安慶據長江喉吭蔽金陵大軍環
攻莫能拔學啟剴寇壁絕糧道克之遂下無爲運漕拔三河同治
元年春三月李鴻章統淮軍東討嘗其才請於曾國藩隸戲下遂
以參將冠其軍瀕行國藩拊其背笑曰吳人頌張國樑不去口若

往好爲之則亦國樑也當是時江蘇四境皆賊巡撫軍上海號令
不出數十里鴻章至攝巡撫夷瞰其軍敵笑之初江蘇軍合英法
將戍嘉定四月李秀成率眾二十萬覆我軍太倉圍嘉定英法將
挾官軍以歸嘉定復陷寇遂陷青浦趨虹橋距上海三十里五月
學啟至虹橋斬首數百級抵泗涇大破之壁新橋寇十萬填濠拔
鹿角岌甚學啟則堅壁熱礮衷賊師分軍襲其後寇少卻鴻章亦
自將來援則空壁血戰寇大敗遁而西於是斬僞王潰死萬數當
酣戰時諸夷將環觀江上拍手大呼人人以爲弗及自是淮軍聲
威乃縱橫海上矣泗涇者松江肘腋也寇連屯數十里圍松江益
急學啟三分軍進勦廓寇屯圍始解南匯川沙奉賢柘林相繼下
則會師青浦環攻五日夕拔之八月僞王譚紹洸以眾十萬圍北
涇窺上海再戰赭其巢九月寇圍四江口破之紹洸益萃師窺上

海彌望二十里且至鴻章大恐親督中外軍逆焉學啟裹創鼓而馳三戰擒斬萬數千人燬寇屯數十里寇自是不敢窺上海其明年二月遂克太倉州初駱國忠之以常昭降也寇圍攻數月我軍輒援之至是克福山而蔡元龍以太倉陷我軍至伏作李鶴章傷股顛學啟獨嚴軍破其伏拔鶴章遂會英將戈登赭其城乘勝攻崑山破寇屯二十四斬賊首萬人戈登攻益急學啟曰驅血肉以搏一城非策也崑山三面阻水陸達蘇道正義據此絕其涂破之必矣則分軍奪正義壁之譚紹洸以眾四萬來爭則自將當正義伏作寇遁走克之遂克新陽壁唯亭規蘇州六月克吳江震澤秋七月克洞庭山斷浙援遂帥大軍壁蘇州水師泊南舍蹙之鴻章別遣將攻嘉善江陰分寇勢學啟進壁永安橋美將白齊文以炸礮張賊及戰夷礮寂焉寇大驚不敢出學啟遂逼城而軍於是婁

門道始絕紹洸率八僞王來犯敗之蘇州繁富甲天下爲羣寇外
府秀成擅謀略劃蘇浙分地及是帥眾數十萬來援躬搏戰大將
范遇春戰死軍且殆學啟獨奮臂還攻寇稍卻則令夷將屯寶帶
橋躬合水師扼要隘逼之於是封門道亦絕白齊文以船礮伏賊
周壽昌火之秀成痛哭而西九月秀成復統眾十萬踞后宅保無
錫爲蘇援鴻章攻不下學啟自將四千人西拔五龍橋於是盤門
出太湖道亦絕十月學啟襲破許墅關悉廓城西諸寇壁還軍躡
閘門逼之鴻章益蒞軍督戰寇自盤門迤北東至婁門外纍石爲
長城宵攻銜枚入寇狙擊拒之秀成則間道入城守鴻章督諸將
毀石城秀成出婁門逆戰學啟麾軍薄長城拔之當是時水師亦
破城南諸寇壁我軍三面薄城秀成夜涕泣握紹洸手爲別郤雲
官遂殺紹洸以城降學啟既克蘇州威聲動海外曾國荃攻金陵

不下朝士大夫益交章激之學啟念國荃納其軍當西軍助剿未
幾南克嘉興負重創竟賫志沒於軍方我軍之拔長城也城內寇
大恐郜雲官遂貳於我副將鄭國魁要學啟單舸盟城北湖上折
箭誓不殺及降眾且二十萬精壯半之羣酋八人方蓄髮誓死要
總兵副將官踞城內編額饜百營學啟患之密請誅其渠定眾鴻
章猶豫不敢發學啟則用便宜斬八酋誅拒命二千人散其黨事
乃大定初學啟既克崑山鴻章偉其略疏令總統水陸軍爲大將
已擢南贛鎮總兵晉提督至是復襲雲騎尉 賞黃馬褂寵之學
啟益自發舒愾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矣當蘇城既克吳人喜歌舞
太平歲畢魚龍簫管之戲聲終宵不絕其明年當同治三年正月
朔班所部三十里建大纛衢上躬介冑馳馬三十里禱焉馳至纛
無風自折惡之遂緩轡怏怏而返歸則坐軍帳諸將畢賀學啟獨

默默不爲一言會別將克宜與荆溪溧陽而嘉善寇已前下於是躬帥所部泛太湖圖嘉興剗寇屯數十俘斬萬數壁其城寇死守不下傷大將九人攻益急勇將何安泰薄城死憤甚鼓而登卒不克學啟益重忿躬薄城躍入斬數人一賊手奪鎗中其額諸將殊死戰譟而登遂克嘉興殲其黨學啟則重創不能軍學啟之用兵也好湛思刻慮軍暇諸將爭飲博譚笑獨正襟坐特室寂焉已輒聳起呼某將治某卽纖悉靡不畢致深微故動輒無敗及養疴蘇城創已合猝忿起創裂繞特室大呼壯志未遂者再死焉卒年甫三十有五贈太子太保銜謚忠烈國史列傳建專祠襲一等輕車都尉並男爵學啟短幹負奇略初不知書旣降日就雲錦誦國策通其義李鴻章之將而東也學啟初不樂謀於雲錦將辭焉一夕呼雲錦曰某念先生言甯爲鷄口毋爲牛後上海固死地今湘軍

門戶特嚴大丈夫仰人鼻息不如死雲錦詫其言國藩嘗語雲錦曰吾弟輒道學啟才請告對曰學啟愛將如命揮金如土殺人如草國藩捋髯大驚曰此名將也及東下鴻章問方略對曰下游河梁眾得一河卽一屯得一橋卽一將復何患哉及威名旣著諸將叩所學兵法笑曰事至卽法無今古在相地勢得士卒心耳旣降痛前事或道及輒陰伺其人殺之蘇城旣克鴻章以其殺降將笑曰君亦降人也則大怒急還召諸將侍軍帳獨閉臥室繞其中忿氣咄咄達戶外諸將震恐鴻章聞狀款其門歡呼竟日乃解其斬諸降王也陰啟鴻章讎它所甚恭及席假 廷寄趣鴻章返舉杯趣壯士斬之則令列將扼諸門躬建旗鼓入城大呼曰酋詐降駢死脅從者赦之出則斬城內鬪焉再令獻羣械番出城部勒郭門外軍隸籍歸則資遣之三日無處城內者性嗜殺法嚴始入蘇城

禁馳馬巡撫材官馳道上斬之其殺降實定變奇略瀕死若內崇
大呼曰殺降負盟爲國無私此心可質天地君子壯之沒之夕
大雷雨軍士見白練起營中屬天久乃滅鴻章徒哭赴其喪左右
請輿騎罵曰駉奴程帥死吾軍且不測尙輿騎哉蓋當時倚賴如
此學啟治軍喜匹馬覽羣岡歸則繪山川脈絡卽未至亦洞達割
然故兵之分合進退輒稱其形勢以出嘗曰蘇河芬擾善用之可
當十萬大兵卽不善則十萬彊寇耳識者歎爲名言其攻蘇城軍
不滿二萬城寇十倍我學啟建屯幟山上令將士番休或移屯令
竈炊時作寇瞭望莫能測則震懾乞降或決其當敗則戒諸將躬
餌戰期某所來援其變化神奇雖古名將莫能遠過以故兩年之
間所向無敵至今蘇人孺婦猶稱程大帥不絕云始戈登暱學啟
以殺雲官故詬之且爲變卒憚其雄略則謝絕不與通聞其死歎

息泣下堅請所建燾歸詫海國謂中國乃有此人且曰程公不死
吾屬不敢掉臂游行也自夷將受募輒用洋隊自豪謂中國烏有
學啟恥焉遂督所部習夷操盡得其要領頗思東南大靖卽以所
部平捻制外夷成不世之烈在軍堅忍刻厲蘇城既定婦翁致其
室蘇州嘗過室謁婦翁語罷輒還軍不入內初學啟之征上海也
諸將以降將齟焉歎提督張遇春陰解彌其隙學啟之困四江口
遇春疾馳往大捷而還泗涇之役還賊徐家匯當賊鋒鴻章督戰
坐胡床遇春敗而返大怒顧左右斬其頭遇春亟返轡大呼取酋
首寇刺遇春墮馬下躍起奪馬斬酋首學啟衷寇陣斷之寇大敗
遁去是役寇眾且十萬我軍裁數千人逾歲逼蘇城創重死始咸
豐十年英美法三國既平則立會防局上海同治元年春粵寇窺
上海美人華爾遂將中國軍約卜羅德何伯克青浦而還 詔獎

之授華爾副將號所部常勝軍鴻章之至上海也令學啟軍南匯以英法兵逼金山寇負城旅拒卜羅德躬躍濠塹拔其城於是英美軍克柘林學啟克周浦卜羅德獨戰南橋上中礮死焉華爾至浙江亦戰死何伯者英吉利大將卜羅德者法蘭西提督也事聞詔巡撫致祭卹其家常勝軍罷學啟卽遺法練其軍於是淮軍競法泰西軍制一變學啟威名動海外觀其像深靜若書生絕無囂競橫厲之態思深哉

趙景賢列傳

孫銘恩
錢繼文

潘詒

趙景賢字竹生浙江歸安人刑部侍郎趙炳言子也生負權略慕奇俠喜任人所難初以舉人授宣平教諭改內閣中書憂歸鄉人未之奇也獨同郡徐有壬器之曰君才足濟變母枉投也景賢亦俯仰時事亟思得當洩其奇咸豐三年粵寇陷江甯有壬請浙撫

奏景賢團練湖州景賢遂毀家練鄉兵爲守故寇訐甯廣而湖州晏然論功擢甘肅知府十年春寇陷甯廣趨湖州始議備城守當是時官無見糧眾洵懼莫知所出景賢曰事急矣亟取市財充軍實事定以謝父老毋盜齎也則下令括市財不聽繩以法半日集焉景賢曰未也今城外塵市盛寇窟其中城必陷盍燔諸部署定而寇始至則約江南軍斬殺數千級寇解圍而西 詔擢道員號額爾德木巴圖魯杭州外城陷巡撫羅遵殿死焉復導江南將張玉良克杭州巡撫王有齡遂以湖防任景賢爲特將則益繕城隍備械簡舟師督居民團練長興德清安吉孝豐武康五縣相繼陷復之軍勢大震四月寇陷蘇州逼湖境分扼南潯鎮拒之僞王楊輔清眾十萬大掠火光燭天刁斗聲聞數十里景賢所部才三千血戰圍乃解五月張玉良攻嘉興景賢躬出南潯攻吳江平望鎮

毀寇壁據之亟思乘勝復蘇州而陳玉成獨泛太湖襲我師還爲
賊潰集民團敗之六月分兵克廣德十月寇復圍杭州景賢帥兵
往圍甬解而寇已間道逼湖州副將劉仁福者故通賊帥廣勇二
千將入城爲應景賢款仁福殲其軍竿仁福頭城上寇震懼弛其
軍於是湖州圍三解論功加按察使銜十一年正月復遣將克長
興寇據太湖長興復陷則增水師大錢口壁焉五月寇踞菱湖景
賢親督師夾擊奪寇船二百寇敗歸而杭州已陷景賢頓足曰湖
州孤注矣惟當效死以報 國家耳遂與吏民謀死守時安慶旣
克寇畢萃東南蘇浙蕩然獨湖州堅守不下寇憤夷傷誓必拔則
益揀精銳逼之大錢口者湖州餽道也同治元年正月天大雪舟
涸寇急襲大錢踞之於是糧餉阻絕水陸軍八千居民過十萬糧
盡捕鼠鬪木根爲食景賢譚笑如平常縣丞通賊立斬榜諸衢軍

掠持法嚴無敢叛者自寇陷名城輒隧道湖地庠濕隧三尺輒濡城外環大河無所用攻具寇憚景賢不敢逼則益堅柵壁掘炳言墓脅之則大慟選死士三千襲擊毀寇壁四十獲其糧以歸而寇圍益急 朝命江督曾國藩分兵援湖州寇扼皖南不得入城遂陷景賢被繫至蘇州方寇之圍城也僞忠王李秀成使持書召焉景賢怒斬其使以書達江蘇巡撫奏上 朝廷嘉之授福建糧儲道加布政使銜 密令棄城之任所景賢奉 詔泣不衍城陷大呼曰我死無所憾死我十萬軍民爲可哀耳旣執見僞帥譚紹洸曰速殺我毋傷我百姓也紹洸笑頷之於是拔佩刀自刎不獲李秀成將釋焉紹洸不可李世賢以秀成旨說萬端不應則從容笑曰吾欲效孟德釋雲長耳景賢罵曰吾非壯繆若何人迺欲希踪孟德邪舉椀擲其顛大罵世賢敬禮焉秀成之赴淮上也戒紹洸

母殺且致書趣使歸景賢太息曰歸我者知己不如殺我者尤爲知己也二李旣去蘇紹洸驕諸獄景賢日飲酒賦詩浩然若無所事紹洸復善視之景賢獨謾罵求速死一日手地圖問狀景賢火之紹洸笑而去景賢之在蘇也日雉髮談議自豪陰結羣寇備緩急三年李鴻章已拔太倉羣寇謂景賢且叛紹洸懼詰之曰若通妖兵耶景賢曰我大清官何通也若欲獻蘇城耶曰蘇大清土地也何謂獻紹洸怒曰若死期至矣景賢仰天大笑曰求此一年不得今何幸哉連舉巨觥罵益厲紹洸怒手鎗洞而死景賢貌奇偉口可容拳戰輒躬冒矢石菱湖之役礮傷座後卒不動性耆殺俘寇輒引滿斬之及見國藩解散歌然後脅從胥免當死守時寓其叔炳麟書曰景賢守湖州力竭矣而心不竭勢危矣而心不危眾志成城守死善道使我家出一良臣固不若成一忠臣也身爲部

民無守土之責乃獨守孤城數月陷寇中一年卒慷慨以死天下
哀之謚忠節建專祠國史列傳當杭州之陷景賢遣其孥避地湖
南而躬居守伯子深彥年十二聞湖州陷東望大哭曰吾父沒矣
自醜死附祀景賢祠初景賢之方團練也安徽學使孫銘恩亦被
繫死焉孫銘恩者通州人也以編修擢侍郎督安徽學駐太平四
年春 詔會故河督潘錫恩籌防守 詔未至乞養降三品卿未
代則捐金募兵守寇至兵潰朝服坐堂上大罵被繫至金陵與其
僕范源不屈死贈內閣學士銜謚文節建專祠銘恩故文儒性寬
愛父老至今悲之初金陵之陷浙人死難者兩人潘諮者山陰人
也少負奇節以布衣薦中書舍人不赴入蜀居青城大酉客江介
居龍眠九華入峽敗其舟守令饋以金不受至晉讀書藐姑射大
吏強見之不可遁而歸母賢客或齎金爲母壽母怒曰若見僧以

釋像丐市者乎吾其爲像也卒謝之母沒徧歷幽燕出塞外旣老寓金陵年七十有八矣城陷死焉方金陵之未陷也帥府檄嘉興錢繼文治民練城陷謂嘉人曰吾義不可辱若輩柰何妾吳氏泣曰主不背君父妾安忍負主人哉自湛死於是驅伯子還浙中殺幼子二女仲子殉獨身手佩刀鬪而死繼文官國子監典籍客金陵究心濂洛關閩之學君子重之

贊曰死生之際大矣哉伊興額虎坤元其可謂壯士者與重友而代親誼不返顧非烈丈夫能如是耶周兆熊夷泊自貞蟬蛻天壤何其浩落而怛摯也嗟乎以彼其量脫令負軍國朝委裘甯歎圍棋譚讌卻符秦百萬之師爲至絕哉學啟之爲將可謂天授者已冥情而孤逞悍厲而不撓程其量則固吳起穰苴之匹亞也貞幹以書生獨偉而植之可不謂賢哉曾國藩用喪禮治軍日拳拳畏

思既克金陵亟遣湘軍返而名烈爛焉淮軍既平捻戍畿輔不歸
卒困朝鮮之役古之興大眾易聚而難散固如此哉嗚呼禍所從來
矣

安徽將吏第一

江表忠略卷四

周天爵呂賢基列傳

徐啟山

廣音泰

五登庸

周天爵字敬修山東東阿進士也道光初知安徽懷遠縣移阜陽阜故難治天爵鋤暴厲極刑致劾總督蔣攸銛抗言天爵愛民如子嫉惡如仇古良吏也用是擢宿州累功拜按察使逾年布政陝西擢漕運總督移湖廣罷歸三十年廣西盜起特命攝廣西巡撫加總督銜署欽差大臣天爵剛果嚴峻於是將帥不協罷之咸豐三年寇已破武昌東下朝廷念長淮當中原屏蔽特詔用兵部侍郎銜視師臨淮臨淮大臣自此始天爵蒞淮上募壽州勇壁正陽蔣文慶死安徽天爵攝巡撫李嘉端代爲帥天爵仍督師臨淮當是時寇已都江甯謀北犯淮上捻始萌芽河南山東寇輒相聚剽掠天爵捕討宿亳懷蒙閒誅捻帥文禮等五百人淮上大

定於是躬督義軍馳廬鳳討淮南自安慶之亡巡撫擁虛名無定治而廬州據安徽中形勢扼塞巢湖濡須之勝甲於東南天爵乃抗疏改省治廬州圖進取陸遐齡者定遠鉅盜也繫按獄活之安慶陷遐齡結寇歸黨數萬括民財恣掠遠近數百里號曰陸王淮上大震則檄壽州牧金光筋捕斬之天爵復四戰斬馘廓其巢語在光筋傳遐齡既死遂討永城雉河集斬渠帥滅之秋九月討捻之潁州道薨王市集贈尙書銜 特詔謚文忠賜卹國制非翰林無文謚蓋異數云天爵起文儒法明臣王守仁良知之學捕盜殺賊所至身先武勇絕人未嘗陷敗嘗罷官歸里帥諸子躬耕磨菽豆自視怡然觀其屢躓不撓雖古大臣不能遠過獨委安慶治廬州失長江之險厥後胡林翼曾國藩謀安慶累歲乃得鼓全師而東然天爵不亡捻禍當不若是之烈而其規長江謀進取則尤江

淮士大夫所哀思始向榮之圍金陵也長江下游輒嚴堵而上游
豁焉當是時張芾撫江西尙書陳孚恩督江西團練天爵致書聯
木筏入江扼東西梁山爭險隘兩人不能軍天爵薨寇遂上犯不
可制而團練大臣呂賢基復死舒城賢基者旌德人也生時大母
夢鶴峙田中潔甚故字之鶴田以編修遷御史給事中劾權要三
人論如法 文宗嗣統獨請罷江浙捐例 上嘉納遷鴻臚寺卿
咸豐元年擢工部左侍郎明年兼刑部時廣西盜起河決豐大臣
方委蛇工忌諱賢基獨流涕切諫大學士祁雋藻憚焉二年冬粵
寇破武昌 特詔返安徽治練事上言團練者合郡縣吏民籌舉
祛土寇防堵則擇幹吏假威權因糧練勇守治地善者增俸擢其
階毋易勦賊則專責大帥帥去寇百里外逮之三年寇自湖北入
安慶游擊賡音太伍登庸戰死集賢關賢基奔關走桐城復退舒

謀再舉而桐已陷亟命總兵恆興主事朱麟祺進壁北峽關麟祺亦敗沒或曰公無守土責益去諸叱曰吾奉命團練巖疆卽守土也今無兵不能戰獨不能一死謝天下哉十月晦城陷遂與從事徐啟山自湛所居璇源館池下死焉贈尙書銜諡文節祀舒城賢基官臺諫伉直敢言俯仰時艱輒流涕不食每上疏怛切敷陳至於君德隆替國本盛衰人才消長之微往往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召對陳言輒聲淚俱墮天子屢爲動容其憂國愛主之誠如此李鴻章之官翰林急思樹奇烈獨擬疏論安徽防守請上之命下以書生辭不可瀕行拜老母堂上痛哭不能興故君子悲其志徐啟山者字鏡溪六安進士也官工部主事選沔河同知調開封北河加知府銜河決中牟改通判病歸賢基疏起參軍事及退舒謀死守縣令備輿從趣走叱之未幾令遁練勇逃璇源館者賢

武大圖書館 60754

基行館也戶外方池水清絕兩人度城陷死焉當是時巡撫江忠

源至六安桐城張勳乞師至聞兩人語泣且從不許亟令馳六安

兩人則手竹竿度池水題壁上從容談笑如平常詩有笑指璇源

勳泣下別去寇入城兩人衣冠坐池上湛而死啟山性耆義嘗

輯朱子年譜行於時當守舒時鄉人勸之返答曰此身既出義當

視欽使為存亡某年十四五已澈此即烏敢臨難猥折自盪其所

守哉贈道銜祀賢基祠勒題詩祠下

江忠源列傳玉山 鄒漢勳 劉世鈺 江忠信 李本仁

江忠源字岷樵湖南新甯舉人也少英峙豁達喜六博不屑事繩

檢里亡賴嘗窘之同里劉太公者異其才輒覆解以為奇士已客

京師嘗從容語曾國藩新甯青蓮教作亂端兆矣歸則結鄉人繕

兵仗雷再濬反一戰楮其巢湖南鄉兵自此始論功擢知縣謁選

京師復語國藩曰治務苞荒難未已也方海內承平朝野安樂聞者多目笑之踰年李沅發變作又踰年洪秀全起廣西大亂徧天下矣忠源之選麗水至浙也攝秀水活災民數十萬人喪歸咸豐元年賽尙阿督師廣西疏往則將楚軍五百人以趨鄉勇遠征自此始既至副都統烏蘭泰賓禮焉忠源則直血誠贊其事初鄉勇至廣西敵甚寇劇官軍數萬莫敢撓忠源亦堅壁不戰及濠則開壁大呼斬首數百級烏蘭泰拊掌笑曰君等詐楚軍敵如何哉烏蘭泰者性侃直自將與向榮忤忠源曉譬之烏感動下榮卒不解大軍蹙寇永安榮獨建議弛其北忠源請環殲不聽則疾歸寇果北出犯桂林四總兵戰死烏大哭刺臂血入援忠源涕泣募千人疾馳烏已中礮死自是獨將亡聊賴寇趨湖南血戰蓑衣渡挫之請環攻不納長沙之役苦戰奪要害復請殲城下寢之督師徐廣

縉次湘潭再請截賊衝不報寇遂絕洞庭陷岳州橫江而東方寇之越洞庭也旌旂帆檣蔽江千里忠源痛吾謀不見納悵然不復欲東湖南巡撫張亮基使將遂破晏仲武殄徵義堂寇於湖南累擢巡守道明年春署湖北按察使復膺劉立簡陳北斗於通崇閒當是時寇已長驅陷江甯謀北犯 特詔幫辦江南軍忠源拜疏赴江南道平廣濟之亂淮上告急復趣救鳳陽未赴而寇已泝江西上江西大恐巡撫張芾者陝西人也乞援遂自九江三日抵南昌寇環壁巡撫集將吏堂下朝服禮忠源堂上抗言曰芾書生不知兵請文自知府武自副將以下歸江公節度不則生死惟公雖芾亦惟公是命再拜舉 王命旂牌授忠源詞色忼愾將吏皆動色忠源再拜受之則下令火城外廛廬督戰坐城樓礮碎僕從頭不下寇穴城忠源輒鑿隧逆之城崩八十丈復完自寇破武昌入

安慶陷江甯往來數千里至是獨死傷重積不能拔圍攻九十六日解去寇既去南昌則西軍犯湖北忠源復還軍躡之至田鎮一日陷自劾奪四階未幾遂拜巡撫安徽之命復詔相緩急去畱蓋至是朝廷特破格假便宜忠源益自發舒以天下爲已任矣方忠源之拜命湖北也念武昌可自保而淮南新建省特危法當經營淮南邊寇北遂拜疏列狀自湖北之廬州湖北巡撫挾其軍不遣忠源遂帥餘卒二千饋雨東將卒苦奔波多死忠源亦遘疾浸危至六安而寇已陷桐舒團練大臣呂賢基殉城死吏民遮道畱六安不可則昇疾達廬州部未定而寇已至初廬州知府胡元煒陰降寇具道城內軍實多團勇萬人勝城守請速東忠源則以千人守六安自將數百人入廬州廉其詐欲誅之而未發也越日寇已逼廬城忠源則強疾臥譙樓誓守城周里二十有六主客

兵不滿三千寇眾十萬人穴地道忠源列鉅甕城下瞽聽之聲則
鑿道破其穴穴屢敗而攻益嚴援將壽春鎮總兵王山道戰死它
援軍十數壁不赴寇環攻逾月將遁矣而元煒以糧竭告則復闕
隧道陷水西門墮之方堵合而寇已自南門階而入質明霧箛箛
左右血刃擁巡撫行忠源憤拔佩刀自刎左右抱持之被七創死
士負而趨嚙其項自湛死從死者布政使劉世鈇李本仁是爲咸
豐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也忠源少任俠與人交生死不渝嘗試京
師其師湘鄉鄧鶴齡同年生武岡曾如鑪陝西鄒興愚皆客死忠
源走萬里返其喪始見曾國藩縱譚竟日旣出目送之歎曰平生
未見如此人當立名天下然終以節烈死 文宗卽位疏薦之忠
源遂奉贄門下在軍持令嚴肅推赤心待將士將士靡不樂其誠
征廣西時侍衛開隆阿者負奇勇時射虎山上負而歸所稱打虎

將者也忠源長揖見嘽之一日開圍急忠源亟怒馬疾馳寇大奔並轡返所部親卒千書死勇爲別戰則短衣匹馬陷寇陣未嘗乞助於人居圍城夕輒踔城上見軍士食苦呼七箸陷之曰巡城饑與公等一同此味耳其守廬州更廬金鼓無常度寇薄城鈎挽之穴則隧城中薰漬絕其道始廬人多降寇忠源令壯士陷之及戰降卒數百人皆倒戈擊殺寇大奔於是奸民乞降皆不納而料敵尤神一夕城上大驚寇且自南門入令曰火光燭天此疑兵也賊且攻北門矣急馳北門賊果入軍至帖然始至廬州寇勢岌居民日夕莫敢眠彌月輒酣臥達旦曰江公在此無患也一日坐軍帳語幕寮曰此城無它患獨水西門河淺寇先踞儻穴地自河入城其殆乎則自將壁西門 朝命陝督舒興阿救廬州壁壽春不進忠源日七牒乞援知州金光筋泣而爭移壁距城六十里終不至

死之 上震悼贈總督諡忠烈祠祀三省閒忠源恢奇多大略既
奉 命幫辦江南軍則抗疏言軍事反覆數千言略曰粵寇之亂
用兵數年靡餉已二千萬人無固志地罕堅城貽誤至今可爲痛
哭臣出入鋒鏑於今三年謹策其大端惟 聖明財筭一曰嚴軍
法法者將之所以馭眾使之出入生死而莫敢逾者也將不行法
是謂無將兵不畏法是謂無兵軍興以來全州以失援陷而左次
相仍道州以棄城陷而潰逃踵接馴至岳州設防不能爲旦夕之
守九江列艦不能遏水陸之衝豈有他哉畏賊之念中之也夫人
情孰不哀死而樂生而軍令獨舍生而就死將致死則謀自生士
致死則氣自勇是所殺者不過一二人而保全者千萬人也額勒
登保之平教亂也嘗言賊遇兵必死惟戰乃生兵遇賊必生惟戰
乃死故賊常致死於我而我不能致死於賊粵寇之戰也驅新附

於前而以故黨乘其後卻則擊殺乘之故寇之退也必死而進乃
生我之退也必生而進輒死不待戰陣而勝負分焉已誠欲反怯
爲強則莫若易寬爲猛 皇上執法以馭將帥將帥執法以馭偏
裨偏裨執法以馭兵士避寇者有誅不援者有誅未令而退者有
誅法令既嚴軍聲自壯此討賊之大端也一日撤提鎮承平既久
宿將彫亡提鎮大臣積資可待位尊則意爲趨避偏裨不敢與爭
權重則法難驟加督撫不能擅決夫人情當齒壯官卑之日輒思
奮發爲雄位高則進取念衰必不能踔厲以赴時會且軍家規制
惟提鎮獨操進止之權提鎮之纛一麾莫不從風而靡不則坐以
失機繩以節度掩其罪戾使莫自伸此事之極不平者也且軍興
數載饋餉滋艱提鎮所需較副參懸絕哉一提鎮養精兵二百而
有餘抑奚取以有限脂膏奉此無益之提鎮爲哉誠擇一二提鎮

深明將略者統御其閒餘則悉歸休致副將以下量擢其才此整軍之要道也一曰汰冗兵選兵之道膽氣爲上堅樸次之技藝又次之何則戰陣與搏鬪異旌旂駘目金鼓震耳膽怯則心動心動則神茫神茫則五官百骸舉失其常而莫能自主質實耐苦之人令進則進令退則退其身聽命於將而不知它浮怯之徒無事則趨踰觀美臨陣則逆繙旁皇論功則鑽刺以圖美官遇敗則推諉以逃咎戾宜汰者一也軍興日久征調頻煩或老羸備籍坐耗資糧或部曲散亡驚魂未戢當此餉糈匱絀豈容更益虛靡宜汰者二也誠救各營將領討部曲而嚴察之氣充膽壯者備攻勦樸實堅苦者備屯防舍此二端盡歸釐汰此致強之急務也一曰明賞罰勝有賞敗有罰此亙古不變之常經也願勝有賞而賞非勝則不如無賞敗有罰而罰非敗則不如無罰無賞無罰人猶冀有賞

罰之時賞非其功罰非其罪則懲勸之用乖怨讟之聲作而軍事不可爲矣軍興以來戰勝有功固邀賞錄左右侍從獎敘尤多且羣寇從衡蔓延六省未嘗行一失律之誅按一縱寇之罪勝敗本兵家之常主兵者每言勝而諱敗功過本無妨互見主兵者輒匿過而言功治承平天下且不可而況危亂之世哉夫軍中賞罰未可一概論也戰而勝固當賞顧或雜然旅進取斬級以冒功或追擊方殷貪貨財而小勝則當罰戰而敗固當罰顧或邁勇先驅後援不繼或大軍已卻一將獨前則當賞且同一賞而厚薄攸分同一罰而輕重殊絕獨賴爲帥者功罪爲差迺可權衡悉當今大帥據營將之言營將恃左右之口功罪之實非採訪所能知好惡之心因毀譽而多舛求其是非明翕洽乎人心自非開誠布公何以慰軍士之心而振波靡之習此風氣不可不急爲振拔者也一日

戒浪戰用兵之道能守而後能戰能制人而後不制於人能避賊之長而後乃可用吾之短臣自廣西以來深觀賊勢結營則因地築壘環以深濠置陣則正兵敵前奇兵旁襲止則遍購徒黨伺吾虛實以廣其謀行則遙壯聲威乘吾張皇以聘其術故嘗以爲賊之止也宜扼要以斷其饋濟嚴兵以截其奔逃賊之行也宜逆擊以遏其鋒設伏以撓其勢乃我之圍賊也不嚴守而攻堅其追賊也不截歸而尾擊小有挫失士氣先頽此兵法不可不急爲變計者也一日察地勢地勢者非僅圖史所載山川一定之險也視賊出入之迹而先爲之防察賊分合之機而遙爲之制則雖漸車之澮數仞之岡苟形勢在所必爭卽事機不容或失全州蓑衣渡之戰寇焰已摧宜連壁河東斷賊右臂道州之役寇鋒已挫宜分屯七里橋扼賊東趨官軍旣解長沙則宜堅壁龍回潭土橋頭使賊

不得西犯它若道州蓮濤灣死地六十里而縱之使生湘陰臨資口岳州城陵磯皆必爭之區而縱之使遁禍機在咫尺之間流毒遂在千里之外此敗輒之不可不引爲深鑒者也一日嚴約束殺賊所以安民安民乃可殺賊將出令而兵不譁兵奉令而民不擾則節制之師也粵寇慘虐不可勝言然擇肥而噬窮簷不暇搜求或乃僞結民心多償市直愚氓猥闖感慕不遑兵則攫取姦污窮戶且難倖免夫以盜賊而偶施小惠小民且有恕詞以官軍而行同盜賊小民能無怨毒且近時軍旅兵勇兼資然名隸籍中猶可按圖而索惟長夫估客游蕩無常往往僞託營裝恣行淫掠鄉民畏懼莫敢誰何此輩嗜利輕生散處必多不靖應敕諸營首嚴防制備冊時稽犯則軍法按行絕其牙蘖此結民心甚後患之要圖也一日寬脅從粵寇徒黨喪亡實多煨燼之餘類多附脅平昔會

徒盜賊寬典相蒙監禁軍流乘時放逸命爲前導尤所甘心凡此
法無可寬自爾獲焉必殺至若良民驅迫防禁未伸骨肉羈縻依
違旦夕此中進退維谷之忱艱苦顛連之狀每一念及輒用隱傷
宜敕各營刊示射達寇屯臨陣建免死之旂令其投戈以赴矜彼
無罪曲賜保全旣可用謀以探賊情復可用間以攜賊黨此尤好
生盛德討賊機宜之大權也行此八者破格以攬奇才便宜以畀
賢帥擇良吏以固根本嚴綜覈以裕餉源如此而盜賊不滅盛治
不興願斬臣首以謝天下 文宗嘉納焉不數月遂拜安徽之
命旣歿猶 手詔下羣帥法其言守南昌時嘗上疏請四川湖南
北三省造戰艦練水軍寓書乞國藩堅其任及撫安徽復馳書呂
賢基周天爵欲募廬鳳穎三府健兒擇豪傑爲將備東征厥後曾
國藩精水師創淮軍以定天下其論皆自忠源發之也始忠源處

承平獨以書生創鄉兵平土寇出疆討賊爲天下倡其識略實爲中興羣帥冠冕當烏蘭泰之死頗自傷位卑不欲任軍事及奉詔幫辦南軍卽夕草家書萬言處家事末曰吾所言止此此後爲國討賊毋復以家事關我矣薨時年甫四十有二無子歿後子孝棠始生廬州人哀之祠祀大蜀山寇至宵分列炬數十里劍槩聲相摩寇大驚遁去喪歸新甯寇圍攻七日見藍幟軍始敗退藍幟者故忠源部時實無此軍也方忠源之死廬州也將吏多死殉而鄒漢勳爲獨烈漢勳者字叔勛新化奇士也家世樸學治訓故樓上十年比壯困童試最後學使舉三江九江攷試諸童漢勳獨累數千言請益卷學使者大驚乃注學官籍於是漢勳名大著貴州諸府志皆屬焉咸豐元年旣還郡邵陽令虐其族漢勳直之令怒羈諸獄黃文琛者漢陽任俠士也攝寶慶府事聞漢勳獄大驚思

出之而未有以發也會競渡開閣讌賓寮邵陽令以下咸集獨虛
上座顧左右鄒先生安在使使持太守刺逆之令督鄒先生卽漢
勳則內慙失色太守爲弗知也者數使使備輿馬趣鄒先生使者
數輩直詣邵陽獄逆先生出久之鄒先生衣敝衣乘輿馬至太守
躬出轅門外道之入趣令坐上座一座大驚旦日劾罷令漢勳遂
以是年舉於鄉又二年竟死廬州之難初忠源之守南昌也國藩
令江忠淑及漢勳將千人以赴圍解漢勳擢知縣遂從忠源徇六
安而東寇穴廬城鼓而上漢勳擊卻斬其酋疏上擢同知直隸州
賞花翎忠源死漢勳立城樓痛飲左執杯右手握佩劍大呼殺賊
斬數人被創血淋漓項折死士彊以跳不可死之贈道銜襲雲騎
尉附祀忠源祠始漢勳之生也母夢虎而寤幼讀書茫日夕衣垢
不自知兄弟相師壹務勵名節敦氣誼館入數千金悉購書濟人

急家無甌石弗顧也少負奇質幼佐伯仲譜左氏博物山經稍長
卽躬纂六國春秋天文方輿書數之屬撰貴陽大定興義安順四
府志凡二百五十四卷疏闡經史古文詞都百六十四卷藏諸家
當廬州之亡池州知府陳源克參軍事大吏謂且死卹焉源克官
翰林誼甚高無實故不著忠源之困廬州也族弟忠信帥死士懷
鏹叩城入忠源義之積功至湖南參將加副將銜六年巡撫福濟
規桐城提督秦定三壁欄杆山彌月不戰寇援集環焉當是時總
兵鄭魁士新拔巢縣至桐城屯三十里不進忠信爭不得則率所
部摩寇壁縛其帥斬之寇大驚而忠信忽中槍死於是諸將益憚
寇不能軍明年春三帥軍輒潰

李續賓李孟羣列傳

胡廷槐
李續燾

鄒玉堂
彭祥瑞

蕭開甲

伍成功

李續賓字迪庵湖南湘鄉人也身長七尺騎射爲豪羅澤南講業

湘鄉獨折節受學咸豐二年澤南始練鄉軍以續賓將三年至江西克太和安福還軍湖南克永興四年曾國藩東下抵岳州寇西犯續賓從澤南禦之鄉勇千寇眾且十萬暑戰破寇壁數十岳州平遂下三城克武漢大破田家鎮田鎮者武昌門戶也江險迤南岸半壁山對峙寇屯踞南北鐵絙聯巨艦截之諸將攻山者才二千六百人兩岸寇且十萬鄉卒惴而奔馳斬赭其巢水軍鼓火斷鐵絙燬寇艦萬數好事者至摩崖紀績云當田鎮既拔陸軍分南北岸以東總督楊需攻北岸續賓從澤南會塔軍剿其南國藩將水師橫江東討楊需不能軍寇寢北於是續賓合諸將北渡江掃廣濟黃梅南會師攻九江不下則東剿湖口敗寇梅家洲北軍大奔水師敗別將陷入彭蠡湖江甯寇益縱羣酋西上武漢再陷南軍孤立九江臨淮大將臧紆青期會師戰沒羣帥憂之續賓輒中

夜涕泣不能俯仰五年春國藩至南昌饒廣告急復從澤南克廣
信城及四縣東路既定則還軍援武昌大破寇義甯克通崇蒲咸
抵武昌巡撫胡林翼大喜無鉅細諮澤南續賓乃行澤南薨續賓
遂代將寇乘勢逼我師則益討兵實厲軍鋒諸將翕然無間於是
剗寇壁破其援掘塹引江水防潰逸遂拔武昌漢陽湘軍復振則
渡江克黃州轉而南克大冶興國大軍再薄九江寇將林啟榮者
堅忍能得眾踞九江數年用小池諸城相犄角與皖寇爲援我師
久環攻喪大將塔齊布不能拔國藩屢招納拒焉續賓軍再至則
掘濠塹困絕之城內外燧柝寂然潛薄則槍礮雨下塹成援寇至
破之初水師之敗江上也寇大塞湖口堅壁梅洲石鐘山造浮橋
鐵鎖環巨礮於是水師有外江內湖之別續賓謂諸將曰湖口不
拔九江不可得也則遣將攻梅洲揚帥所部建旗鼓征安慶夜伏

湖口城背山詰曰水軍戰城下續賓鼓角拊寇師於是湖口梅洲城悉拔水師合則還軍圍九江穴地盾而趨遂拔九江磔啟榮斬馘數萬九江既克威聲動天下 天子嘉之拜浙江布政使賞黃馬袿加巡撫銜奏軍事當是時湖北江西大定江南大將張國樑圍江甯益急寇思縱橫皖浙撓我師勝保袁甲三屯淮上不能制則日夕望續賓來援浙士大夫官京朝堅請蒞浙江保其圍而李孟羣軍潰廬州李孟羣者字鶴人河南光州人也八年秋以安徽布政使攝巡撫守廬州師潰 朝廷則命續賓幫辦安徽軍合都與阿援廬州已克太湖潛山則分都軍壁安慶而自將克桐城時廬州已陷大軍壁舒城寇遁續賓所將裁六千甫一月深入五百里所過無畱行都軍袿安慶不得進寇旣破江北大帥德興阿殺翼長溫紹原勢絕張或議曰今久行軍疲屢勝則驕克城畱守不

足爲聲援不守則後路虛且塞此危道也公宜還桐城合都軍攻安慶則水陸相依安慶拔然後合軍北討此必勝之道也續賓負重名恥退且攻城非旬日可下亟思壁廬州蹈寇瑕遂不用其策而發書湖北請濟師胡林翼喪歸官文得書笑曰李九所嚮無前何攻之不克豈少我哉徧示司道皆以續賓用兵如神無所用援師續賓雖請援亦不肯畱軍示怯則進壁三河三河者距廬州城五十里地淤塞寇築城扼鉅道列九壘環之續賓大戰破九壘俘斬七千人軍傷亡逾千始懼趨後軍未至而陳玉成合捻十萬圍我師將士狂常勝聞敗則大驚副將劉神山參將彭友勝游擊胡廷槐鄒玉堂戰死續賓躬搏戰不克則堅壁保其屯或請突圍出歎曰軍興十載將帥輒遁走喪國威吾在軍數年每出輒誓死今日固必死願與諸君決死戰則上馬開壁擊殺數百人夜二鼓總

兵李續壽副將彭祥瑞衝壁出寇遂踞其壁決河斷我軍續賓具
衣冠北拜取 朝旨及 批摺流涕火之曰毋使 宸翰汗賊手
也則躍馬入寇陣死之咸豐八年冬十月十日也續賓沈毅淵默
廣坐闐然他將或忼愾矜氣節續賓笑曰事由心定毋張皇也始
從澤南軍循循弟子列嘗攻岳州軍失利寇逐之續賓左右才數
人獨從容緩轡覽羣岡寇疑不敢逼軍合策馬大呼斬寇將躡擊
十數里乃還明日塔齊布案其軍與語大悅曰此名將也續賓由
此知名初渡江征廣濟與塔齊布踞地逼寇屯礮焚集兩人譚笑
如不戰忽躍起大呼所當輒靡遂復廣濟黃梅水師之敗江上續
賓憤起將千人北渡攻小池不克歸而塔齊布獨不返續賓涕泣
急渡江死戰索之塔還乃止在軍號令嚴肅萬幕無譁師行禁州
縣供謁軍湖北時胡林翼以萬人隸麾下輒歡鼓如歸故七年之

開克名城四十大小六百戰所向無前軍餘輒取飲羣帥雖鉅萬不一私寇至則人脆已堅糧械則人善而已甯窳克九江迎養父報曰軍事方殷兒當壹意圖國毋倦倦老夫也續賓執書泣竟日將之皖痛哭曰吾不復見父母已左右皆哭旣歿舒桐潛太復陷都興阿退保宿松又二年張國樑遂死丹陽之難東南不可爲矣故續賓之歿 顯皇帝流涕詔曰惜我良將不克令終尙冀忠靈不昧生申甫以佐予也贈總督敕四省專祠謚忠武併男爵錫其子光久舉人員外郎初續賓師至誅僞吏特嚴克桐城時有酆謨者膺僞命討之於是僞官大愆三河之敗諸僞吏蓋有力焉特附其說告後世治大軍謀制敵者初孟羣之起也以進士用廣西知縣巡撫周天爵器之四年國藩治水軍長沙孟羣以道員將舟師來會武昌之陷父卿毅攝按察使死焉孟羣則大痛以復仇誓死

七月水師大敗城陵磯軍幾覆逾月孟羣捷城陵逐寇二百里至嘉魚水師復振八月湖北軍攻漢陽關不戰潰孟羣要擊寇乃奔鸚鵡洲之戰薄暝燬岸屯燼羣艦還破漢陽屯大軍遂克武昌孟羣疾馳卿穀所哭殮之左右皆掩泣莫能仰視水師之敗湖口也寇復犯漢陽武昌大震五年正月孟羣帥戈船援漢陽舟敗遂將陸軍屯金口三月攝湖北按察使越二歲除眞當是時武漢再克江南寇陷大營犯廬州 朝命將二千五百人以赴遂拜安徽布政使道羅田克英霍而東八年春馳解固始定商城還軍克六安福濟歸翁同書爲巡撫未至 詔孟羣攝之則進壁麻埠寇來攻總兵蕭開甲知府伍成功戰死攝撫事十日廬州陷自劾用孤軍壁廬西長城飛書乞續賓來援續賓死孟羣益孤弱勝保軍淮上劾之九年二月六安陷寇進逼長城孟羣死守十數日寇八萬我

軍才三百人屯陷拔佩刀自刎不殊入城大罵求速死陳玉成盛
供設勸之降則絕粒不食孟平者孟羣母弟也既潰失孟羣思一
見訣之玉成諾越四日不至則賦詩述其狀楷錄白絹開方媪者
桐城人也察其誠屬曰媪出持此報大營當於泉下相報也則從
容自經死方媪悲之乞屍奉絹報大營得其狀如此孟羣之生也
大母夢赤虬自天互臥室及生鱗被體奇之在軍雅歌賦詩豁達
自喜武漢之克降寇髮數寸輒貫之既獨將兵多饑細軍屢潰淮
南北赤地千里益遂困憊不可支卒乃怗愾悲歌父子相躡死王
事君子哀之方孟羣之死也羣帥循例言刃賊沒於軍諡武愍同
治元年復賜祭祀廬州卿穀謚愍肅死百二十日乃殮面如生初
孟羣攻漢陽不下李鳳貞者河南李氏女也精武事孟羣禮之寇
壁城外環七濠總督懸巨金募死士不拔鳳貞請之乃命將將其

軍戰五捷統將中礮死師奔鳳貞車裂死軍憤遂復漢陽城

鄧紹良周天受列傳

戴文蘭 天孚

師長 福咸

沈福謙 梁鵬

周天培 徐榮

鄧紹良字臣若湖南鳳凰廳人世儒紹良獨弃書官把總擢守備李沅發反新甯帥五百人躡寇蠻洞聞寇險拒則潛軍譟而馳寇藉死遂俘沅發砑京師擢都司賞花翎號揚勇巴圖魯洪秀全之壁大黃江別寇數萬人來會紹良驅鐵騎衷寇翼躡之寇大奔遁去咸豐元年夏追至永安斬其酋擢游擊寇略桂林犯長沙從向榮躡擊抵城下巡撫張亮基要入城守焉寇隧西南城崩躡而入紹良帥壯士大呼截城闕礮丸洞右臂斬馘百數十城復完寇環攻八十日始去加副將銜御史陳慶鏞爭之乃擢總兵加提督銜三年從向榮至江甯拜江南提督以八千人壁鎮江軍潰奔丹陽奪官還江甯遂自雨花臺薄城下斬首數百級復以五百人援東

潮單騎入寇壁逐之四年克太平破寇於采石遂壁黃池扼徽甯
寇掩至敗之逐北二十里予三品階五年二月寇略黟陷婺源福
建汀漳龍道徐榮戰死漁亭下 朝命紹良以師往援兵至皆將
之則簡銳師匿諸隘用數騎陷之寇來攻伏作遂克婺源黟下石
埭蕪湖復提督銜六年春江南大營潰 特詔援揚州磧兩北渡
江城已陷環攻六日躍而登遂克揚州拜浙江提督幫辦皖南軍
寇陷甯國府則疾馳七戰皆捷馘汲道堅壁挫其師逼濠始開壁
斬馘數百潛軍薄城下克之初浙江巡撫何桂清奏割皖南鎮道
隸浙江專奏報治軍如臺灣制江南軍倚浙饒徽甯警輒遣將往
援鄧紹良周天受之徒皆敢戰防皖南死以爲皖南者浙江門戶
也紹良旣克甯國則以甯國蔽浙江而涇實皖南喉吭遂屯兵扼
其衝堅守二年寇環攻不得入全浙晏然八年春進壁灣沚鎮寇

數萬壁黃池紹良馳往大破之浙江告急復遣將往援軍益弱悍寇六萬環我師糧竭餓殍千人不能戰紹良乃涕泣具衣寇北拜自燔死總兵戴文蘭殉焉贈太子少保諡忠武紹良性寬博壁鎮江時軍掠不復就營壘旣敗法當斬 朝廷貫焉至今鎮江士大夫猶病詬其寬而頌余萬青軍律然紹良卒以慈厚結其軍旣黜所向輒捷其死尤爲皖南人哀思妾楊氏以喪歸舟次錢塘家人趣之返及夕死焉周天受者字百祿四川新都人也初從向榮征廣西湖南北四年紹良勦太平甯國天受實從大破寇青陽城下逐躡至石埭敗之五年遂合諸將克婺源休甯石埭平徽州六年勦祁門南陵涇數月閒苦戰皆捷江西寇犯徽州陷休甯黟天受自南陵卷甲大戰解徽州方克休甯黟而涇復陷則東軍疾戰克涇城是歲江南大營潰向榮薨和春代爲帥七年正月復西軍防

徽州寇屢犯祁婺黟石開參將師長鏹知縣梁鵬皆戰死天受往來馳剿皖南賴之八年正月討南陵大獲擢漳州鎮總兵加提督銜幫辦浙江軍遂入浙專金處防躡武義永康縉雲宣平克之紹良之死黃池婺源復陷 朝命張芾以三品京堂督皖南軍天受還皖南擢湖南提督九年克祁門寇踞涇圍南陵犯甯國天受擊破之再復婺源軍復振 特詔督甯國軍是歲仲弟天培死江浦十年三月江南軍再陷和春走死蘇州寇益恣皖南莫能制天受復西軍援歙大捷叢山關六月張芾罷江督曾國藩督皖南軍天受歸節度未幾甯國陷天受死之初國藩渡江壁祁門寇圍甯國城數萬天受兵才滿千國藩新至祁不能救天受獨死守三月援絕糧益匱莫能炊於是太息謂諸將率精兵自南門出躬策馬送之既出匹馬返城中將士哀請卒不出薄暮城陷死焉咸豐十一

年八月十二日也天受爲將好整暇寇至踞胡牀若無事然逼則從容出擊流民至資資如所往雖女婦謳思弗衰張芾故文儒天受獨敬事維謹其守甯國不能保廣德固浙邊爲浙人訾謫奪職然天受死李元度守徽城一日陷國藩困祁門懸佩刀軍帳誓死殉旣久乃全軍江上故君子哀之復官贈太子少保銜天培官湖北提督八年德興阿之棄浦口也寇遂陷六合而南和春亟命天培屯浦口扼其吭遂合張國樑三捷破九洑洲築濠塹犄南軍九年竟戰死季天孚官參將十年守金壇城陷死焉三人者皆未壯詔俱謚並祀新都自紹良之亡張國樑周天受復相繼死張玉良亦死浙江向軍良將盡矣故世輒謂向榮能知人云初李元度之擢皖南道也署道福咸駐甯國將受代寇至誓守焉天受旣死福咸戰南門創墮呼僕曰若奔祁門告總督吾死矣遂死之福咸

者大學士蒙古倭仁子也倭仁講學負清望福咸以拔貢擢鹽巡道於江南攝皖南道沒贈按察使銜方紹良之被困也餘杭人沈福謙者方歸疾馳返或止焉笑曰鄧公厚我義不能苟活也則閒入紹良大驚曰若來胡爲者強之歸還賊死徐榮者漢軍進士也初貧甚歲莫所蓄三十金或負債鬻妻泣甚舉所蓄罷之守紹興時創蠕堤至今利賴不絕

贊曰天爵續賓古所謂剛者耶方天爵督師淮上所捕斬殆三千人當是時淮上幾不反歟牴牾廣西以歸帥之道務駈策天下知勇而已無與焉續賓旣拔九江威震江表卒迺之進而之退之死而不樂之生以圖吾成古烈丈夫輒類是然觀古君子任軍國之鉅不惜叢詬恥要成功其誼抑何遠哉忠源旣受命撫安徽憊疾不任戰城陷乃殉夫豈忼愾一死以徇名者所同年語哉吾過

其祠未嘗不流涕太息也

197-1. 21. 1188 1481

安徽將吏第二

江表忠略卷五

全玉貴黃鳴鐸列傳

何朝亮 朱景山 王舟
蔡鏗 濮煒 孔憲天

全玉貴貴州鎮遠人也少落拓從征廣西衣白襦褶白標謂勇冠其曹烏蘭泰大奇之曰此將才也使獨募壯士三百人為別將田學韜者湖北勇士也名與玉貴埒烏蘭泰得此兩人為左右翼輒先登烏軍用此名天下烏蘭泰戰死桂林學韜亦前死玉貴入湖南禦寇道州偽王楊秀清者狡桀負謀略羣寇所視為進退者也既入道州提督余萬青棄屯走屯中富金幣玉貴太息曰此所謂齎盜糧者也且吾獨安忍棄此逃哉則堅壁不去寇猝至軍孤左右皆戰色則閉軍屯內不聲獨匹馬橫矛植橋上寇聘貽橋下不敢趨則謾罵大呼曰吾一人立橋上所擁眾不鬪者非夫也秀清大驚躬立馬視良久顧左右喏曰此將恆白袍所向無敵且彼大

帥在一將獨出立橋上何哉亟麾赤幟返其軍玉貴疾飛騎以報萬青乃從容按轡返一軍晏然總督大喜上其圖用是白袍將之名聞天下方萬青之遁道州也和春見玉貴叱賊狀及攻廬州則騰牒向榮乞之告巡撫曰此勇將也亟命以副將攝總兵壽州僞英王陳玉成之踞廬州也城外連屯數十里玉貴至扼賊吭壁焉寇屯逼則帥死士哀寇屯戰且築壁成寇吭絕十餘屯輒下則帥大軍逼城下蹙之已輒中礮返壽州歿于鎮廬州人祀之或曰玉貴之戰也屢敗陳玉成王成祥北墮隧死何朝亮者廣東香山人也始以壽春鎮游擊攝總兵從江忠源守廬州自將勦鳳陽巢縣和春之攻廬州寇圍急救之比出朝亮竟戰死諡勇烈黃鳴鐸者亦壽春總兵也十年冬苗沛霖將叛檄壽州練首赴下蔡領旗孫家秦專城防不赴徐立壯益捕其黨斬之於是沛霖仇孫徐十一

年春入犯巡撫駐壽州則檄鳴鐸將水師逆擊賊益增黨圍北門焚掠百餘里巡撫殺家泰立壯謝之賊環攻不去於是總兵慶瑞博崇武尹善廷咸貳乃亟罷鳴鐸以博崇武代之九月三鎮助沛霖攻南城陷之守將朱景山戰死鳴鐸守北門疾往劫狀道官紳刃擒陷壽城截耳火其髯終不答則生致下蔡裂之母妻若子皆殉死都司王舟驅練勇入援聞變自刎死焉又二年沛霖叛鳳臺令蔡鏐死之蔡鏐者字舒軒貴州石阡拔貢生也用知縣署太湖望江攝鳳臺沛霖敬之時巡撫唐訓方駐臨淮軍疲鏐答沛霖之必叛也羈屬焉同治二年春沛霖大舉犯壽州道殺穎上令濮煒巡撫檄鏐往說罷之鏐單騎逆諸道沛霖大喜如平生歡夜就寢忽叩關縛諸市鏐瀕死形色夷然於是苗練號百萬圍壽州中原大震六月外委邱維城開城降攝鳳臺知縣孔憲天復戰死初江

忠源之守廬州也。鏢帥仲子汝筠助城守，城破，鏢創顛。汝筠獨揮殺沒於陣。汝筠諸生性任俠，五歲誦六甲兵符，弱冠徒行數千里。省父貫賊中，卒從父以死。鏢負奇氣，善書，太湖望江士大夫至今得箋幅皆珍藏，不置。當壽州之陷，知州毛維翼者爲賊獲，矐其目。降之死事，上贈道員，而維翼實不死。十月沛霖死，蒙城苗練大定。後數歲，或見之六安城云。

何桂珍金寶樹列傳

喜瀛 劉玉豹

駱秉彥

金肇元

何桂珍字丹畦，雲南師宗人也。咸豐四年，用翰林侍讀授徽甯池太廣道。當是時，安慶濱江皆陷沒，省治徙廬州。副都御史袁甲三軍臨淮，巡撫福濟軍廬州。桂珍謁巡撫之官，不克渡，乃令募鄉軍。別將饒詘得二百人，至霍山，集練勇三千，厲軍法。李兆受者河南捻帥也，有眾數千，縱橫光六。莫能制，桂珍既至，霍十月大破兆，受

於城東躡擊至麻埠檄商固鄉軍截其北金寨練勇壁其東躬帥所部遏其西捻大愬兆受遂與馬超江降散脅從萬人餘悉歸節度鄉人大喜輸糗糧牛酒勞我師初福濟和春檄桂珍援廬江檄未至城陷奪其官軍民邑甚曾國藩之率楚師而東也拔武漢圍九江威聲動江表桂珍故與國藩善甲三欲令通楚師桂珍亦牒國藩言其狀國藩白諸朝趣西軍至蘄水縣令挽之已九江軍大敗羣寇復西上陷武昌國藩崎嶇入南昌江淮道塞桂珍用孤軍轉戰濶霍間五年正月克蘄水拔英山斬寇帥田金爵福濟遂令壁英山桂珍出師凡八月支白金裁三百兩士卒及民團從者三千人益兆受降軍空無食始人餉麪日一斤遞殺四之一且匱而寇來滋益多饑卒轉戰不少休五月軍遂潰桂珍徒行泥淖中鄉民輒流涕進食桂珍瘦發不能軍初兆受之降桂珍請福濟羈

以官不聽至是糧絕匱望焉卒感其忠不忍負未幾超江被殺兆受乞拘仇弗獲則大恚設位受弔爲超江復仇於是捻黨羣集皖豫閒爭言兆受且反購其頭千金兆受詣桂珍白不反桂珍撫慰之稍戢矣而福濟獨露版達兆受所抵桂珍屬斬兆受絕其患而桂珍不知也兆受旣獲書謂桂珍賣已陽置酒高會而伏兵英山小南門火其尸左右四十七人皆從死咸豐五年十一月三日也桂珍甫冠入翰林督貴州學還直上書房增輯大學衍義書躬繕入文宗嘉納焉屢疏論琦善牛鑑不宜任兵師以是屏諸外及至廬州謁巡撫侃甚巡撫嘆焉靳僕以廬江陷奪其官復令殺降趣之死天下哀之國藩旣克金陵乃抗疏白其狀賜祭葬諡文貞年三十有九沒時白氣如練蟠屋上久乃闐然兆受之叛也復降易世忠擢提督罪罷歷二十年安徽巡撫舉他事殺之又二

十年其子復以非罪死桂珍既死六霍閒無大將其明年六安知州金寶樹復以秦定三之陷死焉金寶樹者字仲珊元和進士也官湖北知縣改安徽攝和州地被兵憊甚乞免稅活之仲子肇元者吳中奇俠士也方省覲寇至總兵劉玉豹鶴翔及水師來援寶樹合羣練三萬大捷駐馬河進壁香泉集水師去寇來攻二劉戰死眾驚怖肇元獨揮刃當賊鋒寇大敗寶樹振旅而還六年移六安捻至蘇明以州役貳夜納捻帥襲城入寶樹襲斬之城乃晏然論功擢同知直隸州 命下死初提督秦定三之守桐城也糧匱七年春巡撫以豫糧六千石濟之舟次潁河爲捻掠定三軍潰次六安寇躡至二月寶樹與參將喜瀛巡檢駱秉彥將五百人逆諸郊戰甫合別寇閒入城遂陷乃還次卅里鋪集鄉軍萬數千人丙申大戰斬馘數百級轉戰十五鋪方止炊別寇衷我師健兒多死

寶樹躬督戰墮馬死焉喜瀛秉彥皆戰死當定三之次六安也寶樹治械備供張啟曰六安雖小英布嘗用之矣願將軍進壁十五鋪當賊衝可徐圖進取也定三領之是夕委屯去寶樹死六日城陷既劾乃復官性高潔不樂外吏所著曼陀羅室文集花谿草堂詩都四十八卷亟思謝官返著述自娛亂興乃毅然許國侍姬及諸郎省視輒遣還既死櫬陷寇肇元單騎逆之歸元和陷陰結壯士謀復城洩而死肇元故諸生官光祿署正逆父喪時道絕獨戎服仗劍怒馬哀賊師寇聘貽輒去

金光筋列傳

金光筋字濂石直隸天津人也以甘肅通判改知縣安徽青陽令虐民且變單騎呼父老解之擢壽州咸豐二年冬呂賢基薦其才可將 詔至廣西巡撫畱之三年安慶陷壽州盜結囚反光筋方

巡部疾還囚出斬之盜懼伏誥曰募壯士千人築城儲糧械聲威
絕然周天爵督師淮上也定遠盜陸遐齡者眾數萬剽掠眾呼之
陸王檄光筮將三千人往討光筮曰遐齡踞穴眾鉅萬三萬人不
克也天爵大驚光筮笑曰公無慮某當爲公取之啞某者光筮戚
暗啞不能言獨負奇勇名淮上嘗被短褐匿二刃飛行取人首莫
敢嬰光筮捕羣盜輒呼啞者俱盜聞啞者來輒就繩縛則獨身微
服攜啞者赴之至則重濠壯宅門內外刀戟聲相摩則入見八人
臥榻上大呼曰陸王安在遐齡震其聲蹶曰我是也則喉啞者出
不意繫之七人者大驚爭拔刀擬光筮頭光筮則出珊頂置案上
大呼曰我金光筮也奉大帥命召陸王大帥謂陸王豪傑薦諸
朝繫者啞某此 朝廷法非有他也敢動者斬遐齡既懼光筮威
習聞啞者勇已繫吭動輒死又聞大師召且薦達止焉於是七人

者隨陸王蒲服轅門外天爵聞光筮歸大喜跣出抱持之以花餅
藍頂冠其頭光筮大驚天爵曰遐齡鉅盜降粵寇吾思且連衡宵
征思不克君嬰兒縛之如此復何患哉旦日斬遐齡轅門外麾兵
討其黨抗疏薦光筮於朝賞花翎擢知府光筮既誅遐齡威震
淮上復降州賊談家寶鳳臺盜張茂各數千人當前驅二年討平
季敦盛馬五陳常四汪履祥等數十黨黨輒數千人廬鳳穎六之
郊土寇輒破滅而粵寇方輻淮南光筮之守壽也懷鳳皆沒寇壽
人大恐光筮柵河上建寨八公山列幟礮羣隘寇思止焉冬巡撫
江忠源死廬州福濟代爲帥明年春六安復陷羣寇方破廬州師
銳甚正陽關者扼淮南北衝距州城西六十里光筮念城之不若
關也則據關爲屯寇旅攻兩作不能戰光筮拔佩刀自刎左右乞
還城則耀軍眩寇全師返寇五攻輒敗退大軍之復廬州無後顧

憂者光筋力也五年和春克廬州巡撫擢光筋知府事壽民環泣
臥堂下夜半輕騎出則大哭失聲光筋亦涕泣不忍去既至廬則
益嚴斥堠討軍實一夕城中火光筋闕國門介而馳令曰譁者斬
一人譁四婦跣而語皆謀也斬之盜顧四匿城且變夕誅之奸民
益懼伏莫敢枝梧六年大旱蝗赤地千里光筋歎曰淮南羸敝極
矣且烏任此哉乃平糶府治下其法無爲廬巢巡撫甄厥功擢巡
守道冬攝廬鳳穎道至臨淮捻帥張樂行已破周鎮逼關下光筋
北渡河破之當是時粵寇新破江南軍淮上捻大熾向榮薨和春
代爲帥巡撫不能軍淮南益弱袁甲三再起軍淮北捻益趨而南
淮南大震光筋守臨淮捻縱橫四十里來犯光筋背水三其軍破
陷地嚙指血祭之再發寇橫尸數里詐敗匝而馳令中軍截殺後
軍至左右合擊之寇大奔我軍才八百人無傷者鞠俘謂始叛來

無此創云明年春巡撫以無爲巢復陷檄光筮守柘皋疾作返臨淮二月羣捻掠正陽輿疾大戰霍邱郊援寇至呼城無應者乃退師城遂陷而粵寇陳玉成復自桐城破六安至正陽軍大驚乞退光筮笑曰是怯也吾守壽寇思躡必解圍而還遂入壽父老見旌纛歡呼慰曰若無恐吾且與城存亡耳壽故多壯士聞光筮來大喜輸糧治戰具以守則令縋城乘寇食敗諸南門外寇攻急地聽焉地聽者掘塹橫鉦水甕上瞽聽之穴至鉦漾水作聲其法始墨子一日藥庫災光筮斬寇謀數十人城以不陷寇攻城多死則益幟城上懼之深夜寇驚怖有聲光筮笑曰思我矣潛伏八公山三分軍襲寇寇懼奔藉死剷其壁而還論功加按察使銜寇之解壽州也萃正陽攻焉別將破寇屯四十斬殺四千人淮盡赤環攻五日復正陽號鏗勇巴圖魯初和春去廬州淮南將咸出光筮下巡

撫遂命統廬壽軍爲特將屯戍旣廣戲下裁千人追奔逐北寇過
隘輒大書畏服君威請勿追哀免於是光筮軍威駸駸出淮南北
將帥上而李兆受獨結羣寇略皖豫之交張樂行敗三河尖益東
犯光筮屯淮上拒之粵寇乘閒襲正陽正陽復陷光筮還軍破四
壁大戰北關下敗之會督師勝保軍河北攻正陽上謁寇突至光
筮左矛右纛躍而登軍孤戰不利或請還不可轉戰沒於河咸豐
七年閏五月四日也光筮天姿忠孝常言自英吉利入海疆已誓
死及官淮上泣謂母弟曰國事日頽吾且死侍養汝兩人任矣言
已泣下性剛介軍興讎絕妻子彌月不相聞師行食藿藉草茵均
士卒所至初供張曰吾取諸彼彼取諸民民方倒懸不能解乃累
之耶帥營伊邇未嘗起居守廬州時和春卒奪民財懲以法討之
光筮巷戰卒敗奔乃已嘗曰中人以下得失兢兢斲而羨焉乃盡

其力所以厲中材也論兵則曰上則決必勝之機次則立不敗之
 地上雖高於次次實切於上又曰大兵宜攻不宜守郡縣吏宜守
 四境不宜守孤城識者歎為名言始玉成之規廬州也仇光筮特
 繞六安攻正陽及入壽玉成頓足曰事不濟矣久之令將士裹糧
 臥帳中聞風葉聲輒起然光筮每戰勝輒愀然歎曰死者皆吾民
 也獨奈何以人命博官祿哉軍暇輒賦詩道其懷卒年四十有二
 尸屹河水中不仆前夕大星隕屯北光筮思詔諸將戒之及是乃
 驗既沒士民縞素哭諸郊謚剛愨祠壽州至今瞻拜不絕蓋自光
 筮沒淮上無大將苗沛霖遂圍巡撫反壽州捻益熾故士大夫尤
 悲之云

陸希湜周佩濂列傳

侯樞臣

蘇履中

唐治

鍾普塘

郭沛

書

激

平原

張寶華

衛君選

周來豫

董

丁震甲

王培榮

鄭沅

濮陽嘉

張耀

許垣

陸希湜字守初太倉進士也以郎中知潁州府官主事時御史某以庫誦疏請度僧道輸之官希湜亟爭之乃罷及守潁州羣寇陷廬六來犯徂之咸豐四年潁上陷一戰復其城寇襲潁州逆戰於蒙城敗之三月移征霍邱擒陳玉破阜陽擒李逢於艾亭赭其巢晉道銜陳玉踞寨堰剽掠破斬之擢道員遂破丁心田於息燬寇巢二十斬其酋李鳳岐大破張樂行於河上築河隄三百里壁之自羣盜蝟起環潁州潁州獨安堵而安慶陷賊中數年於是巡撫重其才檄令攝安慶壁桐城進取七年春潁州擒復熾檄還敗諸二塔集戰罷卒於軍贈太僕寺卿祀名宦希湜既死潁軍弱四年而侯樞臣遂死太和之難侯樞臣者廣東嘉應舉人也攝太和苗捻起淮上太和當賊衝樞臣用團練保太和鄰警輒分勦擢道員十一年禦捻於郊戰而死是歲而順天人鄭沅攝泗州亦戰死贈

太僕卿初定遠之難縣令周佩濂者貴州鎮遠舉人也九年夏捻圍急佩濂死守得完擢同知直隸州巡撫翁同書屯定遠捻至奔壽州佩濂諫不聽嚙指血誓守之寇穴地裂城巷戰死故淮陽道郭沛霖宿松令王培榮與焉初苗沛霖起練蒙城也署縣事蘇履中謁巡撫請圖之不納十一年沛霖徵蒙練規壽州則檄誅其黨沛霖至戰卻之同治二年受代專蒙防沛霖逼蒙城躬趣戰而死自周天爵之喪皖帥多書生不任戰皖北吏能軍者輒絀阻以亡而南吏亦多陷敗死唐治者字魯泉句容舉人也初攝桐城饑而振彌月髮鬚皦然江甯之陷巡撫棄安慶徙廬州寇出沒長江數千里莫能制治方任祁門上書請還治寢焉祁據山爲城褊甚徽州財富名天下寇豔之寇之犯徽也必道祁屢乞兵居守不納而奸民陳隱鱗者遂通寇道之四年正月祁門陷執降不可禮焉遂

絕食而斃令方納降寇告之治怒罵不絕遂與巡檢鍾普塘駢死
普塘者浙江紹興人也被執說之降笑曰吾年過六十卽忘恥能
再活六十年爲公等役耶治之爲吏也樸訥不能事辨給道國事
則泣然以悲同官多目笑之何紹基者湖南奇士也亂作道安慶
巡撫蔣文慶讌諸大觀亭輒閉目不答入都語人曰吾此行數千
里虛無人惟湖北知府徐豐玉江西知縣沈衍慶安徽知縣唐治
乃賢而死節者聞者詫其言及是三人者皆死世乃以紹基爲知
人云初治之死也寇遂逼徽州歙令唐驥元治堞積芻糧固守寇
去之五年春寇至民大奔登陴無應者乃涕泣還署作家書衣冠
自經死旣死家人發其書曰城亡吾死不能塞責也君子悲其言
驥元者順天甯河舉人也沒後五年而順天人高楨亦攝廣德襲
寇死城陷學正趙對澂盛服坐 孔廟罵賊死焉訓導鳳陽宋載

不屈死於是諸生從死者十四人丁震甲衣冠侍對激寇毀其冠
結纓死董書與孝廉方正濮陽嘉同縊對激側餘輒死諸家董激
鏡者桐城舉人也官懷遠教諭禦寇擢知縣九年寇復至死守七
晝夜城陷衣冠赴孔廟死對激字野航工詩合肥舉人也著野
航十三種名於時初寇之陷武昌也皖府帥飾防覲總督陸建瀛
禦寇或不至巡撫蔣文慶者漢軍旗人也不知兵建瀛之潰九江
而歸也使謂巡撫曰寇深矣公等速爲計於是一城皆徙寇下武
昌鹵民船萬數泊安慶南岸洲半日城內寂然寇乃從容抵城下
或勸文慶走難之則乘兩人輿遇寇轅門外死懷甯典史平源歎
曰一城皆走如君臣義何子職雖卑不能與公等活也冠服坐堂
上大罵死之賜祭葬祀昭忠祠方寇之泊望江也典史江甯張寶
華殉節死當武昌之陷寶華謂妻賈氏曰寇勢駸駸吾必死卿且

奈何對曰殉君耳婢媪皆匿笑其言寇至縣令衛君選殉城死兩人衣冠望闕拜復東望再拜賈起自經死寶華腰印綬端坐死獄門賈旣死寇至攘其服足橫擊寇悸死焉周來豫者江西南豐人也攝盱眙典史有聲饑民戕汎官縣令許垣謀城守來豫曰請兵不如募勇請餉不如勸捐遂招勇千人勸富商爲振民始定擢府經歷縣丞九年城陷垣死之來豫墮馬下罵賊死初四年霍邱陳玉反殺知縣典史張耀攝縣令城以完七年寇圍霍邱耀麾三子出誓死對曰父死忠子死孝義也城破俱死之耀順天涿州人平源大興人也郭沛霖之罷淮陽道也憤甚挾玉培榮守定遠培榮者湖北羅田人也嘗以練兵敗蘄水被十創仆而僵久之得不死李孟羣東討檄令攝宿松歲餘至定遠軍敗他將且逃或曰子無官守也盜亟去歎曰臨難苟免豈培榮所自許者哉遂駢死沛

霖蘄水人

贊曰玉貴之叱秀清可謂至勇苗沛霖挾百萬之師入壽而鳴鐸
獸倔植不撓蓋黔中山川風氣如此燕薊古多任俠忼愾之士輓
近民俗偷惰而其風邈焉光筋以偏師徇淮上羣盜遯迹莫敢嬰
誠令膺將帥開幕府致亡命以奉鞭笞威略甯復可億桂珍被服
儒者徒以婞直死羣盜而名不彰哀哉白刃起於尊俎之間而禍
機伏於譚笑之頃故君子尤兢兢當世云

安徽將吏第三

江表忠略卷六

朱麟祺臧紆青列傳

張勳

朱麟祺字臥雲六合進士也官刑部主事咸豐二年冬寇東下
上命呂賢基團練安徽賢基疏請給事中袁甲三刑部郎中李文
安荆宜施道趙昀工部主事徐啟山及麟祺佐之明年至安慶寇
已東下踞江甯淮盜洶洶成巨寇麟祺至練宿遷兵討潁州盱眙
懷遠天長諸集鎮淮捻楊倫者與張樂行相犄角麟祺捕斬之初
賢基以甲三麟祺防淮北文安防淮南而屬昀安慶然承平久團
練皆虛名賢基號團練大臣實無一卒隸麾下三年秋寇還入安
慶賢基退桐城逾月復走舒冬桐城陷麟祺將練勇至廬州急詣
舒城謀進取賢基則命及恆興進壁桐城北峽關製攻具襲桐而
寇已至逆戰寇少卻恆興者故逃將與按察使張熙宇守集賢關

奔桐城者也至是復潰走寇見麟祺孤則大進麟祺血戰死之麟祺旣死寇遂長驅犯舒城翼日賢基啟山自湛死未幾廬州陷巡撫江忠源死之江淮間不可爲矣麟祺喜談禪軍暇手錄忠節詩吟誦不倦戰輒匹馬當軍鋒卒年三十有七諡武毅而恆興張熙宇伏誅麟祺旣死淮南諸將輒擁兵舒廬閒其明年臧紆青至桐城復戰死臧紆青者字牧庵江蘇宿遷舉人也少倜儻譚兵結交多奇士英吉利入中國紆青練鄉軍萬人嚴守禦將軍奔山之督師廣東也聘入幕諮焉紆青意主戰與將軍忤卒重其品擢同知紆青歎曰無功而賞非所以厲壯士也況以和受賞哉長揖謝去由是臧牧庵之名重天下三年周天爵討臨淮疏請令紆青特將遂署忠壯營爲羣寇憚呼之曰虎兵天爵薨袁甲三代爲帥益重紆青名論功加四品銜四年冬至六安南討初甲三壁臨淮而提

督和春秦定三圍舒廬久不下三年冬桐城陷張勳者桐城奇俠士也哀城陷乞和秦不得則痛哭走臨淮始甲三官京朝與桐城舉人戴鈞衡雅故鈞衡亦走書乞援甲三積欲取安慶截江表則奏請督師而南 天子念臨淮蔽中原不許而是時湘軍大帥曾國藩已破武昌東下圍九江勦黃梅廣濟甲三益思通楚軍則疏請令紆青別將至六安國藩大喜飛書相期會 朝廷亦用國藩言敦趣於是紆青疾引軍略紆城而南十一月至桐城賊守關不得入破之再捷大關呂亭驛趣寇至城下寇堅壁則令參將劉玉豹同知李安中將千人攻東門而自將千人圍南門當賊寇益憚紆青破桐合湘軍攻安慶則悉銳來援紆青開壁鼓其軍七戰皆捷當是時桐城困賊久見官軍捷則大喜奔走相慶告歡呼聲震山谷父老扶杖望旌纛多泣下者然紆青用孤軍深入數百里舒

廬大將嫉其功不應所部將實惟怯不能軍識者憂之已寇大舉犯我師紆青方督戰二將奔城寇突出燔我屯遂與張勳戰死南門外所部死者五百人方紆青之追賊陶冲驛也二將請班師不可固請乃還獨坐軍帳悄然曰此老賊也不窮追雖敗不散諸君不能攻又不能戰吾其敗乎及戰二將輒還奔不二日疾走三百里紆青既死寇益西拒國藩於九江湖廣總督楊需軍黃梅亦遁走於是武昌復陷國藩開關入南昌甲三亦崎嶇淮上終不復能南下矣當紆青自臨淮至六安所向無敵桐寇聞大軍且至增守備益嚴張勳馳六安說之曰明公將千人縱橫淮上所過無畱行此無敵之兵也然深入則勢孤桐寇必堅守不下羣賊憚公威必環集來援此危道也今宜且合兵攻舒城既下然後兩將並轡提得勝之師壁城下桐寇必望風且解破之必矣夫兵合則勢威將

和則氣武古之上經也紆青然之勳既以說紆青復說定三與之
合定三信讒不能用紆青亦不肯往合以攻舒又剛直不能翕羣
將是以致敗而勳亦以此及於難君子悼焉紆青喜讀易在軍遇
名士則取所著易證之治軍嚴愛之如子故其軍驍悍敢戰不敢
取民庶一錢先是居民見官軍輒相呼土寇及見紆青兵則箠食
牛酒勞焉紆青示曰吾來未除害且先擾吾民非所以宣天子
威德而守吾自督之微義也於是民大悅攘臂助官軍乃至桐十
日而敗又七年國藩克安慶乃書鉅碣難所曰忠壯營殉節處桐
人過之多泣下者始桐人喜賊軍戰瞭諸岡李安中以觀望助賊
陷之將按驗成大獄勳毅然白之禍乃已桐人尤悲思不衰勳諸
生伉爽負氣三年安慶陷獨忼愾肅冠服痛哭入學宮與同里馬
三俊插血誓城守張熙宇之屯集賢關也乞乘賊瑕圖安慶熙宇

謝之十月寇至桐熙宇遁而走三俊率鄉兵戰而奔城遂陷呂賢
基之駐舒城勦乞師不得則乞巡撫江忠源於六安四年夏三俊
再起霍山秦定三至六安南下勦復往說之曰寇據廬州舒無備
公宜壁城下急攻之某歸應三俊襲桐城寇勢分兩城必克則合
攻安慶斷廬賊援此不世之功也定三不聽勦流涕而還及聞紆
青至六安則大喜上謁竟相從以死三俊復潰死舒城鈞衡練鄉
兵不克亦客死淮上桐事益盪決不可爲已勦以書生懷勇略每
戰堅立矢石閒沒年甫三十有五三俊別有傳

陳智泉蔡應龍列傳

楊得武
楊萬

喀爾庫
蔡其驃

西林佈
其榮

石玉龍
楊瑞乾

陳智泉者不詳其里居咸豐三年冬寇破廬州壁三河三河者名
將李續賓戰死地也六年和春旣復廬州攻三河不下總兵陳智
泉請曰我之攻寇也避其衝戰而勝焉莫絕其命此敗道也且日

擁大旆率壯士千築屯閒寇壁扼其吭寇舉礮擊之智泉伏馬上不動壯士見大旆屹然戰且築壁成智泉已中礮死旆堅植馬上如生遂拔三河剗其壁其年蓋未壯云初洪秀全之起也智泉實從已入官軍擢總兵補岳州參將父嘗諭之曰若身故陷賊皇
上獨貫若陟之官生而還焉非吾子矣智泉時執書以泣卒其死君子嘉之諡忠愍其後二年而有黃國堯之事國堯者湘軍水師部將也守廬州戰死語具蕭捷三傳中又三年而有楊得武之事得武者多隆阿部將也多隆阿之攻桐城也不下求雨領者全城形勢也穴之寇番戰拒我裨將死者二十三人得武以總兵當軍鋒血戰死初胡林翼規安慶陳玉成糾捻數十萬集太湖匝焉多隆阿旣統諸軍隊長西林佈喀爾庫者驍勇異佗將寇來犯合鮑軍追至地靈港破東壘十一西林佈血戰死之喀爾庫大痛亟揮

軍破西壘亦中礮死自二將亡寇益厲多隆阿卒血戰兩月破之得武旣亡桐人祠嶺上陰雨中輒見甲馬旗燾云向榮之征廣西也所部冠諸軍而秦如虎蔡應龍名尤烈應龍者江西樂平人也大軍戰永安不利榮馬中礮死應龍亟下馬授榮徒步大呼擁榮出寇聘顧莫敢誰何榮以此歎其忠補雲南副將五年寇擾江浦六合應龍屢破寇江上張國樑服其勇締姻焉六年春寇踞甯國應龍將二千人鼓而西寇敗退復遏榨河絕其歸寇岌殊死戰健將楊萬楊瑞乾俱死應龍負重創策馬死於河諡勇介應龍旣死江南軍退丹陽從子其驃守金壇敗賊數萬復從國樑戰丹陽補廣西副將九年戰死六合間明年子其榮官副將亦死丹陽俱賜諡石玉龍者湖南鳳凰廳人也初從向榮擢都司六年克甯國援寇至斬馘數十懸馬上以逼秦如虎之去涇防也鄧紹良特拔

玉龍才會浙撫入告遂以游擊統涇防明年補建昌游擊克灣沚黃池復南陵九年破寇萬級嶺斬其將十數擢副將十月李秀成大舉犯涇玉龍逆戰藍山嶺敗之奪其纛而還寇環攻斬數十人沒於陣贈總兵提督銜諡剛介

丁銳義曾國華列傳

孫守信
周福高
楊志伊

何忠駿
彭志德

羅意文
彭友勝

劉神山
童梅華

丁銳義字伯冕湖南長沙人少闊達恥家人生產好兵法輿圖咸豐三年粵寇犯湖南與編修吳敏樹起團練四年湖北按察使胡林翼道岳陽東下檄銳義與俱則入拜父母訣妻孥詔弟錦義曰孝養之事汝任之忠義之事吾不敢不勉九月至岳州勦崇陽通城通山復其城從大軍至湖口五年春武昌再陷林翼攝巡撫攻武昌銳義將所部隸焉六年夏援寇襲我師諸將議戰守不決銳

義後至抗言曰頓兵六月誘賊萬端今來犯天子我也且軍之養精蓄銳何爲也哉請以千人當中路以三千人扼其東簡壯士四千人襲破之林翼壯其言夜半遣五將將二千人破寇豹子海逐北三十里唐訓方憚深入檄銳義代之越五日戰葛店三分軍以中軍誘賊躡至得勝洲寇柵樊口塞陸道列艦拒水師銳義當軍鋒合戰寇大奔閉壁門不戰銳義遣死士數十人絕亂流以濟寇驚棄船走水師火其柵寇奔武昌縣乃還十一月大軍克武昌漢陽黃州湖北大定七年皖寇復掠湖北邊銳義勦蕪黃逐之遂治團堡宿太閭未幾而三河難作初李續賓之援廬州也朝命都與阿鮑超攻安慶倚其軍林翼已喪遙銳義隸續賓節度道破太湖瀟山克桐城舒寇棄城走銳義謁續賓曰皖寇據廬州此必爭之地也今孤軍深入所破縣悉畱屯勢且弱不若拔廬江與都鮑

合以水師扼安慶下游斷寇援兩帥合攻不旬日且下然後水陸並進攻廬州則破竹之勢成矣不聽則進壁三河悉破諸寇壁而寇援畢至餽絕於是有十月十日之難方寇援將至銳義復請退桐城擊援寇續賓字之曰伯冕嘗以千人破彊寇數萬今乃怯至此哉銳義退而歎曰吾死無所矣初同里人孫守信與人交生死不渝從征新甯討岳州攝蒲圻破寇武昌復大冶興國擢道員將中右營與銳義善諸營潰續賓旣戰死中右營獨堅屹不搖銳義則入中右營圖再舉寇環攻兩日夕營陷創而顛銳義大呼曰我義勇營統將丁銳義也死之守信與五百人皆戰死無降者是爲咸豐八年十月十日也銳義負沈略謀定百折不搖師行雖全勝必備初武昌府不下旁略他郡縣蹙之已東軍破武昌則遂渡江攻黃州水潦至諸將請還銳義獨上書林翼曰樊武者寇之肩臂

也斬黃者寇之咽喉也武漢者寇之腰膂也武漢寇仰食斬黃恃與國爲臂樊武破興國寇不敢西再克斬黃破之必矣卽奈何墮功垂克間哉林翼偉其言卽夕渡江壁黃州躬督戰寇怖莫敢嬰諸將謂城旦夕下銳義獨掩旗鼓待之夜半寇襲攻諸將裸而跳銳義獨陰擊敗其眾師還復請壁青山黃州寇果詘糧棄城走君子以是歎胡林翼之能用眾也銳義官鹽運同知贈鹽運使銜始勅建忠義祠祀將士及是 詔令主其祠何忠駿者平江諸生也始治鄉兵卻崇陽寇敘六品銜領鄉薦黔楚軍援平鬪忠駿說罷之遂專平防克通城擢知縣寇往來湖南北所過無堅城忠駿佐縣令林源恩守平江三年寇憚不敢入胡林翼羅致幕府參其軍擢同知直隸州知府銜八年夏安慶寇略麻城忠駿將千人往援未至麻城陷被劫再戰復其官忠駿遂解軍遶田里續賓之討盧

州徵辟主章疏謝不往林翼趣之至三河援絕續賓顧將佐趣逃
 忠駿對曰公不負 國吾輩忍負公耶顧親卒昇白鏃使遙泣曰
 若告吾父母知吾死所足矣怒馬從續賓陷陣死贈太僕寺卿忠
 駿負明略持守屹然初與同學丁生試拔貢科名埒試未汔丁生
 父喪家報至忠駿匿之丁生遂中選學使異之以優行貢太學著
 集藏諸家初國藩辟忠駿以平防謝之及李軍之東陰啟國藩決
 其敗既死而偏將骸沒賜諡者復五人曰湘鄉羅意文劉神山周
 福高彭志德友勝友勝衡陽勇上也死前夕續賓特命摩寇屯啟
 曰今寇眾十萬我軍裁六千人宜堅壁持其變續賓怒曰若驍將
 今乃怯耶亟命屯軍後友勝忿而馳復還軍白狀叱之遂戰死始
 彭澤高步雲從友勝北討沒求骸不得則負衣佩謁官文武昌官
 文素服東嚮哭資步雲返衣佩長沙於是五將俱賜諡守信贈太

常卿同襲騎都尉神山甫逾冠爲尤少云初續賓之克九江也威名震天下同知曾國華方謁選京師求戰法國華者國藩弟也六年冬石達開合別寇犯江西陷郡縣城六十國藩困南昌援絕胡林翼憂甚則命國華爲特將將五千人援江西道破六縣抵瑞州江西湖南音始達九月疾良已則合騰鴻攻瑞州垂克而國藩父喪遣令國華統水師爲大將官文以年少難之則令楊載福統其軍明年降期闕從李軍而東師行克黃麻拔潛太桐舒國華歎曰常勝之家氣將竭矣深夜與續賓痛語警其徒而馳書告國藩湘上至三河竟死喪其元國華少時國藩獨奇甚旣死國藩再起任軍事則倚國荃貞幹當前驅而貞幹復病沒國華善輯士始騰鴻負氣不下國華厲獎之故騰鴻盡死贈太僕寺卿諡忠愍國藩之督兩江也特薦李元度專皖南軍爲大將元度遂檄童梅華楊志

伊分將平江軍兩人遂死徽州之難童梅華者平江人也始從元度剿湖口彭澤討撫州解貴溪圍破石達開擢都司改同知將五百人當前敵元度之統徽防也李世賢來犯防兵潰遂逼鼓山關鼓山關者當績溪城東四十里地險隘爲徽郡藩休甯金聲所築扼外兵者也梅華聞警亟與都司單綬福將五百人往援樓下者距關裁十里間道也梅華令綬福扼樓下自帥所部禦諸關至則守關兵輒走寇入梅華血戰禦關外死焉當是時樓下軍方捷梅華死關竟失寇遂長驅抵徽城四日城遂陷而楊志伊復戰死城堞聞楊志伊者平江諸生也始歷諸軍擢知縣從元度守徽州張芾之駐徽州也六年部卒萬四千人匱而譟國藩劾罷之八月旣望元度至徽城而甯國已陷寇旣大破鼓山關志伊則趣元度繕城守未竟而世賢眾數萬壁城方城之未陷也元度躬怒馬出戰

死者二百人則入握志伊手歎曰事急矣奈何志伊笑曰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元度太息曰死吾職也子有老父而忘諸乎則相向大哭於是寇攻急志伊守北門寇三登三卻別寇已自小北門階而登城陷志伊擁長矛鬪堞上死之八月二十有五也張芾故書生以任江忠源保南昌名天下再起守徽州扼羣隘故徽郡無兵革六年及國藩壁祁門寇環逼不可制徽城周三十里倣甚元度至益弃羣隘守徽城城遂陷故推論告後世言城守者

贊曰自趙奢斬軍候諫者而將以專軍與將帥納諫獨首胡林翼曾國藩次焉此兩人流風餘韻皆足鼓舞百世降此則視精氣爲差蓋未有巍然予聖而可成巨烈者李續賓之東用孤軍深入數百里所過無畱行丁銳義何忠駿曾國華之徒靡不私憂竊歎而續賓獨堅執不撓昔者嘗怪老聃言兵主喪禮久迺知喪禮者哀

閔恒摯動諸人而達諸天守此不渝實足蟄吾氣萬物之內歷萬劫而不搖嗚乎深哉知此者可與言大略矣

江西將吏第一

塔齊布列傳

童添雲

畢金科

林長春

江表忠略卷七

塔齊布字智亭瓜爾佳氏滿洲鑲黃旗人性沈毅烏蘭泰器焉自護軍校擢侍衛以都司至湖南咸豐二年寇略長沙以功擢游擊署參將曾國藩之校軍長沙也將吏習衣冠踰濟塔歎芒躋短後衣佩刀左右侍與語大奇之校其兵輒練思大用之而未發也提督鮑起豹者昏蹇不能軍副將清德附之謂塔齊布諂國藩起豹大怒禁軍操塔懼不敢出提督兵圍國藩巡撫駱秉章置不省國藩乃移駐衡州四年春塔齊布勦湖北通崇湘軍敗岳州寇遂陷湘潭逼長沙水師潰夏塔還戰大破之湘軍乃振初國藩之劾罷清德也薦塔齊布大將才 詔奪起豹官超拜塔齊布用副將署提督方受印軍民數萬謹呼甚者益慚懼塔則獨賞提兵校一夕

得六品階者三千人示將士毋恐將士大懼無不樂爲新提督効死者方寇之踞湘潭也挾百勝之威覬入湘通西粵塔部裁千人次高嶺寇掩至斬其將九人逐北抵城下明日左右伏礮三重誘之寇至伏作塵戰大敗之水師燔賊舟三日夕屍蔽江不絕寇棄走長沙晏然塔起都司裁二年授提督爲帥故事提督列銜巡撫前國藩方奪官次巡撫塔自處列將下之敗寇駐岳州陷常澧則馳擊新牆敗之躡擊插鼓臺斬首八百級僞丞相曾天養者驍桀冠賊軍塔匹馬走四健兒瞰賊天養躍而馳壯士黃名魁擐馬下天養洞其腹殺之塔大呼斬其頭而返羣寇震懼奔武昌初湘潭之捷國藩建旗鼓而東奏令塔齊布督一軍東討旣下岳州拔崇陽蒲圻咸甯與羅澤南屯江夏國藩召諸將規武昌於是澤南攻花園水師截江上塔齊布扼洪山洪山者據武昌城東北左右夾

湖絕地也塔遣將壁其巔而身單騎絕寇道城寇遁摩軍逼湖畔
蹙之尸溢湖散其俘七百大軍遂復武昌移師攻大冶火其屯寇
反鬪傷馬軍合大破之乃會師拔田家鎮與羅軍嚴陣半壁山護
水師斷橫江鐵鎖詳李續賓傳田鎮旣拔湘軍威名重天下益東
軍圍九江歲餘不能拔塔齊布竟以是薨於軍方塔羅軍之壁九
江也渡江規北岸遇伏蘄州蓮花橋軍卻塔匹馬陷陣寇帥擁巨
纛督戰斬之躡擊數十里遂克廣濟逼黃梅黃梅當皖鄂衝僞英
王陳玉成堅壁小池孔壠驛我師進壁雙城驛逼之合戰斬首三
千級塔劊劊拔其城進拔孔壠驛則還軍九江悉破城外諸寇壁
寇堅壁老我師驍將童添雲戰死澤南壁盃山斷賊援塔齊布壁
城下寇帥羅大綱者盜渠也約單騎席地語察其變叱之大綱卒
懼伏不敢支吾水師之下武昌號無敵未幾寇掠漁舟燔戈船江

上別將陷鄱湖總督楊需軍黃梅復潰江甯寇縱羣帥西上糧餉
傳北岸以西澤南忿渡江攻小池塔率壯士二十人以赴師敗塔
匹馬殿軍寇逼斬之大軍乃渡江返旣返獨失塔齊布將士涕泣
欲還戰索之方塔之殿諸軍也馬陷淖躍出宿民家一老嫗流涕
上食匿馬稻秸中越夕直歲除獨從容按轡返國藩握手相勞苦
泣下塔狂笑大呼速飯我將士聞塔公還歡呼聲動江水飯罷已
元旦矣五年正月城寇合小池賊犯我師塔敗諸屯外當是時國
藩慮內湖水師弱自將治戰艦南昌澤南援饒州塔則用孤軍壁
城下戰屢捷而城守益嚴六月國藩至青山建議舍九江東軍剿
湖口東流建德分寇勢塔憤甚誓拔九江而東則益治攻具期大
舉七月旣望方薄城氣絕死年三十有九塔齊布長身火色居平
粥粥戰則奮拳怒齒口噴沫若狂所將雜兵勇雖姦猾隸戲下輒

勇敢異它軍常逼屯觀寇寇覺已遄返神之塔則雍容退讓未嘗
自標謂天性忠孝擢提督時涅忠心報國字臂上志其誠黃梅之
役國藩陳戰狀 詔戒之塔奉 詔而泣左右以海燕窩進愀然
曰老母在都旦夕懼不給乃甘此耶深夜呼親卒語其家輒泣涕
不能語洪山之戰孩稚三百溺湖畔流涕出之平居御下無町畦
末校啟事帷幄間不復事宣白旣沒遺軍道樟鎮歸避雨民舍外
或詰焉對曰吾曹塔軍門卒也公死不忍隸他將今歸矣雨疾請
入門則嗚咽曰公在令軍不得入民舍今公死迺背之耶初湘潭
之捷斬寇帥得鐵驪健絕號曰追風騶每戰乘他馬一卒率驪從
驪俯首草間若病戰急則怒呼驟而立馳出必奇捷而還池口之
殿墮驪腹絰一足絕馳免旣歸驪獨畱不食詰旦或返驪塔拊之
乃食及薨悲鳴三日喪車過南昌驪及門汗下羈盡溼送者皆驚

歎謂靈爽實憑之云 上聞召入見賜詩美之驪乃絕食死始塔
超署湖南提督卽眞賞黃馬袿沒諡忠武祠祀湖南江西弟莽阿
布從征獨流亦戰死塔少孤奉母李氏教李故尙書太湖李宗扈
女也通書史國藩旣定東南位宰相入 覲至其家奉千金爲母
壽謝曰吾兒以死報 國未嘗私相公也吾老寡婦族例當贍我
敢辭國藩乃以金助塔子讀書復舉族例謝請樹墓許焉堅約數
千金爲斷樹畢命塔子往拜戒曰相公樹若父墓此大德勿謝也
乃取世藏漢黃忠劍及古玦獻之詞曰願相公如玉斯潔如劍斯
決世爲國楨幹國藩拜嘉焉初塔齊布之未顯也童添雲獨識焉
添雲者平江人也負奇勇能開五石弓從果勇侯楊芳禦寇於
粵寇攻城急某將屯城外莫能歸添雲獨挺矛縋城出入之芳歎
詫拔六品階長沙之役與弟必發入城守圍解語人曰諸將惟都

司塔公千總彭君可大將餘子碌碌不足數也時塔方落落不知名彭三元方以武進士補千總聞者多目笑之及練標兵添雲隸戲下三元將寶勇交納焉塔勦茶陵檄添雲濟軍藥剋三日至軍宿納大奇之塔齊布異勇冠軍好輕騎嘗賊將士非敵十人輒鞭撻使返添雲兄弟獨從湘潭之役塔率數人逕入黃龍港刃及馬必發以背障死焉旣捷擢添雲守備羣校賀之歎曰弟死萬戶侯烏足道哉遂繇湘潭下武昌大破田家鎮擢參將添雲面赤痘目炯炯惜人每戰橫矛陷陣彈丸雨集不少休寇見輒返走九江之役寇死拒添雲獨揮蘇薄城礮彈洞袍袴部將請還軍叱之洞腹返塔撫創大哭添雲泣然曰公毋泣城破死不恨矣越七日卒於軍贈副將諡壯節初三元之將寶勇也從塔齊布勦茶陵安仁明年秋合羅軍復興國大破半壁山黃梅之役躍柵火其屯遂復黃

梅攻孔瓏斬僞丞相攻廣濟拔之塔齊布之薨周鳳山代爲將國藩檄三元還保武昌師次崇陽血戰死諡勤勇卹焉三元善化人濠頭堡之戰子瑾光戰死或以告呼曰公等速戰勿以吾子喪軍氣也死之日馬踉齧墮之三眾止之不可易馬馳寇陣死焉始朝旨問國藩大將才舉楊載福及三元上塔薨三元當代將國藩乃以資擢鳳山於是塔軍屢敗潰畢金科復戰死浮梁塔軍自此不振畢金科者字應侯雲南河陽壯士也以都司隸王國材從塔齊布至九江五年國材還武昌塔愛金科勇使將塔臨陣負槍挾弓矢令二卒樹長矛執曳馬繩竿出其爲器也四金科則負槍腰五十矢令二卒手長矛持八尺刀從其爲器也亦四塔每戰不使士卒出已前前輒撻使返金科喜怒馬貫賊陣戒軍毋得妄從我人亦莫敢從也金科旣隸塔將精兵五百當軍鋒命曰長勝營名

輒出諸將上周鳳山之代將也石達開寇江西江西郡縣相繼陷國藩檄鳳山來援金科從克樟樹鎮請乘勝攻臨江不納未幾臨賊至鳳山陷重圍軍潰金科獨拔鳳山出嚴陣拔軍民二千人以歸諸將論罰有差金科功獨免六年都建寇窺饒州耆齡以贛軍敗績金科至大破之追擊章田渡 賞呼爾察巴圖魯贛勇不能軍金科所將才千人分戍饒州執且弱寇數萬戰不利贛勇還金科帥親軍二百邀擊風雨山合縣令賀虎臣敗寇於城下寇分襲入城當風雨山之戰耆齡軍大奔誣金科敗卻國藩怒予杖責復城金科憤耆齡之撓我也請獨往許之增募軍五百返饒州誓曰此城不復吾不復濟此河矣則怒馬大呼洞賊入遂拔饒州補臨沅都司擢游擊忌耆齡者謗之耆齡已擢布政使蒞南昌國藩乃令金科統饒防特將當是時北道石門已前陷東道惟景德當徽甯衝

金科屯徐埠橋控景德國藩念軍薄以深入戒之饒景乞援急金科馳狀走南昌國藩判其狀寇來二十里者擊踰寸尺輒誅金科將千人當四戰之衝恆悒悒不自得已復痛嫉者出已上冒其功亟思建奇功自拔歲暮徽甯寇再至耆齡格其餉軍饑饒州守告曰景德下軍可飽也金科則躍起渡河入市不見賊大驚追索至後街伏作軍斷左右才十人亡七其三創劇不能兵獨身橫殺踐血出寇環攻則操短兵騰屋上擲瓦中槍墮屋下被擒誘之降叱曰速殺我毋多言遂被殺咸豐七年正月四日也初國藩之治軍長沙也雲南諸生林長春者躬獻策國藩喜令將至九江塔齊布畱之塔歿從鳳山嘗謁國藩曰鳳山非將才獨畢金科驍勇善戰烈丈夫也國藩雅知金科才慮資淺不克馭其眾領之比還鳳山軍已敗長春死焉逾年金科亦戰死浮梁金科之死也年裁二十

有五國藩以憂返耆齡爲巡撫沒之九年國藩再起克浮梁特碣諸難所銘曰橫目蚩蚩同出一冶眾雌無雄誰與健者塔公首出次乃畢君軀幹雖小陳安之倫匹馬斫陣萬夫莫當人心之賊一矢或傷內畏媚嫉外逼強寇進退靡依含忍叢詬鬱極思伸矯首舐天徒飛無翼或隊於淵淵則有底憤則無已萬代千齡哀此壯士東南大定國藩上其功贈副將謚剛毅祠祀景德閒自三元金科其才皆足代塔將國藩獨以資任鳳山故詳著告世之擇將者江忠義列傳

江忠義字味根江忠源從弟也年十八從忠源輒出奇創賊忠源喜曰此將才也忠源死廬州遂分將其軍擢知縣咸豐七年劉長佑戰臨江不利湖南巡撫駱秉章檄援至則破石達開於平墟壁城下大軍遂拔臨江晉知府八年秋攻崇仁帥壯士七十人斬其

酋寇愕遁血戰拔崇仁擊寇於新城五戰皆捷加道銜事定返湖南明年春石達開犯永州忠義帥偏師敗之圍解擢道員寇陷東安窺新甯急還敗諸摩訶嶺火其屯逐之夏寇再犯新甯趨武岡則間道入武岡待之寇見燾大驚遁去已復圍寶慶馳解躡獲偽將軍斬首數百級號額爾德木巴圖魯十年石達開復自廣西窺綏靖忠義帥二千人搯之母喪歸寇輒陷綏靖趨武岡急遣將守新甯自將馳武岡破其眾東安再陷復之加按察使銜寇犯道州則倍道抵甯遠邊諸四广橋血戰五日斬首數千級十一年春石達開遣將犯全州忠義復敗諸四广橋大戰宜章栗源堡降寇近萬乃還軍戍新甯四月廣西別寇犯義甯遣將扼全州僞丞相余成義降湖南邊大靖加布政使銜石達開之去江西也眾數十萬往來湖南廣西邊忠義用孤軍撐柱永寶武綏諸郡縣警至輒卷

甲疾馳寇屢挫則入貴州結苗教爲西南患 朝廷憂之特詔攝
貴州巡撫忠義以喪辭 詔宅憂墨經任湖南防剿達開復自廣
西入湖南眾十萬忠義以三千人扼會同大破之寇結湖北來鳳
賊撓我忠義復會師援來鳳達開遂入四川方寇之犯會同也忠
義自洪山進剿天大雨達開驅死士衷我師忠義督諸軍盪決達
開墮馬下千總江忠倬怒馬取之羣寇掖之去達開自是不敢窺
湖南巡撫毛鴻賓以委軍歸葬劾之改提督同治元年援貴州克
天柱 詔提督貴州鴻賓復疏請至廣西防剿遂克修仁斬賊渠
張高友軍勢乃振當是時曾國荃方圍金陵羣寇環江皖撓我曾
國藩特奏忠義援皖南劉長佑巡撫廣西抗疏畱不遣二年署廣
西提督兩廣總督晏端書疏請援高州鴻賓復請援江西赴皖
朝旨令忠義進止焉軍至桂林諸將敏所向忠義曰廣東餽饟最

東南它將足殄賊江西饑絀寇滋多事敗東南全局隳矣且吾安敢避重難貽君父憂哉則抗疏援江西命部將席寶田自饒州破陶渡十餘壁六月自將軍湖口誓師而東普承堯之走湖口也恣掠居民苦之莫敢爲耳目於是寇壁文橋訖太平關連屯三十里伺官軍後忠義則縛普軍擾民者斬之民大悅爭探寇間助我師則遣將壁文橋巔環五營山下大軍壁山後備太平關壁成攻文橋寇堅壁不戰明日復戰太平關寇潛軍襲我忠義令前軍大破文橋寇乃還擊太平關寇堅守則令寶田斷文橋令降軍陷寇入寇集攻前軍僞王黃文金單騎摩我軍馳山巔示勇忠義堅屹挫之夾攻寇大敗文金者諸僞王所聽命者也於是羣寇奔安徽江西大定詔賞黃馬袿寵異焉初羣寇之敗江西也萃皖南圍青陽益急錢媪者獨應募乞援忠義旣得書急馳軍東討寇連屯

二百里大戰中坂埔破之逼城十五里而軍別遣將襲五溪分寇
勢寇銳趨五溪乃潛軍襲芳坳入躬臯水踔泥淖前驅令奇兵攀
崖出賊後血戰連破百餘屯圍解而太平石埭甯國諸寇城畢下
疾作返南昌薨吳城旅次年三十贈尚書銜朕總督廕卹諡誠恪
敕三省專祠忠義負識略善伺賊爲奇兵達開之擾慶遠忠義患
其入蜀也屢疏請敕東南帥命將以西議者迂之未幾寇果越綏
甯鼓而西迺服其明決身都將帥時重賞厲有功而自奉特約暇
則研書史自娛入江西時致書巡撫沈葆楨曰治寇當清其源使
封疆大吏皆以吏治爲要圖天下廓清可立待也君子歎其言
贊曰孔子稱大畏民志中與將帥若侯官沈葆楨之治江南蓋可
謂大畏民志者哉質而不物明肅而不文雖曾胡蓋未之或逮而
其沒寥焉塔齊布之薨士歸莫敢入民舍此其誠至孚格有足大

過人者九江負匡廬爲國江流浩渺與天無際塔齊布英風偉烈
况然遇諸憑弔之間嗚乎何其神哉

江西將吏第二

江表忠略卷八

馬濟美劉開泰列傳

李克寬 吳廣生

馬炳南 盧榮邦

清保 常海

吳錫光

馬濟美字觀廷雲南人也祖若父俱戰死濟美襲騎都尉擢九江鎮總兵咸豐二年冬寇犯武昌巡撫張芾檄總兵清保防九江自將屯瑞昌守禦三年正月九江潰芾還守南昌寇遂破安慶東下四月寇還擾江西前驅陷彭澤南昌大震五月江忠源奉詔之江南芾乞入南昌城守偏校李克寬戰死糧儲道鄧仁堃脫冠服殮之六月濟美至江西芾使將城外軍犄角寇穴城合諸將破之請宵攻襲寇屯不許濟美曰今日之戰城孰巖安然負郭萬家已蕩然矣今穀蔽方郊寇無去志奸民膠結患其可窮我將家子知戰耳不能鬱鬱圍城中也初濟美忤上官論劾或曰公名列彈章矣焉用戰濟美太息曰吾一死報國耳尚何言哉左右皆動色

欷歔而罷旦日寇攻壁逐之寇伏麻畦間洞脇死從子炳南疾馳往仰天大呼曰三世死國可見先人地下矣抱其尸哭且罵死焉鄱陽令沈衍慶血戰返其尸一軍皆哭初寇之逼南昌也圍西北急憚濟美軍東南闕焉軍民出入輸薪糧不絕及死門塞城粟匱民尤悲之諡襄愍濟美旣沒清保方待罪南昌出獄禦城上亦中礮死劉開泰者福建惠來人也五年湖北寇陷義甯開泰以贛南總兵馳剿湘軍大將羅澤南復州城開泰壁之冬石達開略渣津官軍戰不利開泰逆戰敗之詰旦壁渣津寇設伏來犯縱擊寇詐奔追至溪口伏盡作血戰火其裾方解衣搏戰寇剗之鬻而死子以亨殉諡果烈開泰旣亡所乘馬悲尸側不去寇將愛之騰其上輒蹶齧而顛賊怒殺之吳錫光者貴州都勻人也初喪師江南論斬亡命走江西四年從總兵趙如勝復武甯寇擾義甯斬寇將頭

懸馬項寇驚潰義甯乃安冬寇陷南康大敗諸城下城復成焉五年春克饒州擢游擊義甯告急疾還城已陷寇張幟孔道襲我師戰合燔我屯錫光裸而馳手斬數十人馬躓自剄死子顯忠殉寇行過其所馬輒踏義甯人祠之自義甯亡江西千里皆寇武弁棄城者滋益多獨鉛山都司吳廣生死官所吳廣生者宜黃人也父死教寇之亂廣生襲雲騎尉蒞鉛山酒酣大言曰寇犯鉛山我必死不且無以見先人地下也寇至戰不克死之未幾而盧榮邦復死南安之難盧榮邦者新昌人也攝南安守備南安處萬山中鄰楚粵寇略至城守以完八年冬寇復至緣城鑿內塹寇穴地敗之會淫雨河漲寇薄城城陷巷戰執使降則謾罵碎頰嚙血噴賊面死之寇之圍南昌也處州游擊常海帥所部五百人來援城守軍萬人獨常軍號嚴整圍解壁南昌五年寇自饒州瞰浙邊浙撫檄

還軍至弋陽城陷謀曰寇陷弋陽必趨浙盍殲諸則帥五百人登岸擊殺寇敗遁入城已察其軍寡復戰死焉諡忠節

周玉衡葉濟英列傳

王本梧
張全孝

陳宗元
楊曉昉

周玉衡字潤山湖北荊門州舉人也作令江西二十年擢贛州知府咸豐元年授吉南贛甯道五年秋守吉安擢江西按察使總吉安軍冬石達開合別寇陷袁瑞臨諸郡數十城江湖阻絕玉衡自將復安福分宜萬載至臨江別寇陷太和師還寇躡至戰不利乃與知府陳宗元守焉初義甯以援絕陷死者數千人及是副將周鳳山援臨江或請壁樟鎮犄角糧儲道鄧仁堃言於巡撫曰義甯可鑒也請速援吉安巡撫倚湘軍不可南康令周汝筠帥鄉勇來援絀寇泰和不得進十二月寇掠舟薄城城潰玉衡子恩慶復焉其明年正月糧盡玉衡殺馬饗其軍遣使至南昌凡十數已復刺

指血爲書無應者城陷玉衡死之恩慶及寮吏死者四十一人玉衡贈布政使諡貞恪祠焉又明年子炎亦戰死始粵寇之入湖南也郴州實被寇郴州者與吉安接知府王本梧練鄉軍備之三年南昌告急本梧帥鄉軍入援瀕行而泰和萬安寇作會別將壁泰和討之寇宵攻本梧負重創寇遂陷泰和安福薄吉安本梧擊卻之而寇援畢至或請待援師本梧曰今寇圍省會援絕匱而守焉坐困之道也乃選死士四百人襲寇屯寇敗退越日以火牛衝突穴入城城且陷本梧仰天歎曰事急矣柰何使百萬生靈爲鬼虜也則開壁殺賊數百人躡擊中伏死本梧旣死巡撫遂以宗元守吉安五年秋寇陷永新安福逼府城玉衡以師至遂從討永新安福拔之寇退城守兵不滿千至日方朝賀石達開擁眾數萬趨吉安築長圍蹙我宗元謂玉衡曰寇深矣請以死戰宵雨作潛師毀

寇壁斬殺數千人達開使二校牘入城期日自東入毋礮吏民可
西走也宗元怒斬其使一校請還荅陷之期至寇且東空礮陷其
眾既逼角大作寇死者復數千人城陷巷戰死于世濟殉寇置宗
元頭東門上言人哀之賂葬焉宗元者吳江進士也以主事轉郎
中授吉安府加道銜既亡謚武烈方寇事之殷宗元命世濟曰城
陷吾必死若奉母返吳中慰大母毋駢死也世濟泣買舟載母東
躬返城號人死本悟者浙鄞人拔貢生也歷部曹御史給事中守
吉安瀕死之戰操紙筆大書曰城存與存城亡與亡惟有一死以
報 君王拔佩刀上馬逕去贈三品銜祠焉初羣寇之轡江西也
方千里無堅城馱義甯知州葉濟英守死不下四年寇自湖北陷
武甯九江軍逆戰不克濟英度寇至則飭鄉軍擊梁口敗之寇薄
城襲諸鳳凰山寇宵遁則集士民飲堂上犒之酒數巡躬執爵爲

壽笑曰吾乃今知義甯之所以爲義也坐客皆忼愾誓死於是練聲赫然號掃地勇寇略地義甯鄉軍十七戰皆捷俘斬萬數千人秋復合官軍敗諸道攻武甯拔之五年夏驍賊數萬逼州西鄉軍連戰敗績寇壁城遏援濟英募死士襲其屯寇番戰疲我井枯禱而溢守軍益嚴攻亟嚙血上書巡撫曰濟英死不惜獨城內生靈且十萬被殺它郡縣舉團練爲戒會垣孤注其足恃乎不應五月三日鄉軍大戰五里坳寇穴城陷之濟英亟衣冠北拜湛死愛蓮池家屬四十人皆殉死寇帥踞堂上見濟英怒鬚髯疾視乃奔方義甯之告急也仁堃謂巡撫曰江西民懾寇無團練獨義甯扞寇保南昌宜速援風列郡請趣羅澤南鼓而西不許濟英死守十九日乃陷士民死者數千人南昌大震七月澤南乃血戰復其城濟英直隸滄州諸生也以謄錄補義甯州進知府贈光祿寺卿州人

祠池上圖其像祀焉初義甯之城守也銅鼓都司直隸張全孝者蒞官道被獲納牒於敗絮入焉圍急大戰斬馘數十級寇翼乘之急還寇復假援師圍合血戰死當吉安未下廬陵令楊曉昀者已擢興國州或請去謝曰避難非夫也城陷火廬舍舉室燼焉

帥遠燁郭式源列傳

劉希洛

李錕

姚世恩

恩喜

帥遠燁字逸齋湖北黃梅人祖承瀛官浙江巡撫沒遠燁 賜舉

人成進士官編修里饑售婦田百晦振焉廣西寇蔓天下大帥專征伐輒逃執政大臣不復事臧否遠燁歎曰吾世受 國恩不言何以見祖考地下於是上封事萬言請一兵權申國法求人才而斥樞臣避賢路誅失律將帥以振天下之頹疏入天下想望風采而執政則椎牀大恨遠燁痛言之不見用也則乞歸而黃梅已陷於是寓浙中三年入貲以道員待選遠燁之官京朝也負氣絕援

所交多奇士而尤重曾國藩國藩督師江西喪歸 朝命趣視師
 不赴遠燁走湘中說之七年巡撫請待補江西籌餉饒石達開之
 踞撫州贛江以東無完土遠燁請獨將討焉東鄉據饒廣之衝既
 克巡撫檄總兵李定泰戍之規撫建遠燁遂自將千人合周鳳山
 趨東鄉明日撫州寇來攻逆戰十里外卻之而別寇間道乘其壁
 鳳山大奔遠燁軍少莫能禦親卒請出焉叱曰此何時尙顧身耶
 手劍開壁門搏戰死寇怒裂其尸謚文毅遠燁負奇才詩古文邁
 遠有奇氣性伉俠慕古畸行居嚴州故人卒羈旅遠燁質貂裘殮
 葬之塾師父客病逆之歸醫殮皆自任喜談兵卒以兵死君子悲
 之郭式源者長沙諸生也性沈毅佐李元度戰撫州屯貴溪七年
 正月寇萬屯弋陽宵攻殺邏賊十數躬入城火之寇大亂斬殺數
 百人質明軍斷截諸將奔式源帥壯士疾戰創而顛斬追寇奪馬

歸躡寇至鷹潭破之九月貴溪圍解擢知縣八年屢破玉山廣豐
寇屯浮梁擢同知遂援浙江克清安擢知府冬寇三犯玉山輒馳
解遂以道員留江西爲平江軍特將十一年春李秀成圍撫州號
二十萬式源自玉山馳解之再破之樟鎮三月躡寇瑞州太陽墟
降將李金陽告曰賊半渡可克也式源信之賊渡河金陽不能禦
式源鏖戰礮丸竭碎釜鐵代之再竭死贈按察使銜式源之死也
從弟式相從焉或請去歎曰烏有與人共事而逃其難者況兄乎
遂同死式源好匹馬陷陣元度常止之笑曰克則卿不克則烹固
其所也聞者壯其言劉希洛者湖南祁陽舉人也用知縣署德安
四年寇踞九江略諸縣德安當其衝希洛募軍守羣隘躬乞餉南
昌城陷罷之五年春從克弋陽廣信復其官元度之東也檄希洛
及李錕將敗寇於姑塘青山復都昌攻湖口入其郛石達開徇江

西國藩檄希洛錕援臨瑞希洛抵瑞州敗之寇集或請還不可曰
瑞邇南昌平無險師朝退寇夕趨南昌矣翌日寇環攻希洛逆戰
彈竭介馬入錕壁痛飲返火其屯躬帥壯士入寇死李錕者字寶
秋陝西山陽舉人也攝宜春令善談飲諸名士暱焉嘗以三百人
徒跣襲寇屯爲老將推詫壁且陷希洛卽之錕曰丈夫死而死耳
尙何言哉則引滿自酌復酌希洛曰吾兩人當手刃賊酋毋徒死
爲也希洛策馬歸火作錕曰劉君先我矣則開壁突而馳馬蹶手
長矛斃數賊死從兩人死者千數百人自劉李之亡江西文吏知
兵者益寡而恩喜姚世恩以城守特聞恩喜者蒙古人也貌魁異
弱冠爲諸生攻擊刺竟日與壯士橫槊爲豪補南安同知攝饒州
府饒定還南安敗寇童子渡城急與知府葉球誓守焉球者桐城
舉人也城陷死恩喜巷戰寇醢之而桐城姚世恩者官經歷攝定

南同知六年夏石達開攻廳城城守七十日解去秋奸民火官廨
寇乘之城陷世恩復之七年討蕭龍章敗而死定南民祠焉

沈衍慶李仁元列傳

章裕善 傅自銘 周祖誥 高學易 靳丹書 傅培峯 邵廷選 劉芳槐 雷封

蕭國琛 諸葛槐 陳彤燮 李傳心 趙泳 洪漳 紀鳳翔

沈衍慶字槐卿安徽石埭人也幼瞶大父附耳授之書以進士令
興國泰和憑短几讞獄治最調鄱陽鄱濱湖藪盜衍慶籍漁戶扞
巡舟捕斬無赦俗仇殺警其耗剖之歲饑輯流民備食徹衣雜羣
丐警之奸蠹肅然饑黎盜私嗟為活大府檄捕斬寢之麥登微行
告以法遂止於是鄱人呼沈父暱焉 文宗御極詔求賢巡撫舉
治行第一寇作帥府諱言兵衍慶憂之編十家牌製船械鄱陽軍
由是起焉三年正月九江陷雪夜謹寇艦逼城羸老蹶雪中莫能
止衍慶躬短衣策馬出東門大呼曰土寇譌言且剽掠毋恐外寇

至令以身禦之母自敗也遂將數百人抵河上糧卒謀而前衍慶拔佩刀斬二人乃定則請於知府曰寇東漕必闕糧卒饑且盜盍輯之乃簡驍健勒兵法晝教之夜半躬簿書輯糧備守向榮之東也衍慶饋粟二萬石濟之五月寇圍南昌衍慶將鄉軍破寇永和門馬濟美死血戰返其尸戰屢捷而省援畢至寇東略乃還樂平令李仁元者河南義士也方攝鄱陽俱守焉明日寇集至乘漲破其鋒寇毀高門涉擊斬其酋竿城上寇退襲北門入焉仁元截殺數十人戰而死衍慶負創火糧屯策馬入深巷死之寇之陷九江也衍慶鈐縣印給上及是別其骸贈道銜祠祀衍慶敦信義慕陸隴其之風英吉利入中國陳制夷策數千言輒驗方寇之都江南也衍慶度必上與人書曰郡無城可守然裹糧坐甲惟敵是求每懷鄉先正金正希之遺風輒拔劍而起至是竟蹈其言仁元字資

齊濟源進士官中書改樂平知縣樂平者江西巖邑也俗悍鬪死
輒百數十人慨然曰民不畏死乃可圖生喪亂未平致勇之秋也
乃募壯士六百人以戰盜避之衍慶之守南昌也念仁元義俠則
請攝鄱陽仁元年少負奇略輕賊不足平卽帥樂平軍抵城下或
謂仁元曰槐卿于帥府之他子乘其敝焉何哉笑曰槐卿君子也
焉避難寇東略衍慶不戒而還仁元亟請代衍慶曰鄱之在君猶
在我也旣而歎曰資齋父母老居樂平而使承吾難豈君子哉謁
知府受鄱事知府趣仁元歸仁元曰是謂我不丈夫也退語衍慶
曰君不負我我忍負君及是相駢死君子兩賢之方仁元之死也
樂平軍哭震地血戰番而前死者過半卒得尸迺還初樂平盜憚
仁元不敢發聞其死逞焉其母謂婦若女曰禍急矣庸可需乎相
率自盡死城陷父若弟不屈死焉寇去民泣逆喪歸族葬並祠祀

及戰奉其主輒捷自沈李之亡郡縣多陷沒賢令死者滋益多章裕善者浙江嘉善舉人也攝吉水五年寇至禦諸郊瑞臨寇渡河逼城下急返戰城南而寇已襲北門入衣冠坐堂皇大書曰公等毀吾身勿傷我百姓也寇擁視大驚鈴印仰藥死寇帥感焉絕燔殺掠穀馬而西方寇之甫至也餉援竭製絕命詞曰濯哉孤城空拳赤手一死對天敢云不朽吉人至今傳誦焉明年而傅自銘遂死上高之難傅自銘者浙江鄞縣舉人也署上高城陷不得赴六年夏師至募鄉軍合戰復之瑞寇襲而入自銘增募五百人大戰入北門而臨袁寇猝至自銘鼓而馳左臂絕右復斬數賊死焉是年而有周祖誥高學易之事周祖誥者浙江仁和舉人也四年攝義安城敵請勿往謝之晨起斷獄綏居民夜徒巡風雪中無間六年春寇至籍糧獄達布政司守而死高學易者順天大興人也以

奉新丞攝樂安縣旬寇至苦戰寇憚之冬崇黃寇薄城吏輒走亦
達印綬布政司躬出城擊殺城陷罵賊死焉又明年而有靳丹書
之事靳丹書者河南祥符進士也補新淦布衣疏食妻執炊巡撫
張芾歎曰廉吏也調樂安輸緡錢五百隄新淦乃去以他事論劾
無所歸樂安陷詣王鑫乞師遂從鑫復樂安攝縣事寇猝至軍返
莫援遂戰死又明年寇再陷宜黃而傅培峯復殉城以死傅培峯
者甘肅鎮番人以進士選宜黃被服布素見者不知其爲官也七
年寇來犯城空獨誓死父老出之搶地曰若欲陷我耶城陷乞師
告曰培峯守土無狀當大辟所爲乞師復城者冀解吾民倒懸耳
今復覩顏勸父老輸粟幣豈得已哉父老泣飲之則益治鄉兵乞
蠲賦二年帥府難之哀而免八年秋寇復至培峯率武舉紀鳳翔
禦之鳳翔血戰死躬朝服坐堂上謾罵死之初培峯之赴官也或

止焉毅然曰公謂我不丈夫耶上饒令公燕酒半培峯太息曰民困極矣吏方急催科安用此貪酷者爲哉語侵令坐客皆罷飲目爲酒狂宜黃之復大吏檄使還獨引咎自劾君子哀之賢令旣沒羣吏賢者復顛沛以亡江西靡爛極矣邵廷選者都昌人新喻教諭也四年冬寇略地都昌廷選繪都昌湖口圖達巡撫請築臺梅洲石鐘山戍兵張家嶺寇至踐其策論者惜之五年攝安遠教諭復其城十年秋寇至鹵其將遂壁沙含墟躡擊絲毛坪蹶而死是役寇眾日十萬廷選用孤軍戰彌月斬馘數千寇創奔輒解安遠人至今悲思焉劉芳槐者新淦舉人也始教諭鄱陽學使憚要人令削某生籍怒絕之曰吾豈以秀才易錢者牒帥府雪之補德安訓導三年寇圍南昌請火攻不納德安者南昌九江要道也復上書巡撫請練鄉兵扼其吭謂徵客兵不如募土兵土兵之餉半客

兵而事輒集且使富者醵金以資貧貧者亡軀以衛富可以佐官
精之緹而省轉運之煩巡撫不能用南昌圍解寇自德安馳九江
用鄉兵敗寇於城外丁祭宿齋宮寇入正衣冠死焉於是芳槐年
七十有六矣芳槐既死二年而有雷封之事雷封者義甯舉人也
官廣信教授寇至與縣令守焉或曰公職非守土盍去諸封慨然
曰士者民之表也士不能死而責民効死可乎城陷衣冠坐明倫
堂不屈死子發鳴殉其明年而有蕭國琛之事蕭國琛者廬陵拔
貢生也官新城教諭著海運攷兩漢刊誤名於時始至與縣令諸
葛槐復新城復陷遂駢死初寇之略萍鄉也教諭陳彬燮議城守
闕焉迺作書訣其家獨身臥齋中不出大書慷慨從容字壁上死
之彬燮者崇仁副貢生也明年石達開攻吉安援絕崇仁舉人李
傳心者官廬陵教諭賦詩曰膺師儒任官節義鄉順受其正何畏

巖牆城陷死初李仁元之死鄱陽也寄室於樂平奸民將入掠樂平丞趙泳捕以獻令弛焉於是奸民輒導寇襲城入寇去阻山谷鑄兵泳破之踰歲益謀城入寇巢死而德安之變寇自南昌入九江城空獨典史洪漳坐堂上擊賊死君子悼焉

贊曰嗚乎濟美遠燁之亡其皆有不得已於其中者乎排觥而末或明抗慄而未或自拔此其誼非激昂以死不足褻天下李仁元傅培峯之徒皆古所謂皦然泥而不溜者與江西大帥自陳啟邁而閩羸籥至而羣吏死節者鬱然相望於章貢彭蠡之涯嗟乎繫古忠蓋之士其蓋瞻諸天而非汶汶者所能詘其性始者與

江西將吏第三

江表忠略卷九

陳大富黃承綱列傳

田應科
鄧在富
李茂盛

蕭傳科
毛英勃

劉世鵬
傳承雲

李光祝
胡迪堂

陳大富字餘庵湖南武陵人也初從向榮至江南補都司遂從鄧紹良征甯國援浙江師還敗寇於石埭太平復涇拔南陵紹良死軍潰大富保南陵寇環攻死守不下逾年圍解擢皖南鎮總兵咸豐十年周天受戰死甯國遺民保南陵納焉寇益攻南陵不去久之饑殍屬衢巷大富遣壯士乞援輒被殺最後督師曾國藩困祁門得血書而泣則命楊岳斌耀兵攻蕪湖宵征至魯港下令之南陵軍士皆失色至則火其屯圍寇大驚擾亂岳斌大呼曰今奉命拔南陵趣出於是大富困南陵已六月矣聞呼聲則大喜枵腹手大旗開壁表寇陳合援師斬首萬餘級寇大奔遂徙軍民數萬於

東流語具皖南篇十一年方會師建德李世賢略景鎮而西江西
大震大富自東流將四千人往援躡擊至湖田李村敗之旦霧作
寇精兵襲雙嶺潛伏啗我師大富躬搏戰參將田應科游擊蕭傳
科繼之伏作大富中創血淋漓躍馬李村河以死二將殉焉諡威
肅祀南陵二將俱賜諡初劉于潯長佑分將江楚軍而東也章江
東西實賴焉於是兩軍將多戰死黃承綱者湖南新甯人也長佑
之壁袁州也使將五百人復焉擢游擊七年春屯臨江太平墟卻
援寇寇火屯軍潰承綱獨堅壁呼曰走固死也盍死戰則開壁血
戰寇磔之五百人竟死無降者長佑之討袁州也同里劉世鵬李
光祝實從旣克萍鄉寇來犯光祝突而馳世鵬將奇兵環襲寇大
奔遂壁瀘溪市瀘溪者介兩山間袁州門戶也寇柵市壁山爲犄
角世鵬毀之走袁州當是時長佑用孤軍深入寇喘息復戰兩人

輒敗之夏袁州敗績光祝單騎殿我師寇懼退圍合徒步攻南門
駢死長佑所部號楚軍與湘軍別八年春劉坤一攝將攻崇仁新
甯鄧在富察寇軍且退伏待之楚軍遂入崇仁在富以官城歸湘
軍而自屯民城犄角湘軍將蕭啟江之壁撫州也寇犯之在富將
二千人疾馳往遂克撫州擢副將秋壁瀘溪陷寇死焉方蕭劉之
出萍鄉萬載也未發袁州寇略萍鄉醴陵屯將毛英勃自將三百
人約田興恕軍以赴先往奪萍鄉寇遂壁瀘溪不進英勃曰我兵
少圍合將不利我戰而懼之大軍至破之必矣乃命百二十人分
左右以百二十人殿其軍自將六十人鼓而入弟英俊諫曰此行
數百里皆寇軍此危道也英勃怒曰夫勝敗在一決以數十人敗
眾萬者多矣寇敗則土地人民皆吾有今持重而內懼焉豈兵法
哉則進伏作軍返奔兩人搏戰死七年劉于潯之攻撫州也使安

化傳承雲募五百人當軍鋒寇柵城東橋莫敢踰承雲獨燔柵火其屯擢都司一作游擊九年春攻景鎮馬鞍山者鎮後要地也則請別將攻寇屯躬潛師拊其背寇驚走創劇死焉未幾而三降將亦戰死胡迪堂者安化舟人也官僞統制入于潯壁請降于潯使將數百人陷寇陣火之擢參將于潯之敗景德也迪堂血戰斬追騎擁而歸十一年春李秀成圍建昌迪堂夜遣壯士入寇壁大呼寇解去圍撫州連屯二百里迪堂則率死士二百人僞寇狀入其軍酣戰入城圍卒解同治三年李世賢三十萬眾攻撫州躡寇中礮死楊輔清之破江甯也得江南周春林暉焉至景德復得都昌李茂盛兩人佐寇軍而陰謀歸我於是春林詣于潯降使將夜輒燔屯斬守將臨陣則鮮衣策駿馬呼曰主將厚我願公等早自圖也於是降者踵躡九年拔景鎮兩人襲寇死之

王鑫列傳

易普照
王開化

王鑫字璞山湖南湘鄉人也生三歲母輒授之經十歲讀通鑑父
曠之鑫且喜折其角已乃大戚更折焉退視之所喜則聖君賢相
卽大戚則奸邪濁亂之世也旣冠爲諸生從羅澤南問學嘗登岳
陽樓浩然有憂樂天下之志澤南講學務經世門下多建勛伐致
開府鑫才實爲羅門冠乃獨數奇以終湘軍之興轉戰十八行省
世輒以推羅澤南李續賓而鑫則其創始者也始咸豐元年粵寇
犯永安湖南奸民多屯聚湘鄉界衡山剽掠尤劇當是時海內承
平數十年湘鄉去粵寇千里鑫以書生起言兵羣驚駭以爲謬妄
鑫獨與澤南銳意討山農輯之二年冬寇去長沙鼓而西眾睜眦
莫測所往鑫獨身走長沙瞰之痛羣帥以十萬之師縱賊則上書
請自効羣帥尼焉寇遂破岳州陷武昌其明年遂入安慶都江甯

蹂躪徧天下當武昌之陷湖南巡撫張亮基求將湘鄉舉澤南鑫將千人以赴侍郎曾國藩奉 詔團練諸練勇皆屬焉益署所部號湘軍湘軍遂重天下三年春鑫合劉長佑討耒陽安仁及桂東龍泉定之秋江廣寇分略桂陽龍泉羣議討江寇鑫獨建旗鼓徇龍泉而疾趨桂陽逆廣寇寇據興甯破走之江寇引還再擢府同知方鑫之援桂東也扶疾往興甯既定則上書乞歸國藩慰畱之羅軍敗績南昌鑫請募三千人雪仇恥國藩許焉募成而江西圍解於是國藩治水軍衡州餉絀併諸軍存鑫軍七百鑫已汰而巡撫駱秉章見其壯止焉初國藩重鑫才思倚爲大將及是則大慝擯之鑫憤甚變古制爲軍隊魚貫左右列鼓而馳易位三馳而圓皆持滿嚮外再鼓則馳復嚮而攻左起則右伏右起左如之三起三伏迺變圓爲方後軍左右出蛇行繞前軍三合而進前左右皆

然當嚴鼓時旗周麾卒周馳團聚爲城郭剽疾如風雨鑫手赤幟
自校之故所部號無敵四年春總督吳文鎔戰死黃州寇大舉西
犯陷岳州掠湘陰國藩自衡州北討鑫奉秉章檄馳湘陰血戰風
雨中兩日燔寇艦復其城遂以孤軍復岳州壁之未幾勦崇通不
利還岳州曾部水陸萬人軍城外寇至曾軍將告曰城空不可守
也鑫曰岳州兩湖扼塞不死守長沙武昌必陷且滌帥軍城下安
能令吾輩坐困哉滌帥者諸將字國藩而羣奉焉者也翼日寇攻
城曾部水陸皆退走鑫糧絕殺馬餉軍獨誓死不去國藩命戈船
逆之鑫益憤拔佩刀自刎左右擁入船城遂陷鑫部死者千人寇
遂渡洞庭陷湘潭長沙大震武昌亦陷沒鑫旣敗岳州自刎而請
收散卒爲効秉章許焉五月國藩將水陸東討澤南從秉章乃檄
鑫南防不復與曾軍合鑫旣專南防則以五百人徇郴桂破寇嘉

禾藍山甯溪屯錦田賀壁嶺東時粵東西寇蜂起湖南邊尤日被寇鑫所將不過二千分屯且弱秋道州圍岌血戰創其胸寇遁則間道入江華破之遂剿恭城燔寇壁甯遠告急則耀軍返江華陰馳兵秣赤亂寇軍踐殺初奸民附寇急攻城鑫至謂寇破檄鄉民捕黨奸民駭而奔遂以五百人破寇近萬復躡至藍山大破之恭城寇之退龍虎關也別寇掠零陵周雲耀困諸隘鑫軍旣出復率數十人鼓而馳令曰寇百退且死則據險夾而攻逐北三十里自是轉戰甯遠山谷間深入至九嶷玉琯用獠人爲導窮險無畱行功上復原官賞花翎甯遠有張老人者年百十八歲貧無子鑫上食其家奉金爲嗣子娶婦師還已抱孫至是鑫登九嶷巔爲父母壽老人亦扶杖躬祝鑫喜甚爲圖志其事焉五年春湖南大定獨粵寇胡有祿朱洪英各擁萬人稱王號結湖南寇何賤苟通洪寇

以東龔雲耀方討富川有祿則入湖南陷永道馳永明斬馘二千餘寇遁合湖黨陷灌陽乃還軍道州禦之夏會師剿灌陽寇棄走則移軍禦永州寇黨綴龔軍襲東安疾往城堅不可拔則空壁東芻人臺上還壁井頭墟合軍攻兩月拔之方越境蹙逋亡而朱洪英聞入龔往來馳剿寇輒憚其鋒避之則潛師逆寇軍血戰斬寇帥二十人眾首二千級生致定南王胡有祿及偽監軍二十人磔長沙何賤苟亦戰死賤苟者自稱普南王國藩討之而不得要領者也二寇旣滅洪英孤於是永寶略定秉章上龔功第一遂以知府擢道員方龔之攻東安也廣東寇何祿據郴州使陳義和屯桂陽犄角分擾茶陵永興耒陽官軍戰不利秋龔自東安討耒陽四戰斬其帥寇走永興再戰斬千馘於是陽攻郴而潛師逼桂陽蹙之寇驚潰則入遂復桂陽城瓦窰坪者距郴城三十里吭隘寇軍

實聚焉。鑫至，火其屯。寇糧絕，索戰則堅壁挫之。夜半出奇兵橫擊，遂拔郴城。至羊山，橫尸五十里，馳勦永明甯遠。寇聞風，葉聲輒起，死者八千人。歲逼至黃茅嶺，天大雪，攀崖搜剔，至廣東連州，寇死傷略盡。乃還軍道州。六年春，克汪華，至甯遠，擒寇將十數，斬馘二千。人躡擊至九嶷藍山，大破之。當是時，朱洪英還連州，連韶故寇藪，歲合廣西擾郴桂，不可爬梳。鑫既定湖南，請討軍疲憊，深入則自將三百人，逾絕險，獲洪英妻子，斬之。遂進討連州，斬首四千。級會廣東軍至，乃還。自鑫專南防，二年往來湖南廣東西之間，寇誅殄不可選紀。而軍士死者滋益多。師還道陰雨，鑫獨坐軍帳，太息曰：「諸亡者欲從我歸乎？」則嗚咽爲文，招魂於野。祭畢，天大霽，乃振旅而還。至道州，聞澤南病沒，武昌則大慟。朝廷念勢急，詔馳軍疾作，乃還臥湘鄉。夏，石達開自江西援武昌，秉章上言：「達開非

鑫莫能克秋病已則命屯岳州達開還而崇陽通城通山蒲圻諸賊渠歲用兵不靖兩月閒旣拔四縣斬其渠而興國大冶寇憚軍威輒解於是武昌無後顧胡林翼遂拔武昌總督官文上鑫功加按察使銜以道員畱湖北簡放初國藩之怨鑫也左宗棠言於駱秉章私倚爲大將湖南邊不復慮寇警得銳意籌東征及鑫至湖北胡林翼大喜言於官文請畱之 命下秉章抗疏詆林翼奪其將鑫慮鬪羣帥則還軍岳州是時石達開竄江西合別寇陷郡縣六十國藩坐困南昌七年春劉長佑攻臨江敗績國藩以喪歸秉章乃奏鑫討臨江合長佑爲濠斷寇濟僞王何勝權胡壽階自將援吉安縱橫數十里鑫躡寇五里方築屯勝權謀乘之鑫臥古樹下徐起登望樓輕兵拊其背寇大驚士投畚殊死戰斬勝權蹙其眾於河寇走水東破屯一餘死守不下都司易普照耆湘鄉壯士

也揮纛躍而登屯輒拔斬馘四千壽階跳普照負奇勇道州之戰躬負創二十七復大呼斫寇陣遂解道州至是中礮死自鑫戰吉安寇方蹙閏五月遂渡贛江壁藤田拒之壽階恥前敗將寇數萬壁沙溪鑫遣將毀其壁明日壽階將寇二萬攻藤田躬搏戰鑫令軍擊左寇眾左則自將死士衷其右寇大奔瑤嶺蹙焉擒壽階及其將六十斬馘五千遂簡精兵擊沙溪大破之甯都寇之據永豐也凡八萬鑫血戰踐屍爲梁躡而濟斬寇帥以下二千人拔遺民逾萬六月破寇古夏新城間斬寇將十四僞王楊輔清將眾十萬據廣昌頭陂要我眾懼鑫笑曰寇聚此可一鼓殲也及戰寇下令顧者斬鑫分道逆諸涂躬怒馬陷陣寇大奔逐北六十里斬首萬人僵屍屬陂澤竟赤士民登高阜觀戰歡呼致牛酒爲樂於是贛江上游寇輒遯湖南北江西三省爭列功 詔賜愛什蘭巴圖魯

樂安旣拔方進規撫建而周鳳山潰吉安鑫亟令鄉民擁燾趨建
昌而躬返藤田規吉水輔清聞鑫去大喜統銳師七萬圍樂安鑫
遣將壁藤田宵雨還樂安手赤幟城上幟動伏盡作風雨晝晦斬
首六千人尸城埒浯漳寇至泰坪破其眾三萬輔清旣敗堅壁林
頭老我師躬御黃蓋將中軍督戰鑫列陣徐行火箭射騎兵死士
斷騎足劉松山易開俊合而攻自將衷寇陣寇大奔斬首萬三千
級不一月沒於軍自鑫入江西凡五月寇無慮數十萬輒破走奸
民通寇輒鬚長髮逆我師曾軍將在江西自畢金科劉騰鴻之亡
勢且弱鑫後至威名輒出諸將上寇虎之湖北再警官文奏鑫還
朝廷欲倚鑫平江西持不許及其死寇見國藩將輒疑鑫建昌
寇呼王虎入城相驚潰 朝廷哀之贈布政使諡壯武祠焉鑫清
癯威重聲遠氣高論議縱橫目光如電性至孝年十一母病疽吮

之顛天代乃瘳其至性如此始家居團練所募輒鄉農申誠誼嘷無紀列頒軍服弗御躬被服率之迺與澤南訂軍法躬教之教畢登壇舉忠義大節相策厲聞者乃肅然動容嘗捧食入廁習穢腥故所募浹旬無不忼愾任戰所至輒起鄉團爲根本以將領任其豪大軍去諸團輒自爲戰守旣行於廣東西湖南北江西諸郡縣益喜答諸民疾苦吏不職易之暇則集羣士講學拔其尤故所至父老子弟愛之如父母連吉至建璞山講學堂志遺愛道永則生祠祀焉課軍則視晷刻分擊技陣法縛鐵瓦躍而馳暇則擇其良授孝經四子書幅巾坐軍帳書格言教之日夕閉壁門刁斗與書聲相答若慈父誨愛子焉藍山之役逐寇苦饑一卒奉生諸不納隴上多諸無主者則命投錢置諸穴以償故軍士臨陣致死平日則恂恂如書生雖嚴寒冥涉不以爲苦用兵善出奇制敵信宿濠

塹必嚴夜輒呼父老問道里山川繪其狀戰輒前夕集部將出地圖謀進退已乃定策具爲令授之違則雖勝必罰國藩嘗舉以詔其弟而歎其有名將風焉平生好以少擊眾嘗四騎遶寇於郊鑫堅植馬上不動寇刃及馬足則大呼殺賊寇大奔乃從容按轡而還當寇勢過盛進則密治具乘夜壓寇壁而軍寇覺壁已成輒驚潰退則寂焉寇謂其去也躡之伏作輒大敗旦視之幕無人矣故寇之視鑫如鬼神不可測望其燾輒返奔嘗卷燾出征旣合風颺燾寇大駭曰王虎軍又至矣則皆走以故大小數百戰復名城二十斬級數十萬未嘗求助它軍所部改制後署曰老湘軍將士亦翹然自異所著練勇芻言凡五篇國藩定湘軍制本焉始每哨正副長各一左宗棠督師去其副及婺源之敗乃歎鑫謀慮之深壹守其法不變其陣法新編已前佚而方陣梅花陣則劉松山用之

以勦檢回突騎萬千莫能入論兵則曰氣愈王而神愈歛故所將
纔三千人而湖南北江西輒倚爲大將初鑫忼愾任俠邑大利害
輒自任不撓及從澤南游始恨求道之晚厥後顛躓兵閒暇則讀
周易春秋窮其趣而驗諸行事日手記程焉自澤南之喪時時俯
仰流涕年甫三十有三以勞瘁死君子悼之始林翼偉鑫才書牘
推鑫者數十篇藏鑫子詩正所編林翼書者擯焉左宗棠謂相者
言璞山功高官不過三品主湘幕時思薦拔盡其才輒不獲中興
以來湖南人才冠天下其壹無憑恃居風氣先者獨江忠源羅澤
南王鑫爲然乃皆不克竟其功以死而鑫尤以失國藩蒙謗議故
詳攷羅氏紀年著始末待後世君子論定焉當鑫之沒也秉章以
王開化將開化者鑫之從弟也年十七爲將十年左宗棠之襄江
南軍使開化總軍事遂敗貴溪寇於德興復婺源敗黃文金於景

鎮復浮梁李世賢之攻樂平也請伏濠外狙擊焉世賢壁城西聯
互十數里開化則屬劉典佐宗棠出中道躬躍馬突而西寇大奔
六月屯婺源病沒以道員贈布政使銜諡貞介厥後張運蘭死福
建劉松山死隴西鑫部諸老將盡矣

蕭捷三列傳

蘇勝 周清元

鄭沐

史久立

羅勝發

黃國堯

夏鑾

蕭捷三字敏南湖南清泉武舉人也官湘陰守備咸豐四年城陷
免歸曾國藩治水師衡州使將補永綏守備武昌之戰捷三帥戰
艦燔寇柵大破之遂克漢陽壁燬其舟擢都司寇鉅艦來犯燔我
軍灼捷三幾死捷三裹創躡擊大破之蘄州遂破田家鎮水師威
名震天下語具李續賓傳及攻九江寇壁湖口梅家洲李孟羣將
水師攻屯不克部將蘇勝鄭沐中礮死寇摩我軍艦宵火之餘寇
保湖口不下冬捷三慮寇入鄱湖通餽饗遂摩湖壁燔寇舟寇火

我舟於姑塘都司史久立戰死水陸軍退保九江九江寇犯帥舟國藩跳而免水師大亂寇遂造浮梁於湖口截我師捷三遂陷彭蠡湖眾三千無統將國藩乃分內外軍別之五年國藩增艦南昌擢捷三游擊統內軍春寇復西軍陷武昌外江軍還救不得夏霧襲鷄公湖復都昌寇至燔焉國藩既屯南康克湖口寇保石鐘山山負城面江風起浪立如山嶽捷三躬將十七舟誓奪石鐘通江表而鞋山寇襲我師捷三中礮死諸將憤燬鐘山寇艘而還捷三善戰推一軍國藩悼之謚節愍祠祀自捷三之亡湖口復陷內湖軍無統將則命彭玉麟代之國藩以喪歸疏請載福統水軍以玉麟佐秋內外軍拔湖口乃得克九江而東玉麟之軍江西也歲餘餉益匱聞外江軍且至則期會出師城洲兩岸礮環攻都司羅勝發戰死軍死傷如積或請還玉麟歎曰自水陸用兵五年精銳忠

勇之士死此者千數矣今日固必死義不令士卒獨死亦不令怯者獨生於是將士殊死戰競奪石鐘山內外軍始合自是長江數千里水師所過無畱行其明年遂克九江圍安慶八年國藩再起督師乃奏列水師死事三千人祠祀石鐘山以捷三周清元冠周清元者湖南湘陰人也初寇自益陽道臨資清元營其狀向榮至說之曰寇精壯不過三千人臨資口者地阻絕湘包東南資繞西北平原廣莫寇艦可燬也請絕其糧隘斃之不聽寇既佯去清元太息而還國藩募水軍衡州清元隸麾下四年寇踞湘潭數十里軍大恐清元呼曰寇民舟可炬也遂從楊載福逼寇艦寇舉盃逆之還擲中寇帥寇大亂燼之遂下岳州武漢拔蘄黃擢參將六年胡林翼攻武昌檄水師廓江表清元屯沙口破浮橋大戰鶴樓下中礮殊死戰遂克武昌創而死諡貞愍卹焉當水師之盛諸行

省輒請湘將爲之師而黃國堯遂死廬州之難黃國堯者湖南乾
州廳人也初攻九江南康廣信擢都司賞花翎安徽巡撫福濟疏
請敕湘軍治艦於巢湖諸將莫敢往國堯請焉時安徽四面皆賊
國堯帥匠卒道蘇浙間關抵廬州謁巡撫論議風發巡撫大驚以
國士待之五月舟師成盡破巢湖諸寇壁擢游擊福濟拊其背笑
曰勉之壽春一鎮非子莫屬也八年翁同書代爲帥廬州客兵萬
饒紕輒譁知府馬新貽急請國堯入左右聞城變尼之國堯曰吾
受命治水軍廬州廬存亡焉避難疾帥水師十三人赴之謁新
貽謀方略語次寇入城左右請速逃不可則上馬大呼手斬數十
人寇環攻國堯顧從卒裁兩人急揮去獨身下馬擒賊酋嚼其面
死焉贈參將國堯軍巢湖常就田閒詢穡事窶者卹之暇購與士
大夫相詠和以故廬人尤哀悼云始水軍之興同知夏鑾者上元

人也爲營將四年六月發長沙還寇於洞庭蘇勝將前軍鑿繼火寇艦鹵其舟凡二百及陳輝龍敗死焉

劉騰鴻劉騰鶴列傳

劉騰鴻字峙衡湖南湘鄉人也少讀書不遇服賈江湖閒咸豐三年秋湖北軍大潰田家鎮騰鴻泊湘江夜潰師入掠要至湘潭白縣令斬之騰鴻由是知名五年夏巡撫駱秉章命將五百人剿巴陵平寇黨遂駐岳州連敗粵寇於通城羊樓崗復蒲圻咸甯抵武昌敗寇鮎魚套謁羅澤南於武昌大奇之命增募五百人當前敵六年春大雪寇宵攻率壯士伏屯外燿焉所將湘軍幟尙黑白是羣寇見黑幟輒逃遂壁漢陽門十戰皆捷而石達開犯江西合別寇陷郡縣六十驛傳斷曾國藩駐南昌用蠟丸徵援師輒被殺湖南北江西聲息絕國藩弟國華自湘鄉乞師胡林翼乃增騰鴻五

百人從國華克咸甯六縣抵瑞州瑞州雄固異他郡列南北兩城
爲橋貫蜀水寇旅拒騰鴻單騎瞰城勢還寇敗之韋昌輝自臨江
來援騰鴻大戰攻南城六戰皆捷合江西軍拒昌輝江軍卻寇摩
屯騰鴻獨率數十人大呼逐北至城濠喪馬則徒步搏戰盡殺濠
畔寇殲焉擢直隸州號衝勇巴圖魯城寇糾臨江賊來犯大破之
逐北三十里寇且遁達開勒之還連壁城東號三十萬騰鴻建議
楚軍防大營江軍攻寇壁躬率死士三百當軍鋒寇突之三百人
植不動旣逼舉礮殪前師寇卻植如故七戰寇大奔屯悉拔初江
楚軍之攻瑞州也裁數千城內外寇數十萬屢捷則益增二千人
逼之南城旣拔羣寇保北城通臨江則堅壁南岸規北岸築城斷
賊援七年春國藩躬視師瑞州用騰鴻議掘長濠三十里絕賊餉
國藩以喪歸屬南路軍爲特將騰鴻旣將南路軍連戰皆捷寇堅

壁橋上老我師騰鴻既拔橋南攻橋北遂坐南臺舉礮擊寇軍越日復裏創督戰於是諸臺悉拔城未拔騰鴻乃中礮死於軍方騰鴻之中礮也撲地不能聲母弟騰鶴持而泣強視曰城不下無殮我一軍皆哭鼓而登遂拔瑞州逆尸入乃殮咸豐七年七月十三日也贈道銜祠焉江南平諡武烈騰鴻貌清樸膽識絕人大軍之攻武昌獨身巡濠上礮環之騰鴻大呼曰吾在此若三擊不中可降也寇果擊之三騰鴻立濠上不動兩軍數十萬皆咋舌攻瑞州復然遂及難蕭啟江之壁陰岡嶺也故與騰鴻隙寇來犯馳解之寇退躬詣謝騰鴻不見而還治軍恩信明決士卒取民鷲斬之故屯瑞逾年築壘浚濠未嘗假居民鋤畚民饋緡錢二十萬無怨言當長濠之成將軍福興歎曰屯平地扼賊衝內不能突外不能援吾行軍八年未見有如此者騰鴻於湘軍位卑名特重既死所部

號精兵從騰鴻戰者無不服其勇觀其輕身要敵非大將之道獨至臨死一言能使士卒殉死以成其志惟劉松山攻金積堡爲然外此舉莫能逮故君子傷之始騰鴻之援瑞也騰鶴將中軍臂中礮息焉不可騰鴻死痛哭攻瑞城夕拔巡撫遂命統其軍擊臨江寇逐之遂破峽江寇數萬復其城八年秋江漲寇橫出殲焉再戰克吉安躡擊數百里論功擢知府創而歸巡撫趣之遂合普承堯守彭澤死寇之犯彭澤也敗諸牯牛嶺破其巢再至期承堯出戰寇攻鄉團鼓而入承堯惡其先已也不赴鄉軍圍急復馳入死焉騰鶴軍彭澤視居民如子每練軍輒招鄉團使習戰戰則躬前敵練勇繼之師還勇或遺輒駐馬以待旣死民哀哭相弔承堯以輕敵劾之彭人控諸官不得私祠焉騰鴻之卒也空無雲驟雨倏止瑞人著紀恩錄神之列廟數十禱輒驗

林源恩屈蟠列傳

唐德陸
張時雨

耿光宣

林源恩字秀山四川達州舉人也授湖南平江縣粵寇犯長沙瀏陽通城寇環作平江晏然江忠源奏稱之遂將平勇五百人從曾軍東討擢知州四年寇犯平江源恩大捷於九嶺寇退同官中之遂從曾國藩九江佐水師攝陸軍廬山麓諸武將謾之源恩憤常獨夜太息曰丈夫一死強寇耳安能鬱鬱久處此哉六年江西巡撫募平勇三千號江軍檄源恩鄧輔綸將則大喜石達開犯江西陷列郡李元度戰而南源恩輔綸自南昌東討會撫州凡五十六戰皆捷軍創疾不能興輔綸被劾去源恩餉絀益孤宜崇令請曰克宜崇十萬金可致也元度難之源恩推案起曰無疑也軍若家然指繁必旅食乃坐斃何哉遂分江楚軍五千鼓而西分克宜黃崇仁壁撫州軍頗振而皖南寇來援源恩急撒崇宜軍返救寇截

焉都司唐德陞者甯遠義士也率壯士百人衣白衣手白幟斬首數百衣盡赤詰旦寇火屯德陞躍馬入源恩壁強掖上馬去源恩歎曰吾死此公可後圖也德陞曰死則死耳某其能背公獨生哉從容解金條脫付從子曰若馳去吾與林君死此矣須與林壁火源恩怒馬與德陞馳寇陣死焉三百人同戰死國藩哀之疏請贈道員越三年官軍克撫州乃流涕爲文勒其所撫人哀思之耿光宣者字輔臣四川隆昌副貢生也初客貴溪鄧輔綸之統江軍也龍汝霖告曰耿輔臣者命世才也輔綸異之躬逆將左軍爲偏將江軍之討撫州也光宣拔進賢軍出掠斬之旣壁撫州戰輒當鋒夜襲城則雜軍卒荷階往寇犯楚軍左軍必馳赴寇見藍幟輒逃輔綸歸撫州久不下餉竭寇滋多或趣走光宣正色曰謀人軍師去將焉往且人卽安能長不死哉秋城寇犯我師光宣腹中礮將

士環哭搖手曰君等好爲之無泣此乃命也遂死光宣莊肅寡言
笑在軍草履短衣鈞下卒糈入不以家始客彭澤土寇三千犯城
急光宣匹馬扼橋上破之及將元度過其屯手書赫蹠紙六百餉
軍胸而畢歎曰真將才也方平江軍之敗績也屯貴溪湖口諸生
屈蟠獨走南昌謁國藩抗言平軍圍撫州凡五十六戰皆捷饒闕
略宜崇兵單爲賊襲非戰罪也請濟師言已泣下國藩感焉比返
將中軍七年春捷鷹潭擢訓導耳口寨者寇久屯險地也蟠至襲
焉斬馘數百奪其壁擢縣丞八年石達開自撫州圍廣豐略衢州
號三十萬將軍福興屯廣信總兵饒廷選援廣豐合戰大南橋軍
潰蟠獨將五百人鼓之寇大奔退壁四十里寇之攻衢也環城八
十壁閩廣軍出戰輒還奔雨作廷選拔佩刀斬奔卒不止蟠絕流
大呼衝寇陣合城軍追躡十數里燬其屯二十而還福興登城上

大驚廷選對曰平軍將屈縣丞也福興拊蟠背歎曰壯士壯士蟠
既燔寇屯請速據不納詰旦寇還屯逼城下廷選謝曰吾悔不用
公然微公莫敢犯賊鋒者請逼寇爲塹可乎則敬諾旦日帥死士
逼寇屯寇死爭不退廷選趣諸將佐之於是兩塹並接笑語聲相
聞鉛彈洞軍帳軍莫炊相持四十日寇解去當是時蟠敢戰冠諸
軍論功擢知縣秋別寇圍玉山蟠入守寇穴入掘短濠破阻之國
藩再起督師蟠請將中軍屯湖口擢同知九年冬國藩軍小池陷
寇蟠除夕奉軍書元旦至大破之擢知府遂增軍千防廣信寇連
屯百里破走之擢巡道加按察使銜利勇巴圖魯同治二年大捷
章田渡加布政使銜命下歿三日矣方蟠之未歿也寇入鄱陽眾
十萬萃陶渡官軍數十壁莫敢嬰蟠遣死士燔其屯卻之章田渡
者鄱陽都昌吭隘也寇既卻遂以偏師壁陶渡衷賊師寇死士環

我蟠曰今寇鋒且岌勝則都彭湖賊必退不則阻大河吾屬無譙類矣旦日躬突陣都司張時雨戰死軍士死者五十人蟠火巨礮斃其酋斬馘以千計三縣寇畢奔江西大定師還樂平民遮道焚香叩馬下秋八月卒於軍蟠負奇略生時祖夢神舉二弓授己少貧甚漁於彭蠡閒已輒讀書精史事元度駐南康上謁奇之遂領平江軍爲特將性廉峻明決官軍破湖口夷其城蟠復之城周五里期而竣公家無私粟費城成寇屢攻不下乃歎其計畫之精鄱陽之役一夕寇且至去之寇大驚以爲神始受元度知及被劾訟其功則涕泣不能俯仰以此忤帥府不撓將元度軍七年未嘗更其度將卒輒取自平江故君子重之

贊曰湘軍將之死江西何其葳鬱而續烈哉觀劉騰鴻之沈勇王鑫之變化神奇可謂名將然鑫忤曾氏而痛厲以成其名騰鴻狂

武昌而卒死瑞州之難嗟乎躬賢豪之姿而無困辱湛挫以嚴其
理腴雖在聖智卽烏能無顛蹶於氣數閒哉匡廬彭蠡之郊遺民
沃膏血絕脰腸何可勝道而蒼頭屈起之士闕焉母抑都人士無
曾胡者風駟霆激以茁其萌芽而其機輒終古悶悶與於虜若屈
蟠者可謂豪傑已

江蘇紳民第一

江表忠略卷十

吳文鎔潘鐸列傳

吳文鎔字甄甫儀徵人以編修遷刑部侍郎巡撫福建攝總督調湖北未赴改江西祿至七疏緩其征舉文天祥祀孔廟皆報可移浙江禁牧令署代海塘決躬立雨淖中墮水幾死擢雲貴總督火淫祀討永昌寇平之咸豐三年洪秀全踞金陵天子念文鎔可大任移督武昌當田鎮之亡守將皆戰死巡撫建議壁城外且跳文鎔怒馬入撫署拔佩刀擲案上抗言曰城亡與亡司道以下敢出城者斬巡撫默然議迺定文鎔督將士死守數十日寇解圍而西於是巡撫益內慚劾文鎔閉守狀爲解朝旨責文鎔取黃州以城守任巡撫文鎔遂死黃州方文鎔之謀黃州也顧念湖北軍無可與任戰獨黔吏胡林翼大將才侍郎曾國藩治水軍衡州任

討賊國藩者故文鎔門下士林翼則守黎平許便宜討苗寇有功者也於是飛檄趣林翼將黔卒以東而馳書國藩會期旦夜厲將卒東征巡撫齟之急趣戰文鎔歎曰吾年逾六十受任封疆甯復惜一死謝天下哉所遲遲未發者麾下將卒宜重練且俟湘黔將謀大功耳今若此復何待哉歲暮自將七千人薄黃州壁堵城天大雪日行泥淖中拊士卒巡撫靳糧械困之寇屢犯大營輒擊退未幾寇環攻屯火師大奔文鎔北向頓首痛哭曰無以對 皇上自湛死咸豐四年正月望日也文鎔旣死武昌再陷秋國藩再復武昌迺抗疏列其狀巡撫已代去逮問酖焉 天子於是哀文鎔賜祭葬諡文節文鎔性嚴毅鬚眉凜然百寮憚其風采督雲貴時巡閱出先日檄郡縣列薪米蔬肉如干數至則先寮役蒞館按檄受供張餘輒絕瀕行令寮役先驅躬周覽乃去當粵寇之入楚也

方食投箸起歎曰虎兕出柙矣竟夕欷歎不能寐及奉 詔督楚子身至武昌赴黃州時寓書國藩曰天下大局繫子一軍亟嚴練要成功毋造次援我厥後曾胡兩人卒清江表成大功蓋其公忠能得士如此馭性過察覈幕客家書必檢視乃發而律已特嚴撫浙江時羨入鹺課金入干辭不受既沒浙商賻焉公子謝曰義也先大夫其受之矣先公卻而某受之是墮先大夫之誼也敢辭文鎔既亡九年而有潘鐸之事潘鐸者字木君江甯人也少倜儻精方輿學卽顧氏方輿紀要爲簡覽海內便之既入翰林改部曹累擢至河南巡撫調山西左遷按察使轉布政湖南粵寇之圍長沙督師賽尙阿及兩巡撫居圍城莫敢言戰守鐸倍道縋城入徒巡臥城上禦卻之寇去請殲隘不納已攝巡撫則奏革冗兵二千以沅兵屯省會明年夏疾歸又十年死雲南之難初雲貴之大亂也

天子顧廷臣惟鐸任邊事十一年遂以四品京堂晉二品階攝
總督以西當是時雲南漢回相仇殺迤東西南皆隸寇總督恆春
及夫人縊堂上死焉 朝命劉源灝福濟爲總督輒請疾不赴布
政使鄧爾恆擢陝撫叛將戴玉堂殺之攝總督徐之銘不敢討鐸
拜命朝士大夫餞都門欷歎之鐸舉酒愀然曰吾年已七十被
國恩不獲報此行得死所願諸君賀我母戚戚也飲啖譚笑逾平
常入川總督駱秉章請畱川籌戰守鐸笑曰是避難也則請以兵
從謝曰公意良厚特兵多則饜絀少則羣寇易之不若單車往寇
知總督無怖憚不敢輕 朝廷而因結其渠使助我滇事尙可爲
也秉章嗟歎久之入滇叛將馬如龍具橐鞬逆諸郊諸將肅然奉
節度鐸益嚴賞罰申教令討鄧爾恆之賊劫徐之銘罷之於是雲
貴數千里始竦然知有 朝廷同治元年秋石達開自貴州分掠

平彝鎮雄鐸遣軍禦境上達開還遁川黔練總馬榮者回帥也眾數萬鐸結之榮亦感其誠戒勿犯二年春榮將數千人屯省會五華山道路洶洶謂榮反鐸疾馳使移屯城外榮諾其黨狙擗焉鐸被二十七創死城中遂大亂署布政使岑毓英納巡撫守藩署召諸將入援榮敗走明年毓英剖榮尸祭之滇民觀者數萬人皆泣下鐸旣死滇事專倚毓英十二年乃定鐸仁孝廉節幼貧甚父母授之書晚居京師見齎糞而泣或叩之曰吾父母固嘗味此也及守荊州屬吏鑄墨金以獻返之江南災捐白金五千供振事待而舉火者恆十餘家故其死子孫貧敝莫能給初守長沙傷骸士民問疾環其居有老嫗持草藥三日不達泣而去疾歸吏民輦街衢且徧及舟眾大哭鐸亦哭旣沒迺與張亮基駱秉章並祀長沙所謂三公祠者也方鐸之被召入都也日典質爲生讀書彈碁若忘

歲月要人至輒謝之歎慨念國憂恆俯仰不能自適語家人曰
朝廷倘用我當以身媿世之愛生墮國者沒贈總督太子少保諡
忠毅任諸子曹郎祠祀列鄉賢

張錫庚繆梓列傳

仲孫懋
吳德豐

馬昂霄
王翼鳳

黃純臣
程葆

王祖望
厲錄授

張錫庚字星白丹徒人大學士玉書曾孫也以翰林擢左副都御
史博通經史工文章咸豐八年視學浙江授刑部左侍郎所拔多
良士嘗曰士當爲儒林中人毋沾沾科第爲也十一年夏杭城危
岌代至或請致疾歸不可寇圍城粟竭繼以土疾憊不能興城陷
客曰公非守吏也盍亟去嘆曰我大臣也城陷而去其若朝廷
何且吾年六十老矣復何待哉衣冠經堂上死寇歎曰忠臣也殯
焉浙人哀之返諸蘇巡撫更其殮兩月面如生始浙撫王有齡及
王履謙之互劾也 詔錫庚勘焉歎曰國勢顛覆大臣競私仇捐

國難復何爲哉吾死亡無日矣故君子傷之初十年之陷署按察使繆梓死焉繆梓者溧陽舉人也以同知建海運功補甯波知府六年春寇自江西窺浙屯衢州禦之擢金衢嚴道七年冬石達開至自江西眾八十萬梓遣將屯廣豐玉山自將壁常山待之八年正月朔前軍戰廣豐不利梓還保衢州寇連屯二百里圍衢城合饒軍死守三月圍解復六城加按察使銜攝鹽按二使十年春寇圍杭州堞三千曠甚軍募調裁七千人兩積莫能戰軍民仇殺益嚴雲居山者城中扼險地也當寇衝梓露宿彌月方掘濠城陷手劒殺賊死旣死屹如故寇斷足乃踣 詔贈卹有齡奪焉門人訟其狀乃復錫庚死年六十一謚文貞國史列傳仲孫懋者吳江人也兄樊官浙江同知募台軍返吳江死上海之難懋遂將其軍從鄧紹良勦甯國復建平擢甯紹台道討餘姚寇平之十年春守杭

州火寇屯城陷巷戰死馬昂霄者吳縣舉人也以縣令擢知府署
嘉興湖州十年春攝杭州五日寇輒至軍民訂且亂昂霄討誅之
以安城陷朝服自湛死初布政使王友端之謀戰守也罷庭參鹽
大使如皋黃純臣十謁返歎曰吾豈慕此一見爲哉思一罄吾策
耳城陷躬斬十數人死焉於是蘇人死浙者復三人王祖望者金
壇人也知黃巖縣羣盜數千人且叛僞巡海斬之葛君德踞金溪
說其徒相縛斬乃定及守杭州城陷殺賊望仙橋死焉於是祖望
年八十矣吳保豐者陽湖舉人也十年攝仁和寇圍城兵饑括富
人粟巡撫意殲之保豐斬其渠亂輒定城陷或請跳曰母在可無
死也謝曰母在孫可養吾柰何虧體辱親哉巷戰死十一年杭城
之未陷也揚州王翼鳳期廣西道欵程葆死焉翼鳳者儀徵諸生
也少負奇才爲阮元所器居浙中學幕二十年侍郎萬青藜薦諸

朝辭不受揚城陷兄僧保殉翼鳳益悲歌不自克杭城陷與葆
經堂上死詩古文藏諸家厥後二年官軍克平湖於是有降將厲
錄授之事錄授者六合人也從寇守平湖官軍至請降不可則以
名冊獻薙髮焉寇將怒縛之罵曰駮奴吾所爲忍死者思一見天
日耳今若此復何愛哉吾得薙而斃焉斯已爾遂死之

張錫蕃李福培列傳

冒芬 李芳

王恩綬 黃家聲

韓怡 崔大同

顧得勝

張錫蕃字用康長洲人也官山西河東道咸豐三年粵寇至山西
錫蕃守垣曲餉誑兵士裁百人都司棄城走城陷死錫蕃多惠愛
百姓悲思焉而三縣令尤重天下冒芬者如皋人也見時拾百金
於道返其主乃歸補廣東開平縣攝乳源二年洪秀全之略湖南
也韶州寇數千人陷仁化來攻敗之黃滿叛曲江俘其渠十三人
寇道劫幕客宋培清死焉芬被擄還而死乳源人祠之芬之瀕沒

也詔諸子曰刺我者左目下存黑子若曹識之後十五年仲子澄宰番禺乳源人告曰邱標者縣隸也坐法先公撻之標遂嗾邱河刺公死今標死河爲隸盍圖焉又二歲澄弟沅攝乳源繫河視之信則痛哭戮標墓躬血刃剖河腹抉心祭芬祠環而觀者數萬人皆泣下李福培者無錫人也母疾臥三年躬左右無違色母葬大雨雪以風福培號天忽霽以舉人用知縣歸主講十年選廣東從化縣三年寇萃從化烏石墟斬寇帥等五百人從化大定明年春鄰寇犯廣州擾佛山從化介萬山中環縣七皆盜藪則上書總督請兵二千屯花縣石角及從化太平場絕寇糧爲廣州蔽寢焉乃募五百人令典史趙應端及從弟性培將秋羣寇至者數千人逆戰襲城入七戰斬首八百級復焉寇出城攻益急福培解印上總督乞援城陷三人躡學宮尊經閣痛哭北拜曰微臣力竭惟一死

報 皇上寇環逼使降福培嚼血大罵桀石破賊顱賊怒燔閣死
諡剛烈史館列傳祠焉所嚼血漬地爲人濯愈顯至今從化人珍
護不衰明年同里王恩綬復死湖北之難恩綬者字樂山少爲林
則徐所重以舉人教宗學三年惠親王歎曰此職恆情賢而不倦
者王君一人三年粵寇犯天津京師大震恩綬守宗學不歸及期
以縣令待選當是時武昌再陷官吏多死亡仕當之湖北輒逡巡
不赴恩綬愾然曰時事方亟可趨避以自免哉旦謁部之湖北道
梗聞關遶湖南達焉五年春寇環逼武昌城閉不得入布政使胡
林翼壁城外使佐軍謝曰身爲楚吏義當助大府城守顧安所逃
死哉率子燮縋而入巡撫陶恩培大驚屬詣林翼所恩綬涕泣曰
大府意良厚顧恩綬畏死且復之湖北哉越二日城陷恩培戰死
黃鶴樓恩綬哭其屍駢死恩綬之赴湖北也與伯兄書曰丈夫死

牖下曷若醜血沙場之爲快哉贈知府銜諡武愍初寇之犯武昌也巡撫常大涪檄通判李芳巡江上李芳者上元人也寇逼城從者請毋入芳曰奉檄不返如職守何城陷衣冠北拜燔而死家屬死者十三人當自燔時寇見芳端坐偉鬚眉隨烈燄上下目炯炯惛人羣歎詫不置贈道銜祠焉黃家聲者上元進士也權四川會理州蒼溪民抗糧懼討集亡命數萬人城守大府將討焉對曰民苦吏胥虐鋌之且亂我緩而弛之將請死不暇其能亂乎則單騎入城諭眾縛其渠事迺大定八年回寇至援絕城陷朝服自湛死子慶光殮父畢死焉初四年寇至山東東河主簿韓怡抗賊死韓怡者韓葵五世孫也寇至寓書訣其家兢兢以祖訓爲守張秋人廟祀之而副將顧得勝崔大同戰死廣東事尤烈得勝者江甯人大同者丹徒武舉人也

贊曰世言吳俗輕利尠伉勁之節觀吳文鎔潘鐸以降之數君子者皆各仍所處狎白刃不搖儻所謂疾風勁草者非邪嗟乎士苟振倨塵埃之中而無恭焉頽仰於山川風氣之域於乎可不謂豪傑哉可不謂豪傑哉

安徽紳民第一

江表忠略卷十一

羅遵殿王友端列傳

羅遵殿字澹村宿松進士也起縣令擢守杭州授湖北安襄鄖道守襄陽襄陽扼南北之衝號稱難制廣西盜作奸民輒羣起爲豪遵殿躬捕斬鉅盜郭大安殲其黨故武漢再陷襄鄖晏然咸豐六年遷兩淮鹽運使巡撫胡林翼疏止焉歲饑民叛蔓延荆襄鄖宜四府圍襄陽卻之八年擢布政使時湖北粗定而大將李續賓敗死三河安徽寇方熾林翼再起撫湖北躬視師黃州吏事軍儲輒倚辦九年夏特詔撫福建林翼疏請撫湖北代之雲貴總督疏乞撫滇黔不可移浙江初寇踞金陵朝命改皖南隸浙浙撫歲供江南軍屯甯國爲蔽及胡興仁爲巡撫不樂饒鄰軍劾甯將鄭魁士罷之魁士闇大體得軍及去寇遂徇甯城窺浙十年春遵殿

方蒞浙浙兵將多守皖南杭城歟李定泰軍六千人不足任戰守
遵殿受任裁三日寇已破甯國入浙邊遵殿乞師於江南檄黃池
軍還浙江督闕之定泰禦湖州道潰二月旣望寇遂間入獨松關
逼杭州鹽運使繆梓者號知兵遵殿則倚爲大將檄湘軍將蕭翰
慶李元度來援翰慶戰死湖州元度道阻寇旣壁城南山城軍益
惴雨積遵殿徒巡泥淖中死守浹旬城卒陷方寇之始至也遵殿
屢飛章乞師不得則集家人語之曰吾與城存亡義也若輩柰何
徐夫人愾然曰作君家婦四十年甯復活耶城陷遵殿死夫人及
仲女歸陳而寡者皆自經諡壯節御史高延祐劾罷之林翼曾國
藩抗言卹乃復遵殿少孤節母課之立兄他賈歲莫母憐之則徒
行百里度歲於兄所作外吏二十年俸羨輒以濟宗親未嘗增半
畝之產夫人亦布褐蕭然旣沒林翼國藩弔其家土室不克納車

騎歎息久之王友端者婺源進士也始觀政戶曹尚書孫瑞珍覈漕嚴所損益輒當擢郎中授浙江糧道攝布政使及是言於巡撫白寇之集皖南所伺者徽與浙耳徽地險嚴衢可無患惟廣德軍弱湖郡空虛今諸將獨李定泰屯杭州宜出湖州嚴廣德而檄黃池軍還浙邊厲而威之猶可爲也寢之事急乃遣定泰出湖州而廣德已陷何桂清復扼黃池軍寇遂長驅壁城下友端復請列塹湧金清波門爲犄角巡撫不能用其言友端歎息而罷時城內兵民相仇殺遵殿故書生不能軍寇穴地攻城友端懸賞金三千募死士縋擊雨注火器闐然則書浙江布政使王友端於衿上城陷死焉謚貞介

姚瑩列傳

鄧爾昌

姚瑩字石甫桐城人年十歲患痘絕炊兄晨起伺鑿診衣薄僵立

風雪中鑿感歎速往瑩憤夜讀竟四鼓不休既長從從祖彝遊遂以古文明於世嘗就試金陵夜深火光爍瑩室同舍生大驚瑩固酣臥不覺也是歲舉於鄉明年成進士以知縣待選年裁二十有四歸則佐粵幕七年選福建平和縣調龍溪民盜殺無虛日瑩至歎曰此亂國也非重典不治然官不省民則民仇益劇盜賊所爲日滋也明日坐堂上決民詞躬獲盜斃諸眾單車解仇社七百區總督董教增歎爲第一調臺灣知縣攝同知其明年當道光元年遂攝噶瑪蘭通判方瑩之官龍溪也總督舉大政下道府議狀瑩議上輒寢羣議納其言道府甚焉用龍溪事奪其職久之江督陶澍請以知縣發江蘇歷二縣擢高郵州改淮南同知護兩淮鹽運使初臺灣孤懸閩海中入國朝二百年屢叛瑩在臺三年戢悍卒捕奸盜全臺晏然既去張丙反大徵河陝兵克之天子念前

事特詔加按察使銜攝臺灣兵備道未幾除授焉當張丙既滅其黨萬餘人潛匿謀復叛十八年瑩至捕斬九十人籍壯士游惰者贖養之所部勒四萬人亂作無應者復斬寇酋胡布等四百人臺以大治二十年而英吉利之難作初林則徐之燬雅片也夷悒甚誓不復估雅片中國則徐疏請恩結之廷臣嫉其功不許夷入犯敗之遂陷定海據甯波海上大震自海上事起將帥據形勢擁重兵非潰輒死臺灣扼南北之衝去廈門五百里危甚瑩聞警躬覽海口設礮臺練鄉勇會總兵達洪阿檄諸將待之二十年秋廈門陷夷遂犯臺灣瑩孤守十月寇五至輒敗退捕斬三百毀其舟土寇再起輒捕滅自瑩始官臺灣及是禦敵平內奸輒壹絕內地兵粟奏上加二品頂戴賞花翎襲世職雲騎尉當是時姚瑩之名重天下天下號爲南林北姚然卒數奇以死方夷之俘我軍於厦

門也總督怡良檄令致臺俘省會易我軍瑩懼劫不許疏請夷再至誅焉 天子以爲然則取九人者詰夷狀餘駢戮尸諸郊盟成夷索羣俘返誣鎮道冒功總督積前怒劾之褫官逮刑部獄 宣宗鑒其忠不數日出之二十四年以知州赴四川補蓬州引疾返始瑩之赴川也總督寶興意索金不得以衛藏僧亂檄達諭其酋不納返請威之不可藏事遂橫決不支 文宗卽位免大學士穆彰阿粵督耆英官拜瑩湖北鹽法道咸豐元年復詔贊廣西軍瑩卒際侘死方瑩至廣西也 朝命授廣西按察使欽差大臣賽尙阿舉翼長畀焉於是瑩年六十有七矣侍郎曾國藩奏言瑩老任討賊宜畀方面重其權不報當是時討廣西軍數十壁惟猷副都統烏蘭泰提督向榮號能軍不翕賽尙阿者文弱不知兵洪秀全之踞紫金山也羸甚瑩建八面環攻策罷之寇出陷永安州瑩宵

馳永安壁要隘翼長手無兵寇精銳萃莫村水竇建議烏軍規水
竇向軍壁黃村夾攻之烏喜從其言榮馱開水竇縱賊瑩泣諫不
聽明年寇遂略湖南破武昌而東瑩既至長沙病甚巡撫張亮基
奏攝湖南按察使旬日卒於官瑩天亮奇俠不拘細節曠乎賈誼
王守仁之風與人交有終始初年少偶過失同學劉開者廣坐亟
讓焉瑩怒甚三起出門去卒歡飲如初開卒瑩自臺灣道解歸光
聰諧者方謝布政使返里門兩人徒步三十里哭諸墓哭已弔其
家從父病瞽出問客以姚四光三對則相持大哭建甯詩人張際
亮者故瑩所肝膽奇士也瑩被逮從入都誓同死際亮故不羈贈
金輒散去諸故舊薄焉已沒京師瑩舉金三百實其篋諸故人則
驚歎歛醮卹其孤宰元和時前令虧官精萬石緩償且不測瑩受
代負償焉其篤摯任俠多類此故其在官歲致金里肆卹宗親不

足償以負而取予特嚴嘗罷官客揚州嵯估奉金三千兩爲壽卻
之生負大略百齡之撫張保也幕客爭文詞頌焉瑩在幕獨無有
百齡惟之酒半從容啟曰明公納降固盛烈歎保所殘賊徧七郡
留此仇殺者必多異時治釋皆絀塞且四時之序成功者退或息
肩以待天下乎百齡愕然未幾攜保去臺灣之役事定夷乞俘請
蒞艦諸將慮叵測止焉瑩掀髯笑曰有是哉旦日盛威儀逞夷將
聲鉦礮禮焉瑩從容答機軸攷制度而返 天子賚之西藏之行
選返萬里瑩獨蕭然吟嘯博攷山川風俗著康輜紀行以歸時英
夷已謀西藏諸夷益駸駸伺中國故泰西情勢尤三致意焉終其
身雖家居隘塞孺稚喧呶竟日撰造無甯晷至其忠懇之誠進退
之節則有非文士所能幾者其守臺被逮也報劉韻珂書曰夷性
反覆鎮道不去要挾必多惟歎鎮道引咎而已其使西藏也或請

1011.315174.60224

退報曰自昔君臣朋友之間輒視所施爲報曩者羣帥甘心賴天子仁聖出諸獄復予官使避夷而西此豈尋常恩遇哉夫臣子用心不必求知君父要在盡其志無歉神明故雖詘居蓬州息訟獄創書院政暇灑然吟眺壹絕達官遷謫之思及征永安報烏蘭泰書曰瑩年將就木復何所貪獨念主憂臣辱之義無以報國家祇此蔬食惡處下共士卒之辛勞上對九重之宵旰故至永安卓帳畦壟間六月風雨燥溼諸將請處民舍謝之在軍二歲悲鬱無成絕不忍萌退志歎賦性岸直在獄大學士穆彰阿亟詣慰拒焉謫官過江南以平等刺謁布政使不樂瑩使告曰而豈不聞身陷詔獄宰相求一見不得者姚石甫哉不見而去瀕沒張亮基以岳州陷告瑩推案罵曰公等敗壞至此尙何言哉瑩死不能瞑矣椎牀而沒亮基大惡故 贈卹朱逮云自瑩沒十年東南寇寢

工長各卷一

弱而石達開獨轄湖南黔蜀間桐人鄧爾昌復糴會同之難爾昌號循吏始從曾國藩征湖北得知縣補會同蒞治九日城陷復之同治二年秋城復陷寇疾民死守將屠焉爾昌呼曰守城者我也民何辜寇不可謾罵死之厥後粵帥卒俘爾昌賊斷其頭以祭

徐豐玉李棟列傳

金雲門

吳沖謨

徐豐玉號石民桐城人也父鏞官太僕寺卿豐玉少沈敏以貴州牧擢同知攝思州府善治盜官黃平時鉅盜保禾攻剽掠豐玉亟請濯其巢不聽盜劫公車奏上巡撫思迺奏令知府胡林翼討焉以豐玉參軍事林翼則壹任豐玉而躬董其成當是時廣西寇蠡作豐玉懼其連衡也躬入山捕討盡得其渠帥斬之巡撫內慙寢其事民懣甚將理焉謝曰吾爲民除害迺以人命博升階耶張亮基總制雲南道黃平得狀陰薦之咸豐二年擢湖北黃州府蒞黃

數月粵寇數萬徇長沙亮基撫湖南奏令佐長沙城守寇之下岳州趨武昌豐玉請督師徐廣縉疾驅扼其衝不聽武昌既陷復謁廣縉曰武昌方沒寇橫江而東江東西必潰公宜壁黃州闕寇東而遣大將壁襄陽罟之然後合湖南北之師捕方阱之獸殲之必矣夫事機決於釐芒利害動於埏合俯而仰焉庸有幾乎大臣之爲國也度其安危而進退之而無競生死惟公圖之廣縉不能用寇遂陷金陵北渡淮窺河朔天下大震廣縉被譴歸 天子念豐玉才擢糧道張亮基署總督則奏攝漢黃德道軍屬焉當是時武昌羣寇蝟毛民流徙無所豐玉斬渠帥定之而廣濟宋關佑之亂作初粵寇之東也瀕江燔掠甚 朝命緩征焉廣濟令者酷吏也掎而斂關佑以眾譁誅其黨數人迺亂令死焉亮基檄豐玉江忠源往討豐玉至討守令賊被寇者免其徵關佑懼挾眾數萬人宵

圍屯火作寂待之既逼斬殺數百人眾迺大潰秋金陵寇西犯亮
基特檄豐玉軍田鎮總其軍以漢黃德道張汝瀛副田鎮者蘄州
要害地全楚門戶也岷江至武昌會漢水始大至田鎮狹而迤鎮
當江北岸東西北皆山馱南面瞰大江沙紀入江中與南岸半壁
山接半壁山者塹削水湍絕舟行遶沙紀迺上豐玉既壁北岸山
綴筏城環礮峙沙紀半壁掘富池兵寡則遣將瞭其顛豐玉性嚴
肅諸將廩廩奉節度而所將裁二千人軍實闕請濟而亮基移鎮
山東巡撫持不可亟爭焉迺遣唐樹義將二千人以東未至巡撫
復令屯廣濟田鎮益孤豐玉製版告納江諭降者躡而歸而羣寇
攻南昌不下則益陷九江鼓而西大會富池攻田鎮豐玉連戰卻
之九月朔寇分道鼓而登豐玉督戰急斬馘數百人詰旦益出筏
城攻寇艘寇還走富池破興國分兵擾黃梅分我師復還合富池

攻田鎮宣城人李棟者忠勇士也用孤軍逐寇富池血戰死寇遂
 據半壁山蹙我師越三日江忠源至自南昌見寇屯半壁山大驚
 曰此天險也田鎮不可爲矣請趣還武昌豐玉不可翼日田鎮陷
 豐玉死焉方田鎮之未陷也大風發於水上寇連檣越筏城而西
 豐玉用鉅礮沈之餘艦據半壁扼我師則遣將將舟師逆戰越日
 風益作寇艦鼓而馳豐玉汝瀛督戰筏城上而寇艦已越半壁奪
 礮舟舟將遁寇遂燔我屯豐玉返大營督戰筏城火汝瀛死焉豐
 玉開壁手佩刀殺賊寇環攻左右曳而逃叱之遂自剄墮馬下寇
 怒裂其屍咸豐三年九月十三日也豐玉神寒骨重辭氣樸如軍
 暇端坐誦古人詩從容有儒將風采每道殉節諸臣及將帥潰蕙
 狀輒慷慨太息曰臣之事君義也徇名而死猶曰匪忠況以身負
 主哉及守長沙瀕行謂妻子曰若輩各自礪吾此身不爲家有矣

其受知亮基或請以師弟子見謝曰張公爲國求才某敢爲賢者私哉初寇去安慶巡撫徙廬州奔焉寇據金陵江南軍復奔梁山恣寇往寇遂橫江表莫敢撓豐玉嘗太息疏諸朝卒不克遂其志以沒沒三月江忠源戰死廬州其明年總督吳文鎔復死黃州之難東南全局隳矣豐玉之未沒也里諸生吳沖謨者佐其軍豐玉請曰子無官守可亟去也沖謨不可曰謀人軍師敗則死之官死職士死制義也又何逃焉旣沒豐玉諡勇烈建專祠以沖謨附李塬者字紫藩以貲選湖北公安縣祿至貨緡錢贍羸老以隄屬少壯倍其貲宰鍾祥時粵寇陷武昌襄陽盜郭大安方挾眾南連粵寇塬設伏斬之蓋天王者天門鉅盜也據穴叛塬勒壯士霧擒之於是四封大定總督張亮基奏擢知荆門州三年夏寇帥林鳳祥敗河朔眾南走麻城逆戰敗諸馬案山躡擊數百里之宿松

破之師還令後田鎮軍爲策應楨獨屯前敵當軍鋒四戰皆捷宵
深坐軍帳念富池不拔終不能制賊也則帥偏師襲富池豐玉使
別將當前軍水師繼及戰楨獨將鼓而馳寇退躡擊至富池別將
遁寇分襲我師楨疾傍水師復退走所部陷淖中八百人皆戰死
楨獨身罵不絕支解焉已擢知府贈道銜謚剛介楨之在官也日
旦坐堂皇申告輒就決蒞鄉懷餅無行廚聽斷社樹間民環親若
父母當宰鍾祥移江夏民數萬環府泣畱或移茵褥臥城闕望肩
輿輒薄視幕賓出類焉謹曰李公去矣則大哭闕其輿楨出慰解
之乃散旣沒百姓巷哭如家人孝感人祀名宦以報閱九年公子
奉楨母至公安父老爭逆事不倦其得民如此自豐王之亡田鎮
陷寇遂長驅破黃州而休甯金雲門復死黃州之難金雲門者字
吉予始以進士宰浙江改湖北崇陽縣擢黃州初黃州之陷知府

棄城逃雲門甫之官寇復破田鎮抵城下府將請逃雲門笑曰吾
生守黃州死仍黃州守耳當是時桐城高士方士超客其所於是
雲門謂士超曰吾奉命守此土不能殺賊以救吾民死且皐然城
空無兵廩無粟苦守以殺吾民庸有豸乎母甯死耳左右皆哭乃
從容作書數十紙絕命詩二章冠服拜闕辭宗祖手劍坐儀門
井上待焉父老泣請行雲門流涕曰吾不能保父老父老乃憐我
吾其何以對父老哉請速去母重累爲也父老羣泣負而趨急躍
井中死寇至將斬馘獻諸酋父老痛哭曰此清官也何皐寇歎詫
藁覆焉初武昌之陷雲門守通城妻黃氏帥二女居武昌皆死二
女者季英慧著紉蘭集詩雲門嘗舉吟風弄月屬諸孫爲對季聞
應聲曰立地擎天雲門歎詫不置寇之略長沙而東也巡撫守武
昌嚴甚女慨然曰武昌者視岳州爲命者也不此之務而斷斷守

武昌獨何爲哉及武昌且陷女抱兩兄子謂從父人銘曰乞父保
呱呱存金氏兒奉母地下矣乃爲母若姊整冠服入纓從容自經
死雲門旣死人銘衣冠坐尸側寇索幣脅降叱曰吾兄清節聞天
下安得金且吾忠臣弟降哉賊怒將殺之一賊大驚述雲門宰崇
陽歎息去雲門謚果毅贈太僕寺卿黃州人哀之勒石古井上曰
金公井云

何安泰錢桂仁列傳

金占熊

何安泰字階平舒城人也少爲傭陷寇落落無所知名久之入安
慶見守將程學啟歎曰此天下豪傑也程亦奇其才畱帳下如左
右手學啟旣降安泰遂從克安慶略無爲諸州縣以東之上海虹
橋北新涇諸役輒先登遂從攻青浦嘉定克之轉而西逼崑山新
陽大戰北門外僞慕王簡精兵壁河梁安泰將所部疾驅寇敗退

學啟之破眞義鎮也令安泰遏寇衝累功擢副將加總兵銜頌勇
號學啟取吳江震澤斷嘉湖賊援令安泰屯湖口合別將破寇壁
下之學啟之逼蘇州安泰拔寇屯軍城下嘉湖寇數萬撓我殲焉
蘇州平以總兵 記名簡放晉提督銜安泰爲將務沈勇在學啟
部下屹然與劉士奇王永勝齊名而退挹爲諸將冠從學啟最久
功最高學啟統全軍以永勝等爲統將諸將屈其功相慰勞安泰
獨靜默不爲一言同治三年正月學啟南將討嘉興安泰乘堅冰
破城下諸壁寇旅拒墮其城躍登中槍死嘉興人哀之炬香泣送
數十里祠焉贈太子少保銜襲騎都尉安泰旣死學啟獨憤悼卒
拔嘉興喪其軀乃未幾而有錢桂仁之事錢桂仁者桐城人也初
以寇將守常熟與駱國忠周壽昌俱李鴻章之軍上海也二將請
降桂仁曰吾籍隸桐城而先隴在舒李公者廬州人也所將皆安

廬豪傑吾安得不降顧老母居蘇城降且死請之蘇爲忠王壽返
吾母以降可乎既至蘇二將以常熟獻忠王者李秀成也於是秀
成怒將斬之桂仁顧母在則請攻常熟城白不反瀕行質其母使
別將監其軍敗而返秀成思其貳已也拜王爵使佐汪海洋守杭
州蔣益澧之壁杭州也桂仁期內附桐人客其所爭傅堞逆焉事
洩皆被殺未幾獨輿櫬舉五千人降益澧大喜散其軍錄精壯千
五百人使特將累功至參將賞花翎桂仁之降也海洋惡其貳憾
焉及從征福建爲所獲沃膏火其屍桂仁性慈厚守常熟時桐人
皆重餽俘女閉靜室潔然返其家及降益澧見其諭肫然有哀隱
流亡之思矜禮特甚桂仁復解裝饜已軍三月惜其死戰功不能
詳三年寇之徇漳州也署游擊巢人金占熊者守詔安五月援紹
糧且盡寇環集徒步斬前敵卻之寇間入巷戰身被數十創仰天

大呼自剄死詔安人祠焉

張樹珊列傳

郭有容
馬壽文

劉登朝
黃翰

張樹珊字海柯合肥人張樹聲弟也少讀書好武咸豐四年李文安起團練從之巢湖之戰以壯士二十破寇千僞尙書五人皆死老將憚焉六年從李元華克六安無爲攻潛山太湖拔之遂守太湖爲別將七年春陳玉成復至樹珊躬勒五百人五戰敗之已復增築十數壁間我軍我軍糧罄聲息絕請宵遁叱之宵攻緣隄薄寇壁謹呼寇大奔委輜重山積令曰拾遺者斬寇聞呼咤聲相踐殺玉成大敗而西巡撫嘉之檄令返無爲而灑太桐舒復陷功寢焉當是時皖南北無完土樹珊兄弟乃還里輯練徒從賊者殺無赦於是剽寇柵敗捻帥張樂行於官亭八年秋廬州復陷迺築堡阻大河申令法歸者萬家而是時同邑劉銘傳周盛波亦羣起築

屯規戰守肥西百餘里屯堡相望屹然無寇盜兵革之患樹珊復以其間復霍山解六安壽州累擢都司賞花翎同治元年春李鴻章奉 詔東征召諸團蒞上海樹聲爲別將樹珊實從所謂樹軍者也至則李秀成衆百萬蹙泗涇夾擊大破之夏樹聲歸樹珊遂代將秋寇截北新涇圍樹珊七寶敗之九月克嘉定寇覆四江口軍連屯數十里鴻章思躬督師樹珊進曰寇阻江爲屯不速屯無戰地矣鴻章壯之夕潛壁間寇屯詰旦衷寇陣諸將乘之寇解去明年遂克福山解常昭圍淮軍大振初常熟福山寇以城降已而福山叛攻常熟常熟乞援上海距常熟城三百里阻太倉道海戰不利旋海中謂諸將曰死地無殊策請滾營爲戰可乎則逼寇大呼拔圍軍創而出還軍解戰袍血墮地不絕當苦戰時負痛不自知也常昭既定鴻章列狀上其功旣沒曾國藩復舉此誦言不置

樹聲旣還軍樹珊遂從守常熟討顧山諸壁下之合劉銘傳克江陰斷蘇常孔道方麾軍壁無錫而李秀成合僞王來援迺自將火其舟禽斬萬數秀成旣敗復東軍撓我師連屯七十里不下樹珊曰頓堅折銳非策也請搯之於是宵屯衷寇壁寇死者萬人當是時鴻章方逼蘇州樹珊佐其弟鶴章攻無錫拔之遂自總兵擢提督蘇城旣克僞王陳坤書獨死守常州爲金陵犄角三年春寇眾十萬援常州樹珊築長垣濠外移鉅礮擊之夏四月拔常州六月曾國荃遂克金陵東南大定 特詔補廣西右江鎮總兵樹珊遂馳驅中原以死四年大學士曾國藩之開府徐州也命樹珊將親軍爲大將秋捻東犯躡擊至魚臺敗之初國藩鑒僧格林沁之變疏請卽徐州濟甯臨淮周口爲四鎮罟寇師是年冬捻西犯 詔躡焉乃檄銘軍游擊之湖北而命樹珊壁周口扼賊西明年春馳

軍截沙河寇還奔蹙周口樹珊檄其弟樹屏追擊至淮甯北而還自是捻東西分擾山陝皖豫之郊以沙河東爲浦藪周口鎮者列沙河東爲兩寨自四鎮之興西軍儲畢匯繁富甲於中原當是時寨東寇劇樹珊東渡剿之寇大敗涉而西銘傳乃議垣河上蹙賊西秋樹珊會諸軍築垣濠豫軍墮寇復長驅涉而東圍許州樹珊憤列將之不能軍也於是上書請游擊馳許州解之冬鴻章進壁徐州樹珊合戰豐敗之遂與銘軍躡曹州定陶大破諸曹縣賴文光擁十騎而南寇以是不得涉運河而東而西事日棘鴻章之代帥也樹珊方躡寇汝甯湖北大將郭松林軍德安敗績巡撫曾國荃趣援歲暮至棗陽客曰今寇眾軍疲公宜休襄樊需諸軍畢會且古之名將必要成功勝而不成隄而復決忘軀奔命其何賴焉樹珊謝曰僕以罷駑待臯戎行所自立諸公間者趨死不顧利害

耳今以援爲名而赳次周道天下且謂我何湘淮之興也痛癢相親利害相恤今墮而弃之豈羣帥所以斬下走者哉且日驅兵至德安寇數萬壁楊河疾戰軍士見賊酋驅白馬絕馳大呼曰此小閻王也小閻王者寇所呼任柱號也於是樹珊大喜策馬奔賊酋而後軍猝蹶樹珊墮馬下死焉親卒二百人皆戰死裨將殉者郭有容劉登朝馬壽文黃翰是歲同治五年也樹珊少負奇氣平居沈訥戰則死生以之勝而歸諸將或忼愾爲豪樹珊蕭然若無事君子尙焉諡勇烈專祠史館列傳捻平與僧親王俱賜祭贈太子少保銜

唐殿魁列傳

李錫增
田履安

劉朝煦
吳漢章

唐殿魁字蓋臣合肥人劉銘傳部將也李鴻章之募淮軍而東銘傳建銘軍爲特將自程學啟之亡銘部遂爲淮軍冠唐殿魁劉盛

藻實左右之然功未竟而殿魁死嘗世汔未有稱之者初同治元年殿魁始從銘傳至上海克南匯川沙解常昭圍擢總兵頗勇號蘇城既克軍威及於嘉興而常州獨死守不下大將程學啟新沒李秀成益思用常州規蘇城我師圍常州寇益集大軍環我則命殿魁屯奔牛奔牛者故六朝戰守地也李秀成既帥叛將白齊文以輪船炸礮來犯糧藥竭則陰遣死士乞援副將黃桂蘭裹糧藥往援則益陷重圍不克拔鴻章憂之殿魁宵攻火輪船秀成軍相驚潰不數日遂拔常州殿魁遂爲銘將第一四年銘傳統諸將勦擒殿魁遂特將冠其軍秋羣捻攻銘傳周口殿魁與盛藻夾擊大破之沈邱逐北三十里毀其屯五年夏銘傳謁督師曾國藩於徐州寇來犯殿魁禦之追擊數十里斬馘百而還秋銘傳至河南朱仙鎮寇攻豫軍急殿魁北赴之追至汴梁南斬馘千是時李鴻章

督師徐州張總愚決黃河不克敗入陝任柱賴汶洸復自河南折而東銘軍躡擊至鉅野敗之銘傳爲三軍盛藻當其西躬率黃桂馨當其北殿魁出中道蹙之再戰斬馘千任賴分黨襲我師銘傳令西軍擊任柱而令盛藻東躡擊汶洸柱敗走殿魁疾躡之斬其帥寇大敗而南宵躡至館陶詰曰再破之曹縣賴汶洸以十騎逃於是東路略定而湖北日棘巡撫曾國荃視師德安寇環萃攻我國荃檄諸軍來援殿魁從銘傳蒞德安寇至禽斬三百人乃遁再戰河賊陣破之諸擒帥皆敗走六年正月朔寇東下至棗陽殿魁將二千人與桂蘭逆戰寇大奔斬其酋初廣西右江鎮總兵張樹珊忠勇冠軍曾國藩李鴻章皆倚爲大將及戰死 朝廷特擢殿魁右江鎮代之於是羣捻方聚尹澧河銘傳與提督鮑超期夾擊尹澧河者天門要害也寇屯聚殿魁請堅壁挫之而盛藻年少氣

銳甚惡超名出銘軍上繆思立奇功下之亟請先超往旣望銘傳躬將軍渡河逼寇陣寇分道嘗我師甫戰敗而走奇兵橫出斷我師當是時盛藻將左軍殿魁將右軍銘傳將中軍督戰左軍敗績營將李錫增援左死焉寇乘勢圍中軍銘傳戰且退圍急殿魁怒馬入寇陣救之旣入不見帥疾出聞帥死痛哭訴盛藻曰若死吾帥吾生且貫若哉復怒馬入陣死營將劉朝煦田履安吳維章殉軍士死者六百人超聞敗疾驅寇乃退是爲正月十五日也殿魁旣死淮軍不一月喪大將兩人軍大震謚忠壯贈太子少保銜列史館祠焉殿魁身長八尺威重愾人終日坐帳中不言笑所部無敢直行者部將白事當則諾不則怒叱之不移眴恩威輒變巡壘至雜兵將談笑如家人遇器械必覆視敗輒躬磨洗導之暇則詰其家時緩急爲給不一私蓋先輩爲將之風如此

張錫嶸胡本忠列傳

張錫嶸字敬堂靈璧人也少貧常絕炊厲學不倦已成進士入翰林典山西試遂督學雲南同治元年疏請宗祀 文宗於大饗殿合孝經祀明堂 詔大學士尙書九卿議罷之左遷以喪返曾國藩督師安慶上謁大奇之國藩旣克金陵撤湘軍數萬及奉 詔北征輒壹任淮軍攻討淮軍性粟食北道空無糧諸將益驕蹇不樂受節度國藩憂之亟思募壯士淮北使異軍特起而特將輒難四年遂請令錫嶸募淮北軍爲特將捻寇再入陝西 詔會提督劉松山西討方壁西安雨花寨寇卒至莫援躬率百數十人搏戰死始錫嶸之在都也絕私謁旦起錄古書數十紙痛疾不休祿薄終日不再食未嘗乞助於人都下鉅人詫爲恠異回寇之擾雲南也迤東西皆陷沒前使輒中道疾還錫嶸奉 詔書歎曰某家貧

親老陳養奚勞獨念 朝廷休命曠自吾徒萬里滇池淪爲異域
爲可痛耳遂忼愾而西至貴州道塞絕供張獨身徒步裹穀糧崎
嶇萬山中達雲南不得試父沒復間關微行出賊藪而還淮上大
水百姓多死喪錫爨帕首短後衣奔走風雪中爲振見者不知其
爲文學侍從臣也生平湛克儒術研極孝經謂學者苟味是經達
諸本源之地則知性中之善固能極天下之蹟而統萬化之原客
安慶時徒步訪桐城方宗誠石埭楊德亨陳艾奉所著讀朱就正
孝經章句質焉始討捻之役大將劉松山銘傳兩人勇略名天下
國藩陰重錫爨才密疏輒與二劉並旣沒 贈翰林侍讀學士國
藩哀之復狀其行誼卹焉初八年春捻帥張樂行寇懷遠侍郎勝
保軍淮上躬受李兆受苗沛霖降懷遠胡本忠者烈丈夫也泣諫
勝保怒將殺之則痛哭鬻女走京師陳狀不得達乃自經闕下死

焉 天子哀之下詔讓羣帥越二年苗沛霖反捻遂橫轢齊豫間
淮上事益芬棘不可爲矣自軍事之興淮湘鬪鷄屠狗之徒多崛
起爲將帥而淮北乃數人顧此兩人苟得竟其材發攄蓋未可量
迺卒侏儻以死故君子尤矜悼云

贊曰冥冥之進退其未可量測乎或斗筭而乘匪據或龍虎變化
而悲鬱以終姚瑩徐豐玉此兩人者誠令擁千里之地雷馳電激
焉嗚乎是惡覩其所極哉張錫麟胡本忠苦身焦思卷卷君國可
謂君子矣而僅以身殉惜哉

江西紳民第一

江表忠略卷十二

黃醅熙吳偉南列傳

黃醅熙字子春鄱陽進士也官湖南知縣以剛直歸咸豐三年巡撫駱秉章強起攝湘鄉三月大治喪歸曾國藩之團練湘鄉也羣吏輳輻焉醅熙宰湘鄉獨不至國藩亟稱之及奉詔督浙江軍堅辟參軍事以母老辭秉章乃令募軍屯長沙爲特將九年石達開徇寶慶醅熙敗諸渡頭橋嶺東寇徇江華宵攻破諸挂句嶺餘寇還嶺東嶺東者跨楚粵邊崎險絕車騎醅熙宵分襲寇壁幟嶺西憚之再躡至江藍燔其眾賴裕新屯嶺上霧破之遂破黃馬寨而還擢知府十年駱秉章之督四川軍而西也以醅熙劉嶽昭爲大將未赴而達開襲城步別寇徇宜章桂陽下之十一月醅熙破寇於宜章復桂陽追斬二十里擢湖南道加按察使銜其明年春

秉章方入蜀醜熙將二千人當軍鋒功未竟輒死初秉章之未赴蜀也慮蜀帥饑我師則逾年不進醜熙亟爭焉又雅輕嶽昭恥並將則請畱嶽昭湖南躬與督師分道泝峽上既至川督崇實致問勞饋餼饌不絕將士大喜鼓而西醜熙之爲將也務推鋒入峽聞寇軍圍順慶則自萬縣出山隘赴焉五月朔至府城寇南奔定遠躡之寇數萬連壁城西南火之圍解降眾萬寇大驚相詫曰此神兵也醜熙請殲之不可定遠之爲城也萬山叢雜二郎場者尤峻險爲盜區於是寇將彭紹福屯二郎復熾醜熙逼場二十里方止軍探還報無寇旦入寇騎繞而馳伏作軍陷淖請還叱曰今已陷寇中當決死退焉選哉則怒馬躬斬數百人創顛至酋所寇踣焉罵曰吾豈屈賊奴者賊怒解之贈布政使銜諡忠壯醜熙幼深敏炊絕晏然兵法輿圖靡不研澈文辭深潔闕不示人在官庭斷洞

然旦起決訟牒至昏窮百紙不倦上官吏猾則騰牒戮焉張石甫者故醕熙客也上官嗾甚請絕之對曰彼佐下吏未有遺行義而絕之不祥莫大焉不謝而去天賦沈約晨起脫粟介馬馳竟日至饑頓不休嘗自言能兀坐終日徒行百數十里堅植暴風雨不搖左右皆親見以爲非妄楊彝珍者武陵名士也嘗往見一猿躍庭榱桀甚醕熙至伏焉彝珍笑曰乃今知公之所以爲將也在軍短衣匹馬見者莫識爲儒生獨性好深入軍疲則令休諸道躬率健兒絕而馳往往卒未驅統將已躍馬陷陣返寇詫爲飛將軍然卒以遇難死秉章悼焉奏曰醕熙者于成龍趙申喬匹亞也請以其行宣史館許焉方醕熙之未死也有吳偉南者戰死於縣竹秉章哀之疏請祀名宦偉南者金谿人也少落落負奇志語人曰男兒不爲孝子卽爲忠臣烏能喔喔鉛槧間哉年十八從軍至游擊落

職歸已從塔齊布征湖南授岳州參將任滿當去官民數千擁騎
不使出九年滇寇之圍敘州也巡撫檄募軍往援十一年夏敗寇
於縣竹所部才五百人乘勝逼寇巢創劇自剄死

文晟吳嘉禾列傳

劉蔭堂
李煌

文晟字宜亭萍鄉舉人也官廣東知縣攝連平州歲饑盜起晟單
騎縛盜渠振其眾民爭祀之嘉潮地逼漳泉古稱難治自廣西盜
起亂天下嘉潮民時反側應之獨晟官嘉潮稱治既沒嘉潮人祠
祀不衰初晟之未至也潮盜蔡泗濱且亂購其頭千金不獲總督
檄晟往捕焉至則羣囚方鬪亂晟勒將斃其渠獲蔡斬之補鶴山
攝嘉應州博羅民訟陂水恆鬪殺數千人晟至勘其源輒解擢南
雄州總督謂晟牧嘉應得其民使再往則益修志乘崇節義化之
晟爲吏務治民不一承帥府帥府陰蔽之久之學使全慶朝京師

上垂詢廣東吏則奏對文晟第一全慶者後官大學士謚文恪者也於是天子重其言特詔晟守惠州帥府益驚詫怪其自而晟固不知也晟之擢惠州也未上而寇陷長樂殺知縣榮桂蹙興甯晟亟命伯子星瑞合練軍逆戰生致孔亞幅等三千人遂解興甯復長樂剖賊酋祭桂返其孤咸豐五年檄攝潮州府平普甯積寇燬其巢七年高明土客民仇殺歲大旱居民委田畝轉徙山澤間勢洶洶且亂晟往緩其囚栖流民令織蒲爲食不一月至者數千人迺出兩造語之曰若輩捐室家填溝壑皆若曹仇殺故也若曹柰何於是男婦數千人號哭震山谷晟亦哭兩造則痛哭失聲請縛首惡獻諸官訟乃解晟益發倉粟振流亡使還定安集甘雨降歲則大豐八年嘉應奸民徐鳳觀殺知府嘉潮大震晟至戮其渠定之總督黃宗漢道嘉應歎其才檄三署州事自晟官嘉潮

惠十年屢帥兵民平內亂又以其間討肇慶平之迺卒以外寇死
九年寇自福建徇大埔而逼嘉應也晟自將壁壩上禦焉寇間道
襲州城晟還軍誓守左右請還擊不許於是寇陷大埔薄州城環
攻十日糧絕或請微服跳晟作色曰城亡與亡某惟一死謝吾民
耳它何爲哉密取州印鈐裕中城陷死姬四人相率入署并頽敗
堵葬之屬吏劉蔭堂幕客李煌皆殉死諡壯烈晟性剛直兢兢宋
五子之言守潮時豐順丁日昌方家居與訟晟令子版諸門絕之
日昌大恚及巡撫福建迺劾其從子報焉所著守城記係言經解
若干卷武備水經星緯醫通皆辨證焉星瑞任俠負奇略方晟之
未死也星瑞以同知官福建聞警則自將三千人疾馳城已陷城
寇石國宗者將銳卒拒焉星瑞聞城破痛哭曰我君死矣則麻經
突寇軍逼城下令三千人白衣幟環攻三日寇大奔城復辨印裕

得晟屍城下遺民痛哭野祭者數萬人方城勢之岌也都司某實通賊陷晟及星瑞復城軍大振總督舉嘉潮惠軍二萬屬焉寇去星瑞獲都司以獻總督閔晟死令舉白金二萬兩卹其家貸之星瑞不納卒縛梟人斬諸市躬血刃剖心祭晟喪君子嘉焉是歲吳嘉禾復死英德之難嘉禾者南豐人也以典史攝連平巡檢豪虐莫敢捕嘉禾誅焉於是有大小吳之日大吳者惠潮嘉道吳昌壽牧連平稱治者也七年秋攝英德洗口司初洗口逼藍山寇掠甚而練四虎尤獷狡莫敢嬰練四虎者廣東逋寇也總督患焉六月十易官終不得要領昌壽以嘉禾薦起羣練敗之九年正月昌壽撫藍山則檄嘉禾撫陽山白虎洞寇攻陽山城道梗入寇穴降之別寇圍陽山率降卒數千禦城下寇眾二十萬被執劫致書羣練贖焉不可自剄死

李文瀛吳修考列傳

汪茹連
方博

李文瀛字厚甫南豐進士也以郎中授浙江嚴州府咸豐十一年夏徽州金華皆陷沒文瀛至寇已壁大洋守焉乃指東南湖語客曰此吾死所也城陷躍諸湖執降不可而江南大將張玉良適至文瀛使內應復焉七月既望寇復陷嚴州文瀛急書嚴祠曰不學先生節身敗名益裂先生之風高且長安得與之相頡頏遂投釣臺下以死浙人哀之附嚴祠祀焉初浙東西恃皖南爲備浙中告急皖南帥輒遣將入援而吳修考遂死湖州之難吳修考者新建人吳坤修弟也始從坤修征湖北戰通崇咸蒲間碌碌無所見寇踞武昌掘濠塹嚴壁保安門巡撫胡林翼坐壁門歎曰焉破此修考對曰請以明日林翼大驚詰兵狀曰無庸也請密令諸軍見火作下之越夕梟濠逼壘下火寇屯寇大驚擾亂師乘入破之林翼

大喜過望。修考由是知名。六年從坤修援瑞州，克六城。明年正月，克奉新，拔之，還軍蹙瑞州。寶勇潰，馳擊敗之。大戰仁濟橋，主將劉騰鴻中礮死。修考創而攻，卒拔瑞州。十年春，陳玉成擁眾西，修考禦石牌中礮，戰不退，敗之。遂從蕭翰慶援池州，克太平、石埭、東下。夏四月，戰死湖州。方翰慶之援湖州也，道遇賊軍，敗墮橋，死左右。挾修考跳叱曰：「主將死，吾何生爲！」竟駢死。修考沈毅惠而嚴，從軍六年，屢重創，卒以身死。是歲而都昌馮佩珩亦死。杭州之難，初寇始犯江西，佩珩捐貲募陶勇從沈衍慶援南昌，補浙江龍遊丞。繆梓屯衢州，參軍事，寇之略蘭溪也，以練卒伏而羸，大敗諸城，下圍解。擢知縣，將水師游擊嘉湖間。十年寇逼湖州，使告急，巡撫謂其妄逮焉。繆梓請覘之，信他軍潰謀，謂其佩珩也。嚴檄至杭州，城陷，死。初，樂平人汪茹連官福建，建甯丞，誅會黨，嚴甚，賊殺之。妾林氏

方娠馳賊陣斷茹連賊頭中礮死建甯者與浙處州接八年處州陷崇仁方溥屯境上奪官或請白謝曰我固無功敢不同過乎寇再至竟死君子歎其言

楊鄭白龔世增列傳

劉應謙翁汝瀛

鄒學均姚文輝

劉詠臧吳應奎

文振鶴陳子英

楊鄭白字西渠德興拔貢生也攝山東金鄉縣咸豐三年河決豐民且亂鄭白請鄰穀賑之以安金鄉與鉅野魚臺接諸邑故捻巢苦剽掠募健兒嚴緝徒焉於是練勇五百人掘地得巨礮修城堞爲戰守四年春寇至破諸李家圍寇旅攻城守死 詔令祠金鄉以其孥及客附初寇之將至也鄭白語幕客劉應謙曰寇將及盍去諸不應渡河矣復請歸曰事急矣僕守茲土其曷可逃子爲賓師可亟去也應謙笑謝之退語人曰食毛踐土莫匪王臣況在士人庸獨免乎城陷遂駢死應謙安福人沈毅多大節旣死同邑客

山東死者復兩人曰鄒學均劉詠臧學均者冠縣令傅士珍客也
 寇且至士珍趣之歸不可使將禦諸郊城破趣降罵曰烏有男子
 而從賊者賊殺之寇退得詩衣帶間詩曰賊敗我則生賊勝我必
 死矢志本靡他聊以報 天子詠臧故諸生莘令黃以鑫客也十
 一年秋寇至謂以鑫曰城頽不可守也請乘其未至擊焉遂以練
 勇屬詠臧禦境上戰死城賴以完文振鶴者瑞昌人也攝山東蓬
 萊縣咸豐六年寇之逼臨清也振鶴佐知州守焉城未陷振鶴呼
 其子峻業曰吾受官 朝廷死其所也復何面目爲囚虜哉子其
 行之峻業泣拜曰臣死君子死父一也振鶴領之皆自殺江西之
 爲國也壤地與湖南北接軍興士大夫遊宦多致勳伐取巨官不
 幸則顛沛以死翁汝瀛者鉛山舉人也三年攝黃岡寇略地至江
 西汝瀛度其返練卒築濠塹待之寇至敗諸隘帥府使將二千人

攝黃州四年冬躡寇至漢陽十一戰皆捷明年春援賊數萬襲我師沒焉黃岡者黃州附郭邑也俗剽悍歲薄則羣起牴諸官南昌人姚文輝者任爲丞民或抗糧殺官吏將討焉文輝用便宜斬數人輒定巡撫嘉之攝黃州經歷田鎮之役坎衢覆茅土鑿寇艦沈之軍潰死自東南大亂餘黨及於滇黔而回苗間作於是復有吳應奎龔世增之事吳應奎者金谿人也官雲南吏目復趙州擢知縣加知府銜當趙州之陷應奎將練勇屯府中家屬滯趙州寇相戒毋擾趙州復檄攝鎮南州應奎寄孥於楚雄躬馭往寇至提督歎曰我爲元戎不可無死君五日京兆耳假焉而死且奚爲哉應奎怫然曰公謂我不丈夫耶城陷死方應奎之死也楚雄亦陷妻朱氏手藥酖二女自經焉龔世增者南昌舉人也七年攝鎮甯州狎夷叛世增守隘蠲其徵民襁負而返巡撫異之憂歸強以治九

年佐安順府誅賊魁降夷砦百數十年開州守爲賊執巡撫檄受代討之四戰破其巢挈守出擢直隸州同治二年春攝鎮遠府屯玉屏天柱陷復焉明年守玉屏以死初石達開之陷廬陵也聞廬陵人陳子英者負奇略脅使從子英間道賈貴州九年回寇略新城普安令諮軍事至則匹馬觀形勢告曰城可守也然水竭必陷逆而挫焉其有賴乎於是三戰皆捷寇益眾則堅壁守焉汲斷榨馬勃爲漿迺夜驅死士戰且汲久之水竟竭歎曰坐而待亡毋甯戰乎則出戰別寇襲入城死焉

贊曰將之身其必有得諸天者歟左宗棠之爲帥也食不過四簋天下稱之黃醅熙深苦類宗棠而堅忍特過所謂得諸天者邪戰務推鋒汜以敗死古之君子亡身殉國而蔽賢之禍烈焉文晟泊榮利而名益彰葉名琛阨諸嘉應而成其烈其身卒困彝狄罔或

棲天道不言而四時成品物亨吁可鑒已

江蘇紳民第二

江表忠略卷十三

江甯府列傳

金陵古王者都會自孫吳歷東晉宋齊梁陳嘗以偏統雄天下明高皇帝起淮上都金陵混壹四海金陵王者之氣於是焉隆文皇帝北宅幽燕金陵根本之重百官宮闕之巍巍舉無異疇曩厥後南都嗣統流離繫滅而明室以亡蓋其地襟江帶海鹽漕甲於天下西連湘漢通巴蜀滇黔入秦中南出贛江制甌粵入黃池震澤則於越有背腹之憂北出淮徐隄鹽漕則梁宋燕齊有匱竭崩蹶之患東截海上塞長江則堂奧有深博鞏固之基故漢唐以來梟傑之士逞逞崛起爲海內雄舉天下之力莫能相抗蓋古者中國大勢在西北故嘗以汴洛當中原心腹之區而江淮以南輒棄爲蠻夸要荒之地自秦皇帝闢桂林南海於是絕瀚海環中國土地

割長江南北皆不下數千里故嘗以爲巴蜀者中國之首長江金陵則中國心腹腎腸之所在也初道光三十年夏六月洪秀全始亂廣西冬十月起林則徐爲欽差大臣專軍事道卒咸豐元年閏八月寇僭號永安稱天王建太平天國二年夏四月入湖南圍長沙十二月武昌陷始 詔曾國藩治湘軍長沙以兩江總督陸建瀛視師江上三年春正月至龍坪軍潰丙辰陷九江壬戌安慶陷寇遂逼金陵二月乙酉城陷將軍總督以下官多死秀全旣破金陵則以爲天下莫能敵於是宅僞都建宮府別遣林鳳祥等徇揚鎮下之秦西人詣秀全要互市當武昌之陷向榮以提督拜欽差大臣假節鉞帥部將張國樑等躡寇東至則城陷踰旬日廼躬壁孝陵衛而分國樑軍屯七甕橋號江南大營 詔江忠源副軍事別將鄧紹良壁鎮江 朝廷軫念南服復 詔故大學士琦善以

欽差大臣壁揚州號江北大營而 命周天爵督師淮上駱秉章
巡撫湖南當是時河南徙決豐奸民蠶起於是竊名號遍天下寇
既破揚州謀北犯按察使查文經方治河清浦則趣郡縣備供張
謂京兵數十萬且至寇震懾括揚城金幣返金陵夏四月寇復陷
安慶詔安徽省治徙廬州寇遂略江淮渡河北勝保躡擊之別寇
圍南昌溫紹原團練六合初漕督楊殿邦潰師譴戍侍郎雷以誠
代之始屯揚州拊釐稅秋八月復逮蘇撫楊文定以許乃釗代巡
撫劉麗川周立春反青浦上海討之是時江忠源助守南昌始議
拊水師東討曾國藩治水師衡州九月天爵薨袁甲三代爲帥十
一月南軍攻鎮江不下北軍復揚州十二月廬州復陷安徽巡撫
江忠源死之是歲捻酋張樂行李兆受反淮上四年春湖廣總督
吳文鎔戰死黃州夏六月武昌復陷秋以吉爾杭阿巡撫江蘇寇

三道襲南軍榮遣余萬青截鎮江而命張國樑拔太平躬督戰上方橋破城寇於是寇三軍皆潰返是月琦善卒於軍托明阿代爲帥秋八月曾國藩克武昌是歲貴州興安寇復作淮南北起圍寨苗沛霖之徒出焉五年春正月吉軍克上海規鎮江二月武昌再陷國藩攻九江不下入南昌水師陷夏五月塔齊布薨於九江是時胡林翼巡撫湖北官文總督兩湖督上游軍事金陵寇襲榮軍國樑馳斬三千級逐之冬十月福濟和春克廬州是歲貴州苗及徐廷傑亂作馬金保起雲南杜文秀遂據大理稱王號六年春正月揚州復陷德興阿代北帥復揚州國樑亦渡江克江浦而曾國藩困南昌江西五十餘縣皆陷沒夏四月吉爾杭阿戰死鎮江五月江南大營潰國樑全師退丹陽寇躡至大破之秋七月向榮薨詔江南提督和春代爲帥以國樑副之未至總督怡良攝軍事

國樑徇列縣下之是時吉安建昌寇復作浙江巡撫何桂清請割
皖南五府州隸浙江以鎮道奏軍事自寇都金陵洪秀全日處僞
宮恣淫樂軍事壹決楊秀清圍師之退丹陽秀清恃功高謀自立
令其下呼之萬歲八月秀全憤密召韋昌輝誅之召其黨石達開
返至則昌輝謀並殺絕其變達開跳則駢其家室殺之秀全大恐
誅昌輝召達開輔僞政達開卒內思走安徽江西閒關入蜀死於
是始起諸僞王略盡內事壹決諸洪陳玉成李秀成新起爲王任
軍事秀全益自詡天命不能亡矣當是時江西軍屬四院司分戰
守巡撫不能軍軍事益棘十一月胡林翼克武昌復東軍圍九江
不下是歲大旱蝗英吉利侵中國七年春二月曾國藩以喪歸
詔楊載福彭玉麟統水師爲大將冬張國樑拔鎮江軍復振則銳
意規金陵十二月英吉利合俄法美三國陷廣東協辦大學士葉

名琛被繫去英使額羅金逼天津八年春張國樑自將攻七寶橋連屯西南門逼之圍復合將士頗矜高謂金陵旦夕且下城寇益震怖趣援夏四月李續賓克九江李兆受苗沛霖俱受撫以勝保督安徽軍英法兵入大沽俄人要黑龍江地五千里 朝命僧格林沁禦寇於天津大學士桂良蒞盟事方南軍之再壁城下也 朝廷謂和春大將才使兼督浙江軍和春益分兵援安徽福建成浙江遠乃二三千里於是僞英王陳玉成循江北而東至浦口江北大營輒陷德興阿奔揚州玉成躡陷之江北諸縣皆陷沒秋七月廬州復陷胡林翼喪歸八月號匪數十萬反思銅貴州大亂九月六合陷溫紹原死之北軍罷帥隸江南南軍益弱時長星竟天總督何桂清爲欽差大臣定長江互市冬十月李續賓敗死廬州於是胡林翼曾國藩再起任上游軍事九年春安徽巡撫李孟羣

陷寇死江南大將鄧紹良戰死皖南和春攻金陵益急洪秀全大恐疾詔諸僞王十道來援桂清駐常州挾重兵不赴國樑用孤軍轉戰江南北諸郡縣倏得忽亡夏五月英吉利復陷天津是歲藍大順起四川反十年春正月羣捻陷清江漕河督方奏伎淮揚道吳葆晉副將舒祥死焉於是罷南河總督二月杭州陷將軍瑞昌克之閏三月江南大營復陷和春走死丹陽國樑亦僚侘死矣自國樑之沒桂清棄常州夏四月常州陷寇遂入蘇州巡撫徐有壬死之 顯皇帝震怒誅桂清特拜曾國藩爲總督兼欽差大臣罷羣帥以左宗棠襄軍事兩江數千里軍事壹決國藩而命僧格林沁爲欽差大臣專揔事以薛煥巡撫江蘇胡林翼視師太湖規安慶國藩議勦淮揚甯國太湖三水軍以東開東征局於湖南猷維安慶阻祁門不得進金陵無圍師者二年是歲英法俄三國入京

師 顯皇帝北狩 詔恭親王任留守盟成苗沛霖復叛十一年
秋七月駱秉章督四川軍 顯皇帝崩行在 毅皇帝卽位還京
師八月朔克安慶胡林翼薨於武昌十一月杭州復陷 詔國藩
兼浙江軍以左宗棠爲巡撫任軍事以副都御史晏端書權廣州
釐稅伏曾軍同治元年正月朔 特拜曾國藩協辦大學士超擢
沈葆楨巡撫江西國藩旣鎮院上迺奏李鴻章巡撫江蘇軍上海
其弟國荃徇北岸規金陵而命季弟貞幹徇南岸水軍大將彭玉
麟橫江而東語在安徽篇夏四月多隆阿克廬州陳玉成走死淮
上金陵寇益孤國荃旣克太平則進壁金陵城南雨花臺以貞幹
壁江東橋通水師餽饟黃翼升截淮揚河隄寇東 朝廷已命巴
揚阿馮子材守鎮江都興阿守揚州則益增軍爲犄角始向榮和
春以勝兵八萬規金陵六年不下國荃用孤軍深入合水陸裁二

萬人國藩思疏請李續宜多隆阿鮑超南渡佐之而三帥不至秋八月圍軍大疫國藩疏請簡重臣督師不許李秀成合黨三十萬來援敗之當是時陝回赫明堂叛關中隴回馬化澂據甯夏詔趣勝保多隆阿入關以左宗棠攻衢州李鴻章徇松江分江南寇勢都興阿李世忠各遣將壯我師秀成檄寇軍八十萬環我我軍才三萬陷寇中國藩日憂思召國荃返國荃歃血戰四十六日斬首五萬級火其屯逐之圍解而貞幹沒當是時國藩統軍過十萬湘軍出征者三十萬人國藩威權動天下旦夕歃危思欲班師明年春躬視師金陵議始罷 毅皇帝閱南軍勞苦特拜曾國荃巡撫浙江攻金陵如故是時馬榮叛雲南殺總督潘鐸三月程學啟克太倉夏四月曾國荃拔雨花臺及西南諸壁是月駱秉章誅石達開於四川金陵倚長江天塹寇築城北面九洑洲列艦扼長江

溫紹原張國樑屢拔之而不能守者也及是國荃欲圍城則合楊彭火城艦殲寇眾萬拔之冬十月李鴻章克蘇州圍金陵軍至五萬鮑超轉戰江西皖南分寇勢復東軍扼孝陵衛截之於是盡剗東南諸寇壁水軍截江表斷賊糧李鴻章既克太倉益奏滅蘇松太浮糧定民志是歲隴回叛平涼陷固原馬文祿踞肅州自稱兵馬大元帥冬僧格林沁討苗練平之三年春城四面寇屯盡拔大軍迺合圍蹙焉金陵城周百里大軍鑿隧道三十寇輒自城內逆破之二月左宗棠克杭州夏四月李鴻章克常州以楊岳斌督江西皖南軍事多隆阿薨於西安陳得才復擁眾二十萬擾漢中撓我 詔李雲麟爲大將討之於是東南寇益蹙 朝命趣李鴻章會金陵國荃意恚甚六月既望乃穴棄道拔金陵諸列縣畢下秀全既死則獲秀成磔其尸秀全子福走江西明年亦破滅論功國

藩兄弟爵侯伯諸將帥進秩有差國藩復奏罷湖南廣東諸征徭
東南大定而捻回苗滋益多回酋安明復稱清真王以迪化叛俄
羅斯方滅浩罕安集延酋帕夏益據喀什噶爾而王新疆南北城
輒陷 朝廷復命帥專征經營西南北矣方金陵之圍急也寇軍
事獨倚秀成糧絕秀全令民飽甜露甜露者寇所稱草菜也於是
秀成鳴鐘鼓集羣酋痛哭請去秀全誇天命止焉既死秀成復立
其子嗣僞朝卒相從以死寇興而石達開陳玉成之徒實瑰桀負
雄略秀成尤寬博得民官軍既入金陵民獨匿秀成不出既獲民
復殺其人報之國荃盛威儀鞠狀不獲國藩至幅巾坐軍帳掀髯
太息曰若壯士也惜哉語未既秀成輒流涕伏案下退列狀乞降
國藩卒用憂危磔諸市

江甯附郭曰上元曹森者上元進士也官山西忻州署大同知府

家居寇東下陸建瀛奏起焉語家人曰脫不幸會我朱莊恪公祠下城陷則痛哭入祠妻李氏對經死孫裕昆碎首殉森弟士鶴妻管氏亦死越九年而士鶴復死渭南之難初士鶴舉進士官陝西清澗調渭南獲賊渠楊不花斬之擢直隸州粵寇之入陝也巡撫使團練於郊士鶴謝之城陷衣冠坐堂上罵賊死管氏者上元舉人管同女也寇至以函授弟曰爲我寄清澗勿忘也城陷縊諸祠繩絕碎首死大書曹士鶴妻管氏衣帶閒旣死士鶴發其書曰寇至妾必死不負君也士鶴贈道銜森贈太僕寺卿俱祠祀方城之未陷諸生王金洛者少不羈嘗傅面摹忠孝諸劇坐客多泣下諸名士謾之獨張繼庚歎爲奇士寇至薦諸布政使祁宿藻諮焉城陷兄弟方殺賊急還驅女婦入池死金洛繞池上大呼返宅闢重門拔劍踞案上羣寇死者十二人已悍賊至躬挾入池死寇之破

武昌未下也諸生夏家銑上防江十策宿藻壯之城陷溷賊中深夜輒與張繼庚相對泣久之輯唱和詩曰新亭餘慟賊固未之知也四年春寇以四海有東王試士東王者楊秀清也銑痛陰謀不獲則發憤託諸詩詩曰四海皆清土何容醜跳梁人猶思北關處是搔首於是秀清大怒則令偽丞相鞠其黨討焉銑大言曰我何黨列聖賢書者皆吾黨也舉硯擲丞相中額初里人鄭之僑媚寇銑唾焉及是索其家以告銑妻蔡氏者賢孝人也纏素巾髻上以姑乞妣氏匿焉寇索姑泣曰死矣髻而示之素寇頷之遂拘蔡既至謂銑曰初志遂矣復何怖焉七日裂以殉母竟脫銑死詩絕痛八年貧守黔婁婦今日同歸噩夢殘猶幸一池乾淨水洗儂碧血更清寒君子哀之金陵城西北山曰清涼多古寺諸名士輒閉關其間汪星垣者讀書清涼寺寇入僧詐而脫焉星垣呼曰我上元秀才也寇刃將殺之僧曰此君心

疾乞公等一相恕也星垣叱曰我何疾若乃欲活我耶竟死星垣
既死而諸生方先甲涂煊亦正衣冠帥其家死焉先甲侍郎苞裔
也同時有朱琦者善篆隸嗜酒日行飲衢巷聞醉則入墓墟呼鬼
語寇至書曰死何裨生乃恥七尺之軀付流水城陷死諸河寇之
踞金陵也上元郝安坤者五人辟東流皆篤老竟日齒坐秩然或
詰之歎曰孝弟之義無所逃於天地間也寇至俱湛死

上元並治曰江甯與上元同爲帥府所蒞張繼庚者字炳垣奇烈
士也父以進士宰湖南繼庚少負奇略家貧以諸生客游湖湘間
二年秋粵寇犯長沙從潘鐸入城守圍解歸與其友王金洛佐祁
猶藻圖軍事募壯士爲奇兵以諸生李翼堂侯敦詩將明年春寇
至繼庚募死士燬寇舟麾壯士千人逆戰南城外方酣戰城上礮
忽殺壯士數十人眾大奔宿藻慟絕死繼庚復上言掘濠絕寇道

陸建瀛罷之越日儀鳳門潰繼庚帥壯士卻之而西南復陷兵士紛紛走矣方金陵之亡繼庚痛哭自湛死而向榮方統大軍至九江或挽之以告繼庚則大喜匿母妻城中變姓名爲葉芝發暱寇酋使內應圖焉令諸生金和縋城出報向榮榮猶豫不敢發而張沛澤發其謀謀者多死沛澤者固寇酋與繼庚相結者也於是繼庚懼上書乞師諸名士陷寇覬官軍益激繼庚憤嚼血縋城出見榮慷慨流涕國樑壯其義堅請贊其軍繼庚以老母陷城內謝之榮察其誠期會去期至復阻雪不行初張沛澤之首難也繼庚以賈名免及大軍屢頓繼庚日皇皇走諸公且復上書白其狀沛澤還焉喏曰此葉芝發也寇將縛之繼庚急以他事中沛澤於是斬沛澤而錮繼庚使僞官胡元煒鞠焉元煒者以翰林官廬州府陷江忠源於死者也繼庚大呼曰君久官江南南人夙孱弱微楚粵

江表志卷之三
豪傑烏敢委身冒不測如此哉寇令實之於是按軍籍實其狀尸於東門者三十有五人皆桀黨也寇帥大驚裂其尸瀕刑大呼曰拔不去眼中鐵嘔不盡心頭血殺賊苦無權罵賊猶有舌吁嗟窮途窮空悲烈士烈咸豐四年三月六日也方繼庚之謀內應也邑諸生柳之麒實左右焉繼庚既繫之麒與金和賈鍾麟大思伏壯士關神策門納官軍事覺出壯士三十人返身匿其母見殺不一言於是內應九人皆駢死而張仕義獨無賴感繼庚義俠殉焉繼庚贈國子監典籍銜祠祀金陵士大夫道繼庚事至今猶涕泣云鄧爾晉者江甯拔貢生兩廣總督鄧廷楨子也性沈摯淹雅名於時五年參張國樑軍晉知府國樑戰死丹陽子授馬趣去爾晉叱曰謀人軍師敗則死之若歸告大母吾死矣策馬陷陣死贈太僕寺卿初程顥之官上元也上元人作明道祠祀焉諸生效文者顥

裔也襲五經博士城陷班男女少長哭祠中俱經死君子賢之方
寇之未至舉人陳變歎曰今帥蹇兵疲寇氛日棘納流亡以攜其
黨空積聚以絕其生御夷兵以行霸術其事尙可爲也委而迤焉
吾且安所稅駕哉寇至呼子曰若速逃爲血食也城破火其書自
經死於是鑿士葛鏞畫工汪松崖亦慷慨死焉葛鏞者瘍鑿也精
其術不樂與富人交寔則餽珍藥蠲其賈城陷酋病亟索焉乃具
酒召諸鄰夫婦坐上坐痛飲不能飲者強嚼之屬曰吾夫婦老無
兒願諸君藁葬也一坐皆泣兩人談笑如平常是夕自經死始寇
之攻城也守城軍匱食松崖餉之城陷驅妾若子於樓上燼死而
躬溺諸甕以亡未幾而有上河之難諸生俞恩綸恩綬者兄弟也
處上河寇至空其廬踞寇數十人夜燔死於是兩人挈妻子湛諸
河屍相結不解壁上血書曰旣破我家又劫我身彼何人斯獨爲

匪民人誰不死先哲爲鄰火以明志水以潔心見者莫不流涕寇之陷金陵也用譌言降眾居民惑焉諸生管子書賦詩曰生不食賊粟死當噬賊肉生死無足論名節安可辱書畢自經死室中從死者三十一人從九品焦子深者召家人衣冠祀其先班男女自經死弟光俊出妻王嚙指血書以報死焉有高能舉者方死胠篋授僕逃一庖人獨侍於是擁巨甕中庭貯以水冠服謁家廟列家人飲之手五十金付庖人曰此贖西鄰屋金也投甕死舉室殉焉自江甯東走曰句容山川環曲名天下六年張國樑規其城檄練長高世珍破寇李相廟七年春襲寇下蔭橋創之城輒拔大軍之逼鎮江也世珍截援寇扼其吭十年春南軍潰丹陽世珍入句容城守城陷走縣令江洲結羣練躬入城爲應死焉於時而陳紹祖以羣練守鎮江死尤烈王承貴者七十餘老人也寇使導富室誑

曰吾藏金某所可獻也如廁寇大驚承貴笑曰此乃金也賊怒撻之罵曰賊奴若所得者皆此類也乃欲從老父求此哉竟死

江甯之南曰高淳俗懿樸爲東南最十年寇將黃有才踞高淳諸生史傳經集團練與金寶諸圍角敗之明年秋大戰於雙橋斬有才等數百人燒其船二十團陷嘔血死家屬殉於是諸生邢臻將練勇數千戰死洛山下徐傳獻吳斯謹皆以抗賊死高淳壯士盡矣

江甯倚長江天塹而江浦實爲北藩官軍之規江甯常以重兵屯浦口陳玉成亦遂爭浦口保金陵許廷吉者江浦諸生也五年募水軍巡江表捕謀斬之十年運餉赴南軍軍適潰廷吉獨創戰負賊頭繞道百數十里致南軍饑贖還北軍皆驚歎以爲奇勇創甚沒焉初德興阿之壁江浦也偉諸生於捷才使將邑西偏團練寇

重購不獲抗鬪斬首二十級寇大怒火鄰宅逼之夜深血戰死當
江浦之陷國子生張懷善者陷城中不出其友魏一貫往問焉門
而火登鄰宅以號懷善與其孥繩纍跽火中不答痛哭返燼焉
江浦之北爲六合自寇踞江甯江南北無完土六合獨團練抗羣
寇六年於是六合練軍聞天下及陷義士死者尤多初六合之團
練也舉人朱金標實爲長五年用鐵鎖扼寇黃天蕩寇屢犯敗之
城陷血戰死方團練未集溫紹原使達成榮將成榮者回人也精
拳勇鄰馬逸郭外殺人成榮伏樹側飛足洞腹死鹽盜之熾也轉
運使令緝焉擢濬山外委老歸寇至禦諸龍池橋曰據此可捷也
羣練不納課而趨墮伏死成榮獨徒步擊殺百數十人刃折橫鐵
杖大呼血戰死寇見鄉團殊死鬪亟還紹原乃宵攻破其壁團練
功自此起焉寇之踞金陵也武舉夏傳謨募五千人屯浦口通江

集寇至火其船殺之寇詐奔躡擊八卦洲伏作死從九朱廷琛諸生方文湛者北獨山人也寇至廷琛自將三千人大戰獨山下死焉文湛歎曰六年之功潰於一旦吾何以謝父老哉以三百人血戰死方城之圍急也諸生賀廷琛寓書其弟曰家世科名吾義必死得正斯斃復何憾哉不獲與吾弟痛飲爲憾耳城陷死舉室殉者二十有二人當城之未陷也八年正月朔有戴松齡者夢游洞府中客令坐一老叟徐謂曰子其識哉重九可至也醒而恠之九月十八日城陷自刎死

自金陵之陷士大夫或委迤從賊諸僧死者獨數人曰士法曰炳炎曰炳明皆賢僧也

畢氏上元郎中秦耀曾妻湖廣總督畢沅女也讀書善鼓琴著絳雪齋詩劄臂侍翁疾姑失明左右十年無怨色城陷謂家人曰父

至尙書舅官巡撫我雖老婦人不可令賊面也湛焉室中從者十
二人而廣東知縣高承瀛妻亦堅守不去死金氏者周吉甫妻也
早寡城未陷患焉櫛沐更衣祀宗祖別諸鄰入池死於是才媛張
約蘋亦與其夫對經死焉羅愛蓮者上元羅笏女也遇寇於江上
母抱穉女湛諸江愛蓮呼曰弟弱大母老母毋死也獨身入江負
母出自沈焉寇怒築以戈血噴起十圍相詫去金陵既克遺民皆
更生而黃淑華復死湘潭之市初淑華之入潭市也兩健兒實從
宵分狂飲不輟旦迹之一女死梁上兩健兒俱酖死一吭絕刃焉
遺書淑華姓黃氏年十七上元人父秉良諸生既沒粵寇入江甯
兩兄躬農圃華幼問學焉既長將論婚以亂故不可官軍之克江
甯也湘人申某入尸兩兄於庭挾華出母號叱曰從賊者殺無赦
主帥令也遂殺母若弟強華行則痛哭乞死既念大憝之未報也

則密紉衷服圖焉已泝江申屢犯不得同舟金眉壽復見逼湛諸
江申懼抵長沙以華屬媒氏不獲陸而西道與扶某偕則大思謀
自決迺次其略綴以詩其自狀如此卒乃三月矚然殺二卒以成
其志此其智勇貞烈有俠丈夫所不能逮者故詳著之爲後世攝
兵者告焉詩錄共五云十年小謫住塵樊辜負衰親罔極恩白骨
針毳死未能卻喜狂奴爲貨縛天教白壁玷無蠅無何月又見初
絃迫我同登江上船舟子挂帆無恙祝可知儂不願生全征帆又
說抵長沙遙望湘靈廟拜嘉乞剪赤繩教寸斷莫令哀怨訴胡笳
自古成仁總殺身吾生何必苦逡巡憑將浩氣還天地長共貞靈
垠

汪淑蘋者江甯舉人汪士鐸季女也字上元范氏偕姊淑蕙從父
讀好通鑑左氏春秋淑蕙長歸江甯諸生吳榮曾榮曾客死河南
也淑蕙侍姑養旦日歡笑如平常夜則涕沾濡達旦城陷奉姑匿
句容向軍潰死焉淑蘋之少也未嫁而城陷則自經纒絕繼母泣

日若父遠客弟未期若死誰佐吾鞠此呱呱者淑蘋銜涕止焉於是晝則撫弱弟以居夕輒臥菹泔乞死賊婦怒笞母淑蘋跪代之弟殤絕粒死艾文濱之戰死也妻陳雉經焉或解之則絕食姑泣曰若死呱呱者獨誰賴哉陳聞泣而止寇再至湛焉童耀庭之死也弟妻洪雉經焉徐媪者僕婦也趣耀庭子逃不可徐藁葬之歎曰主婦旣亡阿郎不去吾且奈何哉亦雉經死

蔣氏者高溇董劔廷妻也寇逼城趣劔廷去止焉蔣厲聲曰爲一婦人斬宗祧豈丈夫哉請速死則引繩自經劔廷攜子去蔣呼曰寇退收吾骨於池勿忘也城陷死

寇之犯溧水也施肇峻見殺焉妻毛氏未之知也旣出繫夫頭於髮哭而奔血淋漓盡赤溺於河巫氏者農女也未嫁夫見掠待之台某挾寇勢委禽不納言者怒懾之女抗言曰若往質言之吾辦

一死寇來且無怖豎子何哉台忿導寇入逼焉女笑曰往閉吾門返從君可也寇頷之排闥自湛死

維時六合諸生厲式攻母汪氏者寇且至指窗竹謂子曰吾爲節母爾當如此君也寇攻城式攻戰死東城外汪從容歛畢死焉節母許氏者詹敬之妻也寇至諸子負而趨許曰吾守節三十年將焉達若曹勉哉其母墮宗祧也寇入境驅女婦於河而躬視河上笑曰此眞淨域也死之寇之踞六合也遇綠衣女迫焉笑曰吾豈爲若曹辱哉可獻王也寇大喜擁至龍津橋躍而死

初金陵之陷王月嬌者秦淮名伎也治饌將死焉寇將至則大喜勸釀手琵琶按曲致慇懃寇將大醉臥榻上亟起斷賊頭而自經樓上死未幾而有秦小羅之事秦小羅者名敷侍楊秀清夕進食秀清食他將斃之大怒榜羣姬鞠狀敷迺大呼曰謀殺者我也彼

何罪賊震怒酷治之泣曰吾家死羣賊所不卽死者謬思殺賊王
爲天下烈士復仇耳今若此豈非天哉謾罵磔而死未幾武昌舉
人徐仲瑤聘妻朱氏亦醜秀清不克死焉世所稱朱慧仙者也
贊曰嗟乎寇之亡豈非天命哉始洪秀全破金陵秀清建議北都
洛以爲洛陽者天下之中獸一老舟子橈其說乃遂宅僞都於此
直令守金陵阬鹽漕而躬都洛以爭天下於虜勝負之數可量哉
張繼庚諸生陷寇獨鬱鬱圖恢復不撓雖古烈丈夫曷克尙此李
秀成喪君立君則固羣寇所恃爲託孤寄命者也嗟乎以彼其才
而卒寇盜死墨翟泣絲可畏哉可畏哉自洪寇之興凡十有六年
始破滅滅後四年而捻始平九年而陞隴滇黔始靖又四年而新
疆始隸版圖一夫作難而天下大亂如此故謹箬以詔後世其它
奸民寇盜無關治亂大者不復具云

江蘇紳民第二

江表忠略卷十四

鎮揚列傳

鎮揚橫埭四十里南北相望其勢若輔車唇齒之不能馱蹶揚之
吭在蜀岡邵伯瓜洲鎮之險則在圖山金焦畿峴而京口丹徒諸
河實襟帶其閒其列縣則丹陽金壇溧陽皆蘇甯樞筦蓋東南雄
固莫如鎮江而揚州鹽賦之饒歲入輒數百萬裏河之粟足輓天
庾是二者天下之雄國也咸豐三年洪秀全旣陷金陵則命僞丞
相林鳳祥等徇鎮江揚州下之向榮旣壁金陵東則以提督鄧紹
良壁鎮江爲蘇常屏蔽 詔欽差大臣琦善壁揚州勝保陳金綬
佐之漕督楊殿邦屯邵伯副軍事所謂江北大營者也殿邦之潰
也以福濟爲漕督未至查文經攝之假京兵懼寇寇遂括揚城珍
寶返金陵五月文經壁揚城合閩督慧成圍始合寇窺裏河急副

都御史雷以誠禦戰萬福橋截之林鳳祥出淮上趨京師勝保躡擊至臨清滅之 詔以誠副琦軍六月鎮江寇火鄧軍紹良退丹陽劉廷鏌扼之雙來以樓船攻揚州不克死瓜浦寇來犯都興阿擊走之北軍之集揚州餉絀錢塘舉人錢江者佐雷軍始建議摧釐金饒裕而民不擾厥後羣帥爭取漕贍軍釐金遂徧天下承平三十年歲入踰丁漕或倍而官胥之蠹逾焉海內困於征歛矣自釐金之興而揚軍固以誠陰嫉錢江能殺之始金陵之陷蘇撫楊文定攝總督瓜洲飾戰狀戍之以許乃釗撫江蘇討上海秦西人復以輪船資洪寇至鎮江獲焉冬十一月南軍圍鎮江寇急走東瀟槁我揚州旣復琦善以縱寇奪官十二月復儀徵北軍始振四年春三月北軍敗績於瓜洲瞿騰龍戰死許乃釗攻上海不克以吉爾杭阿代之閏七月琦善卒於軍江甯將軍託明阿代爲帥瓜

洲寇來犯陳金綬擊卻之五年正月朔吉軍克上海二月鎮江寇連艦踞高資南軍戰獲之自寇踞瓜鎮犄金陵不下吉爾杭阿既克上海則合余萬青壁鎮江萬青遂以萬人壁京峴山爲策應巡撫躬壁九華山礮攻焉十一月我軍穴鎮城不克北軍圍瓜洲二年寇堅屯埭鎮江託明阿塹其北蹙之十二月安慶寇援鎮江水軍將敗之六年春正月瓜洲寇犯圍師德興阿敗之三月朔揚州復陷知府世琨參將祥林死之德興阿用騎兵突戰遂代帥復揚州夏四月吉爾杭阿攻鎮江戰死綳閣劉存厚周兆熊殉焉張國樑連破五峰走其眾五月羣寇返金陵南軍陷榮以疾走丹陽寇至國樑大破之榮薨和春代帥未至總督怡良攝之於是金陵羣酋相仇殺國樑徇江甯列縣下之是歲大旱蝗赤地千里七年秋九月國樑壁高資絕寇饟沈艦破其屯十一月遂克鎮江斬首萬

餘級德興阿遂克瓜洲國樑益銳意規金陵矣八年七月大軍旣逼金陵洪秀全大恐陳玉成徇江北來援於是儀徵諸列縣復陷玉成益自將陷揚州德興阿奔邵伯張國樑大戰拔揚州復儀徵援六合而六合輒陷北軍翼長溫紹原死之初三年春江南北並置帥南軍倚國樑功高而北軍屢潰九年春和春劾罷德興阿戰事遂壹任江南十年閏三月南軍復潰張國樑戰死丹陽和春自酖死於是丹溧金壇輒陷蘇松常太沒焉巡撫徐有王殉死蘇州總督何桂清誅死 朝命曾國藩攝總督兼欽差大臣以薛煥爲巡撫國藩遂命黃翼升舩淮揚水師 詔將軍都興阿督揚州軍事巴揚阿督鎮江軍巴去馮子材魁玉代之夏六月 顯皇帝狩於木蘭恭親王任畱守十一年秋七月 顯皇帝崩 毅皇帝卽位八月安慶復國藩謀東征同治元年春僞王方海宗攻鎮江總

兵富陞中礮死 詔趣李鴻章援鎮江國藩奏止焉三月鴻章東
軍至上海攝巡撫夏五月曾國荃壁金陵秋七月南民就食於裏
河黃翼升屯淮揚備寇二年春三月鴻章克太倉十月克蘇州攻
常州益亟李秀成悉召鎮南寇萃常州三年春正月郭松林復溧
陽三月鮑超克金壇夏四月淮軍克常州馮子材攻丹陽下之六
月湘軍克金陵馮軍罷東南休息不復事征戰矣

鎮江

鎮江附郭曰丹徒趙慶恩者丹徒武進士也城陷拔劍自誓曰丈
夫昂藏七尺終不與羣賊並生天壤間也於是募軍壁諸隘奉漢
壽亭侯像禱焉寇霧攻慶恩怒馬擊殺矛折死方慶恩之禦寇也
從兄慶錫嘗單騎逐北數十里破之及是羣寇斷我軍子邗和衝
賊陳擊殺駢死焉乃未幾而有朱氏之難朱氏者故丹徒巨族宋

文公朱熹後也初鎮江之陷朱正蘭起民練插血文公祠十年寇來攻連戰七日斬馘數千人卻之質明寇潛攻軍敗寇遂逼丹陽明年秋儒里陷朱氏徙江渚避焉已復集壯士渡江殺賊二千人醢其將熊飛虎朱氏死者二百四十人正蘭正馨死尤烈

鎮城東南曰丹陽扼運河爲常鎮關鍵江南大將張國樑戰死地也初丹陽諸生賀朝棟者舉孝廉方正辭郡城陷朝棟方授學丹陽起團練十年春寇至三戰破其屯城陷大戰至日中墮馬死寇之始至也諸生荆辰吉束撰著以逃或問之笑曰見古賢地下也遇寇不屈死賈人錢錦榮舉室燼焉

丹陽之南曰金壇環河爲城扼甯常腰膂居民嘗死守待官軍故被禍獨烈張樹梅者金壇拔貢生也十年寇圍金壇急樹梅將鄉兵殺賊以百數解之進壁三星觀阻大河連戰二十斬七酋馘餘

寇二百寇宵攻屠其壁死焉張氏死者三十有五人城陷諸生薛秉謙者痛哭大書曰不入賊黨不飲盜泉持此浩氣以告皇天自漣死

自南軍再退丹陽溧陽相躡沒諸生死者尤多初諸生數十人集書院插血盟誓曰從賊者殺無赦城陷訓導宋奎光等七人鬪而死於是諸生創死者六人不食而死者十五人諸童罵賊而醢者三人寇退壁上大書曰不朽眞卿骨不滅侍中血毅然睢陽忠邈矣文山節金玉堅白身肯令磨與涅一死安足論畱得丹青烈惜未知誰氏筆也始諸生王萃者父寢疾左右十七年無閒暇則讀史漢通鑑娛焉英吉利之入鎮江請建文武學厲人才無應者粵寇陷溧陽痛哭募義師不獲絕吭死諸生葛鏜者工古文詞精篆隸晚益耆顧陸書寇入拍案罵曰國家何負於若而反語未卒

堪而死鑿於是年七十有八矣當城之陷也老諸生周冲謨者集宗老十三人誓曰子弟莫肯赴敵者徒以吾老人在耳於是相率荷耨鋤赴寇壁謾罵趣賊出死之寇之據溧陽也鄉民起團練桂嶺尤崎險當寇衝方武奎者義士也製旗械集宗族千人屯桂嶺於是舉練長二人頽前後左右中五隊以善槍十人列前軍中隊多驍勇其長十二人左右皆短兵隊長十鈎槍殿隊長倍焉戰則醜血祭天眾懣服無貳積斬馘旗械數千糧絀官軍不能援嶺破皆戰死寇遂屠桂嶺滅之數月閒諸鄉團無存者東南糜爛極矣揚州

鎮江對峙曰揚州自夫差闢邗溝通江淮利害輒樞綰天下其附郭曰江都鍾淮者江都舉人也宮內閣中書加侍讀銜父病歸不仕居瀕江佛感洲金陵陷謂父老曰吾地當瓜洲東扼鎮揚襟要

寇來當旅拒不克則蹈江死無偷生辱天下也寇陷揚鎮據瓜洲
淮遂集鄉民爲守督師琦善以江洲團練屬焉於是益募勇二千
人毀家備糧械壁虹橋東道晏然無事已復戰瓜洲燔寇艦爲大
軍聲援久之瓜洲寇匱食饑期水軍夾擊時寇軍壁江上淮亟鼓
而南水師御風鼓而北寇死傷且遁而北風作水師退寇遂北嚮
乘我師軍士促淮走淮曰我退寇必據虹橋東路無譙類矣血戰
沒於軍淮性任俠道光間寇至逐江介爲振復上書總督制糜廩
徒行烈日中覈之旣死遺民涕泣返其尸贈知府銜附雙忠祠以
祀初淮之起義也國子生朱敬熙殷遠厚實從淮沒兩人集潰師
寇已至殉焉揚城之陷也江都諸生劉嘉賓者且死以母老難焉
母聞作色曰若能死老身復何待哉闔戶自剄死嘉賓兄弟大哭
拜送禰主於家廟燔而死舉室死者二十有二人

江都並治曰甘泉陸銘者甘泉諸生也當金陵之陷揚州江壽民謀款賊壽民者贖金四十萬賂英吉利者也銘聞之大罵畫策陳帥府獲寇諜徇焉寇入城大索銘見賊酋曰撓賄戮諜者我也今老父實病劇病已請自縛以歸寇領之父沒斂畢賦詩題壁上哭曰父所以速死賊也不孝子奈何與賊俱生天壤哉懷石闕僞署擊酋死壽民既賂賊寇至復屠城於是揚人爭咎壽民 朝廷亦索壽民置諸法乃痛哭投城下死焉

贊曰吾嘗客揚州觀其民俗委麗質忼愾之節故粵寇之役城三陷而殉者獨鮮蔣純湖者方外道士也工琴寇踞城招焉純湖笑曰咄老夫迺爲盜賊奏伎哉斷舌抱琴死馬鳳英者故娼美而豔寇彊之不可舉白刃斃之斃盡罵不絕竟死嗟乎純湖者或有得於清靜虛寂之誼輕一死以瞑萬世固已彼馬娼者且何謂哉揚

人言有巨公者官京朝返朝旨以團練大臣畀焉一日相驚寇且至將吏亟乘城公至顧左右吾腹疾且遺則疾返微服遁儀徵而寇實不至嗟乎若公者其抑聞馬娼遺烈與古稱北府兵雄天下觀周氏諸老之亡與田光曷異嗚呼南徐山川之氣偉矣哉

江蘇紳民第二

江表忠略卷十五

蘇松常太列傳

自古東南形勢莫重於金陵而江蘇則南北徐實爲重鎮北徐雄固險塞馳騁達乎中原據東南之粟以爭雄西北此天下用武之國也南徐當江海關鍵南北樞機阻而塞之江海數千里且有湛閔闕噎之患此天下吭啞必爭之地也歎至蘇松常太深祕湖海之濱利害若無與天下顧奧區澤國壤沃民富擁粟帛之饒塞津澮之阻則雖荆益之艦克豫之車燕薊并涼之馬舉莫克逞吾豪故以夫差之才猶且殄荆併越主盟中夏張士誠區區起鱉盜據平江抗衡吳國明高皇帝神聖威武旣久而後舉全吳之力以收獻俘廟闕之威蓋戰不足者守有餘地利然也自王道之說興儒者輒以富彊爲詬病顧匪富曷彊匪曷治儒者所棄而外夷迺

用此勦焉當官軍之東議者或請自東壩取建瓴收腹背之勢或請自鎮江南邁扼其吭而吳人且欲道江陰以攻其腰膂是三者其形勢皆絕勝申江李鴻章卒不以彼易此而卒以成大功者何哉自列國通商上海瓌貨山積西兵起吳越巨室爭避其間據此以縱鞭笞則糧械不移而具富彊之說烏可少哉方向和之攻金陵也劉麗川弄兵海上且分討以斲其萌芽故甯鎮雖沒蘇松常太之郊蕭然若不知有兵革之禍自吉爾杭阿之亡巡撫文吏駐蘇城不復與軍事總督開府常州號餽饌實漠然以爲軍事者欽差大臣事也何桂清起微賤任開府尤瞽焉不識封疆之重及丹陽潰吳會淪胥巡撫建牙淞滬之濱而軍事益蕩然矣初咸豐三年春二月洪秀全都金陵鎮江揚州相繼陷向榮鄧紹良琦善壁三城拒之三月西夷入金陵通市六月鄧紹良師潰鎮江八月劉

麗川殺上海知縣袁祖惠以叛周立春以青浦應之嘉定等六縣皆陷是月逮巡撫楊文定於瓜州蘇松太道吳建彰以通寇遣戍命巡撫許乃釗帥將討之誅立春諸城畢下官軍壁上海蹙焉冬十一月琦善復揚州四年秋以吉爾杭阿克代巡撫琦善卒於軍託明阿代爲帥五年正月朔吉爾杭阿克上海誅麗川六年春三月揚州復陷德興阿代爲帥克之夏四月吉爾杭阿克戰死鎮江五月向榮軍大潰六月命張國樑統諸軍副之秋七月向榮薨和春代爲帥未至總督怡良駐常州攝之八月金陵寇仇殺是歲大旱蝗英吉利侵我七年冬十一月張國樑克鎮江八年夏六月江南軍圍金陵秋八月江北大營陷大學士桂良花沙納莅上海以總督何桂清爲欽差大臣訂互市長江自麗川之滅蘇松無寇患者六年十年閏三月江南軍再潰國樑戰死丹陽和春走潁關自

疏死總督何桂清則棄常郡走蘇州巡撫徐有壬不納奔常熟逮之常州民則擁通判岳昌攝府事拒寇師夏四月常州陷巡撫檄張玉良壁無錫高橋寇自九龍山襲之高橋者無錫要害也於是玉良奔杭州丁丑蘇州城陷有壬死焉 特詔曾國藩任總督兼欽差大臣駐皖總軍事以薛煥爲巡撫軍上海羣吏就治焉當是時都興阿駐揚州馮子材守鎮江舉莫任攻取蘇常旣陷松太隨之獨浦東五廳縣隸官軍巡撫兵數萬不能戰則壹恃常勝軍初英法旣平請練兵助討國藩奏罷之蘇松太道吳煦者負能吏才十月獲闕稅銀三十萬則益備糧械募夷軍令華爾將已復募華軍練夷法號常勝軍中國之練夷操自此始秋七月寇大舉圍上海常勝軍敗之十一年夏五月嘉興寇窺金山副將黃金友戰死曾秉忠擊卻之秋七月 顯皇帝崩行在 毅皇帝卽位還京師

八月朔曾國荃克安慶十一月李秀成陷杭州窺上海始龐鍾璐起常昭團練列縣多禦寇爲豪未幾青浦沈維城逐寇嘉定閒戰死列縣軍倏起輒亡而寇勢益獗及是奉賢南匯川沙復陷上海益危同治元年春正月寇逼浦東急華爾白齊文破之上海大定兩人請易冠服隸中國嘉許焉三月特詔李鴻章攝巡撫李秀成之踞蘇常也振流亡薄賦斂蘇士大夫刊鉅碣頌之曾國藩之壁祁門或請攻東壩蘇寇保金陵則潛師襲蘇城拔之朝命左宗棠自皖南而東國藩持不可國藩建節安慶蘇人馮桂芬請遣將出鎮江南討錢鼎銘益痛哭乞師大學士翁心存亦請自江陰常熟規蘇州國藩迺薦福建道李鴻章合水師東下吳煦方攝布政使則備白金二十萬犒師始鴻章好大言客國藩幕無所不狎侮國藩故慎密易焉及是驟晉二品階攝巡撫遂以威名重天下

鴻章之東征也以湘軍程學啟郭松林爲大將而增募淮勇以劉銘傳潘鼎新張樹聲周盛波等將之淮軍之興自此始時松江旣復華爾方會英法兵復嘉定青浦壁之鴻章所將五千人微甚首命程學啟等攻南匯號北路軍英法兵逼金山爲南路皆捷李秀成旣還蘇則大恐自將援太倉知府李慶琛戰死寇遂趨嘉定英法將挾官兵以歸於是嘉定復陷寇前驅逼虹橋距上海二十里學啟大戰漕河涇截之劉銘傳潘鼎新復南匯川沙浦東略定寇復圍新橋分軍逼上海鴻章自將會學啟大破之始上海軍快甚夷瞰淮軍傲侮焉及是則驚嘆以爲弗及是月曾國荃壁金陵六月劉銘傳潘鼎新復金山罷提督曾秉忠以黃翼升攝提督秋七月學啟旣克青浦城譚紹洸趨上海鴻章自將毀寇壁逐之是月華爾戰死於慈谿以白齊文將華爾者美國人積功至副將嘗以

五百人破寇十萬天馬山及死以中國服葬松江吳中士大夫尤
哀思云八月鴻章增募淮軍五千人國藩益檄李朝斌舨水軍太
湖授提督九月英將何伯恥嘉定前敗克之譚紹洸圍我師於四
江口鴻章躬督戰解之至是寇三犯輒敗歸上海軍始固是月江
南軍大疫李秀成自將援金陵初鴻章之東也 朝廷以揚州金
陵急屢命棄上海赴焉鴻章守便宜不赴至是 毅皇帝特詔授
巡撫壹任吳中軍不復言遙制矣曾國荃之困金陵也檄白齊文
赴則閉松江城扶道員攫饒金四萬鴻章勒之歸以李恆嵩奧倫
將未幾復以戈登代奧倫屢捷蘇浙聞白齊文竟降寇以船礮伏
寇戰就縛於福建死焉蓋用夷利害如此冬十一月常熟寇錢桂
仁駱國忠太倉寇錢壽仁請降未納桂仁憚秀成瞰之國忠遂以
常熟獻秀成怒討焉鴻章命諸將道海濱以赴二年春二月劉銘

傳破福山解之三月學啟拔太倉軍益振初李鶴章攻太倉敗而返及是守將蔡元隆乞降學啟曰詐也寇未蹙降哉不聽則設伏城下艇諸河躬冒寇於橋以俟夕鶴章往使二將先寇出城學啟誑之指二將爲鶴章也寇闔城尸焉寇伏作學啟掖鶴章於艇伏兵截城寇遂克太倉逼崑山拔之自崑山之克學啟益規取蘇州自將壁唯亭扼其東李鶴章劉銘傳自常熟攻江陰無錫扼西北南路瀕太湖水師截之鴻章復令潘鼎新壁金山劉秉璋壁涿涇楊鼎勳壁張堰而命戈登壁崑山楊舍者江陰東瀕海故城也寇踞城闕我銘傳墮其壁屠之李秀成方略地淮南聞大軍逼蘇躬帥眾數十萬援江陰攻常熟鶴章則令銘傳等三分軍突戰躬帥鐵騎登顧山督之破寇屯七十秋七月鴻章益趣秉璋攻嘉善銘傳攻江陰分寇勢八月朔克之鴻章益奏蘇松太浮糧定民志學

啟復克吳江逼婁門水師扼南舍蹙之鴻章至婁門督戰學啟遂逼城而軍秀成復自金陵以炸礮攻我周壽昌火其船燼之秀成痛哭而西周壽昌者降將錢壽仁也九月秀成復集軍八萬援蘇州學啟益奪泚關截西道冬十月鴻章復視師婁門盡剗城外壁蹙之秀成涕泣去郅雲官遂殺紹洸以城降語具學啟傳方秀成之棄蘇州而西我軍扼無錫嚴甚則乘夷船出西橋要我銘傳擊走之陳坤書以蘇城之殺降也守常州黃子澂亦守無錫城不下十一月壽昌以子澂獻克之大軍逼常州攻益急銘傳遂破東北壁數十以別將扼奔牛截寇西張樹聲周盛波復破東南壁秀成鼓炸礮匝奔牛軍絕鶴章合銘傳大破之鶴章之圍常州也歲暮寇環軍不得返鴻章語學啟亟思焉學啟則命將將二千人逆之返鴻章少之則命以半赴既至夜半植學啟燾當寇衝質明寇大

驚解去鶴章以歸其威略如此三年春正月郭松林克宜興羣寇
十萬壁常州銘傳敗之於是寇東掠至福山無錫常熟江陰皆震
鴻章急檄九將屯三縣拒之是月左宗棠克杭州學啟克嘉興吳
越晏然獨常州死守不下三月鴻章躬督師常州用巨礮墮其城
坤書擁夷礮壁城闕不下於是馮子材進丹陽鮑超克金壇所過
輒破滅夏四月鴻章下令環攻誓必克雨甚禱諸天越日天大霽
反風巨礮聲動天地城闕塞以人鴻章嚴鼓畢登大戰城堞上久
之寇迺奔遂拔常州礮坤書降其眾數萬六月湘軍克金陵遣歸
常勝軍亦罷曾國藩討捻屯徐州則壹任淮軍馳騁中原矣

蘇州

蘇州附郭曰吳縣夏廷榮者字秋田吳縣人也年六歲父客死漢
陽旣壯哀其父舉葷酒絕焉母沒迹父喪漢陽禱神示之夢父字

雨村旦起迹叢藳見一和獨兩字辨甚啟焉瀝血數其齒輒驗負而歸遂以孝行膺旌表咸豐初以孝廉方正舉於朝楊棣者居與廷榮接衍聖公齋奏官也性方古兩人故刎頸交城陷前一日棣謂其子曰若纒孝子宅吾且與同死也纒畢以告廷榮領之明日寇來自經死妻潘殉棣聞之歎曰秋田得所哉語未竟寇入不屈撻數千斷首燔而去自寇守郡城鄉民起團練爲保諸生許穉者東諸人也以教職待選城陷舉田數千畝賤質募鄉軍秋八月寇分集羣練大戰恩顧山斬首數千級寇憤萃攻焉眾敗穉戰死練勇死者數百人諸生徐則者家香山據形勢簡練勇逐寇堯峰間八月晦寇水陸萬人燔胥口襲之七百人死尤烈方則之起練香山也橫涇徐家昌時鑄張心梅各以眾人分逐焉夏五月謀合羣練襲蘇城曹鳳華入城死寇遂分道掠諸鄉香山團不利返橫

涇人拒戰吳山下敗之明日敗諸玉山橋家昌馬蹶死時鑄心梅
環刺死焉而是時練長吳秀毓者舉義師常州十六戰殺賊千俘
寇將汪雨田徇於眾常州既陷寇數萬圍我師諸生吳鳳標遂戰
死初蘇城之陷也吳縣人陸冊死焉冊生負奇才不娶里人怪之
嘗游京師河督聘入幕引還或問故笑曰苦念吳中佳山水耳城
陷與弟篆罵賊死

吳縣並治曰長洲元和自蘇城圍練壯士多抗賊以亡而其實
自馬釗始馬釗者字遠林長洲舉人也九歲識星象長忼愾言兵
寇陷金陵參巡撫許乃釗軍幕建議募川楚健兒千號撫勇而劉
麗川周立春大亂上海青浦閒督師向榮檄釗帥撫軍往討夜半
銜枚薄青浦克之晉內閣中書十年春會總兵熊天喜復四安鎮
廣德州返丹陽戰死子文藻迹屍不屈死焉贈知府銜建專祠文

藻附釗膽識絕人嘗上書請造艦絕長江帥府不能用湘軍卒以此成大功向張威名動天下釗嘗私論測其微兩人輒覆敗死少爲疇人學三年負湛疾不輟所著書藏諸家初釗出曾國藩門下及國藩東討使佐軍父難之遂徑謝不往卒其死君子傷之自釗建議練鄉軍而馬善張蔭杲羣起言團練以死善之團練也設伏青黛湖斬首二百級獲賊艦十數俘寇將以歸李秀成以眾至大戰至日昃殺傷過當寇退襲而入善獨帥親兵斬首數十級斬寇將三人死焉善之少也負勇略及是年七十當賊鋒月大小二十戰皆捷卒以戰死有費振鏞者城陷與子寶鏞匿耳舍饑鄰或告寇曾招其子振鏞忿曰公等欲活我我觸牆死矣竟餓死而奇士顧光謙亦帥其婦湛諸河

自雍正柝長洲爲元和俗文弱埒長洲而陳克家猷以名烈顯克

家者元和舉人也自少以東漢節義北宋文章自期許嘉定毛嶽生受業焉婁邑姚椿見其文歎曰此魏文貞匹亞也佐張國樑幕洵內閣中書十年春國樑使將兵戰死克家之少也祖鶴撰明紀續通鑑未竟克家踵焉與所著詩藏諸家陳稷生者增廣生也寇至驅其子曰吾寡兄弟若毋墜宗祧也子請行歎曰吾何行哉吾甯死學耳城陷詣學將自經寇入謾罵斷舌死諸生鄒清瑞者少劉臂療其母及是題臂上誓焉或請跳笑曰我爲諸生可無死將以愧世之不能死職者城陷抱宗譜沈諸河

蘇城東望曰崑山新陽太倉入蘇城吭嗑也崑山人張德勤者寇徵糧不納僞吏討焉德勤叱曰若清氓也且覩然來見我哉仆之垂死壯士徐秀玉遂起沈其黨於河鄉人大恐德勤笑曰公等皆去寇至某獨身任之秀玉亦忼慨相從不去兩人遂並縛謾罵死

焉

新陽者雍正初析崑山爲治者也歲貢生朱端植者孝定先生用純齋也同治元年秋寇執降笑曰飲我乃降寇笑而飲之酒酣大罵死

蘇城之南曰吳江震澤濱太湖爲蘇南屏蔽夏寶全者吳江舉人也官國子學正歸太倉三年秋寇來犯佐守焉寇退上功辭不納十年太倉陷明年龐鍾璐使將助官軍復嘉定規太倉斬寇將而返嘉定告急躬突陣死焉贈國子助教

陳壽熊者震澤諸生也城陷以鄉軍創守焉或以款賊告則痛哭訣親舊絕食死壽熊爲學綜漢宋嘗以虞翻得易微爲讀易私記撰集義未編而沒詩古文辭藏諸家

蘇城之北曰常熟其北曰福山與通州狼山並峙宋韓世忠備海

地也常熟有黃僭者嗜酒隱虞山醉輒造其巔長嘯酣宕臥積雪以歸城亡僭方臥榻上或告之曰官及兵將安在乎曰走矣僭大哭臥如故寇入門大罵絕食死初縣城之反正也寇攻焉福山朱奎者聞舟師至集義旅數千人助之逐殺死寇之始至也國子生屈承壽者方婚並縊妻獨蘇哭曰妾豈背死者哉竟死

常熟柝治曰昭文城陷書生徐廷璐及婺源人詹侶麀起團練破寇走之乃謁巡撫於申江述常昭可復狀巡撫檄戈船助之兩人自將五百人擊殺道遇伏水師奔侶麀遂戰死廷璐斬數賊被擒斷其頭竿常熟城上異僧鶴順亦血戰死焉

陳氏者吳縣恩貢生潘世琪繼室也早寡城陷年六十有七矣寇入引紅巾縛焉陳氏曰我寡子亡義不絳賊義而釋之夕呼羣婦斷齋祀先祖餒畢相率湛蓮橋死焉而許德蘋死尤烈德蘋者故

揚州鄧氏幼孤從母嫁蘇州許氏女焉工詩詞母卒兄鬻姬籍中
日流涕鍵戶事歌吟不出朱羲和者洞庭山隱士也工詩喪偶以
詩請爲副洞庭陷而逃寇脅之大罵右臂斷左手操石中賊顧絕
吭死德蘋之生也著和漱玉詞行世嘗號采石子人以爲識云
顧氏者崑山王嘉元妻也幼讀書城陷披髮手劍呼曰木蘭從軍
今不及古人遠矣吾家世清白烏能爲賊辱哉擲劍投諸河
桑氏者昭文副貢生黃琮繼室也世精武城陷二子奉母逃桑慨
然曰若輩當殺賊奈何效鄉里小兒鼠竄爲哉城陷率家人巷戰
突殺數十人環擊死

初蘇城之陷也士大夫家多化僞死而比邱尼獨以六烈聞尼慧
修者居婁門清靜菴徒四人吳節婦者姓曹氏無子依焉寇至或
請逃慧曰去將安往北窗一泓水吾輩安樂土耳其城陷出藏金投

諸河曰事急矣長幼之序不可紊也吾年長先諸於是慧修年六十曹年五十七志遠年四十其三皆幼少相帥死馮桂芬請旌焉易其庵爲六烈祠以祀

松江

松江附郭曰華亭從九品單錫光嘗剗臂療母十年縣令卞乃譴謀守錫光司會計佐之寇至眾將奔錫光大呼曰令所以保疆土者爲吾氓也任其事已安所逃哉竟從死城之甫陷也諸生徐步青被繫至南門強以吏嚙血書襟上矢焉不屈死

松江東偏曰婁縣故華亭地也寇警從九品姚以昌揲耆得渙之三泣曰吾其死夫或請逃不可城陷方閉戶題絕命詞寇入大罵舉硯擊賊顛死

松江之南曰金山峙海中與洋山馬蹟接吳越關鍵也國子生黃

通被繫寺僧哀免之通叱曰佛忠孝人也汝爲佛弟子迺爲老夫哀賊何哉竟死

松江之東曰上海扼蘇松海道諸生陳垣弼者少任俠縣令壯之使團練旬日間部勒肅然禦寇中大橋躡擊至北籐山軍頗振李秀成之窺上海也垣弼方謀饗入城令止焉謝曰公意良厚今軍無宿飽某烏能獨活哉策馬還軍還寇死所著人極類編祀典考藏諸家

上海之南曰南匯南匯者柝上海爲治者也十一年秋川沙陷南匯倪曰序者破寇六團灣躡擊至川沙城下殺賊二百人同治元年春增募要擊死初松江之陷國子生唐汝鈞年七十賦詩念國事哀民風自經死嘗曰生而生焉毋覲生也死而死焉毋幸死也君子重其言

松江城北五十里環水爲城曰青浦王清亮者青浦人也官南陽
典史歲饑作糜飼餓夫爲梁惠行道囚病躬治焉旣歸青浦陷望
闕叩頭仰藥死於是清亮年已七十矣當蘇常之陷諸生蔣汝枚
謂其友張渭曰吾義不辱與君約卽不測蹈吳淞死耳城陷練鄉
兵爲守被縶死焉方松江之復也寇西奔國子生顧雲鵬要道斬
馘千夏六月躡寇上江涇橋圻死者數百人其弟雲麟戰而死雲
鵬合吳兆熊守南岸敗之翼日兩人血戰死於是有二鈍之事二
鈍者性孤鯁俗鈍之兩人則以鈍自號曰丁文煥蔣文英英之奉
母而逃也遇寇大罵死煥之避地也食絕僞吏餽之金煥大呼曰
丁鈍乃受賊金哉去去毋令老夫拳擊也竟餓死熊其英作二鈍
傳哀之

太倉

青浦之北曰太倉太倉者蘇城東蔽也隸縣四邵燧李方焯者太倉諸生也與支鳳梧善合義軍萬人大戰州城下殺賊數百人寇環攻軍絕走溪上仰天痛哭俱湛死姜憇志者義士也爲人主會計獨廉十年寇至居民皆匿走憇志孤守焉及夕懸祖像於庭再拜題太倉市民姜憇志殉難於壁上與妻王氏湛於河

太倉之屬曰嘉定寇踞焉俞瞻仲者以團練復其城逾月復陷壯士王鍾嘉戰死瞻仲毀家募義軍三千大戰南門外眾潰醢之陳飛序之見掠也餓三日不死與掠七人昇守焉飛序縱之逃詣酋帳大言曰若所掠者吾已釋之矣速殺我毋他與也遂死之

陳氏者上海趙鴻曾妻也寡無子寇逼城自洞其喉五出入不死寇入門自殺盛暑十日面如生越明年而有衛年姑之事
衛年姑者婁縣衛堯民女也家貧無兄弟遂養親不嫁終其身十

一年春寇至眾輒逃泣曰吾家無主後宗祧具在卽奈何他適哉
寇入毀其祧以杖擊賊顛遂死於是年已八十矣

丁雲寶者奉賢謝炳妻也同治元年春翁被繫丁許金爲壽寇舍
之胠篋探金趣翁走大罵死諸河初翁之戍粵西也通其語寇至
里人使賂焉丁諫曰翁負重辟得歸骨先隴上者 朝廷恩也奈
何以暮年爲賊屈哉感其言謝不往里人哀之是年復有宋素英
之事

宋素英者金山增廣生以恆女也城陷隨父避松江鬻女紅爲養
雜糠覈自飽焉寇犯松城父他出親屬趣之逃泣曰所爲苟活者
老父在也未返而去將焉往哉寇至自經死

寇之至青浦也王馥堂者挾妻沈以舟逃寇掠乞舍之不可沈跪
而泣曰妾未延宗祀罪也願君自愛遂取巨錢三十咽喉閒不死

躍諸河

常州

常州附郭曰武進李彤勳者武進舉人也父客死漢中徒跣四千里以喪返爲令攝廣東澄清歲饑民且盜發倉粟定之杜立之亂也民上變囚之立大喜弛軍備乃陰募壯士襲斬之餘黨輒破滅擢知府養歸寇逼常州趙起及彤勳實罄家爲守周贊襄者起婿也依餉 賜舉人晉知府假歸城守議不決贊襄獨厥起署冊備餉守南門議迺定城破自湛死彤勳則帥壯士數十人巷戰死焉妻湯自經死舉室殉者凡十人趙起者貴西兵備道趙翼孫也以舉人加內閣中書銜祿保者起從子也以舉人官浙江知縣何桂清之棄常州也士庶多走兩人大呼曰吾兩家殉此願公等助我勿渙也於是死守六晝夜城陷起歸婦稚投池死則衣冠坐廳事

自到死焉祿保還坐保衛局大罵死趙氏死者三十有二人初常州之警形勳念母老命子承鈞奉諸江城破承鈞謂弟曰弟來侍大母吾事父母地下矣痛哭死是時有范德鄰者武進富人也家鉅萬未嘗事貨殖羨則濟族嫻之窮與人交恂恂退讓竟日嗜酒讀書琴秋畫倩者卽所藝爲名侍姬也花晨月夕輒命此兩人潑墨鼓徽絃浩然不復知干戈之事張國樑之死丹陽諸公議城守德鄰亟出萬金備軍實復上言總督願括貲保常州桂清懷去志不報寇警至桂清怒馬出國門管敬伯者常州名士也叩馬哭諫軍校拔佩刀斫之顱破血淋漓不釋再擊踣桂清策馬去德鄰見其狀哭而歸呼兩姬榻上謂之曰吾與若樂此朝夕者張帥力也今張帥死吾與若曷樂此霾天曠日下哉琴秋曰人孰無死願以死媿天下守官而逃其難者德鄰曰善琴秋迺焚香展琴鼓河滿

1071. 4178. 60P. 24

子一闕淚下如雨頃之君絃絕歎曰此妾致命時也推琴觸牆死
德鄰則大哭顧畫倩曰若將奈何畫倩笑曰從公子地下耳德鄰
亟起將自經畫倩曰與公子痛飲而死可乎當是時外城已潰陷
舉室空無人兩人則覓酒肴醜其盜痛飲死德鄰既死常州陷於
是鄉人爭圍練而森莊特聞森莊者沙平漲水中逾頃水環之傅
林江正會之逆戰而奔也保森莊耕戰為守寇屢至敗之久之富
室眾寇豔而襲之殲焉而常州人則至今稱朱四不置朱四者營
卒也總督之奔也呼四偕四獨守南城不去手鉅礮擊殺數十人
寇踰城復斬二十七人頭懸堞上寇伏外舍狙擊焉四復操鹿角
搜外舍臂斷屹堞間斬數人竟死

武進並治曰陽湖桂清之棄常州府知事楊錫嘉誓守兩夕一將
手信矢大呼張帥至將納焉張帥者守將張玉良也錫嘉曰不可

迹之則馳北門斷城柵斬之寇環攻不下則宵登錫嘉斬五十八
人尸堞上寇將奔姦民以情告則縛姦民斬東市其黨啟南門納
寇師弟錫疇炳耀戰而死錫嘉不屈死焉楊氏死者三十有八人
當常州之守也醫士曹禾者建言城中坊十七家出人爲軍部勒
萬人惟禾法禾曰此未能戰也宜選壯士爲隊長嚴賞罰月校之
總督陳其狀進五品階圍急手巨礮迸裂死城遂陷城之未陷也
薛堰與皖南接其東南曰陳官山瞰太湖延袤百餘里居人胡文
瀾守焉 詔賜五品階城陷戰旬日宵攻入寇壁死焉

常州東南曰無錫蘇常重地也舉人顧翰者知涇縣訟者餽金干
呼兩造返之兩造泣而罷久之匱官金被劾涇人醵償焉翰聞之
歎曰吾甯自譴耳安忍累吾民哉旣歸主東林書院十年遇寇不
屈死許繼柏者官直隸新樂縣老歸寇至請速去叱曰死患無所

耳吾年且九十復何爲哉寇入踞坐大罵死而蘇廷魁則以毀家練鄉軍戰死陸巷閒

無錫並治曰金匱諸生顧爽者侍郎皋弟也金匱陷禦寇於蓉山斬其酋寇旅至環之鄉兵潰爽被縶不屈死涇里之旣陷也從曾孫家康避地陡山麓炊絕僞吏啖之家康歎曰陡山吾首陽也賊粟而生復何面目見先人地下哉竟餓死而孝子鵬遠則奉母燼諸家

自常郡東北走九十里曰江陰山橫絕爲江海關鍵自南宋以來利害輒重東南張玉墀者江陰舉人也城陷練勇圖復焉嘗大戰郁家橋寇死亡如積四月閒凡數十戰官軍至復焉寇再至不屈死初玉墀之起義也聞泗洲姜金寶精武禮聘之戰則集壯士拜堂下故鄉人効死焉諸生夏勤墉者嘗獻策曾國藩中讒返江陰

警歃血季子祠守焉常州陷寇間道襲江陰不下或啟之遇賊樓下死城遂陷孫翼如者集壯士壁崑山祝塘之戰殲賊千寇遂棄城走寇返合羣練攻城死

常郡南扼太湖以宜興荆溪爲襟隘丁士欽者宜興諸生也城陷練勇屯西川湖州趙景賢壯之檄令爲犄角西川陷復集潰勇攻賊師敗自殺或負之泣曰若輩活我吾安能對死者哉絕吭死士欽旣死寇勢益潰決不支於是崔氏之難蘭石里者蘇浙巨道也寇之窺宜荆也諸生崔沛者萃族禦諸郊被繫二子泣代並斬之桂馨者沛再從子也與弟桂芳同被獲寇殺桂芳桂馨曰我年且五十弟壯可荷戟從公也請殺我寇遂舍桂芳殺之徵沛者桂馨族弟也與弟徵廉同被獲寇殺徵沛徵廉曰兄無子乞殺我代之兄曰殺我活我弟寇竟殺徵沛而舍徵廉

荆溪者故宜興地雍正初柝治者也荆溪奇士徐慎猷者道光間嘗著治安策謁江西巡撫達諸朝英吉利之入上海也復撰平夷書獻闕下曾國藩奇之餽詩文爲別母沒廬墓上三年而粵寇亂作慎猷復走京師陳兵事不達族諸生其志者義士也荆溪陷集眾阻溪畔守焉眾潰兩人不屈死慎獨書已佚其志著瑞雲山人詩文集藏諸家

符氏者武進湯葆忠母湯故明襄武王裔也十年寇且至符詣襄武祠指池水誓曰我家世忠孝不幸當殉此城陷入池死焉從死者十四人初仁宗睿皇帝萬壽節婦余一桂妻黃氏繪佛圖以獻仁廟嘉焉城陷以先壟乞諸族涕泣湛於河而莊氏婦死尤烈莊氏婦者莊其裕妻邵氏也寇豔其女將掠焉邵亟出簪珥啗之寇去趣三女自經死其二縗絕蘇邵以杵踞項勒而死乃自經

楊氏女者寇逼之笑曰君愛妾請偕老可乎寇喜諾女曰請筮吉備卮酒毋苟合也從之期至將羣飲女曰吾兩人內酌公等請羣飲於堂於是益勸酌寇大醉殺之自經死

陽湖之陷也廣東縣丞劉曾傳妻李氏湛其女於河登閣捐階積羣礫寇入中其顛緣而上揮劍擊之顛環攻醢而死

自寇踞無錫良女多自潔以殉而郭人競傳石氏婦不絕石氏婦者石產麟妻周氏也與他婦俱掠他婦手穉兒泣曰此身不足惜獨吾夫兄弟止此兒祀絕爲可哀耳周閔之寇笑曰吾殺人爲樂若代當舍之周怡就刃死婦抱兒歸

贊曰功名之際蓋難言哉始國藩言兵主畏慎鴻章敢大言數歲不敢使特將鴻章之蒞上海也長揖謁薛煥嘆焉鴻章出語左右曰蘇撫固吾物薛公乃欲上我哉卒代煥成大功出入將相三十

年威震海國當鴻章未遇雖國藩知人名天下且不敢信其才況其下焉者乎顧國藩卷卷畏慎以功名終鴻章卒以盛氣爲天下惜然則老氏之術其旨趣固深遠哉長老言鴻章旣克蘇州括民饒或劾之則命五百人匝李秀成碣將鞫焉薦紳大恐集犒師金數十萬措之坐是吳人讎鴻章不置於虜號爲薦紳若此彼匹夫婦決膺脰不悔者獨何哉君子觀六烈祠所爲流涕長太息也范德鄰之生一聲色中人爾比其死迺足令千載下欷歔不已焉於虜人孰無死彼身都將相者顧迺獨重是悲夫

安徽紳民第二

江表忠略卷十六

安廬列傳

安慶阨江淮之吭當吳楚之衝西阻小孤東拒梁山則長江有割然中絕之患北出廬六南達徽甯則天下且有偏痿魚爛之憂此東南戰爭之國也昔者曹魏大城皖國闢屯田吳將奪之故終魏之世不能越長江窺建業明宸濠起南昌東下絀安慶則返困湖上以亡然當明時總督駐鳳陽操江巡撫駐池州安慶實非專閫所寄及流寇東來蔓延濤霍安廬巡撫史可法始建閩安慶保江淮而其時實有麻黃光固之地至我朝劃江南爲安徽省於是以前以巡撫布政使治安慶而分麻黃光固昇湖北河南說者謂安慶形勝視淮南北爲安危淮上民氣剽疾實非安慶所能控制且安慶逼峙長江戰易而守不逮而肩背旣去則宜治廬州握南北之

樞故粵寇之亂安慶既失侍郎周天爵巡撫李嘉端建閩廬州蓋嘗綜攬安徽大勢廬州雄制中權據巢湖濡須之險堂奧閔固實當江淮都會之區據此則可挹江南之財制淮上在俠之命惟自天爵之薨巡撫輒文儒不敢事遠略既治廬州則壹委安慶爲寇壤而江南大帥復棄梁山任羣寇出沒江湖之涯當此之時誠得文武大臣治廬州爲根本而命上將治戰艦據安慶上游扼小孤梁山以斷寇腰膂則巢湖洪澤可以紳縮變化而靡所窮且以平巨寇不難而況安徽區域哉胡林翼曾國藩既下九江則以全力規安慶安慶既得則益還省治建節以謀金陵論者輒謂改廬州爲非計顧楚軍東討其勢實賴長江用長江則不得不謀安慶以取建瓴之威而當其未得則江忠源李孟羣李續賓之師方且絡繹廬州冀收淮南北雄峻之勢是故曾國藩還治安慶實當時進

取攻克之機而非安慶自彊不變之成局也初咸豐三年春正月
洪秀全棄武昌東下破九江總督陸建瀛潰烏穴按察使張熙宇
將水軍屯小孤不戰而還壬戌安慶陷布政使李本仁等逃巡撫
蔣文慶還寇轅門外死典史平源守獄門罵賊死之寇眾號五十
萬委安慶都金陵謀北犯是時捻渠張樂行起雒河 朝命侍郎
周天爵討羣捻淮上侍郎呂賢基治團練桐城夏四月胡以晄犯
桐城安慶再陷林鳳祥遂略淮南北乙未陷鳳陽合別寇趨歸德
中原大震內閣學士勝保將馬隊躡擊至臨清滅之偽翼王石達
開既踞安慶擇奸民爲僞官輸銀幣資軍實李嘉端爲巡撫於是
改省治廬州是時駱秉章巡撫湖南侍郎曾國藩始團練江忠源
奉 詔佐江南軍守南昌秋九月天爵薨給事中袁甲三代爲帥
秦日綱代達開據安慶陷桐城初團練大臣呂賢基之守集賢關

也寇至走桐城奔舒城遣將朱麟祺至桐城戰死庚子舒城陷賢
基死焉總兵恆興走廬州斬以徇超擢江忠源爲巡撫冬十一月
侍郎宋晉奏請令曾國藩出洞庭合忠源規安慶國藩因建四省
合防策 詔勛焉忠源至六安病劇躬將千人守廬州知府胡元
煒陰降賊陝甘總督舒興阿奉 詔來援次壽州不進壽春鎮總
兵王山道戰死十二月丙戌廬州陷忠源死之授福濟巡撫會提
督和春謀廬州語具忠源傳是歲李兆受起霍邱四年春正月
詔國藩將水師規安慶湖廣總督吳文鎔壁黃州戰死水師阻湖
北不克東二月寇將陷太平安徽學使孫銘恩被執至金陵不屈
死福濟和春攻廬州不下壽春鎮總兵全玉貴中創死焉於是始
議遣重兵扼東北別遣將督淮南北團練爲援圍寨之興自此始
秋七月江南大將張國樑克太平八月湘軍克武昌大破田家鎮

羣寇返安慶九月義士吳廷香攻廬江下之冬曾國藩師潰九江
臨淮大將臧紆青破寇於桐城戰死十二月福濟軍克含山是歲
貴州亂五年春正月湖廣總督楊需潰黃州武昌再警國藩遣大
將西援南岸寇陷徽州益亟 朝命官文督兩湖專上游軍事胡
林翼撫湖北佐之是時石達開屯安慶羅大綱踞九江相首尾寇
自皖南往來江浙間國藩崎嶇江西莫能至廬州益陷寇二年袁
甲三罷歸提督武隆阿代爲帥三月浙撫何桂清遣將復徽州徇
列縣奏請割皖南五府州隸浙江夏五月塔齊布薨於九江國藩
軍益棘六月張國樑復克太平壁之冬十月辛卯朔福濟和春克
廬州李兆受降於霍山復叛是歲杜文秀叛雲南六年春正月和
春復舒城三月寇自太平陷甯國夏五月江南大營陷秋七月向
榮薨和春自廬州代爲帥八月金陵寇仇殺石達開奔甯國入安

慶據焉九月知府李元華克無爲福濟軍克巢英吉利侵我冬十一月胡林翼再克武昌是歲江淮大旱蝗赤地千里李續賓圍九江英吉利再入寇是時江西軍屬四院司巡撫不能軍故軍事益棘七年春二月福濟合秦定三鄭魁士連壁規桐城師潰 朝命湖北大將李孟羣任布政使來援僞英王陳玉成自桐城犯湖北胡林翼躬督師黃州禦之復命袁甲三屯亳秋九月湘軍大將楊載福以水師下彭澤克望江燬安慶西門壁拔縱陽旬日間耀兵千里與江南水軍將會繁昌克泥汊而還粵寇合羣捻犯廬州福濟遣將逆敗之冬十一月安慶寇大集宿太間將軍都興阿徇江北遣鮑超多隆阿破寇太湖斬首四千級十二月英吉利合三國陷廣東俘總督葉名琛去英遂入天津八年春正月鄂兵將石清吉屯宿松多隆阿敗寇太湖夏四月李續賓克九江是時英法兵

入大沽 上命僧格林沁爲欽差大臣禦海上大學士桂良盟天津長江始互市五月都統勝保受李兆受降於清流關閏五月鳳潁道光筋戰死秋七月廬州復陷福濟罷而歸翁同書爲巡撫未至李孟羣攝之壁店埠規廬州 朝命勝保爲欽差大臣督安徽軍淮上甲三躬討捻宿州孟羣告急於是 詔擢李續賓巡撫銜奏軍事徇濤太廬州而命都興阿規安慶胡林翼喪歸八月續賓拔太湖潛山九月克桐舒寇棄城走三河多隆阿克石牌壁安慶城下師銳甚三河者距廬城南五十里要害地也於是續賓至三河戰死四城復陷都興阿退保宿松寇躡至冬十一月多隆阿鮑超合戰大破之詳續賓傳 朝命張芾以三品京堂督皖南軍曾國藩視師閩浙至江西胡林翼督軍黃州疏請合軍規安慶十二月鮑超破寇二郎河是歲桂良至上海會江督何桂清敦款事

長星竟天九年春苗沛霖以蒙城叛勝保撫降之二月都興阿請疾歸多隆阿將其軍規安慶合蔣凝學鮑超唐訓方以東甲三歸提督傅振邦代爲帥夏四月張元龍以鳳陽降五月英吉利入天津六月翁同書棄定遠走壽州鳳陽復陷秋八月起甲三任漕督勝保以喪歸陳玉成既守安慶則分軍太湖拒我李孟羣敗死廬州多鮑軍克石牌攻太湖別遣余際昌出天堂天堂者處潛山萬山中勢峻險所謂山內之軍也十一月國藩移壁宿松楊載福復池州十二月胡林翼視師英山進太湖逼之自寇都金陵恆以大將守安廬爲屏蔽石達開西犯則以陳玉成將安廬軍玉成雄略冠羣寇度官軍名將銳意東旣蹶二李軍廬州則益分師繞河南湖北自將道桐潛合師蹙太湖軍岌甚多隆阿者黑龍江人也生不知書用兵獨神化合古方略是時天堂軍孤入或請且移屯林

翼顧諸將獨多隆阿沈毅任大事乃致書謀進止寢焉林翼歎曰
兵事貴一而惡二三屈已而信人此其時矣則抗疏以多隆阿統
羣將多隆阿既爲統帥則逕撒大湖圍檄鮑超屯小池當前敵蔣
凝學佐之躬壁新倉爲策應寇壁百數瀟山西丙辰攻鮑超壁多
隆阿攻寇壁救之礮丸洞案榻軍士傍壁食避彈丸凡六日多死
國藩盡發宿松軍之太湖諸軍裹創血戰是歲藍大順倡亂四川
大順者多隆阿所自死者也十年春正月多隆阿亟令唐訓方移
壁寇攻急乞援多隆阿堅壁不赴初林翼遣金國琛合際昌出大
堂而夾攻也自除夕冒雪至高嶺俯寇屯礮作鼓而馳潛山民
大戰槎水坂助我寇乘霧移屯逼太湖辛卯多隆阿合羣將列戰
寇稍卻壬辰三分軍攻小池羅山寇張甚多隆阿併三軍自將以
騎兵突之小池寇四分軍鈔我則合軍火寇屯燒屯館數百俘斬

萬數千人潛太寇相躡走玉成痛哭而西竟崎嶇淮上死玉成之大敗而西也道上僞天王疏曰臣拜命專征縱橫數千里未嘗敗北獨至多隆阿戰輒敗亡願簡賢帥統臣軍臣願隸節度以報至今皖人士尤誦道云是月羣捻陷清江罷南河總督起勝保督河南軍袁甲三督安徽軍事二月廣德陷寇遂陷杭州巡撫羅遵殿殉死鄧正明以鳳陽降玉成既敗太湖則東軍陷揚州六合援金陵大將張國樑莫能禦玉成遂渡江而南閏三月江南軍復潰夏四月寇遂陷蘇州胡林翼既破陳玉成遂壁太湖規安慶 朝命曾國藩攝江督將鮑超等壁祁門奏請左宗棠襄軍事罷張芾兼督皖南軍李續宜巡撫安徽於是以曾國荃將萬人圍安慶楊載福將水師佐之續宜將萬人屯青草壩多隆阿自攻桐城鮑超將萬人專游擊桐城扼江淮之衝雄固異列縣城西求雨領者勢馮

城寇壘壕牢甚秋七月多隆阿自將出領遼陽列騎攻城夜半領後軍闖陟築臺三詰日瞰城寇始覺礮列臺擊之八月寇復陷甯國徽州英吉利入京師 文宗北狩詔勝保及國藩林翼勤王天下危甚秋海防罷拜僧格林沁欽差大臣專揔事冬十月甲戌玉成自將援桐城多隆阿壁挂車領待之挂車者吳將圖曹休險地也玉成至不戰多隆阿笑曰老我師也於是建旗鼓薄戰寇出敗輒歸多隆阿度寇奔則分軍自掛車掠寇壁而北李續宜自新安渡掠寇壁而南合斬數千人拔難民逾萬玉成走廬江當是時胡林翼督師太湖曾國荃攻安慶益急玉成復西軍擾湖北江西撓我師十一年春二月鮑超北渡江攻安慶三月玉成將精兵援安慶至太湖多軍將不利諸將請逆之笑曰寇新勝且銳彼不攻而我怒之敗矣則堅壁勿戰寇急入安慶則進壁集賢關躡之別寇

至掛車則還軍屯高河甲寅寇自掛車耀兵返多隆阿笑曰詐也然彼畏我甚宜且弱擇二隘伏焉令曰寇敗東東起譟而呼西應之西反是勿遮道勿畱行而令騎兵躡其後曰聞呼叱而進追不過十里輒還於是簡羸軍陷寇寇旅攻大營伏作寇潰東鼓譟動天地西如之疾躡寇大敗走廬江夏四月李續宜還湖北王成謂湘軍且去三僞王分道來侵多隆阿復破之特詔多隆阿以副都統副官文軍事是時李續宜爲巡撫未至以賈臻攝之曾國藩自徽州還軍壁東流五月江西寇援湖北胡林翼病劇還武昌六月徽州寇棄城走晦寇自湖北出太湖秋七月犯潛山連屯五十里適桐城復堅壁不戰多隆阿策曰安慶圍急彼不救安慶而致死於我所謂東聲西實者也敗此則安慶拔矣且何爲必戰則稱疾三日不軍寇來攻軍輒敗寇喜攻大營多隆阿潛出鋒銳甚寇

輒大奔秋七月既望 文宗崩行在 毅皇帝卽位還京師討三
凶 特詔恭親王輔大政 兩宮皇太后垂簾決焉初曾國荃之
圍安慶也二年不下則開壁試士拔桐城諸生孫雲錦諮焉安慶
倚天柱爲國其負郭曰龍山龍山之西曰石牌其東曰樅陽距安
慶輒數十里分約天柱南幹九縣之水納諸江中匯深湖環安慶
如左右翼而菱湖當城東北衝寇據安慶則亟城石牌樅陽官軍
屢克莫能據寇輒取二道來援雲錦則上言剗樅陽寇壁塹河屯
其上挈礮艇湖內擊之召居民撒石牌寇城寇至見城亡輒去於
是安慶左右翼駢絕城益峙江表寡援程學啟者剽悍負奇略聞
焉學啟旣降城寇益孤弱寇帥葉芸來約淮捻二十萬而南也合
玉成堅壁菱湖北亟攻國荃則用舟師截菱湖遣弟貞幹衛舟師
東拒寇糧絕掘塹苞菱湖蹙焉鮑超攻下赤崗屯礮寇將劉瑄林

城下還軍擊菱湖壁破之玉成復繞英宿襲太湖援安慶國藩伏
精兵斬首數千級寇堅壁城北國荃躬爵程學啟下之則益穴城
窟伏地雷八月丁巳朔遂克安慶燔其黨玉成還走廬州是日欽
天監上言日月合璧五星聚奎月華見海內欣欣望治矣方安慶
之克也多隆阿壁桐城見江上火作喜曰安慶克矣則亟攻拔桐
城逼舒城廬江下之復西軍邀寇宿松黃梅間所至城悉拔迺北
軍下廬州國荃復東軍克無爲運漕至東關而返當是時 文宗
方崩灤陽西國兵屯天津苗沛霖益反側渦淮與金陵寇相結約
蘇浙旣陷寇益屯聚皖南及是南北帥飛書相賀勞 詔賞胡林
翼太子太保銜林翼已薨殂於是命續宜撫湖北彭玉麟撫安徽
皆辭去 詔續宜還安徽國藩亦開府安慶規金陵矣當安慶之
圍也胡林翼策曰用兵之道全軍爲上得地次焉古之圍者必四

面無敵若我困一隅賊老弱居守而乘我不及之地此危道也然不圍城則無以致賊而求戰故三分其軍一軍圍兩軍戰寇知不可敗則間道犯湖北繞太湖城撼大營林翼臥城中不動或諫曰公開府湖北迺株守鄰縣何哉林翼歎曰帥府所在卽官守也吾安能去此百戰之地哉方戰事之殷玉成間道犯湖北連陷德安黃隨武漢大震別寇輔饒信徽甯李秀成復以十萬眾圍撫建陷吉安瑞州逼南昌九江解安慶林翼卒堅屹不搖故安慶之克曾國藩上言胡林翼決謀縱指多隆阿出奇苦戰以要成功君子歎其言安慶旣克玉成謀西奔眾貳則自六安返廬州洪秀全讓甚玉成懼招羣帥來援同治元年春正月朔 特詔曾國藩協辦大學士二月多隆阿壁廬州黃文金等自金陵度江來援寇三日不絕略李世忠瀕江壁陷之世忠者兆受易名也夏四月多隆阿旣

逼廬州則命雷正綰攻東南石清吉攻西自將攻旁壁致寇皖軍將張德勝伏北門啗之羣將斬首數千級玉成憤自將拊我軍正綰逆敗之玉成退走城北城寇方北出擊雷軍謂玉成敗則大驚相踐死清吉則自城西階而入遂克廬州拔難民七千是時回寇赫明堂任五叛關中馬化龍亦稱王甯夏粵寇陳得才擁眾二十萬入武關蜀寇藍大順亦帥其徒轢汧渭於是勝保多隆阿相繼入關方福濟和春之始攻廬州久不下則檄居民起團練佐之於是淮南北圍寨相望黠者迺結官寇通往來而肥西劉銘傳周盛波張樹珊之徒獨雄峙遵國節絕寇糧爲官軍所重及苗李恣睢官軍巽弱諸團亦稍稍覲六霍窺中原自蔣凝學鎮六安諸團始震曼莫敢動多隆阿進逼廬州則命石清吉結之逮李鴻章起淮軍諸團長輒積威名致開府而苗沛霖獨怙亂以亡陳玉成之踞

廬州也嘗橫縱江淮間爲金陵犄角廬州旣復益憚秀全不敢東多隆阿復遣將蹙其後顧念苗沛霖方暱我則自將走壽州沛霖旣懼楚軍威則請於勝保自効稱疾使使逆諸郊旣入退從騎玉成至堂上見桎鑱大驚罵曰駉奴反覆我死行及若何哉沛霖於是囚玉成之潁州獻勝保勝保命馮沂說之降語次及洪酋覆亡狀玉成仰天笑曰某起匹夫拜王爵手提百萬軍縱橫數千里迺且爲降鹵哉且國之存亡天也豈一二人畱去所能決哉不聽勝保旣降李兆受苗沛霖及見玉成則益坐軍帳盛威儀玉成獨堅植不拜姍侮之勝保大慙獻京師道磔死妻不屈殉焉自諸寇帥之亡石達開復間關入黔蜀秀全益恃李秀成陳玉成爲存亡秀成假恩信結人玉成則壹恣權略嘗曰秀成恃要結得民此天下大定事也今天下紛紛日攻戰且欲事煦仁子義爲哉及被繫坐

舟中所部五百人伏河畔痛哭玉成命左右啟蓬牖面之流淚曰
公等皆去二十年可相見也五百人大哭失聲既死中外相慶告
洪李勢益孤曾國荃謀金陵益急多隆阿既滅陳玉成威震淮上
國藩欲倚定江南意落落不與國荃合反奉 詔援陝則鼓行而
西二年肅州回叛三年春二月多隆阿竟死西安夏六月金陵始
克而新疆復亂至今安廬人頌多隆阿爲不置云

安慶

安慶附郭曰懷甯陳崧者懷甯諸生也咸豐間寇踞安慶設僞科
崧獨戒徒友勿赴寇帥重其才索之崧獨臥山中不出十一年春
三月旣望寇道宿松援安慶崧方避硤石集壯士禦之見掠至寇
屯當是時曾國荃方圍安慶壁菱湖迺結同掠百人謀內應王氏
兒黠使告焉寇覺鞠其狀崧懇同掠之株逮也則獨承拍案大罵

死時三月二十四日也崧旣死鄉人士乃歎宋生之言初宋生者不知何許人十年秋崧館石牌生忽至語幻甚崧獨喜若平生歡生自言宋氏家湖南喜漫游交天下奇士久之謂崧曰吾浪游海內未見有光明磊落如公者願公慎自愛處吾家五年然後歸門弟子怪其言諫而止歲暮崧解歸生去忽致書千餘言推論天地始生神仙解脫之旨若反覆愾惜崧之爲人崧大笑詫其誕旣死門弟子檢生書有三八齊臨乾坤昏蕩之說三八字獨墨圈識之乃大驚歎曰宋君其神者與三八者崧見掠乃三月十八日其殉節則二十四日所謂三八數也五年之避其殆古所謂逃劫者歟訪之宋生則固邈不可得矣崧死事載省志特殊從其子樹涵得狀如此初三年按察使張熙宇之守新齋領也潰而跳懷甯陳春陽大呼曰不戰而奔非夫也公等皆去吾不復生還矣死之又七

年而睢陽訓導魯常復死蘇城之難語具蘇州篇

懷甯東北曰桐城故春秋時桐國也地雄固優貢生馬三俊者父瑞辰以翰林院庶吉士擢工部員外郎用經學著名當世被禍徙甯古塔歸三俊少湛心學喜飲酒擊劍好讀屈原莊周賈誼司馬遷之書至仁賢廢黜讒巧醜正流俗失世敗壞未嘗不廢書流涕也用此發爲文章殷伊鬱塞困鄉舉二十年不悔咸豐元年始以優行貢太學舉孝廉方正當是時廣西盜起其明年遂入湖南圍長沙則益悲歌憤結慨然有驅騁天下之志三年春正月安慶陷桐城令棄城奔姦民蠶起剽掠三俊與張勳斬其魁十數趣富民移粟定之方寇之趨江甯也大府委安慶以逃三俊策寇返旦夕與勳坐明倫堂練鄉勇備焉三月寇自江西返安慶桐舒大恐初巡撫李嘉端以安慶逼江上徙治廬州檄按察使張熙宇屯集賢

關逆戰三俊上書巡撫曰制寇之道必能進攻而後可退守守禦之策必先據要害而後可保城池曷者全州不守禍及湖南岳州不守禍及湖北小孤不守禍及安慶安慶不守然後禍及江甯揚州烽火徧大江南北今寇據安慶其志必在廬州而桐舒實南北襟吭桐城能守則舒廬聲威輒壯否則寇乘勝而北甯復有廬州哉夫寇之所利者在水而不在陸我所以制寇者在守戰而獨不可逃自粵西以來寇之所破多不守而破非固守而破也我之所敗皆不戰而敗非力戰而敗也桂林長沙南昌無論已六合彈丸黑子耳殺賊數千卒莫能猝拔以逞其志含山江浦且死守以保江淮之衝今淮南北全勢完固安慶之寇復敗自江西明公誠統重兵乘間復安慶斷寇往來則金陵有坐困之勢天下之定當在指顧之間卽不幸而敗則退守桐城爲舒廬保障寇燄少息然後

杖節南征抑亦老成持重之勝策否則安慶旣亡桐舒復陷寇必長驅淮南北之郊河南北山東西畿輔之憂且將翹足而待巡撫壯之檄總兵恆興會熙宇南討二將擁關不敢進踰月棄關奔桐城寇躡至復走明日寇攻城三俊勳以練勇禦諸南門河師潰城輒陷寇遂襲舒城破廬州淮南北千里無完土矣始三俊之團練也瑞辰方篤老家居城破避城西唐灣寇箭入瑞辰踞上座寇詰焉瑞辰植立大言曰我前翰林院馬瑞辰也寇喜勸之降罵曰吾兒方團練殺賊老夫乃降若哉寇怒擁之出烙背斫且行罵益厲寇大怒殺之三俊聞父死則大慟獨身走湖北河南乞師不得四十年春則說參將慶麟募鄉軍殺賊東而提督秦定三適至三俊大喜因張勳說定三攻舒城而已以輕兵襲桐約慶麟攻潛太分寇勢定三持重緩其師夏六月三俊獨孤軍深入舒城周瑜城援絕

奸民搆賊夜襲柵死焉初桐懷之旣陷也官軍聲息絕及三俊兵起列縣多鼓舞謀內應城寇亦震怖且逃旣死數月張勳復戰死南門外瑞辰故文儒所著毛詩傳箋通釋已行世三俊貌奇偉能挽十石弓爲文枯坐如槁木久之躬岸起有聲呼吟震屋瓦操紙筆疾書論者謂其經義爲前明以來所未有三俊之起練也不內聞者愾激焉獨賦天忱質慮變或疏是以致敗君子傷焉沒年甫三十有五兩世褒卹祀專祠維時有馬樹華者以副貢官江西同知篤行務撰述與瑞辰俱死並卹焉三俊之死也子復震年十八上書請討賊復仇官至正定鎮亦中道以亡張勳者大學士張英裔也事詳臧紆青傳當桐城之陷英元孫元煒死焉元煒者初選四川西昌丞攝縣事盧孟成者罹辟察其罔謁總督出焉木么兒者嫂瘞死誣其鄰偵實抵其嫂民祠祀謝之移補巴右丞回酋寨

花木與巴氏鬪且變元煒單騎入其巢諭遣之擢冕甯知縣兄弟以財訟誦唐棣詩泣導之兄弟涕泣頓首去年六十告歸城陷罵賊死六年秋巡撫福濟提督秦定三鄭魁士之壁城東也桐饑輸餽金巨萬英裔孫開運者盟羣寇城北乞魁士夕南攻伏北門燔藥局入焉魁士猶豫不敢發開運往返陳利害謝之明年春正月復啟定三決師期而鄭兵獨潰兩帥躡而奔寇入秦壁得其書殺諸南門外初開運之謀城也妻舉男乞歸歎曰吾宗祀有主焉足已復何視哉死前夕寓書故人託父母自言死不恨獨恨不得與君痛飲爲別耳開運既死寇登高臺誦其書二千言誦已復大笑歎三帥之無能爲也自馬三俊起團練死舒城戴鈞衡復以團練死懷遠於是邑士大夫舉團練爲戒而東鄉獨團練著聞江淮間桐城當江淮之衝東鄉獨偏阻山橫亘百里深湖巨澤環列蔚然

南扼大江北走廬鳳東通無爲之粟山川阨塞土地繁富前史所稱陰安縣者也當亡明寇亂嘗遣壯士助城守城以不亡巡撫史可法因檄居民築堡寨三十六守焉故桐城文學重天下而東鄉獨慷慨好武周章氏爲大族尤以武勇爲江淮羣俠所推咸豐三年安慶陷桐城戒嚴縣令檄諸生周如海佐城守如海者周之族正也城警則命國子生周元貞將千人赴冬十月寇至元貞會羣練禦諸南門外師奔剄而死城遂陷如海則集鄉人議團練以兵法勒鄉民而僞翼王石達開適至強軍帥畀焉鄉人大驚將禦諸境上如海曰練未成而與賊抗自蹈也吾假賊權鎮鄉鄰威土寇則寇不我疑乃得陰行其志事此杲卿所以受命於祿山也乃僞命建旆周家潭出公羨三萬金備器械分壁馬鞍山黃蘗嶺寇思不敢入東鄉四年秋袁甲三遣將規桐城如海命國子生周芳

寅將練勇屯大關助勦會袁軍將臧紆青戰歿芳寅乃還五年秋
寇帥秦日綱飛檄東鄉供粟幣如海裂書擲地上寇自是號令不
敢及東鄉六年冬土寇數千人大掠如海以輕兵燔賊巢斬其魁
土寇輒破滅七年春寇踞無爲土橋鎮略地至東鄉如海簡萬人
宵攻火其屯斬馘數百寇忿甚潛舟襲南湖如海急令芳寅火其
舟湖上民飛瓦石助戰賊死藉乃還八年多隆阿攻安慶李續賓
自將攻桐城寇帥胡以洗疾馳至如海屯小嶺逆焉援絕城遂復
於是圍練軍大震寇益仇視東鄉如巨敵矣方練勇之四出也寇
數百人道境上鄉民輒扼隘坑殺之嘗越境至無爲燔火藥挫腰
石燿寇眾寇亟欲乘之而未有間也會李續賓戰歿三河桐城復
陷多隆阿還宿松官軍大敗於是九年秋寇帥賴文光乃合軍數
萬分道逼東鄉如海亟分軍守羣隘趣練首章汝鼎周芳寅禦焉

再戰復斬數千級寇詐退詰旦掩旗鼓徑道襲我師火作練勇譁而潰寇精騎蹙焉章汝鼎戰死我軍遂大敗練勇死者周章氏各三數百人王氏 有二人其它死者更數十家而章冠鼇爲獨烈章冠鼇者偉身精武技膂力絕人章氏練勇甲東鄉冠鼇獨當軍鋒爲賊憚寇嘗過其里舍焉諸章不納羣寇數百將屠之冠鼇獨憤起至橋上九戰寇大奔獨從容持挺而還練勇之潰也諸章當前敵被圍冠鼇持鐵搥大呼突圍出諸章從之寇環攻冠鼇十出十入諸章三千人皆得脫寇追冠鼇急冠鼇老而疲指土牆謂其從子曰若速歸明日尸我於是遂獨身負牆立所擊殺復數十人最後悍賊怒馬奔冠鼇鼓鐵搥逆焉寇三墮三起卒勒首地下蹙殺之負牆自剄死芳寅被執誘之降不荅至昌河死焉當練勇之旣潰也羣寇踞山中殺掠如海乃選壯士數千人伏羣峽列旗

炬惴焉寇宵奔截殺數百人奪輜重而返如海乃申練法修器械厚恤亡者家爲文哭諸野於是練勇復振十一年春擒寇至禦之尸寇謀數十人擒還走賴文光復集擒黨攻我師苦戰斬首數千級寇乃大奔於是安慶桐城相繼復不復事團練矣初如海起團練寇師行入東鄉輒夙戒毋犯僞英王陳玉成過雙谿幕客謔民女茶肆鄉人大怒入玉成舟縛殺之故城陷七年東鄉獨安堵如故秦定三多隆阿軍城下復醪金粟餉其師故胡林翼嘗舉周潭風列城卒未有上其功者厥後汪盈起鄉兵禦擒疏長庚繼之功乃列諸疏報而鄉里至今言團練則羣推周章氏及汪盈云桐城之西曰瀟山太史公書所載瀟天柱峯者也城西北曰天堂閔峻險塞爲楚皖間道江道平者瀟山國子生也以團軍禦寇至甯國擢都司六年春甯國陷道平壁孫渡禦之俘斬數百人寇遁

去寇踞甯國久且潰道平謀襲復其城擢游擊改知縣江西戍甯國十年春寇復至道平急屯糧城內列疑兵大戰郭門外寇遂略廣德而南越日寇眾自績溪環我軍道平歎曰寇烏合易與耳烏能鬱鬱久處此哉亟戰胡樂司到而死而江清者僑甯國亦以助餉擢知府遇寇死焉初安慶之陷也寇勢及於潯山八年李續賓戰死三河縣令葉兆蘭檄部民團練令下蒞古寺督焉有諸生者恃其才練集獨抗令自喜兆蘭怒擊佩玦案上下休咎斬之於是潯山團練聲大震胡林翼規安慶實賴焉方兆蘭之起團練也始以數百人拒寇柳家坂九年春火攻長嶺奪湖鄉躡擊至天堂斬其渠遂奪天堂壁雷嶺斷賊濟屯五壘白雲山如楚制以練首壁羣隘士農工賈俱入練寇至集焉冬寇襲太湖潯練扼吼嶺分軍出槎水坂擊之再捷至龍井關而還自蘄黃而東天堂實當潯太

英霍五縣樞管楚軍之入瀟軍實道之再戰破寇黃婆坳及槎坂林翼分軍自天堂拊賊背練勇復犄角大破之十年春再捷高橫嶺越境逼太湖丁之還軍克瀟城州同銜徐貴馨戰死恤馬儲氏者瀟之巨族也城陷儲萬疆者謀復城不克六年聞六安李元華屯舒城躬導入克之七年春寇復至萬疆壁大關卻之寇自上清襲湖北萬疆躬扼黃沙領斬寇死焉越二年而江經緯葉梓材復死龍井關之難

自瀟山西走曰太湖當湖北衢道寇自安慶達湖北必取道太湖故被禍彌烈汪盛遇者太湖歲貢生也與同里拔貢生劉顯箋善同治三年秋寇入太湖兩人皆篤老團練禦之不勝創而死盛遇瀕死呼其子命之曰死生命也毋忘忠孝言畢而瞑於是盛遇年八十有七矣方太湖之陷李逢春者以練勇殺賊百數復獲偽監

軍李鳴玉等斬之厥後禦賊桃花鋪不屈死

李氏者桐城舉人戴鈞衡妻也鈞衡工詩古文詞爲湘鄉曾國藩所重桐城之陷也鈞衡起團練獻策走大營乞師諸奸民甚甚李度禍及趨使逃曰子其行哉畱其身以報其國妾婦人耳復何思焉於是鈞衡走舒城李與其妾及二女居守寇大索鈞衡不得縶其家長女自剄死李入城肅然懷剪胸腹間與鈞女從容話鄰事喉斷噴血踏而死於是羣寇備其妾益嚴初李之被縶也戒其妾劉曰今長女已死吾惟一少女弱甚若母死若死不能活也劉泣諾寇將思納焉則大罵尸諸東門外鈞衡於是走臨淮乞師不得日南望痛哭死焉初安慶之陷也按察使張熙宇頓兵集賢關桐城知縣宮國勳謀出走諸生方星穀妻左氏者獨悲憤賦詩見志有云可堪籠虎三千士孤負皇恩二百城陷寇入室方大罵

死之始桐城名家子孫世昭者少英敏文采甚都不遇遂試賊官
僞尙書於是黃冠擁巨蓋逆妻趙氏蒞官所趙唾罵曰若何人吾
所嫁者大清國孫世昭也若爲士甯不知孫氏望族文武仕宦不
絕迺失身羣賊間尙揚揚自得如此哉痛哭自湛死子殉世昭不
悟卒見殺孫氏諱其事故旌卹未逮云山西人翟成章者贅於桐
早死女誓子稚甚妻余攜挈乞市中終日俯首無聲息如是者十
年余讀書能文章一日達官過陳狀賜之金遂輟乞寇踞桐豔其
女欲犯之女堅拒不納余笑曰暮夜來使偕君也寇去挈女湛諸
河

廬州

廬州附郭曰合肥王汝貴者合肥副貢生也選教諭親老不之官
授學爲養安慶之陷也巡撫駐廬州檄團練則練丁壯儲芻粟待

焉桐城陷寇長驅逼廬州巡撫江忠源疾馳至汝貴守東門塞水關復選壯士榮陞等隨官軍出戰榮陞者奇勇士也遂燒寇壁獲其魁深入死始忠源之入廬州也城守兵不滿千餉訕汝貴大呼曰江公守江西寇環攻三月不下此長城可恃也於是壯士爭荷戟先驅巨室輸軍實牛酒屬諸道久之城陷汝貴率壯士疾援遇賊演武場壯士許之坦范國祥等三十人皆戰死汝貴被執不屈死焉明日寇昇尸汝貴獨僵臥不能舉乃舍之所著經彙集古今體詩文燬諸火里人感其義附江呂祠祀焉當廬州之陷諸生黃登先者築圍禦寇小峴山與諸生吳毓衡相犄角毓衡以二千人守死三汭河九年秋寇略至梁園先登逆戰殲諸隘明年春寇復至獲其酋圍益亟死守四十日乃陷與其子業乾不屈死焉於是諸生萬春生復起練勇數千人血戰死

合肥之南曰廬江瀕大湖爲廬郡蔽吳廷香者廬江優貢生也舉孝廉方正廬江與舒城接當安廬衝提督和春秦定三將兵數萬攻舒城不戰廬江陷廷香發憤走大營乞師不得則歸募壯士干合外委熊允升斬關入寇宵遁遂復廬江城是時和秦久無功廬江旣復廷香請分兵守城不至寇環集允升連戰敗之寇遂掠諸鄉餉絕城且潰皖南道何桂珍檄巡檢沈某攝縣事來援壁湯池不進固請始入城掠焉廷香坐城上泣曰吾始志保鄉里今援軍不至來者非人吾何面目見父老哉於是寇攻急沈跳城復陷廷香亟自刎左右奪佩刀泣請行廷香厲聲曰出城一步非吾死所也巷戰死廷香之生也伉俠美鬚髯家貧教授鄉里間得金贍親故歲畢環壁蕭然讀書聲終日不輟嘗就試金陵相者偉其髯當血食廷香掀髯狂笑曰有是哉老父爲不死矣及是贈四品卿銜

祠祀子長慶官至廣東提督起其家

廬江西北曰舒城春秋時舒庸舒鳩諸國地也寇踞安慶及桐舒官軍守廬州嘗舉全力攻舒城爲進取鍾繼昌者以貲得州同銜族高祖邦期嘗以知府死金川之難咸豐三年寇陷舒責紳民供牛酒繼昌起團練取鄉民供賊者斬以徇寇之踞廬州也破淮南北數十城官軍環視莫敢逼金上珍者舒城訓導也聞繼昌團練則大喜陰蓄死士約攻城及期火城門鼓而入寇大亂踐死且逃頃之雨作火器濡寇環攻被執降賊知府胡元煒勸之降繼昌罵曰我忠臣子孫也豈效齷齪賊畏死者哉上珍亦大罵俱死賊怒支解焉

廬郡當江淮都會其形勢實在巢湖巢縣者扼巢湖東古巢國地也舉人汪人廉者少負奇氣從教授松江朱半畦游朱客死廬州

人廉獨負櫬返其孥還里三年方入都安慶陷疾歸佐其父團練守焉刑部郎李文安之起團練也人廉將鄉兵七百從戰巢湖南北斬鹵嘗數百千人擢知縣當是時廬州久陷沒羣議斷寇東南逼廬州六安舉人李元華以團練功爲特將偉人廉奇略使圖巢當前敵寇堅壁則扼高林橋以壯士邀擊竹青山戰死贈知府祠焉

贊曰多隆阿之爲將也十年絕家報嘗壁挂車家報至火焉以爲常楚督致白金三千閔其家歾命材官要取製戰袍賚將卒故軍士取民鴛輒斬而罔或譴焉迺獨至關中死觀胡林翼之任多隆阿淵乎深哉斯迺合天下瑰桀爲量者已世言林翼之軍太湖楊載福彭玉麟以戰故不協林翼憂之亟延此兩人上坐奉卮酒痛哭伏地下兩人迺慙謝劇飲大驩大哉胡公可與論帥矣始林翼

既克武昌按地圖畫九江安慶示幕寮吾得躬下此足以雄天下
矣及安慶克而林翼輒死故傳者以爲讖云嗚呼今海內承平三
十年二曾祠廟奕皖上而林翼獨闕悲夫

安徽紳民第二

江表忠略卷十七

徽甯池太列傳

自安慶橫大江而南萬山險阻爲皖南徽甯池太廣四府州地居民重儒術喜懋遷常以財富雄江表獨其勢隘迫江東西之中不足與遠略其民氣亦羸弱不能軍顧四郡要領實在徽州其山巍峻盤鬱南極衢杭北盡池太西連饒廣東達蘇甯其水纏繞環折千里之間爲東南筋絡所在故夫四郡者東南腰膂重地也當寇禍之殷浙撫嘗請皖南鎮道專奏報類臺灣歸浙撫節度歲任軍饗金七十萬固浙邊江南帥亦屢遣良將勁卒爲金陵大軍屏蔽皆不可謂非權略逮浙饗靳嗇皖南敝而浙遂不支江南軍亦孤弱潰敗不復能振拔矣始咸豐三年春羣寇都金陵略地淮南北窺中原以大軍守安慶截江表未嘗遺一矢皖南以爲皖南者無

與天下大勢者也當是時安慶再陷李嘉端巡撫安徽改廬州爲省治侍郎周天爵督師臨淮九月薨袁甲三代爲帥冬十一月圍練大臣呂賢基敗死舒城以江忠源爲巡撫十二月廬州陷死焉於是以前福濟代巡撫合提督和春攻廬州是歲而張樂行李兆受起淮北四年春正月曾國藩誓師東討二月寇將孫寅三始越太平陷祁門復東陷太平踞焉學使孫銘恩被執死福濟攻廬州不下始令居民築圍寨保焉秋七月張國樑克太平八月國藩克武昌冬十一月遂督師九江城下五年春正月湖督楊霽潰師於黃梅寇始自東流建德略江西饒州復東掠祁門休甯攻徽州陷之福建道徐榮將浙軍至漁亭戰死徽州列縣沒焉當是時羅大綱踞九江與安慶寇石達開相首尾於是寇自東建往來徽甯池太間躡江浙武昌再陷曾國藩崎嶇江西上言池州大通殷滙當水

陸之衝爲羣寇必爭地請以陸師攻池州而分水師自小孤達梁山采石阨長江未遑也三月浙江巡撫何桂清始遣軍復徽州及休甯於是始議割皖南五府州隸浙以鎮道專軍事江南軍利浙鑲輒遣大將徇皖南寇自黟入婺源向榮遣大將鄧紹良克之遂克石埭城夏六月張國樑復克太平拔之秋七月紹良克蕪湖冬十月巡撫福濟克廬州李兆受降復叛殺徽甯池太道何桂珍於英山六年春三月寇自太平涇陷甯國窺浙邊江南將秦如虎擊卻之夏五月江南大營陷向榮薨和春代爲帥鄧紹良提督浙江將萬人圍甯國當浙衝秋八月金陵寇內訌石達開奔甯國返安慶紹良旣克甯國 詔督甯國軍防浙邊冬十一月胡林翼克武昌湘軍圍九江不下是歲大旱蝗七年春二月江西寇陷婺源周天受復之參將師長鏖戰死福濟潰桐城秋九月湘軍大將楊載

福以水師克東流略安慶破大通鎮克銅陵東軍至繁昌克泥汭而還初和春懸萬六千金攻泥汭不克及是蓋諱之云八年夏五月李兆受復降秋七月廬州再陷福濟罷翁同書爲巡撫以勝保爲欽差大臣壁淮上督安徽軍同書次揚州布政使李孟羣攝之自安徽用兵羣帥輒經營淮南北莫復事皖南胡林翼曾國藩相繼以喪歸八月胡興仁勘浙軍代巡撫益奏減皖南餉冬十月李續賓戰死三河淮南北軍事益棘十一月鄧紹良戴文蘭復戰死黃池皖南益輔藉不可爲矣是月江長貴敗寇祁門青陽戴文英敗寇甯國寇走婺源陷之 詔張芾督皖南軍林翼國藩再起任軍事和春復遣鄭魁士屯甯國壁之九年春正月魁士復黃池二月江長貴復婺源苗沛霖始叛李孟羣敗死廬州夏四月鳳陽復陷魁士馭軍嚴被劾稱疾去張芾以周天受統甯國代之冬十月

涇寇犯甯國天受敗績部將石玉龍申明照死焉十一月彭玉麟復池州十年春正月寇遂陷涇及旌德太平甯國二月陷廣德入浙邊杭州陷三月皖南軍復績溪是時胡林翼方壁太湖規安慶曾國藩屯宿松於是蕭翰慶克太平江長貴克石埭旌德軍勢方盛閏三月而江南軍復陷夏四月寇遂逼蘇州陷之胡林翼遣大將曾國荃圍安慶 特詔曾國藩爲總督李續宜撫安徽國藩爲帥務持重始議壁甯國規金陵惡險則議守祁門通饒饒州以爲祁門者險而固寇往來江浙達金陵喉吭地也六月自將鮑超張運蘭萬人壁祁門建議勅淮陽甯國太湖水師爲陸軍策應 詔左宗棠以四品京堂襄其軍始張芾撫江西任江忠源守南昌不下 朝廷重之旣罷復以三品京堂督皖南軍屯徽州嚴軍守境外寇以不至徽人愛之然芾固文儒不能兵國藩旣拜欽差大臣

劫代之 詔天受歸節度李世賢犯徽州國藩謀躬守遣朱品隆
察之曰寇眾非精兵三萬人不能守也李元度者固文士喜言兵
嘗出國藩門爲幕客易之於是國藩奏攝皖南道守徽州爲特將
秋八月僞王楊輔清陷甯國周天受戰死徽甯池太道福咸死之
鼓山關者績溪險隘地明遺臣金聲所建設以拒大軍者也勢雄
絕扼徽城東守將童梅華戰死元度既至徽三日寇猝至軍大奔
部將楊志伊戰死城輒陷元度奔開化免焉國藩見張芾大慙劾
元度以謝是時鮑超方假歸張運蘭攻旌德則急檄兩人還救寇
遂陷休甯逼祁門軍中大震將佐請還軍國藩歎死守不去是月
英法兵入京師 上北狩 詔天下勤王國藩林翼爭上疏請入
衛中外洵洵軍事復顛蹶不振天下危之九月超運蘭敗寇於休
甯軍始戢冬十月楊載福援南陵拔其民以西初天受之死甯國

也甯國遣民保南陵寇環攻援絕守陵將陳大受血書乞援是時國藩軍且殆旣久迺令載福拔軍已棄城去載福則將二千人耀兵攻蕪湖泊魯港夜半令曰視吾船而進軍大驚至南陵則令千人屯港口燔北港寇走之抵城下大呼曰今奉令拔城民可疾走於是軍民胥入舟老弱先壯者後援軍循隄上扞馬寇躡至載福持矛植隄上懾而奔遂徙軍民萬人屯黃石大營歡呼動江表寇逼祁門急超運蘭連戰敗之李秀成自將數萬軍出羊棧領陷夥超運蘭攻克之當是時環祁門無安土屯軍皆斂守保大營危甚或說曾國荃舍安慶而南國荃謝曰寇所爲逼祁門者欲掣吾圍師耳卽柰何爲寇役哉十一月寇復陷東流建德載福合祁軍復之李秀成踞羊棧領窺祁門國藩遣將逼廬村寇襲至運蘭卻之復遣將斷寇歸寇墜死乃奔十一年春正月石埭寇犯祁門江長

貴邀擊大洪領敗之建德再陷左鮑軍復之左宗棠還鄱陽鮑超
渡江攻安慶二月池州寇逼祁門國藩遣將禦走之始國藩壁祁
門倚江西餽饗及是寇阻絕饗匱將佐爭言取徽州資浙饗三月
國藩自將攻徽州不克返休甯寇宵攻軍數千輒潰國藩誓死休
甯於是諸將佐迭諫國荃復上書流涕言之自徽州之陷寇日逼
國藩軍國藩太息曰大臣不可辱則草家書數千言擁佩刀以待
及是始命朱品隆守祁門張運蘭守休甯諸將各分屯備寇夏四
月自將五百人壁東流六月徽州寇棄城走復之秋八月安慶復
則建節規金陵是時左宗棠屯婺源張運蘭屯徽州鮑超朱品隆
合軍攻甯國 朝廷益重國藩特詔兼督浙江軍節度四行省國
藩則薦左宗棠專浙事徽防將隸焉以彭玉麟巡撫安徽移續宜
湖北俱辭去 命續宜返安徽冬十一月杭州再陷寇復犯徽州

以左宗棠爲浙撫十一月鮑超敗寇青陽朱品隆敗寇徽州圍始
解同治元年正月朔 詔拜曾國藩協辦大學士於是左宗棠規
江浙李鴻章規江蘇二月國荃東下徇江北弟貞幹渡江徇南岸
而東貞幹克繁昌至南陵鮑超克青陽石埭太平涇彭玉麟將水
師中江而下國荃至和州牛屯河水師及南軍阻蕪湖不得進國
藩報曰兵貴乘閒自寇壁金柱圯太平城江南阻絕今自牛屯宵
濟襲太平則金柱蕪湖必拔國荃笑曰阿兄不能軍今若此決勝
千里外矣旦日合水師疾渡據太平是夕火金柱拔之於是梁山
蕪湖寇燔壁走大軍水陸壁金陵夏四月張運蘭克旌德多隆阿
克廬州陳玉成走死淮上六月鮑超克甯國府甯國縣寇以城降
超遂令前鋒克廣德秋七月臨淮大臣袁甲三病免 詔續宜代
之喪歸唐訓方攝巡撫軍淮上當是時皖南北無粵寇國藩鎮安

慶國荃銳意攻金陵左宗棠亦銳意謀浙則命鮑超屯甯國爲兩軍聲援於是寇復萃皖南撓我八月勝保多隆阿督師入關徽甯寇負舟越東壩金柱關者徽甯諸水出太平入江吭噬也寇旣越東壩則益爭金柱集固城南漪湖出花津彭玉麟楊岳斌躬拒戰岳斌者載福易名也鮑超之守甯國也疫作不能軍宋國永敗績九月水師大戰金柱關副將郭明鰲中礮死復合陸軍攻花山大戰石臼湖奪舟四十克灣沚下之冬十月蘇浙寇援金陵敗走北略地廬和南走廣德掠祁門績溪徽甯安廬俱阻絕江介千里獨恃水軍爲聲援迺議增陸軍助討十一月攻績溪祁門拔之十二月青陽陷朱品隆復之二年春正月寇帥賴文鴻擁眾七萬圍涇城守將易開俊擊卻之鮑超入城守大破之僧格林沁誅張樂行於雉河二月朔王可陞攻甯國火其屯寇犯休甯繞池州圍青陽

易開俊敗寇涇朱品隆敗寇青陽浙軍將王文瑞復黟苗沛霖復
叛秋七月江西寇東下圍青陽銅陵甯國涇皆被寇八月江忠義
自江西馳擊青陽大破之九月寇帥古隆賢來降於是石埭太平
旌德輒下散其眾四萬人彭玉麟督水陸軍克太平瀕江諸寇壁
冬十月鮑超楊岳斌收甯國縣東壩寇開壁降是月李鴻章克蘇
州僧格林沁誅苗沛霖於淮上於是皖南北略定金陵寇益衰三
年夏六月國荃克金陵餘寇走皖南入江西未幾輒破滅

徽州

徽州附郭曰歙縣宋夢蘭者歙縣人也官翰林編修咸豐八年分
校順天鄉試獄作總裁大學士柏葑弃市死連坐者數十人夢蘭
無私得不坐踰歲假歸粵寇犯徽州集鄉兵爲守箠嶺者地險峻
與太平接歙重蔽在焉夢蘭屯壁捍徽城十年國藩駐祁門寇帥

李世賢破叢山關入徽州陷都司程紹鸞以安勇保山中夢蘭招集之從大軍助勦國藩壯之使特將安勇者徽州鄉兵也鮑超張運蘭之入徽州也用爲導夢蘭草履單騎出入行陣間見者不知其爲翰林中人也時大軍攻休甯久不下國藩乃命別將攻上溪石田使夢蘭從超軍攻休甯拔之既入城夢蘭謂部將曰寇棄輜重走心必搖可殲也師從之至巖鎮不及遂以所部屯汪村國藩嘉焉奏請加侍講銜督皖南團練夢蘭益增募張其軍未至寇宵攻兵薄夢蘭三分軍自將中軍督戰霧作被創墮馬下千總梅魁員戰而死夢蘭創甚卒於軍初六年寇之犯徽州也道黃山舉人蔣嘉煒者以練勇要諸隘寇退屯守烏泥關八年徽州陷嘉煒乞湘軍復之寇還攻連戰五十寇始退同治元年被獲死家屬死者十數人於是國子生洪伯遇以五百人戰而死家屬死者且六

十人國子生吳鴻謨者負異才嗜酒亂作窟先隴側曰慈坑徽州陷治酒別鄉鄰入坑絕粒死

徽城之北曰黟縣其水道漁亭東走入錢塘汪必琪者黟縣國子生也咸豐五年寇陷黟四掠必琪以練勇屯嶺上敗諸水口亭寇遂走東山屯蜀里復約舉人程鴻詔攻焉擒賊將熊某斬其眾明日寇環攻被獲問熊所不則火其廬必琪念熊縛深宅大言曰此我居也燬則燬耳熊某已斬首獻大營矣賊怒火焉熊竟死必琪掀髯狂笑曰賊奴抑知熊賊燼此屋哉遂見殺是夕寇還城諸團鳴鉦發巨礮僞官軍寇惴遯城遂復汪氏死者數十人初五年春寇之破羊棧嶺也練勇方建國者二十五人皆戰死寇遂陷黟城劫文士諸生胡浚者方病起薙髮見賊帥抗言我胡秀才也往者吳三桂猖獗百倍爾卒殲滅卽若黨蕭朝貴曾天養皆勇過萬夫

且不獲逃死今不自悔禍乃敢犯我黠大軍至必殲若言未已寇以狂病趣之行浚怒叱曰若病喪心乃謂我狂哉寇癩之粹去出至迎靄門以關鬪而死寇怒斷其頭門焉久之賊帥過見其頭歎曰胡先生真秀才也浚旣死而高士吳正貞亦擊賊樓上死焉皆徽之良也

甯國

徽郡東曰甯國府寇自江蘇入鄱浙道皖南必自甯國始甯國者約皖南諸水達蕪湖采石入江者也其附郭曰宣城丁翥者宣城諸生也好讀書負奇氣所居金寶園扼宣城蕪湖當塗之間距金陵二百里寇自金陵達江浙圍實當其衝地延苞百餘里阻固城石曰諸湖及水陽江爲固水數重環之曰水套翥與同里魏珍袁澄輩起團練募壯士萬數千人寇攻輒敗去遠近數百里集

焉於是金寶圍名大江南北練長益申約束歛軍貲爲守禦當是時長江數千里無堅城金寶圍孤立四戰之地前後八九年寇縱橫上下莫能入翦負雄略能得眾旣卒魏珍主練事澄佐之珍刻厲深密澄慷慨善戰故翦卒獨推此兩人奉約束焉寇之攻金寶圍也大小百數十戰死者數萬人忿甚久之諸健兒擁巨貲溺聲色酣嬉不復謀戰守同治元年湘軍已克蕪湖太平圍益恃援兵不備寇帥李世賢乃勒眾十萬環我師以鎖圍法漸攻越水滄圍民輒內徙避之圍乃陷劉漢川唐文炳王蘭皆戰死珍憤沈諸河澄獨帥壯士相持竟日夕衣冠自湛死於是死者九萬人江南平侍郎彭玉麟舟行過圍畔盡焉瘞骨二千石爲巨塚可攷者纔四千人彙旌卹翦珍蘭皆諸生候選訓導澄按照磨漢川縣主簿俱贈卹有差初安慶之陷帥府檄衛千總耿驥總甯國練事弟孝廉

方正鳳猷佐之皆戰死諸生耿杰者驥兄也嘗出巨金餉周天受軍得不潰及驥守甯國度城陷匿杰於山中避之聞城陷哭曰吾弟死矣寇至大罵死焉未幾而武舉張鳴皋亦帥兄子殿奇血戰旬而死寇之陷宣城也讎練總繫范代發詰其名不荅嚴詰大言曰練總皆義士吾不能殺若迺爲若殺義士哉寇怒殺而投諸河甯郡之水大者曰青弋江介徽池甯三郡閒而涇實當其匯自寇輔皖南涇城獨圍練爲守赫然與金寶圍相望大軍之守灣沚黃池也輒恃涇城爲根本於是吳寅吳楠輩尤爲邑大夫士哀思吳寅者涇縣諸生也議敘鹽知事吳故涇巨族三年寇東下則集父老起團練禦焉寇陷石埭太平涉涇境大集數萬人連戰遂復太平石埭城初寇犯涇危甚自寅起團練屹爲堅城涇之領曰黃柏萬級勢險隘四年秋寇自青陽攻萬級寅命孫知補屯領上拒之

知補戰而死鄉人賻錢數百緡則一資鄉軍練民益效死不去久之饑且絀寅憤鬱絕食嘔血死焉寅死而國子生吳楠遂屈起總羣練以義俠著江南吳楠者兵部左侍郎芳培子也性任俠喜兵究心輿地經世之學吳寅之起團練也楠輒備軍械募數千人從四年秋會別將復石埭勦青陽援甯國屯蕪湖魯港斬馘數百級諸鄰縣輒輸穀餉其軍五年夏復會勦石埭城下遂勦繁昌壁南陵論功輒謝去六年春寇自滄溪壁龍門約別將復太平青陽期不至寇遂襲黃華領陷涇城楠方勦太平聞變則宵返擊賊涇城下大戰入南門苦戰七晝夜寇大敗啟北門走遂克涇創而死初吳寅之議團練也按經歷吳鸞佐得士數千人族訓導堯中者義士也嘗述孔門攷略聞於時練作益毀家輸緡錢七百伙鄉軍鸞佐於是勒軍二以一畀堯中壁羣隘躬將其一佐官軍游擊焉四

年從克石埭勦青陽宣城甯國拔蕪湖五年殲寇於石埭城下其
明年石達開來犯鸞佐血戰龍門領死焉堯中亦被襲死家屬殉
方周天受之東討也餉誑舉人吳彥昇獨釀金十數萬濟之遂乞
大軍復其城久之亦戰死初涇人之團練也訓導胡澤順輸白金
三千佐軍餉復備兵給壯士教之城陷諸子請逃獨危坐庭中操
巨槌擊賊被五創不殊寇退復趣逃不可越日寇復至死焉著周
易觀玩名於時初寇之起廣西也定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軍立
僞帥總制各一統監軍一人監軍統軍帥一軍帥統師帥以次統
旅帥百長皆五百長統司馬四司馬統伍長五伍長統寇四其踞
城則以軍法部居民如官制命寇將爲監餘則令士民任僞官主
賦獄寇之陷涇也以國子生汪嘉猷爲軍帥獨逃寇索自經死自
吳楠起練軍殺賊而同里夏維清王錦隆鄭國勳輩皆崛起應之

楠死諸人亦相躡死於軍涇事不可爲矣

池州

踰黃山而北過九華曰池州府郡濱江與安慶接明操江巡撫治所也附郭曰貴池寇之踞城也老諸生胡文煥者題絕命詞壁上曰壯氣作山河丹心爍千古殺賊老未能餓死將奚補題畢堅臥不食死焉寇之取士也羣士爭起炫文詞諸生阮長植獨堅臥不出僞官重其名迫之長植走告其友曰從賊不忠畏死不義男兒死則死耳安能俯首就賊試哉請與君訣友慰之閉戶自經死貴池東南曰青陽負九華爲治吳維垣者青陽諸生也性至孝母死廬墓側三年寇略地青陽將練勇數百人疾驅城已陷歸衣冠拜祖墓號泣投墓池死焉

青陽之東曰銅陵寇至江南士大夫多死而工藝之徒渺焉獨銅

陵衣工李瑞祥者寇去遺粟積市中羣議頒餓者瑞祥家窶甚獨
辭寇設吏籍居民瑞祥則稱病臥特室日自牖進食爲常已則堅
臥絕食飲大書皇帝萬歲置案上晨起熱香炷拜之一日端坐自
經死案香猶未絕云

太平

池州之東曰太平府古姑孰地也其瀕江曰采石曰梁山當皖吳
關鍵又西曰蕪湖古中江故道也吳縣徐德修者父官鳳臺居蕪
湖德修遂占籍補博士弟子六年寇至德修奉母逃犢鼻爲傭市
甘旨以養寇重其名索之德修匿山中不出寇怒將繫母質焉德
修仰天歎曰吾豈畏賊哉徒以父喪母病冀稍緩須臾死耳今若
此天也則麻衣痛哭見賊酋酋禮之德修哭且罵寇以刃礪其顛
罵曰徐七好男子豈畏賊哉速殺我寇帥益重之令父老說萬端

不聽杖遣歸泣拜其母謁父殯督鍤瘞畢死

王氏者歙縣江貴壽妻也夫亡貧無子邑曹氏女師之十年得值則葬夫若姑以其餘奉祠祀十一年寇至王掖曹女榛莽閒躬遙守寇問之不荅刺其吭暮匍匐乞乾餼食曹王竟死曹女以歸初曹之失女也王夢曹父告女所獲焉則王絕命日也

某氏者江蘇知縣婺源俞滋馨姬樂籍也聞寇從容語滋馨君能死報國妾亦當死報君也人生若夢惡能溷迹亂賊閒哉城陷滋馨遇賊死姬殉焉

徐氏者贛南道宣城周浩母也寇及門攜子婦馮駱避樓上寇躡至姑婦擲屋瓦擊焉良久寇躡登砍徐及駱徐死駱創顛馮鬪死燬其尸駱葬姑畢絕粒死徐子永整復血戰死焉

錢氏者青陽楊大正妻也同治二年寇帥黃文金圍青陽糧盡報

塞守將募壯士乞援無應者錢以子爲賊殺則應募丐而奔淫雨
開關數百里達大軍軍帥大驚使還報返至梅領被獲嬰酷刑謾
罵死旬日軍大至城賴以完殮其骸軍帥書尙縫紉襟掖閒也
贊曰曾國藩之壁祁門徽人謗者至矣彼其危敗何難引佩刀自
決及裴裒江上而勳烈爛焉憂患之益人至矣哉古豪傑未有不
忍死而能成天下大事者國藩言始用兵時危敗輒誓死故嘗死
靖港死岳州九江比出祁門而後迺歎徒死無以謝天下於虜死
生大矣若國藩者豈非天哉悲夫楊媪一草萊匹婦爾徒以子故
不惜身死以致大軍有國家者可以觀矣當貞幹之南黃潤昌實
爲別將二裨將獲女豔而訂潤昌笑曰若無門當爲若決之則命
尸女營門外孫雲錦聞之歎曰黃君其不免乎軍之不戢而淫法
以酷遺亡嗚呼亂世之氓其不幸迺若此哀哉

安徽紳民第二

江表忠略卷十八

鳳穎滁泗六列傳

淮上古稱疆國南俯長江北控中原東扼徐揚西通襄漢其民好
俠輕死挾刃報仇抗百死不悔蓋其地苞絡洪澤淮淝渦潁之勝
天柱南嶽蔚然爲淮海宗管夷吾曹孟德之倫嘗崛起縱橫天下
及明高皇帝之興虎賁之臣大都颯舉淮泗故其民往往撫劍四
顧慨然有俾倪天下之思是故吳拔鍾離楚懼城郢周略滁揚光
斬不克壽春終不能保諸州以窺江南南宋僻處錢塘順昌不亡
蒙古終不能南下牧馬至若曹棲譙郡孫起歷陽滁泗扼江淮之
衝六霍當申蔡之縮形勢所在窮天地亙萬古而不移此其尤大
彰明較著者矣咸同中淮南北之禍首尾蓋二十年與捻寇相終
始而李兆受苗沛霖方組織其間 朝廷常以大臣鎮淮上專軍

事廬州再陷巡撫且寄命羣盜而莫敢誰何總其所自來蓋未嘗
不歎息痛恨於羣帥也始咸豐元年河南徙決豐粵西寇滋甚壽
州奸民始竊發攻剽掠三年安慶陷洪寇都金陵遣將略滁鳳趨
亳州擾河朔於是蒙宿亳壽間捻益熾 天子特命周天爵駐臨
淮鎮羣捻呂賢基治練安徽巡撫李嘉端改廬州爲省會天爵廉
重負威名尤善治盜所誅斬蓋三千人淮上略定秋九月天爵薨
袁甲三代爲帥 上命陝督舒興阿駐陳州冬十月楊輔清犯舒
城呂賢基殉城死江忠源撫安徽廬州陷死焉以福濟爲巡撫四
年命牛鑑代舒興阿而命河南巡撫英桂總諸軍三帥不能軍甲
三號能戰擢副都御史五年擅委宿州牧罷之命提督武隆額屯
亳州總三省軍事福濟和春困廬州於是淮上益亟初捻寇之起
也皖豫閒蓋數十部其渠帥則推張樂行樂行者起蒙城雉河集

厥後苗沛霖復倔强其間捻平建爲渦陽縣治者也樂行之起也蓋始於咸豐三年是歲李兆受亦起霍邱相蟠結兆受者河南固始人也其始裁數百人出沒光固閒英桂不能制五年遂略霍山練勇鄔立功敗之皖南道何桂珍復大戰破其眾兆受乃降巡撫福濟斬其饜軍饑其黨馬超江復爲何人殺則集羣捻謀復仇羣帥爭言兆受反福濟檄桂珍誅之兆受遂殺桂珍於英山眾號數萬人皖豫大震福濟攻廬州久不下始議督團練聲援圍寨之興自此始四年閏七月李元善克英山明年冬十月福濟和春克廬州官軍始振六年春正月袁甲三再起攻樂行於雉河是時浙撫何桂清奏割皖南諸郡縣隸浙三月甯國陷夏五月寇復蹙江南大營陷之秋七月向榮薨和春代爲帥自廬州至丹陽將其軍七年春兆受導粵寇陷六安霍邱三月圍壽州金光筋破走之遂陷

正陽圍穎上於是東自滁和穎壽達光固西極商南武關烽火相望二千里是月福濟秦定三逼桐城師潰湖北大將李孟羣來援復英山授安徽布政使二月既望羣寇圍穎上獨嚴教諭曹藍田獨帥諸生任城守寇攻岌屢書乞勝保不能援復穴地三城墮卒血戰拒之凡四十九日始解去五月勝保大捷三河尖樂行走霍邱依兆受閏月皖北道金光劬攻正陽敗死光劬廉峻負奇略嘗守壽寇憚之既死淮上軍始弱秋七月勝保克霍邱逐之八月兆受合正陽寇趣懷遠勝軍將破之遂克正陽關八年春正月勝保袁甲三奏言南寇就衰而江淮未奠實惟李兆受助寇截官軍難制請乘其就撫許之 詔報可於是勝保躬納兆受清流關以天長獻易其名世忠授參將簡其眾二萬曰豫勝營羣捻踞六安復走滁來略徐宿秋七月 詔拜勝保欽差大臣督安徽軍甲三屯

宿州任三省掄事三河寇陷廬州福濟罷翁同書爲巡撫未至李孟羣攝將規廬州九月李績賓旣拔九江特詔幫辦安徽軍道破死勝保旣降李世忠苗沛霖亦受節度平懷遠苗沛霖者鳳台諸生也初鄉民團練築圍寨輒推豪右爲練總屬焉於是羣練相攻爲雄長沛霖以練長居下蔡擊張樂行受勞獎則益吞諸圍眾數萬甲三勝保皆撫之沛霖旣平懷遠圍則連屯澮水懷遠人胡本忠以書諫勝保不納閒關走闕下自剄死焉九年春正月沛霖據蒙城叛勝保諭降之甲三罷詔總兵傅振邦將其軍二月李孟羣敗死廬州三月勝保克正陽茅念劬克六霍夏四月張元龍以鳳陽降勝保徇臨淮下之沛霖復合振邦攻淝南圍降其眾論功擢川北道加布政使銜五月陳玉成陷盱眙勝保軍克之寇遂略滁來世忠再敗之巡撫翁同書守定遠捻至走壽州城輒陷故

淮揚道郭沛霖知縣周佩濂死之秋八月天長盱眙相繼陷捻亦趨鳳陽臨淮踞之於是勝保以喪歸淮南北糜甚十一月湘軍方克池州胡林翼遂壁英山曾國藩進屯宿松規安慶 詔北討不暇而沛霖乃從官軍復臨淮捻還穎羣帥告捷遂以內地爲寇巢云十年春正月翁同書遣將規定遠捻東走清江漕河督棄城走罷之起勝保督河南軍袁甲三爲欽差大臣專皖事世忠進滁西應官軍甲三圍鳳陽復城二三月世忠復走來安寇克全椒是月湘軍始圍安慶閏月江南軍復陷蘇浙盪然始 詔曾國藩署總督兼欽差大臣督三省軍事五月和含寇圍滁州世忠擊走之以世忠提督江南副軍事六月國藩壁祁門秋八月甯國徽州相繼陷陳玉成之踞廬州也時遣勁軍援安慶復牒諸僞王分擾湖北江西匪皖南撓我師國藩困祁門岌甚江淮閒益崩決不支英吉

利復入京師致 北狩秋海防罷捻寇滋益多特 詔僧格林沁
以親王督師討捻山東河南安徽之郊命三省巡撫歸節度則檄
列縣築濠塹罟之李世忠之駐滁洲也以滁西北五縣爲轄地牧
令不得治其民世忠益用武夫權關稅田租私出納所部躬販鹽
饋饜不仰食縣官於是長淮千里鹺利皆屬世忠貨貨山積雄江
表則益掠民女爲姬侍後房歌舞數十人怒則躬屠割自恣沛霖
已授官不赴獨彊梁淮穎閒所攻服圍寨輒置長入其田半弗隸
官緣道設關公壟斷兩人爭雄豪不下時劫奪旁練自肥自安慶
北起舒廬達蒙亳南極和滁數百里粵捻糾紛苗李居閒反側官
匪益膏吮脂削焉居民蕩析流亡田廬鞠爲茂草矣袁甲三之屯
懷遠也患同書不克制苗李則思倚湘軍鎮撫焉於是奏請李續
宜撫安徽以賈臻張學醇習沛霖任藩臬游說 詔從之續宜絙

桐城不克赴 顯皇帝之北狩也 詔勝保勤王勝保言苗練徵

焉沛霖則大喜建高臺痛哭北拜謂京師淪陷 車駕蒙塵覬羣

下載已眾貽愕寂然未幾和議成勤王兵輒罷沛霖見中原多故

謂羣帥莫敢撻則益掠民圍奪關利甲三同書嚴詰狀止焉嘗輕

騎往來壽州謁同書謾甚或曰沛霖志叵測狙而擊之一壯士力

耳失此不圖是縱嬰兒於虎狼之側也同書默然於是沛霖益徇

壽六諸圍寨粵寇蹂淮北沛霖世忠復陰結爲援冬十月沛霖檄

壽州練總之下蔡領旂後者斬部郎孫家泰總練事拒之賊遂將

千人攻北門索家泰副將徐立壯捕苗黨斃之賊益斬徐宗掘其

墓兩人則痛哭誓死禦焉同書既迫孫徐因奏沛霖跋扈狀賊益

大怒誓決取壽州甲三兵弱不能援則抗疏劾同書及孫徐激變

十一年春正月賊遂將水陸軍襲壽州總兵黃鳴鐸逆戰立壯募

羣捻拒之賊遂掘孫氏墓圍北門學醕曰沛霖仇孫徐非叛也請
弛軍且退同書諾焉賊遂亟渡河燔掠百餘里約降玉成受僞印
號曰奏王當是時欽撫臣言苗練百疏莫敢言討賊旦夕趣湘軍
來援國藩方謀安慶銳意東因奏屬勝保勝保軍山東漫應之同
書度糧援且絕惡立壯招羣捻則殺立壯囚家泰謝之賊攻城卒
不去學醕益率賊黨奪正陽鰓絕復合博崇武返壽州滅立壯家
家泰自殺六月博崇武代鳴鐸鎮壽春益捕沛霖仇要賄免城中
益死守不敢下時賈臻攝巡撫同書已受代出城復還守方勦謨
將萬眾入援則益助賊塹而濠絕官軍餉道城內人相食斗米至
十萬錢八月曾國荃克安慶多隆阿克舒城廬江賈臻則請 詔
湘軍北討甲三亦請 詔續宜來援續宜撫湖北不克東則命彭
玉麟代巡撫未至九月壬午奸民乘雨晦入焉賊遂殺守將朱景

山鳴鐸不屈死王舟憤自刎死焉賊益殺孫徐諸族數千人淮上大震始沛霖之拜官也弗冠時燕服狎長吏令其下呼之先生示弗臣也及是則冠戴拜同書曰壽城皆賊吾來救公耳因劫同書白不反許之而陰達其狀是時宿州捻益熾冬十月國藩乃遣成大吉趨六安規壽州揚言攻穎宿捻益合粵寇游奕襄漢聞沛霖遂略地河南擾陳州光固復上書甲三乞降賈臻亦屢乞勝保肩撫事 毅皇帝卽位還京師銳意討苗練嚴詔盡奪沛霖官敕甲三合世忠進討國藩亦奏沛霖假撫誤羣帥於是玉麟辭巡撫則復授續宜趣援同治元年春正月 詔國藩協辦大學士二月多隆阿將兵二萬攻廬州蔣凝學將萬人屯六霍國荃將新軍東下規金陵克含和夏四月多隆阿克廬州 詔入關專軍事勝保再至穎州也沛霖收穎上縛陳玉成媚之於是撫事復定勝保旣將

穎州軍西入關袁甲三病免秋七月特拜李續宜欽差大臣專准
上續宜憚沛霖難作母訃至亟歸疏請唐訓方爲巡撫自周天爵
以欽差大臣軍臨淮至是凡十易迺罷閏八月沛霖棄壽州及正
陽蔣凝學入屯守以蕭慶衍屯霍邱成大吉屯穎州王載駟屯六
安皆續宜部將也袁甲三之軍臨淮也部二萬分守五河靈壁鳳
陽懷定蒙城閒以張得勝朱淮森宋慶張汝梅爲大將旣去所部
輒依李世忠訓方雖起兵閒所部已罷歸猝募分屯執益弱安徽
當四戰之地寇訐久農商逃佚饑絀軍益疲大帥至臨淮輒爲苗
李制故當時中外達官至以撫安徽爲詛咒云世忠之降也所據
潁江與寇戰軍屢摧沛霖依勝保據腹心陰結捻酋無寇患視世
忠蔑如勝保之入關也抗疏詆楚師請以沛霖隸僧王部沛霖益
結王左右閒湘軍王果奏沛霖討捻沛霖復憚捻不敢行抗言入

關助勝保道路藉藉謂沛霖且反沛霖實首鼠懷兩端勝保竟以此逮問死沛霖益自結於僧王矣冬十月苗練人殺湘軍樵而詬國藩檄諸將濡忍焉沛霖復愬僧王撤楚師國藩則檄穎壽軍徒霍邱舒城以去沛霖思發難而莫之逞也是月曾國荃大破援寇於金陵寇十萬北渡江陷含和巢言者疑世忠與結世忠陳戰狀請饋師國藩致粟幣濟之二年春正月僧格林沁大戰斃捻帥張樂行於雉河嚴檄沛霖約其衆是月苗李軍以鹽鬪大戰洪澤湖世忠遂塞高良澗帥所部屯五河於是苗李交惡二月粵寇遂陷瀕江壁世忠絀五河請納官貸勝保 詔奪職罷之以朱元興將未幾復畱任守滁州初沛霖之誘殺陳玉成也納其黨三千人軍益盛僧王之討張樂行於雉河沛霖實犄之事定謂功高當上賞顧以前罪奪其官三年不返則請解練歸訓方許之沛霖益怏怏

失望則匿所部斷渦河絕臨淮蒙城餽道訓方自蒙城馳臨淮賊已襲懷遠攻壽州陷鳳臺殺知縣濮煒蔡鶚圍按察使馬新貽於蒙城復叛練黨號百萬羣捻益張知州毛維翼守壽州夏四月蔣凝學來援敗績五月臨淮軍饑絕訓方食半菽待援僧格林沁攻淄川不下 詔以討沛霖責之六月壽州陷西略地霍邱秋七月李世忠遣將出鳳陽助勦英翰守蒙城賊斷淮水闕舟師餽道復絕水陸軍壹燬舟壁保臨淮中原大震八月羣帥爭遣將援臨淮至則堅壁不敢戰僧格林沁則命陳國瑞先驅破蒙城外堡帽之九月礮雨越濠躬督戰死傷八百人不得入富明阿徇淮北李世忠增遣萬人夾而趨僧王之滅張樂行也寇猶無遺種淮上人怖憚之國瑞至連破諸賊屯則日夕相驚王且至羣反正助討焉田瑞書者壽州壯士也獨起二萬人燒賊饑圍下蔡冬十月世忠討

壽州圍砮克之僧王旣至蒙城英富軍始合於是玉成黨相與謀曰吾與若故英王部也今苗先生用狙詐殺吾王復劫吾曹爲盡死今僧王蒞軍城破眾必滅孰若斷賊首報英王仇邀上賞之爲得哉庚子宵攻急沛霖躬巡濠玉成黨斷其頭以獻壬寅收下蔡捕諸苗及賊屬滅之十一月甲辰朔陳國瑞李世忠各遣將入壽州奪門相鬪殺穎上正陽相繼復苗練百萬爭納降於是世忠還滁州諸客軍輒罷訓方鎮撫淮南北收兵械移鳳臺縣治於下蔡增縣治曰渦陽渦陽者故捻寇巢穴地也沛霖之死也二卒以頭獻王萬青納諸王論功受上賞萬青基二卒殺之返至高郵崇而死未幾訓方歸喬松年爲巡撫沛霖旣亡三年春正月李世忠亦上書總督獻所據六城豫勝營亦罷自沛霖用狙詐誤官軍卒以詐死世忠旣降頗自守而卒以事誅蓋兩人究竟如此六月湘軍

克金陵東南大定羣捻獨蔓轢中原其明年夏四月僧王戰死曹州 詔國藩北討國藩上言流寇剽忽無定所宜有定制之則請開幕府徐州分四鎮扼其衝經營淮徐海兗沂曹濟歸陳廬鳳潁泗諸府州之地於是湘軍旣遣罷則主用淮軍淮軍者故廬州西諸練長李鴻章所募征上海者也是時張總愚自城武趨宿州圍英翰於渦陽總愚者樂行族子也樂行死復崛起爲渠謀合賴文光踞淮北英翰突圍出大徵劉銘傳周盛波宋慶等來援冬十月解去國藩分六軍制羣捻以劉松山屯臨淮五年春二月國藩駐濟甯捻東鄉潁州三月劉銘傳大破之鉅野捻還潁侵亳州毫捻復連屯淮泗秋七月國藩汎舟淮泗渦毫閒案視淮南北諸圍寨獎其良建議自開封至潁州依汴濶塹而防未幾輒罷九月捻復分黨背而馳於是東西捻之別一捻者賴文光張總愚也已國

藩請疾歸李鴻章駐徐州代爲帥六年春正月 詔陝督左宗棠討西捻於是淮南北無軍事捻益縱橫湖北陝西河南山東西之郊至七年始破滅

鳳陽

淮南重鎮曰鳳陽其治扼洪湖爲中原屏蔽而關鍵則在壽州壽州者古用兵強國也俗任俠喜亂自苗捻起淮上壯士守義死賊者尤多馮占科者鳳陽國子生也八年夏五月張樂行大破臨淮陷鳳陽府占科將練勇退守城南岡召鄉團圍復寇至連戰三晝夕卻之翌日寇環攻占科方逆戰練勇怖懼不能軍寇橫擊死者三百人占科歎曰吾率眾擊賊眾多死吾何生哉遂戰死占科之團練也凡數年貧饑皆獨給鄉里德之

定遠者鳳陽南蔽也巡撫翁同書守焉八年捻來犯巡撫走壽州

縣令周佩濂檄國子生陳鼎霈城守鼎霈以族守西門二十日寇穴地陷東城鼎霈疾馳援不及與諸生鼎煜等十八人巷戰死其不能戰入學宮死者凡五人入學宮被殺者凡三人州同銜驥千獨與二子約髮自湛死當定遠之陷婦女殉死者益多而陳氏尤烈方氏者候補道鼎雯子婦也守節二十年緋衣裳書姓氏於帶罵賊自刎不殊湛而死知府鍾琪妾燔焉曰無使羣賊踐吾體也鍾琪者鼎雯子也羣婦旣死縣丞秉杰女復手廚刀斷賊臂浴血大罵死焉男婦死者七十人自寇陷廬州陳氏飲餉金逾萬土寇圍定遠復助守以完及是巡撫走壽州城始陷又明年苗沛霖反壽州於是有孫氏之難

壽州據南北之衝孫家泰者壽州人也官刑部員外郎性任俠粵寇之擾江南也呂賢基奏請任團練以歸孫氏者壽之巨族也故

好施得眾家泰返復以忠義爲民倡公私皆倚辦苗沛霖起團軍
疏甚家泰與蒙時中徐立壯抑制之勝保之督師淮上也以沛霖
眾十萬欲相資平捻撫之沛霖旣得志則擁眾剽掠巡撫孱弱不
能軍十年苗練叛圍壽州索三族巡撫思則殺立壯縛時中獻沛
霖醢之削家泰官置諸獄沛霖亟攻焉於是家泰謂獄卒曰我死
全鄉里且烏用此區區者爲哉忼憤自斃死巡撫以告而沛霖攻
壽州益嚴久之 詔奪沛霖官按其狀明年遂陷壽州執家泰父
贈祖殺之大虐孫氏族孫氏罵賊碎尸者四罵賊被殺者五巷戰
及自盡死者各十有二凡男子死者三十有五人女婦不辱死者
二十有二人當是時官軍方克安慶拔廬州沛霖懇乞降勝保大
喜復其官同治二年春復叛壽州再陷而孫氏男婦死者復四十
有二人初家泰之死也巡撫謂激變寢之及再叛而李續宜還撫

安徽達其狀於是 朝廷哀三族贈卹焉

捻寇之起淮北也六品銜鳳台孫家興者督練勇壁淮關南渡一夕北風作捻絕淮而南家興力戰獲賊首及其徒二十有三人燬其艦捻憤甚別渡略壽州卻之歲饑兵食誑家興鬻私產濟之厥後遇賊荒山鋪戰死

穎州

鳳陽之西曰穎州其地通中原扼淮上其東曰穎上當淮穎之交六年二月寇旣破霍邱圍穎上教諭曹藍田帥諸生守焉時捻粵寇交訐粵寇工地穴職攻捻寇工野掠職戰城中人怖甚欲降藍田曉利害說萬端乃止勝保方督師阜陽屢乞援不至寇穴地將入城令客陳士蘭命募婦十人簪符籙曳紅裳登城門而拜寇礮作熄焉久之食且絕書生劉冠英者年少氣銳甚獨手大旗闢東

門出戰兵民方怯甚見寇英出乃從寇英獨出城里許斬數賊寇懼且逃後軍獨反走報功寇望見大呼逆戰寇英才三人戰且退負七創乃還親僕王懷章刳腹死寇英創劇死焉寇怒甚益穴地環攻久之地雷發城陷卒死守得完凡攻四十九日寇乃去方地道之發也城內爭出逃寇英父景雲獨趣女婦自經死君子賢之於是壯士王元獨自城缺出攻斬二賊寇始退城以不亡元竟寢疾死

穎上之南曰霍邱通安廬衢道李兆受實首亂其閒故羣盜益劇諸生程子彝者介特士也工詩古文詞城破與弟國綬掇野茶食焉一日寇馳至謂曰子非程子彝乎子彝睇視良久曰若爲誰焉知我寇曰吾聞子賢者今天下大亂匹夫手白刃躋侯王君何自苦若是但能爲我掌書記不愈於槁臥荆棘閒哉子彝不荅賊憫

其窮委粟去兄弟恥焉絕吭死方安慶之始陷也霍邱盜陳玉將起焉邑無兵縣令檄國子生裴正心醵餉練民兵城守正心輸白金萬以次獲羣盜滅之正心沒從弟錫之踵其事寇來犯募壯士三百解其圍七年春城陷及弟正己巷戰死家人從死者四十有二人

潁州之北曰太和城扼潁河上李國楨者太和人也嘗以練總督民寨二十大小數十戰寇相戒莫敢嬰巡撫製巨燾寵之元年卒死蔡廟之難

滁和六泗

鳳陽之南曰滁和泗三州者瀕江湖爲淮南屏蔽而其西通豫鄂則惟六安楊汝舟者全椒諸生也寇至守南關苦戰待官軍寇劫母妻質於軍則大哭帥壯士拔之躬送之隴上謂妻子曰吾以老

母付若曹吾死不能歸已關破死之未幾而和州生慶鉞獨列狀告天殺賊自湛死

尹寶珪者六安舉人也咸豐四年六安陷寶珪起義族克之秦定三之攻舒城也與同里曹遠榮帥鄉兵助勦城克擢知縣晉知州七年春官軍潰桐城至六安糧竭寇且至定三大奔寶珪具衣冠懷團練冊謁州堂纒結於堂上集知州金寶樹及士紳數十人抗言曰往者吾六安之陷州牧降賊爲監軍賴義勇復城雪斯恥今城且復陷諸君能死節卽死否則疾出爲後圖毋屈身降賊也諸人掩面無一言寶珪則大哭題絕命詞堂柱間寇至自經州堂上寇解之大罵不屈死寶樹亦血戰死焉初寶珪舉於鄉受知益陽胡林翼霍山吳廷棟倡道海內見寶珪納交焉世所謂稱吳竹如侍郎者也旣沒明年官軍克六安署且燬惟寶珪題詞柱巍然獨

存所撰著多佚惟定齋文稿藏諸家林翼哀焉傳其事六安旣陷舉人汪蟠春臥疾圖復城不克亦死蟠春者嘗上書論兵帥府者也曹遠榮者六安任俠人也嘗練鄉兵助定三剿賊復舒城賞四品銜遠榮不知書六安人皆服其義俠六年秋師還福濟定三攻桐城則命其子綬卿當前敵九月晦寇來犯綬卿與定三力戰斬馘千當是時桐廬舒六皆大饑士日食糠覈誓守遠榮帥鄉勇疾援死守十八日解去事聞加遠榮三品銜綬卿以縣丞待補方寇之圍定三軍也總兵鄭魁士克無巢與合寇襲無巢拊桐軍軍益匱綬卿帥鄉勇屯孔城通饒道歲逼寇環攻血戰不勝蟠而死同死者數百人於是大軍饘絕潰寇復陷舒六綬卿家被禍尤烈云初四年六安之陷也史克諧自守焉寇至殲其黨遂克六安城擢守備遂從攻太湖克之冬十月寇復犯太湖禦諸楓香驛破壘五

斬級百數十人血濡衣盡赤夜半始還軍明日寇攻城克諧守南門卻之而西門守將祝澂鑑方戰歿城遂陷死焉

許師喜者泗州進士也歷河南浙江知縣喪歸捻圍靈壁勢甚師喜合諸生許宜學集練勇二千壁泗州龍山捻至斬首二百級捻環攻八日糧竭兩人血戰死之未幾而顧兆鴻亦禦捻彌月血戰死

劉氏者霍邱謝安妻也夫故績爲養捻酋大掠閉室中夕入手利刃斫之酋驚走遁而歸毀妝塗面不解帶旬月寇之趨六安也復被獲劉從容割寇腹殺之羣寇大驚醢而死未幾而有鳳陽四貞烈之事

四貞烈者鳳陽趙世瑞女其一也年十六被掠幽室中絕食飲六日寇憫以歸不可自經死三貞女者諸生陳煥章兒也寇至相挈

自湛死屍伏焉寇去母大呼曰兒無伏賊去可相見也則相挈浮水上如生

方瑱者定遠國子生方錫田女也僑廬州城陷與妹珉及嫂湛而死夫暑旬有五日坐水中不變面如生瑱著愛梅軒詩清絕珉年十四能作擘窠書臨難兩人伏水中叩頭別其母見者皆泣下

鳳台侯占春妻李氏者寇聞其寡將納之謂其翁曰不從將族汝翁大愍李曰許之期十五日乃如約寇大喜及期自經死

朱氏者含山諸生張兆麟繼妻也工詩咸豐二年聞警攜女如姑避溧水兆麟沒閉戶勤女紅給焉溧水陷挈女湛諸河殮其屍皆密紉刺詩於襟上朱曰冰雪懷清雲霄抗志天柱巍巍我心永矢攜我弱息赴彼澄泚歌以告哀有血無淚如姑曰生爲孤苦兒死爲清白鬼上天作明月萬古寒潭水君子哀之

當含山之陷齊中源者約壯士攻城洩而走寇執妻趙酷治窮其黨不應縛村民七十人質焉趙曰皆非也謀者我夫齊中源一人速殺我勿累無辜父老也賊怒火之

贊曰勝保之撫羣盜世輒惑焉當勝保軍淮上捻粵寇交訌幕府金月不過三萬貧甚納羣盜以致腹心亦固其所是故沛霖之叛福濟翁同書輩威略殊焉勝保剖肝胆蓄沛霖故沛霖圍壽州劫巡撫勝保至則縛陳玉成贄焉夫沛霖彊武豈不知輔車唇齒之不可缺滅哉志惛於勝保而激於肝胆之不可負獨惜當時置淮帥如奕棋號爲權略者迺不克竟其志彼狼子者復何畏哉勝保之羈詔獄也諭沛霖書曰若無反反則吾族矣是故勝保不亡沛霖不反而李世忠且納官贖其死焉痛乎任柱有言任柱者捻酋也嘗乞降以從子質淮軍將索金四萬闕之則伏地痛哭曰吾家

世讀書用饑迫爲盜今不見天日命也願公等活斯子痛哭上馬
去嗟乎銅馬百萬之降固重賴豪傑哉固重賴豪傑哉

江西紳民第二

江表忠略卷十九

南饒廣九列傳

江西據南七省之中輪轂四達據此以爭南服則縱橫出沒常一日而有千里之威故夫江西者東南安危之所繫也江西都會在南昌贛州實根本重地而門戶所在則惟九江贛之距九江也南北千八百里其勢若風馬牛之不相依然贛州守固不難扼南昌之吭而制其安危而九江旣摧則南昌且有坐困之患然則規東南者必取勢長江九江不得雖武漢之力終闕塞而不能自達形勢之說安可誣哉初咸豐三年春寇自武昌東下破陸建瀛於九江遂入安慶都金陵蔓延天下其時固未嘗據九江也二月向榮以欽差大臣壁金陵 詔江忠源贊軍事林鳳祥走淮北擾中原於是張樂行李兆受羣起亂淮上夏四月安慶再陷安徽省治改

廬州周天爵督師討羣捻忠源之東也次九江洪秀全已遣賴漢英略地徇湖口忠源阻寇不能東巡撫張芾飛檄乞忠源助城守忠源則用便宜赴南昌巡撫舉王命堂上躬朝服拜授忠源令諸將忠源既受命則下令火城下廬宅未盡而寇已入其郛總兵馬濟美戰死寇益穴地陷城堞斬潰卒毀隧道逆之城崩與其弟忠濟截城缺掘濠塹引渠水環之城以不陷語具忠源傳當是時駱秉章巡撫湖南謀東討忠源之赴南昌也飛書曾國藩乞師國藩方治軍長沙則命其弟忠淑將楚軍道瀏陽朱孫貽將湘軍道醴陵會南昌城下湘軍將領皆諸生秋七月至南昌爭搏戰謝邦翰羅鎮南易良幹羅信東死之羅澤南急歛眾入城會吉安土寇作則命夏廷樾屯章鎮以澤南討平之語具吉安傳方粵寇之東鹵民舟萬數江湖千里所過無畱行郭嵩燾從守南昌始議剗水

師爭長江制寇忠源壯之疏請勅川湖任其事 詔許焉水師之
興自此始八月寇揚帆去南昌凡九十六日圍始解忠源遂以知
兵名天下忠源之保南昌也寇乘閒擾湖北則還軍而西當南昌
圍解饑細健兒多解歸於是返田鎮敗績田鎮陷寇遂陷黃州漢
陽不數月超擢忠源撫安徽竟死廬州之難忠源之奉 詔佐江
南軍也抗疏罷提鎮部議難之顧湘淮之起諸生典兵提鎮參謁
如大府實陰用其術焉四年春正月湖廣總督吳文鎔敗死黃州
六月武昌再陷秋八月曾國藩軍至克之遂破田家鎮東下徇黃
州耀兵九江湖廣總督楊需軍北岸爲策應九江北瞰大江南負
匡廬東接安徽西連湖北長江胥膺也僞翼王石達開踞安慶則
命羅大綱踞九江當是時國藩躬督水師爲大帥塔齊布羅澤南
將陸軍旣逼九江寇旅拒十一月塔齊布彭玉麟連戰敗賊孔壠

湖口開火屯筏水師逼湖口而軍羅澤南復渡江燬寇壁十二月
乙未朔國藩攻九江不下參將童添雲傅堞死焉玉麟燔寇舟於
湖口丙午蕭捷三等將水師攻姑塘寇截湖口燔我師遂陷鄱湖
不得出乙未羣寇襲帥舟國藩躬躍江誓死左右挽入澤南軍免
焉於是水師大敗癸亥塔齊布李續賓北渡江攻小池不利楊需
軍大潰寇益西軍犯武昌是年貴州亂五年春正月塔齊布穴地
攻九江大捷寇帥林啟榮來守九江武昌告急則命胡林翼彭玉
麟將水陸而西塔齊布攻九江益急寇分黨陷廣饒掣我師則命
羅澤南攻廣饒通饒分寇勢庚辰國藩至南昌合巡撫陳啟邁勦
水師以劉于濬將分蕭捷三等爲內湖軍於是湘軍水師有內外
之別寇攻饒州屯景鎮澤南逆敗之二月武昌復陷 詔國藩分
軍往疏請圍九江扼長江腰膂許焉是時官文方督兩湖拜欽差

大臣專上游軍事胡林翼爲巡撫佐之三月寇陷弋陽興安廣信澤南至克之江西軍始復饒州夏四月國藩壁南康蕭捷三躡寇都昌燔舟百五月義甯陷知州葉濟英死之義甯扼南昌西山川糾繆與湖南北接當省城屏蔽及陷南昌益危己巳捷三再躡寇都昌大捷返帥舟是時浙撫何桂清奏割皖南隸浙江以鎮道任軍事陳啟邁之爲巡撫也挾軍實斬焉國藩劾罷之 詔文俊撫江西而沮撓如故故國藩上言非督撫不克專軍事及任江督始用其徒專大鎮行其志焉秋七月澤南至義甯斬首六千級拔之庚辰塔齊布薨於九江國藩馳入九江軍以周鳳山將甲申蕭捷三攻湖口不克死焉國藩疾馳青山撫其眾命澤南返南康攻湖口不下請自將援武昌許焉更遣彭三元以赴三元者塔軍健將也塔薨當代將國藩以資地屬鳳山軍輒潰三元亦敗死崇陽澤

南之西也水師無陸軍勢益弱則命李元度募平江軍屯湖口輔之冬十月和春克廬州澤南西討寇復乘虛入義甯遂陷新昌瑞州廣東寇益出湖南入安福陷臨江袁州逼南昌江西湖南聲息絕則檄鳳山保南昌彭玉麟之還衡州也聞警則敝衣徒步走南昌從者數人皆怖返則獨身游學長跪乞食羣寇中歷關隘百數卒徒行七百里至南昌門者訶之詰其狀以報院司皆大驚軍士見者多泣下既至國藩檄令將湖軍援臨江而命楊載福統外江軍十二月湘軍將毛英勃至萍鄉戰死自鳳山至南昌九江無官軍數月是歲杜文秀始據雲南六年春正月吉安陷二月楊載福燔寇舟沙口復東下耀兵於九江周鳳山壁章鎮師潰國藩還南昌檄李元度屯饒州別遣鄧輔綸林源恩募平江軍會撫州撫州陷當是時石達開自安慶擁眾數十萬至江西於是八府五十餘

縣皆陷沒惟南昌廣饒贛南獨存愚氓獻糧冊輸粟幣寇益設僞官治焉國藩之困南昌也募死士用隱語蠟丸與湖南北相呼荅寇輒捕斬尸諸衢三月羅澤南卒於武昌胡林翼遣曾國華援江西衷寇人已已輔綸源恩克進賢庚辰彭玉麟黃虎臣攻建昌拔之夏四月劉于濬克豐城當是時江南軍大潰張國樑退守丹陽向榮薨和春代爲帥六月庚寅饒州陷畢金科攻克之甲辰彭玉麟復南康曾國華劉騰鴻至瑞州於是自長沙東至南昌折而北至九江道始達秋八月韋昌輝援瑞州還與楊秀清俱見殺達開遂走江西謀割據不復東而吉安建昌諸土寇益假粵寇攻城邑別寇羣起略贛南南昌大困 朝命閩粵浙來援學使廉兆綸駐河口專饒廣軍於是會黨陷貴溪趨廣信城內空無兵知府沈葆楨方督饒河口其夫人林則徐女也聞警念它軍遠莫能致獨父

故部饒廷選以浙將屯玉山則飛書乞援書發令乳媪出諸兒而躬坐井上以待夕則命婢媪秉燭躬巡城守焉葆楨急還城寮吏乞文牘以去笑予之躬與夫人坐井上煮茗吟嘯爲樂廷選既得書急帥部將鼓而西寇環攻五日憚饒軍引去葆楨以此重天下躋節鎮焉是月曾國荃募軍圍吉安九月國藩勞師瑞州李元度敗績屯貴溪當是時江西軍屬四院司羣官居南昌以戰委諸將巡撫爲主奏報焉於是英吉利寇中國冬十一月甲寅朔劉長佑蕭啟江克袁州胡林翼克武昌楊載福將水師至九江燔寇艦李續賓陸師至攻焉十二月丙戌段起復建昌己丑湖北軍復瑞昌德安辛卯國藩勞師九江都興阿會剿辛亥國藩還南昌李續賓大捷九江城下是歲大旱蝗江淮閒赤地千里李兆受降七年春正月西安將軍福興將浙軍至南昌丁巳畢金科攻景鎮戰死戊

午吳坤修克奉新庚午國藩復視師瑞州自湘軍壁瑞州南昌袁州無寇警南康九江諸列縣復焉江西駸治而安徽巡撫福濟潰桐城國藩以喪服歸於是疏請楊載福彭玉麟將水師國華國荃相躋返三月多隆阿克段審王國才克獨山以耆齡爲巡撫夏四月駱秉章遣王鑫江忠義援臨江五月李續賓敗寇於九江掘濠塹三十里安慶寇來援破之閏五月胡林翼視師黃州都興阿將馬隊助討六月吉安大潰 詔起曾國荃來蒞師秋七月劉騰鴻克瑞州戰死八月王鑫卒於軍胡林翼攻小池城拔之九月丙戌李續賓克湖口彭玉麟將內湖軍出江大戰遂拔石鐘山於是水師內外軍始合玉麟乘勝克小孤楊載福克彭澤遂薄安慶至繁昌而還是時景德寇犯貴溪帥遠燁戰死十一月石達開援吉安曾國荃敗之十二月劉長佑克臨江張運蘭克建昌是月英吉利

合俄法美三國陷廣東俘總督葉名琛以去夷遂入天津八年春正月石達開踞河口窺浙江福興退廣信胡林翼劾之疏請李元度防浙邊二月石達開陷廣豐饒廷選復之四月李續賓克九江英法兵襲大沽俄人要我黑龍江地五千里 上命僧格林沁禦寇於天津大學士桂良敦盟事乙未蕭啟江劉坤一克撫州撫建寇入浙五月 詔起曾國藩督浙江軍福興罷八月浙寇陷安仁張運蘭克之丁巳國荃克吉安於是江西列城皆復是月桂良蒞上海拜兩江總督何桂清欽差大臣通長江互市盟成長星竟天九月國藩至建昌張運蘭軍福建李續賓援廬州敗死於是官文疏請國藩援安徽胡林翼攝巡撫視師黃州九年春正月苗沛霖叛淮上二月劉騰鶴保彭澤死之國藩屯撫州三月張運蘭敗寇於景鎮五月英人入大沽僧軍敗之六月曾國荃克景鎮浮梁江

西略定國藩將諸軍至九江始議合湖北軍攻安慶十二月胡林翼躬督師太湖國藩軍宿松是歲四川亂作十年春石達開自湖入川閏三月和春潰金陵張國樑戰死 詔國藩督兩江拜欽差大臣專三省軍事超擢左宗棠以四品卿襄其軍何桂清誅死五月國藩壁祁門宗棠屯廣饒規浙六月英人襲天津陷之英遂入京師 顯皇帝北狩勝保請召曾胡軍勤王九月盟成勤王軍輒罷是時駱秉章入蜀宗棠將湘軍五千屯景鎮寇至貴溪擊敗之初宗棠家居好大言以武侯自命佐駱秉章軍忼甚嘗以掌摑提督樊燮被逮幾死胡林翼力薦之竟以功名顯天下宗棠之初起也國藩檄鮑超佐之寇憚安慶軍則分黨出江西撓我僞王黃文金陷饒州彭澤浮梁都昌鄱陽皆陷沒江西大震宗棠取徽州復浮梁黃文金犯景德鮑軍破走之十二月楊載福克彭澤都昌鄱

陽彭玉麟保湖口是歲羣捻陷清江南河督始罷僧格林沁專捻
事討中原十一年春正月宗棠進壁梅源橋合鮑軍大戰斬首四
千級文金創而奔饒九解嚴李秀成復自玉山犯廣信不克圍建
昌二月李世賢趨樂平宗棠擊敗之國藩以羣寇迭自皖南擾江
西乃遣陳大富屯景德景德陷死焉宗棠趨樂平躡寇至龍珠羅
近秋戰死寇薄城則掘濠陷寇騎寇陣偪城下宗棠寂待之及濠
縱擊寇大敗世賢易服跳 詔擢宗棠三品卿幫辦軍務秀成陷
吉安江西軍復之寇遂襲瑞州夏四月分擾義甯趨湖北李世賢
略廣信鄱陽宗棠躡破之鮑超渡江攻安慶六月秀成擾德安建
昌福建寇犯廣信鮑超還擊之胡林翼病劇還武昌秋七月 顯
皇帝崩行在 毅皇帝還京師鮑超抵德安建昌寇棄城走超遂
克列縣解撫州八月丁巳朔曾國荃克安慶超遂壁貴溪大戰李

秀成於雙溪港寇大奔死者萬數克鉛山寇復棄廣信入浙 詔
國藩兼督浙江軍國藩抗疏屬宗棠以饒廣徽三府糧稅贍其軍
以三府軍隸節度壬午胡林翼薨於武昌冬十二月杭州陷左宗
棠撫浙江自陳啟邁文俊耆齡爲巡撫惲光宸毓科繼之軍事一
任湘軍未嘗自擇將同治元年春正月 詔毓科還京師超擢南
贛道沈葆楨爲巡撫葆楨清望重天下始任湘將蓄官軍於是以
王德榜段起爲大將厥後江忠義席寶田繼至軍始張夏四月多
隆阿克廬州陳玉成走死淮上是時李鴻章軍上海曾國荃攻金
陵二年春黃文金復自皖南犯江西擾鄱陽湖口夏四月石達開
入川被繫死四僞王環擾漢中 詔李雲麟專漢中軍事五月江
忠義自九江東渡大破黃文金秋七月轉戰至青陽返吳城病沒
冬十一月李鴻章克蘇州李秀成返金陵糧竭泣請洪秀全就食

於江西不納十二月復遣李世賢走江西據沃土待之葆楨以寶田屯婺源韓進春屯玉山拒寇是歲平涼回陷固原馬文祿踞肅州自稱兵馬大元帥三年春二月左宗棠克杭州寇益西軍走江西章貢間騷然無甯土矣初葆楨之起也以國藩薦及爲巡撫將千人閱廣信國藩飛書止焉葆楨慙而返當是時國藩駐安慶規江蘇恃江西爲餽月撥漕折五萬貲皖南以關稅三萬金償逋餼歲入釐金百萬給東征葆楨至奏截漕折四萬金餉本省國藩憾焉已復奏九江洋稅供江席軍關道蔡錦青分稅銀萬五千應國藩乃告葆楨詰國藩謾甚國藩遜謝之及是葆楨復奏茶稅牙釐供本省國藩軍月餽金五十萬歉積則抗疏奪焉葆楨急上疏求罷 詔以釐金半贍金陵皖南餘輒貲本省軍事別挹白金五十萬供金陵夏四月李鴻章克常州寇益犯江西撓我 特詔楊岳

斌督江西皖南軍岳斌者載福易名也於是遣將壁列城以備是時回首安明帕夏分據新疆稱王號六月旣望國荃克金陵僞幼王洪福奔廣信黃少春扼之席寶田軍追縛諸領上秋八月詔岳斌總督陝西四年春以宗棠節制浙閩江廣四省軍討逋寇夏四月僧格林沁戰死曹州曾國藩北討冬十二月宗棠大合圍於嘉應粵寇平

南昌

南昌古洪州都會其南曰豐城扼章江爲南臨關鍵曾爲九者豐城人也居坪陰環村皆山中曠衍道二其一達縣治一東出達撫州居民族數十曾爲大寇之據撫州也爲九結壯士千人守焉寇略地至坪陰輒破走環坪數十里晏然咸豐六年建武軍將吳嘉賓敗績秀才埠爲九帥壯士脫之冬寇帥石達開道豐城爲九合

諸團襲其壁寇憤連拔撫州隘蹙之爲九死守六十日冬十二月
既望寇眾萬人至洛市距坪陰二十里約撫州寇環我師再敗不
得入已踰山絕襲火其鄰爲九方督戰刃觸樹中折殺之頭斷復
格殺數武外母兄亟趨往殉焉

南昌之東曰進賢王志成者進賢儒坐也始合舉人焦培堽團練
輸穀粟餉軍培堽沒子有森建議分五團推志成主練事志成募
壯士三百練之復簡健兒五百人號衝鋒給糧械待戰寇略地至
境上敗之七年春血戰破寇將軍領遂合官軍援撫州秋七月帥
練勇壁東鄉城垂克而撫寇陷進賢則還軍戰城下寇宵奔躡焉
冬寇復踞進賢守東鄉八年夏偕有森連破將軍領諸壁復會官
軍克撫州復東鄉十一年秋寇再至志成屯扼紫雲峯戰死
南昌之西曰奉新其北曰靖安自義甯死守抗賊軍奉新實當東

道樞筦蔡心泰者奉新舉人也嘗與門下士冷忠勉以忠孝相砥厲咸豐四年忠勉選賊死心泰歎曰壯哉冷生可無愧師矣吾其能負冷生哉明年寇陷義甯擾奉新心泰赴省會乞師道被執大罵烙其口呼曰吾可以見冷生地下矣遂死於靖安踰年而有靖安陳夢松之事

陳夢松者靖安諸生也起民練禦賊四年武甯寇窺靖安夢松合羣練破之五年寇數萬窺塘埠塘埠西南入奉新武甯北踰河達安義東則徑達靖安城夢松率團勇破寇於羣隘應之黃茅嶺者塘埠門戶也設鹿角伏機弩斷橋塞之六年春正月寇三攻輒敗走久之襲入眾大奔從九品黃鵠翔諸生羅鳳喈戰死夢松自黃茅嶺介而馳被獲誘之降叱曰若何人迺敢降我哉寇殺之幟其名而去

靖安西北曰武甯劉馨朝者武甯進士也知湖南鄱縣調衡陽某村大獄知府擬重辟懾之馨朝獨抗言剖其罔逾歲喪歸用鄉團守禦四年武甯陷寇至戰卻之石洋者盜藪也羣議殲焉馨朝令羣盜相縛獻事輒已秋寇復至與諸軍分守邑城北城陷死焉諸生余源者舉人瓚馨子也寇略地至南昌源及諸弟集壯士逆戰羣寇死者百數十人奪其燾而返已寇自間道襲而入源及羣弟皆戰死練勇死者三百人瓚馨血戰殿其軍寇始退 詔獎其一門忠孝卹焉

武甯之西曰義甯其地通湖南北爲省西關鍵冷昱瀛者義甯歲貢生也初道光閒崇陽叛昱瀛隨父守巒頭補都昌訓導未赴咸豐四年春二月寇略地義甯昱瀛復募勇守焉夏五月寇閒道火其廬昱瀛大呼曰室燬勿復念寇深入可殲也遂與弟血戰洞下

源殺賊水盡赤援絕子弟六人同戰死方昱瀛之起也族立敷仙州以健兒偕寇攻仙州急立敷策馬箠起曰吾與仙州故積忤獨柰何以私廢公哉疾往救而歸兩人遂相爲唇齒仙州戰死立敷涕泣請上官願出境殺賊以報帥府壯之一日窺戰地還賊與其子血戰死署九江千總黃得兩者武舉人也寇犯九江得兩將所部九戰皆捷假歸四年寇略地渣津知州葉濟英使將禦諸郊以武生戴邦懷副頻行馬驚蹶或尼之不可易騎之渣津陣斬數十人寇敗走追至桃花港寇塞輜伍亂返鬪圍我師得兩怒馬出見邦懷之被繫也慨然曰與人同出而不同入非夫也復馳入拔之寇環攻蹶而死邦懷殉五年寇之圍城也諸紳多徙徐震輝者獨率諸子巡城上散所積數千緡餉軍城陷率諸子巷戰死六品銜董朝佐者被獲取錦袍覆焉守備楊應川從賊勸之降罵曰朝

廷何負於汝乃從賊奪佩刀殺之於是羣寇殺朝佐頸血濺寇衣
輒死寇神之始寇之圍城也老人徐霖者獨率其孫巡守焉孫請
曰事急矣公無守土責盍去諸霖斥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如若
言誰與守此土者城陷同戰死寇之始至也余仲鼇者獨集數千
人逆梁口敗之再至戰失利寇遂逼州城解之再捷獲賊舟斬其
眾寇踞武甯犯港口大破之寇累犯洋胡旬日十數戰皆捷擢千
總遂道官軍復武甯剿饒州五年夏師還城陷不降磔諸市古和
者義役也被獲脅降許焉越日挾攻城見城上兵大呼曰我古和
也寇眾無能役公等且固守待援師吾死矣遂伏劍而死

饒州

自南昌東邁過湖上曰饒州東漢時爲鄱陽郡其附郭邑曰鄱陽
周志官者鄱陽人也以拳勇授樂平健兒輒趨捷善戰七年冬大

戰西瓜洲寇敗走翼日率其徒陷陣逐之至李村困賊爲圍陣洞其中番戰寇環攻援絕中礮死於是樂平勇死者益多

樂平者鄱陽東巖邑也石兆桂者始讀書兄爲諸生則躬耕以養石氏故鉅族六年寇入境兆桂兄弟舉其族擊走之厚田村者當城北其南曰五雷山徑狹其水繞山南曰馬港兆桂策寇至伏東西麓待之寇環攻死者二百人乃去七年春寇大踞龍珠蓀田巘聲動山谷兆桂曰賊巘可敗也迺縱火燔五雷宵攻襲蓀田寇敗走龍珠寇亦奔兆桂大捷而還夏寇據城合羣練三千人逼城下眾潰平淮等死焉兆桂爲賊及斬騎將奪馬介而馳環刺死方兆桂之起也壯士石應拱振廷戰屢捷八年夏寇眾數千人偪石牌兩人據巖險旅禦寇突陣卻之日晡殺賊數十人寇且退別賊閒渡襲我師眾潰兩人爲賊獲振廷蹴賊墮水死裂焉應拱大呼曰

速殺我寇壯而餌之不可縛樹上叱曰不降且尸若應拱罵曰丈
夫固死義若曹他日死直狗彘不若也賊怒烹之石靖波者書生
也少讀左氏書見亂賊輒切指劓其面亂作祖被殺嘗獨居痛哭
誓死焉縣城之陷也諸鄉起團練父愍其致死瀕戰使他往躬荷
戟以行靖波聞之奔而返五雷之敗眾大奔靖波獨奪奔者矛殺
二賊寇環執裂焉寇之踞城也諸練總帥師往石世爵者司火器
瀕行獨再發不燃親故以不祥阻之世爵大言曰不祥何害男兒
臨陣不死卽傷耳遂行至馬橋寇旅拒世爵燃礮斃百人寇涉淺
襲之世爵負礮死方隆弼者與從兄雪昌分將練兵壁員水夏寇
自景鎮入澗橋擊走之於是合練勇萬人壁三橋寇眾四萬人來
犯兩人將中軍逆戰左右夾擊吳開領血戰斬賊千躡擊至蕪田
復斬首百餘級乃合軍屯樂平東城寇啟北門復截殺斬其眾遂

復樂平城秋兩人復合羣練襲寇屯斬其帥於三溪橋擒寇將七
斬獲千巡撫嘉之檄令統諸團進剿追擊至蕪田王鳳城戰死王
鳳城者武舉人也身長八尺負奇勇五年寇入境手鐵棒擊走之
七年遂帥鄉勇大戰於彭橋斬其馘數十及是復手斬二十有三
人死焉鳳城既死寇遂渡河攻我師兩人據石曹橋扼賊斬數人
寇復退冬寇復以四萬軍來犯兩人復渡河斬寇眾數百遂復景
鎮合官軍壁之於是隆彌總羣練游擊寇懾之八年夏大戰梟頭
街橋狹寇返鬪竟死又三年厰天坂之戰練勇王治泰者被擒將
斬焉治泰面鄉軍大呼曰我王治泰也公等守河南毋令賊得渡
吾死矣賊怒裂之

樂平之西曰浮梁童南友者樂平國子生也寄浮梁三年寇略江
西募勇四百人備戰景德陷南友率其子國英截擊馬鞍山斬首

百七十級奸民導寇入國英戰不勝負南友逃叱曰吾志已決若去母俱死爲也遂戰死

樂平之南曰安仁自縣令李仁元倡勇敢壯士多慷慨起焉鮑家驄者安仁書生也寇至結羣族舉團練舉成仁取義矢諸門八年湘軍將王文瑞攻安仁檄家驄會剿家驄以母老難之母慨然曰兒矢志爲國吾老矣復何念哉遂行比至湘軍斂隊返家驄壁城外待之旦出戰家驄突陣陷伏中仰天大慟曰吾負老母矣遂死之尸還諸老致賻奠母謝曰吾兒死國難願公等殺賊母阻撓則拜賜多矣聞者肅其言

廣信

饒州之南曰廣信其附郭曰上饒郭守謙者上饒諸生也團練克金谿敘訓導六年學使廉兆綸檄從石景芬剿撫州秋甯都會黨

陷列城窺廣信兩人壁張橋逆敗之守謙三戰皆捷卒中伏沒於陣守謙之少也能文章涉韜略羅澤南至廣信守謙起廣義軍應之附澤南以祀

九江

九江扼長江之衝隸縣五其東曰彭澤而西南則惟德安德安者據廬山之西而彭澤則長江關鍵之所在也五年冬寇略德安諸生黃夢龍者方除夕家居寇至索金幣夢龍給遣之夜半焚香書皇帝萬歲置案上九頓首自經死其明年而有曾敦兮死之難曾敦兮德財者俱德安人也寇略地道其室豔之二十八人坐堂上索金無應者則入室劫羣婦逼焉兩人憤治酒款諸家陰勒眾擊殺二十七人者皆死其一遁而歸越日寇大索兩人慨然曰吾兩人不出族鄙無噍類矣安能罹禍患鄉里閒哉慷慨見賊西醢

而死

初三年寇之踞彭澤也曹述沛者家居以兄子烱佐水師述沛則陰部其族往來江湖閒得寇狀以告久之其徒爲賊獲寇得狀執焉榮三者壯士也哀述沛死大呼曰我曹烱叔也殺我翁何與述沛爭曰烱固吾從子若何人乃謬爲我哉謂羣寇曰此子病狂我曹烱叔也速殺我乃並縛見賊酋異之曰若母嬲但手萬金來且釋汝歸耳述沛罵曰吾安得金且安能獻賊奴哉寇大怒趣殺榮三前曰翁旦暮人耳請殺我寇惜曰汝甯不畏死耶榮三張目厲聲曰若畏死乃爲賊哉寇搥其首血淋漓大罵寇鑿脛闕諸幽兩人遂絕粒不食鄉人好義者謀以三百金贖使歸於是兩人不食已五日矣述沛聞之勃然曰嘻是污我也人孰無死今若此且何爲哉言訖觸柱暈而顛榮三亦大呼曰男兒死則死耳公等迺不

丈夫耶遂駢死咸豐七年春二月十四日也自縣城之陷彭澤被寇者四年七年楊岳斌以舟師復縣城檄團練於是朱佩鑒陳炳章以團練特聞九都者當彭澤東偏與徽饒接佩鑒爲練總有功練勇善火槍寇帥羅大綱嘗以萬人衝其屯不克東建寇以此不敢入彭澤邊十一年普承堯兵敗僞王黃文金躡之佩鑒合四都練軍嚴守禦寇不敢越彭澤而西則賂建德人襲而入佩鑒率健兒還家救其母寇環刺火其尸於是羣練相繼破男婦死者數萬人初諸生凌註經者八歲能屬文寇至集健勇數千人宵攻至九都斬首二百級設練局守焉及安徽寇至註經率練勇六百禦諸漸村河寇死戰不得入乃涉下瀨襲我師勇潰陷陣死陳炳章者字縉卿奇俠士也少時舟行過彭蠡暮孤泊羣盜以小艇十數逼其舟舟人皆戰色炳章從容談笑取火鎗擊飛鴈墮之羣盜大驚

相引去縣城陷與兄炳南練勇待官軍七年彭玉麟復彭澤炳南
上謁奇之十一年夏寇至炳章斬寇將數十人五月朔再至分兵
扼竹嶺躬率所部當軍鋒四戰逐北二十里右軍饑而退寇遂襲
竹嶺拊我軍族子大文戰而死炳章還救墮深壑獲之炳章踞上
坐痛飲高誦涼州詞音節悲壯寇環刺死焉初炳章謁玉麟談軍
事玉麟壯之既出語幕客曰縉卿殊英邁然福壽遜乃兄也及是
驗其言有洪兆虎者少試武詣舅氏貸金未曙假寐於門外舅夢
虎蹲戶所異而餽之易今名爲學官武弟子隸九江軍彭澤陷再
襲不克則徒步謁江軍將劉于濬于濬壯之檄令爲營將兆虎精
練得士心七年克景鎮復饒州論功擢守備加都司銜賞花翎十
一年江軍剿撫州兆虎當軍鋒斬馘數百級六月于濬將進剿坐
軍帳舉四紅頂置案上令曰破賊者賚此諸將逡巡莫敢進兆虎

大喜獨取之上馬逕出躡擊至金谿獲寇將逐北七十里至五里亭復襲之地險樹夾道伏作血戰死

高氏者江蘇候補道彭澤歐陽霖妻也歸踰年彭澤陷高轉徙萬山中寇燔掠高悸甚若顛旦夕閒輒大呼殺賊或號慟解衣帶自經霖慰之泣曰俶亂如此及妾在得君爲文生祭我死不恨矣七年冬匿外大母家寇至隨羣婦匿澗谷寇入高遙呼咄曰賊賊外大母止焉羣寇怒殺之比死罵不絕火其屍羣婦皆遁走初寇之陷彭澤也高步雲妻王氏者被縶步雲躡而泣王泣謝曰君慎自愛妾雖死不負君也及夕入江死

瑞昌馮承俊妻者夫沒事翁孝翁被縶劫焉寇怒解而死君子尤悲悼之

贊曰嗟乎林啟榮之守九江可謂至堅忍者乎蓋嘗以謂石達開

縱橫豫章入巴蜀陳玉成李秀成雄踞江淮吳越之間皆不可謂
非大略特不幸託寇盜取夷亡脫令奉鞭策以壯國家箠撻之威
嗚呼其可測哉繫古任賢者昌不任賢者亡是故張芾任江忠源
而南昌固官文駱秉璋任胡左而三楚以疆陳啟邁文俊齟齬曾
國藩而江西坐致淪敝況乎天下之大萬國之繁所需於仁聖賢
達若此是故君子貴知類

江西紳民第二

江表忠略卷二十

瑞袁吉臨贛建撫列傳

瑞建以南形勢莫大乎贛州明王守仁起偏師討宸濠實賴贛州
爲根本 國朝之討金聲桓也贛州實堅守以蓄其鋒故其軍風
驅電激而不可禦方粵寇之殷石達開擁眾數十萬日覬江西謀
自立當是時八府五十餘縣皆陷沒曾國藩坐困南昌江西不絕
如髮所未卽淪沫者固賴饒廣饒饋以濟其師抑亦南昌贛州有
以串縛之也當我師之東李秀成亟思舍金陵保江西彼豈督焉
爲此孤注一擲哉緩則縱橫饒廣以飫膏腴急則陟贛南以還領
表此固無聊之極思也洪福知焉故當國破家亡汲汲焉走江西
入贛南覬倖旦夕之命雖以楊左之帥黃席之軍彌縫魚麗彼么
麼者方且出沒榛莽之中南七省之師終不獲解戈而蕩佚蓋其

地據七省之腹扼服領之衝搯章貢之吭南制閩粵北引長江呼
翕湘沅顧盼吳越深箐巨壑不可爬梳故其民堅鷙狼厲與山川
之氣相噓翕往者茶寮桶岡諸寇蔓延及於汀漳以守仁之才肩
提督之重謀之數歲迺克積軍力以要成功而宸濠之強一出贛
州其勢遂紛然瓦解夫豈宸濠之威不土寇若哉猛虎遜於平原
則羸犬得制其死命猿狖傅林木而嘯則各風崖莽皆得挾聲氣
以壯其威地利然也綜粵寇始終贛州若無與天下顧形勢所在
小者隨軍勢以爲變遷其大則逞逞窮天地而不渝其轍曾國藩
之守南昌不克遣一旅以搯南贛之吭故別寇得踰領表合達開
以覆江西逮軍勢旣昌則請大臣綜釐事贛州陰闕南奔之路楊
岳斌專軍事則亦壁贛江以塞窮寇之崩嗚呼明乎此者雖在承
平可以知所從事矣獨南贛也與哉初咸豐三年江忠源之守南

昌城未解而吉安寇作於是安福泰和相繼陷忠源令楚軍三千
赴之眾不可忠源曰省援既集益此焉裨連而衡焉蔓將奚極則
命夏廷樾屯樟鎮犄南昌而命劉長佑攻泰和羅澤南攻安福既
滅卒獲間諜如其言四年秋八月曾國藩克武昌合水陸軍攻九
江不下冬十二月師潰九江五年春正月國藩至南昌始議勦江
西水師以劉于濬將三月寇復陷廣信羅澤南復焉江西軍復饒
州夏四月國藩入南康劾罷陳啟邁 詔文俊代之秋七月塔齊
布薨於九江冬十月寇陷新昌十一月趨瑞州臨江陷之廣東寇
陷列縣及袁州江西事棘彭玉麟徒跣抵南康攻臨江不下十二
月周鳳山克樟鎮逼新淦克之寇圍吉安周玉衡陳宗元誓守於
是劉長佑進萍鄉蕭啟江進萬載前軍將毛英勃戰死萍鄉萍鄉
遂陷六年春正月甲申吉安陷玉衡宗元死之二月周鳳山潰樟

鎮罷之於是湘軍無大將則命李元度屯饒州別遣鄧輔綸林源
恩募平江軍援撫劉長佑攻萍鄉火其酋克之蕭啟江之攻萬載
也敗寇珠樹潭庚戌撫州陷寇旁略餘千萬年於是江西八府五
十餘縣皆陷沒國藩困南昌湖南北聲息絕三月湖北巡撫胡林
翼遣劉騰鴻等援江西以曾國華主軍事自義甯鼓而南李元度
克東鄉彭玉麟黃虎臣克建昌夏四月劉長佑逼袁州蕭啟江克
萬載六月丁亥虎臣攻建昌死之庚寅饒州陷畢金科克之甲辰
以玉麟復南康曾國華劉騰鴻克新昌上高抵瑞州於是湖南北
至南昌道始達秋七月戊午韋昌輝援瑞州瑞之爲城也分南北
騰鴻拔南城逆戰斬馘五百人昌輝大敗入城守是時江楚軍屢
破賊城下而吉安建昌寇復合廣東賊陷列縣省城不能援軍報
絕八月圍廣信饒廷選馳解之蕭啟江攻袁州截寇饒 朝廷以

吉安陷起黃冕守吉安遂募三千人以曾國荃爲大將九月丁巳曾國藩勞師瑞州李元度攻撫州饒糾分軍復宜崇撫寇至耿光宣林源恩死之元度走貴溪圍撫軍皆潰寇復趨崇仁宜黃陷之冬十月國華克上高騰鴻毀瑞州南城築屯斷援寇乙巳劉于濬復新淦戊申田興恕復分宜己酉福建軍潰於建昌副將陳上國戰死十一月甲寅朔劉長佑蕭啟江克袁州湘軍之圍袁州八月不下寇將李能通謁劉坤一納官軍克之乙丑曾國荃克安福還軍攻吉安時胡林翼克武昌李續賓再逼九江城下十二月丙戌段起復建昌辛卯劉長佑復新喻移袁州壁之癸巳趙聯煥復永甯辛丑國藩勞師九江甲辰湘軍將劉拔元胡兼善略永甯永新上猶蓮廳復之辛亥國藩還南昌七年春正月將軍福興蒞南昌丁巳舉金科攻景鎮戰死戊午吳坤修普承堯克奉新庚午國藩

復視師瑞州二月國藩以喪歸國華國荃相躡返則命李績宜攻
瑞州以文翼攻吉安福興之至瑞州也請濟師以蕭啟江屯陰岡
爲瑞州策應劉長佑壁太平墟規臨江襲而潰長佑躬禁叱不止
則下馬臥草間誓死焉於是親卒負而趨走新喻袁州民致粟數
千人潰軍慙而返三月撫建寇走福建文俊罷以耆齡代之夏四
月駱秉章遣江忠義王金鏗趨臨江合蕭劉軍攻之不利鏗遂渡吉
水破寇壁火之初吉安之圍也諸軍將隸國荃旣去諸將不相下
耆齡奏起焉五月甯都寇援吉安王金鏗大破之啟江進壁太平墟
長佑圍臨江掘濠塹王金鏗逼甯都土寇輒破滅曾國荃之再起也
未至胡兼善復龍泉鳳山軍攘之眾弗協六月鳳山軍大潰師從
之文翼全師退安福 詔奪黃冕官國荃旣至軍復誓師壁城下
秋七月劉騰鴻克瑞州死焉八月王金鏗病沒樂安軍以張運蘭王

開化將普承堯敗臨江軍岌長佑潛約蕭田軍合戰軍士望寇盡
亘十里大驚江忠義躬陷陣摩其壁別將背襲寇大奔火其屯四
十七乃還逼臨江石達開之貳洪秀全也自撫建趨吉安眾數十
萬國荃逆戰吉水大破之吉安圍始合十二月乙卯劉長佑蕭啟
江克臨江楚軍之圍臨江寇饑謀出走或請設長圍截之長佑不
可曰寇之潰圍也不可犯我缺而縱之其能無潰乎於是縱寇張
兩翼躡之寇竟去明年長佑疾歸坤一代爲將合蕭軍攻撫州是
時張運蘭克建昌軍頗振八年春正月蕭劉軍克新淦二月張運
蘭王開化克樂安宜黃復南豐壬午蕭劉軍克崇仁夏四月壬子
李續賓克九江乙丑蕭啟江劉坤一克撫州曾國荃克吉水萬安
圍吉安益急撫建寇犯浙邊福興不能禦五月 詔起曾國藩督
浙江軍福興罷長佑再起屯建昌秋七月國藩至南昌大集諸軍

於河口八月浙江寇出瀘溪長佑敗績寇遂趨金谿安仁陷之張
運蘭復安仁寇東走官軍之圍吉安久不下寇帥李雅鳳翟明海
且逃國荃作浮梁蹙之寇結筏衝浮梁屢斷續寇益濯於是雅鳳
殺明海宵奔丁巳遂克吉安俘雅鳳斬之至是江西列城盡復九
月國藩至建昌冬十月長佑屯撫州張運蘭躡寇至邵武寇復還
江西李續賓規廬州敗死於是 詔國藩援安徽十一月寇犯南
安圍贛州國藩遣啟江援贛南九年春正月啟江攻克南安壁丙
申攻崇義克之二月克南安乘勝攻信豐自贛南被兵郡縣頗徵
饑募鄉兵莫任戰啟江至寇乃大敗走湖南所謂石達開三十萬
眾圍寶慶者是時曾國藩移壁撫州江西大定國藩乃將諸軍
出九江湘軍遂圍安慶十年春和春潰金陵夏 詔拜曾國藩任
江督左宗棠以四品卿襄其軍五月國藩壁祁門宗棠屯景鎮廣

東寇犯南豐建昌宗棠擊走之秋八月英吉利入京師 顯皇帝
北狩 詔天下勤王盟成師輒罷十一年春正月安慶圍急李秀
成圍建昌撫州撓我師於是吉安再陷江西軍復馬寇遂踞瑞州
不下六月擾建昌南昌大警則命鮑超鼓而西秀成之踞瑞州也
超至則集列縣寇環之超至輒破走秋八月曾國荃克安慶超復
南軍至瑞州寇走貴溪合廣寇二十萬大破之十二月杭州陷以
左宗棠爲浙撫是歲 顯皇帝崩 毅皇帝卽位胡林翼薨於武
昌同治元年春正月毓科罷超擢沈葆楨爲巡撫曾國藩壁安慶
國荃東下壁金陵二年春正月黃文金犯饒州九江江忠義擊走
之冬十月李鴻章克蘇州李秀成急遣世賢襲江西就食葆楨遣
列將禦焉三年春正月席寶田復金谿二月左宗棠克杭州寇西
犯夏四月李鴻章克常州蘇寇絡繹章貢闕於是東道諸列城復

江表忠貞卷二十一
三

陷 特詔楊岳斌督江西皖南軍當是時諸將分屯任攻守江忠朝席寶田攻崇仁王文瑞鮑超會師於崇仁王沐自撫州攻金谿王德榜王開琳屯安仁規東鄉周寬世屯進賢防省會水師孫昌國屯弋陽劉于濤屯盱水自江西用兵設備之盛未嘗有也六月周寬世王德榜會師圍東鄉寇西走王沐屯豐城是月曾國荃克金陵洪福走江西秋七月鮑超規許轡塞濠入環許轡諸壁輒下斬援寇四萬逼金谿克之東鄉寇六萬詣超降江忠朝席寶田攻崇仁宜黃下之超進壁建昌復新城南豐寇圍甯都知府郭毓龍守不下寇遂走雩都王文瑞乘之遂犯南安踞瑞金岳斌躬視師大徵水陸軍會剿席寶田慮浙虛不進劾降之於是 詔岳斌總督陝甘軍事專於巡撫矣八月李繼達挾洪福入廣信走瀘溪斜行山谷間九月席寶田將輕騎裹糧疾馳三日夕及之廣昌寇據

嶺殊死鬪大破之殘寇擁福走寶田則令軍蓐食躡之及石城炊
作伏而軍寇入伏俘斬之於是獲諸洪而福仍脫辛酉寶田將周
家良聞牧子呼曰小天王過此矣則跡之旣縛訊諸俘信於是旣
洪福南昌官軍之圍金陵也寇輒擾江西撓我其敗走輒賴鮑超
軍而居民被禍烈矣明年夏四月超軍潰湖北掠袁州合汪海洋
於廣東來犯寶田大破之江西平又明年左宗棠滅羣寇於嘉應
州東南大定而西北之師起焉石達開之去江西入蜀也思據蜀
爲固旣獲布政使劉蓉鞠之曰若何反達開踞地上背蓉大言曰
達開少讀書粗知名義官吏虐民鋌而走險今旣見擄復何言哉
蓉曰若所過誰善用兵者達開笑曰以吾所見惟曾胡差可言兵
耳餘子碌碌烏足道哉蓉大慚命左右擁之去至今江淮間猶稱
陳玉成兵略石達開威儀器量爲不可及云始林則徐之督師也

賊盜喜降附及薨爲文哀之曰公之來也我幸而爲民死則我不幸而爲盜君子尤痛其言

瑞州

南昌之西曰瑞州其城扼錦江爲省西屏蔽附郭曰高安湛汝楫者高安人也六年粵寇之陷瑞州湘軍將劉騰鴻等將六千人壁城下餉絀汝楫助千金以倡騰鴻異其才使將七年夏援寇數萬壁陰岡騰鴻帥師往以汝楫當軍鋒寇敗退秋騰鴻攻南臺中礮死血濺汝楫衣不退卒克瑞州騰鴻旣沒弟騰鶴將其軍攻吉安汝楫將後軍壁螺山水東者當寇衝議攻莫敢往汝楫獨將壁水東破之擢知縣八年秋諸軍攻吉安寇亂流環集汝楫躡擊三曲灘殺賊三百人復躡至豐城焦坑寇敗匿汝楫搜剿至深林中礮仆躍馬斬數人死焉騰鶴聞之大慟曰天平其殆不欲吾雪兄

仇耶聞者聞其言彭懷芳者少不羈嘗縱游天下佳山水老歸寇
略江南鄉人諱言賊呼曰西兵懷芳怒叱曰此亂賊也焉得兵十
一年秋寇至脅降不屈縛焉罵曰汝曹淫殺無人理異時求死且
不得吾死勝汝曹活多矣寇箝而剖之

高安之西曰新昌十一年春降將李金暘結寇掠新昌十一戰新
昌令趙樸庭起團練以盧泰將挫之期上高軍會戰夏四月朔自
將出南路躡擊至斜口逐之寇斷橋拒我北路寇復渡河襲我後
死焉五日面如生

袁州

瑞州之西曰袁州其邑曰分宜萬載與新昌接彭壽頤者萬載舉
人也咸豐三年寇圍南昌壽頤舉練兵禦境上踰年寇自湖南入
江西上書巡撫曰寇脅民爲軍故寇眾我寡仰屋而食故寇飽我

饑有如歸之樂無裝束之煩故寇犀我鈍夫彼出則歸彼歸則出
伍員撓楚之謀也備東擊西備西擊東王朴平邊之策也烏合之
寇豈足以語遠謀而其事輒與古合故戰勝攻取常一日而有千
里之威故必奪其算於賊乃可操其權於我官吏著堅守之效而
後將士得收戰陣之功軌里連鄉堅壁清野兵藉民爲聲勢民卽
恃兵爲腹心今寇能劫民以爲賊官不能強民以爲兵豈官之權
勢不寇若哉此可爲流涕者已於是巡撫陳啟邁檄團練袁州以
壽頤綜其事羣議畫縣爲六區分戰守壽頤請合焉知府檄縣令
用其謀持不可曾國藩視師南昌也使將巡撫怒囚之六年寇復
略袁瑞壽頤合廖連城等破寇新昌萬載間久之餉絀眾解歸壽
頤憤而死

劉應龍者分宜諸生也戰敗被獲將斬焉應龍嚙指書大將劉應

龍於巾上就刃死君子哀之

吉安

袁州之南曰吉安廬陵附郭名邑也三年奸民鄒恩隆以泰和叛
攻吉安知府王本梧戰歿廬陵舉人羅子璘起團練禦焉五年春
石達開攻吉安子璘禦諸郊南贛道周玉衡檄城守子璘請壁軍
城外犄之不聽請出戰不許圍急援且絕子璘請曰坐亡不如死
戰昧爽帥壯士三百人出東門燔其壁寇環攻子璘怒馬突圍出
墜馬下死焉寇齧割示城軍城輒陷初泰和之亂兄子璋集壯士
斬寇帥易飛騰劉得天未幾亦戰死

鄒恩隆之叛泰和也泰和廩膳生顏芳秋獨勒鄉里嚴條教拒焉
遂助官軍援吉安復泰和七年春吉安賊來犯天淫雨獨躡芒屨
走乞援已復走中洞及廬陵富春與三老期會擊賊三官堂敗之

至南坑眾潰自剄死

吉水之陷也縣令章裕善死焉諸生張煊者獨痛哭紀其喪走風雪數百里乞援與國阻羣寇不克達明年永豐樂安陷復乞師督練勇拔之遂攻吉水城不克永豐知縣路秉中戰死七年克吉水六月寇復至死焉其明年諸生袁士林亦以練軍復城死

歐陽庸者安福諸生也性至孝親喪廬墓側三年秋土寇蕭殿邦脅鄉民獻賂庸集眾呼曰寇勢且亡請募軍一戰遂與其弟結壯士脅之部定謁令曰殿邦掠澧田火固江官廨不速滅且張今庸已集鄉軍備攻戰公誠將兵弁往蒞師可一戰禽也令不決庸太息以歸越二日寇襲城庸大戰城下獲殿邦斬之城遂復明日秦和賊鄒恩綸帥其黨數千躡至湘軍將羅澤南疾入守敗之庸導湘軍邀諸道斬賊將三復合諸圍大戰竹江市寇乃大奔瘁而死

臨江

袁州之東曰臨江袁水出焉清江者臨江附郭邑也臨江之陷清江鄧林材者獨練鄉民從官軍進剿從者數千人七年春寇襲至使奸民僞賣蔬者匿我軍宵分火作官軍亂鄉勇謹而奔寇遂執林材殺之方林材之未死也刺指血書襟上曰仁人不求生義士不怖死拔劍砍青天此恨烏可已君子傷之

贛州

江西形勢莫勝於贛州自吉安而南山水盤結爲東南最寇自嶺南驅而北江西輒視贛州爲安危而死士亦烈鍾豫基者贛縣諸生也四年寇自吉水入贛州豫基要諸野羣從死焉豫基題壁曰我生苦微薄壯氣塞乾坤執戈衛社稷成敗安足論慷慨出門去賊騎如雲屯撫劍長太息天日爲之昏拚此一腔血濺土爲忠魂

書畢寇入城戰而死其後二年長甯陳元椿亦團練殺賊不屈死焉

建昌

自臨江東走過章江路撫州曰建昌當福建樞筦而附郭則惟南城鄧元資者南城進士也署臺灣同知補永福縣喪歸六年春撫建陷元資臥疾逍遙峯寇獲使爲吏繫二子質焉左右請緩之不可歎曰果若生無以對 朝廷死曷見先人地下哉流涕咽金死其後四年寇自信豐徇南城張甚南昌教授劉焜元家居合羣練禦焉躬帥壯士壁南豐蔡山破其眾寇襲斷我師被獲至石橋焜元碎石書壁上曰竹破不改節士死不易心吾死矣遂死之

建昌與福建接而南豐廣昌瀘溪尤處福建邊故被兵益劇吳嘉賓者南豐人也官翰林編修以古文詞名於世今所傳求自得室

者也亂作起義師禦寇號建武軍從子昌籌甫冠從學古文詞爲
平江李元度所歎異妻韓著素蘭詩稿聞諸時建武軍之興昌籌
領偏師與賊抗七年春寇入隘死焉寇退韓夕殮自經或解之韓
亦自疑有身也則飲食類恆度秋將葬前夕浴更衣作絕命詞遺
書別姑嫜再經死詩日久欲隨君去君應遲我來從茲永相聚何
恨在泉臺君亡因大義我死爲從君忠節原如
此其他何足云初望得遺孤誰知
事竟無傷哉雙弱女我死遺隨姑七年南豐陷嘉賓死焉

廣昌之陷也都司某募勇復焉書生何焯者以策獻則令將練勇
佐之八年官軍復其城焯別軍扼長橋以拒廣信再陷都司保苦
竹待援師焯別剿樟鎮分寇勢未陣寇突之焯戰死其後二年而
有王兆祥之事

王兆祥者瀘溪人也負母匿山中寇獲之將殺母兆祥哀乞血漬
地免焉遂掠兆祥去道叱曰吾所以誑若降者欲全吾老母也豈

從賊哉賊怒劊而死

撫州

建昌之西曰撫州其水出焉撫州之縣六而臨川金谿鄱建昌其被寇與埒徐初春者臨川醫士也聞亂攜藥囊奉父母以逃寇至父散佚間關迹父所瀕死獲焉寇帥張天燕病劇見藥囊喜曰愈我返而父初春諾焉退語人曰我醜張且死公等必脫若歸語我家收吾骨於是越夕張暴沒初春死焉鄉人逸而返

八年寇之略金谿也諸生楊拜賡徙其孥至犴坪得壯士數百人守焉寇攻被六創左右請逃歎曰與人共事而逃其難豈丈夫哉遂自湛於河寇義之厝其尸標先生於木上方亂之劇也有神降金谿蒲塘寇至禱輒免於是遠近數百家環集避焉徐克岐者遂倡平氛圍爲守禦十一年秋寇眾十萬略撫州克岐躬血戰擊殺

數十人寇退以眾至環集死焉同時死者三百人神遂滅

朱淑鳳者南城進士朱華臨女金溪舉人黃春魁妻也性貞孝工詩著簪花稿十年春魁官訓導高安淑鳳奉姑往明年寇警至依春魁女弟黃簾珠於榕坊避焉簾珠者常割股療其祖長適東鄉舉人胡業恆與淑鳳俱工詩者也寇至兩人更衣履湛諸河今所傳孝烈詩稿者也

七年寇之略崇仁也有倪某者降爲吏妻周氏還母所不歸歲暮逆之返罵曰妾恨不能躬殺賊乃肯爲賊婦哉醜而死

樂氏者東鄉監生楊采章妻也少寡五年年七十有四寇警取所績纒七十四綆焉媪問故不答中夜持綆自經死

贊曰嗚呼將之爲道遠矣哉逞讀左氏書卻穀說禮樂敦詩書晉迺使爲中軍帥嘗竊澗之及觀泰西將帥靡不深徹天文輿地史

氏兵家之術故嘗以中國之大乘其敝而莫可誰何蓋學之繫人國如此咸同間江表言陸軍輒推多鮑此兩人皆未嘗問學多隆阿苦操奇略尙已鮑超之於江西可謂無敵顧喜招撫惡節度其禍亦惟江西爲尤烈焉儻所謂不學無術者邪然超始疾敝傭黃翼升里囊僅數百錢憤甚夫婦市酖痛飲死翼升大賊破戶入挈之軍用是威振閩外身膺茅土丈夫雲蒸龍變如此夫

陳澹然著

寤

言

洪齋拜題

11/19/15

寤言述義

自新學行而文字革命之說作高明之士輒競挹東西文術號召吾華於是自由革命流血之徒黨派糾紛睥然鄙吾國數千年聖神建制倫常文字之大原謂舉不足勝東西人之遺唾嘗竊痛之夫天地之氣機流動至今日極矣吾中國晚近政教之衰雖上聖不能不擷異域之菁華以求吾朔而東西傑士漸摩中說必將舉倫常文字盡歸吾國然後環球政教由然自翕於大同若謂吾國二千年流積寢軼古初舉而正之宜也必舉古聖神建制截然殊卓天壤者而自絕之則乾坤或幾乎息嗚呼庸獨非賢者之過歟蒙少孤賤獨嗜經世古文之術垂三十年不敢泥陳說以闕新機尤不敢僻奇論以摧世本唯深見倫常心術爲建言治事之根荄兢兢焉厲此區區非經世之言不敢道妄冀遠祧孟氏建一說以

求協乎人心世運之自然病鬱悲愴莫由返視聽以成吾說今
詔更科制大憇英年才俊感新說以抉吾中國綱常名教之藩謬
舉近著微言質諸海內知言君子光緒二十有八年秋七月桐城
陳澹然靜潭甫書於南皮張氏金陵寓齋

寤言一

天統篇上

天統篇中

天統篇下

東晉論

讀十六國春秋

讀三國論書後

陳平論

周勃論

霍光論

權臣論

寤言二

遷都建藩議

黑龍江建置議

擬陳政本疏

擬陳南北軍勢疏

擬陳朝鮮軍事疏

不佞年十五卽愾然企慕古人之文嘗慨漢氏詞藻盛而文集以興宋氏語錄繁而文集益猥多者至乃百數十卷而存者益稀故嘗以謂詞非經世不足言文言而不文終難永世每讀歐公唐藝

文志心實悲之甲午秋年三十五痛朝鮮之變返自都門顧念
老母就衰不得不忍恥逃名以求倖免喟焉舉南中書麓盡返故
山誓取中外全史鎔鍊成編將取疇昔之言概歸一炬毋蹈唐藝
文志之悲困鬱至今茫焉靡獲此昌黎所傷天竟何如者也今
老母遽亡抑復何心人世第此十年來感愴世變時鬱毫端甲午
之役謬請遷都建藩與龍江建置諸說不行而西狩之危乃
見煨子家居夏初北亂乃益汲汲焉明吾天統之言推之東晉十
六國權臣諸篇大都一時悲感又以其間爲兒輩生徒塗抹陳平
周勃霍光諸作要皆悲感之餘大抵客遊十載類皆應世爲言未
暇自明曲抱課耕寂守所言乃僅於斯自笑抑殊自慙辛丑重履
江南乃知幽壑微言於世竟成符契杞人智薄彌用憂皇空言無
施後事抑知奚屆瞻烏誰屋四海蒼茫身隱焉文敝帚何關織未

獨念科制改求論策之數者尙未失賈蘇之遺或可贊高明萬一
聊搜秘篋敬質時賢上編取弱冠書三國論附之所以明君臣處
變之道也下編取甲午三疏殿之所以明世變之所由亟也朝鮮
一役謠者乃謂吾擬疏以隱基合肥知言者可以觀其概矣蘇洵
有言吾言不幸而中則天下受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吾生
幾何世變胡已誠使天心悔禍天下後世蒙吾以譎言之譏斯不
肖之愚所爲禱祀求焉者耳

天統篇上 光緒庚子

寤言一

畫瀚海而東極幽并南割青海西藏越南環東南盡海凡今十八行省之地皆謂中國天地精華之氣聚焉伊古神聖仁賢之所奠定而教育者也故凡主中國者輒爲域外萬國所宗而爭端輒因此而亟自晉至於南北朝極於五季宋元之間天下騷然幾無甯歲有宋朱子廼創爲統以一之其紛綸而莫能一者則創爲楚漢南北朝五季以爲之制其大旨則嚴正據夷夏之防謂凡爲夷者不得主中國故當南北朝之際雖北魏之盛且以宋齊梁陳加其上而不使或伸其於夷夏之嚴可謂至矣顧當北元之會中國之統絕而不續者且百年其將何以處之也且當羽毛飲血之初中國一夷域耳聖人者出制爲男女宮室禮樂教化以明之而其天始變至三代而治化乃成然其地西不過大河北不過流沙南不

過江淮雍梁荆徐之間輒視爲蠻夷要荒之地自周起邠岐而雍梁始爲畿甸秦皇漢武闢嶺粵而臣之其地始漸爲中國而西晉之亂且棄五帝三王之土歸諸戎狄而東晉所藉以存中國之法安中國之民者乃在荆徐嶺粵古蠻夷之交蓋天帝之不主故常如此而說者乃欲以夷夏之殊盡國統之變抑何隘歟吾嘗謂天帝之所以立君者無他凡以爲民耳其始必思舉環球九萬里之民而蓄之乃可使之爲君不則各就其土地疆域而君之而吾必擇其蓄吾民者以爲之主此天帝之苦心也譬諸一人之家而有十子七子愚而二子盜其父必擇其能蓄諸弟者主之夫天之視天下皆其子耳甯復有夷夏正據之說存其間哉而奈何溺一統而殊正據夷夏者之紛紛也古之時初無所謂統之說也故雖成周之盛諸侯且各据其卽位以正其元史氏且因之以爲實錄孔

子之作春秋也其智豈不足闢羣僭而統之周而必卽魯以繫年者何哉明乎天下之大固非可以一統治之吾爲魯人則姑卽魯以明天統故曰中國而進於夷狄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爲綱目者必舉正統之餘區之以偏安割據盡中國之外而屏諸夷抑何狹五帝三王之治且安所處舜文之生東西夷也子輿氏之言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又曰定於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夫天帝之所以立君者何哉凡以爲民耳天帝之意不獲舉環球而統諸一君而畫其域以爲之主此天帝不得已者之所爲吾必立一統以繩之則秦隋元之力絕於天下必將荼毒吾民以成其統此豈天帝之心哉故吾謂凡爲史者不得不各主其國以立其元而通鑑綱目之書亦無能絕於天下當車書未達其勢必以中國爲歸而環海羣來其書必以萬國爲極若無年可紀夷於

草昧則略之而其法必以天統爲斷乃可闢羣競而定於一尊懼其漫而無宗也則取中國以爲之主所謂定於一者也其法大書天統某干支爲綱繼書主中國者年號若干以主其元而分注各國先中後外以別之爲吾之處中國亦若孔氏之生於魯其勢不得不以魯爲紀元也故夏殷周而後則秦漢晉隋唐宋元明繼之謂夫勢之在彼也至若紛爭之世則主民重君輕之說以定其權於楚漢則主義帝而楚漢附之義帝亡則附楚而歸之漢於南北朝則主北魏西魏以及隋而宋齊梁陳則附之於五季則後唐南唐而附梁晉漢及南唐屬周而後主周以及於宋豈必諸國之贊吾志哉所謂彼善於此者也

天統篇中

曷言乎楚漢之必主義帝也夫亂世之所立以爲君者從民望耳

兩所以能堅其位則天項梁始從民望以立義帝則楚之繫民望
也可知楚繫民望而義帝適承之則其道亦惟用將以定天下安
吾民已耳項梁旣死楚將之善戰者甯孰逾籍哉而義帝之心則
謂籍暴而不足以蘇吾民則甯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籍且使籍
救趙而宋義將之夫豈謂沛公宋義之能勝籍哉君人之道所以
重吾民也至籍殺宋義襲沛公霸西楚而分王天下遷己於郴而
弑之此王莽董卓劉裕之所爲而豈義帝之過歟故高帝謂天下
共立義帝而籍弑之乃親爲發喪帥諸侯討籍而天下叛楚而籍
卒以是而亡使義帝不亡雖迫於項籍若周赧漢獻之於嬴曹則
秦亡之後一義帝之天下耳而何楚漢之有哉且義帝之立當二
世二年明年而秦滅又二年而義帝始亡其號令天下蓋已四年
春秋書法君不逾歲則略之謂其不成乎君也義帝豈其然歟且

觀義帝之亡是年漢遂都櫟陽發諸侯兵討籍及還遂立太子建宗廟社稷於關中固已成乎其爲國矣籍雖都彭城而不能一日安其國則乘義帝之亡而逕屬之漢不其然歟曷言乎南北朝之必主元魏也史稱東晉孝武十一年春魏道武拓跋珪始立爲代王夏四月國號魏務農息民國人悅之其始非有所篡奪也安帝二年遂徙都平城立社稷宗廟宮室於是正封畿平權度制禮樂是年遂稱皇帝在位二十二年而子嗣始立蓋魏事之見諸晉者如此及南北朝時宋義符元年嗣殂在位十四年子燾立是爲太武使崔浩定律以經義決之創登聞鼓達冤民除田禁親祀孔子以太牢故能西平涼夏東并燕柔混五胡而跨淮漢在位三十年殂孫濬立是爲文成在位十四年殂子弘立是爲獻文六年禪位太子宏是爲孝文而國益大治首罷門誅除候官禁讖緯班祿均

田定民戶作明堂辟雍賑流民賚府藏正祀典養老於明堂營洛都求遺書法度量興學校定族姓仁孝之聲高乎文景文治之盛比於成康在位二十九年殂子恪立是爲宣武任高肇殺元勰而其業始衰在位十六年而子翊立是爲孝明自是數廢數立至孝武帝修奔長安更三主而周始代更百七十三年而魏始亡總其創國之初數興數滅至道武而獨起孤危務耕桑以壯國本修文教以革夷風其君實無一不兢兢以恤民爲務六傳至於孝文帝中斷囚歲裁五六承平之效雖三代何以加之其立國之原實不出成周之下而疆域過之其臣高允元勰蘇綽皆大賢命世之才武侯而降莫與爲匹其君雖有廢弑類皆孽子強后逆臣之所爲絕無弑君自立而其臣遂覲然北面視若奕棋如南朝者論者徒以其夷而抑之抑何其不與人爲善之甚歟南朝篡弑起自宋高

浸淫百七十三年至隋而未絕其間君臣相奪父子兄弟夫婦骨肉相殘人紀殄滅不可勝數至乃一君未死一君至而舉朝羣起而戴之至於百姓死亡莫之或恤雖宋文梁武號爲小康曾不能安吾民以畢其世夫所貴乎中國之君者謂其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皆有尊卑上下之統而至性以結之故禍亂不生而後吾民得以涵煦蕃息於天地之間耳傳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故孔子欲居九夷而乘桴以浮於海其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春秋之世誠得元魏者以主中國孔子其必馨香而崇之也決矣後世儒者汨於中外之防而獨自昧春秋之義嗚呼獨何慎哉或曰元魏之說旣聞命矣宇文周之篡魏也猶齊陳之篡魏梁也而子必舉周而及之隋奈何曰將以存古而望治也周自蘇綽爲大誥其言治法無一不出於天人

性命之精微文體之嚴實非魏晉六朝之所能逮其萬一故能改
制度本周官而有唐一代租庸調府兵之法實無一不由乎此而
治且因之此天地哀憫吾民之苦心痛中國民彝禮教之蕩然不
得已而託諸夷以存萬物之命者也且魏隋之統實以周爲承授
之原獨奈何其抑之也曷言乎後唐南唐之必承李氏也曰春秋
之法王室衰微則不得已而尊五霸孔子之心豈必媻媻於五霸
哉謂其有尊主恤民之名且懼霸之衰而流爲戰國則吾民益將
無所毗賴而莫可如何也後梁之篡唐也如盜而竟以盜賊之術
治之其於人倫之間則益盜賊之不若夫安得帝而莊宗存勗獨
起孤危尊父命出百死而滅之奉唐天祐之號二十年而始自立
且當李克用之初乃心唐室其志誼固已遠絕朱梁莊宗之立復
奉唐高祖太宗懿宗昭宗於太廟而以其三世繼之此其於君父

之間抑已至矣則安得不帝況乎明宗之均田稅蠲逋緡刊九經以飫多士和契丹以靜吾民其立國固有本也曰莊宗之祖實起朱邪而李氏厥由唐賜固非高祖太宗之所自出者也夫安得帝且卽彼之所爲奉天祐立高祖太宗之廟而號爲唐者從民望而以爲名耳夫豈真能爲唐者哉曰不然夫所謂尊爲天子建國名年號立宗廟以祀其先者亦名耳而所以定其名者則民是故民心不亡則必不忍其名自絕於天下民心旣去則雖重其名以號召天下而其名終不能一日自存於天地之間唐之亡也稱天祐號者三國則民之不忍亡唐也可知故羣雄得假此以安其百姓而莊宗乃獨從民志復唐國建宗廟以實之而吾安忍別其統而絕之唐也且所謂姓者亦名耳唐已李之吾安得而不李之譬若大宗之旣窮祧小宗以綿其祀則固禮之變而不詭於正者也且

潞王從珂王氏也周世宗柴氏也後唐與周旣已李而郭之矣則子又安能別其氏而黜之而不使繼其統耶若夫南唐亦猶是耳彼旣已建宗廟奉高祖太宗而復唐號爲李氏矣則吾安忍而不唐之也或曰通鑑載唐烈祖昇之祖皆有司爲名烏在其爲唐後也曰歐史不云乎憲宗之子建王恪生超超生志志生榮而昇實爲榮子夫人雖至愚烏忍甘祖他人者且彼旣帝吳國矣卽不稱唐還李氏且孰從而奪之哉曰昇之父温而爲徐已數十年於茲矣其復李氏立唐廟奈何不於受禪之始而復之而必俟之歲餘何也曰懷本故也其禪而稱唐也固已心乎其爲李矣而特以温之故而徐之此其遭遇之艱用情之摯夫豈晉漢之父契丹以取人國者所能希其萬一耶觀其自言託身義祖不忍別建宮廟以殊之及爲李氏發喪且重之以斬衰居廬朝夕哭之禮自非至誠

蘊結烏能纏綿哀感於數十年垂老之後若是耶故五代之祚俱促而南唐獨晏安江表逾五十年蓋其立國有自來矣或曰子之所疾者篡也昇之於吳也而獨非篡乎哉奈何其獨進之也曰篡奪之事固魏晉唐宋之所由來也子奈何獨責之昇歟且昇雖爲篡而於讓皇則事之以終其身此其志甯獨出魏晉唐宋下耶且其立國嚴杜宦官外戚之權獨斷斷於耕農文物之本休兵保境且四十年與唐明宗同爲安靜勤民之主則安得不統之也或曰唐之統斯則然矣其由周及宋奈何曰所貴乎爲天子者謂夫自帝其國無以尙之耳晉漢父契丹以盜中國君子旣得而黜之南唐去帝號奉宗朔於周則其所以爲名者亡矣吾抑烏從而續之耶且以周太祖之代漢旣自別於諸篡奪者之爲而重之以世宗之賢且不能一日以統中國其何以勸天下也故必由唐及周

而逮諸宋猶北魏及周以逮諸隋而其名始正或曰唐奉朔於周
二年而宋已代奈何曰無害也夫所謂統者名耳名也者吾民之
心耳民心一日不亡則其名一日可以自主於天下且春秋所不
成其爲君者未逾年耳周之爲國旣已九年其主中國已二年矣
等諸義帝以及之漢庸非天地自然之局歟或曰劉淵之稱漢其
始亦建高祖太宗光武昭烈之廟而奉之而不能續漢者何也曰
彼之爲劉特以其母而劉之非國賜也且安得如昇之實爲李氏
而上溯其祖乎哉故夫中宗爲高宗子雖遭武氏而不得不紀其
年少帝爲惠帝子則雖遭呂氏而不得不嚴其統統之旣絕則取
彼善於此爲民心所繫者而存之則吾民可祛荼酷之災而天下
乃定

天統篇下

古者帝王自卑而尊天下故天下之氣常伸而爭機以息三代之盛遠者且八百年獨秦始皇稱皇帝自尊以抑天下天下之氣鬱勃而莫能伸者且二千年而爭端以亟故雖英亮之主牢絡天下不數傳而輒以衰亡夫豈眞民之不古若哉鬱愈深則爭愈汲勢固然也儒者不察輒謂古治之不復徒歸獄於秦之滅先王禮樂使然庸可謂知本者歟夫禮樂之治天下亦惟其意焉耳自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而外夷之國近者數百年遠者且二千年而其禮樂則無一同乎中國惟其君民上下由然父子兄弟骨肉之相親自朝會大典而外未嘗嚴等威以自尊於天下故其民亦遂夷然若赤子之依父母而不忍一息以相睽雖昏亂之主或取衰亡得一二英傑之君其國輒治安富強橫中國而莫之或抗嗚呼知此者可與言古治矣何以明其然也禹之爲天子也益戒之曰毋若

丹朱傲成王既立周公且孺子之其他君臣爾汝之呼見於古者
尤眾而三公坐論謀及庶人則尤周天子典法之皎然秦則稱朕
稱宮臣民莫得同其號及宋而三公坐論之禮廢雖親爲叔父尊
居師保亦且兢兢跪對稽首搏頰以致其嚴故雖若桀紂之爲且
莫敢不稱堯頌舜以神其褒媿故天子之志日驕而臣下廉恥之
原日益絕雖郊壇大祀亦且警蹕戒備百姓雖欲窺仰天子之風
采而其道莫由故其臣民視若帝天神異之尊嚴莫由傾肺鬲而
伸其痛疾其君亦遂聽其臣民之死生窮札而膜焉若不相知嗚
呼六朝五季之間臣若民視其君若敝屣之適於道塗而莫相收
恤其不以此夫而奈何其不知變計也今欲返古以奠吾民匪合
中外之法而損益以協古帝王之意不可顧宣聖有言非天子不
議禮而儒生之術且窮於何救之亦惟其名而已名何在亦惟其

史而已然觀秦漢以來史之盛者莫如綱目而其旨莫大乎尊天子而抑臣下尊中國而黜外夷故凡一統之君曰帝曰卽位其君若后之亡也則崩之而據割之君則稱某國主其沒也則卒之外夷則不君而其君之亡則曰死凡君而殺之則曰弑弑者沒則死之其法可謂嚴已且以爲此法行而臣民不敢干君外夷不敢入中國矣乃不數年而蒙古遂起以滅宋皇濠上之民且起而干天下則何也夫秦漢以降其君之所爲篡爭屠虐而不恤吾民者謂吾苟得中國而或據一邦固不失爲帝爲卽位爲崩爲主爲殂已吾亦何愛乎君若民而不竭吾力以篡爭屠虐以騁吾志乎哉吾以爲君人者之生其篡爭屠虐當世臣民固已懾其勢而莫敢違爲之史者苟不度其仁暴而例書之復何所懼而不騁其志也且夷而不君君沒而必惡之以死則彼之強有力者幾何其不痛吾

書而勦絕吾民以爭中國之土地爲耶是故綱目之說行而宋世
金元之禍益烈浸淫及乎後世吾民且將無一日得蘇息於天地
之間故吾以爲必統萬國之史而大同之而天下乃定同之奈何
亦惟寬上下之分廓中外之防以仁暴爲書法而已書之奈何中
國建元之君其仁也則帝之而卽位而崩之不幸而遇弒則弒之
其庸暴則上之其卽位也則立之暴而死則死之而殺則書誅庸
死則卒而殺則弒餘書國主以別之而其卽位與崩與弒則一等
諸建元之君而一以仁暴庸爲斷若隋煬石虎符生高洋劉鋹之
屬則斥其名以絕之其逆取而愛民也則恕之若皇后之沒仁則
降天子一等而薨之其遇弒則別其罪與否而等諸君庸則卒而
暴則死至若太后之仁者則崩之餘一以庸暴仁與后等凡此者
不以其國以其人責其大而寬其細以帝后而等諸匹夫庶幾不

敢酷吾民以騁其欲或曰弑君之法始自春秋子奈何其誅之也且帝后匹敵而子獨薨之何歟曰此正春秋之旨也春秋之於諸侯也則薨之於夫人則卒爲其統於諸侯也而後世獨崇其后而崩之女禍之原其有豸乎且子輿氏不云乎賊仁者殘賊義者賊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故曰聞誅一夫紂而不聞弑君紂固君也孟子奈何獨誅之哉曰后薨而太后崩何也曰子無臣母之義也夫天下且有無父母之國乎哉且其罪則吾故未嘗因其子而諱之也曰異國之君曰殂曰死矣而子獨進而崩之其何以別建元也曰爲其仁也且正統之君既有帝上以別之夫彼已自帝其國矣則吾又安得而不崩之耶或曰子之說則善矣至欲統萬國之史而一之幾何其自免於繁累猥屑爲耶曰無慮也夫建元之不關治亂者而嚴其書法然後統中外治亂興革創制之大者而綱之

曰則仿通鑑輯覽以嚴正注之分而精其文一歸左氏則文愈簡而事愈備無待輯覽之繁而中外成矣且何繁猥之有或曰子之所以爲天統者何也曰凡以爲民也而其所以爲天統者名夫世之所由爭此統以酷吾民者凡以爲名耳旣得其名則雖殘賊而無所可制爭之不已人類且將漸滅而莫之或存吾故統諸天而別仁暴以誅賞之使天下豁然知不恤吾民者後世決不與之名雖盜其名且將誅削而無所貸則凡爲君者不敢與天爭吾法可行諸萬世而吾民乃安或曰魏周二唐其地固未舉中國而一之也而子必進之以建元者何歟曰凡以爲民也夫大亂之世吾民轉死而莫之或收誠得哀吾民者而保一隅以殖之以稍存乎先王建國之意此固天之所亟爲嘉予者也而吾安得違天以黜之耶且東周蜀漢東晉其爲地也幾何而奈何其獨靳諸此也且以

中國論其地固等於偏安舉天下全局而觀之則中國亦偏安也
嗟夫二帝三王之蒞中國其爲地也幾何而奈何其獨斬諸此也
曰國眾而相伐奈何曰亦惟於仁暴別之而已其罪也則討之伐
之其無罪也則侵之襲之其甚也則入寇之不問其正據中外也
曰夫旣已建元矣而等諸列國何也曰自秦漢以來其得國未有
能正者也其得而正者曰漢曰明然高帝事義帝而爲發喪而英
布吳芮實弑義帝漢且不討而王之安在其弑之果出於籍也太
祖始事韓林兒諸將弑之江上而不討安在其不與弑也且秦與
隋元天下之所共疾者也漢晉唐宋明天下之所謂一統者也皆
不數傳而兵刃生於骨肉其殘賊至爲君子所不忍言奈何獨以
其勢而統之耶或曰子之定名而必稱天者何也曰天視自我民
視天聽自我民聽是故民之所附天之所歸民之所去天之所絕

故凡匹夫之起能建一國以授其子孫其始未有不愛其民而能自立者而國之小大則視其愛之廣狹以爲衡至其祚之短長則其子孫自爲之而非其人之事也故當大亂之世豪傑者苟有不忍吾民之心天必亟從其志以息吾民之命而符瑞往往見於數十百年之前此以知天之悲怛吾民無時地而不矜擇其人亟思畀以斯民之統絕無正據中外之殊而論者必區而絕之嗚呼此豈天意也哉嗟乎君也者凡以爲民耳顧其能保民者心而其所以能保民者勢故伊周之聖其勢不足以保吾民則假其能保者而保之孔孟之聖不得假其勢以運其權則託諸言以待後世嗚呼天地之大世變之繁必得大聖者出統萬國而定於一尊而後吾民得以蘇息而其道且必王霸兼資中外并用貞之以哀怛吾民之意乃可一天下而無所勞不得其人則且俟諸天以明其統

東晉論

東晉之遷高於南宋建康雄踞江表遠勝錢唐王導庾亮殷浩之徒總攝樞機絕無汪黃間其左右當此之時苟晞據青州邵續據樂陵劉遐據平原段匹磾復挾全遼據薊州爲策應劉琨據并州薛強據河東李矩據滎陽郭默據河內魏猗盧復以全代爲聲援其它忠義奇烈之士撫遺民據形勢崎嶇羣寇之間者不可枚舉而語其大則慕容廆擁全燕而屢貢稱藩張軌挾全涼而亟求朝命積之既久李暠既據隴表且乞王師以圖中原姚弋仲既據灄頭且命子襄遠臣晉室李雄既帝巴蜀且納張駿之說而思返中朝非若南宋宗澤之亡汴無一人涉中原以窺強虜此數公者皆負王霸之略踞形勝之地縱心八表開國稱孤故雖劉石之強符姚之盛其勢皆足吞江表而朝諸侯卒乃逡巡退瑟不敢涉江淮

以滅其主者豈愛晉哉敵廣則權分權分則氣絀勢固然也且夫危亂之國視民心聚散爲存亡宋自藝祖創垂仁聲達於遐表太宗嗣統載擴成撫及仁宗而惠澤侔於三代雖神宗變法致啟亂亡而三祖感人深百年未替晉自宣帝肇基再更弒逆武皇禪統晚墮荒淫重以惠帝昏貽賈后殘虐八王屠戮懷愍播遷建國以來了無義問仁聲感孚方夏顧宋自高宗南渡北道曾無抗義之師晉則元帝南奔邊國強藩相與奉正朔乞朝命於數十百年而莫之或絕則何也晉之建國旣廣封邊域而重方鎮之權五胡之興兵力所加輒務徙其民而空其土地故民益思晉而慕結之邊國強藩乃益得要吾民以專其土地宋則秦隴燕晉之邊皆歸遼夏旣無邊國以捍中朝建國之初益務懲藩鎮而爲之削奪金蒞中國又未嘗徙吾民而迫以流亡且思假劉豫以綏民志故雖

徽欽困辱民乃若或忘之獨賴韓岳劉吳諸將血戰疆場乃得偷安江海以存其禮祀非若晉之邊國強藩隱相維繫其勢固足以復我中原也繫古恢異奇特之才足以制一國一鎮之民而操其生殺則其心必且自負亟思翹然自拔於羣倫而危亂之世處羣寇之中亦非假名與勢而制其權則名相敵而勢益微其權亦無能自振於紛擾之中動吾民而使之相結惟賴當國者審其輕重緩急御以名而假之勢振其權而不主故常則吾勢旣張敵勢且寢息寢衰而莫能相螫而必涇涇焉守名器不假之說抱異族逼處之嫌坐使忠義淪亡英豪離貳神州蕩板宗社邱墟顧不痛哉夫以東晉之時審中國之勢旣不能自振以殄羣雄誠得王導之徒達權變而神其驅策各因其勢而利導之封燕代遼涼爲四王國擇匈奴氏羌豪長若劉虎苻洪姚弋仲之屬建二王國於秦隴

之邊以聯屬之而拜李特爲蜀王使與燕涼總三邊之任寵苟晞
劉遐李矩郭默爲通侯拜劉琨邵續薛強爲上將軍而拜祖逖大
將軍鎮雍邱爲節度逖死則陶侃溫嶠繼之務使七國星連八鎮
棋布各戰其地而世其封則將益竭其身而民益固襄至則爵爲
上公召見寵賚而毋相疑沮使出河南以圖關中聯邊國之兵環
羣寇之地蓄江東之力資列鎮之兵積以歲時其勢必將有濟獨
恨當國諸臣清談遊讌內失諸鎮外棄羣邦瞠視誅夷莫相收恤
強者求王不獲終且自帝而莫敢誰何賢如劉琨且陰嫉其才而
致其死襄至則迫而去之悲夫古今妬賢專寵之人其不至亡國
而禍天下者幾何哉此老氏所爲致痛於造物不仁者也或曰子
於諸賢寵且至矣其不臣奈何曰無慮也彼旣孤植於羣寇之中
非義聲莫由鼓其民而制其命令就令不道寇且得而踣之且晉

而既東矣卽安能禁諸強者之不自王乎漢高之討項籍而東也
得齊梁淮南膏腴心腹要害之地首建三王國益封地以拒彭城
故卒斃項籍而王天下天下既定三王者放廢誅醢莫敢支吾然
後歎高帝張良識度之絕天下者遠也今欲挾天下之重處危亂
之秋不務舍天下以縱攬英豪恢宏志度斷斷斗糧尺布襲孤女
寡婦之所爲不尤重可笑哉君子觀此益以傷晉之有其勢而不
能軍也或曰宋之南既無晉勢矣其不亡奈何曰此秦蜀之所爲
也夫秦蜀者中國之首其勢足以雄制中原金不得秦蜀以制東
南故甯舍中原於劉豫而莫之惜及關中失而蜀亦孤然後東南
之勢日蹙晉之東也首棄巴蜀於李漢而秦乃次之及桓溫劉裕
以全力爭秦蜀而圖中原其勢固已不可爲矣然則形勢之繫天
下夫豈有終極者哉謀國者可以鑒矣

讀十六國春秋

東晉十六國之興劉淵劉曜石勒慕容廆符堅姚興張軌李雄呂光皆有帝王之略其興廢存滅皆若有天焉與乎其間淵始亂而業未張傳子和而聰殺之聰復以淫暴自亡其國曜嗣而未幾亦亡故勒幾有天下勒傳子弘而虎殺之虎復以昏虐自滅其家故慕容氏得據其土地慕容廆之起傳皝及儁至暉而中亡而垂盛承德復迭起而承其統蒞中國殆且百年自石氏亡而符洪始出及健而始王秦生立殘暴而堅誅之堅蒞中國且三十年卒敗死不立未幾而登嗣之登敗而符遂滅姚自弋仲臣石氏而亡子萇弒堅而代其國傳興及弘而卒滅於江東於是秦地復歸於夏夏自勃勃取長安都統萬三傳而魏乃滅之蓋漢趙燕秦夏之處中國如此淵才庶幾光武始務韜閔以全其身終則一發而不可禦

與司馬穎成約穎敗而急救之則固信義之師也始都平陽稱漢氏任聰曜勒爲將而大業不終脫天假之年天下未可知也而卒滅於聰哀哉曜起孤危廓然懷帝王之器其圍長安斬索琳使章言力竭而後攻取庶幾王者之師願聰曜未立皆負不世之姿既立而昏瞶乃甚聰旣耽酒色以殄其子孫曜稱趙都長安復耽酒而亡其國曜知震涼以降其主乃不能王石勒而卒困洛陽豈天厭戎首而故絕之歟何其始明而終昧也石勒區區起奴虜縱衡天下睥睨江漢之間卒都襄鄴而霸天下其意氣可謂壯哉斯固楚莊之倫也其任張賓結祖逖滅劉曜王浚併王彌曹疑皆天挺奇略而獨昧於虎虎復昧於冉閔而遞篡之惜哉願勒雖雄才而子弟之賢莫燕若燕自虜都能城其兄吐谷渾已自立於河湟之表虜旣務仁義子翰仁皆足南面以臨其國而孰乃忌之旣滅仁

翰而傳子儁復蹈其轍而媚嫉垂雖滅石閔都鄴取中原臨終託子暉於恪恪沒復託暉於垂而暉輒背之垂旣奔秦評益貪媚其亡國也宜哉然孰儁治國之賢則亦當時之令主也初石氏之據襄國跨越八州閔亡而燕得其東秦得其西堅旣併燕而八州復合堅亡乃西歸姚氏東復慕容而八州益裂逮十六國亡而魏乃合之悲夫天下之易分而難合也石氏之興符洪姚弋仲並以氏羌豪臣石氏石亂而燕入鄴兩人皆圖據關中而弋仲死洪復死仇敵而健乃決死入關事定都長安其父子雄豪蓋亦孫堅孫策之匹亞也獨怪子生之虐淨於桀紂健不知殺而反立之律以一夫之誅堅固不得爲弒君也矧堅之嗣立其賢固不出秦穆下哉然堅能滅燕併涼餘威震於西域分封劉衛辰庫仁以綏北部而獨不能除姚萇慕容垂卒致殺身而亡其國千古哀之自王猛符

融之生靡不斷斷殺萇垂爲務而堅獨寵而任之其廣大寬仁則固帝王之度也然萇忍兄仇而事敵垂任秦導而滅宗邦此其心之不可懷以恩明甚彼二賢者不知執天性之說以悟其主而獨津津焉稱其才而殺之則其說疑於嫉賢而妬寵堅固長者嗚呼其可入哉然則處萇垂奈何曰無罪而殺之甚非帝王懷納英豪之義則莫若忖其量而用之燕國旣滅則封曄爲燕王於和龍割塞外使主其社稷封垂爲遼東王處遼地而疑之以遼西王萇而陰以相制別建親藩於范陽代郡設重鎮於并鄴以攝之任垂子農令於中朝以爲質垂旣南面則其志已盈且將自爲謀而益與曄敵卽狡焉思啟萇與曄皆足箝之萇變則范鄴遼東益可收其蔽而持其變惜乎堅之不悟此也初弋仲之死也子襄仕晉不得將圖隴表而堅以生命道殺之襄雄武過萇而深沈不逮故萇益

懲心襄敗堅忍以求逞其謀自堅敗淮南萇遂反關中弑堅而自立其遇堅殘虐則類盜所爲堅死子丕復嗣立而亡族孫登崛起復堅仇以萇之奸雄而不能卒滅其深苦危瘁百挫不回則固忠義忼烈之主也而卒死於興悲夫觀興之治國親天屬禮賢才重劉裕之討桓元而返侵地可謂令主再傳而弘輒亡之豈天疾萇德而故促其祚歟然觀堅與登之駢及於亡則衰世之天其道固未易測也故欲觀天道莫如燕燕自庾務仁義傳四世而未嘗殘暴其民故疇雖入秦識者輒料其有中興之舉及堅淮南之敗入垂軍垂獨謹宿衛而不爲弑虐北還圖鄴不忍極兵勢以速丕亡其信義過姚萇遠甚雖背堅謀國君子亮之獨惜宅都中山勞師滅丕忿兵襲魏參合敗亡不知擇賢嗣以付農隆而獨歸之寶中山既敗竟死龍城豈所謂不見眉睫者歟然北燕自寶死而盛起龍

城至雲始滅德都廣固及超始亡而馮跋復據北燕以承其統與永號西京綿延爲五燕固多賢子哉君子於此益歎虜之遺澤爲深遠也自劉裕滅南燕後秦不能都洛陽爲鎮撫而夏始併秦魏始併燕逮西秦西夏五涼之亡而魏始大裕益滅蜀漢入江東而天下始分爲南北之數國者大抵皆居隴蜀其存亡若無與中國安危然西晉之危實始涼蜀張李建國民且安息數十年逮迭廢迭興而民乃益蹙始前涼張軌憂天下大亂乞涼州都武威爲鎮五傳至重華而始假涼王八傳入苻堅而國始滅當苻堅未敗命呂光平西域及堅敗而西秦乞伏國仁遂據金城爲西秦光還復據酒泉稱天王而後涼以立自劉裕滅姚泓而返江東勃勃於是取長安而稱西夏東封及於蒲坂西及於涼隴之郊與乞伏呂光並峙光衰而西南北三涼於以出焉西涼者李暠據酒泉而臣

於晉南涼者禿髮烏孤據樂都而臣於姚秦北涼則沮渠蒙遜復據姑臧而臣於晉魏當是時魏既都平城滅燕秦駸駸及乎涼夏而涼夏西秦既分爲五其勢復羣起相攻於是後涼三傳而滅於姚氏南涼三傳而滅於西秦西秦三傳而滅於夏夏三傳而滅於吐谷渾西涼再傳而滅於蒙遜蒙遜再傳而魏復滅之蜀則始李特至雄始稱帝號成五傳而滅於晉之數國者惟張李思保遺民不忘晉室張軌之鎮涼州也以威惠懷西土屢遣良將衛京師破強寇而爵則辭之故寔茂及駿且媻媻假道於蜀以貢獻江東勸李雄去帝號以共襄王室其忠貞篤世卽桓文何以加之雖重華踐國南面稱王然損賦稅以振民艱任謝艾以驅強敵則亦繼體之明辟也李暉淵靜沈穆與張軌皆蔚然君子之風然軌傳八世涼民被澤者且及百年於十六國獨爲永世暉死而子輒背而亡

之李特流亡入劍閣太息劉禪可謂豪傑流懼乞降雄乃幾謀弑
逆以成大業事定轉以大位屬范賢不可則約法七章用寬簡固
民志與張氏拳拳江東李氏故親愛雄復舍其子而立兄子班不
可謂非賢主其後獨以篡弑而速其亡悲夫晉之無臣也曷故弱
小其勢固難有爲卽蒙遜遠奉江東其勢且遠臣北魏惟卽軌特
之始並拜爲王建涼蜀二國使並駕以討中原雖劉石無難坐滅
卽雄稱帝因張駿之使法漢文之服趙佗是二國者建國已數十
年兵食雄於天下處隴蜀建瓠之勢得一上將若韓信者以東天
下之定固指顧問也獨奈何晏安江表乎哉失此不圖後起大都
雄踞方隅替焉無復尊王之義呂光蒙遜類皆雄傑一時其才雅
類南粵故其勢且遠臣西域而莫之敢嬰勃勃則雄毅驃姚幾同
石勒其不都高平而居統萬策劉裕而取長安尤爲明略然蒙遜

殺兄弑君勃勃草菅黔首究其殘謫實踰姚萇惟呂光雄博深嚴
沈幾達變國仁烏孤兄弟權略任時而烏孤利鹿陰偉儔檀舍子
而傅介弟殊方荒裔獨曠然高邁古之風儔檀豁達寬仁歸然符
堅之亞其覆亡乃亦類之重姻好而歸熾磐竟罹殘戮倘所謂天
道是耶非耶自古無不得賢才而能霸王之國故創業之君不必
皆賢類皆負雄才大略而又得同異姓賢若才者佐之而土地之
廣狹國祚之短長輒視其主若臣賢若才之大小多寡存亡爲斷
是故劉淵之起有劉宣王彌聰曜之強則有陳元達游子遠勒之
起也有張賓鹿之起也有封奕裴疑陽鷲高詡孰之盛則有陽裕
儔之成則有恪而健之起也有符雄堅之興有符融王猛萇之起
有尹緯興之盛有碩德而垂之再造也有令德農隆勃勃之興則
有玉買德是故張軌之起則有楊胤陰澹王融寔之盛則有張肅

重華之成則有謝艾呂光之興則有杜進乞伏之起則有焦遺李
暠之起有宋繇禿髮之興有趙振沮渠之興有楊統李雄之成也
則且有李離范賢其他一國之興莫不有人焉爲之謀主而內助
則所賴尤多故雖劉聰昏暴得劉后之諫而緩其亡李特起流民
得羅氏之守而振其業苻堅之起得苟太后誅法而定其基其亡
也逆張夫人伐晉而亡其國慕容垂得先段后而逃其死其衰也
逆後段氏立太子而滅其家李暠之起得尹氏而敕其宗其終也
子歆逆母而遽滅其世是固有幸不幸於其間耶甚哉背賢逆諫
不能忍之君未有不亡者也觀劉淵劉曜石勒苻堅慕容垂李雄
姚襄僞檀之姿皆足主中國傳後世淵無失德而不幸早世襄與
僞檀則有君無佐而又不能忍以及於亡劉曜則始聽和苞喬豫
遂霸西戎終悖左右之言則遂亡以死石勒任張賓定中國終則

棄賓任虎而遂滅其宗其事皆與符堅任王猛苻融而終悖之等
豈果其智之有所蔽歟業盛則氣驕謂天下莫予毒而遂忘之也
惟李雄舍子立班以義讓而嬰後禍君子傷之是故石勒苻堅姚
興儻檀之不殺虎垂萇勃勃熾磐皆君人之度君子固且重之然
此五人者脫遇漢高則併韓彭誅滅而無疑者況其功烈固不逮
韓彭遠甚耶嗟乎以石勒之勢奪於石虎而七鬯不驚以符堅之
勢困於垂萇而八州瓦裂嗚呼感螳雀彈丸之悲傷六馬朽索之
喻爲人上者可不懼哉吾觀虎垂萇勃勃熾磐之負勒堅興儻檀
而歎衰世之天之不可問也然虎負勒而閔滅之垂萇負堅而德
遂負垂勃遂負興熾磐負儻檀而其子遂滅於夏氏德與勃勃其
子亦終滅於晉魏而莫之或存則固天之未可誣也善夫古之論
君道者正一身以肅其家博求賢士以爲師友務使其身及子弟

浸灌於詩書仁義禮讓之中庶幾更百世而無奇患蓋未有身若
家不致其嚴而其道能及天下者慕容廆張軌張茂李暠之敕後
世也淵乎深哉則固天子庶人萬世之儀則也是故慕容張氏之
子孫羣焉蔚起爲列邦之冠其祚亦視諸國爲長慕容兄弟相猜
故屢興而亦屢廢李暠雖及歆而滅恂若寶猶且間關樹立以綿
其宗更魏周隋而太原之師且崛起而王天下李特昆弟諸子固
多雄雋之才其盛不在符氏下符則自融而外大抵皆習驕奢李
則習戈戟而詩書之氣皆寡故堅死而抗義者僅一疏屬之登雄
則躬禮讓而篡弑且因之而起君子益以是歎詩書之澤無窮正
家而及天下之果非迂也嗟乎堅起攻奪據關中猶且任王猛符
融不勞而郅治幾乎三代雄以遷流起亡虜猶且師范賢傳兄子
而不私其國後世人主蒞天下乃獨蹇然棄師保諫弼日蹙蹙焉

惟子孫帝王萬世之謀嗚呼其可得哉悲夫自劉淵而降更七十君大都起自邊裔讀書而懷大略旣以歎造化之奇惟其間帝王將相之倫類多枉其才而不獲成其志業而慕容恪符融尤廓然自躋於三代之間恪旣讓國輔昏童誅奸慝無幾微憾德以食其任託之言其行軍治國廣大寬明尤有三代之意淵矣哉周公之倫也融以夢筮決奇獄其才藝邁絕古人其治國蒞民亦寬仁靜毅而獨持其要雖王猛無以過之使並承國統斯二國者百世可也乃一身死而竟滅其宗一死國而不聞其後天固如是其不可測耶他若佛圖澄道安之神慧而志祛殘殺段匹磾皇甫謐之抗節而義折雄奸龔壯之復父仇而謀服王朝吐谷渾忠孝世承視羆樹洛干復卻秦封而思迎共主類皆風高遐古志蘊幽泉自崔鴻以來曾無左史之才以襮其奇蹟吾尤悲之故論次其略如此

陳平論

天下之禍常伏於無形惟上智乃能測其機而防其變及形之既洩則中材皆可以窺其隱而制其端至乃身爲上智明識禍患之已形而獨委蛇將順以堅其芽葉直至事變旣起僥倖藉手以告厥成功乃益遂張其功而矜其智後世論者且復震其倖成之迹而遂忘其致禍之原豈不謬哉當西漢之初天下未定陳平獨起草澤仗劍孤行事魏事楚而卒歸於漢六出奇計以定中原可謂天下之大智者矣及高皇帝崩惠帝不祿呂后擅國少主迭更漢室孤危岌於累卵當此之時韓彭旣誅蕭張更沒灌嬰周勃皆起行間將相晨星無復深明安危之大體獨平身都上相故高帝帷幄舊臣使平殫心正色與周勃王陵諸老協輔王朝志安幼主呂氏雖虐烏能盡殺老臣以孤立於萬國之上哉且呂后之心所最

嚴憚者王陵之剛陳平之智周勃之勇而已故當惠帝之崩欲王諸呂以自堅其類首問王陵以決之陵不可然後更問平勃以窺其志意夫呂氏深謀遠略久涉兵間非若少年輕率之徒快意孤行而不慮其後使平乃心王室佐王陵以折其謀其勢必且退然而不敢自決況呂氏陰謀忍鷙卽懷之未已必且強順大臣之意不敢遽逆其志以換天下之人心何至立談之間遽敢愬然廢高帝之舊約哉惟順承呂氏之私故雖諸呂之王顯背高帝而不惜直至呂氏稱制漢祚寔移平亦且束手而無策矣向非諸呂驚下灌嬰連齊酈寄間行北軍歸漢則平強對王陵安劉氏之言其將何以自踐哉或曰呂氏之虐誅戚氏殺劉宗大臣洵洵莫必其命王陵直諫遂墮其權平苟同之必且偕歸罷黜雖有安劉之志亦將廢棄而無可謀且獨不聞狄仁傑之於武氏乎武之於唐猶呂

之於漢也武氏僭立偽周竟移唐祚仁傑獨貌承武氏九死不歸
卒之假夢兆以返中宗薦五王以安唐室君子且憐而嘉予之子
奈何過責平也不知武之廢唐仁傑未嘗授之隙君子不得不略
其相周之罪而予之以復唐之功呂之亂漢平實開其隙而假之
權則君子烏敢以復漢之功而遂略其王呂之罪且呂氏之亂成
於諸呂之王諸呂之王始於將南北軍而居中用事以制朝廷之
命平勃之言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而諸呂王奚不
可者是明明以天下授呂氏矣厥後呂氏殺少帝而自立安知非
恃此一言以自壯哉且當主少國危之交天下所恃爲安者一二
大臣而已是故竇后臨朝而袁安獨持其變劉后當國而王曾獨
制其權彼二后者其才與志甯出呂武下哉其所以逡巡退避而
不敢恣大欲者安與曾有以杜其微而使之不敢恣也竇后寵竇

憲而袁安獨折其奸丁謂請劉后稱制臨朝而王曾獨許以權處分軍國且夫禍端之始一重臣挫之而有餘及其事之既成舉天下之力克之而猶虞不足使安曾委蛇將順以成二后之奸則東漢北宋之衰亡甯復俟諸百年之後哉且當先君初沒幼主方興宗社雖危必將有賴而平遽以劉氏之宗社拱手而付諸呂氏之懷夫王之去帝一階耳諸呂既王卽亦何難爲帝萬一稱制而後呂后未亡環顧宗祧竟以神器歸諸產祿陳平雖智且將何以見高帝於地下也哉或曰西漢之初以左右丞相主持軍國而右相實任其權當惠帝之生王陵實居右而平乃左之蓋高帝之貽謀遠矣迨諸呂之王而王陵始罷呂后輒以王呂之故獨任陳平及觀史漢所書則王呂之謀固平與勃所同焉者也子奈何獨責之平哉不知勃於高帝時固嘗任爲將不知爲相者也雖文帝之立

勃已誅諸呂任右相之尊且不能對錢穀兵刑之數則王呂之說固平獨爲言而史特以勃同官而未敢寬其責夫高帝之崩后嘗問以相國之任固謂平智有餘而憂其獨任之不足而勃固所謂厚重少文者也浸假而諸呂不亡遂承漢統則平且北面而事之矣古今才智非常之士無氣節以植其根蔘則其心亦惟富貴利達與爲旋轉焉已爾獨平也歟哉雖然國家之禍無一不起於左右親習之人李勣以田舍一言而成武氏之奸李泌以瓜臺一言而弭肅宗之禍奸賢所判史冊咸昭平於呂氏固失東隅而其後獨能結絳侯以成誅呂之功援立孝文以奠西京之統則固不失爲賢智士哉則固不失爲賢智士哉

周勃論

周勃滅諸呂立孝文威震天下名垂後世可謂大臣矣顧當誅呂

之初浸淫及於少帝則其罪有非尋常所能貫者史稱太后之欲王諸呂也先立孝惠後宮子彊爲淮陽王子不疑爲常山王子山爲襄城侯子朝爲軹侯子武爲壺關侯後二年常山王薨以其弟襄城侯山爲常山王更名義又曰孝惠后無子詳爲身取美人子名之殺其母而以爲太子七年孝惠崩太子立爲帝太后復廢而殺之五月丙辰乃立常山王義爲帝更名弘其後復立皇子平昌侯太爲呂王蓋孝惠諸子之可攷見者如此夫曰孝惠後宮子曰美人子曰皇子其爲惠帝子也明矣烏得以惠后無子而遂謂惠帝之無子哉自三代家天下適無子而庶乃繼之適庶俱窮然後乃得別親疎以承大統所以嚴篡奪也先王制禮天子諸侯廣嬪妃以博嗣亂適無子而庶有子則庶統於適而庶不敢專所以防賊弒也惠后雖無子而有後宮美人子以爲之子則諸皇子皆其

子矣烏得以惠后無子遂乃引旁支禮國統而遽斬其宗也且惠
帝庶子之卽爲后子固天下所共知而亦古今之通義也又烏待
后之名爲子而始得爲其子哉呂后者婦人也惠之不祿其心蓋
逆臆而防之特以張后無子則雖有後宮美人子且無以攝天下
之人心吾且無所挾以震制天下故特爲是委折幻譎而無所疑
而初不料諸大臣之持爲口實而遂斬其子之宗也爲漢大臣者
誠得通經術明大體以鎮攝其間使天下曉然惠嗣之燦存而無
所於惑則諸呂之謀且將自沮劉氏且安於磐石而無所搖何至
噓血宮禁之間孤注三尺之孤置毛髮於洪鑪之上也哉然此猶
曰太后之威非諸臣之所能抗也太后旣沒諸呂旣亡少帝弘旣
立於呂后之朝固天下所奉爲其主者也使夾而輔之以綿惠帝
之統則諸呂之滅固所以安劉氏之宗少帝旣長且將寵眷諸臣

之不暇獨奈何仇對諸孤而悉歸夷滅且誣以非惠帝之子竟不使一人奉麥飯於惠陵之下乎哉嗚呼此周勃之愚所爲陷於弑逆而不自知者也何以明其然也當呂氏之誅勃固身爲太尉而親主南北軍者也方北軍之旣入勃尙懼諸呂之威急遣朱虛侯入宮衛帝以防其變是固明知天子之尊且明知少帝之爲惠子而懼呂氏之挾以爲資者也使少帝非惠帝子則勃必將先殺以寒呂氏之心否則亦幸其橫死亂軍以絕人望已耳奈何衛之於始而滅之於終始焉奉孺子以滅羣奸終且飾奸言以欺孺子一轉瞬間而遂自相牾牴若是哉且朱虛之將千人衛帝入宮而遂誅呂產少帝且命謁者勞之則其深怨諸呂而不怨諸臣亦已明矣何至誅呂之後而遂推刃及之哉雖然除宮之役請自東牟諸子之亡成於有司之分部子奈何獨責之勃耶曰春秋之法責帥

趙穿實弒晉靈而其罪獨歸趙盾夫東牟之所由請有司之所由部者誰哉謂太尉也且少帝既出文帝方入未央謁者且持戟衛端門不納必待太尉往諭而後去之是其心且明知少帝爲惠帝子而不忍遽背者也勃奈何身爲太尉而顧忘此哉雖然文帝之立始於少帝之誅少帝之誅成於非眞惠子之說而其實主自陳平平世家所謂皆平本謀者也何則勃之始入猶知衛帝以防呂氏之奸初無夷滅惠宗以召外君之意及平動以吾屬無類之說然後陰相畏懼而爲迎代之謀顧自迎代而後平獨陰憚代王之英嚴而懼其禍故雖身處丞相之尊挾天子璽符之重獨俟太尉奉之代王而除宮之舉且俟東牟請諸太尉厥後少帝三王之死則以屬之有司而已若無與焉及文帝之朝且以右相讓勃而遜其誅呂之功此太史公所爲稱其知謀而幸其自脫者也又曰

勃性鄙朴故受陳平之讓而不辭然觀其居右相月餘亦且自危而歸相印歲餘平卒上輒遣勃之國勃益自畏恐誅而持兵以見守尉上且復下廷尉將殺之夫文帝寬仁大度彼二臣者皆有定亂迎立之功君臣之間復何所忌而相危若此蓋平與勃深懼文帝討少帝之賊故兩相避讓而不敢居文帝亦深鑒少帝之亡故陰相猜忌而不敢任不然平豈真能讓功而勃亦豈真能畏禍者哉避其功所以逃其罪也不觀文帝之始入乎方呂氏新滅平勃遣使以迎代王張武且謂漢臣多詐而請觀其變及文帝既立少帝既亡太尉總南北軍以肅天下天子固可晏然無事矣復何所懼而卽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制太尉且命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也且丞相太尉諸臣之請王卽位也固曰子弘非孝惠子不當奉宗廟矣文帝卽位之詔必將申明此旨

以示大統之所由歸何乃獨言諸呂擅權欲危劉氏竟無一言及子弘哉蓋諸臣不言子弘非孝惠子不足以祛天下之疑不得不堅持其說以愚天下文帝則明知其說之僞姑幸其假此以爲迎立之資而不敢顯絕惠帝之宗以得罪萬世故不肯明斥諸臣之表而於明詔則略其文而不敢宣若曰少帝三王非孝惠子而駢及於亡此則諸臣自爲之而吾固未嘗與焉者也使文帝卽位之後仗大義以正諸臣弒少帝殺三王之誅而續惠嗣則雖湯武之聖復何所加於此哉惜乎文帝之不能出此也不知出此則律以春秋與弒之法文帝且無所逃烏得以其治安天下之賢而遂諱其不能正始之罪而當時君臣竟乃彌縫以匿其奸後世史官且無從發其覆而聲其惡嗚呼亦巧矣哉雖然史固未嘗沒其詞也其於惠宗也一則曰惠帝後宮子再則曰美人子三則曰皇子固

已大書而特書矣而於少帝三王非真孝惠子之說則曰諸大臣相與陰謀夫所謂大臣者誰哉陳平之言曰吾多陰謀固道家所忌吾世卽廢亦已矣以吾多陰禍故也久之而其言卒驗嗚呼其以此夫其以此夫嗟呼陳平之智周勃之忠其於漢世則固史公所謂伊周之徒也乃致少帝不得正其終文帝不得正其始而文帝之賢且樂而安之後世君子亦遂稱其賢而莫能明其罪之所在甚矣功利之汨人心而春秋之義之不明於天下蓋二千年於此矣嗚呼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吾嘗謂楚漢之統必以義帝爲歸而惠文之交必以少帝爲斷

霍光論

聞嘗讀漢書至昭宣之間未嘗不廢書而流涕也曰忠哉霍光其於漢可謂至矣當武帝旣崩孝昭不祿昌邑無度國勢懸旒使非

光澤心措置廢昌邑立孝昭誅戮羣奸奠國家於磐石漢之爲漢
尙可言哉而其子孫卒以誅滅死則何也曰武帝之委昭於光昭
年固甚稚也武帝內疲中國外伐四夷黷武窮兵漢危如髮武帝
旣老太子旣亡國賴長君庶其克濟乃獨廢諸長而立孝昭此其
昏耄亦已甚矣光苟思安社稷利國家必將流涕乞收畫室之命
請立燕旦爲太子以鎮國家庶幾李固請建長君之義夫旦當孝
昭之立懷覬覦之謀此其才智甯獨不可君天下者光苟非懼其
英武深慮不獲自逞其謀何爲受詔之際迄無一言甘擁幼君以
犯大難若此也或曰武帝之時天下幾乎大亂光獨於孝昭之初
一反先朝之政卒致海內充實中外晏然卽奈何以無迹之詞漫
爲苛責乎哉曰此正光之謀也自古奸雄之謀人國非當海內太
亂挾軍旅以建奇功若曹操劉裕之倫則必假善政以收人心若

田氏篡齊王莽篡漢使天下歌誦其德而後乃可爲所欲爲夫光起衛尉爲大將軍豈嘗有殊勳偉烈以震驚天下之耳目乎哉使非反武帝之政安海內之民一旦驟挾將相之威篡嗣君而攘其國天下之大其誰服之且自古奸雄篡奪之謀未有不先翦宗戚殺大臣以殘羽翼而可自伸其志者夫燕王之獄其誠否吾不敢知卽令其誠然則燕蓋交通誅之宜也桑弘羊躬起匹夫受武帝高官厚爵孝昭卽位不聞失職之傷燕事卽成復何所增其毫末而乃冒此不測之誅哉且弘羊猶疏逖之臣也上官父子於孝昭爲肺腑之親嫉光之驟起而處其上情也卽令不愛其女甘棄其壻擁燕旦而得天下其能如孝昭之尊禮乎哉此以知其必不然矣惟光之懷叵測而思騁其威故不惜假燕旦而淫其殺戮不觀光之取璽乎哉夫天子之璽非光所得而有也光欲取而奪之且

何爲耶且昌邑之廢尤非所以爲漢謀者何則王之爲王有年矣昌邑之去京師非甚遠也其不道光豈略不聞之旣立而狂悖絕不聞其規諫之詞一任其荒淫自肆以顛覆高文之典型夫太甲之嗣湯處太丁外丙仲壬之後商無可立非若漢之猶可他求者也太甲不道尹且處之桐宮三年而遠返之夫尹之放太甲豈必決其三年之可返哉惟其心不忍驟絕其君則雖傾覆湯型猶且從容以觀其遠光旣貿貿焉於始知其無道而姑立之及其旣立雖淫恣肆宣非若符生之殘虐光誠推尹之志放諸武帝之陵巖其左右而重其師保安見昌邑之必不可豁焉自返乎哉而奈何其竟廢之也或曰光旣輔孝昭以安海內殺燕旦廢昌邑以振威權天下之人亦旣震懾而馴伏之矣苟懷篡漢之私曷不乘昌邑之廢而攘之而必援立孝宣爲此迂遠之謀也曰此正光之持重

待時非若桓元之倉卒以圖也且夫董卓之廢宏農而立孝獻桓
溫之廢帝奕而立簡文劉裕之弒安帝而立晉恭朱溫之弒昭宗
而立昭宣成敗雖殊而其所以謀篡則一夫豈樂爲此迂遠之謀
哉勢未盡屬則不得不迴翔審顧以慎握其機姑爲此欲取姑與
之謀也不然昭后爲上官之女於光爲外孫矣光豈不知名分之
不可奪而必納季女成君於宣帝之宮哉且何以當許后之崩不
發艷妻之罪而復取成君以續之也且王莽之納女孝平曹操之
納女孝獻獨何爲者哉觀於此而光之心可知矣然則光之立宣
而卒不敢篡之者何也宣立固少光故陰待而徐圖之厥後宣之
英明實有以戢其心而不敢動則固非光之所及料也不然宣帝
而旣長矣獨何畏於光之驂乘而懷刺背之憂哉則光之誠中而
形外者固已久矣漢之不亡豈非高文之功德洽於人而自結於

天者爲已至哉嗟乎先建社稷之勳被忠賢之譽天下逸世至乃置諸伊且之間而逸世卒以誅滅子文無逸何以勸善此豈天道乎哉世之懷詐僞而盜虛聲者可以鑒矣

書蘇子由三國論後

嗚呼成敗之中於人心也甚矣哉昔者暴秦之亂梁涉一呼山澤皆響顧其才足以亂天下而不足以霸天下項籍席其勢足以霸天下矣然而其暴不足鎮天下故高帝不數年天下大定三國之勢則不然當是時天子尙建空名於其上諸侯各世其業而子其民於其下又非秦之四分五裂遽無統紀略爲要結而人心卽歸之也昭烈帝室遠族之裔無尺寸之藉卒然曰吾欲復天下其誰從而信之而誰從而服之自古創天下易復天下難創天下非易也創於大亂後則易甚漢高祖唐太宗是也復天下非難也天下

不自我亂而復之則易天下自我亂而復之則難西漢之天下不亂之孝平而亂之王莽故光武復之易東漢之天下不亂之董卓而亂之桓靈故昭烈復之難然卒能收人心於潰散之後延氣數於耗竭之餘論世者且借以長忠臣孝子之氣而以懼亂臣賊子而願過責乎哉蘇子之言曰古英雄之君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見是矣至謂武侯可相不可將昭烈之才近高祖而不得用之之術則非也武侯之才不世出不可以三國論論三國之才則上昭烈曹操爲亞孫權次之曹操臨機應變固昭烈所不及可以提十萬兵縱橫天下而靜鎮則昭烈過之孫權據江東根深穴固可以雄天下而不能圖遠則明慎多而恢擴不足沈毅似昭烈而少忠厚之誠設昭烈據操權之資則操權未可知也昭烈之才可將將不可爲將可處變不可應變方昭烈之未入蜀

也曹操挾天子以令天下刑人爵人在其掌握天子爲之屏氣昭烈方寄食其下眈眈焉欲殺之也久矣卒忍而不發陽奉之實陰圖之於是潛謀而出守而投袁紹而依荊州而寄命夏口諷江東而炬之赤壁設非以不勇不智養其鋒雖百昭烈曹操固已殺之矣尙安望間關而入蜀哉昭烈能下人曹操知其英雄而喜其下我不知實所以圖我可殺而不殺而反縱之昭烈之智卽高祖下項籍之智也且結好孫權卽高祖籠罩信越之智也此卽所謂不智不勇而真智大勇乃見者也其視操爲何如哉卽其入蜀蜀四塞之國秦所藉以霸而高祖所藉以成帝業者也蘇子曰非地不知東與北皆有主荊州可得而不易守舍蜀奚入哉夫漢所以不復者失荊州伐吳二事耳荊州益州羽翼荊州存否益州所以盛衰也未失荊州不宜使羽獨將旣失荊州不宜遽詔伐吳宜優容

之使德我而出荊州之甲以弁入魏則荊州雖失猶之乎未失也何至祁山一路不能直入中原哉嗚呼昭烈武侯能以術取蜀而不能守荊州能以義服南蠻而不能入魏其所能者人也所不能者非人也成敗云乎哉董子不云乎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昭烈之對崔州平也曰備漢胄當與漢生死安得委之數與命武侯之表後主也曰成敗利鈍非所逆覩論昭烈武侯者可以決矣

權臣論

古之帝王恆舉天下之權授之宰相故垂裳端拱而天下晏然秦漢以降君臣之分日離故雖漢文帝之賢得相若申屠嘉且卒莫能殺鄧通以行其志宋仁宗號爲仁主得范仲淹爲相欲革天下之俗以求合三代之遺不數月輒出而罷之而漢昭烈慕容儁苻

堅之倫獨舉國以聽諸葛亮慕容恪王猛卒乃一隅而霸天下夫後世之君豈必好勞而惡逸哉所爲不敢任相者懼其竊吾權而盜吾國耳然觀是三子者之賢曷嘗幾微自負其國以貽萬世之口實哉雖然執是說也何以解於王莽曹操司馬懿劉裕蕭道成陳霸先徐誥故古之任相者必先審擇其人得其人則雖臥三尺之孤委以天下而不亂不得則徒爲禁令猜忌以御其相若始皇之相李斯且乃衡石程書以侵其職守明高皇帝罷宰相令子孫不得設其官而李斯卒以亡秦嚴嵩卒以致亂甚且若宋神宗之任安石而卒爲禍階然則奈何而後可曰斯若嵩所爲構亂而不能篡奪者相而不能將耳使莽操懿裕道成霸先誥而徒相則其勢亦將致亂而不卽於亡使斯若嵩而假之兵則其勢且終於篡而莫能制是故君天下者誠得亮恪猛臣之則雖合相將於一人

之身處孤弱而天下卒以無事不得三子則毋甯區相與將而無合其權則雖不足弭亂階而或不致有篡奪之禍嗚呼自東漢懲王莽之變任三公以親百職而相業衰宋祖忌趙普之略罷三公坐論之儀而相權益替明祖疾汪胡之亂嚴禁後世諸臣不得請建相而相名且亡於是擇其望輕而不得爲亂者而分假之權猝遭艱危遂莫敢操其權以制天下故吾謂宜一切蕩濯東漢宋明之陋分左右相而任之權而設太師太史太監爲三公而無勞以政此三人者雖大朝賀不得拜跪以瀆其尊而二相則惟大朝賀得拜君以正朝廷之體而天子荅之餘皆坐論以致其嚴而後天下可治

師所以教君史所以記其言動監則規其闕失者也

遷都建藩議 光緒戊戌

寤言二

方今天下所尤患苦者非英俄德法日諸國乎日本僻處東海滅
琉球亂朝鮮割臺灣以窺閩越然俄窺其北而拊其背其勢殆難
遠圖法蘭西東來踞越南爲根本伺吾滇粵以逞其謀然英逼騰
越通西江實足陰制其肘腋德意志狡焉後起一發而據我膠州
然法瞰其隙思復其仇而威海已屬諸英且將持動靜以乘其後
惟俄羅斯虎視三洲括囊回部寢尋及於印度以蠶食蒙疆而鐵
路之興已達吾東三省今且據旅順以扼吾吭此其勢非盡噬吾
東西北土疆不止英吉利據五印度以擅南洋故取緬邦兵不血
刃今且開鐵路以達藏滇將合長江爲率然之勢此其勢必將東
遷印度以經略吾西南是一二國者固已並峙環球薦食上國故日
本聯英而德法聯俄各附強大以爭雄長然英疆遼漫主后就衰

猝有變端其勢且難自保而俄君銳少地勢足以雄制諸邦中國且方自睨於俄而歸其掌握此其勝負固已瞭然自見於區合之間且夫新疆外蒙古根本在青海隴西秦晉而和林巴爾朱海庫車石堡城不建親藩關外鑛屯未廣布隆吉塔里木兩河不通蒙疆水師不設則迪化庫倫呼應不繼而蒙疆危東三省內蒙古根本在兩京而興京多倫諾不建親藩混同江水師不立索倫金匪馬賊不撫其渠帥而重其權則寢久必爲俄用而東三省內蒙古危二者危而京師無安枕之日矣藏滇根本在巴蜀衛藏地方六千里無親藩駐扎什倫布無大臣駐宗喀薄宗二城以練番兵則印緬皆易爲患而藏危西蜀甯遠不建親藩巴塘打箭爐不駐提鎮則藏危而蜀亦危永昌不移撫部黑江不設水師則騰越臨江易動而滇危兩粵不建親藩西江水師不立粵西撫部不駐潯州

則鎮南孤遠粵東撫部不駐雷州則瓊崖易覲而粵東西危蜀藏滇粵危則西南大勢去矣夫自東三省遼內外蒙古達新疆衛藏滇粵

國家所恃爲藩籬者如此又況沿海萬里無藩籬之限喜人怒獸之倫颺忽電邁於房櫳臥榻之內搯吾喉舌而踞吾腹心顧可幾幸萬一於旦夕間哉方今國勢無復雍乾財富之盛驟語建置微特黎民滋思卽殊識之士亦徘徊瞻顧而不敢爲惟自古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誠欲延國命於累卵之巔舉危疆以圖自保則因勢制地之術固有不吝不先振其綱維而徐措其節目之細則遷都之說尙焉

國家定都燕薊戴山履海其勢實足鞭筆挺合獨自東西列邦恣唯海表京師輒有曠然無蔽之憂庚申之危可爲前鑒然當此之

時盛京朝鮮旅順威海之雄固赫然當京師指臂虜雖內犯勢不能久處以躡危機故踵息之間成盟而退今朝鮮既失威旅已亡海軍蕩然甯復能禦虜於堂奧之外重以豺狼守戶熊虎當關懷愍前車豈堪覆蹈盲者不咎方且陋直父之遺規躡瀟淵之孤注坐使萬騎徘徊百僚矇惑烏虜此豈可不爲之寒心哉蓋嘗綜攬中國大勢關中沃野千里號稱陸海險塞之重形勢之雄甲於函夏然攻其險塞大抵在東西南三面而北道漫焉故雖漢文之強匈奴輒絕黃河入上郡烽火達於甘泉至乃遣將軍壁瀚上以防其變今俄羅斯百倍匈奴

國家之力去漢文懸絕虜自庫倫絕瀚海以襲榆延且有呼翁騃盪之勢而羣回蟠結尤爲腹心癘結之憂今議者輒謂徙都關中是震古往之陳迹而遺眉睫之鉅患也且王者都會所以繫一國

之人心而通萬國之聲氣者也故其地足以親天下而遠天下羣起而親我而其利害則尤莫大於漕自漢都關中漕輒入黃河涉砥柱三門之險以達渭敗亡煩費不可勝窮至乃鑿褒斜徑南陽通沔開井渠引洛水以達商顏其地輒視中州爲關鍵閱世既久卒不得善道以圖萬世之安矧自李唐以來至於今關中無帝王之業而漕渠輒廢猝而謀之勞費亡等卽遠圖鐵道而中原變起毀塞尤不勝防此其利害爲何如哉泰西之爲國也自天子達諸庶氓類莫不精地利工形勢獨其都會若倫敦若彼得羅若華盛頓大都建置海瀕蓋其意主於聯萬國以通有無絕無深閉幽藏自處難阻之地

國家勢當積弱慕而躡此害且莫可勝窮顧中國形勢在西北而人物財富實賴東南據西北可以鞭撻東南絕東南則西北且將

坐匱故都西北者必親東南而遠可以運天下而無敞闕之患且夫關中之勢視國家強弱爲盛衰周秦漢唐之初席卷囊括故嘗用關中一出盪天下而無勞及其衰也胡亥舉強秦之烈不能邊梁涉之萌芽王莽挾全漢之威不能制崇元之烏合唐之末造安史亂而河北不庭黃巢作而東南皆帝是豈關中之異勢哉國盛則根卓氣舉海內莫敢嬰其鋒國衰則形格地艱舉百二重關莫能制天下於百步之外茲其成敗得失不且皎然天壤間哉昔者蘇軾嘗愾平王東遷爲周室敗亡之始後世君子與人家國雖至危亡輒相率舉遷爲戒而宋徽欽明莊烈之禍烈焉夫周至宣王已不能復成康之盛軌幽襄昏虐衰亂益章平王躬闇弱之姿逼犬戎之焰守而不去必速於亡而其所以綿亘數百年而不絕者實賴東遷之舉何則秦自莊公拓地襄列藩侯代續武功縱橫汧

渭文甯武宣之世遂乃括岐東剪盪社伐彭戲滅小虢縣邽冀村
鄭戰晉人於河陽之墟用集繆公遂成霸業而周自平桓以降羸
蔽相仍宋人飼弱虎於亡羊之野子狎甚母怒之其父怡然曰若
毋患此也虎且弱子幼而狎之長且縋虎穴不畏獨奈何爲是鯁
鯁者爲哉比長子見齧其父枕而哭母睨而視之喑曰嗟乎是纍
纍者君欲也長而不遷不死何待求死而得又何哭焉不顧而去
今周之於秦毋乃類是使其不遷則九鼎寶器之歸不待昭襄之
世矣惟其東遷而依齊晉故桓文得率諸侯攘夷狄而尊其主雖
楚莊雄略不敢北向以瞰中原而暴秦方且閉關謝客不敢出崤
函以窺浴室彼其所以不振者獨其主偃乎若嬰兒耄叟不克自
樹於斗室之中而非東遷之過也不然秦之與楚夫豈不足併區
區之洛而顧逡巡避縮爲哉其地與東諸侯接則其情益親是耽

助者固不得而遽攫之也今中國之衰不啻西周末造而俄人立國絕類強秦暱而近之禍且不知所屆況當英德爭衡威膠並峙而

天子以萬乘之重孤注羣虎之間勢非遷都以避其鋒雖伊葛復生不足以圖自保今關中既逼羣回更憂俄患而膠爲德據其勢不難驟進中原則雖伊洛名邦亦不足以安帝業縱攬神州全局南絕越裳北橫瀚海十八行省之內實以荆襄千里爲中權樞筦之都蓋巴蜀者中國之首滇桂秦隴則肩背之區晉粵豫章中州實當臂腹燕齊閩越則手足之邦而湘漢皖吳則固臟腑腎腸之所在諸行省山川脈絡靡不畢會於郢鄢之交七中權以制四方實有呼吸貫通之妙故列國通商靡不漸漸江漢俄主遠游上國不至燕京而至武昌而德相俾斯麥之言亦以聚軍武漢爲策應

四方之策且古聖哲英雄經營帝宅靡不以陰陽山澤之聚會爲
衡周洛秦雍圖書可按攷德安安陸之間江漢環抱中幹山脈實
膾於斯重以洞庭雲夢之洲涵菁華畢萃負三關之險面五嶺之
雄天柱東環長江數千里重關疊峙進退戰守伸縮自如此其中
有數利焉川湖之間膏腴饒粟東南有變七豎不驚一利也老林
多木大工不勞杞梓梗楠咄嗟可辦二利也地險民強招募立至
團練成俗戰守可資三利也地大物博礦產殷饒製廠宏開富強
易致四利也髮捻軍興人材淵藪新機鼓舞將相必興五利也長
江羣帥霸業寢開晉鄭是依桓文可待六利也長江萬里呼吸可
通勤王之師胸焉闕下七利也川廣江浙殷富名邦上下旣親民
債易集八利也距武昌數百里沙河環曲變徙無常番輸不能出
人九利也燕粵萬里鐵路寢開坐鎮中權邊疆易制十利也據茲

十利宅爲帝都然後分建親藩於晉粵蜀吳四大國命爲元帥而以漢大臣負材略者副之有事則燕秦資晉桂閩資粵隴滇資蜀齊越資吳使任便宜自當其面無事各專屯礦卽以爲軍盡起東北西南諸部族土司材武者建子男封爵使各專其地帥其鄰以爲戰守而以侯伯之賞動之徙滬上製局於湘上徙閩江船局於鄱湖而以金陵機局徙合肥通江湖以嚴根本建燕粵鐵路爲大綱而分木路於十八行省以爲之輔江河可達則廣水師以達之夫以中國之廣大士民之眾物產之殷繁搜豪傑嚴賞罰厲生殺以振之可以雄制六合徒以新法未開人材不出京師根本逼處海壖交涉偶歧輒俯首以聽外夷之箝縛償款不已割地因之恥辱之蒙可爲痛哭而禍機之伏且將不知所終誠得大略者任天下之重而更張之亟亟焉營建新都與天下相更始一舉手間固

已廓然大變其氣象又何至凌夷頽墮至於此極乎哉或曰燕秦之患敬聞命矣顧當我朝建國滿蒙實當根本之區挾滿蒙以蒞中原其勢必據燕都爲樞筦況發祥陵寢皆在東陲今雖近海之憂急於內地一旦徙都江漢必將棄滿蒙而遺根本之區則何如建國太原去瀕海之憂開鐵道以通漕粟而顧滿蒙之爲愈也曰唯唯否否天子之建國也與諸侯異諸侯建國命之天子而不敢專故古之國君甯死社稷而不敢自棄分茅之地天子則四海爲家惟其地之足以安國庇民則隨所處爲根本之區而不容自隘故黃帝定九州而身無定處湯武旣平方夏且有西亳東洛之謀曾無膠執開國之區以爲根本故乘輿所在卽根本要區宗祏所存卽國命所繫卽我朝入關而後盛京承德雖建陪都會盟之邦而郡縣經營所視爲根本者實在京師行省之內不聞株守先朝

舊壤泥爲根本之圖譬若田家祖父墾闢山林局限偏隅莫恢阡陌逮子若孫得膏腴之壤擴祖父之模坐擁倉庾利垂百世承其後者從容坐理不忘先世之艱擇良僕以保山林宜也一旦變故紛乘勢難兼守猶欲拘牽故壤必致坐失膏腴終且圖返山林而不可得況當定都伊始方起岐豐舊僕環衛神京厥後遣將馳兵靡弗緊滿蒙是賴今則驕侈寢積智勇胥亡重以

列聖深仁涵濡方夏中原赤子罔弗斷斷於親上死長之誠故髮捻軍興兵若將大都取給東南而滿蒙蓋寡迺欲執舊時根本之區爲終古不遷之局豈通論哉俄羅斯之爲國也僻處西歐其勢若無與於中國自羅的士波強鄰箝制求黑海印洋不得不能不鼓全力以經略亞東今綏芬旅順旣入版圖西比輪車更陵肩背滿蒙萬里久歸囊括之中夫遏之愈深洩之愈激雖英倭防制其

志俱在江海要區而其力均莫能保吾滿蒙之地則雖太原雄國
表裏河山安能遠馭滿蒙備其侵襲又況河山絕險饋餉阻艱不
能聯萬國以接東南其弊乃與關中等孰若截瀚海以保膏腴視
吾力以爲進退之爲得哉鐵道之爲物也難成而易敗斷其尋尺
則全局皆隳何如江漢淮湘從容自致夫以八口之家待糧百里
且有餓殍之憂而顧以京師之重萬乘之尊需米粟於數千里之
外是尙得爲本計者乎或曰漢明之季皆以遷都而速其亡子奈
何易言之也不知徙都於危急則其事固不能知然誠度其力之
不足以相持則與其死守而蹈晉愍金哀之覆轍則毋甯弱小以
爲社稷之謀固未可執于忠肅之僥倖圖存而貿焉以蹈不測之
禍若事機未至而逆測以謀萬世之安則盤庚遷殷孝文遷洛靈
長之祚方且以經綸締造光被無疆獨奈何執亡國之詞誤人家

國事哉或曰萬乘之尊非殿閣崇闕不足壯觀瞻而動萬國今帑藏枵然司農仰屋萬世之策奚自而謀不知帝堯茅茨神禹卑宮伊古帝王絕未聞以宮室巍峩震天下耳目惟秦皇帝馳心域外阿房之作亡國所基孰若古帝王篳路藍縷之風帛冠布衣之節播諸史策垂頌無垠獨奈何以

明聖之朝處顛危之頃猶欲以辨言亂政致踐亡秦墜軫爲耶且吾聞之日本維新之初我使臣覲其君主蕭然矮屋脫帽爲歡蓋當臥薪嘗膽之時操履薄臨深之懼從古英雄未有不殷憂刻厲脫略故常而能避大難成大功者且當遼東之敗徒以京邑傾危遂至俯首求成償款至二萬萬金之巨使早用吾策以避其鋒則所費不過千萬虜求質不得且將自廢半途何至割地輸金貽譏若此利害重輕之辨不且尤大章明較著也哉且嘗靜而窺之俄

德之君皆年少氣盛亟思據中國以逞其雄圖而膠旅既亡京師
斷難安枕法則志在滇粵其勢不足以及京師惟英日商車既入
長江皆有窺伺腹心之志而其主更事既久皆將緩發以老其謀
且其心陰畏俄德之乘徙而親之且將假仁義存其主以收民望
國家靈長之慶將必賴之孰與蹈不測危機安坐厝火積薪之上
也或曰封建之謀漢明所以致亂者也本朝定鼎曷嘗不建列羣
藩然數歲之間叛亂踵爾夫以國初全盛且致亂階况當衰微之
餘乃欲並宗室部落土司紛紛建樹此豈所謂識時務者哉曰此
非豎儒之所知也漢高之得天下原於韓彭英布叛楚而滅項王
此其平居必有自功以輕天子之意其遂分封過廣威權過重遂
至猜嫌疑似相繼滅亡蓋與本朝三藩遂先同揆至若高煦宸濠
之叛其事蓋與吳濬同符大氏始焉過親繼焉過薄天下無事若

輩遂生覬覦之謀本朝優禮宗親予之以祿而靳其權絕無過親過薄之殊生其怨望況當強鄰逼處諸王皆有憂危懼迫之思始焉命涉羣邦廓其器識然後建諸險要假以事權必且惕厲戰兢亟思保聚以衛

朝廷必不至非分而懷覬覦何則危亂將至譬若同舟渡海而遇颶颺雖胡越之人漠不相知靡不各竭其手足心思以防顛沒而況兄弟骨肉之相親相屬者哉勢使然也且今之所云建藩者非漫以土地予之也始焉命爲元帥而副以漢臣已不能盡恣所欲而所在將軍督撫且各仍其權力以自保其疆無事則名爲藩王不過專屯鑛以爲自守事至乃得以隣省濟之名雖國苟有不自則副帥將軍督撫皆可箝之不勝則返之京師更爲易置號稱藩國實與將帥無殊則雖欲爲晉宋諸王而不可得而況其進焉者

乎且吾之津津封建者豈敢謂諸王專閫之遂能戰守乎哉誠懼懿親畢處京師猝有難端其禍且難預度此中情事烏可忍言誠見元世廣建宗藩迄今玉步再更其子孫猶爲蒙古諸王而未嘗殄滅況

列聖深仁厚澤上焉則猶且爲萬變不測之謀也至若部族土司其始或多強盛羈縻而遂權勢久衰自與國初三藩勦威懸絕其人亦類多善守而無遠圖渙而萃之屈而伸之則雖西國兵威其勢亦難盡服尊以世爵皆足自衛而保雄圖萬一桀驁不過返其故初而止耳而奈何爲此過計乎哉且當大亂之時防之過嚴卽烏能測其不謀自立何如恩出自上使之激昂振奮爲國家保障無形之爲愈哉伊古帝王之御要荒必時其強弱與國勢盛衰以爲操縱而時至危急必能舍天下而遂可以圖吾存特非深明大

略之人不能察其微而與爲變化耳嗟呼當天下安危呼吸且欲
襲故安常覬倖旦暮其不至潰播蕩越者與有幾哉

是議始於光緒甲午冬日本之變成於丁酉戊戌膠旅威連之
亡稿凡數易乃克成篇投之達官類皆閣置庚子之亂八國連
師遂致西狩蒼黃京師幾殆里居無事朋好見者輒歎爲知
言北望神都彌增切邑辛丑盟成鑿輿遊返列強使館建廠

增兵津沽城臺蕩平如砥北河既濬更闢秦皇島卽俄還三省

英舍榆關列國同心津門仍返神都大勢已屬列強求如曩昔
之廊廟從容經營新宅嗚乎其可得哉且今強俄鐵道自恰克
圖張家口直達京師卽諸國晏然京師亦難安枕桑榆旣晚能
無盡然當西駕未還頗怪海內名卿寂無以遷都爲說客春
游楚乃知南皮節帥潛諮江表斷斷焉請徙荆門一齊眾咻空

言徒託夫以非常之舉強語塗人其爲按劍庸足怪哉惟是荆門一域江漢環流靜鎮中權良爲特易特慮番輪遠近逕達彝陵潛襲荆門震驚難恃究不若襄漢流沙番輪憚入端居堂奧七豎無驚之爲得耳若慮竟陵地狹難任神都則何如進處南陽樞機南北收湖北之利而無其患之爲愈乎侯官鄭孝胥有言建都湖北但布水雷二十具於江陰列國雖強必不敢冒窺吾險知言哉惜乎中國之大之能語此者寡耳嗚乎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每誦斯語輒不禁俯仰流涕云光緒壬寅夏記

初甲午之變日軍旣踞遼南蒙懼其潛師海道奪蘆臺以襲京師時南皮張公鎮江南命羣寮進策乃急成斯議上之不報則函達京師明年春京師益岌海上報言樞府高陽李公常熟翁公請遷都建藩以防殊變是否薄采盲說遠莫由知不幸斯議

未行償金割地而國勢難言矣戊戌夏 天子憤膠旅威連之

變毅然變法以圖自強特詔張公自楚督入覲私念威旅既去

門戶盪然京師不安雖堯舜不能為治國家之患莫大於斯輒

復舉斯議達之而亦不報蒙出游廿年從未敢妄干然當時外

患雖棘新都尙易為謀今則 朝廷動靜主自外人而洋債賄

款之多更非數十年不辦建都重事夫豈易言顧都城根本關

繫一國存亡不得不合全國之財以圖斯舉此不能不痛哭陳焉

者也今列邦撓我主權然建行宮以備遊巡豈能相阻况庚子

甚重以英特之戰西人已歎堅船巨礮為無用之謀其懼吾民實

者將不用兵而用智綢繆桑土端在此時西人計中國十入行

省面積百三十萬方里東部九省利耕者不下五十萬方里其

他九省折算共計不下六十萬五萬方里每畝徵錢百七十文全

兩土地租當得三萬萬兩食鹽照印度法歲徵當得三千三百萬

每畝歲共三百七十八文歲稅千五百萬兩然地丁輕者如桐城

黑龍江建省議 光緒丙申

龍江古稱強國我

太祖高皇帝肇興東海始征尼堪外蘭於鄂勒歡城鄂勒歡者今齊齊哈爾西南地也

太祖既下鄂勒歡索倫達呼爾諸部浸以臣服歷

太宗

世祖凡二十八年龍江迺克大定於是北踰外興安東暨海西達俄羅蒙古南極混同縱衡七千里輒隸職方我

朝騎射之雄遂迺無敵天下

章皇帝定鼎燕都東南粗息俄羅斯輒潛師襲我尼布楚雅克薩城

朝廷綏輯中原未遑討也康熙二十一年

聖祖仁皇帝既定三藩迺大徵水陸軍北討而將軍副都統因以設焉初俄羅斯之入寇也當重譯未通朝野內外輒相呼羅刹二十五年始命荷蘭人賚書諭其王王報書修好焉二十八年迺命大臣索額圖敦盟事以五體書刊界碣劃左右疆於格爾必齊額爾古訥河通互市於尼布楚而雅克薩復隸版圖界事既定俄遂命子弟就學京師習其文詞而覘其教令俄人之通中國自此始二百年來函夏穆清天威震疊殊方絕域固未敢抗上國顏行也咸豐八年中國大亂英吉利法蘭西復寇天津俄羅斯始要我黑龍江地五千里將軍奕山懼其狀於是畫江左達吉林烏蘇里至瑯春界焉自是以來俄人經營部署設屯站二百四十有奇建文武大臣專其治而統於東悉畢爾大臣復自其國都創鐵路達瑯春東西綿亘二萬里威畧之盛近古寡儔迺者西報謹傳輒謂其

要盟中朝徑道蒙疆達旅順雖羣馬聚訟迹涉無稽顧以鷹麟虎視之邦騁封豕長蛇之志厝火積薪之患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國家疆理要荒治崇疎闊蒙古衛藏青海類皆統以大臣畧齊政教而新疆東三省則命將軍鎮撫其間中興以還時移執變新疆旣建行省而

盛京吉林復以郡縣樹深遠不拔之基歟黑龍江當強敵之衝負雄固之執徒以荒寒孤遠草昧依然綜其大端不可謂非邊防之闕典也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又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嗟乎當中外開闢之會處強鄰逼處之中更值創鉅痛深之後迺復觀望徘徊覬幸旦夕於乎世安貴有豪傑哉謹條其建置大者著於篇庶蒙犁藏海諸邊可準此籌其概畧達權君子以觀覽焉
一曰改制江省之治統於將軍由來尙已副都統佐將軍以治齊

城立法之初原爲戰陣居守之地今將軍轄副都統者凡五宅皆不與奏報而齊城副都統獨與焉顧或漏言貽患或偏執沮撓流弊烏可勝數况列城副都統舉劾屬諸將軍而以同官與聞其際揆諸政體豈可謂平改省之初必先定制副都統專轄旗丁不與民事奏報專屬將軍而設巡道一員駐省會佐將軍以理錢穀刑名至於郡縣則宜自齊齊哈爾呼蘭墨爾根漠河黑龍江城始呼蘭農田饒沃待墾尤多罷守尉而設民官已爲開拓郡縣之計今宜升呼蘭同知爲府以轄三城四區改各經歷爲縣而以通判理屯政舉全境隸齊城巡道焉此呼蘭之大畧也齊齊哈爾旣設街道稅務二廳則亦民官之義也今宜升街道爲府而以稅務爲縣視嫩江左右可墾者廣其治焉此齊城之大畧也墨爾根土膏之沃稍遜呼蘭而較它城實勝旣與齊齊哈爾黑龍江城同爲屯政

之區其可耕已無疑義因其可耕而郡縣之則民日聚而田日廣今宜升黑龍江城爲府而以興安城墨爾根城別爲縣改屯官爲令而置巡道專商務以重邊治焉此黑龍江城之大畧也漠河呼倫貝爾地居邊徼屯墾未興驟置民官諸多窒礙惟漠多鑛產集數千亡命於寥絕之途轉運稍稍且滋譁潰况自呼倫以北支流紛集匯爲額河距漠河尤相密邇稻區伊闢利賴何可勝言鑛政之起統以道員然客吏之與額官權孰何啻霄壤孰若因其固有而增設之置呼倫漠河二縣以司屯鑛而增一府以樞筦其間則北道可無虞矣此漠河之大畧也古之龍江所以端居堂奧者恃外興嶺爲之障耳自劃棄江左以來長江天塹名爲與敵共之實則敵多輪舶我無一葦可杭蓋不啻舉全江而畀之矣况俄自額河以下城堡相望我則自黑龍江城以上至呼倫城不下三千里

別無一城爲之犄角雖有卡倫絕無人徑大都賃俄犁船以爲巡防此籌邊者所大懼也今宜擇漠河旁烏河瑚瑪河暨黑河口扼江要害增築四城與江城爲常山率然之執廣開徑途嚴禁賃俄犁船增卡倫於江城下游而屯鑛以爲食焉與安城窪下傾頽尤宜別建以資控馭顧夷礮精利無堅不摧則莫若剗爲土城仿天津新城之制而擇形勢築土礮臺聯民堡以左右之則防江之道於是乎爲可言矣至於驛道則由蒙古草地至喜峯口入關以達京師較由奉天實徑三之一此尤不得不急爲變計者也

一日整軍美利堅一國額兵不過二萬四千江省額兵已萬四千八百可謂盛矣然其數實統滿漢諸部落而名其制月餉銀二兩者謂之全餉惟齊蘭墨黑四城爲然而倫布興三城纔及其半每兩折實庫銀僅七錢四分西丹則非出征尙不得覲此茈茈之數

且每歲額餉三十七萬金本由部撥咸豐以後戶部乃奏請各省協而濟之於是積欠至二百七十餘萬往者滿洲漢軍各有官莊屯地諸部則以捕獵爲生所得餉金不過等諸例賞溲尋二百餘年滿漢生齒日繁莊屯恆多不給劃江而後諸部獵產淪亡餉項所頒徒備買貂貢獻由貧積弱理勢固然重以內省軍興徵調至四十四次精壯旣多傷耗歸者類屬疲瘵故雖兩次練軍不能不以稚駉備額其他尙可問哉江省水師之興自征羅刹始而名額不過八百有奇分防本多匱闕劃江而後俄輪獨擅其間我水師存者亦朽敗而無所用嗟乎水陸之軍如此雖盜騎橫轍且瞠目而莫敢誰何而况強鄰攻取之威固乃什伯千萬於此者哉今欲求兵之精則莫若加餉而嚴其選練蠲協餉之積款以復當年部撥之規不給則堅求農鑛以爲挹注則請裁罷額兵舉歲餉三十

五萬納於兩練兵之中嚴汰稚駭擇滿漢額兵壯者彌其闕而嚴其酒禁使諸部別爲一軍迺可求其實際顧天下無不可練之卒要視將與器以爲轉移滿洲漢軍浸成驕惰已大遠乎開基勤樸之遺域於此而不事外求焉非所以重邊防也竊以爲將宜擇自湘淮舊部弁宜擇諸武備學堂兵則壯健是求不必斷斷滿漢而尤以習勞耐苦爲整軍經武之大端誠以齊營練兵屯守齊城而足本省練兵六千分守江左六城一本外洋營制兩軍皆屯城外責之以捕盜巡方移屯行獵使之習勞苦而無墮於城市蕩佚之中而又上下更番使備覽山川險阻博購西洋火器聘日美兵官教習焉不出期年而兩軍之練成矣此陸軍之大畧也然陸軍雖備無水師以濟其窮其執終多閼隔惟自輪舟鐵甲之興中國戈船舉莫能與之相抗况江省荒寒早凍舟師尤覺其難混同旣屬

諸俄卽有輪舟亦且莫由自達而况乎財力之未逮也無已則請合吉林仿長江水師軍制設戈船千艘爲商運巡踔之資而初小輪舟往來黑龍松花諾尼諸江通聲氣以奪俄輪之利蓋黑龍江與外洋懸絕輪舟大者必難操縱自如我誠備舟師以湖湘之將將之設提督駐黑河口以重其權而分總兵以下等官專其責有事或可相支但得如天之福邊馬無驚則以利商賈運糈糧備盜賊使三省閩隔之氣得以暢達於其間斯固無難左券此水軍之大畧也

一曰備敵黑龍江之所以無敵於天下者索倫俄倫春諸部而已自劃江以來留左岸者四十餘屯其戶不下數百諸部實多孱雜其中邊吏旣不知收恤使歸江右以奠其室家時復渡江苛擾俄人一至則又噤莫敢聲至不得已赴訴於江城副都統之前往往

責其開啟釁端而加之桎梏於是黠者託庇俄籍愿者益無以爲生將軍恭鏗派員往勘屯民環泣至不忍聞而俄官卒以俄界爲詞汔無成議鱸魚叢雀良用慨然而在江右者額餉旣不足以贍其身家重以貂產淪亡疲貢獻以耗其所入卽俄倫春奏處興安內外亦苦存恤之無人攷俄倫春舊處精奇里江北岸本陷俄中同治十年將軍特普欽奏移內地俄人亦未敢相持卽漠河金鑛俄人已建巨厰招集四千人卒格於約章歸我誠據條約以與之爭則四百戶旗屯何難徙之內地以歸其族而諸部貢獻之物實非

御用所需况自西洋軍火之興卽矛箭亦無關軍實誠得援海東青參珠諸物蠲而免之此輩夙擅打牲使馬使鎗皆其長技加以混沌未開罔知趨避但使部各爲軍軍各爲長以隸諸巡道無事

仍其故餉無折扣以剝其生奏明不復徵調入關致虛邊地有事則不稍岐視餉事一等練軍必且肝胆相報往者同治初吉林馬賊披猖調俄倫春五百人一戰而定故雖俄人亦頗畏之特剝而削之勢且潛資他族撫而用之烏可緩哉此部軍之大畧也馬賊之患夫人知之此輩必有縱橫奇譎之材迺足御其徒而騁其虐伊古名將如彭越輩往往由之與其愈滋愈蔓莫由絕其根株何如廣示招徠收其指臂之效昔者張國樑之歸向榮李兆受之歸勝保若輩類多血性但使赤心相撫當不至反覆罹憂是在有雄畧者毅然爲之而已此奇軍之大畧也江省客民大半以山東回人爲最合冰而後來者絡繹不遑土民惡焉輒相凌虐而一聞回民則遠而避之卽所謂大八旗者亦相戒莫敢犯此輩鷙猛善鬥販牛爲生出入俄疆情勢尤悉誠使異軍特起佐我鞭笞有事則

嚮導奇軍攻其必救是亦出奇制勝之一端也此回軍之大畧也
凡此三者善用之皆我腹心漠而弃之則皆足以資敵而爲我害
然此皆所以言戰者也其爲守奈何則亦惟於鑛軍屯軍振厲之
而已鑛軍者何江右三千里隨地皆有鑛苗漠河則地止一隅開
初之初已掘至五百餘穴所屯聚至四千人鑛產之殷已可概見
今開采十年招徠必眾此輩大抵堅苦亡命之徒久處邊寒深明
地勢簡練成軍較官軍尤爲得力誠奏請於江右三千里廣開鑛
廠使各爲堡仍土法使自爲生而薄其稅以爲軍焉若輩倚此爲
身家佐官軍卽以自保其利以視建屯設戍其效有不倍蓰者哉
此鑛軍之大畧也屯軍者何其始滿洲漢軍分墾官莊屯所積之
旣久傭墾益多田宅子孫利賴百世其人生長江境必多任俠之
風使百家爲堡以自固其室家必且不令而集惟必先奏明使備

鎗械無事則團練以防盜賊之不虞有事則嬰守堡中以官軍爲之策應寇攻不下則擢其長而蠲其租稞以貽其子孫若封建焉有不生死惟命者豈情也哉此屯軍之大畧也

一曰廣屯江省貧寡之區昭於天下重以改制整軍諸役事事需財乞於鄰則杼柚皆空乞於部則度支時絀咫尺之士必且因此而阻

國家萬世之謀然天下有一地卽有一財與其仰給於人而空勞將伯孰若擴其固有而因以自強蓋自古豪傑未有不善理財而可與圖大事者也江省大利厥有數端其大者莫如屯鑛攷全省屯糧歲入四萬餘石稍有災歉蠲減隨之稜至則仍籌接濟倉糧而外多至八九萬金可謂至優極渥惟人心剝敝侵蝕彌深實惠逮民往往不能及半例恩中飽卽受者亦不知感戴

皇仁則抑何貴有此倖典哉竊以爲屯丁所入糧額本自無多自非巨祿浮饑不必輕言蠲緩亦不必遽邀賑卹之恩則兵吏無覬倖之心迺可以求實際此其一也江省河流縝繞土脉膏腴較蒙古新曠沙漠懸絕昔人屯墾皆在齊蘭墨黑四城而呼蘭黑龍江城厥壤尤爲上上然溯江而上自呼倫貝爾額爾吉勒河額穆爾河旁烏河瑚瑪爾河滾河達老河伊什肯河下逮科里河佳里河札伊河集達河萬派縱橫尤爲指不勝屈支流饒沃絕無沙磧之礙犁鋤昔人所爲屯墾於四城者徒以城戍所在特爲是自近而遠之謀初不料踵之者之淺嘗輒止也今旣荆設郡縣則屯政實爲根本大端而屯政擴充則宜自呼蘭漸及黑龍江齊墨諸城而推廣於江右三千里之內務使有一城站卽有屯田以固其基而田賦之租則呼蘭不宜過薄而黑龍江城次之墨爾根齊齊哈爾

又次之此外道愈遠則民力愈艱糧額尤宜愈減而江右新開之地則宜量其肥瘠蠲築三五年租賦免其押荒而鼓舞之此屯政之大較也呼蘭地鄰奉吉較諸城旣近而膏沃過之故自咸豐以來直隸山東游民趨之若鶩於是咸豐十年將軍特普欽乃奏仿吉林屯政於蒙古爾山閒地招墾百餘萬晌以爲永圖所謂三城四區者也當招墾之初每晌納京錢一千給子憑照謂之押荒升科之期則以地則爲衡或三年五年不等科期未至每晌歲納京錢六十謂之小租以供善後迨至廳營增設區畧旣明陳熟新熟實已各居其半當時內省軍興部庫支絀各城俸餉闕如押荒之資得銀至二十餘萬升科而後歲納大租亦十五六萬金揆以俸餉原額幾減司農度支之半可知民墾之興不特無損旗丁生計抑且大有造於旗丁攷蒙古爾山之外則有通肯河左右閒地在

呼蘭綏化之間計响二百餘萬號爲沃區近十年來議援蒙古爾山成案招墾升科中外交章輒寢不報光緒十三年將軍恭鏜復舉此爲言畧謂呼蘭封禁約有五端論地脉則恐礙參山珠河論牧廠則恐妨旗民生計而且墾戶雜則盜賊潛入攬頭出則販賣架空兼之奸民滋多不免暗通異族然攷呼蘭參山自乾隆五十四年試采參苗旣寡旋卽罷之布雅淖羅等珠河自嘉慶二十二有且委員詳勘通肯荒場南北長約一百五十餘里東西寬九十里距北圍林五十里呼蘭巴彥蘇蘇各二百里且與牧場舊地尙隔呼蘭一河若風馬牛之不相及其間縱橫核計當得二百餘萬响卽於地畝之中酌留圍場牧廠尙且綽有裕餘就令生齒日繁亦不至相窒礙若慮民攬轉售則請減去攬頭每民止放五响十

响何患不均至於盜賊則視將吏以爲盛衰於墾荒抑何所預且吉林興凱湖號稱沃壤徒以人稀土曠竟使無窮之利付諸強鄰倘早自經營何至輕棄若此且如雙城堡伯都訥等處經將軍松筠富俊條奏開屯至今利賴奉天鴨綠江近地將軍崇實亦排眾議爲之不二十年遂成沃土此又近今之明效大驗者也當入奏時奉吉兩省挾資而來者麇聚齊蘭兩城百萬之响不待招徠押荒五十萬金無難立致報寢之後識者尤痛惜焉今自倭人入寇以來

朝廷創鉅痛深特允署將軍增祺專派大臣屯墾誠得任其事者別籌他款以慰八旗民吏之心而杜內廷請達之口則事機之動固將若決江河嘗攷秦漢以來實邊之策無一不賴兵餉充盈必待朝廷籌巨款以爲運用今旣可以押荒之數十萬金爲建城設

官之用開荒而後民戶日增商賈輳輻稅釐之盛且將數倍此時固不待升科納糧始見無窮之利况禁令雖嚴官吏稍得陋規即可置之不論封禁之說依然徒託空言徒使公家失押荒納賦之巨資而軍儲坐匱曷若明以徠之之爲愈也誠使漸推漸廣徧逮諸城利賴何可勝數而

廟堂之上無事另籌巨款致礙度支抑何憚而不爲哉此屯政之宜廣者一也

一曰增礦江省本山水奧區自泰西鑛學家言之江右三千里隨在皆爲鑛產惟漠河以俄人開採始踵而因之實則漠河以東阿爾罕河奇乾河等處縱橫三百餘里鑛穴續紛蓋中俄奸民之盜采也久矣初我駐俄大臣曾紀澤咨稱俄人薩比湯上言擬在粗魯圖海界卡中國境地自阿爾坤河起至阿爾巴西嘎河口至黑

龍江會處止租采金石各鑛總署止焉光緒十年俄人遂集四千人
人勑屋七百間開穴至五百所將軍文緒奏請總署辨而逐之十
三年將軍恭鏜蒞任

諭旨以漠鑛爲言於是會商北洋大臣李鴻章釀金十四萬十四
年始命道員李金鏞勑始焉然其地去齊黑兩城俱千六百里江
右荒遠人跡不通自齊城至江城而後不得已取徑於俄賃其耙
犁或輪舟以赴道旣迂遠運糧一石費至四石有奇平時費固不
貲有事更多艱阻劫掠諱潰在在可虞當履勘時有取道布特哈
墨爾根城兩境之中驀山以達漠河之說較北轉至江城而西徑
至千五百里顧非集眾三千期以二年不辦蓋叢山窩集古木參
天伐之恐無出路諸部游獵焚之亦窒礙難行雖
朝旨飭齊營練兵開道其間其事竟寢北道之不通鑛利且難驟

獲而況城戍屯墾紛紛者爲哉竊以爲鐵路成本過重徘徊觀望
猶有可言區區山蹊之險而亦相顧趨嗟則亦何貴有此兵力耶
今宜合兩練軍分番啟道伐其木而以小者爲填谿越澗之資而
剖其大者鑿其中以爲木軌必使車行盡利而後糧運無艱則不
患無出路矣開道之區左右不過數十丈諸部獵場廣莫此何足
言況以盡蠲貢獻之

殊恩卽燬其奧區彼且樂於從令且告以山深林密一旦化爲坦
途可以掉臂游行不逢不若諸部雖獷豈盡遠乎人情則不患其
窒礙矣工作之時加之戰餉事成之後與戰陣同邀獎擢之恩則
兵弁無憂撓沮矣北道旣通然後輔以電線增之旅館必使孤行
千里不至有盜賊狼虎之驚則漠曠可增江右三千里之曠皆可
闢其途以爲推廣而城戍屯墾之繁用兵出奇之畧悉於此基之

矣而何爲是遲疑審顧乎哉雖然鑛固未易言也用機器則成本難籌用土法則艱難特甚嘗攷池州招商局煤鑛機器所獲日可六百噸必以三分之一供機器之火而洋匠洋師之重幣餘工用費之紛繁尙不在此焉土人所獲每穴日不過二萬筋而別無他耗故商局煤鑛屢虧而土人往往坐成巨富蓋機器之用必若泰西人之長袖善舞乃可取精用宏否則不若土法之簡而易行猶可自居不敗誠請西人之精鑛學者驗苗產以導其途餘則悉仿聖武記滇人鑛局遺規則成本旣微利且無難左券况江省商務華人以牛爲大宗俄則以金砂爲巨零星售賣其爲奸民盜采非有機器可知而阿奇兩河三百里之鑛穴縱橫尤爲無機器明證但使江右三千里盡闢其草昧而以土法經綸之苟有手足皆可荷一鋤以求金砂之所在而吾因以平其價而納其稅焉則人無

窮鑛亦無窮將使鑛之難不啻屯之易且以富中國不難而况江
省乎哉此鑛政之宜廣者一也

一曰重商屯鑛既廣客民來者必多服食之需所關尤鉅賈生有
言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管子治齊魚鹽之饒皆爲區畫以操
其權利西人深明乎此雖荒陬棄島一經擘畫則氣象爲之廓然
蓋其精神運量誠有鼓舞於無形者雖邊遠要區強鄰密邇過爲
掎克不免驅而之他迺竟聽其自消自息而若無與焉非所以重
邊陲也鹽者日用必不可無之物江省惟呼倫貝爾有之然味苦
而微則不得不取資於鄰省故鹽之來皆自奉天甯遠牛莊斤值
京錢五十等諸淮產便巧實多然苟奸販居奇亦足以爲利害水
師旣勦無事不妨并及於商宜設總局於茂興站轄諸路記防禦
而無稅焉彙局之後乃由師船運行入黑龍諾尼二江以資屯部

畧增運費以養水師抑亦兩利之道而呼貝所產則取淮蘆竈戶
煮之但能化苦爲甘以濟嶺外諸城則亦利之大者此其一也江
省苦寒嗜酒之風亦固其所然以呼蘭三城產糧極富輒陰耗於
杯杓之中稅局歲稅酒筒至萬餘金已可概見况兵丹隸入齊營
往往醉臥於道不終日而月餉蕩然無復知有室家之計練軍巨
餉大氏喪於酒市之間而躡捷善戰之俄倫春嗜酒尤甚初隸布
特哈時詰達入山饋酒卽罄家以獻而無吝焉且其味至薄往往
亂性傷生俄人別製洋酒以賤其值嚴禁華酒過江而將軍不可
推原其故未可厚非則莫若師其意取糜以製黃酒既可經宿而
成又無伐性戕生之患而因以禁高粱及羣飲焉其味旣甘售者
必廣卽稍增其稅而民可無傷此其一也江省江河達於四境魚
利豈可勝言徒取呼蘭網場二百二十金之稅而他無獲焉夫亦

弛之甚者矣往者興凱湖之在吉林茫無所獲及入俄而所得爲甚巨焉易地以觀誠於江河會要之區博取漁師之稅其所獲當何如哉此其一也牛也者所以任稼穡而厚民生者也自諸部呼曰菜牛亡命之倫輒相聚以販殺爲事而屯政於是乎誦焉此邊防利害之一大關鍵也攷咸豐初觔肉不過廿錢近二十年昂至六七十錢以上蓋齊蘭兩城產牛最富運之俄境則大利存焉良以俄人廣購碾其脯以備行軍廣夏連屯至今不絕傳聞俄采漠曠時石糧至五十金隻牛三十金銳意如此尤堪駭詫而當事利其稅若無覩焉啼已誠宜下令列城懸爲厲禁而一平其值蠲其稅以爲屯政之資貧不能蓄者官爲購以補屯田之闕販殺罪之如此則牛無耗而屯政可以無窮俄之所蓄以食其軍者亦將漸殺此其一也古稱江省純樸馬逸千里獲者必辨其家而返焉割

江以來其風蓋亦邈矣顧其地廣莫水草沃饒縱令屯政廣開可爲牧場者尙不知其凡幾誠以漢人理屯商而令各城副都統總管以下專司牧政馬牛而外兼及驢駝以孳斃嚴其賞罰本省贍給而外專使旗丁行商內省以爲獲而公家納其稅焉行之十年有不上下交足者豈理也哉此其一也江省物產豐饒凡可經商獲稅者尤歎更僕其大者皮張則有貂狐灰鼠麇麂虎狼藥材則有鹿茸鹿角膠筋胎膏下逮赤白芍防風黃芩車前五味薄荷黃精黃連甘草珍貴則有五色石堪達舍外此食用則有油酒苧蔴烏拉麥麵乾魚磨菇菸靛分運南北諸城尤爲絡繹而稅額則惟菸酒是徵而又薄焉非所以謀富也故欲富之增必自重商始江省民粗工拙皮張五色石堪達舍之屬成器必待京師誠致良工於此而自製焉夏則舟師出諾尼江抵伊通河源立車棧徑長春

以達赫爾蘇河南入遼河以達奉天至牛莊轉達京師諸行省其
運入俄境及本省亦以舟師赴焉春冬則設官鑛局招致良鑛以
爲擁護設官驛車棧以利其行水陸之程均仿泰西保險納其貲
以償其失則商務不期而自興矣而又設官鈔以禁俄帖種木棉
以勸官機興土膏以奪洋藥則利無旁溢而富可期矣至於呼蘭
硝產土人既取以爲售厲而禁之終恐名存實僞則不若設官硝
局以製之以備屯鑛各軍之用而補練軍之窮斯亦興利濟軍之
一端也

一曰礪材天下萬事無一不賴人材況邊防之重郡縣之開與往
昔因陋就簡之成模相去懸絕夫豈一手一足之烈所能爲哉蓋
欲求人材必自學校始矣江省滿官學始自康熙所習清文騎射
一學生徒多至百人其無足重輕審矣漢官學始自光緒七年將

軍定安捐廉勅始至九年將軍文緒成焉建立文藝經義說約啟蒙四科各延一師爲教別設漢教習一人復購十三經廿四史通鑑等書衣廩章程均照京旗官學三年期滿由將軍具考送部官焉惟所設僅在齊城他皆無有且所備經史等書類皆窮年莫殫而欲求邊遠之氓喁喁向學其可得乎竊意郡縣旣設屯鑛商政旣開則宜各就所居勅爲旗屯鑛商諸學而官鼓舞乏有能捐千金爲義學者奏明頒給樂善好施門額仍予本身或子弟衣衿一人准其鄉試五百金者額與衿給其一焉其所學四子書而外但取近時西國文字公法約章輿圖兵政商鑛算數農田醫藥諸書下逮公牘書函律例由淺而深各專其一而不遷焉其不樂爲此而爲舉業者聽蓋西書譯後類多淺率易明文義稍通即可自尋其解較之經史繁難必且事半功倍況耳目漸開使知西人得一

地必墾而闢之以濬農田商鑛之源而盡其利既不至撓大計學成而後亦可於本省之中隨所用以廣其遷擢之途而不至求材於鄰省殊邦而授之柄其爲利益又豈止十世百世已哉江省政治統諸將軍而不能不寄喉舌腹心於僚佐此理勢之固然者也攷將軍戲下掌關防者曰印君例歸協領外城咨白悉視印君爲進止焉權勢之尊實出列城副都統之上顧此輩多不知書通漢文者尤寡則不能不寄耳目於筆帖式筆帖式多肄官學略通文義卽已行走諸司與印君赴府白事將軍或顧而問之印君則顧筆帖式爲可否而他無聞焉回司辦稿亦由印君送府畫諾如前狀嗟乎邊疆之重而以土木偶之印君喉舌其間是尙能以有爲哉竊謂以協領爲印君不過一時權宜實不足以言經制攷將軍衙門有員外主事等官實與部堂無異今官奏請以協領仍參旗

軍而請在部掌稿郎中爲印君正副各一三年稱職則由將軍具考送部引 見記名以道員簡放則以副爲正而增其副焉郡縣既設屯鑛日興民事之繁百倍疇曩重以俄夷交涉所關實多而欲仍以不學無術之筆帖式承之其必至棼亂而無統也決矣竊以爲宜於戶工兵三部各請當差之員外主事各二人領袖三司與刑司等諸司筆帖式隸焉而增吏司員外主事察羣官功過而紀載之以爲黜陟三年稱職分繁簡具考引 見以知府直隸州同知知州選用焉凡此者不必拘拘滿漢之分惟其才而任以事則事無不舉矣刑者所以定民志者也江省雖有員外主事而明法者邈焉至有外城逆案咨達將軍而理刑員外以覆核調處罹重咎者法之不明綱紀可由而振今宜請刑部慎選司員以當斯選則獄無冤民矣筆帖式者其始不過擬鈔文牘其職等於部書

今宜返其職而一統於司員非由將軍考自官民諸學不得與其選而升擢悉如其舊則人人奮於功名而自愛矣而又專用漢文以簡案牘增繙譯於呼倫貝爾布特哈兩城而無去滿蒙繙譯之舊則公牘不勞而自理矣自俄人割界以來交涉之端日劇蓋其事始於江城而要其歸則以將軍爲進止良以俄官照會直達將軍副都統以下不屑也今二城皆有滿蒙漢譯官而俄文獨闕猝有交涉筆舌茫如非所以重邦交也今宜咨請總署選俄文學生四員爲譯官分設兩城而開其遷擢之路則交涉之端不虞閼隔矣凡此其大綱也至於郡縣之設屯鑛商政之興尤宜博調軍營幹濟之才與出洋西學之士以資治理庶幾漸磨浸漬不至拘守舊章陷於貧寡之中而莫由自拔惟升擢之路必較內省爲速化焉則豪俊之徒毅然長往矣誠如是事安有不治利安有不獲又

何敵國外患之岌岌爲哉

一曰權法法者所以劑天下而使之平者也顧法之行視乎執執之不可則賴吾權以濟之必使法之所至無或逆於條教之中然後靡措不正靡施不行可以運天下而無難矣往者江省官家案牘防檢每疏而莫爲奸利昔人稱述以爲美談近則遣戍犯官入司行走往往舞文弄法莫測端倪昔者

聖祖仁皇帝以遣犯至黑龍江當差爲奴者多至數千人懼爲隱患而思去之以將軍薩布素之言而止乾隆間新置大定乃以應遣黑龍江者移之誠得援此爲言既可以杜公家案牘之奸亦且以絕彼族暗要之患如是乃可用吾法而無難矣此其內也江省台站凡三十有五舊制站丁授有官田餘丁簽貼自咸豐軍興及練軍再起餉械差徭之重數倍昔時餘丁簽名無不破家蕩產同

治十二年恭上

皇太后徽號恩詔有撫卹驛站之文於是疊經將軍奏准按丁月給京錢三千可謂曠典惟站丁之始蓋皆康熙平定吳三桂部下免死之徒定制不准服官應試其間官田所授間致富饒管轄各官遂多魚肉攷吉江兩省站丁不下數萬人壅潰必傷古今同戒宜請

明詔豁其原籍而擢用其才有能建學讀書與旗屯商鑛諸人同其獎厲而聽其入試焉蓋古之爲法脅從罔治况在子孫尤宜矜卹矧外夷叵測倘因其懣鬱而要結之其爲禍可勝言哉此其外也如此而遂可以惟所欲爲乎未也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况江省本

國家根本之區軍興以來任將軍都統欽差大臣者後先相望子

若孫出入

內廷聲氣之雄遠逾疇曩重以

御前諳達之徒以教習騎射之勞等諸師傅將軍偶思振作若輩
輒以

祖宗禁令旗民生計爲言甚且誣夷爲跖誣白爲淄邊事之類實
由諸此昔者將軍文緒奏裁布哈特城俄倫春部諳達用意至深
卒以京控誣詞遂令去位吉林將軍銘安徒以重用漢員廣設民
吏參款數百查辦至三前車之憂雖豪傑亦不能不爲之瞻顧竊
以爲欲成大功不宜拘牽常法而執之所在雖聖人不能不予以
行權屯鑛爲郡縣大端宜於奏請增廣時聲明屯政所資歲儲若
干成另闢官倉專顧旗民生計而鑛徒所獲亦以若干成爲旗民
公費及津貼諳達家室之需而額外世襲及告休給俸等官大小

千員亦宜另籌別款以爲贍給且凡旗官自副都統以下廉俸一律增加但使商鑛日增仍宜籌副都統及總管經費以資津貼務使旗官財用不匱安坐而得金幣之饒則自上而下無不歡欣鼓舞樂於從令矣昔者侍郎方苞請於安徽布政使奏免潛山鐵貢而臃腫以潛賂部書爲言湖北巡撫胡林翼欲謀富強兢兢以二萬金奉總督爲公費古之君子往往因勢達權變通盡利上下孚洽油然而渙然其中權度之微固自有不能語諸人者是在深識者陰以察之耳嘗攷宋臣蘇軾之守徐州也請毋更他鎮以竟其功而胡林翼之撫武昌亦請飭部臣毋拘文法况乎邊徼之地外患之殷改制之繁創興之眾而欲旦夕以期之文法以束之其復能振厲者幾何哉此可援以自任者矣

乙未將軍恩澤公鎮黑龍江屬松惠泉太令延幕客惠泉以不佞薦母老辭乃爲斯議以上今強鄰竊踞觀此能無愾然壬寅記

擬陳政本疏 甲午夏

臣以菲材猥蒙拔擢循分滋感慙竦交榮伏念隆天重地之恩謬參帷幄論思之職自非據誠獻納曷由仰報涓埃矧當厠席求言默而不宣更非微臣所由自矢謹陳愚慮惟聖主擇焉一日倡政學帝王之道莫大乎集天下之才以爲才尤莫捷於集羣臣之學以爲學故古之賢主無不以賓禮儒臣談經誦史爲正心出治之大原我朝聖聖相承尤以稽古親賢爲家法伏讀列朝聖訓竊仰見順康雍乾之世萬幾雖勞曾無一日不御經筵與儒臣相討論君臣之際穆然布衣師友之歡故當時政教休明號稱極盛儒生涵濡聖澤尤多理學名臣皇上親政以來聖學日新薄海臣民無不歡欣鼓舞惟經筵盛典延曠至今諸臣時以爲言而萬幾或多未暇臣愚以爲經筵禮數過煩要在行其義而

不必拘其節乃可持行永久而上下無勞竊見高宗聖訓嘗命翰詹科道諸臣日呈經史講義其善者或闡發精義或因事效忠無不俯霽天顏立蒙褒予卽或義有未當論有未明亦必訓示周詳藉資啟沃此誠贊翼聖智之大端也臣以爲科道旣居言責似毋庸責以進呈而翰詹地處清華曠無職守課之講義若名師之教生徒必能下礪賢材上裨聖哲擬請明諭翰詹諸臣日以經史輿圖時政諸書爲課自呈掌院注明現讀之書人撰一義由掌院日呈講義五篇周循無間仿蘇軾進講邇英之式毋俾庸腐毋取冗長尤不得務騁浮華紛紜漢宋必令自陳心得合中外時政而折其中皇上幾暇從容賜之評騭但得義近箴規言裨治理則請召對以別真僞而審其才其或剿襲謏揚肆奇逞怪則請時加訓飭以警其愚庶幾集思廣益之中仍寓鼓舞裁成之妙

則 聖智日精聖聰日廣諸 臣性情學術久之而皆得其真粹有
事端自能因器任官而無不當何則 祖宗立法翰詹本儒 臣養
望之官不勞吏事而捷以升階原冀假以寬閑使之厲學成材以
勝艱鉅積之既久學問皆虛處此者但知徵逐讌遊龐焉自貴一
旦循資按格坐秉鈞衡覆轍相尋曾何足怪處承平且不可而況
強鄰逼處之時哉夫立法必自貴近始誠得 皇上振興於上日
斷斷以政學爲歸一轉移間人才已不可勝用天下之士類無不
浸灌於道德經濟之中無經筵之勞坐收經筵之益一舉數善莫
捷於斯則政學興而治本立矣一日重名器名器者天子所以操
縱天下之大權也 祖宗之朝名器至爲矜重故賞一人而天下
勸絕無覬覦僥倖於其間故能內定中原外平諸部自軍興以來
名器亦稍濫矣其始軍營保獎將帥不能不寬其格以厲人心此

風一開援案而請者遂乃無從限制臣往者幕遊外省嘗見記名提督官細書手板乞錢街市之間爲之浩歎累日今恭逢 皇太后萬壽 皇上孝治天下加恩中外大臣提鎮多加尙書宮保重銜 賞雙眼孔雀翎黃馬褂此輩固多躬履行間身親鋒鏑而貴緣高位未經戰陣者尤多既已位高多金有事豈能奮往頭銜過重節制尤難卽邁往成功將來復何所賞又讀五月初八日 上諭平定回苗方略告成加恩羣吏多以候補中書免補同知以知府用加鹽運使銜中書官止七品出補同知已爲逾級乃竟超擢知府加鹽運使銜是越四級而至三品矣勸捐協餉河海運漕皆官吏應爲之職也今旣加重祿復以例保動之甚至開一河工平一土寇張皇鋪厲若奏奇勳保獎盈千猶多未饜海防重寄也今陸營鐵艦醉舞酣歌一至三年保案如平大敵尙臨戰陣何以待

之且州縣者牧民之吏道府則天子所恃以表率羣僚者也今庶常與進士授外官者不過知縣捐班可至道府而州縣無論矣夫賣官者千古之弊政萬不獲已而出此下策以閒曹等諸鬻爵猶或可言至乃勿問品行高下但得萬數千金卽令父母斯民且侈然羣僚之上天下吏治何由而清吏治不清民氣何由而靖顧瞻海內輒用隱憂且州縣但繳八成卽膺民社道府莫由位置外省則開散局以調之蒙蔽侵剝莫可端倪 國家名獲萬數千金所虧何啻倍蓰盜國不已繼以攫民往往十倍本金猶爲未足而朝廷不知也夫爵賞者治國之大柄名器過濫則賞而不勸其勢將有所窮不得不稍靳以持其後應請 明諭軍機凡 恩詔開單不得過逾常格外此獎敘有功一切交部嚴核尋常勞績但令紀錄無與升階道府州縣之捐永歸停止則名器重而豪傑奮於

功名矣一日謹 詔令天子之尊所以驅策天下者一詔令而已
史稱成王以桐葉封小弱弟周公入賀成王曰戲也公曰天子無
戲遂封之夫周公豈樂遂成王之過哉明乎人主之言不可輕出
也 皇上親政以來嘗諭外省督撫裁撤各局歸地方官矣且諭
督撫過舉許藩臬陳奏矣迄今數年督撫未裁一局藩臬未陳一
言者何哉其心有以窺 朝廷也夫立法宜寬用法宜嚴立法不
寬則臣下無所措手足用法不嚴則臣下因循玩愒而 朝命不
尊應請 嚴飭各督撫懍遵前 旨裁併各局限三月內覆奏不
裁併者嚴處之督撫被劾屬實藩臬未經陳奏者降級調用凡若
此類一切整齊而嚴肅之則外臣憚懾而 朝廷之權尊矣一日
節財用自軍興以來財用匱竭重以洋務河工災荒振卹司農仰
屋羅掘已窮然使內而內務府外而督撫大臣皆有愛惜拮据之

意則中國之大物產之多其勢固可爲也今聞內務府購物辦工領銀千兩內庫僅給其半領字仍書千兩明文是已坐侵其半矣而內監勒索又需二百金本員復以二百金自歸私橐是報銷千兩實用不過百兩到工雖有無扣甘結大都上下相蒙已成定例內廷如此國用焉得不窮且都城自上年大雨屢塌城垣估修至今部款尙歸無著猝有難端復何所恃以爲緩急言念及此可爲寒心至若外省侵蠹莫大於設局開支咸同之際軍事勞委員設局以濟一時宜也今海內承平三十年而善後之局如故支應之局如故報銷之局如故釐金保甲之局如故逮中法事起而籌防之局開矣洋務之局開矣名目紛繁不可殫述局之大者歲銷銀百數十萬兩小者亦數萬金往往一局之興書役勇丁較州縣衙門數倍始焉候補員多鑽營求託大吏無從酬應於是一局之

設大小數十員可以飽食安居彼其用心不可謂非長者馴致貪婪大吏取便私圖踵事增華因仍如故雖報銷到部皆屬空文浮冒侵漁殊難究詰而國用自此虧矣臣愚以爲方今惟製造機器招商船政洋礮火藥諸局不能裁而不妨歸併其餘一切皆可一併革除釐金支應善後報銷皆可併入藩司保甲則宜責成巡檢至若洋務籌防本歸督撫何庸另啟開銷若謂調劑貧員則莫若按其班次另籌津貼微資雖有侵浮猶可按名考察統計二十二行省歲省當不下千萬金積之數年縱有急需無難立籌鉅款若內務府則一切不急之需皆宜停止苟有購辦嚴禁勒扣侵漁另派御史四人驗工核價但得侵漁實蹟從嚴誅譴以厲其餘今內憂外患環逼無端不善理財雖堯舜不能治天下此致富之本圖也一日振藩部古者天子諸侯無不以蒐苗獮狩爲鉅典我朝

入關定鼎偃武修文而木蘭秋獮之儀舉行未替蓋本朝根本在東三省而股肱心膂則在蒙古諸藩當木蘭秋獮之時蒙古王公無不櫛鍵擁扈列聖復擇其賢否賞罰之故其氣旣攝於天威咫尺之間而其勢尤足折衝萬里之外昔策凌以蒙古鎮和林準夷不敢東顧今俄羅斯虎視西陲誠得策凌者固我藩籬俄人雖強必且望而却步顧木蘭秋獮久未舉行而蒙古亦涵濡優逸二百年不復知有兵革之事雖有奇傑莫由自拔於旃裘毳幕之中俄狡而深必多串結邊陲隱患莫切於斯今者木蘭塞外遊幸久虛秋獮誠非易易惟當皇太后萬壽盛典蒙古王公大半親視入都擬請皇上特派知兵大臣舉京營各軍嚴汰精練於萬壽前一月仿木蘭之意於南苑玉泉山等處躬御天弧肅行大閱其蒙古王公材武出眾者優賚而寵異之其或老不能軍則擇

其子若孫更易之使外藩曉然知天子英嚴神武必且奮興振發毅然有縱橫強敵之思各督撫將軍亦且竦然知上意所存不敢飾觀瞻以弛武備此致強之大端也一日厲人材自古開國人材大抵閎毅樸深蔚然懷十世百世之量積之既久非顛預瑣屑卽輕軟浮華瑣屑則不識重輕顛預則不知痛癢浮華則無實輕軟則無骨無事不過趨踰應對有事則掉臂去之人無血性何以爲人國無真才誰與爲國夫豈生質使然哉風氣漸靡中材且將波靡無他無真氣鼓盪於其間也近時取士鄉會莫重時文殿試但求楷法始焉承平應制不過蔽黼休明馴至軍機譯署章京御史中書無一不取諸楷法雕蟲末藝何與經綸風氣所趨賢者亦無能自拔所學如此遂使性情心術流入顛預瑣屑輕軟浮華之域而不自知人才之憂莫大乎是臣非敢謂此中無一真才然

謂真才必出於斯則豪傑之士惟有長揖入山而已烏能俯首繩
縛捐所學以攻此末技乎哉故竊以爲流弊至此欲求人才非遍
開學校以經世之業分列學科使人人各講專科卽以所學之科
爲選用之據終身不遷其業卽任官不易其途不可若慮財力過
虧未能猝辦則惟於鄉會殿試之中稍嚴取額而開特科以濟其
窮尙不失鼓舞人材之急計攷康熙乾隆之世兩開特科一時淹
雅之儒雲興蔚起然當時號稱宏博所試不過詩賦二端識者每
以爲病誠仿宋人直言極諫之科 詔中外大臣各舉非常之士
試以制策訪以時政一準蘇軾應諫科之文體蠲除時忌不求楷
法使之各盡其才則豪傑之士必有蹶然興起於山林藪澤之間
者蓋嚴以保薦則淺陋不得妄干許以直言則膽識無難立見今
天下風氣宋學者流爲迂疏漢學者流爲破碎詞章之士又多靡

曼而無風骨之可尋當此 國步艱難不得不求風節廉幹之才
厲天下墮頽之氣是在 皇上一振厲之而已

擬陳南北軍勢疏 甲午夏

竊維咸同以來髮捻回苗幾徧天下湘淮二軍相繼掃盪措中國
於泰山之安偉烈奇勳誠不可沒於天壤然長江水師自曾國藩
彭玉麟奏定三十年內將卒專用湘軍長江數千里湘軍遂成積
重難移之勢前江督曾國荃入覲 朝命裕祿暫督兩江國荃舟
至清江湖人懼裕祿嚴其督責情勢洶洶於是命國荃中道還鎮
江南湘人乃定且長江會匪仇教尤多揆厥由來類皆湘軍爲嚆
矢推求極致忠可勝言此湘軍在南之情勢也李鴻章既定中原
威震河朔鎮臨畿甸逾二十年淮軍幾徧三輔而練軍實參伍之
練軍者創始於曾國藩原奏調南人之戰將練北人之新兵者也

其兵大都取自緣營另歸練軍統將其底餉月纔一兩五錢卽練
餉月亦不過二兩四錢而止其勢固遠遂准營而統將旣屬南人
情志豈能盡洽且或因其不洽而剋扣之而虐用之練軍心志紛
然矣津人言前歲冬練軍相期潰變李鴻章速發二萬金犒之其
患乃息而淮軍勁旅莫若盛軍盛軍者周盛波盛傳兄弟之軍也
往者盛傳之生築城開屯規模闕遠其屯法上至統領營官下至
長夫營勇皆按田收穫而分利之故人爭爲用由然見三時耕作
一時講武之風然其時開河建閘工役過勞盛傳偶至保陽尙不
免入營逃潰及盛傳聞變馳諭中途其禍乃定蓋勁旅之難馭如
此今周氏兄弟旣沒鴻章初命賈起勝衛汝貴分將其軍厥後汝
貴鑽營鴻章爲其所蔽遂乃撒賈任衛而軍事以頽臣於二將皆
未一見其人然輿論所歸皆謂賈樸而衛華賈直而衛滑且自衛

接統以來軍士輒怏怏怨懟大抵謂其朘刻勇丁交通權貴遂人
人有潰變之思今強鄰環逼外患方殷如此而欲其効命疆場奮
身敵愾庸可得哉此淮軍在北之情勢也夫兵者易聚而難散古
人蓋嘗言之而近時湘淮兩軍實隱成唐末藩鎮之勢願湘淮羣
帥渥被殊恩大都體國公忠復何所慮惟統馭過眾防制或恐難
周而諸臣年老氣衰於將士皆有父子家人之誼每不樂操嚴法
以厲其威而承平過久恩賞過多非不測之威實無以折悍將驕
陵之氣 國家法嚴令具士人入官但能謹守成規皆可號稱良
吏惟兵事則非講求之久歷練之深斷未有書生拜將能僥倖以
成功者往者中法之變 朝廷嘗慮海疆重鎮繼帥無人分命儒
臣會籌軍事固將磨厲以任其材未幾而罷黜相仍前謀遂已 臣
愚以爲別籌副帥疑忌必多其勢斷難融懌不若就學 臣爲儲帥

使之狎處而無嫌蓋 國朝定制帷幄近臣率以待天下帥臣之
選自軍事起而文臣多不知兵乃不得已而求諸草澤非謂文臣
之不應知兵也今承平之後日久弊生則莫若取儒臣才畧者練
習兵機猶可奪其所恃擬請嗣後學臣期滿先期由軍機掌院保
薦數人如出使外洋之例但得其人沈毅閎達爲守兼資不必論
考差文字 皇上從容引對以察其才侍郎部務殷繁無勞出試
九卿之屬則加兵部侍郎銜編檢則加兵科給事銜如使臣之加
京秩以重其威望按臨所至必閱其營伍嚴賞罰而禁供張賢者
令其咨商督撫傳見而奏保之不職者亦咨商傳見而後奏黜蓋
督撫五年大閱供張煩費大縣必數千金每多中道往還視爲故
事章疏鋪衍皆屬空言學臣則歲試一周無不親臨其地一省山
川形勢往來旣可熟諳因試閱兵無勞煩費夫將者難成而易惰

其才往往伏於廝養賤卒之中五年一閱則才者難伸往往流爲盜賊誠令按年獎拔材武之士姓名得達於天子之廷則將感使者之知十倍於尋常拔擢而興起必多督撫仍可以五年一閱視學臣賞罰而陰察其才尤足見相繫相維之妙學臣旣分校閱之勞此外別無所與仍可相安相習而無間隙於其間久之督撫員缺卽可因而授之無儲帥之名坐收儲帥之益計未有便於此者誠如是則文臣旣經兵事必多將帥之才宿將雖漸凋零不至替人無著且文臣旣參兵事則翰苑中人必且研求兵學外交圖籍久之而眞才自出於其中方今外患內憂環滋迭伏必合天下英才盡謀兵事而毋輕用其鋒乃可養國威而銷隱患此臣區區之微慮也至若湘淮各軍大者或難控禦則取其眾者分將之將誠不賢則宜早爲更置若盛軍屯法極宜還守周盛傳舊制而推

廣之庶可省軍儲而無貽患練軍則視其可否而進退之可練則宜增餉而無岐視且練軍之興二十年豈無北人可勝統將察其可任而漸易之必使上下孚洽然後軍志定而訓練可圖矣若夫湘軍之在江南尙無大部惟長江上下會匪繁多則宜招游勇開煤窰部以營規采以土法使之上下樂利無暇他圖工作餘閒練之鎗械風塵有警頃刻成軍公家無絲粟之勞坐收猛虎在山之勢此轉禍爲福之大權也

擬陳朝鮮軍事疏

朝鮮屏藩中國已數百年盟府昭垂通乎萬國自今王閭弱妃戚擅朝內治浸頹強鄰遂迫日南俄北環伏無端竊念當壬午興師院君就縛逃王復辟亂黨駢夷日艦橫來逡巡自返當時上國之權固赫然天下也迨日要盟約共保孱王苟有戎兵互商進止而

上國之權亡其半矣令開商埠冀保傾危遣使訂章不由主國而
上國之權無一存矣攷泰西公法一書主權絕重既稱屬國斷無
許人共保自讓主權更無聘約往來許由自主違斯二者輒不惜
舉全國以爭之而國勢之強弱盛衰識者每因此爲斷今中國之
於朝鮮主權既失上焉莫若明告萬國聽其自主而無容心於其
間誠度其力之足以相庇則虜王屢喪宗祧不妨明廢以圖擇立
特派大臣以制其權併此不圖必將務虛名而受實禍此臣所懷
慮十年而欲陳未獲者也今朝亂既作中國方圖保衛之名則宜
首令海軍據仁川以扼咽喉陸軍據南壇握漢城形勢別駐大軍
於平壤爲策應之資今仁川已失日軍已駐漢川擅朝都形勝我
軍僅駐牙山距漢城百二十里又隔一江二港攻守兩難欲令遠
救朝都其何能及朝都之失將在旦夕之間尤可慮者李鴻章坐

鎮津門總持全局葉志超名爲統將實無不請命津門日艦旣踞
仁川必將要我兵輪截我電報軍情萬變胸息無端必待電請往
還今勢已殊昨日進退戰守貽誤必多况乎截電要輪之尤難預
測者乎臣以爲軍事大者不妨坐論以決其是非至於曲折精微
則非身歷不能自決况今夷情變化尤未可執古人陳迹爲言唐
明之季帥臣不能操戰守之權事事決之廷議遂致黨爭不已覆
轍相尋尤爲前鑒擬請 明詔廷臣毋得妄參軍事戰守一決疆
臣疆臣但籌戰守大端臨敵機宜一歸統將庶幾各專其責不致
瞻顧旁皇李鴻章洞達夷情久練軍事進退戰守自有成謨惟葉
志超身統前軍爲偏將則有餘爲統將則不足况狃朝陽之役必
將輕敵而無遠圖軍少勢孤尤爲可慮衛汝貴盛軍統將久失軍
心李鴻章惑其大言必令遠當前敵貽誤大局所傷必多夫外交

之道無論勝負必出於和與內寇迥殊天壤惟必張我軍爲必戰之勢乃可使敵人就我範圍况日本變政以來經營西法勢將博一戰以振國威慮非倉猝言和所能就範窺李鴻章之意明知外交之必出於和每不肯輕言決戰竊慮敵窺吾隙必將爲其所乘而遣將非人尤足致強鄰輕侮臣竊見李鴻章生平寬仁大度識量過人其氣象足以包舉羣才每不能操嚴法以繩不肖故其爲帥必得深沈嚴肅者爲之左右乃可救其偏而補其疏觀其克蘇常則任程學啟劉銘傳平捻寇則任張樹珊唐殿魁守天津則任周盛波盛傳兄弟今承平既久宿將凋零軍事遂遠殊疇昔况遠征海外尤與內地絕殊非得威望重臣爲統帥外摧敵焰內攝軍心不足以操勝算查淮軍諸部自吳長慶周盛波兄弟之亡已無大將惟劉銘傳碩果僅存忠勇性成深明韜畧自簡任臺撫渥荷

殊恩每思得當以報現雖請疾歸田其志曷嘗一日忘天下哉夫
臨敵易將軍家所忌要在統帥得人則壁壘無難變色昔郭子儀
久鎮河中將驕難制李光弼代爲帥而軍以肅然咸豐初鮑起豹
提兵湘上屢敗無功塔齊布代其軍而兵威乃振夫兵將無常要
視統帥以爲進退况前敵各軍或自盛京或由淮部勢均地隔尤
非統帥不爲功應請 特詔劉銘傳欽差大臣督辦朝鮮軍務親
臨前敵與李鴻章慎籌戰守機宜明詔東征各軍咸歸節制則事
權旣一寬猛相資必不致諸將紛拏坐隳全局劉銘傳前守臺壘
聲威遠播其天姿英邁每思獨建奇功但令明詔假以威權必不
至堅臥故山致負 朝廷倚任也

權制

八
卷

桐城陳澹然著
光緒庚子冬

十一月屬除崇立刻於長沙

權制敘

制變之道在因時不欲諸時則道爲虛器自王道之說行儒者輒以富強爲病夫孔言兵食孟策齊梁其指曷嘗自軼富強之外惟貞之以道幹卓而華迺麗之驚道而遁諸虛則幹亡而道于焉寄而天地之氣踐此而頹此周秦已降二千年之大變也

國家邁迹中興舉斷斷以富強爲務而本幹衰薈枝葉乖棼儒黨昏橈國是偵贖處震蕩傾欹之域守膠錮盲塞之天舉室嬉嬉聽其奔流而罔知所屆斯益湛默者所憂傷媿鬱者也旅居將遊燕趙謹樸其說質諸忼愾悲歌之士光緒二十三年丁酉秋九月桐城陳澹然書於古建業半山寺謝公墩下

權制卷一

總述

軍地述

東三省

甯古塔

烏蘇里口

雅克陸

修佳江口

皮島

外蒙古

新疆

青海

西藏

雲貴

兩廣

江閩

江浙

直東

陝甘

湖廣

四川

河南

陸路提鎮

長江提督

卷二

軍勢述

內藩

內外諸蒙古

西藏諸番

青海諸部

外藩

朝鮮 暹羅

伊犁諸部 廓爾喀

木蘭秋獮 巴爾布

布魯克巴

內屬

東三省諸部

回部 番黎 土司

卷三

軍情述

卷四

夷勢

俄羅斯

英吉利

法蘭西

夷隙

俄羅斯

英吉利

法蘭西

日本

附美利堅
泰西小國

軍材述

預將

兵樞

鄉會

特科

用將

仲武

破格

便宜

參佐

參謀

變例

重祿

使令

使臣

廣材

郵報

繙釋

精藝

考工大臣

藝學館

藝成科

專利

助成

考工

輪舟始

輪車始

電學源流

電車新法

卷五

鐵船驗法

水雷驗法

軍餉述

漕糧

旗屯

渠塘

商運

鐵路

屯牧

屯地

屯室

屯學

屯儲

屯商

牧政

廣商

商學

商報

官商

民商

保險

護兵

商爵

專利

鐵路

小輪

郵政

報政

鑛幣

鑛務

鑛學

錢法

銀錢

玉幣

銀行

清釐

內府

織造

鹽務

釐金

典業

綜核

營建

慶賞

恩免

查鈔

報銷

散局

兵船

卷六

軍政述

警察

鄉長

冊數

捕盜

養民

勸導

選練

汰冗

併餉

實額

洋操

番練

擊技

定器

圍獵

旗兵

常兵

奇兵

設險

購器

製造

無煙火藥
渡軍機器

鍊鐵人
船局機局總論

空中魚雷
竹錨

水底船
洋鐵

滅火藥水
毒物

雜器

移廠人

江開民廠

魚雷價目

任西學局員

定賞罰

火藥

棉花火藥

魚雷價目

新奇鎗砲

水雷價目

新舊式辨

購器近章

鎗制

駭制

新奇鎗砲

新舊式辨

新舊式辨

溝堤

城台

散營

校場

圍堡

礮臺總論

團練

招募

詐兵

散隊

馬軍

死士

詐兵

散隊

馬軍

卷七

軍謀述

保微

避患

公法

西例

入會

尊使

偵察

通報館

遊員

借款

募工

行教

募工

守信 刊約章 定新例

廣援 廣商埠 訂密約 紳民氣

卷八

軍本述

徙都

建藩

綏遠 領事 兵船 特將 招徠 禁虐

陸防 防邊 防內 土司封爵 木路

海軍 海軍船制 礮船 查船 礮位 水雷

備戰 內地 江河 緝奸 棄地

陰旨 嚴法 重賞

右權制為書凡八卷前六卷感甲申乙酉越緬之亡後二卷則傷

甲午朝鮮之變與頃歲膠州旅順威海之紛乘而賡續成焉者也
自孟荀以來儒者競以尊王道黜霸功爲說屈子不得志作離騷
漢室諸賢輒相率以詞章爲鶩高者迺硜硜拾六經灰燼而焚鑿
之魏晉六朝老佛遂遍天下有宋諸子毅然索陰陽造化之旨以
求合於人心天命之數二千年來術凡五變而箋疏性命詞章三
者迺益方軫並鶩於神皋聖域之間至我

朝遂蔚焉極二千年之盛軌而究其實舉無當於天地民物存亡
消長之原重以科舉中於人心而中國衰焉已澹然少孤失學弱
冠讀通鑑愾焉傷猥學之蒙無與古聖賢經世之業銳志中外方
輿政治諸書僻處荒江見聞躑蹞塞惟性之所暱舉天下山川民物
高卑纖鉅日油然往復於方寸之域沛乎若潮汐自至而不自知
丙戌客金陵遂乃妄而爲此清談之士多目笑之甚者必拉雜摧

燒而後快孤懷寡助亦遂深藏笥篋歷十二寒暑而不敢示人戊戌春重客江南盡然悲時局之頽不復履春官之試鬱居稍閒私理陳編自念朝鮮之變膠旅之亡滇粵諸邊之岌皆不幸妄中於十二載之前出此以獻當途或不至蹈空言之誚而制器設險考工諸役則雜采近時諸說以補之而更以當今急圖爲二卷以終吾說端緒紛躋不克盡著從來先正有言識時務之爲俊傑每覽時賢論述或紛陳故迹謂無勞借助外人或震眩新奇謂當盡棄本圖而概從彼學二者交病而國是遂茫無所從是書不敢自謂曲當人心惟中國所自有者不敢數典而罹忘祖之譏其拙者不妨旁取以資吾未逮海內明達鑒其二十年孤鬱之志而辱教之則幸甚矣是書舊名富強述要刪訂後易今名云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夏四月澹然再志於金陵推局之東軒

考求中事為宗其間名類或復蓋義各有當也惟七八兩卷或以

王

近時譚者每舍中而言外夫病之不明藥於何劑故是書尤以
與前殊蓋時殊論異識亦
選更知言君子諒之而已

弟倬然琴甫參校
男葆亮伯涵

權制卷一

桐城陳澹然靜潭甫述

總述

謀天下大計者必先靜觀天下大勢而深入其細微萬變紛起而執一定之理以處之然後可以制變 國家所重在邊防東西朔南環而伺者數十國變起後謀患深後備泥常而忘變圖末而忘本重外而輕內舍近而圖遠皆非所以治邊防也兵者神明變化之術其理則平淡而無奇寓於共聞共見之中往往失之新奇怪異之外竭數十年精力不謀一簡易之方則精力愈窮後患愈不可問此賈生所爲太息者也宜一廓然大變其俗定經制而御之以權曰軍地曰軍勢曰軍情曰軍材曰軍餉曰軍政曰軍謀曰軍本

軍地述

東三省
雲貴

外蒙古
江閩

新疆
江浙

直東
青海

陝甘
西藏

湖廣
四川

河南

陸路提鎮
長江提督

兵無常勢地無常形增一敵而形勢變去一藩而形勢益變非地
變也勢變之也善用兵者因勢制地因地制形先為不可勝以待
敵之可勝形勢所在不先圖之則控制失宜彼將乘我之隙而制
我之命是故地者兵家之大權也自英俄法日起釁以來 國家
氣局一變水陸內外莫不有牽掣震動之憂請先外後內先大後
細

東三省

甯古塔
佟佳江口

烏蘇里江口

雅克薩

皮島

國家萬世之基在東三省三省一氣安危而吉黑尤孤遠險要吉
林者長白山為重鎮混同江為咽喉局量廓於烏蘇里江而精神
注於甯古塔自將軍移鎮吉林外部常有鞭長莫及之患
甯古塔
外諸部
多為吉林城形勢內向可自守而不可制外俄注意吉林
開鐵路
於黑龍
俄有

江以東謀奪朝鮮可見

若以一軍攻黑龍江使我軍專顧西北而奇兵襲混

同江則三省皆震宜仍駐將軍於甯古塔

國初將軍駐此控混黑

龍江為劃界重地

自江達烏蘇里琿春

當吉林首領踞兩京肩背一有震動

則兩京吉林之勢已摧將軍駐齊齊哈爾房闈雖固而門戶已疏

宜駐將軍於黑龍江城與精奇里河俄酋對壘而開水師於松花

江則戰守可恃

精奇里河口駐二品俄酋重兵必注於此為上通雅庫斯之路故我重兵宜駐此

盛京

二十一年俄地學會考中國人數東三省為五百七十

三省考核必嚴其眾良可為也

盛京莫不知為重地然嚴於旅順營口而疏於鴨綠皮島無

他恃朝鮮也今朝鮮既不可恃敵或竊據皮島

皮島去盛京朝鮮交界各

八十里明臣據萬人為我患

或潛渡鴨綠入佟佳江襲興京則外斷吉林

內扼盛京之吭宜增一城於佟佳江口成一軍於皮島為策

應俄警時盛京副都統奏言奉天與朝鮮邊地相去不過數

地未

詳

吉林

吉林城去盛京八百二十里去甯古塔六百三十里吉林原轄東西四千餘里南北二千里

烏蘇里江氣勢雄遠四山環拱半入俄疆南達琿春北連赫

哲宜築城江口喀爾喀山而駐軍吉林以防內襲

黑龍江

將軍改駐江城設巡道以理錢穀刑名升黑龍江城為府增

築黑河口一城以興安墨爾根為縣改屯官為令隸之升呼

蘭同知為府轄三城四區以各經歷為令升齊城街道廳為

府以稅務為令升布特哈城為縣隸之是三府者統於江城

巡道以為根本而廣屯田此南路之大略也北道則漠河實

為要衝以鑛務官為兵道設府縣佐之以呼倫貝爾為縣增

築漠河烏河瑚瑪河三城專屯鑛爲縣隸之城據新圖黑龍江古納河口左岸共夷屯三十四處途程一千六百九十三里自城以下至黑龍江口共夷屯二十九處共程一千三百三十八里自黑龍江口起至東海口共夷屯六十一處共程二千四百八十里精奇里河以上共夷屯九處共程三百二十七里

外蒙古二十一年俄考中國人數蒙古新疆共百九十九萬人蓋地之荒棄久矣

自黑龍江達恰克圖遶烏梁海至科布多爲外蒙古皆接俄羅俄

通市於恰克圖則庫倫實當其險恰克圖迤西高山林峽即色楞格河東

岸綿亘至庫倫八百里又西北至烏科二部皆山惟東逕車臣部

至黑龍江地勢平曠即車臣十卡倫地當新疆之末人也西南準部爲邊

患故鎮將軍於烏里雅蘇臺震準部將軍節制八十二旗外及烏

科等數十部轄地七千里喀部五千里烏科二部在外則控制綦難當今蒙古

之患不在西南而在東北恰克圖在東北西南有新疆烏里雅蘇臺形勢低曠

去東北遠甚惟親王策凌故城在杭愛山西古匈奴王庭所在形勝可

知又為蒙古屯田重地東控恰克圖北控烏梁海西控科布多南

蔽內蒙古而恰克圖黑龍江尤易策應俄若以奇兵襲據因糧戰

守則東南有不守之憂宜駐將軍於此專轄喀爾喀諸王科布多以南諸

部轄迪化在迪化事中而剏水師於鄂爾坤河以通其變

外蒙古

烏里雅蘇臺參贊之駐科布多者一駐本城者二將軍移鎮

策凌城宜分參贊一駐庫倫為恰克圖策應一駐烏臺以防

烏布之衝以二部之入俄也

庫倫東北近地有音特山環抱如城宜令蒙古就山築堡為

清野計其東車臣部平行宜扼敖嫩河築城為庫倫至黑龍

江策應敖嫩河即黑龍江源

庫倫辦事大臣
前移恰克圖

光緒十六年烏城將軍托克湍奏烏城四部院承辦事務圖
記因同治九年烏城兵燹各衙門焚燬復設後圖記皆用木
質不足以昭慎重請飭禮
部改用銅質關防從之

烏梁海

烏梁海形勢俯瞰俄羅孤遠難守守之則可為俄患其水皆

注俄境東投可應恰克圖西出可援塔爾巴哈臺新疆互
市地宜

築城鎮守築城宜據克穆河北流之上今已
屬俄

瀚海

瀚海縱數千里東西遼遠杳無居人乏水草蒙古亦罕至沙

深三四尺輜重改駝馬乃過山盡童野無他草惟臭蒿野蔥

地骨皮野蔥香味可食臭蒿可飼馬鳥有大鵬百靈獸有跳

兔有水野驃甚大有蠅入目小蛆隨之頃刻長四五分不治

目即失明

治法以羊肉炙熱敷目即愈

行者必以紗障目其阿里甯都搜

基及勒蘇太地水皆作屍氣惟爾朱歸掘地有泉伊勒呼鑿

石有泉瀚海地逕五百四十里 聖祖諭云瀚海水草雖乏

然脉泉鑿之甚易一卒可得二十井有郁爾草最宜馬駝食

軍行過此必視水草方可立營

瀚海泉脉曰善達地窪而潤曰賽爾山徑溝溪皆尺許見泉曰布里杜叢草積潦水多不佳曰窺布爾水潛地中野驪以蹄扶之而飲

馬逆風氣喘下營宜令順風行一二十里以舒其氣

塞外運糧莫便於駝一駝負米一石五斗飲水不多食草不擇

恤駝之法軟履以護肉峰扁鞍以護其背慎牽以護其鼻山路施皮鞋以護其足扶整駝具以防其傾側放牧毋睡以防

驚逃

額爾齊斯河為科布多塔爾巴哈臺關鍵此河一失兩邊皆

有不守之憂宜夾岸築營堡歸蒙古新疆分守今已屬俄

新疆

伊犁多屬俄羅則新疆巡撫宜駐庫車改爲省會伊犁將軍宜駐惠遠

都統宜駐塔城提督宜駐喀什噶糧道宜駐喀喇沙惠遠者新疆

精華所聚外控布哈哈薩克布魯特二國內制回疆北應塔城東連迪化沃

膏屯牧戰守有資塔城即塔爾巴哈臺爲互市要樞內控諸佐領有新附土爾扈特諸部距惠遠二千六百里不鎮以重臣則聲威不壯回疆雖設

官分治然驟奪諸伯克之權伯克回酋官少實難控制惟庫車爲驛道

關鍵兩疆道里適均駐爲省會以控全疆西應伊犁北應迪化兵

糧易給回疆有變惠遠大軍出阿克蘇會剿則進退有資增都統

於迪化而掘水師於塔里伊犁河則彌縫無闕

喀喇沙爾城北有葦湖爲回疆咽喉要害有土橋西七城回民出東北者舍此

喀喇沙爾城北有葦湖爲回疆咽喉要害有土橋西七城回民出東北者舍此

他道惟阿克蘇有事時宜先駐一軍截其路
然此實最險自惠遠至烏什十七站約千二百里俱
有水草中隔數河石多水少人馬可行

青海

青海處三邊之內地方二千里有鹽池之利鹽池周迴三百里即青海屯牧之

饒石堡城之天險石堡城著唐史南臨土通河西北初厄魯特縱

橫其間輒為邊患今黑番數萬喜剽掠踞城東沒毛山山周四百里怪石

峨夾為蒙古寇盜此青海煩官兵戍守青海大臣駐西甯體制不

宜為甘肅控制不及去石堡賊若據石堡城竊鹽池屯牧塞西藏之

口西藏有鐵索斷嘉峪之關截新疆之路出入於阿拉善諸部之

間則可以斷三邊而寇甘陝宜駐西甯大臣於石堡城則青海之

患可銷嘉峪之防益固新疆之呼吸益嚴

西藏二十一年俄考西
藏共百五十萬人

青海西南為衛藏地方六千里四山險塞大江襟帶邊疆形勝莫

盛於斯唐上番都西藏太西南通廓爾喀正道過石宿堡隔蔥嶺

二十里要害有雪城過者不能西北通新疆正道自土魯番至騰

語語即雪壓險為天下第一東北通川海東南通滇緬而近

患則在英夷英既入緬藏內大金沙我守藏以窺緬則緬懼英用

緬襲藏則川滇新疆青海皆危藏地廣大過新疆蒙古而駐藏僅

二大臣英若以正兵制雲南煽廓夷擾後藏而奇兵襲大金沙江

踞腹地則川海遼絕莫援而西南大勢去矣川海至藏甚難今全

藏操縱在我宜設將軍駐札什倫布地在後藏左有曲多江右有

轄全藏移一大臣駐薄宗城全藏根柢在四川

薄宗城據山控江鎮懾野夷雄視緬甸駐此分兵駐雅里山

左江右河皆易策應

左江右河皆易策應

左江右河皆易策應

布達拉者西藏精華所聚城背山瞰江河環繞即前藏城土膏物
 秀民盡華音城南岸為牙母魯克池池中一洲山水環抱形
 勢天然為布達拉拱衛宜築城於此橋其北則前藏固而後
 藏亦安

阿里城為後藏門戶勢極險遠策應極難宜於拉魯岡阡山
 側築城或設戍西策阿里東策濟龍城名皆與廓連界

雲貴

英法既據緬越則滇黔皆邊患而滇為急滇黔根本在川湖而大
 患則在騰越普洱臨安開化三府當緬越之衝惟騰越直俯緬都
 足以制緬之命騰越不去則緬不安其謀騰越必亟騰越懸絕怒
 江極邊至省不下二千里山險瘴毒鐵纜飛橋束馬乃渡自永昌過江其險如此則保
 守極難滇黔省會在雲南而大理實為重鎮大理府在省治西大

理北有雪山金沙南有瀾滄江名黎貢山名洱海石門重關險塞點翠

雞足二山名奇麗絕殊土膏氣和蔚然中土段氏所割據三百餘年

者也諸葛武侯伐南蠻後亦資此伐魏英若以正兵叩臨安普洱以奇兵逕猿夷

接滇襲大理則國家必有南詔之憂唐時南詔據大理為唐患宜駐滇撫於此

外控怒夷內藩省會通川藏皆近邊而保騰越之邊或謂滇撫宜駐永昌亦識時要

策然提督舊制既駐大理不若移駐永昌以巡撫大理為根本也

大理府形勢雄闊稍遜雲南而奇麗實過控制緬藏較雲南

尤為得勢蓋其指顧瀾滄怒江上下皆便而於騰越則尤為

根柢之區敵若得之不特滇黔莫保即川藏亦必不支其形

勢得也總督駐省城亦易策應兩省

雲南迤西兵備道原駐大理宜駐順甯府為普洱騰越策應

緬與猿夷接界近怒江可襲永昌大理宜戍守

雲南州縣

廣西州為黔粵至省要道武定州為四川至省要道元江州為越南至省要道皆宜升為府

緬甸孟密之蠻莫新街老官屯即緬互市處為大金沙江達

阿瓦要害

阿瓦緬都新街江日順流六日至阿瓦

直虎踞關外為明桂王入緬

之道其東木邦孟艮在耿馬土司

雲南地

滾龍江南直普洱邊

外地稍平為吳三桂入緬之道

怒江車里一派可通擺古瀾滄鎗竜一派可通越南蒙自縣

蓮花灘為交廣水陸衝要自越南東京五六日可至入越南

宜以正兵出鎮南關與欽州海道以奇兵由孟氏土司

雲南境

趨水尾洲

越南境

襲高平太原宣光

貴州州縣

石阡府距銅仁府八十里思州府三十里思安府百二十里
宜併入思安思州距鎮遠百里宜併入鎮遠

平越州領州一縣四省會雄藩宜升爲府治餘慶

遵義府

卽古夜郎地

據山爲關俯江爲池絕嶺深林土地曠遠延

袤千里爲貴省第一險要有警則川湖皆震轄以一府實難
控制宜與正安州分治戍以兵

外古州周約千三百里眾十數萬環黔粵萬山閒奧曠沃衍
獠狃淳樸別有天地爲全省所不及而諸葛營環其中俯視
全境

石阡府龍泉縣東二十里黃陽古囤巉巖絕壁大河環繞都
勻府清平縣東三十里香爐山鳥道懸崖戈鋌相向其上皆
可容百萬人

兩廣

國家以越南為南藩故西粵為腹地而重在東粵今越南既去則
 兩粵皆邊而粵西尤棘蓋疇昔輕在粵西敵將蹈我瑕也粵西多
 獞獠雜處而西南尤甚省會治桂陽其地可控東南而西南則多
 閼隔法既通商鎮南關勢不能禁獞獠出入鎮南去省千五百里一有煽惑
 則草木皆兵彼乘間以正兵叩粵東以奇兵襲南甯梧州則兩粵
 必陷何者兩粵形勢在梧州粵西形勢則在潯州也潯州統攝兩
 江右江自貴州下梧州左江自越南下梧州皆匯於此萬山環列東連梧桂西達滇黔內懾
 獞獠外控瓊越近治思恩土田商賈戰守有資思恩去南甯二百四十里宜駐
 巡撫潯州則三江噤喉六關嚴整六關皆在近治控制兩粵形勢適中且
 其地下瞰瓊州上通湖廣府江籐峽盤結獞獠肘腋戈矛尤宜震
 懾府江大籐峽山險盤結千里為粵西關鎮常嘯聚為亂梧州適鎮其中宜駐總督

梧州南甯元明皆駐重臣形勢所鍾千古不易

南甯形勝瓊越皆為環拱瓊廉尤為門戶所關轄之廣州則

形勢相背廣州東南向瓊廉西南向控制不宜而南甯形勢亦迫駐巡撫

南甯宜割瓊廉為門戶使通海道不致偏枯水陸戰守亦便

越既入法越定後法必謀取瓊州為寇邊捷徑瓊越相間海

港呼吸可通防務尤宜早計惟以督撫移甯梧則瓊州根本

始固梧州下鬱林州屬博白縣有江通廉州宜增一鎮駐崖州

江浙之潮皆有定候欽廉之潮朔望大潮謂之汛水餘日之潮謂之小水瓊州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係長

短星不係月之盈虧也

廣東州縣

惠連轄地遠至四百餘里其平連州一帶為江閩交界阻險

尤甚嘯聚尤多宜劃和平長甯河源入平連升為府治平連

潮州南澳在饒平縣西南二百里海中周迴二百里田地沃饒宜劃爲縣益招屯墾備南澳鎮不虞

嘉應州閩廣接界要地宜升爲府劃大浦縣入之

廣州香山縣以西由海入廣間道糾紛澳門一隅外夷竊據虎門而外要害莫過於斯宜劃香山新會新甯及恩平開平鶴山爲香山府治新會爲省會右臂

肇慶之陽春陽江爲高州後路要地去肇慶太遠宜併入高州

廉州交廣衝要僅轄一州兩縣孤遠單弱宜劃高平石城畀之

瓊州府轄地至一千四百餘里宜分二府一治瓊州劃陵水萬州樂會會同文昌安定邁遠歸之一治儋州劃臨高昌化

感恩崖州歸之

瓊州七里山在文昌縣北一百五十里海中七峯相連曰七洲洋山林木茂密下出淡泉航海者必取汲於此山之東有七里泉雖旱不涸粵海有警此亦伏兵之所也

德慶州一帶民獠雜處廣西衝要肇慶藩籬宜劃開建封川并羅定州屬東定西甯升爲府治德慶

虎門外橫擋山前有巨石曰飯籬排又其下有山曰下橫擋海至此分二支右多暗沙左以武山爲岸山下水深夷船必由此入海面僅三百餘丈鎖以鐵練承以木筏層折阻滯可備礮臺攻擊

廣西州縣

慶遠府與貴州接界治宜陽縣西至所屬東蘭州四百二十里西北至河池州二百五十里而南丹那池二土司尙在河

池之外計自府治至邊界亦不下三百里獐豸盤聚防範難
周宜移治河池或思恩縣

平樂府賀縣爲湖南兩廣關鍵山河流入廣東與平樂不相
屬宜割富川懷慶升爲直隸州屬廣東

太平府外卽鎮南關府南二十五里江州土司地山川環帶
土田曠遠於諸部最稱沃饒鎮南關外至昭陽關一帶邊界
險隘極多昭陽亦入越之路在鎮安府外

鬱林州博白縣東南百五十里海門鎮舊爲入越之路博白
縣綠珠江下卽南流江通廉州

江閩此據臺疆未割而言今臺已歸
日然以併江西此論固可爲也

福建根本在江西而大患則在臺灣總督兼轄浙江策應三省臺灣
改海防其勢實莫能逮海疆有警浙閩皆驚又不能運兵糧以相

援濟惟江西地大物博雄踞腹心閩海被兵江西可坐鎮從容籌

兵餉以繼其後貢江可達汀漳瀘溪可達延閩絕無仙霞浙江地隘

險之難晉元康時閩隸江州即江西明王守仁治盜汀漳亦以南贛

為根本宜改江西隸福建為江閩而浙江歸江南語具江南事中

浙閩既改江閩則總督駐閩內制江西外控臺灣閩省馬江虎門

天險易守惟臺灣孤懸海外內番外夷實難鎮撫鄭氏之踞臺灣

也有西南而無東北僅鳳山諸羅二縣故建都府治我朝因之大帥駐

臺南臺北即為敵踞法夷今省會既開則氣局一變必踞形勝方

可以馭全臺全臺土地皆山南北皆非省會惟彰化嘉義之間林

圯埔萬山環列二水環流下分爲五出嘉彰二縣爲下湖鹿港之源泊船亦便道里適中實

為形勝所在宜跨二水不致交困藉四山易就而堅築城駐巡撫臺府視澎湖尙偏此

則實當其面

江西隸江南不特鞭長莫及亦覺神氣不甚相依於閩則聲

氣易通有輔車相依之勢今臺既歸日則總督或駐邵武駐贛州以爲根本仍以巡撫治省會

專海防

臺南偏僻實不能控臺北今生番歸化尾大不掉更覺可虞

臺府濱海亦覺難守洋磯大者可以及城故治林圯埔則山海皆制呼

吸皆通戰守皆便

福建州縣

福州雖省治然領縣太多興化爲省治左臂領縣太少且

福州福清縣與福州隔越羣山有拱衛興化之勢宜劃福清

入興化福清東南海壇山周迴七百里奸宄易藏其旁大練

小練商賈雲集號稱小揚州隔岸福清豈能兼治宜劃海壇

爲縣如浙江定海制

汀漳爲粵入閩要害汀至漳六百餘里民多鴛鴦管轄甚難
宜劃武平上杭永定漳平並龍巖州爲府治龍巖策應上下
永安爲延平府右臂地段太遠險阻極多宜劃永春之德化
大田龍巖之甯洋爲一府治永安

椽籽林山

蓋卽銅山鎮一帶

周迴海中有數十處石屋屋可容百人

劇寇多踞爲巢穴宜設戍爲詔安犄角保詔安卽所以保漳
州也

船廠踞馬尾山麓羣峯繞背形若匡牀前俯大江踞林浦下
流羅星塔之上閩江白芭蕉山五虎門入口兩山環抱隨江
轉折至馬尾八十里誠爲天險易守

法酋孤拔上其海部書云閩廠所以不能燬者

兵船入水太深祇能泊羅星塔以外不能直
逼船廠廠右馬限山爲蔽大礮不能及也

江西州縣

江西東通徽浙閩崇山峻嶺雖多閒道爲守不難惟其西義甯州爲兩湖入省要道州西幕阜山接湖廣通城平治二縣界周迴數百里東北則有清水二巖正南則有黃龍山銅鼓營在焉其水出武甯達建昌徑省入湖實爲省治西路衝要宜劃武甯建昌德安升以爲府兩湖有事先駐一軍於此可出奇可自守

閩廣有變經略宜駐贛州爲根本

江浙

江南形勝在金陵安徽爲上游保障蘇浙皆下游屏蔽北自安鳳至淮徐南自徽廣至衢嚴山勢皆從隆內向而浙江淮河從之外爲定海崇明馬蹟諸山內爲洞庭山名在太湖中金焦諸勝而鬱爲龍盤虎踞之金陵襟江帶湖實爲東南第一都會然去浙江則神氣不

完出沒嘉湖閒者即可襲金陵肘腋故以蘇撫鎮下游而翼以漕督浙撫使金陵得以靜鎮江海雄視中原則東南皆可無患且太湖水師松波海防隄塘鹽漕皆一氣貫注轄之閩督則神氣相違金陵左臂益斷而欲恃形格勢禁小孤新門皆可隔蔽鞭長莫及之江西非所以制形勝也宜令浙江歸江南爲江浙總督

江浙地利民風皆無二致故總轄尤宜

金陵根本在鍾山山勢雄整俯瞰城內東南可絕常鎮之援西北可斷江岸之路敵得則城難守我守則城雖去尙可復還有事宜先據山左右麓江東諸橋宜防壅灌

金陵城宜劃幕府鷄鳴清涼諸山去其外跨秦淮而包雨花台一帶諸山則南北整嚴易守城中形勢南門內河環抱北枕鷄鳴山實可宅中馭外明故宮偏處東隅此王氣所由衰也

江蘇

東壩爲三吳命脉古東江路也守蘇州防上游宜以兵守東壩一決則下游魚矣若在上游反觀自得

丹徒口江面闊四里內暗沙二里惟近岸水深百十丈爲海船喉隘內有小河上達京口下通蘇浙軍需皆易取辦江心

洲港糾紛埋伏火攻進退奇正無不如意蓋長江未有之奇

險也

烏龍山下救生局濱水有堤宜增高厚置礮爲烏龍山礮臺犄角較礮臺尤隱藏不能還擊沙洲圩礮堤宜築

十二圩對岸世業洲相距不過里許兩洲上下皆十數里挖壕置礮夾擊亦要害也

江陰下一百八十里狼山上九十里有蘆葦港長四五十里

左有碗山石骨嶙峋右有大沙中間闊不過五六丈輪船夜

至必停泊待明始行誠天險也

安徽州縣

滁州爲中幹山蟠結之區形勢雄固左右二湖後山屏蔽長江至此北流形勢環抱周征南唐明據江左皆以滁爲根本

之區故守金陵必以此爲重鎮

太平府據金陵上游長江提督安徽學政皆駐此亦重鎮也
轄縣二則體制單薄宜劃甯國府之南陵涇縣宣城予之移
甯國府治併廣德州治甯國縣不特尊太平體制卽甯國亦
控制得宜

浙江

金華踞浙江心腹萬山四塞一水中泓水陸皆通戰守俱易
逾新昌縣名下曹娥江名則甯紹易陷出富春下錢塘則杭嚴易
摧有事宜駐一軍固杭州根本不得已劃險自守以蹈瑕抵
隙亦東南關隴也其民氣尤爲可恃詳土兵事中

直東

直隸爲京畿太行爲城渤海爲池自登萊至旅順環峙海島百數

十爲北洋鎖鑰其勢固合盛京山東而包舉之也今北洋已立海

軍海道皆歸節制夫海軍必與陸軍爲一氣而後策應呼吸無罅

漏乖舛之虞宜令山東歸直督節制則北洋門戶益嚴北洋門戶

既嚴京師藩籬尤宜續密長城以外內蒙古爲蔽在直隸境內喀爾

喀尤爲近藩在直隸境內承諸部無城堡爲防無都統將軍節制

則其勢易渙而不相親俄自恰克圖通商秋高馬肥捆載闌入設

以奇兵詐商旅襲入內蒙古內蒙古不相統攝必至震動紛擾則

京師之背已搖宜設將軍駐大巴汗嶺直隸北邊界極險詳後統諸部山東

省會在濟南濟南地勢曠遠外濱黃河內注泰山諸水易壅蔽堙

沈城內終年皆水惟青州負山帶海右關穆陵左澤北多可戰可守尤宜策

應海防宜駐巡撫於此以河督駐濟南

內蒙古科爾沁諸部在直隸境外東西距八百七十里南北

距二千有百里南界盛京邊牆北界索倫爲 國家勦戚所
居故不設將軍以相統轄然勦戚相資永保無疆之福不在
區區形迹之間設將軍以鎮之無事可不相統屬有警悉歸
調度假便宜保護之中仍寓尊重勦戚之意亦策之善者
內喀爾喀二部本居瀚海北一與其汗隙來歸賜牧張家口
外是爲右翼一以其汗被戕來歸賜牧喜峯口外是爲左翼
因在京畿不設將軍節制實與科爾沁之爲勦舊者不同宜
令無事時悉歸將軍節制

大巴汗嶺高三十里路寬四五尺高聳雲表橫截南北其北
高山壁立徑路不通東西大山或數百里或千里忽中闢一
線以通行人直乃天造地設見內大臣馬思之境

察哈爾牧場爲元上都襟山帶河周千餘里形勢雄闊與承

德皆為京師根本賊騎往來漫無防制宜移牧場他所令旗
丁屯墾詳五卷其中略仿井田之法鑿溝渠分疆界則有水
皆城扼險易守

京師濱海自旅順至登萊彌望皆成萑葦賊可潛入我不能
悉防拘守城臺水口保無有乘閒鈔襲者宜令沿海防營分
段築堤先自山海關抵黃河然後漸推漸廣敵至可隨處設
疑兵伏兵可使無停泊之所二事皆利漕糧詳
五卷漕糧事中

直隸府縣

廣平府治據黑龍河介大名順德之間相去皆不過百餘里
下游過密則上游轉疏宜移府治於磁州據漳河上游為扼
要蓋犄角之形成而後戰守之道易不然形格勢禁兵家大
忌也

山東州縣

山東府治東北多而東南獨少定制之意拱衛省城然山東海道最重登萊控制朝鮮呼吸旅順拱護天津皆於是乎賴登萊形勢北向而膠州實拊其背膠州山東東南形勝漢人所以立國者也其閒島塢實勝登萊卽墨一營何能兼顧敵若以正兵叩登萊以奇兵襲膠州爲根本隔斷膠河則登萊之後援絕登萊絕則山東必危宜升膠州爲府劃卽墨海陽諸城日照畀之平時先駐大軍則登萊安而江蘇之邳海淮揚亦壯

今膠已歸德

東平州之東原駟爲黃運兩河關鍵兩河有事宜駐軍蒲臺博興高苑新城長山五縣治皆在百餘里內自古官多則民困宜併長山於新城併高苑於博興

德州衝要宜劃德平陵縣平原併臨清州升爲府臨清之邱縣不便統轄宜屬東昌府

陝甘

國家疆域自東三省蒙古新疆西至滇粵盡海陝甘實爲堂奧之區山川雄險土厚兵強西控犁藏東瞰河洛北制蒙古南應川湖自聖祖有事三邊皆以陝甘爲根本今新疆開省隸陝甘孤懸六千里水旱兵革協餉不資何所恃爲策應宜改甯夏將軍駐涼州提督移駐詳專練兵屯牧於甘涼西甯據天山嘉峪之雄黃河青海之險關隴首領水草豐饒迪化新疆尤易呼吸三邊有警如響斯應則根本固而三邊不可動搖肅州鎮宜駐安西迪化石堡城涼州鎮宜駐肅州策應關外

甯夏爲陝甘第一關鍵

聖祖西征皆駐蹕於此故設將軍

副都統辦理甯夏蒙古部院甯夏鎮兵備道鎮守外府設官
未有重於此者然統觀大勢甘涼實當甯夏之衝甯夏較爲
腹地甘涼無事甯夏自安移將軍鎮甘涼尙有都統部院鎮
道駐劄猶爲雄鎮

將軍旣駐涼州涼州都統宜駐甘州甘肅西甯鎮道宜歸調
度主屯牧練邊兵

甘肅州縣

秦州爲鳳翔咽喉險塞要地然鞏昌據上游則秦州稍殺惟
階州爲川陝甘三省關鍵轄縣二太弱宜劃秦之徽成鞏之
西和入階州升爲府西和據岷江之首亦出奇要道也
甘州當嘉峪衝要宜併肅州入之

湖廣

東南大患在滇粵江閩根本則在兩湖兩江而兩湖尤爲根本重地中國大勢自古皆以直陝江南爲都會自中外通商則情勢絕殊直隸勢闊而神疏陝甘勢險而神促江南勢壯而神傾處四夷環伺之中沙漠海濤皆爲邊患直隸雄踞上游水陸皆利故水陸皆患陝甘保固山險利陸而不利水則有陸患無水患而亦不能制水江南盤踞下游利水而不利陸有水患無陸患而亦不能陸惟兩湖雄闊深沈擅水陸之利而無其患且可以制其患虎踞中堅邊患莫能驟入則根柢堅凝有事則下長江赴江浙入鄱陽赴江閩逾湘沅赴滇粵循江漢赴川陝踰三關赴山直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而其力又足以舉之其勢雖在東南而大用實在西北故兩湖都會在荊州而關鍵在岳論其常則宜駐將軍於岳駐總督於荊乃可控制南北而通商事劇則總督駐武昌巡撫可駐荆

襄嚴堂奧之基而移都統於岳

吳三桂死守岳州故不能驟滅洪秀全直下岳州故金陵以亡當時若有大軍駐岳必不令二寇久稽天討也

胡林翼鎮武昌籌兵濟餉故粵寇以平可知兩湖爲東南根本

荊州城近地有三海之險又有萬城寸金黃澤等堤一有潰決則荊州必陷守荊州宜先防此也

湖北州縣

武昌轄九縣一州遠者如通城縣去府治五百里宜劃通城崇陽入興國州升爲府爲武昌後障

羅田一帶山谷糾紛古時羣蠻隱爲敵國其民氣可知屬之黃州鞭長莫及宜劃廣濟黃梅麻城爲一府治羅田爲武漢

蘄黃北障

湖南州縣

茶陵州離長沙府四百八十里過遠長沙轄州縣十二過多

茶陵據長沙上游與江西接界山川縣巨民物繁阜為湘衡

奧區宜割醴陵攸縣衡州之鄰縣升為府

澧州領五縣當四川東下間道郴州領五縣當五嶺衝要靖

州領三縣當黔粵間道皆宜升為府

四川

西南大患在滇藏根本皆在四川四川國險民富不難自守而益

以金瀘諸番金川瀘水重以滇藏邊患西南半壁實未易支然自成都

入滇猶易逕敘州達昭通湘粵之赴滇者猶多惟全藏僻處西隅自滇南

青海赴藏途徑皆迂滇入藏由中甸山路險絕大軍不能入惟

海入藏出河源西經蒙古草地千五百里

四川打箭爐爲入藏孔道

大臣赴藏皆由此

西數百里至巴塘

巴塘本藏地雍正時

收入又西百里至察木多爲前藏歷數雪嶺至布達拉爲中藏自布達拉至打箭爐三千餘里及至成都不下四千里苦寒絕險呼吸不通則全藏爲棄地策應之難不在新疆下而險絕過之宜劃岷江東西爲總督提督分鎮巴塘察木多皆川滇甘藏驛道而察木多近雪嶺苦寒巴塘則沃野千里四時和燠宜駐提督鎮邊庭通四省之氣打箭爐市井輻輳因山爲城密邇金川爲番夷總會宜駐都統爲提督聲援

四川文武大臣多聚省會及川東川北西南惟雅州駐兵道松潘駐總兵西路漫無官兵駐劄不知西南山川奇險番夷錯雜聲息難通故籌西南當倍於西北
省會有總督將軍駐劄不難自守宜駐成龍潼縣茂兵備道

於龍安府建昌上南兵備道轄雅甯嘉三府原駐雅州宜駐甯遠

察木多宜駐一軍通川滇甘藏之道為提督前鋒

鴉礮江上通青海下通雲南宜分軍駐守

四川州縣

西陽州與湘黔接界亦形勢地也轄三縣宜併涪州升為府

治彭水

劍州自古險要距保甯三百二十里宜劃昭化廣元升為直

隸州

敘州府治江北領十一縣江南興文等縣與雲貴交界山寨

尤多宜劃珙縣高縣筠連興文為府治敘永廳

資州為雒江入成都要道下通瀘州尤為貴州入川之路宜

併資州入瀘升為府治瀘州

茂州爲成都西險轄縣一宜劃安縣縣竹灌縣畀之升爲府
蓋成都上游要害且逼近土司也

忠州上至重慶下至夔州皆六七百里又當湖北入川間道
宜升爲府治石砭廳

夔州府北麥子山延袤四百里有古寨容數十萬人

河南

河南無與邊防然邊防有警河南亦不能安坐而無所事開封省
治濱河闊疏易沒戰守皆無可恃自古論河南者皆重洛陽然河
南全境北狹而南闊北近畿輔南近襄淮故南方爲難治洛陽背
南向北則其勢不足震懾奸萌是故洛陽者中原都會而非河南
省會之區也許州踞三川之中據潁河之上環水爲池實有控制
襄淮之勢東西南北操縱自如宜駐巡撫爲省會

懷慶逼近山西肩背不厚則氣力不雄宜劃山西芮城平陸

垣曲陽城爲之蔽則底柱王屋皆肩背而大河之氣勢亦全

開歸陳許兵道兼河務宜駐歸德陝汝道可裁見提鎮事中

陸路提鎮

中國大勢自天山北遶至興安嶺自蔥嶺南遶至西藏

山勢皆環出蔥嶺

中國數萬里皆山而襟以大海形勝所鍾實足雄制六合山者天

地精神所聚兵家形勢寓焉內地之山自蔥嶺鬱於川陝北幹自

山陝太行迤邐至長白山南幹自川黔五嶺迤邐至金陵中幹自南

山天柱迤邐至滁揚徐萊脈絡所在鬱爲巨川故黃河介中北幹

大江介中南幹淮河介處南北而省會卽在其中北自陝甘山西

河南直隸至東三省南自川滇黔湘兩粵閩浙至兩江中自河南

至山東自湖北至安徽莫不舍險就夷踞江湖河海之濱以三幹

之山為屨陞疆域即劃於山險之閒故一山險輒為數省關鍵所
 繫其開大都林谷糾紛土瘠民悍特險阻距省治遼遠為盜賊關
 隘兵單吏弱莫敢誰何即徵兵往剿而賊逾澗嶺則已竄他省封
 疆黠者輒頓兵報捷愿者追剿或斥為越境微功乾隆間傅鼎而
 寇盜遂不可制嘉慶咸豐之間教匪髮賊大亂十年窮天下而後
 克者職是故也 國家創置江海之軍皆合萬數千里為一氣海軍
合萬三千里長獨三幹山脉為各省關鍵之區分裂而不能合一
江合五千餘里非所以昭一統也今督撫大臣封域既殊體制固難聯屬惟提鎮
 可駐關要聯數省以求呼翕之通方今論者皆重水輕山重外輕
 內不知秦築長城而禍在謫戍明重防海而禍在流亡天下禍患
 常起於無形而智勇多困於所忽宜擇數省關鍵駐提督其次駐
 總兵一鎮有警數鎮會剿一省有警數省環攻無奏調之煩無分

疆之別則一提鎮可聯數省之氣天下脈絡皆貫而各省神氣亦完巍然見大一統之盛

東三省相接以興安長白為綱領阿爾灘額墨爾山盛京極東北邊據鴉

哈河上游有驛站為三省關鍵南護永陵東應長白北控興安西制科

部科爾宜駐提督雅番山為吉盛鎖鑰吉林西外控朝鮮宜駐

總鎮佛思亭山在黑龍江口為江林二省鎖鑰外控俄羅宜駐總鎮

直隸盛京相接以太行醫無閭為綱領山海關外控渤海內控沙

漠為兩京關鍵宜駐提督牽馬嶺在盛京廣甯縣西北極險行者必牽馬聯絡醫

閭控制蒙古宜駐總鎮古北口外通蒙古內密神京宜駐總鎮

山直河南相接以太行為綱領倒馬關山險深峭石磴逶迤為

山直關鍵宜駐提督獨石口直隸內控京師外通漠北宜駐總

鎮殺虎口山西外應歸化城內蔽雁門關宜駐總鎮海喇喀山

山直交界 塞外地 雄視漠北 控制兩省 宜駐總鎮 黃澤關 山西遼 踞太

行絕頂 當四省 交涉 直隸河南山東 險要 稱雄 宜駐總鎮

山西冀甯道轄太汾潞澤遼沁 平七府州 宜兼兵備 駐平陽

歸綏兵道宜駐歸化 為綏遠將軍 犄角

山陝河南相接 以關河為綱 領潼關 控制敵函 雄踞河腹 為三

省關鍵 宜駐提督 潼關有兵備道駐提督於此兵 趙川關 河南

橫截兩省 俯控直東 河關外障 函谷 宜駐總鎮 函谷關 河南 咽

喉三省 控制山河 宜駐總鎮 永甯關 山西 夾峙山陝 對岸即陝

控制延汾 宜駐總鎮 五虎山 陝西 呼吸偏關 山西 兩省鎖鑰 宜

駐總鎮

潼關駐提督河 南陝汝道可裁

川陝河湖相接 以南山為綱 領武關肘腋 南山控制襄宛 為三

省關鍵宜駐提督馬磴寨

湖北棗陽縣境

雄踞宛襄控制兩省

河南湖北宜

駐總鎮五郎廳盤踞南山呼吸四省宜駐總鎮

已麥子山四川夔州

北境延袤湖陝可戰可耕

盤結四百餘里

宜駐總鎮

北山

甘陝四川相接以襄隴陰平為綱領七盤關

川陝分界

指顧襄隴呼

吸陰平棧道劍閣左右控制

襄隴陰平陝甘相接棧道劍閣川陝險要

為三省關鍵

宜駐提督陰平

四川界

潛通關隴天險難防宜駐總鎮岷山川肅

重鎮雄視青海金川甯羌環伺肘腋宜駐總鎮得漢城山

四川巴州

萬山城郭可戰可耕宜駐總鎮

甘陝相接以賀蘭橋山為綱領賀蘭橫截內外俯瞰黃河為陝

甘蒙古關鍵宜駐提督橋山亘八百里橫八郡邑

邠甯環慶延綏鄜坊諸郡

邑陝甘北險通驛邵莊

驛名

宜駐總鎮

駐劄五十里鋪山

金門山

在隴州上游

雄踞汧隴甘陝喉隘莫切於斯宜駐總鎮

提督鎮賀蘭甯夏兵道宜駐中衛縣

湖北河南安徽相接以電扼英霍為綱領銅羅關湖北麻城縣境東控

英皖西控電扼北控光固南控斬黃為三省關鍵宜駐提督平

靖關即龍控制汝漢兩省要樞宜駐總鎮屏風寨安徽宿松境崖井

峭險皖鄂隘區宜駐總鎮界首關河南汝州東控潁淮西控汝宛水

陸要衝宜駐總鎮

江蘇山東河南安徽相接以銅碭淮運為綱領徐州古稱雄鎮

碭山東控沂宿沂山東宿江蘇西控開歸河南南控滁泗安徽北控曹濟山東

為四省關鍵宜駐提督蜀岡揚州甘泉西接廬滁東蔽揚鎮水陸要

區宜駐總鎮蒼山山東沂州指顧滄海控制青山東淮江蘇宜駐總鎮

山東直隸河南運道相接以馬陵關為重鎮馬陵山東濮州直隸清豐扼

制黃運指顧漳沱東直河南居中扼要宜駐提督戚城滕縣咽喉

運道逼近微湖多盜宜駐總鎮臨清直東樞轂運道襟喉宜駐總

鎮

川滇黔相接以敘永

四川廳名

昭通

雲南府名

為綱領吼西關

敘永廳境

北控

巴蜀南瞰滇黔上總二江

岷江金沙江

下震三峽為三省關鍵宜駐

提督阿刺山據金沙上游

雲南麗江府邊

雄鎮番夷策應兩省宜駐總

鎮觀音山

昭通府境

俯控貴州雄視滇省宜駐總鎮

川黔湘相接以巫峽

四川西陽川

諸山

四川

為綱領巫山關四川全蜀咽喉

喉兩湖吭噓雄踞天險指顧夜郎

貴州境

為三省關鍵宜駐提督

石盤營

貴州境

肘腋苗頑為川黔湘扼要宜駐總鎮山羊隘

湖北境

黔蜀間道指顧江湖宜駐總鎮

駐兩湖交界山

滇黔粵相接以九龍

雲南江名

平孟

廣西隘名

為綱領九龍江緬越間道

滇粵樞機

江下通右

鎮夷撫蠻為三省關鍵宜駐提督平孟隘

廣西西極邊

外控緬越內控苗猺滇粵要害宜駐總鎮鹿背山

貴州境

據獐猺苗腹心爲湘粵黔重地宜駐總鎮

湘粵黔相接以五嶺爲綱領嚴關廣西境雄鎮五嶺高據二江湖北

江南內制五溪湖南外控兩粵爲三省關鍵宜駐提督天馬山

廣西肩背瓊廉越海間道西入粵宜駐總鎮嶺東營湖南境湖湘兩粵

首領嚴關庾嶺中權宜駐總鎮外增一鎮駐崖州見前

江湘閩粵相接以大庾嶺名江爲綱領大庾嶺內控江湖外鎮

閩粵東指仙霞浙境西指黃嶺湖南境爲四省關鍵宜駐提督九峯

山廣東北境外據連韶內據郴桂宜駐總鎮牛嶺福建外扼汀漳內

控章貢宜駐總鎮南澳控制閩粵山海險要宜駐總鎮已黃龍設

山江西甯州境策應岳鄂控制鄱湘宜駐總鎮

江皖閩浙相接以仙霞天目皆浙境爲綱領仙霞奇險雄關東控

金處金華處州西控廣饒北控徽甯南控延閩爲四省關鍵宜駐提

督提督駐仙霞金衢嚴杉關江西福建交界江閩扼塞水陸要衝宜駐

總鎮歷山徽州天塹深池徽饒孔道宜駐總鎮金山廣德州與浙江交界

俯瞰太湖背負天目控制甯廣拱衛金陵宜駐總鎮江門營松江

腹背湖海指臂蘇杭港汊紛歧盜賊出沒宜駐總鎮

凡提鎮駐劄令所部擇險要築壘分屯不治官署兵將皆攜

眷不入營佐雜外委守關隘者悉裁駐守將弁理郵傳以其

費給兵勇通文報習路逕伏莽可相機撲滅聞警近地營汛

皆會期無界限量寇出敵毋空壘凡駐守皆實缺非大故不

調山險可耕者令耕之以備緩急古寨道路可治者令修理

毋暇逸民寨歸民有警民入寨為犄角兵民毋相雜致遺患

凡操先囊沙越巖谷視旗鼓進退繼令攀懸崖飛絕壑至者

賞鎗械皆短悍無冗長操練整散不限陣每月操演出獵各

六日

出獵詳六卷圍獵事
中非大山澤不限

凡獵哨官整隊請令如出戰歸驗

所獲登冊反之月終視多寡難易為賞罰擾民者斬凡哨探

專探險要閒道以報各哨攜繪工往圖以獻凡駐守擾民者

許州縣密陳無洩不告者發覺同坐

統計直省省會重地皆有督撫將軍都統兵備道等官駐劄

不難自守城池移提鎮駐關隘為內外犄角之勢防堵始嚴

所論提鎮駐劄之區恐難盡合惟即吾意而籌之變通較易

為功特非深明形勢者不能決耳

凡提鎮原駐府縣皆有兵道駐劄不至移鎮空虛

凡直省提督十三總鎮六十二

新疆臺灣水師
等不在此數

所議提督十

五總鎮四十三

增崖州一
鎮在外

除重地十四鎮不移并所增崖州

一鎮計鎮五
十七

餘改增三提督

四川一
不移在內

無設官增俸之煩

村牛夕

三

直隸鎮總督駐天津鎮宜天津鎮京師重地不移狼山鎮長江喉舟

山鎮甯波外海壇鎮閩省右鄖陽鎮全鄂首西甯鎮甘肅西

有兵道鎮宜駐松潘鎮震懾金川宜普洱鎮逼近緬臨安

鎮緬越要鎮遠鎮貴州東安順鎮貴州西險要福山鎮對

狼山江陰瓊州鎮瓊地孤險不移

長江提督

大江東注五千里自荊州至江陰凡五省設提督開府岳州太平

分春秋駐劄常山率然氣象肅穆此古今江防之極盛者也然岳

州雄據上游有包舉全局之量太平局量隘狹雖肘腋金陵實不

足制長江之險長江所恃者焦象而外厥惟天門東西太平則僻

處天門下游內地洲港環列敵叩天門可使出一軍襲其後大帥

駐劄則氣象不嚴策應天門尤覺逆流難至且長江大帥必據長

江局守內河體制不合敵若以正兵塞金柱太平關鎖奇兵襲采石而

南則其勢必且坐困惟蕪湖據天門上游海船樓船發揚蹈厲有

警則陸軍堅壁天門大帥飛帆東下石頭京口指顧之間萬一深

通天門飛帆數十里蕪湖去梁山四十里神完氣壯不難直擣中堅以奇兵

出內港會剿天門山後有內港通江宜分巡道兵駐太平駐提督蕪湖

古采石易渡南方有警必戍采石守姑孰即太平自東晉以下

皆然今采石江面遼闊扼塞皆在天門時事不同形勢亦變

所論督撫將軍都統提鎮兵道駐劄及改直州縣議者必以

紛更爲病以籌款爲辭然謀天下大計必先定其大綱勢變

時移豈能安常襲故况當國家多事之秋封疆大吏斷不

能深居高拱必有一番振作而後可轉弱爲強至於移駐皆

仿天津行臺或易置他署如府州縣署皆可移似亦無勞過費但使臥

薪嘗膽振 國勢而攘外夷然後坐鎮雍容同享太平之福
大臣謀國當不河漢斯言

權制卷二

桐城陳澹然靜潭甫述

軍勢述 內藩 外藩 內屬

自古國家中興與開創異開創包舉宇內強使弱聚使散而後天下皆震懾天威不敢萌異志積之既久弱者不能強散者不能聚內患去外患遂由此而生是故古天子有內藩外藩內屬外屬而強弱聚散之權則操之天子當其強而聚不能不弱而散既弱既散則又不能不轉弱為強轉散為聚一氣鼓盪而國勢遂由此為盛衰方今四夷蠢動 國家有孤立之憂不早為之所恐內外藩屬終處散弱而國勢益孤一二鴛鴦之徒遂得自聚自強而為我患則其道不可不詳

內藩

內外諸蒙古 西藏諸番 青海諸部 賀蘭諸部 伊犁諸部 木蘭秋獮

內藩之道在振作 國家自臣服內外蒙古青海西藏諸部以來

其汗未嘗叛亂有變皆一二奸民所致何則 國家於內外蒙古則聯姻天室尊黃教以弱其民西藏達賴班禪尊禮殊甚其餘諸部皆羈縻分裂不使自強此固 聖祖 神宗操縱天下之大權而其勢則弱而不振彼蓋以爲 天子神聖威武雖處藩服統歸覆幬又震疊聲靈不敢自振拔且尊禮有加則其心逸樂而無所計昔策凌以蒙古震邊庭準夷不敢東顧今內藩衰弱未聞出一騎以靖邊陲故英俄皆有窺伺三邊之勢物盛而衰甚可懼也 國家鎮理藩屬莫如秋獮木蘭白 聖祖 高宗皆歲舉爲重典蓋以簡軍實親屏藩習雄武使內外上下皆有震動嚴肅之威而後邊塵不驚萬物得所非以勞藩服耀威武糜財動眾於黃沙野草閒也而自 宣宗以次皆未舉行藩服不振或由於此今 國家多故 皇上甫親大政宜一黜黃教不令爲僧令內外諸部整

軍戎重屯牧歲舉秋獮於南苑玉泉山以兵馬強弱爲殿最庶幾國勢可振藩服自強邊警令各出偏師斥地自廣則人自爲戰而邊患可除西藏事權歸一宜寬酷刑抑布施練番兵使自壯

內六盟蒙古

內蒙古凡六盟東四盟當兩京邊外西二盟當山陝邊外東抵吉林黑龍江西至賀蘭山南界長城北距瀚海延袤數千里國家首臣科爾沁繼平察哈諸部先後來主論闊世封時朝貢無闕其會盟則科爾沁等郭爾羅斯杜爾伯特扎賚特四部爲一盟扎魯特等喀爾喀左翼奈曼敖漢翁牛特八部爲一盟土默特等喀喇二部爲一盟烏珠穆沁等浩齊特阿巴哈納五部爲一盟是爲東四盟四子部落等喀爾喀右翼茂四部爲一盟鄂爾多斯一部爲一盟是爲西二盟凡三載一盟命大臣齎

木
二
一
二
敕往設正副盟長各一簡軍實閱邊防理訟獄審丁冊惟歸
化土默特不與凡內蒙古二十有五部五十有一旗歸化土
默特在
丙

科爾沁部者元裔也在喜峯口外東西距八百七十里南北
距二千有百里南界盛京邊牆北界索倫初太祖時科爾
沁等九部來攻破之數年復敗其眾遂乞和天命九年察哈
侵諸部科爾沁乞援遂率諸部入覲稱臣太宗卽位封其
台吉粵巴爲土謝圖汗從征伐者五天聰十年諸部會滅察
哈兩科爾沁及九部上尊號詔科爾沁設扎薩克五賜親
郡王爵有差從征伐者五順治元年從入關定京師下江南
敗喀爾喀七年增扎薩克一康熙十三年斬叛酋布爾尼察
哈
餘平其部科爾沁爲勳戚功最高故四親郡王俸幣在二十

四部上無將軍鎮撫尊其權

內喀爾喀者亦元裔也在畿輔有左右翼初居瀚海北分三

路東西順治十年中路台吉本塔爾與其汗隙率千餘戶來

歸賜牧張家口封親王列內扎薩克是爲右翼康熙三年西

路台吉衮布伊勒登以其汗被戕部潰散來歸賜牧喜峯口

外是爲左翼喀爾喀凡三駐京入旗者曰舊喀爾喀漠北四

部曰外喀爾喀語具外蒙古事中

察哈爾者元小王子後也初其汗林丹最强暴控弦四十萬

侵漠南諸部諸部咸附我乞援天聰八年太宗率諸部往

討林丹汗走死青海降其眾數萬以歸明年其子額哲奉傳

國璽來降改元崇德爲受命之始封額哲親王位四十九旗

貝勒上編其眾義州盛京界額哲卒傳至布爾尼康熙間三藩

叛擁眾反討平空故地爲牧場卽獨石外牧場移其眾分東西翼八

旗游牧宣大外宣化大同其互市訟獄隸各廳屬都統無世官專

政在四十九旗外與君國子民者異

歸化城土墨特者有二故明順義王俺荅後也初密於察哈

太宗征察哈蹕歸化來降編旗二立其長爲左右翼都統

遣將軍鎮其城乾隆閒裁其都統以旗務屬將軍存輔國公

世爵一設廳理賦獄會盟歸化城無盟長令大臣蒞厥事

鄂爾多斯者亦元裔也在河套中陝西邊外東西北皆距河東西

袤二千里南北廣九百里卽漢唐朔方郡邊牆城堡蹟尙存

有鹽池之利花馬池駝馬之饒麥塚山之鐵河柳之箭形勢之

雄西夏以霸宋時元昊初鄂爾多斯苦察哈合諸部敗之天聰九

年內附順治初剿流賊康熙中剿王輔臣皆有功三十五年

聖祖親征噶部至其地諸扎薩克朝行在上覽形勢笑

曰明人畏爾如虎若今日大軍且逾陰山賀蘭拊爾背矣本

旗六乾隆間增旗一設扎薩克七自為盟

外四盟蒙古

內有科布多烏梁海二部踞俄上游至為險要今按圖已歸俄故刪之

外蒙古凡四盟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東界黑龍江西界

伊犁北盡鄂羅斯南盡瀚海

烏科二部在內

其會盟分四路土謝圖

部凡二十旗為中路

居圖拉河左右

車臣部凡二十三旗為東路

居

魯倫河左右

扎薩克圖部凡十七旗為西路

居杭愛山西境

賽音諾顏部

凡二十二旗

兼厄魯特二旗為北路

居翁金河北初喀爾喀為部三為旗

五十有五後增賽音部二十二旗繼增至八十二旗

增科布多諸旗

皆統於定邊左副將軍科布多參贊大臣

大臣轄科布多等部將軍轄喀爾喀

四部實統八十二旗

其會盟設正副盟長各一如內蒙古制

喀爾喀者元裔也在瀚海北瀚海莽亘千里界中外初崇德

元年平察哈喀爾喀來聘請絕明市

初與明通市

賞賚之歲定九

白之貢

白駝一白馬八

順治三年額駙騰機思奔喀部喀部納之遂

得罪厥後騰機思返乃乞盟詔盟宗人府設扎薩克八分左

右翼康熙閒遣使平其亂初喀部世雄漠北後世佞佛習梵

音嗜酒懈武事自陵蔑二十七年噶爾丹奪其地三部眾數

十萬來奔 聖祖駕出塞大閱多倫泊受其朝躬環甲冑嚴

約束敕分三十旗爲三路游牧內蒙古噶爾丹滅乃反喀部

於漠北增爲五十五旗屯田鄂爾昆河左右徵其兵防秋於

阿爾泰山後以策凌功增賽音諾顏部爲四部凡七十四旗

賽音諾顏者亦元裔也舊爲喀部世居杭愛山西古匈奴王

庭元和林地

元起於此終歸於此

瀚海王氣所鍾也初策凌生杭愛山

幼入見 聖祖奇之尙公主五十九年征噶夷功授扎薩克

轄十六旗雍正元年封郡王策凌從征久習漠北形勢憤噶

夷陵喀部遂練猛士嚴軍法萬眾游獵無譁十年噶夷乘策

凌出師襲其內策凌斷髮誓天閒道破其眾晉超勇親王增

四旗為賽音諾顏 詔築城賜第塔密河授將軍即定邊左副將軍

為盟長許便宜準噶爾畏甚奉表請和議劃界策凌二子陷

賊中賊以動策凌策凌不荅遂定議拓喀部西千里王薨配

享太廟祀賢良子二成衮扎布嗣父為將軍討蒙古撒驛之

變時蒙古大亂撒驛軍台文報阻絕其弟布登扎布駐伊犁以討逆奇功晉超

勇親王代兄為將軍兼議政大臣父子兄弟皆忠勇為將軍

節制漠北數千里故 本朝勳戚內推科爾沁外推賽音諾

顏聖武記載喀爾喀三部五十五旗後增賽音部二十旗復總云七十四旗於數不合賽音部初云二十旗後云分土

謝圖滋息之二十一旗 養音部其養音舊日所部十
六旗增四旗爲二十仍隸土謝圖前後數皆不合存之
青海賀蘭蒙古

青海蒙古者元旁支也在甘肅西唐時卽佞佛隸西藏元後

分牧西域間 國朝置青海部惟杜爾伯特十四旗 留科布多外

喀爾喀察罕 大刺麻 居青海爲別族餘統爲厄魯特云初

太宗朝其固始汗盛強來貢順治初導達賴見西 入覲封

之康熙初入寇達賴檄而止二十九年大軍敗準夷青海上

尊號不納三十六年討準夷青海入覲 聖祖大閱示軍容

封固始汗子爲和碩親王以次有差後準夷寇青海詔川陝

兵爲備走之五十六年從大軍敗準夷還 詔留兵青海戍

之雍正元年平羅卜丹津之叛見西 令土爾扈特旗綽羅斯

特旗輝特旗喀爾喀旗察罕旗卽刺麻 皆各自爲部不復隸和

碩特以分厄魯特之勢自是無盟長以西甯大臣蒞盟而青海衰矣

賀蘭蒙古者官書所稱阿拉善蒙古也

阿拉善賀蘭山轉音

在賀蘭山

後東甯夏西甘州南涼州北瀚海延袤七百里國初厄魯特

蕃盛

即賀蘭蒙古

分牧套西青海天山之北各有長屬青海汗後

北厄魯特

即在天山北

滅其降眾分隸青海喀部科布多而青海

套西二部尤近內地

在甘肅北

順治初入貢康熙間準夷殺其汗

部潰餘眾萬人乞賀蘭山外地游牧許之厥後納降眾討降

之

詔仍牧賀蘭未幾請隸八旗編佐領廷議將徙焉

聖

祖曰治蒙古貴服其心不在法也詔設扎薩克編旗一封郡

王一鎮國公二自是屬從征伐皆有功四十二年額濟內土

爾扈特降 詔置一旗與同牧雍正二年定青海遂與青海

分部乾隆中討準回諸役輒冠軍晉爵親王拉阿善據吉蘭鹽池故青海奉黃教而衰而阿拉善富強甲西陲焉誠建親藩於巴爾朱海統之可大用也

伊犁內二部 土爾扈特爲蒙古

土爾扈特者故厄魯特四部之一也其俗重黃教舊牧伊犁明季入俄羅斯傳至烏錫巴戶十餘萬駝馬谷量時苦俄役眾屢喪乾隆間王師蕩伊犁餘眾皆歸烏錫巴是爲新土爾扈特王師歸謀襲其故地率眾十六萬破鄂羅斯城遶布魯特至伊犁眾七萬乃以慕化歸附爲請 高宗哀之封其汗餘親郡王爵有差分新舊二部各設扎薩克卹金二十萬舊部居伊犁北故地屬將軍新部居科布多屬參贊其地馬行東西三十日南北二十日奉黃教如初

內哈薩克者蓋卽博爾根三萬眾也在伊犁北土爾扈特內
哈薩克國在伊犁西北邊大軍定伊犁叛酋阿爾撒納竄哈
薩克其汗命和集博爾根以阿酋逃大軍追破之明年將軍
兆惠復深入博爾根遂率眾三萬款軍門降將軍南向坐命
其眾東向坐列牲醴哈夷回俗持肉戒至是言爲大皇帝
臣僕飽啗焉將軍親射鎖子甲皆穿其眾益懽服定互市於
迪化州歲朝貢

準部三征於康熙一征於雍正兩定於乾隆回部投誠於康
熙兩定於乾隆再定於嘉慶道光締造之艱非可殫述撫今
追昔能無愾然

蒙古部類有四曰漠南蒙古

卽內六盟

曰漠北蒙古

卽外四盟

曰漠西

蒙古

卽科布多及土爾扈特

曰青海蒙古

賀蘭在青海內計

國家初臣內蒙

古繼臣外蒙古再臣青海蒙古惟漠西蒙古不臣而滅今科
布多七種伊犁土爾扈特抑其遺也漠南漠北二部大半出
元太祖後世媼 帝室青海賀蘭則元之旁支漠西準部則元
之臣僕至今惟通朝貢與稱外戚甥舅者殊科

西甯大臣及伊犁將軍所轄蒙古有事皆聽奏調視內薩克
之兵統於各汗王者不同烏里雅蘇臺將軍科布多大臣所
轄蒙古不特有事奏調且歲徵換防屯牧如專闡之制視東
三省歸化城伊犁之駐防兼轄者亦殊

木蘭秋獮

初 世祖出張家口行獵次上都河塞外秋獮自此始 聖
祖時蒙古諸部獻察哈地爲牧場形勢詳直隸事中 遂定歲行秋獮
之制凡秋獮合圍環以柵八旗各營一規高阜爲卡倫每營

卡倫五以師兵爲營衛內外扎薩克悉率左右扈獵焉 天子親御天弧三驅田禽以肅軍令禮成飲至如奏捷凡圍場六十餘所

車駕行獵無定數康熙三十年圍場在多倫泊四十年始建避暑山莊於灤河乾隆嘉慶皆歲舉惟 世宗未舉焉 宣宗以來則其風益邈矣

南苑玉泉山皆京師近地形勢曠遠水草沃饒嘗命大臣閱兵於此特以故事相沿茫無實際今中外多故木蘭遠隔京師不若就此二者爲 皇上秋獮之區較爲易舉也

西藏

西藏者古吐番地也爲部三曰前藏

即察木多地

曰中藏

即布達

拉寺達

曰後藏

即扎什倫布班禪所

並極西

阿里

後藏爲四

部北界河源南界大金沙江野夷西距雪嶺方六千里距京

千里為城六十有八民居碉房游牧之番居黑帳衣氊食酪仰

茶忌痘介居國行國之間其地南與印度為鄰自古即崇佛

教廟不下四千所僧不下四十萬民不過十三萬戶其地萬

峰入天高冰下燠裘葛迥殊其俗尊達賴如王班禪次之

太宗初貽達賴書達賴遂報使進方物驗卦為一統之徵順

治初表頌功德 詔迎達賴入京賞之冊領天下釋教命親

王送之歸康熙間吳三桂反達賴與通其酋第巴噶準夷殘

我外蒙古準夷遂寇藏大軍敗之送達賴登座雍正初 世

宗方尊哲卜尊丹藏酋來賜造寺金十萬蒙古奏哲卜尊丹

又為章嘉造寺章嘉上在雍邸而青海刺麻與其汗助羅卜

丹津汗即青海叛討平之定寺眾毋踰三百復討其酋噶布

倫之叛定駐藏大臣

位在達賴下不與藏事

收前藏巴塘地入川

此制

關章嘉以為言不許乾隆初其汗練番兵萬騎準夷不敢窺

故其西南諸部皆貢中國十五年討其汗朱墨特之叛始定

制不封汗以噶布倫四分其權其事仍歸達賴初西藏地苦

寒不贍食及班禪入覲 朝廷及王公賜金數十萬珠寶金

玉服飾稱之遂致廓爾喀入寇之禍討平之後始定駐藏大

臣與達賴等制其權不法者罪其後復惡達賴紛爭定制掣

籤乃立藏事始定其國至今梵唄連霄莊嚴縱地番民施布

死輒供其財於達賴刺麻故民窮財竭達賴恃財自恣以番

律四十一酷其民

民犯法輒驅入野人界聽殘之

故其人多入天方天主教

者其額兵馬步六萬人莫能一戰而西藏衰矣自內外蒙古

青海伊犁西藏皆尊黃教遂懈武事君子謂 國家藩屬之

衰自黃教始

高宗御撰平準部碑云其口奉佛其心乃如夜叉羅刹之食人其所奉刺麻類以淫殺為事與青海一轍西藏亦云國初尊達賴不臣非真信其教也蓋以蒙古地數萬里未可以周孔治之故假神道以設教使崇信其法殺其犢悍之氣耳大聖人因時制宜如此行之既久烏可不知所變計哉

同治初英吉利議院有繪圖其國王乘火車自印度入西藏以達川滇者今滇藏已興鐵路謀國者可不深長思耶

外藩 朝鮮 暹羅 廓爾喀 巴爾布 布魯克巴 怒夷 附布噶爾 阿富汗

外藩之道在保護 國家自失琉球緬越遂有左支右絀之憂然

朝暹不亡三邊之患 此三邊謂 猶未至也暹羅逼近滇南世仇緬

越乾嘉間暹羅入貢緬越輒頓首稱臣今英法既踞緬越以寇吾邊必忌暹羅之襲其後緬越必導英法兼并暹羅以快其私暹羅

去則英法之威益壯如此則粵東糧絕

暹羅歲運米數百萬石入粵

滇粵之邊

患益深朝鮮僻處東海衣冠文物比於中原 太宗神武東征必

結納而後南向其國負山帶海屹然為東道樞機得一中主可以

爭雄海表而其主昏弱不能自強亡可翹足而待朝鮮亡則 國

家左臂已斷兩京之患不待智者而後知自慶軍調駐金州訂和

約者七國英法意德俄美奧通商一道孤弱無兵倭據腹心俄攻肩背今

又隱投俄國以恃其援一旦有警蒼黃出師而虜已犁其庭矣宜

遣重臣鎮守王都招亡命以戍其邊而令築城以安其內遣上將

戍平壤收練咸鏡平安奸民獵戶以備不虞暹羅親暱遠遜朝鮮

宜令閩粵人為使其國多閩粵通商入籍為官導以利害以賢將鎮撫練其兵

卹其民攬其豪俊修其墳墓在中國者見英法之寇暹羅則令滇

粵攻其背寇滇粵則令暹羅後襲以掣其師使斥地自廣此保疆

固圉之大端也往者 高宗雄略一戰闢新疆二萬里哈布諸國
頓首稱臣再戰定西藏二萬里皆以周
迴論廓怒諸夷逡巡入貢自是
緬越暹琉蘇祿南掌荷蘭英意諸國莫不奔走來王夫外夷之心
每視中國盛衰爲向背今緬越既失哈薩克布魯特巴達克山愛
烏罕克什彌爾安集延敖漢諸國已亡廓怒諸夷存者必有輕視
中國之勢然諸夷逼近強鄰不恃中國爲援則其勢必滅惟其國
傑然自立於強大之內必有確然自守之樞聯而用之則敵勢漸
孤而中國之勢益壯是故爲中國計莫若結諸夷爲諸夷計亦莫
若親中國不早爲之所而令敵人假以爲資則其禍必亟宜用俄
人收西比厘之術使善辯者通商諸夷說以利害使聯盟以親中
國自俄勢南侵蔥嶺以南咸歸殄滅惟布噶爾阿富汗屹焉至今
其力足以率諸國與英俄抗宜結爲兄弟如 太宗之結朝鮮使

西南諸夷以布噶爾為盟長英俄內侵則互相援擾形格勢禁必不敢虎視中國而肆其雄心

朝鮮國

朝鮮每里按周尺六尺為步三百六十步為里三十里為息十里小墩三十里大墩置驛焉

朝鮮者古禹貢青州地箕子國也在盛京吉林江外鴨綠江門二江

為道八西北近吉盛

咸鏡平安黃海三道

東南近日本

東江原南慶尚全羅三面

距海東西皆崇山絕島王京踞八道之中

為京畿道其南為忠清道北倚

崇山南環海嶠忠清島竹

嶺

羊腸奇險絕塞自日本至京由

對馬島

日徑釜山

朝入慶尚全羅二道皆山其民忠清慶尚全

羅三道廣阜文秀平安咸鏡二道騎射鷲猛初

太祖時朝

鮮最忠明抗我 太宗伐之逼其都國王李琮請和相盟約

為兄弟輸歲幣焉後復與明通貳於我 太宗既受尊號討

之入其都請降於是朝行在稱臣納明印冊奉質子受正朔

定歲貢令毋擅築城

故朝鮮至
今多無城

其臣民立石以頌功德

在二
田渡

已復出師為明明亡乃效忠於我

明亡
還其質子

世祖

故

聖祖褒

之自

太宗至

高宗五朝屢免額貢國饑輒賑恤如內地

焉始

太宗朝日本屢致書使歸已朝鮮奏之日本卒畏我

朝不敢動然其國世官世役法峻民窮草莽梟雄多禁錮以

逃異國今其政在王妃妃與日使貳大軍兩定其亂而其勢

終莫能安今復受俄賄以貳於俄大軍往征妃輒斥為多事

其奸民從俄剪髮者三千人其義民傳激八道慷慨淋漓悲

憤欲絕自王妃專政通商變俗嚴刑重斂沃壤多荒

民多獲
則官斂

去蓋幾幾乎其不國矣

以上皆據前事自二十年日本以朝
鮮東學黨內亂襲其都虜其王我師

至平壤敗績日遂據遼南逼盛京俄出乃
解今朝已自主稱皇不久必為俄有矣

自王都至京師水路三千七百六十里陸路一千九百里貢
道至京師二千四十九里二十八日程至日本自釜山至倭

京水路三千二百九十里陸路一千二百里

本國東南西南三面濱海通境周長八千零四十三里

圖們江八百四十四里鴨綠江二千零三十四里

以上皆據周尺計里紆曲言之其實逕直計自山東登州海道四百里至成山直至朝鮮海滄口馬山津只七百三十里陸路一百五十五里

即至王京見東藩紀要光緒十一年中日條約朝鮮有事兩國必先照會後可動兵十二年兵至即被阻止

朝鮮不久必亡宜擇東三省諸部中材武者立為長率眾屯邊若國王去即令各奪其地封之割一地封朝鮮後則敵

不能竊據而東患可消屯田亦宜於盛京邊界朝鮮多荒地亦可屯也朝鮮以北青地假俄其勢

必為俄有特亂之者日本耳

暹羅國

暹羅者南洋大國也北界雲南東西南西界緬越南臨大海西北

一隅界南掌閩國中大水二曰瀾滄江自青海由雲南入曰湄南河

自雲南李仙把邊等河入皆出自雲南入海河口曰竹與由竹與入曼谷

都城長千數百里水深闊容洋艘出入都城大城皆濱河城

即曼谷大城最著者沿河民多水居華人多居樓

閣土民皆蘆寮湄南河勢緩散田藉以沃苗隨水長不煩薶

漑故米石值銀三星歲售粵東數百萬王衣文彩如佛體貼

金用金皿乘象輦以閩粵人理國事掌財賦俗崇佛有番僧

咒法刀刃莫傷王重之使為衛庶民有犯令咒解乃刑其大

城曰馬耳大萬西曰刺郡南皆富庶異他所西南屬國六日

仔曰六坤曰宋卡曰大國產甚豪暹羅初屬明入我朝貢

職尤謹世與緬越為仇明時兩覆緬乾隆間為緬所滅其遺

民憤緬人之虐立遺臣鄭昭復暹羅來貢昭沒子華嗣緬畏

甚徙都焉詔封為國王緬益懼厥後兩攻緬諭解乃安其接

壤越南商舶入順化港

越南境

越南輒沒入其貨乾隆閒大軍

討阮惠暹羅遂攻其邊故阮惠速降其國王鄭氏祖中國常有尉佗懷漢之思其國自元明至我朝皆修貢無侵邊事咸豐五年暹王因廣西內訌貢使被劫遂止然非王意也光緒五年接中國催貢札文乃英駐暹領事轉達或曰此英人詐爲催札使暹迫而求助於英然暹王對其臣下每言歷年缺貢蓋以前此表文首稱跪具今沿西禮未可再用前文未嘗不思轉圜也然其意莫能代達則不得不求助於英攷暹王以勢孤改行西法衣冠一準西儀大臣泣諫乃從太后言上從西服下體仍守前規其王往聘西洋甚相親睦國內華人聚處不下三十萬人商務視爲樞紐誠設欽使聯屬之以領事爲華人筦軸陰爲轉圜亦南交之一助也初嘉慶間越

南亂兩易其王今朝鮮之亂其王既皆悖蒙塵又附日本若
 擇其親屬賢者立之則俄日之禍皆去越南既降法夷劉永
 福獨起義旅斬將搴旗義勇為當世罕見當時若廢阮立之
 物望所歸法寇豈能相抗英夷亦豈敢遽奪緬疆事機之來
 閒不容髮失東隅而收桑榆是在當軸者朝鮮巨文島扼太
 平洋之衝其地切
 近濟州對馬島之間形勢灣環泊船尤便英人懼俄
 東肆因速據之返之朝鮮俄患岌矣所宜急與英者
 廓爾喀國

廓爾喀者後藏西南國也與英人印度地接為世仇南接
 印度自

古不通中國雍正九年貢方物初三部後併一與後藏鄰乾

隆五十五年寇西藏大軍進討逼其都都在
 陽布英屬印度攻其

外窮促乞降貢象馬方物遵約束廓夷地極險正道自石宿

堡後藏
 極邊入奇道自烏拉嶺上下百二十里險絕天下時絕處
 將軍皆

步行必窮一日逾嶺有雪其民氣鷙猛先期後戰我軍輒先

發揜襲之道光間英犯粵東廓夷請攻印度以紓其難我駐

藏大臣不解其語卻之近時萬國地理圖言廓已服英然考

光緒十三年廓貢使向來中國則其事固未可知也二十四年閏三

月駐藏大臣訥欽奏唐廓通商摺內言廓王覆稟遵辦則廓固猶奉正朔於中朝也

巴爾布國

巴爾布者西藏西南附庸也三部戶五萬四千雍正間內附

乾隆間為廓夷併其貢皆附西藏達京師因併於廓附此存之

布魯克巴國未為廓併故列屬國

布魯克巴者亦西藏西南附庸也二部與野夷印度接城五

十戶四萬天時物產類中國勝西藏此外隸西藏者尙數十

部

光緒十四年西藏將軍升奏奏將布魯克巴兩奔洛分爲東西同辦該部一切事宜均封二等台吉扎薩克名日十六年奏布夷大小事宜悉由東路之中薩奔洛辦理布夷皆服之至西路之巴兩奔洛只能幫理於是請頒印文分正副字樣以免爭競從之

怒夷國

怒夷者西藏東南國也在雲南騰越邊界居怒江之上故曰

怒夷內蔽西藏西藏大金沙江通緬怒夷塞其口外逼緬甸其境在茶山西

峭壁弱水梯繩舟筏舉莫由通明設兩長官司於茶山里麻

皆怒夷地明亡怒夷驅入內地其後裔已爲齊民其間閉塞幽奇

獷絕天下西藏有死罪輒驅入其境使殘殺之自雍正間內

附歲輸貢於騰越廳今印緬歸英滇藏皆患惟怒夷一部善

用之可以攻其腹心此非可以意爲者耳

內屬

東三省諸部

土司

回部

番黎

內屬之道不一端自東三省索倫新滿洲諸部準回番羌苗蠻番
黎獐猺之倫皆欲去不得殺其勢而不使變者也然欲去惡疾則
莫若用烏喙 國家雄武王天下不能盡革此輩之俗則獷悍可
知英俄諸國專恃鎗礮非內地兵民所能制此輩則離奇樸野不
知機巧法度而獷悍實出機巧法度之外然自國家羈縻鞭策震
盪分離如索倫諸部漸就範圍長機巧則獷悍亦漸衰其他殊方
異類既爲天地戾氣所鍾必有強武傑出之士斥爲異類而重其
啣勒則其氣鬱勃而不能平外夷動以利權必且矚國勢寢衰而
生內變惟利與權假自我則必歡欣鼓舞爲我用而不患其他吉
林黑龍江多未郡縣莫若擇索倫新滿洲諸部在京材武者封以
小國各還其居使自守而供徵調番羌苗蠻獐猺金川諸土司之
屬雖強爲郡縣舊俗依然其頭目承襲世封未必皆材武可用莫

若擇材武者封世爵為部長

練士勇

使各轄其頭目

賦獄仍有事則歸頭目

聽徵調以保吾邊番黎熟者既就撫莫若賞官爵為上司別擇練

長如前制

去舊俗未遠必能制其生者

凡此雖轄督撫將軍不必盡拘文法使

還其俗時接見通愍懃有事各用其長使別自為軍毋令歸卒伍

被羈轄得敵境者封之分者合

諸部合者分

諸上不變其俗而戢其

心以振其氣則邊患自消

東三省諸部

東三省興盛二京為開國老滿洲外

已郡縣者不論

如吉林黑龍江

諸部其始大抵散居無長語言騎射多與我同故撫為我用

吉林之初

太祖

太宗時始服瓦爾喀部次服虎爾哈部

次服渥集部次服庫爾喀諸小部次服薩哈連路次服諾羅

路錫拉忻路使大部音達琿塔庫喇二路次服卦勒察部是

爲吉林所屬入旗者黑龍江之初 太宗時服索倫部 聖祖時服墨爾根部服錫伯卦勒察部服達瑚爾部服鄂倫春部是爲黑龍江所屬入旗者凡此皆在漢軍蒙古外外此有不入旗者曰使犬赫哲部使鹿奇勒爾部費雅喀部海島之庫頁部赫哲部費雅哈部鄂倫春部皆在甯古塔以東不編佐領隸三姓城副都統遙隸吉林將軍蓋開國之初部族之多如此自咸豐八年黑龍江以東劃歸俄國吉林烏蘇里江因之而諸部亡矣今舉其可知者著於篇

吉林黑龍江諸部

索倫者黑龍江北興安嶺南部落也

在黑龍江北

介俄羅斯喀部

外蒙

古之間初 太宗時來貢收其眾萬人索倫故遼裔勇敢樸誠挽弓十石射熊虎自負而還馬失數百里無匿者康熙十

年墨爾根來歸編佐領四十二年征羅刹闢地至興安
大嶺科爾沁蒙古復獻嫩江錫伯卦勒察及黑龍江北達瑚
爾丁壯萬四千達瑚爾者與索倫同地蓋打牲之錯落蒙古
者故獻歸滿洲編佐領次又服鄂倫春部兼使馬鹿凡此皆統謂
索倫國家得索倫兵騎射遂無敵天下自黑龍江割歸俄國
此等陷入敵地旦夕思歸所宜汲汲招還者

打牲烏拉總管所屬者吉林甯古塔以東沿混同江兩岸參
戶貂戶珠戶也其人專司采捕不入滿洲佐領蓋卽太祖
所滅烏拉部也康熙時調壯丁一千征準部後始設額兵千
世承糧缺而額勒登保實起家珠戶封侯若以諸部守邊以
此等爲策應東三省復何憂哉光緒間俄人寇盛京副都統
富奏吉林邊壯丁頗爲俄招

此誠足
慮耳

東三省旗奴多受旗人陵虐宜編頭目鎮撫之

吉林韓顯忠以掘金集眾數十萬信義爲諸部所稱撫而用之亦奇才也

回部

回部者新疆南路也世奉回教初屬準夷康熙間來歸乾隆

二十年定準部新疆釋其酋霍集占主回務

時被準部拘

二十年

叛命兆惠討平之於是蔥嶺外諸國來庭其後二十九年三

十二年復叛皆平之嘉慶二十五年張格爾復以大臣淫虐

反道光八年楊遇春討平之費帑金千萬同治初其酋帕夏

稱王號以叛光緒初劉錦棠始平之十年遂定新疆行省之

制蓋回民猛鷲死守過人戰則聚散出沒如鬼怪馬上鎗奇

趨絕倫其俗信官長不若阿渾阿渾者老師也初同治間駐

防大臣皆縱兵欺壓至借斗米孟飯輾轉朘削無盡期名曰

斷頭債其大小伯克

頭目名

無異土司訟至輒倚駐防官吏徵

斂自肥亂定後奪其權與改土歸流無異漢官既少所役皆

回民忿積思變亦其可憂者也

其俗既信阿運惟以利結之

青海西藏諸番

黑番者青海沒毛山番也在石堡城東山周數百里怪石嵯

峨參天夾峙雍正元年征青海黑番數萬截餉戕官旋撫旋

叛岳鍾琪既定青海遂以兵二萬討平之分其地於蒙古今

蒙古畏番如虎恃官戍

故必移西甯大臣於石堡城

為援物盛而衰亦其

變也

西甯番者古吐番種也北沿甘涼西接回部南界川滇二三

百部不相統屬岳鍾琪既定黑番奏仿土司設番目隸府道

廳而統隸於西甯大臣歲會盟設盟長遇事齎敕往王公以下皆跪逆焉

西藏土司凡三十有九其始莫能詳蓋即西甯番類也在納

克特山接青海南界屬西藏大臣此地接壤青海去四川不遠聲氣易通宜亟練爲藩

衛

雲貴川廣諸土司 苗蠻

苗者內地無君長不相統屬之夷也 獐狃獠彝夷獠夷蠻者各

長其部割據一方之夷也雲貴川廣此屬爲多蠻盛則羣苗

皆爲噉指故四省恆視土司治亂 土司即蠻類 以爲安危國初羣

蠻隸藩鎮 平西王定南王 康熙初平雲貴土司之亂 水西宣慰安坤 設四府

平遠大定威甯黔西 三藩之亂土司助之雍正四年以雲貴川廣土司

抗 朝命虐土民 苛派土民視錢糧百倍土司取子婦土民三載不敢昏及有罪被殺尙出墊刀銀數

十通外國土蠻不事耕作劫殺為生苗疆則周迴三千里為

寨凡千三百有奇梗滯三省廣西貴州湖南於是命鄂爾泰討川滇

蠻邊外諸國皆入貢怒夷老撾景邁緬甸後討貴州苗改廣西土司至

九年四省苗蠻皆定十二年苗疆叛張廣泗討平之設屯兵

詔悉蠲其賦苗訟從其俗不以律治於是悉改土歸流乾

隆六十年湖貴苗為吏虐復叛二載未定傅鼐平之全賴團練土苗之力開

墾設書院義學苗民駸駸向化道光十一年湖粵徭以官民

激變羅思舉討平之始苗蠻之畏官吏如神變皆官吏之罪

治此者可以思矣

土司未歸流者四川凡四十有八雲南凡二十有一貴州凡

六十有二廣西凡三十有二宣慰宣撫安撫長官隸兵部土

府州縣隸吏部貢賦一年或三年因土產折銀會計於戶部

土司多倚國勢酷虐其民其民皆强悍不服惟擇練長不屬土司則土司權殺可漸改流初嘉慶間定安南藉土勇卒以遣散致敗英法內侵陸軍莫尙於此苗每以短刀伺官軍鎗礮既發冒煙而進官軍無如何此最可用者是在名將御之耳

雲南普洱邊界車里土司爲長世姓刁初叔侄爭襲大吏以侄爲嫡出立之叔遂奔緬娶緬王女緬亡收遺民據九龍江上游入車里界騰越廳亦有緬遺民竄入皆可收爲英患者也

金川土司

金川者小金沙江上游也在四川西初以金礦得名沿河沙皆有金

萬山矗業溪遶如環皮船竿橋險絕中國苦寒多雪稞麥爲糧番居石礪百攻莫拔康熙五年土司嘉勒巴內附雍正初

封其孫莎羅奔為安撫司

金川尙佛初封其祖禪師

莎羅奔自號大金川

以舊土司澤旺為小金川金川之分自此始乾隆十四年莎

羅奔叛勞師三載傅恆討平之三十二年兩金川復叛阿桂

討平之凡五年費帑金七千萬初高宗仿礪制於京師

練精銳自是湖南制苗滇邊制猓川邊制野番川陝制教匪

皆師此

金川既定設練兵五百分給兩金川其地苦寒人皆鷙猛貪

利每人歲餉不足十金訓練蒐苗四時不閒耐寒畏暑堅忍

異羣凡兵皆虎皮帽牛皮靴肩負糧械數十斤越險如平地

夜演鎗燃香為的雖遠不虛戰必爭先恥居人後往往前驅

十數辟易數千其酋恪遵國服職才守備有功加二三品銜

出征時按職給糧榮幸無已惟兩地過遙徵調必須兩月道

光時調出營給千人糧歸屯仍食五百其酋請設屯額千人
有事以三千人徵調其耐苦效忠如此此最可用者也

四川野夷

野夷者在四川山中越巒峩邊馬邊雷波四廳環之者也四
廳爲西南一隅可通雲南其地表延千三百里峻嶺老林絕
無門戶踰山而入曠野廓如地產五金多畜牛馬爲富田饒
五穀時虜漢人代耕川楚貧民往墾漸化熟夷與生夷殊絕
內地生夷則睥睨自矜復紫面虬毛睢盱自如不知火食眾數
十萬入寇則各懷糗糧露宿風餐絕無鍋帳秋成焚掠得子
女轉售深巢或重勒錢財物爲贖兵弁從中漁利邊民冤苦
莫申文武吏奉檄捕搜大都託故養癰莫能深入然夷貌雖
獷實無火器碉堡號令兵法之殊惟習弓箭刀鏢殪其前鋒

餘眾輒遁入深箐若令金川兩屯許以爵賞會師往勦不事官軍半歲之間可期盪滅然後開礦開屯利民利國亦萬世之利也

四川自灌縣以西至打箭鑪千里之間人皆蠻種其外則爲生蠻稍近則爲熟蠻部皆有長咸隸有司貢獻不絕游獵爲生男女踵皮皆厚寸許堅韌如鐵可行鋒刃之端又趨捷異常日可數百里夜則支帳爲棚枕兵而臥不畏寒暑裹糧卽行渴則掬水飲之亦無痛疾糧絕則獵禽獸生啖之駱秉章督川時檄其兵禦寇事平以都守官賞其酋至今傳爲盛事言及輒嗚咽流涕願效死於國以盡其忱蓋天性也其中分屯者五最著者曰懋功屯俗重打牲夜輒取線香一枝於百步之外伏槍黑暗中擊之習之旣久能令槍彈所經香頭僅

傷寸許且能以槍置肩上左右放然或反顧回擊意之所向
奇巧不窮蓋其初生時親友皆有生鐵數十斤爲賀兒長則
父母舉賀鐵百鍊製一鎗使兒童習之故其人之於槍神妙
不測如此凡此皆禦夷奇兵也

瓊臺番黎

黎者瓊州番也環抱五指山而處

在瓊州定安縣

山入雲霧久晴始

見翠微其下猶洪濛不辨黎人居此外熟內生熟者阻深生
者更無人跡漢唐以來屢煩征討卒莫能絕其根株黎外有

岐居萬州西北岐峒亦生熟二種在五指山內黎人畏之明

設土官尋罷

五指山北出定安東南出萬州陵水西北至儋州

入自思河僅六日日程惟西至昌化中阻大溪用筏乃渡初

衍地皆可耕若以黎攻黎不難歸化

嶺爲咽喉此蓋南道州東北崖州千家寨爲門戶

此蓋南道州東北

生熟番者臺灣夷也其族百四十有奇無姓氏依歸以居山
田植薯芋甘蔗山有識颯草一節則是年一颯颯者大風也
其人文身黑齒生番畏熟番甚遇輒殺之無盡法解詛咒咒
樹木立死婦人皆知番善仰攻常臥地足夾鎗擊飛鳥無不
中者

法夷入寇假黑夷爲前驅若以番黎保瓊臺無不效者

權制卷三

桐城陳澹然靜潭甫述

軍情述

夷勢

夷隙

謀人國者必審其情勢而抉其瑕上伐謀次伐交不謀不交不可
 為國 國家通商大勢不起於我而起於敵其勢已為敵所制而
 瑕已自開然惟其制我之勢窺我之瑕而其勢其瑕亦且自輸於
 我俄動於 聖祖而旋和黑龍江事英通商於 高宗而不敢亂時英
 法效謀於 宣宗而不敢約從英寇粵法請於中國謀之勢戢其心則可以講
 和通商用其謀而無患勢者天下之大機也而瑕即生於其間非
 和則俄不強非通商則英不盛而外夷不入非不用法則法不敢
 反而噬我外夷亦莫敢橫肆以訖於茲今諸夷已成附骨之勢不
 去則中國不安驟去其禍且將潰決而不可收拾惟審其勢窺其
 隙而寓之以謀迺可自立於不敗

夷勢

俄羅斯

英吉利

法蘭西

日本

德意志附

海外通商數十國環起以伺吾郊而近患則在英俄法日日併琉
 球覬朝鮮法寇臺灣據越南俄通市西北而謀我東藩英據香港
 而謀吾滇藏故患在四國然日覬朝鮮變則強俄必乘其後則其
 勢已縛於朝鮮法據越南變則強英必乘其後則其勢已縛於越
 南此其情勢已可概見惟俄羅斯雄跨三洲亞細亞歐羅巴北亞歐羅兵強氣
 盛挾蠶食鯨吞之勢逞縱橫四萬里之威東西北二萬里而制中國
 三邊之命北東西英吉利以區區三島開地不下三萬里詳富甲環
 球奪緬甸兵不血刃是二國者力愈厚則氣愈橫逼吾邊而水陸
 無難並舉故法日不足患而患在英俄蓋嘗默而觀之法日之氣
 躁而猛其謀朝越雖沈謀蓄慮無俟萬全而其心則至死不變法
 於黑旗甯波臺灣兵單餉困必得所欲而後已日英俄之氣鷲而
 謀朝鮮控於中國逼於俄羅猶不肯罷於此可見

沈狠而狡其謀朝緬朝鮮緬甸皆陰相伺伏動則神速而無瞻顧之憂

此四國者類皆有縱橫天下之志而法日必為英俄所乘今中國

所最敦睦者莫如德意志然延師於德而師橫購輪於德而輪傲

且其國狹處歐洲之內必將遠覬中國以思拓其疆蓋可交而不

可親可使相攻而不能使助我凡此皆據十年前情勢自朝鮮之役情勢頗殊然大旨固如是也

俄羅斯國

俄羅斯者西北方大國也始於元代前雖有非此盛於我朝其

地北至冰海西至黑海南至裏海東盡東海長二萬餘里跨

亞細亞歐羅巴北亞默利三洲地多平坦西熟東荒惟東方

山為高峻國產五穀木麻多運他國山川城郭畜牧種植痘

疫風氣部類區別師兵羅衛與中國大同其都城曰莫斯科

窪近西洋其東德彼斯科當科布多之北駐總帥以理東方

東方多鑛廠鼓鑄於此其西北南西逼西洋諸國北近冰海南近印度皆不便入海南爭

為英所阻故銳意而東俗尚耶蘇教然取務魯木西藏西南則學

刺麻經典以其地尚佛通中國則學滿漢之文其不自拘隘如此

其養兵每農給埃加十蓋即畝數納官稅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十

五入營五十免無戰事兵亦躬耕為食其外部以奴僕多寡

為大小多者至十二萬嘉慶間官奴六百三十五萬民僕九百七十五萬備耕戰給田

五十畝養兵馬各一故國無養兵之勞嘉慶閒勝兵十五萬道光間驟

增至六十八萬今則三倍於昔矣凡兵馬上戰鬥趨捷如飛

臨陣堅屹如山至死不退初無船礮其汗彼得至各國習之

返國傳授無異他國他國奇貨入則禁之都城宮室金飾異

常嘉慶間佛蘭西侵入自焚燬戰勝復建復其初其狙詐堅

忍類如此通中國通中國後有書院藏中國書其國大斯科七斯科者若省治也一大斯科設總管一

197-2.3.34.50p1001

日噶噶林猶總督屬小斯科數十猶府治栢興數百若縣治皆設頭目 自順治十二年始初俄

之東部接黑龍江以外興安嶺為界 太宗時其羅刹部再

入雅克薩尼布楚二城黑龍江北岸 逐之順治間侵暴益甚康熙

二十一年乃以兵薄其郭書令東羅刹不報故征之 二十四年克其城二

十五年復至死守焉時準部 喀部 未臣 聖祖慮其合

從也乃賜書其汗二十八年始建碑界於黑龍江上定市地

於庫倫會議七條俱勒石 雍正五年使至復定外蒙古北界

自楚庫河以西沿布爾穀特山至博穆沙嶺為兩國邊境而

定市於恰克圖在庫倫東北 遂遣子弟入國子監肄學學滿漢語言文字十

年更 乾隆二十二年再納我叛人絕恰克圖市四十四年復

之五十四年復納叛嚴禁茶葉大黃外夷皆賴以生 五十六年復通

市嘉慶十年遣正使至邊議禮不合返初聘中國皆附商人請安 朝廷亦因其

人報之行文其國至薩那 咸豐八年奪我黑龍江北岸至吉
特衙門不直達其汗也

林烏蘇里江凡五千里東三省之禍起矣光緒六年以伊犁

起釁幾入寇復與兵餉割伊犁邊地數千里以和遂開鐵路

於黑龍江以東謀朝鮮初西洋入寇尙書林則徐曰西洋易

與耳爲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當是時中俄無事者數十載

中國定市地於塔爾
巴哈台未詳時事

黑龍江新圖 此奉天防軍所
繪未詳其時 說云黑龍江城以上至額爾古

訥河口左岸共俄屯三十四 共程千六百
九十三里 駐酋於雅克薩城

四品 自城以下至黑龍江口共俄屯二十九 共程千三百
三十八里 駐

酋於巴勒國威斯琿斯奇城 二品夷酋此處最扼要與黑
龍江城對岸扼精奇力河口 自

黑龍江口至東海口俄屯六十一 程二千四
百八十里 駐酋於烏子江

品未詳此處至
海口皆屯南岸 又駐酋於東海口 三品
夷酋 精奇力河以上俄屯

九程三百二十七里烏子江以上屯皆北岸即黑龍北岸以下屯皆南岸

即混同江南岸共程五千四百一十一里精奇里河三百二十七里在外屯百三十三

觀此則黑龍江北岸混同江南北兩岸皆為俄屯則烏蘇墾

江東岸可知矣

英吉利國

英吉利者大西洋島國也初三島微甚明萬歷開北開亞默

利加洲萬里雖後多歸美國存者尚多東奪中南東三印度數千里緬甸

三千里光緒十一年事南開新阿蘭洲九千里據新加坡香港新島

南洋開墾通商幾遍海國開墾在新阿蘭北阿默利新島等處統計地不下三萬

里其國以通商為務制度文物出諸國上用兵餉皆商出所

得商埠公司徵稅三十年乃歸其主故闢地尤多道光閒兵

船泊粵東兵士登岸斃數人華官莫敢問其船三年不敢歸

國歸卽革其兵頭斬其兵寇甯波時軍士離伍卽斬以徇初
大尼國來攻其王亞腓烈僞樂工抱琴造敵營請奏伎侑酒
得縱觀虛實大破之當是時佛尼與大尼夾攻王枕戈十餘
載患平乃墾田勸農招商興學國以大治遂爲歐洲盟主初
攻緬甸因欲還乃聲言取阿瓦阿瓦者緬都也緬懼遂割地
請和乾隆間遣使來貢請置人京師理商務不許請於浙江
天津粵東交易居住請行天主教於京師皆駁斥其後販鴉
片入中國道光二十二年禁之遂入寇粵浙至金陵講和遂
通商行教遺禍至咸豐之世虜粵督葉名琛復入京師 文
宗北狩而其禍烈矣

法蘭西國

法蘭西者西洋海岸大國也與英隔海港縱橫二千里國政

民俗多與英同國富兵強臨陣雖死亡千萬人戰益厲其好
戰如此明嘉靖閒荷蘭人始入粵東香山澳海口為市法人繼
之遂建城邑西人建城自此始道光閒英人寇粵法使至請
為解英不聽則請夾擊之大吏不能用英勝始輕中國嘉慶
閒越南請法人教以兵法軍政皆奉而行初勝兵十四萬道
光閒乃才五萬光緒九年遂襲越取之中國以藩服故往爭
之遂入寇大敗我師於閩江攻臺灣據雞籠臺地至甯波始敗
旋予越南和鎮南通商自此始越亡法擄越南前王流死海島乃及吾滇
粵之邊而西南之禍亟矣

日本國

日本者東洋國也在朝鮮東南其南曰長崎商埠與浙江普陀
浙江境值為中國互市地其文字同中國多中國古書多儒雅

士然民風尙武人強刀利明時嘗寇海濱初其國世官世祿好佛教敬祖先人物清華衣冠皆古明時西洋欲據其海行天主教國朝時西人市鴉片皆血戰卻之犯者立斬國初懲明倭患絕其貢我市船往而彼不來其國亦閉關不與外人通好國主不治政事國事皆倚大將軍同治間大將軍德川氏秉政西國來攻輒敗國勢寢衰國主睦仁毅然收藩鎮之權罷封建爲郡縣令子弟入西國讀書治國用兵一從西法而國勢驟強光緒初臺番殺琉球難民琉球我藩屬也日與我難遂予恤金五十萬日於是併琉球

易號沖繩

亂朝鮮薦食上

國其勢至今未有已也

德意志國附

德意志者歐州中原大國也

原名普魯斯固日耳曼列邦也地方二千里

嘉慶十

一年法王拿破侖第一滅之與俄皇共約稱帝普王啡哩威

廉第三既失國侍門外維謹拿破侖以一郡封之王乃誓先

王墓期必報然國既褊小法復限其兵額靳之王乃練額兵

三年散之而更練如故久之通國皆精兵而法人固未知也俄皇既伐拿破侖

王將所部八萬人當前敵拿破侖既廢普竟返其故地焉王

薨再傳而威廉第一立用畢士馬克為相以毛奇為大將軍伐丹馬敗之復敗

奧而削其共主於是日耳曼諸邦尊普王稱皇帝以全師入

法執其君法人割地輸重幣以和改國號為德意志遂為歐州大國所

推今王威廉第一子也

夷隙俄羅斯 英吉利 法蘭西 日本 附美利堅 附西洋國俗

自古國家大本以一氣為盛衰氣靜則休養從容雖衰必盛氣動

則張皇操切雖盛必衰俄人虎踞三洲英人縱橫海外法人嚴肅

精強雄視諸國日人衣冠文物靜鎮東洋各君其國各子其民通商往來雍容禮讓則其國皆可雄長五洲乃競尙詐力騁奇巧必使人迹可到之地皆將惴其兵威此造物所悲憤而亟思奪其魄者也是故俄人氣象陰鷲而立法多疏英人法度精嚴而菁華過洩法人駿厲無前而精神不固日人堅樸可守而躁厲自雄此四國者雖有戰勝攻取之威而糜爛其民則根本已虧其勢愈強而其氣愈耗積之既久各逞其強而不相下必且自相攻擊而草莽梟獍乘之不數十年海內必無安靜之域之四國者必將分裂削弱而不能自存中國若靜以待之樸勝巧正勝奇詩書勝法令寬仁勝強暴斂吾精凝吾神不爲威惕利疚而濟之以孫吳蘇張之術觀釁而動以拯其民不難正大一統於天下惟美利堅國自華盛頓救民水火強立爲王不私子孫而定傳賢之制休兵保境使

萬物涵煦德教之間恢恢乎有先王遺意海外成周其在斯乎是故中國可深以爲援而制諸國之命此皆據往迹而言今美亦奪蹶西班牙駸駸乎有席檀香古巴諸島奪小呂宋以捲美洲南部之勢矣

俄羅斯國

俄國惟國王太子習文藝餘雖勳貴亦禁讀書較始皇尤甚其國內封五爵威權太重多專輒自由文武官俸甚微類多受贓枉法其良民分黨自豪視農夫如草芥人多賭蕩酣醉忘歸故物產易耗其尼希列土黨屢弑其主火其離宮其都城建置水濱歲多水患此其隙之在內者

小俄羅斯在波蘭隣境近西洋破多隣部民氣極強眾七十萬招爲騎

兵輒一呼雲集然叛亂易生其頭目皆自主類中國土司俄雖設官事權不屬新俄羅斯五部內諾尼阿納諾希斯丹人

多獷悍其東堪察加部爲罪人流徙之區俱易爲變

此去吉林不遠

其北亞默利加境孤懸與英美接英美時覬覦之其南隣布

加拉

在北印度西北
疑卽布噶爾

與俄爲世仇英屢解不聽其南邊北印

度阿富汗每與英爭此其隙之在外者

英吉利國

英君徒事簽押政事皆首相主之雖有上下議院莫能與首相爭者議院院首類皆首相之人其黨勝則羣起而升敗則相攜俱去相傾相軋未有已時此其隙之在內者

英地遠輒數萬里勢渙形離不知封屬國移都印度控制新阿闌島埠過多必難守禦其東印度皆回民各存酋長雖據海口未能入內以治其民久必生亂其通商各有公司各爲其黨攜其黨而析其權則勢散力分而餉難濟英開亞默利

加沃土而虐其民苦戰十年讓美自立美常謂英如山狗稍讓必追反乃去故與美爲仇英與俄爭北印度故與俄爲仇法欲併英英連與國破之流其王於荒島故與法爲仇上海一埠英人主盟故法在上海者忌英尤甚此其隙之在外者法蘭西國

法人入官往往朋黨議員紛爭不息動至相毆智能之士非其黨求一美差而不可得桀者往往結黨相傾則其臣易渙民喜游蕩淫侈異常好亂喜爭甲於諸國則其民易離此其隙之在內者

法主拿破侖滅荷蘭廢西班牙身取葡萄牙兼意大里瑞士日耳曼諸小部割普魯士之半奪奧地利亞屬藩而侵噠國嘉慶十六年伐俄圍其都俄燒之敗去諸國乘其敝攻之盡還

故地拿破侖慙而退位再起伐英英人執之流死荒島故法與諸國皆仇而於英德尤甚甯波一埠法人主盟故英商在甯波者皆忌此其隙之在外者

日本國

日本國法極嚴人民犯法輒自殺山谷間國多壯士好爭喜亂今取民自十五以上皆爲兵三年然後復業民多逃亡爲盜雖有嚴法不能相安則其民易亂其薩摩島亂黨尤多此其隙之在內者

日本陸軍兵弁十萬九千三百八十二內將官三十營官二百四十六除去教習各項實兵九萬七千四百有奇又近衛鎮台備後用兵四萬三千七百有奇此皆承平常數外有五萬八千四百十五人爲征戰之備戰馬三千一百十二匹海軍兵五千餘人

日與俄爭古利羣島爲仇今俄謀朝鮮忌日尤甚日人士通

時變者每著書以攘俄爲言將來日得朝鮮俄必乘其蔽以收漁人之利故日人陰亂朝鮮俄卽取朝鮮北青地以圖進取英忌俄日亦占朝鮮巨文島以扼兩國之吭此其隙之在外者

美利堅國

附

美利堅者北亞默利加洲大國也

洲有南北二

去中國極遠其國

東西萬里南北五六千里初爲英據闢膏腴

明萬歷時開

虐甚華

盛頓者美利堅別部人也少孤奉母教具文武才嘗爲英武弁有功英帥沒之鄉人欲推爲酋長謝病杜門不出眾旣叛英強爲帥勢眾烏合不支華盛頓以義氣激厲連克英城英師大集敗其眾眾懼欲逃華盛頓意氣自若血戰八載英不得已以膏腴地歸之自立爲美利堅國初華盛頓之討英也

傳檄列國義正詞嚴

詳海國圖志

至是英守北境地氣荒寒故銳

意東南而美遂强大華盛頓既定國欲歸田眾強爲之主華

盛頓曰得國傳子孫私也牧民宜擇有德者遂定制傳賢立

王時集耆老各書名投積多者立之官吏庶民汔無資格四

年退位與齊民同遂分建各國立總統一主會盟征伐諸國

皆聽命無他華盛頓既與英平銷兵罷戰專務農桑令自今

列國有貪利別國腴民脂膏以興兵構怨者眾誅之故諸大

國皆與聯和無敢侮者自乾隆四十年與英盟百餘年無兵

革美利堅凡三十六部合爲一國

美主監國近則選舉時賄賂公行更一

監國輒更一番人物所官皆其黨羽

近美國定制禁止華人其士人亦多仇殺華人者

附西洋國俗

西人求富以保商會爲本求強以得民心爲先凡國王卽位必官民會議乃立大事必官民會議乃行故上下一氣王行有失承行者交巴厘滿衙門議罰英事餘大抵皆如此惟除授刑官大臣王主之其新聞紙許百姓議國政及官吏得失其上下議院凡賦稅增減大臣賢否和戰進退律例變通皆令議奏大臣擅權鄉紳卽禁止餉項故無能自專者王行使人持囊以從言事者許投囊中還宮後理其曲直官吏讞獄未嘗刑求事明允服乃定其罪其國郡縣鄉里皆有學肄業多者數萬人其選士類王制考試極嚴日試一二人必羣師更番問對無訛乃入選其官祿厚故官廉其兵餉厚故兵強此則其國政之善者其風俗有無相通不私封殖其工作木石畫塑之徒皆知書識度數故製造極精其濟貧保險拯廢防饑立法

無不詳備其失物必待識還此其風俗之厚者

地球治法不外三端有君主之國有民主之國有君民共主之國凡稱皇帝者皆君主蓋有全權於其國者也中國而外惟俄德奧土日本五國巴西舊稱皇帝今則為民主矣美之各國歐之瑞士法蘭西皆民主政權全在議院而伯理璽天德無權焉歐之英荷義比西葡丹瑞典諸國君民共主之國也政權亦在議院大約民權十之七八君權十之二三君主之勝伯理璽天德者無他世襲君位而已英主在英倫三島稱君主而又稱五印度后帝則其君權在印度較尊本國仍稱君主者數百年來為民所限驟難更張也

西政之精在近百年改專制為立憲凡君與民交民與官交國與國交立法既成上下遵守無敢越故分立立法行法司法為三權並立而不相混雖君主國其法亦須君與議院共立之民主則專之議院近雖德與日本稱帝而憲法秩然即俄土專制之邦亦駸駸變革矣

泰西職官重武武員均由學堂出身故視把總如庶常千總如編檢守備則已開坊矣都司以上如京堂副將如閣學提鎮比之尙書蓋武員可以兼文文員不能兼武故武事亘古所無也

美國有養兵院凡兵餉每名扣洋錢一角五分雖統兵員弁亦然儲銀行生息兵丁陣沒則用以卹其家殘廢無家則居院養生送死此尤可法也

泰西交兵不殺俘虜在官者皆佩文憑被俘出文則以官禮處之飲食起居以官爲等約不任戰卽縱遣之不則禁之使不得逸戰畢歸之或要言不戰及歸復請領兵主兵者責其失信敵人常至罷黜蓋各國常視彼此相處厚薄爲報不欲失信於人約不任戰而又遣之則以後被俘敵皆引爲前車

不思縱遣而承其害者多矣故列邦於此尤兢兢也

西俗之弊

西洋各國經理學堂醫院監獄街衢無不法良意美綽然三代之遺卽耶蘇教亦頗畏天憫人不甚悖聖人之道所設議院亦古人刑賞與共之良規惟流弊所滋閒有權臣要結眾心迫君退位如近日巴西智利前數十年此患尤多此君臣一倫稍違聖人之道者子女年過二十卽謂有自主之權婚嫁不請於父母子旣娶婦與父母異財別居不相聞問國家定律庶民不得相毆子毆父坐獄三月父毆子亦坐獄三月蓋墨氏愛無差等之遺此父子一倫稍違聖人之道者也西俗貴女賤男男見婦女則讓之前行宴會則男後於女婦有外交雖公侯夫人可棄其故夫再醮夫有外遇妻可鳴官

女子未婚每多男友雖生子女不以爲嫌以此多終身不嫁者惡夫拘束也此夫婦一倫稍違聖人之道者也夫各國當勃興之際一切政教均有可觀獨至三綱遜於中國將來久居中土濡染華風必有聰明傑出之才舍所學而從我則中西一統吾道必被全球此百數十年間事耳

今環中國四方皆成鐵路英由印度北行踰廓爾喀而抵克什彌爾一路抵西藏外之大吉嶺一路由緬甸之仰江逕阿瓦新街而近滇邊俄越烏拉嶺歲造數百里將至塔什干而抵浩罕現復經營西伯利亞循黑龍江越烏蘇里以通琿春海參崴法取越南已探富良江之源經營滇粵通商之路其大道則由順化河內逕達諒山環中國陸路毘連之處將無不汽車電掣鐵軌雲連一有兵端則彼從容而我倉卒彼迅

速而我稽延此所尤急宜措置者也

初西洋之入自 聖祖用湯若望始

湯若望借歷法行教 聖祖黜楊光先用之光

先著不得已書言甯使中國無善歷法 不能令西人至此語最痛切若望殺之 西洋通商自 高祖

時英吉利入貢始然 聖祖諭曰海外西洋等國千百年後

中國恐受其累 高宗以英商被騙飭督撫令州縣攤賠

乾隆

四十一年 粵東事 諭曰朕此事蓋有深慮漢唐宋明之末多昧於柔

遠之經夷弱則忽而侮虐之及其強則又畏而調停之姑息

因循卒釀大釁而不可救宋之敗明之亡皆坐此病不可不

引爲殷鑒方今國家全盛諸屬國震懾威稜自不敢生異志

然思患預防不可不早杜其漸涓涓不息將成江河朕統御

中外如內扎薩克諸藩朕皆撫若兒孫每至必歡欣踴躍與

舊滿洲蒙古服役無異新附準夷回部朕亦必聯之以情待

之以禮莫不懷德感恩幾與內扎薩克等即如哈薩克易馬

一節伊犁與哈相易辦理亦須妥善始能經久無弊諭令可用之馬

或所給緞輕薄豈能允服又如朝鮮安南琉球日本南掌及東西洋諸國

貿易皆所常有各該將軍督撫並當體朕此意即苗疆番境

亦當推廣妥行若仍視爲具文發覺必將該將軍督撫重治

其罪即我世世子孫敬聽朕訓守而勿失億萬世無疆之慶

詎不在是耶 此論節錄

六國記 德奧意英法俄

今六國之強英俄爲首德法次之奧意又次之德自散爲列

國時統屬於奧倚庇於俄受制於法英聯法而意附法德亦

無可如何迨君相同心南北合力一戰勝丹馬再戰勝奧三

戰勝法十年間轉弱爲強修軍政定國制揣敵情又引領四

顧英爲姻婭奧爲同盟意爲新合自無可慮獨法爲仇國雖加要結不能得其歡心然法非俄助借俄兵以牽制乎德法亦無如德何法之動靜俟乎俄而俄日強大近與德又常有競心吾故謂德有事雖患在法而實在俄

夫奧之爲國也與英地不同折交涉較少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六年與德爭丹馬地德破其國僅取餉而未索地但惡其黨教而擯之境外仍還其自主之權此恩何可忘也意因德法與奧戰奧敗而意取其邊郡此固意之故地奧亦無嫌所患者法或破德唇亡齒寒奧故和意敵法以保德卽以自保而俄處奧之東北尤屬隱憂奧君近雖賢明西南已失威內薩勿蘭於意西北又失荷蘭於德而其國內列邦又不如前日之戴奧爲共主西折已多轉而東顧俄人又扼其吭奧之

瑪加族又大半與俄同爲斯拉夫族每聽俄人指揮近日土屬之而美尼亞塞爾維阿們的內哥等國俄又時時擁護之隱生樹敵之嫌各蓄并兼之志吾故謂奧有事不在德意英而在法之助俄俄因借法以窺奧

意之爲國也去俄更遠風馬牛似不相通而不知俄若取奧卽與意鄰法若取德豈容意在且俄法一合法平其西以水師扼直布羅陀口俄平其東以舟師下蘇夷士水道意之立國雖爲地中海水陸戰守之衝而全海首尾俄法旣司其筦意且必橫困於中英亦孤立而海上之貨船戰艦所以通運中西者歲以萬千計不又將拱手而受制於人乎吾故謂意有事必先聯德奧次又聯英以近拒法而遠拒俄英之爲國也其約束羅馬教章程與德意皆合奧雖奉教之

國亦於英無責言意之今王痛前王受制於奧嘗朝英皇借其威以立國意之慕英者素矣德太子妃爲英皇女故師丹之役法雖聯盟亦不忍助法以攻德德之受英賜多矣奧君好會稱觴亦必以英德並稱奧於英亦心折久矣惟法與英向爲仇敵法嘗舉兵助華盛頓而英失美國法皇拿破侖第一每歲當英之對岸增造戰艦志在攻英以德皇一言而止近失英助法怨更深故遂餽俄以撓英土耳其及撒馬兒罕等處印度之屏蔽也俄無法援地乃日闢法忽俄助地將日侵要之俄爲虎狼之國地大物博素稱雄長一旦席捲歐東之地守津要蹈隙瑕英卽首被其毒諸國其亦能晏然已乎吾故謂英有事必結德奧意以阻法而卽以抑俄至若法之爲國聯英則強失英則弱自英不援遂挫於德意

國之中興法王所卵而翼之者也近以法敗且公然取法所保護之教皇羅馬城復還其都懼法詰之因附於德彼此俱新合之國理固宜然法素助意攻奧故法與奧亦相猜雖欲結奧攻德而奧與德皆出德意志族情好更親法卽游說其間亦終無獲外此惟俄可結俄之強又非昔比法故深相結而法非果愛俄也法曾破俄之墨斯科舊都又禁俄不使南牧馬於大奴皮江且藏護波蘭黨眾志在禍俄已非一日特以今之時窮勢蹙不得不俯就乎俄耳吾故謂法有事亦不因乎德英意各國而必因乎俄

若夫俄之爲國務求闢地前王以此爲貽謀後王卽以此爲繼述西界各強國俄斷不能西出半步南界土耳其久屬垂涎特以款項未足輪路亦一線僅通故遲遲未發且兵貴神

速俄若取土必使他國救之不得爭之不能乃爲勝算俄前
主嘗謂德主曰地不加廣何以自娛願德取荷蘭俄取土國
而德不許奧亦慮俄無厭特訂約於多拏河上各不侵奪小
國置爲屏藩德固主是說矣意不鄰俄近列爲大國與聞歐
東之政亦主是說者英執土邦之政更無論矣俄地伏處冰
天逐鹿常後每欲開拓南疆而各國撓之法獨附之論歐洲
兵力英俄德法四國能獨自成軍餘皆借助別邦始能取勝
法稔知德而外非俄莫濟也而俄亦非不知法之狡詐姑借
其力震動歐洲以幸大局之一變或英德奧意有隙可乘而
俄因乃就中攫利是猶養虎自衛計亦左矣夫以各國之情
如此俄受各國之忌又如此而法必觸各國之忌以拂其情
又所謂千夫之指不疾而死也然則各國互相訂約遂可長

恃乎觀維也納約視侵地有如王家故產各守疆圻不踰時
而德法一爭意奧一戰德意遂不知有維也納約而各成合
并之基矣又觀巴黎斯約禁俄兵船出黑海而德之戰法先
遣使訂俄戒毋出兵助法勝法之日卽准其黑海屯兵自是
俄之黑海兵船往來如織舉巴黎斯約拉雜催燒之矣盟可
尋也亦可寒也凡交涉之無大重輕者可以盟約要之若夫
兵事之興機宜倏變盟約豈能拘守哉戰勝者強各國亦從
於強令而已然而歐洲多事之日正中國無事之日及閒暇
以明政刑時平時乎其可或失也哉

泰西小國

輿地家之論小國者率以法蘭西之摩那哥國意大利之森
馬林國日爾曼之光石國界於西班牙與法蘭西之安道耳

國爲口實考是四國之幅幘其較大者爲安道耳亦不過八
百方里縱橫析計之各得二十里有奇光石得二百五十三
方里森馬林得一百方里摩那哥惟得三十五方里縱橫各
可六里似乎黑子彈丸難施治化者矣而不知歐洲最小之
國固不在是其國之極小者曰摩爾奈幅員渺小獨出冠時
計其方里約得一九之數析其縱橫各得三里東鄰日爾曼
西連比利時地產錫礦一所苗旺而利宏爰有農人百餘家
結茅屋數十椽聚族而居務農之餘兼事開礦以杜荒逸而
廣利源比至西歷一千八百十五年歐洲戎事方平普魯士
與荷蘭比利時諸國重整疆域以弭爭端各使勘界大臣巡
行邊陲秉公從事初固各無爭也及勘至摩爾奈地見土壤
沃腴錫礦苗旺加以風俗醇厚居民馴良於是各思佔據乃

歷久而議莫能成其時普國度支未足兵力未強既不克獨
霸一方又不肯出銀伙補卒乃各舍所求聽其自立成國且
與各國議定莫得私行侵擾而摩爾奈遂勵精圖治整飭紀
綱駸駸乎居然成國矣其國例公舉總統一人統理境內一
切事宜迄今凡七十餘年屢有更舉其自二年來任職者名
施密德精神矍鑠有古君子風其副者爲醫生年近耄耋境
中童叟皆得辨識而呼其名總統之下又有議事官十員爲
總統所自行選擇者凡有要事籌商則召而諏詢之無則終
歲不召也其將與兵皆僅一人戴盔佩劍壯勇異常固儼然
宿將而老兵也每年公費稅項小民每口當捐六枚佛郎克
若以別款捐項及錫礦所出併計之每年可得公費稅銀一
萬八千佛郎克將此撥爲人員俸餼及修橋補路設學校開

錫礦諸公費皆綽綽有餘無憂匱乏而又人民安分富庶兩
增前此數十茅椽今已巨厦八百似可快然自足已而爲其
主者尙有二憾焉一則以地方窄狹不出溫泉再則以四境
雞犬相聞未設郵傳公局以致國王肖像未能如他國君主
刊刻驛局憑票之間其志願亦奇矣然以彈丸之地居然立
國稱王且介數大國之間迄今又安無事豈強鄰字小不欲
滅此而朝食耶抑國小民貧得之不足以取盈耶嗚呼抑亦
奇矣按秦西小國與吾華上古畧同唐虞已還其風邈矣況
乃秦漢已降者乎西人弱肉強食遠過吾華而小國之
存實由公法亦以見國
能自強固無小也噫

權制卷四

桐城陳澹然靜潭甫述

軍材述

預將

用將

參佐

使令

廣材

精藝

考工

國家治亂在人材而兵材尤重 朝廷法嚴令具慎治吏職雖中材不難坐理從容卽有頽墮易之以賢猶可無患惟兵事變幻離奇不可方物非天性知兵而濟之學養小則敗軍殺將大則有宗廟社稷之憂是故兵家之材不一端而處之亦不一其道材大受小力薄任重宜內而處外能言而強行文法牽制號令紛紜泥古而不知今泥常而不知變皆非所以重兵材也兵家之材有四局量渾涵精神內運此帥材也不可爲將果斷嚴明縱橫豪邁此將材也不可爲帥貪詐剛暴而效死好謀此偏材也不可爲將若疏闊大畧動靜無常持重而不僥功愛國而不泥法此邊材也不可治內此四者皆有大過人之資而帥材爲中道邊材爲最難帥材

可以養而成邊材則非天資不可是故貪予以財詐處以義剛暴
放恣寬小節而感以至誠則驍勇可以死國難譎詐可以濟艱危
而偏材即可爲將嚴明而教以深沈果斷而教以慎密豪邁而養
以靜鎮則力量可以任艱鉅氣度可以處功名而無憂而將材即
可爲帥惟帥材則局量可以處萬變精神可以綜萬端然往往能
靜而不能動能持大體而不能理細微則能握全綱而不能一戰
邊材則疏畧可以得死力持重可以出萬全動靜無常可以制敵
死命然往往任勢而不任法愛國而不愛身則拘儒得以繩其隙
奸雄敵國得以進其讒則在任之不疑而毋拘以文法今 國家
兵材弱矣往往吏材處邊邊材爲將將材爲帥一或不效則黜廢
放廢隨之宜先審其材無過其量有過以駕馭裁成之術處之則
兵材必振

預將 兵樞 鄉會 特科 移額 破格

將不易得必預預不可濫必嚴嚴不易出必廣將之途萬變任俠
刺客盜賊乞丐屠沽皆可將惟吏才文士不得廁乎其間故吏才
文士輒惡其猥雜而擯之而將之途於是乎絕夫吏治者瑣文章
者浮功成位高者怠惟任俠盜賊之倫類多血性淋漓養而成之
皆可以爲忠臣烈士而其心則恢奇萬變實非兵法所能詳當卑
賤無賴之時一旦達其名於天子必且感奮激發而不能自閤其
才宜令督撫將軍各擇其人以備緩急 朝廷則重軍機譯署兵
部之選增兵法之科易鄉會之策但取鴛鴦梟獍之徒濟之以雍
容儒將則其途愈廣其用無窮而又折之震撼以觀其量溺之紛
靡以觀其操寵之詞色以觀其器窮之變化以觀其才識將萬變
而察之道亦無窮是故樸訥簡重寵辱不驚者上豪放機變者次

之而要非血性灌注其中則皆可用而不可恃

兵樞

國朝大權皆在軍機總署六部皆無重權軍機總署章京所選皆以書藝超擢既速才識多疏而兵部直等閒曹名實尤爲乖舛攷刑部秋審處司員出爲按察使入任尙書侍郎往往不遷他職宜內重軍機總署兵部司員與秋審處等不尙書法專取論議資勞既久出爲兵備道及出使大臣使中外形勢兵將強弱四夷情僞無不瞭然外待邊方督撫內備軍機總署兵部尙書侍郎而軍機總署及兵部尙書侍郎亦時出爲督撫必使內外出入乃可利弊周知外此學政詞臣初不與聞兵事循資既久輒以督撫處之往往茫然不知所措宜令學政皆加兵部之銜所至必閱其省之兵將咨行督撫

察核而賞罰之其有才智出羣許令專摺保奏使之兵將相習形勢久諳以待該省督撫之缺終身不復他遷凡此數者習西北不移東南長東南者不移西北則邊材自出兵事可爲矣

鄉會

近世鄉會殿試之策要皆剽襲成書毫無實用朝殿專重楷法尤足以困真才宜定五門曰博通史鑑曰精熟輿圖曰講求外政曰洞達戎機曰通明算術凡鄉會殿試報名時分別填注分別設問以拔其真則不至迂謬虛華貽誤國事武試專取弓箭此實非近世所宜宜改試鎗礮技擊水戰火攻及製造鎗礮船艦大端乃爲有濟

特科

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准貴州學臣嚴修之請擬設特科畧同吾說而部臣滯執至今尙未舉行也

正科積習已五百年雖改絃更張終不足以回錮疾欲求奇士非特科不爲功國初鴻博經學諸科皆無實用惟就博通史鑑五門分科考試特詔舉行無論官民准以所業由地方官申送督撫考察奏送殿廷考試善者召見授官年力强富者內入軍機總署學習外佐督撫及統兵將帥之幕老成練達者不次擢用則奇才自出矣

閩粵以海爲生海軍人才莫之能過 國朝定臺灣平海寇所用施琅李長庚之徒大都出自閩粵自外夷通市西洋風氣閩粵爲先海賊縱橫尤多奇士宜令閩粵武試增水師一科則奇技異材不可勝用矣

移額

山川風氣剛柔異宜雖堯舜不能強其人而盡變其俗則莫

若因勢而利導之徐壽鳳穎曹充金處漳泉潮惠贛州諸郡
多不能文蘇松浙紹之人決難就武強文試武強武試文鑿
柄而取之非所以求實際也宜令各直省府州縣試額願減
武增文減文增武者皆聽則各安其俗各盡其材事不勞而
文武之才倍出矣

破格

國朝入關吳六奇初爲乞丐教匪之變桂涵羅思舉皆盜賊
之流靡不建奇功以致大將髮捻之亂屠沽負販任將尤多
故嘗謂與其招募烏合之徒不能一戰不若多招盜賊以運
吾奇宜令各將帥訪求盜賊之渠令其具結自新然後給以
諭札恕其前事實虛銜以帥其徒使各歸其家以謀其術以
待緩急之用而官養之不惟可得將才兼可制其徒使無盜

賊之患此一舉而數善者

用將

伸武

定將

便宜

簡文

變例

重祿

用將之道在用其氣用其俗用其心氣墮則將靡俗變則將紛心
拘則將窘 國家戡亂在武臣節制則在文吏武臣生罕知書氣
多粗戾大亂既定不能不轉強爲弱以圖久安然或御以賢帥輔
以賢幕則其氣自平而無意外之患今概制以不知兵之文吏或
激怒罹法或喪氣自汙一旦有變欲其出死力以報國家而其氣
墮矣宜復國初舊制提鎮得自陳言則其氣自伸而不至有衰頹
之變 朝廷亦因以察其才一切本標兵弁黜陟悉令主持不復
咨商督撫糧餉逕支藩庫庶文臣無掣肘之虞古之用將者必因
其俗而取其才宜此者昧彼遷地者弗良習水而移陸習北而移
南則習俗異宜風土異勢兵將回惑所喪實多故湘淮勁旅征戍

越南兵將死亡不戰自潰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宜令本省之將練本省之兵駐本省之地各因其俗各習其地即各當其才不足則鄰省助之庶無遷地弗良之患古者將軍在外有不受君命之權末世防制過嚴雖督撫大臣莫能制一軍進退顧防制太甚庸人轉得借法令以藏身敗則歸咎朝廷勝則自高其武而豪傑反拘牽文法而不能盡其材故嘗以爲用將之道當察之平日不在制諸臨敵之時其人果賢捐以天下而不爲亂不肖則束縛愈甚變患愈不可勝窮宜令重臣爲大帥假便宜而毋拘以文法悉變滿漢授官定制一切將軍都統無區滿漢而惟當其才則邊事可振今軍將祿精過薄雖內地將軍之重自福建成都而外歲入金不過三千提督不隸防軍所入大都稱是而邊塞風霜之苦羶幕之勞雖以外蒙古將軍參贊大臣所入乃裁千數百金之細故

往往 詔書敦迫舉室啼號朝出國門夕思還轍如此而欲振肅
邊陲雖堯舜不可亟宜裁冗員之祿厚資諸將邊帥不治郡縣尤
宜厚卹以贍其私則邊陲可治自古雄奇豪俠之人類多不勝繁
劇往者督撫之權實專軍政至於刑錢官吏各有專司今布按二
司有如書吏故督撫勞精耗氣終無暇晷以治其軍不效益以會
辦幫辦之名權多而案牘愈紛於事終無實濟宜令督撫專治其
軍責在兩司者令其自達藉以簡文牘而察其才悉去會辦幫辦
之名使不至有逼處之嫌而因以兩司佐其軍而承其乏如此而
猶不效則嚴其法以治之夫敗軍之臣皆可殺而其道有二少年
才氣風節自高而閱歷不深以致覆敗者可殺而可恕黜之以挫
其鋒而精其識尙可圖效將來若年老氣衰趨避既速貪暴驕悞
以喪其師則其罪可殺而其情不可赦

嘉慶間劉清令蜀教匪之亂入寨撫賊出寨殺賊賊愛敬之稱爲四川清官第一洊擢布政使不耐簿書繁劇改官總兵亦奇士不任煩文之驗也

我朝政法馭將夙嚴 聖祖以敗軍誅傅爾丹 世宗以

驕蹇誅年羹堯 高宗開疆闢土金川之役誅經畧訥親張

廣泗伊犁之役逮將軍策楞玉保達爾黨阿哈達哈誅蒙古

王額林沁及青兗雜卜回部之役誅將軍雅可哈善參贊哈

甯阿都統順德訥提督馬得勝烏什之變誅參贊納世通大

臣卞塔海緬甸之役誅大學士經畧楊應琚提督李時升參

贊額爾登額蘭州之役誅總督勒爾謹布政使王廷贊王直

望二王以故其時雷厲風行爲我朝極盛之治嘉慶以後

國法寢衰至於今日未聞有典史吏而嬰大辟者已此國勢

精年身
之所以陵夷也

參佐

參謀

幕職

兵家之學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不能不有賴乎言 國家需才孔亟往往稍熟輿圖兵策馳騁爲豪遂不惜以書生拜將願或大權驟握剛愎自高遂致乖隔同僚喪師辱國論者遂謂言者必不能行輒相戒以鎮靜爲事而能言之士亦遂箝口而無可言不知此其人皆有絕人之才其氣亦不難涵養而成大節特學養未至而輕用其鋒則其氣易囂其才易竭其心易震其術多疏一至放廢遐荒遂乃抑鬱而不能自振天地生才有數處之不當遂令覆敗以終而靜鎮之說可以處紀綱嚴肅之朝實不能處四方蠢動之世宜令氣節敢言之臣出居將帥使臣之幕參謀三歲而後擢用以練其才方今外夷多事草莽傑出之才輒棄舉業求兵事

既不樂以科名自達必且廢棄而無所庸其人類皆有忠君愛國之心磊落豪俊之氣天下有事豈能黃馘自甘而當今幕府人才大都例案簿書爲務講求兵學實寡其儔宜令將軍督撫都統提鎮一切統兵將帥召辟幕賓上名兵部量才授職隆以賓師三年論其功過以爲黜陟旣免輟耕隴上之謀兼收指臂腹心之效亦儲將之大端也

凡氣節之臣講求輿圖兵學者無尊其官出參邊帥使臣之幕凡帥府所轄山川形勢兵弁器械營壘圖陣皆令稽察講求操演則令參與其旁以佐賞罰出使外洋政治學術悉令攷求或言善而大帥使臣不能用其策許專摺自陳惟不准許奏其短大臣無牽制攻訐之患慮其自陳參謀無生殺予奪之權不能作威福必能和衷共濟而大臣進退黜陟同之

事敗預陳者免議三年分別擢用閱歷愈深才氣愈斂則識見愈真然後可大用而無患矣草茅之士講求輿圖兵學者令將帥訪求徵聘居將帥幕者上名兵部居營官幕者上名督撫令其贊佐軍謀以資閱歷黜陟進退與參謀同行軍事司記載以備參攷有事許上書陳言

使令 使臣 說客

國家通商外國出使臣駐其地開同文方言諸館習其文字語言皆所以重邦交慮扞格也願行之以正大光明之術未嘗有縱橫捭闔寓乎其間洋務萬端不得不謀其變使臣所至國家榮辱安危係焉顧或折衝樽俎外夷畏其言論脅令移之他國譯署則委曲從之代者遂容與委蛇不敢逕行其志重以大臣私暱假使臣爲酬報之端貪鄙頹庸歸焉上選腥聞穢迹流播五洲 朝廷寬

大爲恩徒以萬里歸來棄瑕明擢而邦交國體蕩焉已竊以爲使臣缺出宜令內外大臣各舉所知以備使臣參贊之選一人數舉者召對擢用不職者坐舉主罷其官重者嚴其罰使臣體制尊嚴不能輕褻國體當兵機旣動拘守常道則一國之力烏能勝萬國取求惟縱橫之術可使敵國相攻而鄰屬皆爲我助則非游說不爲功夫說客有二曰老商曰游俠老商可通外夷之氣游俠可結鷙戾不能近之人今地球諸國華民之工商者不下數百萬人必多奇傑之才可供驅使而狎居旣久則聯洽無難宜令使臣領事擇華民族居諸國而負奇才者察其忠誠可任假以職官陰令游歷通商以伺其隙結其奸民之易亂者交其大臣之納賄者聯吾鄰屬之可爲我用者能文則著爲論說通其報館之易動者言語旣通形聲俱化漬之旣久然後可以用間而無所窮

使臣務取狀貌魁梧風節嚴重參贊則宜應對精敏辯論不窮此外隨員諸職亦須才學優長通知內外使臣保奏後由總署嚴核召對以重其才不職則坐舉主使臣參贊所至宜令隨員周覽山川形勢審達風土人情詳攷政治得失工藝良窳各著論說日記大則由使臣奏達小則期滿還朝呈總署考核以爲殿最無論說日記者不能列保說客擇心計明敏辯詐無方乃爲入選仿外洋公司之例就其所居之土積股通商不足則由招商局籌款以資其闕俄人取西比里亞實賴商人游說之功未嘗費一兵一矢此已事之明驗也近時西洋各國時有謀弑其主之人東洋壯士尤多奇俠結而用之賢於十萬大軍多矣

廣材

郵報

繙釋

輿圖

天下之事萬變方今中外之局則尤怪奇幻譎絕非前古載籍之所能窮然必盡天下之變窮天下之情遍攬天下之材術乃可爲將若自局其心膠古法泥成模而猥曰吾將未有不敗且亡者宜令凡督撫將軍駐節之區悉開報館以收輿論而察人材政令不合者許條議無諱則老臣夙將見聞寢廣而不敢傲睨以任其私外夷之心窮極幽渺製一物則歲月迥殊謀一事則恢奇無朕中國往往得其一而不知其他守其常而不知其變遂致分離乖隔愚昧而不知所從宜令方言同文諸館專設生徒時譯其圖史新聞入報館以爲流布使臣月奏其器械之殊政治之異由譯署奏達而廣播之則雖君臣上下晏處深宮曉然如見萬里之外且兵生於地地生於形知畧而不知細知古而不知今往往棄險乘危而不知所措夫天下纖微冷淡之地智者窺之皆有神奇之術寓

乎其間特滯於一隅其心莫能自達則靈明蔽闕而神智無自而生秘閣圖書類多變革外間所著繁猥尤多宜令譯署開輿圖之館專課子弟以開方測繪之程三年試取分布中外將軍都統督撫駐劄之區設分局使教其徒以精測繪無事則刊布中外以成天下之才有事則各精其地各佐其軍方可以資戰守

郵報

自中日之戰有志之士類興報館以開中國之鴻濛惜乎內地大府絕少提倡其勢仍多扞格也

郵報之益無窮凡山川風俗年穀歉豐物價遷移政治得失兵民強弱官吏賢否見諸文書奏牘者類多隱諱失真惟郵報往往官吏未詳報章已得明其深際間有傳聞統觀皆可自得其關繫國計民生者皆可早爲之圖宜令督撫將軍駐劄如東三省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及內地各直省皆可設立報館多設訪事內地則由府廳州縣驛站信局外地則由旗

屯軍台土司按期訪報卽以爲散布各報之區則事不勞而易舉矣

報館主筆宜請方正有才學之人十日一報其式每報首一論字約二百次 上諭次考古今政治學術輿圖及中外時

事文宜簡質仿益聞報體例上海裝訂成書凡宮門鈔例摺

不採餘悉傳鈔外間輿論悉令採入惟不准言官吏賢否恐

開清流之禍至於吏治軍情均許盡言無諱善者令御史等

官奏陳

此事可獲大利詳籌餉事
中近時諸報與此畧同

繙繹

繙繹泰西圖史擇要成書最爲當今急務惟外夷語言文字繙繹工拙則詞氣雅俗迥判天淵譯後必請通達古今文詞彬美者刪訂成篇乃可通文士耳目而流播較易爲功蓋中

國士大夫所以拒絕西法者固由文字未通而商埠所譯又多猥俗而無精要故必得通達文事者潤色之乃可以行遠也

輿圖

輿圖一事籌費則各省財力懸殊必難舉辦惟設館教習則所費無多教成然後精選其人頒給憑照分布各直省及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瓊台等處專繪輿圖儀器川資量爲籌給既成先令宿學精輿圖者考而核之再令在京各官以本地之人考本地之圖定其優劣不精者易其人更繪之精者議敘擢用分置原省不移專爲用兵嚮導

繪圖以大清會典輿圖爲式益以計里開方各直省及蒙古西藏總圖繪其城站山川大勢惟府廳州縣及旗屯土司分

圖宜詳繪其道路關險驛台營堡市集之細詳說其高深大小遠近道里所通疆界所接山水城邑之變古今戰守之宜條分縷析匯爲一統總圖分布督撫將帥令天下書局刊刻流行則講求多矣

十六年會典館新頒圖式至今各省襲故猶多此則其尤可慨者矣

中國各行省輿圖講求者尙有其人惟東三省蒙古新疆青海西藏之間字多煩累隨音通轉令人不得其端故講求者寡施之奏牘載之書史其文亦欠雅馴當同文同軌之朝何至泥名從主人之例宜繙譯漢文使同內地不雅馴者改之

如烏里雅蘇台漢文爲多楊柳以昭一統車書之盛

精藝 考工大臣 藝學館 藝成科 專利 助成 輪舟

西人之藝所以曼絕千古者其始下之人欲謀一物而力不逮則陳其法於工部而助之雖三助而不以爲厭成則專其利而功名

富貴由此起焉其術精器良蓋由於此今中國亦思汲汲焉惟西人是效然士大夫湛溺於科舉詞章以求速化而不屑工藝之途降爲捐例出衣食之餘即可坐致顯榮而無勞動履如此而欲工藝之精則雖舉國西師而其勢卒莫能逮故必尊其途以爲之勸乃可不令而自行宜令總署特設考工大臣總持藝事選才俊以從學西洋聘西師以主持華局勗西學之館開藝成之科 詔天下有勗新器能資戰守者榮以職官而使專其利力所未逮則資以成之一切船政機器算學方言非出洋肄業深通其術而有照可憑者不得治其事如此數年而人才不振藝事不興者未之有也

考工大臣

同治以來勗開總署一切洋務交涉及製造購買軍械皆總

署及通商大臣主之其人大都起自時文豈足與言藝事攷外洋藝事皆有專官非深通其微不得遽膺其選今宜於出洋使臣及游員學生中之通藝事而負資望者擇一人以任考工大臣駐於譯署一切船政機器算學方言諸局所委員辦理悉令主持及一切購物制器均歸攷驗則事有專官而大綱舉矣

考工大臣必請西人爲副如總署之用稅司乃可以求實際

藝學館

中國疆域甚大所需戰守之具不可勝窮必能自造軍裝乃可不爲敵制而古今異勢非特開藝學終不能以有爲宜令各直省無論腹地邊陲盡開藝館聘西人爲教習以培養人材如此同力合謀共維大局庶幾人材可出藝事可興

藝成科

藝不設科不能開功名之路則人才終不能興西洋工藝之精無一事不由學問實非粗材俗匠所能幾宜於藝學中分文武兩途其讀書通算術方言而能製造者爲文其未讀書而通算術方言製造者爲武其階級畧視諸生貢舉進士而加藝學以別之如此分途獎勵流品亦不至混淆庶幾默化潛移亦不至爲清流所詬病

專利

近時浙人有新機器者由縣令稟請浙撫榮以職銜而許其專利浙撫賞加五品頂戴而專利之說無聞焉不知一器之成所費未知幾許成而不能專利將來眾人仿造所費何償後來有志之人必且引鑒前車半途自阻乃知西人定制以器之高低定專利之久暫甚者雖國家仿造亦必以巨金購

其秘法而後可行所以一器之成利專數世其鼓舞較之空銜末秩迥判天淵也

助成

機器大端非巨貲斷難剗造西人欲造一物而力不勝則請於官以資其造作不效復資之再不成而後明其罪而示之罰往往有一身未就子若孫賡續成之故不成者寡光緒初董毓琦剗造兵輪家貲罄竭江督乃以微憾抑而罷之近時蕭開泰請造三十倍鏡光以焚敵船總署乃月資十金令其學習此兩人者無論其所造如何皆不可謂非奇士乃皆不助而抑之豈所以振養人才者乎故嘗謂中國非無奇才特在上者無以成之遂令奄奄終老今外患日深不求三年之艾吾恐天下雖大正未知所稅駕耳此則區區之愚所急爲

有人才之責者勸耳藝事云乎哉

輪舟新始

火輪船之造始自乾隆元年英人議造火輪船不用水而用風氣船頭置輪船尾置機以大繩轉輪拖船出海三十九年法人復造水氣火輪船均未成也明年法人更造一馬力汽機置船上施二輪於兩旁雖成而行甚緩四十八年美人用汽機代人力用棹代輪五十二年美人復造一船長五丈船頭汲水上行出於船尾用汽機加於汲水筒一點鐘能行十二里美商不用遂適英勸英商用之是時蘇格蘭有三人究輪船之製十餘年矣一日迷羅耳創旁輪之法以助風其友代路耳改用汽機而輪行加速代路耳之友曰塞明敦者又變通其法使汽機起落旋轉運行五十二年塞明敦造一汽

機安於迷羅耳雙輪之上船輪在中蒸釜汽機分安左右每點鐘行十五里明年三人更造十二倍馬力之機每點鐘行二十一里而迷羅耳家資罄矣嘉慶八年美人富羅敦詢造船之法於塞明敦還造火輪船安汽機於船內其制益精汽今英人頗師其法二十三年蘇格蘭造一輪船可抵三十倍馬力往來於蘇阿之間輪船出洋自此始厥後輪船用尖頭巨浪直衝行尤穩速道光十八年英人造一大輪船開行十五日至美咸豐二年始造鐵船遇颶可免迸裂沈沒之患復造隔艙之法滲漏無虞而輪船之製乃備蓋創造僅及百年暢行乃在三四十年之內而泰西諸國遂以富強明大畧者可以知所務矣

輪車初始

火輪車之興在輪船之後初康熙間英人羅哲爾諾爾德著書謂英北境煤窑用馬車行運可隨輪安木俾與土齊作木軌以約車輪輪之四周鑲以鐵瓦合木軌以利其行用之而運煤果便後復於近窑之地兼用鐵木以爲坦途多鑄鐵條鑲於軌道而其法始興道光五年始設公司議行鐵路十年路成車行愈駛旅客愈多人始知鐵路火車之利當行時汽機蒸氣出入一杪時往來二十次蒸氣笛外時聞呼吸之聲輪寬八尺一杪中旋轉五周車行十丈於是車馬三十乘減去二十有九然岐途僻路火車所不能至者仍用馬車旅客由火車卸裝亦用馬車分運故火車既盛小民之生計益增四關六通殆如蛛網夫西人所以橫絕宇宙者大抵火輪舟車之力而皆發軔於英締造不過百年數十年之內宜其獨

擅富強之效歟

電學源流

泰西郵政竭智殫精五六十年前始得電氣傳信一法將電收置器中俾爲我用然格致家考察電氣已匪一朝古人始以琥珀火漆玻璃摩熱吸物氣足則火星爆出始知五金之屬皆善引之於是黏貼錫箔於瓶以蓄其氣放之則有光如電作聲如雷能擊人物乾隆三十年美人弗蘭林驗試遇雷雨時以紙鳶放空際初見繩上絲縷蓬然豎立繼則氣隨繩下盛之充瓶用一鐵匙稍近瓶口則火星躍出迸然有聲始知昔時摩擦琥珀玻璃所出之氣實與雷電無殊電學之興自此始此種電氣皆由摩擦而生謂之乾電至今電報所用之氣由意大利人噶刺法尼暨佛爾塔考究得之以強屬與

金屬相感而生謂之溼電其法用紅銅白鉛薄片數對重疊每對隔以強水浸透之厚紙復聯銅絲二條卽能生電佛氏又因紙易乾則機無力乃以玻璃杯爲電池後復有人造長箱以磁片分數十格箱蓋下安銅鉛薄片數十對聯以銅條每對入箱格中儲以強水用時加蓋於箱則二金相感生電最旺於是溼電之學大興或以輔化學或以佐醫學然尙未得寄信之法也嘉慶二十五年丹國人倭斯得始著書論電氣與磁石之氣同驗之之法於南北設一銅絲以定南針近之則其針與絲俱平而無所吸移俟電路合而電氣運行於銅絲卽見針改向而指東西觀電氣南北運行使此針橫於東西卽知地球本有電氣東西運行故令針橫於南北定南針之所以指南北卽此理也倭氏旣創磁電二氣合一之說

法國有阿拉格與安貝爾復以銅絲繞成螺螄形電氣過之
每繞一匝則力增倍以鐵爲心沾電力而能吸物與磁石同
是謂磁鐵於是電學益精道光十八年英人惠子敦設電線
於倫敦二十四年法人設電線於巴黎是年美人莫爾斯設
電線於華盛頓其法以電運筆而畫字由是妙法不窮有以
電運針而指字者有以電變色而傳字形者甚有以電運印
書機立時將所傳之字印出者近更有以電傳聲爲德律風
者而傳信均用號碼審字尤爲簡明而畫一迄今泰西各國
電線密如蛛絲雖在一城之中相去二三里要信卽發一電
通之邇來大東公司新得保護海線之方尤爲精審遂乃沈
線海底東至中國日本南至新金山西至美國雖數萬里外
通傳要信捷於影響邇於戶庭奇妙至斯真令人不可思議

矣

電車

西人近創電車尙未遠到然火車行於極冷之區必須炭火無間稍一停火則寒侵水管崩裂可虞且火車笨重有無任載車數不能隨減隨增電氣則可相機損益況火車煤煙灰土殊覺可憎電車則清潔無比俄人現修北海千五百里每節安生電汽機每里約費三千金左右費之多寡行之遲速二車約畧相同而穩潔則電車爲最數十年後各國必將盡改電車矣

考工

統論驗器

雷礮驗法

鐵船驗法

水雷驗法

考工既設必先深明西人製造之精考工之法而後能通其奧窔而曲達其淵微考之不精則雖美其名而終無實際西人戰守之

具往往體察於纖釐芒忽之間或始焉以爲至精歷一事而患害偶乘輒不憚竭通國之人而思援其弊思之既得則舉其故轍而盡棄之故其考驗之深推求之刻直視爲身心性命而無杪髮之或遁於虛故考工大臣必親歷西人製造之厰博究製造之書與其賢士大夫下逮工商技術之徒孳孳講論乃可以勝斯選攝中國製造之大原蓋安危強弱之機未可以容容者濫竽其間也

統論驗器

西國製造皆有驗器之器大要船則驗之駛行鎗礮則驗之演放機器則驗之轉旋惟鍋爐不准試燒則以水代火驗之驗船之法以平水測定海里之地推其速率以指力表計其馬力以漲表定其湯氣漲力其至密者以實試側度較其擺心重心距數焉驗槍之法量其口徑審其準尺與槍管中線

是否平行既放後折卸後門機簧察其藥氣之滲漏挺針之
 堅軟驗礮之法合礮耳礮膛中線以觀角度合礮身礮柱以
 觀垂線演放時每礮九響歷試低昂各度歷配鋼鐵各彈測以電
 線表尺而得速率漲力重積力燭以電火回鏡而觀螺線抽
 其後門環托而觀藥氣驗火藥之法秤以定其重力烘以定
 其乾溼化分以定各種相宜之性分演槍礮以定速率漲力
 驗鍋爐之法以機壓水入鍋試其漲力以砝碼較其平門挺
 力驗子彈則以大小鐵規試其圓周槍彈每一千箇抽五十礮彈驗機器
 之法則試以尺寸合符關捩靈便而已

雷礮驗法

英都烏里治地方有官礮局有威德哈德魚雷首尖尾銳有
 翅有鬣有響長四尺重一百十九磅三段相承前一段有銅

107-2.334 (1-02)

機竅形似菊花定魚行遠近中一段機竅內伏定入水淺深其秘訣雖本國製造之人亦秘而不達後一段實以棉花火藥將放以印度膠管注氣腹中既滿乃推諸水水深十尺不見其形一點鐘能行六十里然施放必在六十丈之中方能定準此魚雷之製也火礮新式形似葫蘆礮子如饅頭而上銳每礮子之腹實以無數細子松香黏之如瓜瓢然空其底與心以受藥其上爲火機至敵陣機發則礮炸細子如蜂故亦名蜂窩礮子上有銅釘與礮內綫路相合所以免礮子乘風而轉也藥用塊子子取蒸透不致太猛傷膛盛藥袋用羊毛放後餘火不著礮身三四穴裝子畢則以螺旋鐵棒長尺貫穴中鍊棒上數寸心空以銅條一寸置其間塞以小鍊杵爲試驗若干覘藥力之大小驗之既確則用藥多寡可以無

訛礮之前面里許有木架橫安電綫延至一室與機器相連
機器上立小銅箭礮子橫飛則綫斷箭落因其落之時刻杪
數以驗子行之速遲舊時圓式礮子一杪時行二百丈行速
不能及遠今則一杪時行一百二十丈行遲而力能及遠局
中執藝七千餘人歲經費金錢三百萬其規模可知矣

鐵船驗法

驗收鐵船之要有三一在考究全船重心之斜正隔堵之密
疏碰鋒之堅脆舵機礮位之呆活及機器水缸水門藥彈艙
戰臺魚管之能否合宜一在講求礮械德國克鹿卜大礮製
成先用滿藥試放藉審貫甲之力礮身之堅德國水師俱用
克鹿卜礮械雖操法與英國微有不同而專是器者定臻精
密一在慎重試洋俾知輪機之滿力轉圓之大小船性之左

右礮彈之速遲此驗船之大畧也

英德兩國造船勢不相下中國在德造成濟遠快船而英廠頗生訾議其說帖云濟遠穹甲下鍋艙長佔船身三分之一或下面打穿鐵板水卽入之或至全船沈沒一也輪機房一間長四十四尺儻下面板穿水入輪機俱不能靈二也穹甲艙面雖堅然全裝水面之下浮力無多儻船邊有水處擊穿則水入船中甲上甲未損而船或沈三也裝舵柄及攀舵機於穹甲艙面之上礮子一擊卽令船不能行四也望臺高出眾艙本易受礮此房鐵甲之厚僅足禦槍丸而不能抵礮子五也前面兩礮臺及煙通艙口風艙口輪機艙口皆用直甲價值既貴斤兩又輕六也八寸徑六寸徑礮之轉輪盤皆薄銅片爲之炸彈入之必於其內轟發不如無此遮蓋礮可橫

飛七也煤艙過小礮臺上專用厚重直甲不免上重下輕一加猛火速行易遭覆沒及尋常行駛船身亦斜側動搖入也所言可裨船學故節存之

水雷驗法

光緒十二年中國在英雅羅廠定造一百二十五尺水雷船一隻價英金六千磅另購船內應須電燈炮位雷筒燐銅水雷各項器具共用金一萬九千一百五十七磅攷英海部驗收雷艇於水置浮椿岸置木表相隔一邁之遙將船裝滿戰時物件然後艇走兩椿間順水流逆潮各走三匝岸上木表各置一人記明時刻合式後仍須開洋滿汽逕駛三點鐘以水程表計算若干邁前後所得之數每點鐘須合原約二十六英邁或二十二英海里儻驗收不及可將原艇退還故所

造無不精者

權制卷五

桐城陳澹然靜潭甫述

軍餉述

漕糧

屯牧

廣商

專利

鑄幣

清釐

餉者軍家之大命用不足而言軍則外強中乾必有魚潰土崩之患 國家通商以來國勢日趨困敝以天下之大邊防之重常有 不給之憂困敝既深其患將不知所止病之深者不得不先治其 標而徐圖元氣固元氣而不知標股其標而益喪元氣皆不可與 言權惟本因勢利導之謀寓綜核節治之術則程功既速元氣猶 可稍紓此富強之本圖也

漕糧

旗屯

渠塘

商運

鐵路

京師古患漕運今夷患迭乘河海皆多扞格則坐困堪危旗丁蟠 踞近畿坐耗國帑京畿壅塞秋潦時侵外夷內訌沙漠海濱無險 可恃是故方今大患不在邊疆而在內地不在外省而在京師糧

者國家之大本坐耗盛則糧愈難籌其身亦蕩逸而無所用旗水之利害相乘除棄利卽害去害卽利水患去則地利興而兵家大計卽寓其閒而敵不覺謀國之道在因地制宜因勢制變天下之大而不爲萬世之謀元人待哺江南明帝首扼漕糧則順帝不戰自遁甚可懼也攷熱河察哈爾牧場獨石外沃壤不下十萬頃東三省沃壤尤多宜設畿輔水利大臣令旗丁開屯鑿渠以興水利東三省則責之都統將軍令沿海防兵築塘以捍海潮開河道以消鹹鹵雷厲風行自近而遠各事其功效易彰萬世之利莫大乎此無已則曰商運曰鐵路亦可備漕運之患而非永圖

旗屯

旗丁屯聚近京五百里旗地多典於民而未嘗自墾不土不兵不工農商賈積而爲盜理勢固然康熙間兩頒內帑千萬

金償其夙負不謀寸產轉瞬盪然國初居重馭輕嚴禁逃旗
誠爲慮遠然其人非盡宗室非盡滿洲有蒙古漢軍且有新
收諸部數百萬人概爲贍養一有困餓潰亂尤覺可憂近時
都中盜賊紛起官吏莫敢誰何論者以爲皆旗丁之故萌芽
如此後患何可勝言攷乾隆間舒赫德請移屯東三省孫嘉
淦請移屯察哈爾牧場并請旗丁願下鄉耕種漢軍罷仕願
在外成家者聽張若漑請令城守營皆改駐防沈起元請令
漢軍每甲以材武者一人食糧餘聽歸籍皆不可謂非遠圖
若魏源因地因人徙還其俗之言如蒙古歸蒙古
漢軍歸漢軍尤爲折衷
至當然當今漕糧爲急都下嗷嗷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旗丁
盡徙根本亦虛不若 明詔旗丁以國帑空虛令其早謀生
計先就圈近海濱及熱河察哈爾分地召工開墾銳意屯田

以一歲贍金爲資本嚴定賞罰不從則革去旗籍禁其子孫就試入官墾多則增其秩而世業焉則不令而自行矣

渠塘

察哈爾牧場周千餘里自爲牧場東路之熱河入達溝

卽大甯衛

舊西路之歸化綏遠二城

卽澧州東勝二衛舊境

聲勢中隔

孫嘉淦奏

水潦

一至壅沒尤多本年秋潦浸淫兩京水災尤重溝渠蔽絕宣洩無由微特耕鑿徒勞居民亦多致疾至於沿海低窪鹹潮日至黃蘆白葦棄地實多溝渠旣鑿繼以海塘則水患永除鹹潮不至廢土皆成沃壤漕糧何待外求且分任防勇旗丁無勞過費事成移漕督官兵爲捍海修河之用國家歲省百數十萬石漕粟卽可增數百萬漕折更可省數百萬運費之需所獲已千數百萬而旗屯之賦不與焉此聖人復生不易

斯言者也畿輔水利自元虞集議令築堤捍海闢地爲田實
 爲萬世不刊之論元政頽墮未及舉行明踞南漕遽亡其國
 明臣左光斗國朝怡親賢王遞相措布成效昭然故直隸總
 督道員皆兼水利然推行未廣成迹寢湮論者遂視爲迂圖
 而不思遠計惟林則徐著畿輔水利書本末具備蔚爲經世
 遠謨方今旗丁多人滿之患國家多內顧之憂漕運多閉塞
 之虞海疆多風鶴之警根本不堅何能治外故必以通國之
 力銳志於斯而後邊事可爲也

商運

同治初編修黃彭年奏言南漕一石河運至京需費十八金
 卽海運較輕亦非數金不辦到京之後糜爛實多轉賣養牲
 未嘗就食不如招商運買多矣是故水利未興則莫若逕行

商運北地遼陽一帶產米實多以銀解京就近採買既紓轉
運之勞又免重洋之患此策之至便者也

鐵路

鐵路實用兵興利大原則詳其說

鐵路漕運所關利害紛如折衷益尠所畏者徐曹之間民俗
强悍一有要劫百萬皆虛外夷潛襲其途患尤可懼惟海運
既虞阻劫河運更苦艱濡賊若以輕軍襲膠膠卽即墨出濟堯
之間運船萬艘無難立止鐵路則一息千里但得重兵鎮守
一面備戰一面仍可飛行至徐曹要劫則根柢盤深隨處皆
爲患害惟立土兵防其變擇徐州豪俠爲將招其徒黨以大
師鎮守其間猶可以持其患

屯牧

屯地

屯室

屯學

屯儲

屯商

牧政

邊防大本在屯牧百戰之將十萬之軍而無騰飽未有不潰且亂

者 國家定鼎中原邊徼皆成廢壤重內輕外已二百年邊患之深實由於此夫以黃沙白草之區概求中土文明之治雖堯舜爲國其勢亦將有所窮惟屯牧大端雖中材亦無難自效況邊疆袤延不下萬數千里水旱兵革實多匱亂之憂自守不遑其何能戰今新疆屯田未廣東三省沃壤多虛其餘蒙古海藏臺灣或行或否綜其實際皆不足以壯邊陲夫地利各殊民風各異軍流謫戍無室不安概令爲屯實多乖隔而國家大勢又非拘牽常局所能苟安昔管仲治齊類多權變故齊人繁富雄視中原宜令邊疆悉招游民散勇流犯貧農開墾興屯不必盡拘穀稻凡資軍食悉任其宜而又廣家室以樂其心興學校以鼓其氣通商惠工以博其財則邊防易壯 國家創業東陲嘗以牧政雄天下夫羣牧之利自古爲昭微特騾馬可備戰爭牛羊駱駝皆可以資耕食屯緩而

難牧捷而易谷量牛馬指顧可期獨惜入關以來禮樂文章化行天下羣牧之制因以寢衰雖關外牧地廣延自 聖祖西征駝馬已多不給見康熙間提督孫化行北征日記承平既久衰敝可知亟宜 嚴詔邊臣重興牧政量其多寡黜陟其閒不過十年富強可致此當務之急圖也

屯地

東三省發祥之區吉林尤爲廣博始則春盡風霾夏皆泥淖八月大雪十月地裂今漢人日眾百貨駢闐遷客羈人絕無水土乖違之患江水自長白山出號人參水嚴冬冷飲不至成災其地珠璣棧密貂鹿東青牛馬羊駝利盡表海尤以渥集爲致富大端渥集者老林也自長白山亘混同江甯古塔以達興京樹海數千里誠令廣集木工制爲器用則圖們鴨綠指顧直東攷內地江

西湖廣樹木殷繁遂爲東南雄鎮則吉林致富其道可知雖
 其地無稻米爲糧而穀豆包菓皆宜耕種韓顯忠以匹夫召
 集金匪數十萬則產金必多而黑龍江則沙漠之金皆可以
 興大利况乃呼蘭數百里與奉天東邊千里可耕之地尤爲
 廣漠無垠押荒之銀舉手可致百萬雖二十年朝旨迭謀
 墾闢而大利閔者尤多必盡開郡縣得漢人爲吏以治之乃
 可利賴無窮耳

新疆之地伊犁城東北河西諸水塔爾巴哈台城左右鄂爾齊斯河

兼利屯牧烏什城畢底喀什噶爾城西南英吉沙爾城圖木舒克

河庫車城渭干喀喇沙城開都哈密城柳谷吐魯番城交河皆

利屯田喀喇沙城山河山周環千里皆利游牧而回疆西四

城尤極膏腴爲伊犁所不及回疆出棉花紅花緞布捨狝種

千至塔爾巴哈台城金鑽伊犁特穆爾圖河之鐵河周數百

山沿岸潮沙皆可熬鐵葉爾羌又西南二百餘里密爾迪山和闐

哈河塔克河環圭之玉阿克蘇温巴什地及鹽池溝葉爾羌之銅庫車城里百餘

之礪砂其餘老林不可勝數惟關外戈壁流沙往來多阻冰

天雪海輸挽尤艱必先疏濬布隆吉塔里木兩河使通舟楫

則嘉峪關外可達伊犁戍卒屯丁扁舟可致乃萬世長策耳

臺灣之地一歲三稔後山多平坦秀孤巒奇來尤善相距南

二三百里東西或二三里四五里外憑巒巖層障海風此外

平曠温和絕無瘴癘可耕之田五十餘萬畝尤易爲屯此外

南自射貓里社達卑南覓社約四北自花蓮港達新城約五

里皆宜稻宜蔗山地宜廣種蔗蔗利一楓港恆春諸山皆產

五金礦砂西人驗云銅鉛十之八雞籠諸山產煤煤必蘇澳

柯木內山產藥北路產硝磺樟腦林坵埔內山產玉山日玉臺

南五鹽場產鹽然臺地患潦秀孤巒等處恆春以南大烏葛竹篙軒子崙火麻里知本諸溪及花蓮港新城後山等處開

墾則宜興水利

疏河築堤不能一致

若通商設埠

不過七日

則南安平

臺府口

旂后

鳳山縣中

龜山

恆春港名

北蘇澳雞籠舢舨

介蘇澳

卑南

後山

惟此有溪通海秀孤奇來皆出此

皆多淤塞所宜疏濬者也

凡邊疆草昧初開利源皆廣總宜因地制宜乃可事半功倍且所遣屯丁類多無賴廢時既久耕鑿爲勞教以他藝必將樂就故宜各順其業不必概令耕耘但使山澤之閒民樂其資國收其稅利多商集何患無糧然糧亦實有不可忽者宜令可食之物皆可就耕不必盡拘穀稻則因地制宜因勢制利不待勸而富庶可期矣

屯室

凡屯丁遠處邊地苦寒無室團圞必致逃亡奸盜屯丁挈家
固有成例但散勇游民多無家室盡人籌畫勢所不能昔者
管子招商先創女閭三百自古霸功王道必本人情但使怨
曠無聞雖聖人亦將許可 國家河泊諸司本治官妓政令
所在利賴尤多且使人有室家外患侵陵必且人自爲戰宜
令邊屯廣招妓館按屯分部秩然營妓遺規明告邊民販婦
女至屯者不禁不十年間屯所皆成村落戰守可資矣

屯學

屯丁多散勇游民必皆強悍乾隆回變屯丁能戰者多不早
爲防煽惑轉生內亂宜令屯丁就居成堡繚以周垣鎗械時
親以防寇盜使各歸其業各就其鄉擇其豪勇多財命爲屯
長無事令約束其徒使不至爲奸盜有事各治其眾守望相

資每歲就試於官善操者給之頂戴臨戰別立爲屯軍屯規
既定家室能安卽宜按堡以興屯學勸令子弟讀書考試化
其獷悍而戢其邪心亦屯政中之急務也

屯儲

屯田專謀軍食亟宜建倉儲峙以備不虞餘悉令經商以資
軍食蓋無事則商民易往有事則裹足不前也再新疆旗屯
皆有公田以資公用兼贍本屯貧乏之家最宜推廣良規使
知任卹則屯倉之法宜分也

屯商

商賈不通雖有屯田不能富庶宜招巨商大賈榮之頂戴使
赴邊陲歲終按貨稅多寡以爲議敘同疆重內地寶銀以爲
無偽是亦謀利一端也
商賈所至微特屯丁生計裕如卽將吏兵徒亦可藉資潤色

今邊帥將軍參贊不及內地巡司故人人苟且思歸而邊事日壞此亟宜改圖者也

牧政

康熙時征厄魯特恐軍糧難運駝馬負糧之外以牛羊爲一

日軍糧

一牛六十一人一羊十五人一日食

即此見牧政可爲軍食之資也

新疆牧政舊例馬三年取孳

本馬三匹取孳一匹

牛四年取孳

本牛十隻取孳

八隻駝五年取孳

本駝十隻取孳四隻

羊一牛取孳

本羊十隻取孳三隻

凡東西北三邊及內省兩京甘陝山西邊界皆利游牧牧政

一廣不特可實邊儲兼可省內外營馬驛馬之費

廣商

商學

商報

官商

民商

保險

護兵

商辭

自中外通商天下皆有輕生重利之勢願商局既開而利源不廣者局員之耗蠹過深無鼓舞保護之術以動商人也朝廷所以動

天下者惟名與利宜擇廉幹大員總商局減司事冗員嚴定章以爲賞罰其利深而商民歡洽者三年增其秩而分其利五年則權爲使臣關道而寵異之於是建商學以求羸絀之原設商報以達盈虛之數官爲倡始以開民智之先民相結約以廣官勢之闕而又勸保險以濟其窮籌護兵以防其變立商爵以動其心鼓舞招徠無微不至一破漢以來二千年崇本抑末之成規富強之機可立待矣

商學

外洋商務之興內之有商部以綜其綱外之有商會以明其法今國家內開譯署外設通商大臣蓋駸駸乎商部之意然無商學以開其始終覺明其略而不能得其精微故必以招商局爲商學之樞而分其學於京師各省聘西人爲總教而

以出洋學生之明商學者分任之使天下漸通中外商務升
降之原而推其微妙登諸報以告天下則風氣日開矣
商報

外洋有商務專報故嘗端居一室而五洲之貨物盈虛百產
之精華消長皆可隨窺其騰跌之微而爲之備故必設商報
以招商局爲總匯內之行省以關道巡道總其成外之諸國
以欽使領事總其成南洋諸島華民尤多則以新嘉坡總領
事爲樞紐以上數者收發由之則事不勞而功倍矣
官商

山陝富民遣商貿易他省類皆不給薪資公分其利諸客以
所事爲等差派本萬金卽分萬金之息兩年一核出入無欺
祖父雖沒子孫可襲其成故歷久無敗官商所宜法也

民商

凡中國東三省蒙古新疆西藏等及外屬諸邦皆宜推廣不必專涉重洋不特廣國用富邊陲且可以通內外之氣閩粵沿海居民風濤素狎通曉外夷語言文字尤多而閩粵之寄外洋其眾已四百萬設公司以商異國尤易爲功其法擇大商假以官以其名立商號如鄉勇制所通之處必先咨明其號以便納稅大商給執照分商給分照皆以本商號爲準無商號執照者截畱貧民貨三百金以下者不論年終統計所納之稅而議敘之則不令而行矣

保險

西人保險之法實劫前古所無得此則天不能窮卽人所不能謀者亦可轉亡爲存轉敗爲勝此古昔先民友助扶持之

義所未及者也宜就招商局另籌保險良規則其事不勞而易舉功以眾而易成此萬世不敝之策也

護兵

西人商埠莫不以水師游弋爲保護之資中國度支有常購造誠非易易而南洋及新金山諸島華民工賈尤多時冀中國船設水師游弋往來以爲榮幸誠得賢使臣領事重懸爵賞鼓舞其閒使華民族居者自爲籌辦自選爲兵 朝廷但簡知兵大臣爲之統率而重其廉俸焉無事則經商往來以精沙線有事則相資相保以備不虞此亦眾擎易舉之大端也

詳入卷綴
遠事中

商爵

自漢世以來貴農賤商已成風俗然捐輸授職富商大賈亦

巍然自側於士大夫之林究之所獲甚微而流品之雜吏治之類冗員閒局之耗實有得不償失之虞則莫若永禁捐輸特開商爵使天下大商皆出公司公司皆立名號以完關稅卽按關稅多寡而賞罰之其完稅二萬金者爵一級爲恩騎尉而以次遞加以至公侯級無可加則增其世次捐例旣絕其不能以文事進者不能不畢出於商而商董集眾人以爲公司其爲謀亦易如此則國必富而可不戰以屈人之兵卽援比軍功亦理之所宜然者

專利

鐵路

小輪

郵政

報政

自西人入中國民生國計皆有日朘月削之憂而究之神域無垠終有造物無盡之歎利之大者莫如鐵路而長江巨海之外洞庭彭蠡章漢黃淮巢湖震澤之屬凡可以通小輪者尤多皆非通商

約章所固有不急圖以收其利將外夷蠶食必且挾以專吾利而反無術以禦其謀是故善爲國者必先有奪人之心其勢乃足以敵人而不爲所制則非先人不爲功此商戰之大要也其他自專而不待外謀者則莫若郵報二事起而圖之庶有豸乎

鐵路

鐵路之利中外論之詳矣誠以武漢爲總匯東北至京師達東三省及外蒙古西北至陝甘新疆西南至四川雲貴西藏南至廣東西則天下之氣一振微特兵事神速可以盡裁兵勇練十萬軍於武漢以應邊事之需卽其利亦豈更僕可數徒以本資過巨實非旦夕所能謀惟借洋款以速其成而後加商稅民糧勒官捐按股票借民款以鐵路爲息而償重負庶不至顧瞻卻慮功敗垂成

小輪

小輪之用負載無多惟拖帶巨舟則可以免風濤而剋期以至誠令大河大湖用煤火以速其力一切小港小河即可用木輪以輕成本嘗見蘇滬之間木輪如織核其價值不過數百金中人之家皆可集公司以興巨利獨奈何拘拘成法律徇顧慮而不為哉二十四年春總署議准小輪入內地借概之虞准洋商不能專利其完釐審案終多掣肘耳

郵政二十三年准行郵政稅司立法過煩外吏奉行失旨至今有害無利此可歎者耳

郵政之利如英公司輪船往來中國遞信者每歲英廷給英金三十七萬磅本年申報其他可知此外中國信局尚難悉數中國若以驛政行之陸道由各直省內外臺站專馬裁步水道由招商局用輪船剋期往來令巡檢外委收遞毋勞設局內

外推廣勞費無多今中國商之外夷請辦郵政吾意但須嚴法無滯利自來歸何商之有惟必入外夷郵政會乃可通行中外不致扞格難通耳

報政

報政之利歲計每報錢文四千八百百萬報即可得錢四百八十萬通中國邊疆直省將軍督撫所駐之區皆設報館以大商主之傳遞皆由驛政凡天下大小官商紳富皆籍其名悉令閱本處之報閱外省者照增不傷其財兼資其識國家歲獲何下數千萬金此利之易為者

鑛幣 鑛務 鑛學 錢法 銀錢 玉幣 銀行

天下之利在因其自然不必強為闕塞而弊之所積則在推行盡利於其間國家之大山澤之鑛無窮因前明鑛害而禁之自然之利遂絕今畿輔滇南雖開鑛政其事皆攝於官則名多實寡前明

鑛害在中使鑛丁聚散視鑛苗消長以爲差鑛丁皆可爲兵何憂

爲亂

傳鼎嘗用鑛丁爲戰雲南鑛厥亦助官軍

方今流民轉徙游勇縱橫非假此以濟

其窮不足以消隱患宜令直省邊疆鑛地悉爲開採按場徵稅則

利民利國且可以杜外夷覬覦之萌此利之不可勝用者而其始

必以鑛學爲之基則利害明而事易舉錢法之弊在重錢在禁鑄

在番蚨重錢專用京師則源流皆塞禁鑄則民銅多廢奸宄益多

番蚨則利入外洋而內錢日寡宜令內外錢法劃示成規民鑄精

者不禁

錢法

摹番蚨輕重鑄銀錢而廣其源則在增玉幣

鑛務

鑛者天地自然之利迄無盡藏金銀銅鐵錫煤硝磺皆可利

民利國閉之則國與民皆困而外洋之覬覦尤深且巨利所

存絕未有真能閉者如甘肅甘州山

入寶

金鑛湖南辰州山

大油

金鑛提督派兵駐守伊犁塔爾巴哈台金鑛將軍派兵駐守兵民皆暗爲採取以濟其私何如以中飽之資足國用以甦民困且近時安徽池州煤礦上官嚴禁幾釀禍階禁銅旣弛商民始相樂業而釐稅頓增此則近事之明驗者

攷鑛政唐置爐冶五十六宋置金冶十一

開採六州

銀冶八十四

開採二後以官採利微聽民自採收十二之稅於官金時許民開採而稅其十一惟明宣宗以後礦屬中官而天下始病因噎廢食豈得謂知大計者哉

康熙間廷議禁開礦 上曰天地自然之利當與民共不當以無用棄之要在處置得宜毋致生事耳乾隆間提督張天駿奏開礦恐聚眾生事令粵督鄂爾泰議之奏稱招募居民聚則爲工散則耕作不至別生他患 上諭張天駿議處焉

粵督馬爾泰奏英德縣銀鑛逼近銅山請閉 上諭銀亦天地自然之利可便於民何必禁故劉秉恬奏開金川鑛務特詔允行嘉慶間伍彌泰奏塔爾巴哈台金鑛查辦私開上諭斥駁皆未有不准開鑛明文雖雍正間有慎重開采之諭其時直隸水利方興庫貯六千餘萬直省倉儲三千四百萬石非若當今邊防日警庫款日虧游勇災民無從安置時艱孔亟而猶拘守前明弊政而禁止焉將來各國環起而爭何能禦此尤勢之不可緩者

攷滇鑛皆有場主以七長佐理其閒曰客長司賓客聽斷曰課長司出納貨財曰厨長司工匠飲食是三者場以內皆聽治焉有爐長鑲長銅長炭長分司采煉之宜有胥役捕偷漏以防奸宄令嚴制肅萬夫無譪故雍正間騰越邊外桂家銀

廠抗拒緬夷永昌邊外茂隆銀廠爲猓夷所憚威遠廳同知
傅鼐則嘗結銀廠以禦猓夷故礦務之衰微特國用日虧亦
邊徼干城之患也

自周官法廢礦政設於官則得難償失設於民則大小咸宜

宜令巨商專集公司召游勇災民以土法開採毋煩機器

縣以機器開鑛折耗尤多以土法獲利此親見者以蹈覆車至於應撤之營則令營

官以恩餉聚其勇爲之就礦爲營更番工練以哨弁經商而

均其利於上下名曰礦軍則 朝廷無養兵之勞而收山澤

無窮之利此一舉而數善者

江淮以南礦務既開急宜就場鼓鑄免致解京擾民耗費

所過無異寇賊以招寇盜近北通 山陝河南之礦專解京師以防內

渴此經權之宜辨者

附鑛地
俄人著東方財政書言黑龍江省呼爾哈河池察特

江長白山奉天省達窩給尼河寬
城子等處金鑛甚多所由覬羨也

直隸遷安縣
銀鑛山產銀九山黃崖鑛
井陘縣
雲鳳山長清

豐縣
硝河

江蘇溧陽縣
鐵山產鐵銅官山
儀徵縣
大銅山小銅

安徽桐城縣
東鄉鐵門口產鐵
宿松縣
大爐山產
涇縣
銅山

甯國縣
山產銅陵縣
銅官山有泉
貴池縣
潘家橋產金銀銅

產廬江縣
坑山產鉛
定遠縣
銀嶺
霍山縣
爐冶山

山西太原縣
黑駝山
垣曲縣
三錐山
夏縣
未詳銀地

山東新城縣
鐵山
萊蕪縣
韶山產鐵
天石山
產鐵
棲霞縣
峒

金山產招遠縣
齊山
萊陽縣
倉山產鐵
福阜山
沂州
沂水縣

銀產蒙陰縣
臨朐縣
費縣
滕縣
文登縣
皆未詳

河南安陽縣 產銅山 濟陽縣 產王屋山 嵩縣 雲寶山 大鑛山 泌陽

縣 產銅山 西平縣 治常溪村 產鐵山 信陽州 石城山 汝南山 產銀縣

陝西涇陽縣 治谷 商縣 鳳凰山 隴州 鳳縣 皆未詳

甘肅文縣 麻倉谷 金 甘州 八寶山 秦州 未詳

浙江武康縣 產銅山 鄞縣 灌頂山 產鐵錫 金華縣 產銅山 西安

縣 產銅鉛錫 建德縣 產銅官山 宣平縣 產金高山 景甯縣 坑六 雲和

陽縣 皆未詳 慶元縣 產銀坑一 龍泉縣 五銀坑二 麗水縣 產銀平

江西新建縣 產銅山 進賢縣 產金山 德興縣 產銀山 贛水浸鐵成銅山 產銅

場 產金銀 上饒縣 山 贛水化銅溝 山 贛水化銅溝 山 贛水化銅溝 山 贛水化銅溝 山

山 產金銀 東鄉縣 產七寶山 清江縣 產銀嶂山 上高縣 產蒙山

銀白馬塢 產銀 東鄉縣 產七寶山 清江縣 產銀嶂山 上高縣 產蒙山

鉛
萬載縣 鐵山產鐵

湖北興國州 銀山產銀甚多
大冶縣 鐵山產鐵
恩施縣 銀

山產 富陽縣 鐵山產鐵

湖南辰州 大油山
劉陽縣 七寶山
澧州 浮山
郴州 北湖銅坑

會同縣 溪金山 桂陽州 九鼎山 大奏山 產銀

四川漢州 銅官山 宜賓縣 朱提山 冕甯縣 南山產白銅沙
花

鹽源縣 柏林山 會理州 密勒山 榮經縣 銅山 中江縣 銅官山
山

可蒙山 井研縣 鐵山產鐵 邛州 古城山 金川 促浸水攢拉水
馬

湖建昌蕃地 皆產鐵 剛利 產古銅鐵

福建尤溪縣 銀屏山 產銀明時
古田縣 金坑龍嶺坑游聚長

泰縣 內方山 詔安縣 金谿山 永安縣 鐵山嶺 松溪縣 吳家山
山

邵武縣 黃土鄉 溪寺城 銀坑三 建甯縣 青女坑 蕉坑 龍
泰甯

龍須銅坑一鐵場二 龍川
龍

縣梅口寨產金銀七寶

政和縣少亭坑大田縣銀瓶山埔城縣馬鞍坑

廣東瓊州銀鑛挖沙百斤煎銀陽江縣十井山有嘉州香爐

頂山皆興甯縣寶山英德縣長岡嶺產銀銅河源縣產銅地

廣西賀縣橋山產銀銅黑雲南南安州表羅山產最鶴慶州半子山大理府產銀地未詳

貴州太平溪產金葛溪皆未詳

新疆塔爾巴哈台城達爾達木圖烏蘭回疆產金地未詳臺

灣雞籠諸山產煤凡楓港恆春諸山產

礦學

洋人礦學實爲專門宜於招商局專開礦學聘西師爲總教

擇子弟指授其閒曠師以得曠苗多寡爲賞罰凡有開採必
令曠師勘明具結存案以備論功不效者辭去則不至有濫
竽耗費之虞二十一年上諭准令各省開曠不准藉端阻
撓然曠學不興每至多耗而無實效此其可歎
耳

錢法

錢者泉也有所滯則流不通而源易涸惟任其流行自在方
可無滯闕之虞京師專用大錢銀多虧折出京無用虧折尤
多故西人駭然以爲非法無他慮錢之易竭耳願自京用大
錢以來鼓鑄日多而錢時不足則流不通源易涸其故可知
宜內外鑄錢劃一定制流行無阻京錢自無耗竭之虞

私鑄之害在微薄病民天下之大豈憂錢壅無銷苟非微薄
病民亦何足禁今小錢之禁不過委員奉檄要取陋規到省

消差盜鑄如故自來法令愈嚴弊竇愈出宜令仿制錢鼓鑄者不禁小錢明薄其值或十當一十數而重困之則大錢日多小錢自絕

銀錢今廣東湖南湖北安徽江蘇皆仿鑄銀錢特各私其局勞費過多不若就天津設局以北六省銀歸之就漢口一局以長江各省銀歸之就廣東一局以南六省銀歸之以免煩費耳

自洋錢入中國銀耗而錢乃隨之今西人收回本洋以昂其值而墨西哥則以九成之錢易中國十成之銀消息盈虛獨操其柄則其心愈狡其害愈不可勝窮今中國既重洋錢豈能禁止而洋錢便利實較紋銀之耗折爲易行則莫若仿其輕重大小而自鑄之內外劃一定價不若外夷名式而用中國年號以示一尊內外上下統歸一律盡變紋銀改造之耗成色之殊則中國之人必樂中國之正大光明不樂西洋之

怪異外洋豈能持我之利而竭其源自乾隆以來新疆則仿

回錢普爾西藏則仿廓錢與廓爾喀通市皆本其式而變通盡利獨

奈何漸漸夷式為哉官吏用銀多扣平餘水色堅持不用銀錢所宜痛懲者也

增幣

銀幣既窮當思所以濟其變鈔票既多毀敗而防弊亦非易

言攷古人制幣珠玉為上黃金為中故後人有片玉而值白

金數百者自新疆臺灣開闢以來玉河和玉山葉爾羌有玉

獲大玉三青者極大計重萬觔葱白者重八千觔白者三千觔至今猶在臺灣玉山二迄無盡藏制變

之道端在因時宜令新疆臺灣精造玉幣內外流行無改鑄

之勞無朽敝之患以輔銀幣尤覺百世可珍

銀行二十三年盛宣懷亦擬銀行於上海然內外出納仍守

成規終無實效必令內外庫款通以銀行為樞機一洗解庫發幣積弊然後實效可臻而京師中俄銀行尤為利權旁落也

中國所以上下睽絕一有大事民不信官而民債難外洋不信戶部而洋債難無銀行爲之貫通其間也宜令戶部出入之款悉設京師總銀行與民交易漸次而達之外洋其各省藩庫海關悉準此以設分行於該地凡民債洋債悉令銀行經紀焉則銀票可行而大工可舉卽有軍事亦不至仰屋無資矣此籌餉之要圖也

清釐

內府

織造

鹽務

釐金

典業

開財之源必先清財之路苟利國利民雖有偏頗皆不必過事察察惟中飽則斂怨歸國其弊不可不嚴內府虛耗在織造其弊自內史至掌案織造書吏皆一氣呼翕而後可行則商困而內府愈困鹽務新章在利國其弊自督署至岸吏查鹽官皆囊橐充滿而後可行則商困而司農亦困籌兵餉而後創釐金今則自大吏以逮司巡

皆以釐金爲內府則商困而國與民俱困濟官民之窮而後創典
業今則自州縣至書役皆以典業爲外府則商困而國與民之困
尤深夫握天下大利者必先通天下之情情弊則中飽日深而天
下之利俱絕宜罷織造一切御用之物聽民自造歸藩司收買
以呈一革內府抑勒之弊鹽務就場徵稅盡罷督銷巡緝之官釐
金諸卡悉裁歸正關以加貨稅關所未及則令商就地包稅以足
之典業則革陋規以三年爲限亦窮變通久之至法也

內府

本朝革前明三十二監之弊用內務府供御用之需深合成
周僕御正人之義惟行之既久弊輒因之同治初御史邊寶
泉奏稱內府積弊凡以御用領千金者內庫僅給其半而令
承領之員具領千金既領之後復以二百金供內監而遂無

駁而其人復自漁二百金則是領款千金實用乃百金而止天下之弊孰有大於此者乎然而其所以積弊至此者何也徒以內府之需與外廷不相聞問故也應請自後凡內府出納由軍機大臣綜核而進退之凡有請撥在千金以上請旨宣示中外歲終綜其出入嚴核之侵蝕者殺無赦今京官奇窘而內府司員無不奢侈逾恆見諸疏劾者多已所宜急爲嚴核者也

織造

織造一官期年更代皆內府調劑司員其權實操之掌案掌案者書吏也掌案專司採辦定例織造所辦必掌案具結而後呈必內府收驗而後無駁蓋以掌案制織造卽以內府制掌案上下相維大小相制可謂謹嚴乃掌案必賄織造而後

得既得必賄內府而後行每以一人住京專通內府而後織造視掌案爲可否商人賄掌案爲進退掌案又結商人以浮價日織造雖重莫敢誰何但得內府一收而掌案坐富矣有害商人者買造送京駁還數萬金皆歸無用故外間有用金十萬不得五萬貨之謠而掌案有納捐府道與織造分庭抗禮者甚至浮冒銀百五十萬經督撫參辦而漏網依然金陵前數年事惟有裁撤織造各官聽民自造歸藩司辦理外間不能造者則設織造官於內府辦之其餘諸物悉歸採買浮冒則聽御史糾參耳目既親積弊自少

鹽務

鹽務自改大引商民皆病鹽梟獍拒殺捕兵

本年蕪湖松江兩見鹽

卡虐民幾釀大亂

前數年舒城縣鹽卡藉搜鹽爲奸盜鹽關

緝獲升斗皆刑

此鄉試親見

民食貴鹽致貧戶有經月不能食者

其弊則自督撫司道岸吏至上下書役皆有陋規改章則岸

鹽思跌價岸吏思裁費捆工書吏思揭弊端撓者萬方必難

成議然欲利國利民則不能利中飽惟有就場設官徵稅嚴

防偷漏不問官私仿劉晏之法則積弊皆清而國家少數千

鹽官鹽卡數萬鹽勇之資省改捆省岸費省私耗省守候省

加派省緩納則有地皆通無行不利商民之利重國家之利

又豈獨輕

釐金

釐金之害屢經入奏

上諭嚴行整頓大吏輒視爲具文上

年欽差查辦安徽私卡參處大員所過之私卡雖裁未過之

私卡如故其餘整頓不言可知其意不過調劑貧員瞻徇親

故不知分卡愈多局用愈廣司巡愈眾民害愈深卽國用亦
愈形虧耗甚至月報稅三四十千尙不足局中薪水者此安慶分
卡司事言故不如一切盡裁以甦民困循之不變將有潰決之憂
然當邊防日重驟撤釐金餉項必將不足惟有量歲終所入
歸併正關明加貨稅刻碑關外以示商民關所不及則令商
民就地包捐以彌其闕亦權宜之策也

雲南前以派捐籌餉平回積久遂成經制然當杜文秀盤踞
十八年騷擾十四郡元氣已耗今緬越邊防孔亟派捐徵練
民何以堪房捐既苛派於省垣百四十萬之捐又分派於郡
縣徵練之弊勒取雇貲是又無捐之名其弊較捐更迫邊防
之本端在人心所宜一切裁去者也

典業

典業似無關國計然商民俱困則國亦隨之其弊至每典歲奉各衙門內外陋規四千金餘耗不在此數推之天下何可勝言典業以濟貧民陋規重則典價不得不輕故有十金之物不能當一金者而典利雖有三分耗費所存微者亦止五六釐之數則商民俱困可知此浙江宜令陋規一切裁革違者參辦近江蘇藩司有刊碑禁陋規者

綜核

營建

慶賞

恩免

查鈔

報銷

散局

兵船

國家自定鼎以來皆以寬仁治天下天下之弊即寓其開方今天下之財不在君民而在官吏祖制夙崇節儉三海之役侵蠹不可勝窮慶典所頒賞賚特甚查鈔報銷蒙蔽益深散局兵船尤多過當夫邊防之重內帑之虧日夜持籌猶懼不足而令浮冒之徒雍容坐飽則廉靜賢勞之臣必有向隅坐歎者治天下在以寬仁

之量運綜核之才而後奸僞無自而生沾體亦無深刻之患若寬仁大度任奸僞盈虛消息而無所容心其弊必流爲貧弱宜罷營建之役節賞賚之頒嚴查鈔報銷而裁散局兵船祛其糜耗則使海部可充

營建

三海之役他不能詳本年內務府電飭粵海關督解銀百萬以備大工否則罷去初海防戒嚴關督奏借洋債濟餉至是飭令清償關督屢思自盡粵督張之洞許籌墊始安 朝廷以節儉爲心土木之工何至耗費至此其爲侵蝕可知今東三省新疆滇臺協餉不濟邊帥仰屋而嗟故大學士左宗棠遺摺有罷無益工程之請此亟宜禁止者也

慶賞

朝廷慶典率土同歡願或無功而晉爵頒賞則人不以爲恩而以爲例至賞不知恩則無以操縱天下而內帑徒勞則不如勿賞之爲愈矣

恩免

國家每於大慶典輒免積欠錢糧本爲卹民起見近時官吏每多先報民欠以圖恩免之條其間本年民欠延至來年吏胥輒苛收重利勒以簽差雖在極貧未有三年不完糧者乃光緒十年慶典悉免光緒元年至六年民欠此皆官吏久肥囊橐何與於民宜令錢糧欠至三年者飭官吏賠償不得援恩請免昔雍正初民欠至八百萬兩庫款多虧世宗清釐積弊積蓄至三千餘萬可知治天下不在小惠而在持平

查鈔

州縣欠款查鈔至嚴且重乃大吏每存姑息取一二破壞衣
冠覆奏而贓富依然至大吏雖被彈章 朝廷終以寬仁相
待州縣應委辦差大半入不符出若封疆大吏蠹國害民多
者輒數百萬籍其家以充兵餉實乃救時懲弊大端一以寬
大處之故官吏日頹而不可振請自今州縣罷官果由貪墨
則查鈔斷不能寬或書生不善理財確無侵耗情事則援情
定法猶可相原若封疆大吏一被彈章必無誣枉卽令彈劾
之臣嚴密查鈔庶貪風稍戢

乾隆間甘肅布政使王廷贊捐餉四萬王直望自甘藩撫浙
捐海塘工程五十萬 上疑之命疆臣查奏王直望任內開
銷監糧倉穀七百餘萬石罪斬籍其家王廷贊賜自盡道府
以下論罪者五十餘員故能建我 朝極盛之治然自是以

來奸吏莫敢捐輸懼蹈二王覆轍而贓私之弊益深今國帑既虧官吏欲捐不敢何如開其一面使自樂於捐助而嚴其法使不得不捐助以濟時艱宜令官吏量財報捐雖有賦罪悉赦不論不捐者令御史查奏沒其家

報銷

軍興以來惟曾國藩平江南奏明實報實銷部吏無能為役此外督撫無不先通部吏後辦報銷其翰撫安徽

嘗以百二十萬金

為部費他可知已

報銷之弊無窮以軍務河工為極聞江南大吏前報修城銀四十萬頽墮依然至於軍務河工尤無涯岸此中蒙蔽不言可知疆臣所以蒙蔽者事權太重屬吏無能舉發其奸 國家舊制督撫之有道員如內部之有給事中原察疆臣賢否故 國初道員有參劾督撫明文今司道無得陳言督撫雖恣意任情誰能相抗而道員轉若贅疣宜令道員專主報銷

專指自陳不由督撫則督撫不能蒙蔽而道員有弊則督撫
更不難特其短以發其奸亦上下相維之道也報銷積弊尤在部臣執成法以持疆臣國初至今物價久懸天壤軍務大事尤非成法可拘拘守成法則部吏從此漁利宜明認軍事實用實銷則部吏無能爲矣

散局

報銷於尋常軍餉等事猶不難稽惟局員名色愈多報銷愈
混今每省局名更僕莫數名皆冠冕實不過調劑貧員國事
之壞在冗員冗員不裁天下無由而治然驟裁必相愕怪若
以民膏國脈供浮濫之報銷將何以持其後宜令散局盡撤
候補諸員悉歸待次則亦清吏治養廉恥之大端也苟慮貧別籌津貼猶愈於散局虛耗無窮也

兵船

方今所重莫如兵輪兵輪各事惟大副大車及機器爲難至如管礮起錨爬桅等事皆非難學今兵輪名色繁多月餉或數十金十餘金少亦不下七八金若將此等易事派水勇學習補充則巨餉無難立節其不能戰者統令改作商船尤爲兩利今報言兵船六艘停泊長崎每日買貨至費六七千金之巨而海部衙門總辦每月薪水不過二十金幫辦十二金以次遞減統計每年經費不過五千金以海部尊嚴不能敵兵船執事薪水不特體制不稱亦覺事理多乖宜減兵輪之費以增海防添海部經費

權制卷六

桐城陳澹然靜潭甫述

軍政述

警察

選練

圍獵

旗兵

常兵

奇兵

設險

軍家之事無常而其政則有常慎持其常乃可以持其變自古夷狄之侵中國未有四方俱震水陸俱防如今日者然靜而籌之不過練兵設險制器而已今軍機海部督撫將軍類皆震動恪恭以斯三者爲汲汲不能緩之舉然爲其難而置其易盡棄其所固有而競求其所本無竊恐財力愈窮軍政仍無可恃則請言其常而徐圖其變乃可漸次圖功獨慮清流橫議和局易搖必至內政紛拏輕犯其鋒而不可收拾必先堅持和局以養吾鋒作內政寄軍令然後可以一決而振數十年積弱之威此軍政之大本也

警察

鄉長

冊數

捕盜

養民

勸導

軍政以兵氣爲盛衰實以民氣爲治亂惟以軍政治民政則民氣

清而軍政卽行乎其間警察者以紛紜錯雜之民統之以軍家行
伍之術而募兵募餉團練捕奸之法皆由此而生無事則訟獄衰
息盜賊潛消有事則民氣與兵氣相貫通而不可犯是故警察者
佐軍政吏治之窮而軍政吏治則恃警察爲綱領未有綱領不振
而節目嚴整者方今保甲重地皆以道員總其成體制尊嚴委員
充斥而巡查諸役皆虛州縣尤以告諭文書畢乃公事盜賊縱橫
莫可究詰遑問其他夫天下之大事變無窮以吏治治民不若使
民自爲治以軍政衛民不若使民自爲衛不此之求而張皇於軍
政吏治皆非所以爲本圖宜悉裁保甲諸員節糜費責紳民嚴賞
罰而董其成於州縣分其責於巡檢爲第一考成則軍政吏治皆
可不勞而理今東西列國皆以鄉官警察爲萬政根源其義尤可師也

鄉長

警察法令州縣親至各鄉延紳富衿者不與公事者舉鄉長以治其鄉以其餘爲保正仿周禮州長黨正之遺各書名置櫝如外洋立民主制多者立給頂戴設宴尊禮之使立甲總設保役爲公堂杖具專治警察上名督撫有事許詳州縣州縣親任之過式其廬三年無訟獄者尊以官使兼治他所不善者退甚者聽民告發懲之舉者坐以罪

冊數

西法古重民數門牌之未必書誓以明不欺欺則查出必罰

周官一書最嚴民數故魯論有式負版之文凡以吏治兵謀養民緝盜非此無可謀也宜令州縣刊布民冊於鄉長保正歲正月一書凡男女幾人治何業宅幾間田幾畝均載詳明歲中增減死生隨時更載有違者嚴罰充公則不令而行矣保甲冊書人口事業設更樓以備巡更凡煙賭竊盜私宰私

本
卷
一
販小錢及一切應辦之事及有事時募兵募餉築圍團練緝
奸皆責成保甲

凡訟獄必先由鄉長處斷如對公庭不准備席恃強不服者
准令其密稟情形竊盜誣扳者許令率甲長者民爲公稟惟
稟詞必親書畫押以防盜名有報復者官爲申理

捕盜

盜賊固責成保甲然保甲能防而不能捕國家防盜賊在城
守營兵捕盜賊在捕役今捕役視盜賊爲外府盜賊遂恃捕
役爲護符州縣捕盜不獲往往捕丐刑招或改盜爲竊而城
守營汛操演多虛盜至不過放鎗掩飾而已宜裁捕役之資
盡歸營汛增練警隊以專責成盜犯則州縣報其日於府限
滿不獲州縣劾之而嚴其法既獲歸州縣審辦庶不至濫殺

誣扳卽以此定營汛考成於捕盜之中仍寓練兵之法
養民

舊例種煙開館田宅充公積久已成虛設惟法自警察始乃
可日起有功今地方寺產多豐宜奏請查鈔以爲善堂收養
小民吸煙無業并乞丐之流令其自新各歸生業而以其餘
爲義倉而贍養之則一方寺產必足養一方無業之民州縣
考鄉長保正之墮勤必以此爲賞罰則盜賊之原清矣
勸導

宣講 聖諭久屬虛文教職藉端徒徵規費故治末者以爲
迂而不行知本者行之不得其原實乃迂而寡效欲令無二
者之虞必自警察得人始

令保甲舉讀書年老不與公而鄉里尊敬者

詳其平眾簽押
生家世

以聞巡檢官造廬尊禮奏給鄉飲賓冠服以爲講師朔望公

服至公所先期集眾保役保正拜 聖諭 萬歲牌請講師

升堂宣講保正以下按次坐士次之農商工又次之亂次誼

講則保役執法呵撻之教官在城宣講如制毋出城滋擾聖

律例公法勞以煩其民中國廿四史通俗演義五大洲歷史通俗

講師不與公事大訟不決或與大利大害州縣官坐問之過

境式其廬保甲公宴南向坐無抗禮儀注刊師道立則善人

多此求治之大原也

選練汰冗 散隊 併餉 實額 洋操 番練 擊技 定器

國初入關大軍不過二十萬所向無前遂定天下定制額兵旗綠

八十萬四倍開國不爲不多至咸同間盜起潢池莫能一戰於是

募勇爲軍以平巨亂亂定則驅百戰之軍以還鄉里而額兵耗盡

197-2.33A Kopyk

依然法寇東來則營勇敗喪如或無他軍多餉薄練不精也夫軍
不精則愈多愈靡餉愈薄則練愈難精以歲月之餉不能內贍父
母妻孥而顧迫之死亡之地微特兵勇無自練之心卽爲之將者
亦不忍過爲督責且將吏侵餉虛額自飽其私畏兵不暇其何敢
練故雖直省內外皆有練軍實難盡恃自軍興以來兵勇不下百
餘萬額餉多慮豈能增餉然率此不變終無制勝之師宜嚴汰冗
兵選水陸三十萬以二十萬分守邊陲以十萬爲居中策應按湘
淮軍餉倍之而嚴爲選練西人選兵必令侵餉虛額者殺無赦而
籍沒其家練以德爲程一洗舊時成法其要尤莫若更番選練爲
強兵節餉之良圖其法首選精壯三十萬練之一年籍其名而歸
之田里另練精壯者三十萬如之則四年之間以三十萬人之餉
可得籍兵百二十萬戰則按湘淮之餉而三之廢疾者以戰餉三

之一終其身沒則養其妻子敵國雖大復何畏哉

洋操

洋操步伐止齊誠爲嚴肅惟西人教習必先請命兵部准令自何年爲止所操兵法許授外人學者每瞠乎其後然使卽其所授而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自可變化無窮且口令皆本西人實難變化宜參其法而變通之斯爲善學者

擊技

近世練兵首精槍礮擊刺雜技概置不觀然俄人善馬馳突槍礮有時難用西人皆精槍礮對敵實難惟竹鏑短兵可以乘間而入昔大軍征苗捻持槍礮苗捻冒煙突殺屢敗吾軍故槍礮之餘必精技擊乃可層出不窮

定器

西人槍礮月異而歲不同其法亦因之而變宜擇其精者嚴
練而無易其恆則數十百萬之軍心志可歸一律不至彼此
互異臨敵而失其常乃可經久而無參差變亂之患

圍獵

國初所以縱橫天下者實滿州風氣使然滿洲首重圍獵其人皆
有縱橫豪盪之思當其馳騁林澤之間虎嘯於前豹突於後不難
從容決拾跨載而歸況中原文弱之兵敢與上國雄才相抗故入
關定鼎猶以木蘭秋獮爲保持風氣大端此皆 大聖人制治保
邦示萬世臣民不忘根本之至意今兵將拘守營汛雖將軍圍獵
皆屬虛文夫兵之強弱視乎氣之盛衰練其氣乃可振其心而徒
沾沾自守僥倖一旦之功非所聞也國家綠兵無圍獵之制者以
內地無深山大野患其害稼以擾吾民也然攷各省府州縣城而

外深山大澤可獵實多而邊地獵場尤爲廣漠宜令內外旗綠諸軍皆以滿洲圍獵爲俗將軍都統督撫提鎮歲一舉行如秋獮制肅軍令別將才廣軍資懾伏莽厲天下衰靡之氣返國初強武之風擾民者以軍法從事

滿洲風俗四季出圍有朝出暮歸或二三日始歸者曰小打圍秋則打野鷄圍仲冬打大圍八旗列陣而行兼旬始返歸則虎豹熊豕獐鹿狐兔雉雕車載駝行不能殫述獵犬猛者能搏虎豹鷹則海東青能捕天鷲日飛二千里其風俗之雄如此故能以一隅之地混一中原今風氣寢衰不得不返其初以圖振作此經武之大原也

內省之地如兩京甘陝山西沙漠險阻可獵固多卽山東河南地多原澤江湖浙閩皆兼原澤山林川粵滇黔山林尤盛

瓊台尤爲山林奧區凡山林原澤之區居民多制槍械以防
猛獸以兵將因而導之有事則編爲士兵使自爲戰守亦強
民之一端也

凡軍營出圍專用洋槍一洗從前舊習小圍月一舉行領以
哨弁不能越宿歸營恐滲久以爲民害四季之圍則帥以統
將營官至於將軍都統督撫提鎮則歲於冬際舉行大圍皆
以營規列幕駐劄不准州縣辦差以所獲多寡有無爲賞罰
所出必令書識圖工記其徑涂圖其險阻亦講求形勢之實
際也乾隆間將軍兆惠征厄魯特布魯特老酋來見將軍講
武示之酋詫曰天朝左右迭射離馬復馳實非諸國所及遂
率所部來歸可知戰勝廟堂不在臨軍對敵
統計內外軍營歲費藥丸何可勝數而兵勇打靶每不如獵

戶之精故知操演虛文不如打圍實效惟營汛去山林過遠不能時至則歲季一行而增其時日亦變通盡利之法也

旗兵

國家額設駐防旗兵二十萬北方風氣剛勁當不失國初強武之遺南方則風氣輕柔久居其間則身心俱化駐防者所以懾內外上下之人心今不過供應對習華侈當四方蠢動之時朝廷宵衣旰食不聞有顧瞻廷闕勃發其激昂慷慨之思則草野梟雄必將輕視駐防而無所畏忌自髮賊據金陵駐防之人同罹鋒鏑豈無一二豪勇之徒慷慨殺賊然眾皆文弱遂不得不一死以報朝廷夫駐防之衰實國家無窮之隱患不得不變通盡利轉弱爲強宜令江浙等省駐防兵弁十年更代還衛京師以文秀之俗易強悍之風卽以剛果之風振文弱之俗剛柔相濟則人才自興防

兵日強則國本益固此萬世無疆之至計也

聖祖庭訓格言令子孫毋使滿洲人易中原服飾蓋恐易服既久遂忘本俗不能自強此防維萬世之深心也乃後世不易其俗而易其心不易其身而易其氣此則大聖人所不及料者

駐防兵弱者固不能事事強者又凌虐漢民欺辱漢官深失朝廷意旨惟在將軍都統嚴束而化導之亦維繫之要道也往者寄居駐防城其長老每道駐防流弊咨歎之江甯駐防月餉二萬餘金卽以七千金爲煙土之費率此不變何自而強此則急宜嚴禁違者革其名糧官則降黜不貸亦挽回風氣之一端也

常兵

團練

招募

天地之氣不能無所偏兵家必用其偏而後可以制敵燕趙甘涼

淮徐湘鄂金

金華

漳泉

潮惠

越越

苗蠻

言改流者

準回之眾類皆得天氣

偏氣而不可馴以之爲戰實非營兵所能逮營兵則束縛於止齊
步伐震懾於生殺號令之威故雖天資犷悍一歸軍籍則其氣易
衰士勇則風氣使然不煩造作家傳技術而不變故精俗相結約
而不紛故一無畏懼無文儀故壯終日鬪殺而不知犯法故豪大
抵南人精悍而好謀北人剛直而好義而其輕身命則無不同往
者咸同之交嘗令大臣團練以平巨賊賊平而國遂潰散而不可
收夫大亂旣平不能不轉聚爲散轉強爲弱而當外夷蠢動則又
不得不反求諸此以濟其危不早爲謀必且自相團聚自衛其鄉
不受 朝廷驅策 髮賊時團練不奉命者多由此 宜令各省強悍之地擇團長給
虛銜使各仍其俗以相團練籍名參副而歲閱之歲終擇練內無

盜殺者敘其長則盜賊械鬪不戢而自消有警則各立爲軍使自戰其地以爲守今以美利堅強大額兵二萬士兵至百七十萬人遂乃雄峙海表此團練之宜急講者也且夫戰生於氣氣生於兵兵生於地水陸定形南北定位此天地不易之勢也而兵之氣生焉生沙漠則氣多豪放而長於野生山險則氣多沈鷺而長於山生江海則氣多震盪而長於江海地之所在用卽因之俗與氣合習與性成老死不能相易強南而北強水而山強山而野士宜旣變則其心不能一息以卽於安其何能戰方今四方蠢動山海但防不早定規模則一方震驚四方募調技藝鑿柄風土懸殊諒山之奔可爲前鑒宜令一切募軍視其習俗土宜各就其地以爲戰毋令奔命以取敗亡則習俗所精肝膽自壯不募其氣先募其心精以求之自無冗弱潰敗之患此招募之急宜定計者也

直東河南淮徐皆利野戰山陝甘兼利山野川滇黔粵西皆
利山浙閩粵東兼利山海湘鄂兼利江山此各省之大略也
江南淮徐鳳穎之人堅樸尙義一經唯納死生不渝其俗逢
集則帶刀入市童稚皆然馳馬則委錢於途俯拾振鞭不可
羈勒槍擊飛鳥所發無虛眦眦殺人呼堂自首臨刑則歌呼
談笑若無事然惟尊禮文人雖械鬪相持得文人一言輒止
負氣敢言尤善忍讓釋手相結如平生歡倫紀之間尤多血
性故任俠豪傑多出其閒其盜殺相高類多無聊不平之意
山東曹兗俗頗類之然淮徐深厚先柔後剛曹兗輕鷲先強
後弱此其辨也

浙江金衢人敢死善鬪而義烏尤多其鬪皆出報立標行者
多避趨以去明戚繼光言得義烏三千人乃可力戰國初有

諸生奉明宗朔供莊烈帝位於庭出戰輒朝參如奉朝命大兵環視莫可如何康熙間生沒乃降其忠義如此

福建漳泉人幼知行走卽炮烙焦其趾既長趾厚寸許徒跣荆棘如飛其操演以番蚨爲賞戰鬪則期示通衢不爲私刺鬪場積土如壇敵槍發輒羣倒場下以足夾槍仰應之故死傷亦鮮死則買貧戶抵償步伐止齊嚴於軍令臨敵豎旗放炮官吏莫敢誰何惟惡夷人見則持刀突殺其天性也臺灣人多漳泉產風氣略同

廣東潮惠風氣於漳泉爲近然粵人多仰外夷爲生不若漳泉之可恃

滇黔粵西多苗蠻犛獠俗擅刀鎗出沒無端山戰尤爲奇趨江西南贛亦多蠻峒之遺

湘鄂人沉鷲慷慨血性爲豪然湘人之氣較深鄂人之氣多
狡而好殺重利其俗則同故其船往來江湖類多殺掠商賈
畏之鄖陽地近南山繇亘千里老林深邃盜賊尤多其開墾
皖南亦多強暴蓋其俗然也

準夷舊俗不竊盜者不齒於人能盜數人者爲壯士耐勞勇
戰回城及哈薩克皆避之子女羊駝任其飽掠初戶二十萬
眾六十萬人寇邊不止故世宗有此賊不滅天下不安之
語今雖僭伍齊民其俗蓋如故也

甘肅回人信經典鷲猛異常故屢撫屢叛休養既久將種爲
多高宗贊哈國興曰中土回人性多拳勇哈其大族每出
將種此其可尙也

甘陝之隴州甘涼鞏甯皆西羌舊俗河南之光固皆淮蔡舊

俗燕趙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則其俗可知因而用之皆蒼頭特起之材也

浙江溫處福建延邵及雲南湖南廣西鑛徒性多獷悍粵寇之起得礦徒乃能百戰無前

廣東海岸漁販力作之夫歐州人皆自以為不及瓊州瓊山

縣那射民精射獵奇悍過人餘以鎗械為獵者所在尤多不

能盡述

廣東水勇能覆舟入海戴舟而行翻舟復上澳門老萬山人

能住海底三四日不死祿豐縣高良鄉饒平縣井洲福建澎

湖八罩鄉人多能久伏水中

按瀛寰志略云入海水必閉目否則為鹹水所浸目且盲必閉氣否則水隨吸入腹且脹海水波濤愈深愈動能浮江河者不能浮海能浮內港者不能入大洋因其地而用之方可無患又云善水人在大洋落水得片板可

陸司家六

上

不死不然未
有不死者

江蘇崇明上海太倉之沙民寶山南匯象山鄞縣之亭民漁戶皆利海濱有跳躍水上高二三丈者

山東登萊島民中常以三木爲筏震盪海中不畏其撈參捕魚者尤多堅樸耐勞

奇兵 死士 詐兵 散隊 馬軍

戰不運奇不能制勝外夷船礮精利士馬堅強中國禦以堂堂正正之師故所當輒敗惟運之以奇幻不測而後可奪其所恃而蹈其瑕奇者神明變化之物滯於一則彼不難乘我之隙而奇易窮是故奇之暫者當機立應預謀則膠而其常則非旦夕所能致奇之大者曰死士曰詐兵曰散隊曰馬軍死士者任俠刺客盜賊之徒出沒鬼神不可方物而其用無窮詐兵散隊則鼓旗號令步伍

之間變幻離奇使人莫測其涯涘馬軍則闕如處女驚如脫兔操
 縱離合茫無端倪此三者幻之莫能得其詳運之莫能窮其變此
 古昔雄略之士所深顧而咨嗟而迂謹之徒所長慮而怖縮者也
 雖然死士不深結則叛詐兵不精練則乖馬隊不善制則亂昔李
 牧處邊庭嘗以軍市之租致千金之士今欲求奇士而計量於升
 米尺布之間其可得哉故必裁冗兵儲重餉乃可罄肝膽以圖其
 變

死士

死士技藝精絕縱跡離奇或詐漢奸或詐商船或應募臺灣之役
有詐為應雇制勝者或詐降或刺其酋或襲其寨或砍陣或盜船變化
 無窮鬼神莫測惟不善籠絡則彼不為我用或用之反為我
 害惟結之以恩動之以義而後可得其死力而無意外之虞

盛京山東皆多馬賊其任俠尚義不欺孱弱尤有親上死長
之風

京師有七盜白廠子徒眾至十萬有捐官外省者聲氣通靈
捷於影響盜首尊嚴徒眾犯規飭令自殺即拜謝自刎死焉

有邊帥差弁齎摺入都廠子私禁之步軍統領差提不可以

令箭提偽爲將殺者乃出之其橫暴如此此輩恐各國在京

禍患無窮故京師盜賊橫行往往持刀執炬橫行街市之中甚至

以王公府第爲逋逃官吏莫敢誰何者

京師三十里黃村盜墓者多至七十二家多備鎗械以拒官

捕號稱鐵甲指善開地道往來地中迄今未有能獲之者

道光間英夷據甯波大軍環攻不下一日將軍獲小偷將殺

焉偷請曰小人以貧故爲此誠得釋以盜夷人必將得當以

報將軍許之於是夕入城盜夷首彌月獲至數百人夷大驚遁去將軍遂以官軍攻克入奏未有爲偷人言者斯亦出奇之一法也

近歲廣東劫藩署浙江縛縣官江西入撫署廣東殺汛官

皆本

年伏莽之憂於斯爲盛而廣東巨盜尤多至於會匪則有天地會在理會大理會日月會哥老會安清道友諸名色目離奇更僕莫數

漳潮間草鳥船經商海外槍礮尤多故海寇亦以二者爲尤眾

淮揚松海匪艇鹽梟眾者多至數千人官軍莫能制

凡此其人既能糾眾豪橫令行禁止必有奇技異能撫而用之不難建功立業捕之過急則鋌而走險不捕則內患日深

惟其有擇其頭目賞以官職使自統其徒有事使自立爲軍不入行伍則梟獍之屬皆忠義臣矣

盜賊會匪皆可致惟任俠刺客爲難然任俠必輕財好義重結納廣交遊聲名洋溢惟刺客往往隱於屠沽負販之間求之而不得見卽見之亦不輕爲心腹之投然苟得賢帥苦心謀國則義氣所激金石皆通必有奇俠之才出而供驅使者

詐兵

明時倭人寇鎮江初登岸我兵皆列陣待之其兵忽合忽離忽起忽伏我兵炫惑莫解其端俄焉如飄風捲地而來我軍猝不及防城遂陷此詐兵誤敵之效也

詐兵裝束或如鄉勇或詐虜裝專執虎翼牌

詳制

短刀小洋

鎗三物練法不拘圖陣惟以進退起伏聚散六字爲程按洋

操號令顛倒出之如令進則退令合則離以五色旗按日更番使人不測必使兵弁皆習我旗鼓號令而敵不識我旗鼓號令之所由乃可制敵

散隊

西人隊伍嚴整異常古稱桓文節制之師實所未逮然其弊卽在過於嚴整之中何也嚴整太過一亂則不可收也甲申鎮南之役淮軍歸者言法人行軍遠人藥丸糧糗皆附前人之背魚貫直前一人偶離步武卽難吻合吾出其不意衝左右而襲之是亦制勝之道且槍礮過利應之以整傷人必多昔傅鼐守苗疆令其軍呼聚嘯散如土苗故所向克捷然詐兵最難演練每營必練正兵三百詐兵二百方可以備指揮詐兵或藏正兵後或伏正兵左右使不知其所從來然後可

以言戰特西人善變偶一敗挫則必懲前事而求新法以改之其教習於他國者必請命兵曹以何年之法相授又未知諒山之遠法軍近何如耳然以常論則散之一言其妙固有未易罄者

馬軍

馬軍或藏正兵後或藏奇兵後或衝陣而出或遶陣而出或奇兵伏右馬兵伏左正兵居中正兵先戰奇兵突出亂之不動則奔追則正兵攻其中馬隊襲其後不追則馬兵闖之不動則乘其後敵拒後則奇兵攻其右正兵如前更番迭戰奇正相生我逸彼勞方可制勝餘或奇兵先出或馬隊先出或散或整或左或右或前或後總宜因地因勢層出不窮
每營皆有長夫宜裁併養馬無事令兵搬運有事則以馬運

物臨戰始用長夫惟馬最難練不馴擾見槍礮則驚往往致敗平時宜精練衝陣之法必使不畏槍礮而後敢前臨敵又制物以蔽其身則其胆始壯

設險

溝堤礮坑

城池校場

散營

圍堡

礮臺總論

礮臺近制

自古險不可恃在人人不可恃在器然必人與器有可恃而逸出入進退可自保而不至爲敵所乘所謂不敗之地者也古未有山海俱寇者故天險可恃而設險之義或疏今江海沙漠之區既與敵共而巫峽洋人造鎮南法市之險敵皆縱橫無忌則設險之道不可不嚴攷東三省新疆臺灣類皆設險築城以防其變顧或形勢失宜則國帑徒費而內地城台圍堡貽議尤多夫恃門戶之防而冀倖堂奧無事幸牆垣之廣而不慮保聚無資皆非設險守國之義是故城台得宜而後兵將之氣壯圍堡具舉而後百姓之氣

堅不謀之預而謀之倉卒之間勢必鹵莽滅裂而無所濟宜令直
省內外講求城台圍堡之法自立不敗而後可徐爲之圖

溝堤

京師宜鑿溝渠築海塘設險已詳形勢中其他東南濱海西
北邊防無險者皆可因勢制宜以防不測

築城

設險之大在城垣今各省會城多潰壞通州天津要害潰壞
尤不可言其他州縣無城見於縉紳全書者尤眾近時官吏
或藉修理爲報銷不過徒飾觀瞻茫無實際船礮縱橫鐵騎
衝突一入內地何以能防故必以築城爲最要

築城無取方正宋太祖初築汴城如蚓蛇縈繞徽宗以方正
易之金寇之變一方受礮全堵皆催故都城輒陷宜取宋祖

之制而變通之敵攻正面斜折皆可攻敵而其勢亦堅

凡有城之地城外宜設土城敵攻正城惟土城易乘其隙宜設壕建塹重疊迴環或長斜遠射使敵騎不得突馳或通地道鑿暗門爲出奇之路或細隔內牆爲誘入之方

築城宜開窰用蚌蛤灰尤爲堅緻此天津新城之近效也

內外皆築磚城國帑無從籌畫咸豐時北地扎圍髮捻皆不敢犯與其坐待磚城終難就緒何如先築土城以爲敵備尤爲省費易成且州縣無城不特不能禦敵百姓先有輕視官

長之思要在形勢得宜制度精密

詳上

工堅力厚何減磚城且

外洋礮利磚城易摧不若土性柔和尙可自保而三合土爲尤佳西洋礮之大者能摧五十里外之磚城惟三合土牆不

甚崩裂此前人之已驗者

築土城宜仿土台制詳後

平野之間土城固易山峽無土則擇山險形勢壘石爲牆或擇巨木爲城如緬甸之制乾隆間大軍討緬緬城皆巨木入土爲之外周三濠濠外橫古樹爲鹿角我軍築臺擊以礮木堅甚伐老藤以鐵鈎曳之輒斧斷乃以捍牌禦槍礮穴地火攻之柵起丈餘堅落如故故吉林爲根本重地亦多木城

礮臺

凡城台造成後必取西洋巨礮轟之壞則令造者另建如此則工堅料實儉減無虞矣

礮臺宜圓不宜方方則易攻圓則難破宜短小不宜高闊高闊則疏而多險短小則堅而難攻宜口內不宜口外口外則敵以活礮攻呆堞我以呆礮攻活船未有不崩且潰者惟置於內則敵在外不能擊必入內內多曲折狹隘就地勢曲折疏散布之則我面面可攻敵不能而面擊我是轉呆臺爲活

臺轉呆礮爲活礮

今吳淞天津礮臺皆在口外急宜變通者也

礮臺宜三合土上見宜外土內沙或外沙爲牆不宜磚石乾隆

時大軍攻滑縣賊城外磚內沙礮遇沙即止楊芳親歷所以石固

易碎土亦多崩惟沙心礮不能透林則徐親驗若城臺築就不能

填沙則以沙爲外障嘉禾營弁親驗惟是沙乾易破既恐飛揚迷目

亦易流通臨敵宜貯水灌澆方可無患

溼土潮泥鹽包皆禦礮上策或以護臺或臺不及置用此三

者堆積成之亦易置也

礮臺內宜開池深闊與牆等以墜礮丸宜開洞牆陰以爲避

礮城圍台宜暗明臺則敵易攻暗則敵莫能測法宜於明臺

左右前後山岸隄塘或茂林豐草多開地穴兼掘長壕使之

防不盡防戰無可戰蓋宜低不宜高低則易及船腹凡城垣要害皆

仿宜疏不宜密密則敵礮易擊也

城臺後宜築後營如土圍以防敗退城臺內宜開洞伏地雷
或藏兵爲委城臺出奇之地內江內港敵易橫流宜仿西洋
圓臺築於筏上爲彌縫扼險之方

散營

散營之法可戰可守可疑敵可誤敵築法如星羅棋布不必
過大過高但容數十人卽止宜積土護牆以防敵礮營內多
開土門避礮形如土窰各營皆以五色旗司進退

圍堡

金川礮堡難攻然不易造
不能多藏人故論圍堡

圍堡所以保民無此則不能堅壁清野以困賊民無依賴亦
且將從亂爲生故制寇安民莫如圍堡

圍堡以據山險水中者爲上無山水則平地爲優築法宜曲
折環繞不宜正方敵臺四角以環其外圍外宜深濠繞射

詳築

城內此德楞秦圍內宜狹巷細牆此沈某令蜀時所製滅教匪者外制敵不能馳內制敵不敢入伏兵以待雖敗猶可相持

真圍宜深藏避賊宜聯絡爲犄角之資不宜孤遠詐圍不妨孤遠積糧物啗之爲火攻計不宜堅緻以爲敵資

淮豫閒捻匪多起於圍後遂懲噎廢食不知此特地方官不善駕馭耳漢軍文龍爲山東青城令圍匪收糧斷獄官不敢聲文龍至折之匪遂逡巡去天下事有利不能無害斷不能以一時之害而忘萬世之利也

礮臺總論

近時西人軍防日密往往鐵造礮臺究之臺式明不如暗高聳不如低平鐵石不如三合土丁日昌疏礮臺宜建於地灣水曲敵船旋轉如之字而後能駛行者之前方可使其多受

吾礮且可從前後左右攻擊不窮若臺設於水路徑直之區則敵船瞬息直前斷不能中其要害北洋惟大沽口水道最曲大江自鎮江以下惟圖山前水勢迴環均宜築臺防守焦山四面受敵不能逮也造臺之法極內須用灰牆外牆須用三合土厚在二丈以外視地勢與水路中線以爲高低護牆必須成交角而不可成正角斜至五分之一敵礮自可斜飛其礮位及火藥倉上必設太平蓋以禦上來之礮子下必設高隔堆以禦橫掃之礮子下層地隧必四面俱通溝外分臺大沙堆亦必遙邇照應陸兵闖入尙可橫截側轟然使專用礮臺而無木椿水雷浮壩以阻於前則礮臺亦難得力李鴻章疏言水師以船爲用以礮臺爲體有兵船而無礮臺庇護則兵船子藥水煤一罄必爲敵乘有池塢廠棧而無前後礮

臺亦必爲敵所奪海口之臺必上置八寸至十二寸口徑新式長筒巨礮下藏子藥庫房內包陸兵外堆斜壁敵船窺口必有三臺犄角乃可環攻今各國之臺皆用五角六角舊制四角菱花式樣今已無之張之洞疏言西式之臺或尖或圓或蓋或露或作聯堡子堡或陸路當衝作大臺壘可以啟閉往來或水路當衝作浮礮臺可以迎頭轟擊此兩式最爲得力而費重難成至西人之論礮臺其緊要一在山坳隱蔽不宜孤懸一外須坦坡不宜壁立一須數臺犄角不宜聚礮一臺一連臺須作犬牙以便兩臺夾擊一臺後不宜背山緊逼以免敵彈反攻一臺上不宜多人以多傷將士一臺上礮膛宜窄以防炸彈墮落其中一臺後小礮宜多以防敵人乘虛襲入一臺旁登岸處宜作濠隄隱伏快槍快礮以防敵人舢

板之襲登一臺成後須以礮自轟壞則急須更造以上三疏皆西人造臺秘要近時英廠新出地阱礮坎地爲臺藏礮於中上施鐵蓋與地平等人伏地中其礮以水機升降敵船至則升礮擊之既可乘敵於無形且使敵有防不勝防之慮而築臺工費所省尤多尤爲出奇制勝

礮臺近制

英吉利每因山爲礮臺故堅不易拔自山麓斜上至嶺道路皆築平坡故升降可以馳騁礮位不覆以屋故煙出自銷惟礮兵所棲則護以鐵板垛牆厚皆盈尺故守者不危火藥穴山以藏故不至爲敵礮轟發兵房建於山窪以山爲障故安然憩息呼應亦靈

比都北愛司鈎阿礮臺外止一邱初無所見過濠上浮橋入

臺心內甃以磚形似穿廊磚皆內向土培其外而覆其顛故遠觀無見數步留孔以爲礮門此臺之外下層也由梯至頂則成土坡礮安坡後而磚甃圓院中心直起礮臺三重皆甃以磚而土覆其頂僅出外層之坡自下斜望之仍無所見上層設大礮二層設噴礮礮孔與外之土坡頂齊下層亦設噴礮地窖則藏子藥於其中敵攻此臺則外層土坡後之礮推出坡顛以當前敵而撤回坡後以裝藥則攻者見礮而不見人而內臺三層上之大礮遙擊敵人之後儻敵人搶上土坡則有內二層之噴礮以禦近攻倘敵人於外土坡頂懸空架橋以搶內臺則有外層向裏之廊房礮屋與內臺第一第二兩層噴礮夾擊之若敵人自外放開花礮則裏外層之頂皆土落於外層頂則滾於坡下落於內層頂則滾於外層內之

夾濠不能傷人也此礮台式之至精者也

礮坑

美國有礮坑法其制於應守口岸擇高廠之區掘坑數處坑內設懸礮之架架礮其顛坑沿設活軸礮架繫繩而挽於軌坑沿對敵來處設遠鏡凡敵船闖口則影照入鏡而坑內又有對鏡之鏡鏡中見影則曳繩升礮於坑門卽由鏡中照敵船而發敵船中礮尙不知礮自何來惟見地上起煙雖欲還擊而無所指惟懼開花子落於坑中耳

校場

法都校場中原隰陂池林壑邱陵皆具其行陣卽因其地勢而變化之然後遇敵隨機可戰可守且其兵各負鍋帳飲食行具手執槍械前期赴場一切居處飲食皆照軍營章程更

有婦女隨行賣酒儻亦管子女閭三百之道歟

購器

購器近章

槍制

礮制

新奇槍礮

新舊式辨

火藥

棉花火藥

魚雷價目

水雷價目

自西洋之入中國昔時軍械利鈍懸殊制器不精以卒與敵猝圖制作微特人材未出卽財用亦憊難支則不得不購自外洋以資軍備獨慮華商盤剝夷估居奇飾舊爲新假拙爲巧財殫軍敝所傷實多光緒十一年譯署奏令使臣擇參隨講求製造者時與洋廠探討精微購備軍資卽令使臣行知訂購由使臣考驗來華並於天津上海設局驗收製造未精使臣駁還另造中途傷損局吏駁還可謂洞觀夙弊惟不嚴其法仍恐文具徒存宜首置攷工大臣於譯署令部臣明定科條凡使臣驗準來華而未精者使臣及承購之員議罰局吏驗收未精者如之各任責成卽各嚴賞罰庶不至虛糜巨帑而墮吾軍且比利時小弱之邦介居大國其製造

實爲諸國所珍其君臣上下深冀中國購器於斯藉以廓利源而見重大國因而用之必有什伯於大國者是亦購器所宜知也

購器近章

乙酉十月總署奏辦理海防以來一切各省委員購買軍器洋行既居奇擡價華人說合剝蝕愈多有賤買陳貨詭爲新製者有賤販外洋而浮冒報銷者請令出使大臣就其參隨內選派熟悉製造之員常與製造廠講求探討各省采買由南北洋大臣知照使臣卽飭該員逕同該廠議價訂限運華尤須使臣親驗並於上海天津設局驗收萬一造成之際略伏瑕疵應由使臣駁回另造若運送抵華中途傷損卽由驗局指明具報或扣付價值或責包送洋人重修候南北洋大臣酌辦

洋槍

槍制往時各國多用前膛其改尙後膛皆在二十年以內初英有思費爾來福兵槍馬槍美有司不林飛兵槍皆前膛也英之後膛槍曰士乃得同治間英人士乃得所成今多不用曰亨利馬梯尼同治九年英人亨利作槍管馬梯尼作機簧用是各軍改圖惟機簧細巧易壞美之畢撥的廠及瑞士德國仿造甚多售於他國而美國自用則非蓋彈重藥多透力稍大而其機繁眾攜帶多艱也法之後膛槍曰沙士鉢一譯作薩司浦普法戰時法匠沙士鉢所造子藥始用紙包繼用銅壳皆係刺鍼灼火後乃改用銅帽撞鍼曰格拉光緒五年法始行之其用法與毛瑟略同而機簧稍異膛徑稍大用藥稍多德之後膛槍曰得來斯子藥亦係紙包刺鍼灼火勝法後換行毛

瑟而得來斯廠又作新式與毛瑟略同而機簧稍簡然軍中未換用也曰毛瑟至今通國精兵用之操演則用得來斯鉞槍節糜費也美之後膛槍曰司百林飛有前膛所改者其膛徑較大有專造者其膛徑較微往時軍中大都用此曰明林敦有邊鉞中鉞兩種美國軍營現用中鉞至西班牙法蘭西則多購而未用曰呔者士得槍係雙筒一筒置子十三一筒施放美之將弁馬上用之而兵丁則用者蓋寡曰哈吃開司或譯爲喝治基司者也其托內有筒能容五子爲製甚精曰黎意能連五響致遠稍遜哈吃開司而穩定則過俄之後膛槍曰大來福者前膛改造也其子徑與士乃得略同璉春迤北之兵多用之曰俾爾達叻或譯爲曰洛屯者也同治十一年所換俄國精兵用之其法創自美人購造則猶在美國以

上五大國所用之槍究以亨利馬梯尼哈吃開司爲最此外
 商廠及諸小國品類甚多惟擇其一而精用之皆能制勝雜
 則流弊無窮蓋器異則藥彈迥殊無事時藥彈必須常儲常
 製一律則頒行各處皆可以通有無緩急之來不致錯雜紛
 拏柄鑿不能相入故邇來英槍悉用馬梯尼德用毛瑟美用
 林明敦不稍歧異蓋西人慮患之周如此

礮制

泰西五大國英用前膛來復大礮烏里治官廠所造也大至
 一百噸子重一千磅內銅而外熟鐵裏之其前膛銅礮膛內
 爲三稜有阿姆斯特脫郎商廠者一曰阿模士莊亦曰阿穆士唐製法與烏里
 治廠同小礮間用後膛亦阿模士莊所造也此外商廠曰瓦
 瓦司曰回特活德皆專造鋼礮法之大小礮後膛居多前膛

有來福六楞銅礮後膛皆係全銅其承造之官廠曰羅乃爾

一作盧

變里曰布阿次德之大小礮皆係後膛純鋼克鹿卜商廠

所造也

亦曰克魯伯

地球鑄鋼此廠爲最博洪廠工料次之大至

二十一生脫卽不能製矣有斯邦道官廠葛羅松商廠者皆

製銅礮美之大礮曰巴勒得曰回得臥得曰布魯嘎斯曰得

里氏嘎皆官廠舊式也此外無著名商廠俄礮購之克鹿卜

爲多餘皆自造舊式間以前膛以上五國之礮英德最精而

克鹿卜尤著北洋購礮數百用至十餘年無疵從前礮後開

門左右雙劈近則整塊圓劈演放千數百次始加鋼圈鋼底

彈則鉛壳包之比膛略大腹有螺旋三十二轉必使彈由腹

中摩盪宛轉而後出此漲力所以加大速率所以加多也惟

無論如何大礮其命中須在一里內外過遠則彈之墜力與

空氣阻力皆足累之恐難得力至美之格林礮管多放速儼若蟬聯或越山越城擊不能見之物則用十五寸徑口以上之麼打礮昂其首而用高弧之度自上而下可以炸物焚營詳攷用礮之法不外臺礮船礮行營礮三種船礮輕於臺礮行營礮又輕於船礮臺船礮須身長擊遠可於克鹿卜及阿模士莊擇一用之若洋兵陸戰專恃礮隊而槍隊次之以槍禦礮長短懸殊故行營礮尤不可緩如克鹿卜車礮之六生脫七生脫半口徑者南北皆宜八生脫口徑者北方平原以及守營攻壘宜之其機器購之德國葛魯孫廠又有烏拉秋司行營鋼銅礮內用鋼管外用銅圍雙層緊束以水力壓擠而成性純質輕亦宜參用其機器購之德國奧國連珠礮則那登飛哈乞開司兩種皆良而哈吃開司加爲二寸徑之礮

彈可穿雷艇其用尤精其機器購之德國力拂廠又有分截
行營各礮分攜合放利於踰山遠行克鹿卜廠有之又田雞
礮制樸價廉利於夾船憑城據嶺英德廠皆有之以上中國
皆宜仿造然用之總宜畫一庶免手法錯亂藥彈法淆

新奇槍礮

美國新製加托乃槍下爲三叉鐵架架上平列二筒筒中插
銅管高七八寸寬二分厚六分內儲藥彈架旁小輪以手轉
之彈由銅管入膛隨入隨發每分時可發四百響每架值洋
錢六百五十元平列四槍筒者法如之每架連藥彈三千收
價一千二百元此極精之鎗也又有格托林連環礮其制以
十筒連爲一束架車上每分時可發千响置藥彈之法亦如
加托乃槍又紐約有廠名雲吉士得新置雙筒槍尤爲精巧

重不過十磅彈可至二千二百丈遠入木四寸之深其式上下兩筒下筒蓄藥彈十六枚每發一彈則一彈轉入上筒每枚四十圓尤爲易致

新舊式辨

泰西舊礮前膛爲多或頭大尾小或頭尾適均後膛而堵門之具弱小皆舊式也新式後膛槍極輕且巧由膛漸狹至口僅半寸或不及半寸筒內有斜紋綫路彈形如小指而粗頭尖尾圓近尾處中空使受火藥之氣彈自漲開依近綫路也舊槍則其身厚重或口闊無綫或圓彈如丸皆廢槍也英國儲積槍械皆於宏廠之屋爲木架上接屋梁分層懸挂派兵磨洗精細異常凡鎗礮子出必下墜據洋人算法初一秒時低下一丈六尺一寸二秒則四倍於初共低下六丈四尺四

寸三杪則較前九倍共低下十四丈四尺九寸故平日試槍礮須先試準用藥若干則彈子之行一杪時及若干里臨陣審其所擊實若干里彈子至彼應低若干高擡槍礮以就之無不中矣

火藥

外洋造藥研之最精既求力猛且防漲裂故炸藥棉藥餅藥體製不同施用亦異英廠之礮向用一孔餅藥德之克卜礮向用黑色餅藥自杜屯考甫廠創製栗色餅藥而其用益彰創法之初悟自慢燒黑藥因其炭不全枯其色淡於黑藥故以栗色稱之藥裹之中引火處必有黑藥數塊作引譬之魚雷用溼棉花藥必乾棉花藥作引也德海部及克鹿卜廠驗之栗藥與黑藥比較益有數端新礮膛長配藥增重若仍用

黑藥必逾礮質所受漲力之量非惟來復綫路易傷且虞貽誤栗藥漲力較微可以保礮一也栗藥先緩後速出彈較穩取準較真二也栗藥出煙輕淡易散便於測望不至紛迷三也栗藥受燃無憂轟裂收儲較易不至他虞四也故德國於新製長礮及舊式二十二倍口徑以上之礮均改栗藥英國與杜屯好甫廠立約購法自造日本及法奧義荷諸國皆仿造之蓋大礮之用栗藥幾爲各國通行之具近來德人製造栗藥大要漲力求小速率求多其妙尤在視礮身短長口徑大小推算彈重數目藥裏重輕每以火氣漲力所生積力恰好送彈出門而又無耗費爲能事光緒十二三年北洋議購造法杜屯好甫廠格外居奇每百啟羅索價三百六七十馬克購造藥之法必須購藥價至二百五十萬馬克方可指授

精微又有閩勃來脫廠所製栗藥歷經兵部試驗速率漲力亞於杜厥索價亦廉每百啟羅需價二百五六十馬克但購五十萬馬克之藥即可授其造法此則所宜變通購造者也近有無煙火藥其制尤精仿而造之其用尤大

棉花火藥

英都牛布洛達街有棉花火藥局造法用棉花紡成以氣爐蒸之浸諸強水僅四分時水用三分硫黃一分硝合成提入銅罐一磅棉用十一磅水共成十二磅付清水池涼之竟日提出用機器將強水收乾洗以清水復晒乾之其藥已可施諸火攻矣然恐強水未盡再以清水煮之煮已復浸之涼水然後入水槽用機器碎之再浸入水槽終日攪之凡三日口嘗其味無強水酸乃壓乾成餅其時棉一百磅尙有水二十五磅蓋棉花

製以水性最易燃強水不清自能生火故其浸強水爲時無
幾而浸清水則數日之久數度之多監工者面蔽溼棉藥餅
盈箱緩緩熱之燄光不烈又點乾棉藥於溼棉藥之上溼棉
不至著火乃便儲藏未用時仍盛銅匣藏儲水中雖歷兩年
略晒三四時即可燃點未晒而襯諸乾棉之下加入藥製銅
帽銅白來火若與乾棉藥并曝其力極雄一指之微能令
巨木粉碎二尺餘木架上施盈寸厚鐵板以尋常火藥二磅
試之僅烘鏡面成暈試以棉藥一磅直透鐵背而爆烈如花
其價乾棉藥每磅二息零半溼棉藥每磅二息零二邊士溼
棉藥包每磅一息零半乾自來火每百十二息零溼自來火
每百十息零四邊士炸藥每百五息零又有加硝者英人以
爲開礦裂石之用亦奇製也

英國棉花火藥乾溼兩種乾者得火卽發溼者觸電始燃先將溼棉方三寸厚一寸重二兩試置火內燒二刻不燃以之置三百斤巨石上在百步外以鐵綫引電氣觸之石爲灰燼魚雷價目

魚雷乃行雷中之一種奧國人懷胎脫造之法入得其祕較早然尙以購者爲便宜故法無製雷之廠十餘年前日意格代中國與奧商議購五十雷每雷需一萬二千佛郎之費中國若自謀仿造又需售法之價數十萬佛郎惟德國刷次考甫廠仿其意而改造更精用磷銅以代銅不生鏽而更準北洋前購二十雷每雷一萬馬克外加裝射各機不需售法之價允許中國仿造惟此器機簧繁密斷非倉卒所能故北洋設魚雷營練之又德國射魚雷之艇長二十七邁當與法國

同由士旦丁廠承造亦利器也

水雷價目

水雷有魚雷伏雷撞發點發機發藥發電發各種而電氣又有吸鐵化電磨電淡電濃電名目繁多水雷之殼浮於水中者常作圓錐形內容棉藥一百磅上連藥水電池五枚大約每箇價五六十金又有伏於水底者其形如龜用藥五百磅至二千磅每箇價百金數百金不等夫置一水雷豈必盡能得力然其價如此之廉不妨多備以收其效即使見功百一其效固勝礮臺鐵艦多矣是故有兵船之責者不可不防水雷有守口之責者不可不知水雷之用

製造

移廠入江

開民廠

購法

任西學局員

定賞罰

造船

無煙火藥

空中魚雷

水底船

電浪

滅火藥水

雜器

渡軍機器

洋鐵

毒物

雜器

泰西公法兩國兵爭局外之邦不得售船械以資軍事故同治初
曾左沈李諸賢爭勘船政機器諸局以圖自強顧三十年來糜帑
不可勝窮一有兵端將帥仍無所恃者何哉情賄害之也故嘗以
謂西法雖精一入中國則糟粕存而精華輒鑠於是清議之士愾
焉執前古已陳之迹斷斷焉與西法爲仇豈果華人之不足躡西
法哉事屬之官任者以情賄爲捷徑無精心實意貫注其間也往
者商局輪船執役之徒漁金被黜竟以萬金賂王邸而復其初如
此而欲西法之行雖管商不治尤可思者船器諸局紛峙海疆兵
事偶興必且羣焉資敵竊以爲考工旣設一切船器諸局用舍任
之非從學泰西不得專局事漢江礦局旣興卽以上海機局移長
沙金陵機局移鄱陽而以船局移廬州就江湖以通運道 明詔
華民精製造能集公司者許開民廠以助官廠之需但得新法無

論中西均購造以資未逮歲終無論官民按製造多寡精粗以爲賞罰上者與戰陣同功則製造之精可計日而待矣

移廠

長江洞庭鄱陽巢湖實爲天然形勝移置諸廠外寇無虞而長江上下礦產尤多禁網宏開煤鐵取攜極便正無庸資利外洋也

民廠

外洋製造之精實多民廠德之克魯伯僅一鐵工獨得鍊鋼之秘劫造民廠周圍數十里用工至七萬人實爲地球之冠華民工於外洋多精製造徒以禁令森嚴思以私造軍裝坐羅法網遂乃甘心鄰國不敢劫廠中華誠得明詔鼓舞之許令自集公司報官存案除船局聽民自爲無庸設官查驗

一切槍礮刀械有關兵事者每廠必設圍牆設官駐工靖紛
 爭而嚴私賣每器造成經官查驗親印圖章仿洋錢登簿申
 報考工各省購買價由廠主發由廠官均報考工查核盜賣
 私藏廠主廠官議罰工頭工匠罪之此法通行官廠以防流
 弊二十二年上諭華民工製造者准令設廠然官吏阻持空言何補民廠所以不與也
 購法

泰西民人搨成新法國家仿造必以重金購其秘法乃可仿
 行實為鼓工藝要策中國仿行西法必由公家出資購其秘
 妙授之官廠許民廠助資分造以佐公家華民得新法者購
 法與西人一律大利所在民必爭之一切船械不期精而自
 精矣

定賞罰

中國之行西法至久而不精者一切海防製造出洋使事游
歷人員三年例邀獎敘而無定罰於其間以此僥倖日多而
眞才反無由自見宜令部臣明定賞罰而嚴核之局廠無論
官民首僂工匠凡剗一新法造一新器除重金酬賞外通文
字則勵以文職不則以武職榮之多者准補實官與戰功等
廠主廠官均視工匠賞罰爲差惟必於剗造成時由考工大
臣考驗精核登冊記名上者隨時請獎次者年終彙請必載
明所剗何法所造何器考驗時功效若何不得渾圖濫請此
賞之說也罰則剗造不效情尙可原若濫費誤公則有官者
降黜其官無官者罰其薪俸至於尋常仿造雖日起有功但
許三年一獎猶必明指其所仿何式造成若干冒濫則罪坐
舉主此罰之說也今賞之濫極矣舉隅而反之中國庶有瘳

乎

鍊鐵

製造之原首稱鍊鐵鍊鐵之學英國尤精其法自辨別砂石始砂石體質不同約有四類紅者黃者黑者黃而兼黑者英國出鐵甚多黃者居十之九皆在產煤之地體含三質乃炭氣養氣與鐵也更有土泥與煤攪和燒鍊較難其法於未入爐之先卽以自來之煤燒之全山烈火逾月始完煤淨而炭氣盡散所存黑質仍含泥土之中乃更設爐重燒二次爐寬二丈高五尺中若葫蘆以不灰木爲裏配以煤炭而以灰石搭配鐵砂從上納之灰與泥土在爐內合爲一質輕而上浮卽從上開竇洩之所成生鐵重而下沉卽從下開竇收於模內爐大鐵多須以烈風吹火舊法恆用冷風近則風多用熱

風熱甚則材多費省也其法用火輪機爲蒸釜以生力爲汽
 筒以行機爲風箱上下左右有合葉使出入爲風櫃以積風
 爲風管以引風於熱處爲旁爐俾風管穿之而熱風熱至六
 百餘度乃入大爐斯鐵化愈速矣生鐵旣成於是山生而熟
 由熱而鋼則須更燒一次其爐式橫而臥與前豐而高者迥
 殊爲火櫃於爐前以置煤炭爲煙筒於爐內爲置鐵與煤炭
 稍隔熱力透而融之熱極鐵融隨以鋼條撥轉則鐵化而隨
 煙出矣出爐後俟其涼淨團爲鐵丸是爲柔鐵然其質散而
 不堅必加以錘然後可堅可柔可折而爲熟鐵舊法用水碓
 運錘英人納斯米創爲火輪機運錘之具而輕重不能由人
 後置小機於旁專爲可輕可重其重擊千鈞之石而立碎其
 輕則擊雞卵而僅傷其皮遂爲汽機運錘之善法至熟鐵製

爲條片亦有軋鐵汽機以二銅磚爲之上下而以熟鐵置其間機行磚轉鐵隨壓力而伸隨引隨長汽無止境如須極薄則以油敷鐵面折而軋之至於五倍十倍其鐵遂如薄紙更有隨軋隨劃宛若刀裁大小精粗無不如式西人神技如此中國誠能仿而求之安在不可探其祕要哉

船廠機局總論

中國船廠機器局製造已二十餘年正宜廣拓規模爲自強根本然謀之太亟弊有二端西人製造全藉機器而成求備則機器先已不貲弊在糜費鐵甲船推測重心謀算速率雖由學術亦非閱歷不能至於後膛大礮鍊鋼套箍洋廠各懷祕法勉爲摹仿其弊又在師心宜在外洋購料而自我舉工就小者試爲而後及於大者福建船廠造巡海快船均係鐵

脅木板今外洋新製每多用鋼取其輕利下艙另覆鋼板以護汽機近時又有穹面之船尤爲新式宜令船局改從新式鋼板片角暫購外洋買鐵甲宜用康邦式暫與船料一并購買北洋前在德廠購造魚雷艇折運到華雇洋匠合攏頗省運費若仿式舉工更爲簡便該艇汽機精巧僿廠匠未能猝辦應訂速率造自外洋至快船鐵艦所用汽機自製試造之初廠內機器不足亦可購買以便取求此擴充造船之大概也上海機器局曾仿阿姆斯脫郎式造鐵箍鋼管前膛大礮金陵局曾用熟鐵仿造克魯伯式後膛小礮此類礮式外洋均已久停今各局造礮亦須仿製純鋼後膛方能得力查克魯伯自鍊罐鋼祕爲獨得卽他廠所用西門士與別色麻鋼亦難驟精應就英法名廠定購鋼料先造克虜伯式十生的

以內後膛小礮必俟所造有成再造十二十五生的等礮再推及二十一生的以上之礮此擴充造礮之大概也至刷次考甫之魚雷哈乞開司之五管及烏哈戚育司式之鋼銅礮各種或工細而繁或需用非亟均暫無庸自製庶免驚博不精

鐵船近製

泰西鐵船競求新製初礮船中腰周環以甲謂之礮房嗣於船面環甲爲臺下有機輪使臺礮俱轉謂之旋臺其後又有水線帶鐵甲堡二式而改旋臺爲露臺水線帶者通船水線上下圍甲如帶也鐵甲堡者船腰圍甲爲堡前後參用穹面平甲者也近時漸有全用穹甲以兼快船之用者除穹面舊式不論外現式又分爲二兩旁爲斜坡中作平頂高出水線

以上者英船用之就平面爲弧形其穹處略與水線等者德船用之以上諸式旋臺費甲過多新式長礮難於安置礮房不如臺礮之靈此二式者各國近多停造其餘三式各有所取大半兼施惟作鐵甲堡者費較水線帶稍省作穹甲者欲增汽機之力則仿英欲取斜度之少則仿德此近製之大略也

造隔艙船法

阿模士莊廠匠師英海部驗船官槐特爲中國造致遠靖遠二艦其製最新名曰蜂巢法底皆夾層爲積水艙內分小格雖擱礁及水底攻擊亦不至灌水而沈且由船邊下面直至穹甲皆爲直格艙保護鍋爐機器每副鍋爐皆有禦水分間卽一邊被水漏入亦可無懼卽船底外層受損尙有裏層船

底水仍不入鍋爐，艦裏層被損，尙有彼邊鍋爐，令船行走輪機裝法亦各有禦水房間，火藥炸彈各房俱分開，儲置穹甲上下分間，尤多戰時可用，甲板蓋護各艙周圍斜板保護，卽口開而水亦難入其中。至穹甲艙之中，高出水面各艙口皆開於此，能令其船有浮力而不動搖。煤亦裝於穹甲艙面並兩邊空處，兩邊斜面用四寸厚甲板保護，輪機鍋爐前面望臺建以三寸厚鋼板，船主住之內，裝把舵輪船前後俱有高艙，遇風則行駛愈快，礮安高處可以與敵相攻，故其船較勝濟遠而無其弊。

隔艙明驗

行船畏礁，不獨鐵甲船爲然。鐵船隔艙之法，在船旁鐵甲之下，所以禦水雷魚雷在首尾無鐵甲處者，所以禦礮彈在船

底作夾層而隔成多艙者可免小觸礁之患而仍無救於大礁蓋既有夾底隔艙則雖觸礁而成大傷仍可駛還修理若遇驚天捲海之濤駛行觸礁則全船立碎隔艙雖備亦無所施然此等風濤實寡近聞有鐵艦由海參崴駛赴北洋觸礙摩拉押山嘴外之石賴有夾底隔艙已破內層尙能駛行入塢則隔底隔艙之效也

兵輪毋重大惟近時快船蚤子船碰船爲宜以其價廉而易成體輕而易動也昔西班牙爲高大戰艦攻英英募水手乘小船攻之毀者大半蓋主客之勢不同不必定求巨艦且自俄土之戰西人以爲鐵艦可摧轉造木艦故知用物在人不在器也

造船宜以管駕人承造造成必出保固結呈案嚴定賞罰而

必行之船之堅脆爲其人生死禍福所關斷不敢視如秦越
若徒付之監造之人則拙者以減尅爲能黠者以侵漁爲故
事則其害不可言矣

造槍

上海製造局創八百磅子新式後膛大礮暨仿造曼里夏連
珠快鎗均已有成或謂是槍駕德之毛瑟美之黎意槍之上
其靈便堅利開放時不惟無煙且能及三十碼之遠穿透二
分厚之鋼由此研求利病直造精微不可謂非奇式向來造
槍所用槍筒購自外洋近議添設練鋼一廠自捲槍筒卽數
十磅子之礮筒亦可自捲乃知華人精心於此未必遜西人
也

無煙火藥

近四十年歐州軍器屢變自前膛槍礮改爲後膛所費不知凡幾而法人於同治季年新敗獨發憤捫一格拉士槍膛徑十八釐邁當者四百萬桿其彈行之速一杪鐘能行四百二十邁當前古所未有也由是列邦之槍膛一變而爲十一釐者二千四百萬桿蓋西人之勇於變法如此而法人因造無煙火藥以勝之此藥有三利己不自昧一也人不知踪二也速力恆倍三也有大將某常令十人屯守別令二千人往攻彼十人者分爲十區而屢易其所以施放無煙火藥初二千人擬張兩翼圍之至是旣不見煙不測守兵多寡卒乃廢然而返此以見此藥之爲攻大也二十年朝鮮之役中國惟北洋有無煙藥槍四萬桿餘皆無之日本乃有二十六萬桿此勝敗所由分也

空中魚雷

二十三年英人麥格息唔新製空中魚雷蓋以魚雷行於水底水流潮汐皆可阻滯其行其轟力遠不及一英里若行於空氣中則一噸炸藥可轟至九英里之遙但以小艇載二十四寸口徑礮或一管魚雷行於空中可焚敵艦於九英里內且其價甚廉以一大鐵艦之值可造空中魚雷艇百價廉用廣莫切於斯

水底船

美國人名和蘭勃造水底魚雷船能載水手等人同留水底駛至敵艦之下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以魚雷安設敵艦之底然後移泊他處以電氣發之或預製機關及時而動

電浪

馬克尼者意大利人寓於英者也新創電浪之法不需電綫
 可通電信於倫敦紐約之間所費不過十萬金鎊已經英廷
 試驗呈請執照矣自言設此電機於一小艇之中在二十英
 里內無論敵艦多少可將其藥彈艙轟炸無存儻藥彈艙內
 有兩鐵釘或線或板之引電者則桅上瞭望之人未及見而
 全隊已灰燼矣又言此法已試於一英里半外之火藥祇須
 插兩鐵線或板於火藥之中鼓動電機火星即出既可施於
 鐵甲必可施於陸軍真奇製也

滅火藥水

滅火藥水法用食鹽二十磅淡輕三十磅淡養五十磅以水
 七格倫化之每格倫合英裝入藥房所用之薄玻璃瓶塞以
 輒水而封固之勿使滅氣火發時即以瓶擲火中破之或火

發於布疋之間瓶擲不破則先破瓶口然後遍澆之澆時火氣驟發頃刻熄矣

自二十年中日之戰海軍喪亡近頗思光復舊物吾意此時財力既衰與其購巨艦而不能用不若此數者新法仿之爲自保之策之尤愈也

渡軍機器

英制隔江倉卒渡軍以洋鐵爲帶寬三寸帶與帶相連接爲兩條釘之於地令善泅者過彼岸亦釘之雖渡萬人不斷若軍情稍暇則用漆布兩重爲艇夾以木使布不弛摺疊如弓一人攜之縛小木橋以渡又用鐵筒數十橫浮水面繫木成橋筒長八尺質輕易攜亦巧制也

製礮

以下多就中國舊制參酌言之

大礮可守城臺出戰則難運掉然卽守城臺亦多呆滯不靈
子藥人夫皆增小礮十數倍如螺絲大礮一出費銀數十兩
費敵船一閃空擊波濤轉掉再攻已無及矣故宜先求避礮
環攻之法詳前使彼備多而力分我勢暇而氣盛旣近然後小
礮環之行戰則小礮尤多便利故宜多鑄小礮擡鎗以備行
戰大礮則專攻鐵甲一臺三礮已可相持
造礮不必盡購洋鐵洋銅今中國鑛務宏開豈無良質如浙
鐵外洋以承平未久舊礮猶多專購外洋巨利已難自返委
商舞弊優劣難分何如開新鑛鎔舊礮之爲愈也
熟鐵礮身薄腔寬用炸彈發之一可當十靈便輕快水陸皆
宜而丸彈以熟鐵爲條而切磋之亦利器也
樞機礮架極便捷靈快式詳海國圖志中

礮車

礮車仿轎車略小

不用木箱用生牛皮撐以鐵架
抽屜分藏藥彈箱內可藏刀糧

一馬駕行

倒安一礮臨敵則舍馬用人以後爲前倒推而進連環開放視地之廣狹爲陣之大小以擡鎗夾護之我能攻敵敵難攻我夜間下營以數百車環列外向即可成營若伏地雷數層於距敵之前列車礮於後大隊鳥槍擡礮以次排列之亦平原制勝之術也

按此法創自林則徐剿西番時蓋仿岳鍾琪遺制鍾琪制甚嚴密見於嘯亭雜錄綦詳獨惜當時敗轍新疆此制遂成口實而則徐獨取以定西番乃知兵法無常視用之者何如耳然此制於東南濱海制勝猶難地勢實多不合若在北洋海岸及東三省蒙古新疆沙漠之區禦馬隊較爲

制勝宜令直隸山東西河南東三省蒙古新疆造而精習
亦待敵之一端也

地雷

水雷專防海口大者可破甲船必宜多造以爲禦守惟安置
必擇水流平緩之區急湍則多移徙此唐定奎守江陰所親
歷者若鐵雷則以薄鐵爲之狀類東瓜長三尺四尺門可開闔以藏
火藥以石灰埋之要道誘至然後發之西洋地雷甚費鐵雷

則堅樸易成

省鐵省火藥且可再爲用
與洋雷一發不再者遠別

竹鋪

近製無煙之槍實難抵禦然攷周盛傳言征捻時我軍洋槍
精利捻則專以竹鋪伏地銳入我軍往往棄槍而逃以此請
造竹鋪數千爲禦槍出奇之用盛傳老於軍其言甚可采也

竹鑷必留枝葉尖
用錘刀乃可兩利

短兵 短刀 小洋鎗 虎翼牌

近世行軍專精槍礮然當兩軍攻擊之時得死士以短兵出其不意乘間直擣中堅則大礮長槍皆無所用昔道光間官軍攻苗苗乘槍礮發時冒煙而進官軍傷敗者實多若多製短刀小洋槍為左右襲攻之策亦一奇也惟短兵必用虎翼牌方可進戰牌式方長銳對可合可分直高二尺二寸橫廣脊以鐵為之連牌扁槍尖三个牌外用藤條內用牛皮各有木柄左右分挽之牌避鉛丸鋒能傷敵遇槍礮則合筒以避既避則直前分刃殺敵西人行軍隊伍專求嚴整當越南爭戰時軍皆魚貫而前後人糧彈藥丸皆在前人之背荷得死士乘左右衝擊之一有錯亂則士氣紛矣此實我軍制勝之一大機括也

197-2.33 60P441

洋鋏

洋鋏專為行軍掘土為牆藏避槍丸之用天津小站盛軍有之

毒物

毒煙 毒藥 毒油

葛雷巴國

在新加坡對岸多
崗人貿易為官者

暴暴島人製毒煙

焚於上
風高處聞者

立斃火龍經有毒煙法薰敵迷亂亦乘間出奇之祕策也

西北和蘭

赤脚番

用毒蛇製藥

以惡藥脂
膏合製

廣西爨夷

居黑水中
今散數郡

山谷

製毒藥傅刀鋒皆可傷人立斃此可製短兵者

四川石油入水不滅造藥為團以入火器水沸則其火愈騰

江豚性逆風浪以其油煨煉成藥逆風則其燄愈橫

煨煉
油用

黃狼糞艾
膈并始

外此如電氣洋油

引火者

強水滅火藥滅火
防攻皆可多

製以備火攻

雜器

西人槍礮極精我軍必悉更改舊章乃可以謀禦敵然山圍
 僻邑豈能盡備西人槍礮以為防於此有二製焉曰轟天礮
 繩繫木椿屈其梢拴竹兜裝石子萬筋努巨木疊穿三孔又
 賊至對岸斬發石可擊百步外用圓木三疊為弓
 安牛皮弦用小車輪扣矢二十用繩繫此二器者類皆便捷
 木椿上賊至斬繩發機矢出擊三百步
 不費戰不足而守有餘山險城臺圍堡皆可多備以為自守
 此楊芳勦教匪亦救窮之一法也
 時創以自守者

權制卷七

桐城陳澹然靜潭甫述

軍謀述

保微

避患

守信

廣援

軍家之學謀爲上戰次之戰者至危而不可必雖孫武不能決勝於俄頃之間而謀則豫諸無形其術至微而其道則可戰可和而先自立於不敗夫以中國之大士民之眾帝王聖哲之所畱遺驟蹶於荒遠遼絕之邦志士痛心亦固其所顧當敝瘵疲癯之遂猝焉謀戰勝則爲強鄰所忌不勝則其禍將不忍言惟冀朝野上下震動恪恭息息以庚申仇恥爲心堅忍刻厲以求自立時會未至不妨陰用吾術而啗之以和從古英雄未有不忍辱而能負重者而況軍國之大乎哉言大略者可以知所從事矣

保微

公法使費

西例

尊使

偵察

通報館

游員

入會

西國邦交之學以公法律例爲體以公使游員爲用而大旨則在

弭兵華士不答動謂西人好戰不知此百年前西國之風而非近世之局也自萬國公法及法例盛行西人輒兢兢以窮兵爲戒所爲斷斷於船堅礮利者大懼軍事或疏爲敵人所覬倖惟是覃精竭慮以圖之故船礮之術愈精而戰事愈寡豈真以船礮爲玩具哉相顧莫敢或先則其機自銷鑠於不覺所謂以不用爲至用也故嘗謂中國宜特設邦交書院聘中西名宿取公法西律詳攷西史而比附詳釋之招致英才羣相研究以備譯署疆臣關吏使臣領事之需然後參酌中西與各國明訂通行律法 朝廷增派御史嚴防樞庭譯署宣洩之虞而使臣則宜簡擇名賢若英若法若德若美若奧若俄悉派頭等大臣以洽邦交而尊國體廣謀偵察以通敵情盛遣名流以窺敵勢廣聯報館以沮兵端明合弭兵之會以持世局其大要則在博儲使費而無區區眉睫之謀則樽俎

折衝所裨於國勢者大矣

公法

公法始爲私家著述以其言深合人心天理之公故各國尊行以爲准的惟開旨數章雖明公法之理出於天而其言實於西教爲近故中國通人多委棄之宜刪其浮言存其切於實用者詳引西事以明證據則可以爲完書矣而其要尤以明詔公使入公法會爲要圖此邦交之本也

西例

西律與中律輕重多岐與西人交涉不得不援據以爲佐證故宜會商各國酌訂通行律法以免參差近年日本定約凡西人商於日本者訟事悉歸日官主持西人亦不能相強無他以日人多明西律卽西人亦不得而強之此明效也

尊使

西國凡各國頭等使臣乃可時見國君讌會往來以敦睦誼
二三等但與外部往還雖他國頭等公使亦不能時聚晤焉
微特國體陰虧卽邦交亦多扞格中國自崇厚使俄而後前
車爲鑒非有大故未嘗派一頭等大臣旣恐步武前人更慮
多耗使費不知崇厚之誤在其人之不勝非頭等使然而爲
國家謀疆宇之安使費雖多誠何足惜故必擇親王宰相大
臣精力未衰而能通時事者作爲數大國頭等使臣旣可尊
國體重邦交亦可藉資閱歷以待軍機之用而參贊必擇曾
經出使者佐之此無形之妙也

偵察

中國重事往往君臣上下諱莫如深而西人則無不察其微

而決其究竟往聞天津督轅嘗有密疏稿藏秘櫥自佩其鑰而深閼之德璫麟陰賂侍人摹其秘鑰竊取而鈔錄焉而都中各國使臣於樞庭譯署王大臣左右無不暗通關節故雖陰謀秘計華人不能知者西人無不流播電音報館之中前出使日本大臣亦嘗鑒此歲籌萬金以通日本政府之隱情代者不知而遽裁之故東學黨兵端日廷早爲部署而使臣竟罔聞知遂致倉卒興戎辱國喪師至於此極宜令內嚴偵察之令凡軍機譯署增派御史兩人嚴爲防範一切邦交軍事諭寄未頒而西人傳播或經御史彈劾者經辦王大臣降罰有差並請根究賄洩之人殺無赦此嚴內之法也至於使臣則宜本其法而密籌之別籌巨金以賂其政府外部議員左右以爲耳目凡有陰謀必先密報事發而不報則使臣

以下降罰有差差滿論此及採訪日記以爲殿最此嚴外之法也

通報館

外洋報館與中國迥殊其執筆多執政退閑或名儒著述大都負時望爲清議所歸而又內至國政外至邦交謗議紛騰不以爲怪其君相議員往往屈己從之此純古之風尤爲可味者也宜令使臣參贊隨員諸屬時與往還陰相結納或有事端驟難力挽則仿其體制著爲論說而刊布之昔曾紀澤出使法廷越南之謀時爲論說以相辯難此亦潛移默運之術也

游員

近三十年東西各國游歷中華者多矣其人或謀商或行教

或求形勢或察兵機其費或由商會或出教堂或出國家或由學校類皆聰明特達精通算繪講習方言故中國之事中土士大夫所不能知者此輩類皆析及秋毫瞭如指掌嗚呼他國之興豈偶然哉中國自傅雲龍之出戶部以度支告匱竟不復爲此遠圖故列邦情勢茫如外侮侵陵益甚誠得盛年英達有志遠謨 朝廷畀以翰林清要頭銜尊其品望資遣出游以資閱歷遠則可以備他日譯署海關使臣領事之材近則可交其國之賢士大夫扶持清議庶幾兵端可息外患可消此其精微當更有得於使臣之外者而其要尤在闡明孔教著爲論說擇西文而刊布之其收效尤無窮也

入會

西人弭兵會大抵清流之士傷心兵禍維持世局之所爲可

謂義盡仁至而萬國和平會則尤各國派員期約安定章程
儻有事端由會中公斷尤為意美法良中國宜急遣清正大
臣賢明碩士往與弭兵會而聯絡之必有收效於無形者而
和平會則尤宜急行附入昔者西人設公法會中國未嘗參
與其間以此往往貽為口實此不可不深鑒者也此外凡有
會皆宜
附入

使費

外洋舟車服用飲食起居無一不視中華為數倍當使費定
章之初每磅英金兌華銀四兩出洋之人無不換金磅銀元
以為使用英制每磅按中國庫平
二錢二分兌銀元廿先令每先令按
庫平一錢
五每一先令兌銅元本土十二一本土按庫
平三錢六分就現今磅價上
海規銀八兩僅兌金磅一枚大約出洋之時一兩華銀僅得

英銀三錢五分之用今總署既存八扣而使臣又隨情分高下而低昂任意焉自是以來使臣既無潤色之資而參贊隨員之苦況更不堪言矣

隨員所領一任使臣剝扣而領字仍須照章書寫

重以外洋物價奇昂磅價又復異常騰貴食用不足遑恤其他不得不苟且因循速求返國而總署不謀遠大又復爲節費之謀必使三年期滿之員遷延歲月以稽其更代如此而欲詳覘人國密探軍謀聯絡邦交攷求治術其可得乎故嘗謂公使游員實爲國家安危所繫得其人可以隱銷兵禍於冥漠之中中國苟無志邦交即可盡裁公使諸員閉關謝客若明識閉關不得獨奈何以宗社安危重寄爲此因陋就簡之謀宜視磅價盛衰爲使費增減必按從前定制廣籌增加務使公使游員及一切領事隨使之員得以寬餘展布庶幾起居服食

及一切謙會往來之事不至碌碌鄙賤貽笑強鄰而倚賄所
通聲氣亦無憂隔閼萬一部儲竭絀經費多艱不若明諭出
洋華民量捐身稅則所裨於軍國者大矣

避患 行教 借款 募工

中外交涉之患有三日行教曰借款曰募工教案之患夫人而知
之矣而借款募工則固伏而未見者是三者皆有可避之途而中
國動與大國爲緣則其患將不可問行教者教皇之事教皇之力
實不足以抗吾華而聽命於大國則兵端易見借款者銀行之事
銀行之力實不足以敵國家而聽命於使臣則挾制尤甚募工小
國則其心慕依中國而其勢不足以奪吾利權反是則工巨而害
益巨宜特遣專使駐教皇之都而請教皇遣使吾國明定行教專
條一切教案由總署逕商教使即由華使逕達教皇毋令他國使

臣干預凡行教神甫必請教皇頒照擇其品行始准來華而令地方官不得岐視教民有事一以是非爲斷此其一也借款之舉必先首設銀行使與外國銀行往來交易則借款之事可不至令使臣挾制其間此其二也意比諸國地小工良其待吾使臣皆有謙謹纏絲之致鐵路大工即可令承辦合同招股載明不令別國參預以杜侵奪之萌此其三也

行教

往時教皇之權甲於歐域列邦君主視其一言以爲廢興自德相卑士馬克驟削其權使不得與聞國政而其勢衰矣然教皇至今仍有遣派專使之權其使臣仍在各國使臣之上其教中賢者實多與人爲善超然塵壒之中誠令其簡使中朝互相親睦一有戰事請其排解其閒微特教案易於轉圜

即兵事邦交亦可潛資裨益此無形之妙用也或謂天主教士概屬教皇

平善與天主教之士迥殊亦所宜知也

借款

中國大事不得已而貸諸西人公使居閒動多挾制償倭之款各公使盤居都下要挾萬端公報所言可為前鑒故西士獻策逕達銀行實為忠告惟中國銀行不興終難通融辦理惟銀行歸之官辦仍恐名實乖違不若逕歸稅司較為切實耳

募工中國練兵不得不用洋將近則竟為俄德所持此尤可憂之甚者也

蘆漢鐵路大工近歸比人承辦惟聞此中招股法人為多而津鎮路工雖闕容為之主持實則美人暗相資集特恐款難償付鐵路將屬他人此即不得不先為慮及者也

守信 刊約章 定新例

西人所以令行法立者信而已信之道始於言語動靜之微其至
遂乃極天下治亂安危而罔或外西人期會飲食訂以晷刻而莫
敢或渝推之戰陣大端雖敵國纍俘相約不復任兵輒遣還無害
還而復戰則主國以爲負約而黜罷之以故列國會盟相信守而
毋敢慢中國流積相仍羣焉以上下相蒙爲至計文告嚴肅而行
輒劃焉自背其初及涉邦交亦相率以空言相飾蔽以爲吾謬許
之而固未必行也庸詎知西人堅實輒挾吾空言以券其償如條
益均沾一言在中國立約時固自以爲
空言無害也而豈知其竟成實際哉券而不償則用其全力以
相挾制而干戈之禍起矣故嘗以爲中外邦交宜首嚴吾信以絕
其口實更約之會必擇其太甚者權重輕而互易之不得則陰圖
抵制而要之盟約旣成微特無甚刺戾者必令內外官吏堅守勿

移卽萬不得已之端亦當堅守而毋或變是則修睦之大端也
刊約章

通商約章自天津類纂之成播流或寡蓋此書包羅甚廣卷帙過繁分類成編購置亦殊未易而成書十載事變愈繁宜令總署就原書補輯增印以廣流行或分國爲編隨增隨補可分可合購置亦易爲功必使中國官幕諸人深明曲奧然後交涉可爲也

定新例

自洋務之興已三十年舊例不行仍多刊列洋藥已收稅釐七百萬而煙例仍嚴教堂已遍國中而教例如故推之洋人入寇中國幾無可戰之兵與海寇實相懸絕州縣文員更無一兵可守城池偶失參革隨之將帥則援海賊登岸之條謬

相比附此外一切鬧教焚屋殺人等事更無比附可言概以
辦理不善責賠參撤凡此皆所謂名實乖違重輕倒置者也
宜將中外通行之例與各國會商詳定刊刻頒行另將中國
自行之例按切當時變通詳改不合者去之未有者補之爲
大清新例一體遵行庶官民得知持守不至誤蹈非辜亦
可免文誥紛勞空言無補此當今之切務也

廣援

廣商埠

訂密約

伸民氣

古之滅國以兵戰今之滅國以通商商旅既通則諸國聲威無乎
不達所通之國因循自廢則其勢且將日削而自卽於亡其究也
一紙往來而宗社墟矣然攷西洋公法之行斷斷以殘滅人國爲
戒苟能自立則羣起而保持之觀比比利瑞瑞諸邦之處歐洲不
啻彈丸黑子英德法俄諸國無難筆折而納其版圖而卒不聞殄

滅者公法爲之也且遲遲日本之初其微弱曾何足道一旦廓然
大變其俗則諸國輒拳拳獎厲之惟土耳其緬甸越南及西南回
部諸邦倔強自尊而後諸大國羣焉思逞豈真大國亡之哉自取
之也故嘗以爲當今謀國上者自強次焉聽諸國之來而因以自
保何則諸國通商則諸國均權而不相下猝有強國肆其封豕長
蛇之志則諸國必羣焉掣制相爭相軋而吾轉可蕭然寂守而假
以自存且苟陰用縱橫捭闔之術操縱其閒廣開商埠而結其心
潛訂密約而動其疑忌則其勢雖弱而猶可支持以圖吾存然後
重團練以振民權則諸國既遂其通商之志而又懼與國之爭且
畏吾民權之伸而不敢輕發難端以恣其毒是亦謀國之急圖也

廣商埠

西洋公法凡各國通商之地卽有戰事例皆置諸局外而不

能爭今中國積弱既不能禁其來待其挾而後予之則彼無由感吾惠而適以示吾弱則何如順其所欲而先予之之爲愈乎且商埠之開亦非獨外洋之利也攷光緒二十二年上海海關出貨銀二萬二千六百九十一萬二千五百兩有奇他口出貨尙不在此雖出口之貨有減無增然以津海關出口歲售草帽邊一物已百五十萬金誠得攷工大臣振工藝而講求之則開一埠必有一埠之益無論貨金之入爲吾民廣生計之源卽無業游民藉以爲生者何可勝數但使譯署公使諸人視彼要求坦然以商埠相與藉以罷去前約之非而因以參伍錯綜使諸國勢等連鷄陰以相疑相制此中妙用甯復可窮

諸國通商隱然各有分地俄注西北在東省蒙古新疆法注

西南在粵東西雲貴而皆銳意於漢口之中英注東西在川

藏滇吳而制長江實有樞筦漢口之勢倭人後起在福建銳

意蘇浙而遠達於荆州開沙市成都開重慶德人後起在山東銳

意豫燕而遠覬於陝西山右之數國者勢如奕棋類皆閑中

布子而智慮所及要將靡願弗酬則莫若因其所欲而陰許

未開之埠於諸國以聯之英據長江德窺中原吾則以襄陽

岳州許俄以廬州鄱陽許法使英德忌俄法而互鈐之倭謀

福建法侵滇粵窺鎮南蒙自瓊州吾則以雷州南甯黑江口

雲南福建邊界福甯地許英以廈門許德使互鈐之英據香港上海

法據甯波倭據蘇杭吾則以南澳許法以台州許英以湖州

許德以通州許俄以常州許法使互鈐之德據膠州英據燕

台威海吾則以海州許法以榮成澳許俄以龍門港許德使

互鈐之俄據旅順大連灣吾則以金州澳許德皮子窩許英
沙河口許倭使互鈐之英法德同據天津而英復據營口吾
則以北塘許俄大沽許倭更以錦州澳許俄以復州澳許德
使互鈐之此外苟可通商爲一國所據而他國覬之者各如
其意陰用密約以許予之則諸國鈐制無形無事不敢輕發
難端有事亦且互起紛爭而不相下終且推爲局外公地而
不至爲一國所持此權宜之至計也

或曰中國之禍起於通商埠少猶可相防埠多斷難自保而
子創爲廣埠之謀將來交涉愈繁內治已難自理外患迭作
何以當之不知中國通商之局內治勢如乃公法西例未諳
中外通例未定而非通商之過也誠用吾法使中國士大夫
皆明於公法西例之微復定中外通行之例以爲持守將來

官吏知所應付內治何至而焚試觀東西強國凡可通商之處無不許各國往來交易絕無阻開商埠之詞其國但能自強各國亦無從要挾熙熙攘攘駸駸乎有無虞無詐之風而獨於中國時起覺端時相挾制則其故可思矣且自道光以來每有爭端則必增開商埠以爲修好當此之時卽令堯舜湯武爲之君禹稷伊周孔孟爲之相而欲閉關而治其可得乎旣不能禁之不來而又必待挾制而後開埠以相和好則何如坦懷而予使彼感我之誼而無虞詐之爲得乎若謂出口之貨有減無增謂彼之奪吾生計此則中國工藝不精而非諸國之過也以中國之大人民四百兆之眾甲於地球將來工藝漸精且將奪外洋之利而制其羸絀而況乎參伍錯綜之術保持冥昧之中者其道固無窮也反是而令各國自

開商埠卽自爲分地之機將來一夫發難諸國各保其商卽各私其土堂堂中國茫無形格勢禁之方其禍尙忍言乎且事至萬難措置之時惟有所舍乃能有所濟特非深明大略者不知耳

訂密約

近時諸國英俄兩大儼如周末齊秦法思報德則親俄德旣背英則亦親俄三國之君互相聘問而密約卽成於其閒故法取江洪德攫膠澳而俄皆置若罔聞此其意將假德之膠澳以制英入江假法之江洪以制英入滇蜀故俄擅朝鮮據遼南而德與法亦若陰助之此三國之近事也英旣懼俄之出地中海而制之於土耳其復懼其出印度洋而制之阿富汗旣又懼其出太平洋而制之巨文島其策可謂得矣獨至

朝鮮一役中國不知訂密約於英而讓日人以先著又奪巨文島還之朝鮮卒致中國既敗俄懼日之據朝鮮百竊遼南也則聯德法以制之於是日去遼南委朝鮮俄乃市德於中而坐收其利及旅連膠既去英乃亟亟焉悔其事而奪威海以制之而已爲後著矣故嘗以謂中國之取巨文島以還朝鮮與英之讓巨文島以交中國及日之聯英以擾中國而亂朝鮮皆不可謂非失算及旅膠事起日乃皇皇焉思佐英以摧俄德之雄謀其悔心已可概見中國不及此時乘英日之悔而聯以爲援其患安所抵乎或曰英據長江日據台島其勢皆足以制吾之命奈何倚以爲援乎不知論諸國之包藏禍心吾不自立而徒倚爲援久之皆足以爲吾害而目前急著則不得不權其輕重緩急而爲之謀何則俄德法相結以

啟吾疆吾卽親之而亦不能自免惟英人商務雄絕地球其勢已爲諸國所忌其在中國佔長江菁華之地則取忌尤深既已拒俄於土耳其阿富汗之間今又拒之渤海英據威則海故也英俄之勢終不能相合又得德法以爲俄助則英勢益孤日以弱小之邦驟勝中國奪台疆其勢已爲俄法德所忌重以與英聯約則三國之忌益深而又思俄之逼其北德法之覬其南必思聯中英以自保英旣孤立而商務多在中國則必思聯中日以自保其商誠得縱橫之士舉利害以說之使英聯中以保阿富汗聯日以保朝鮮合三國以爲密約使日水師於對馬英駐水師於巨文以張吾勢俄窺阿富汗則英出印度中出喀什噶之師以佐之日擾庫頁島海參威以分其勢俄窺朝鮮則英出巨文襲海參威出威海以襲旅順日

出對馬島以佐之中出混同江以分其勢中國軍需或闕則英日陰以助之特慮中國不能自強勢且有倚而無角則雖有強助終難自脫虎狼耳

伸民氣

中國自秦氏以來君權已成積重難返之勢故當國家之盛則萬民臣妾雖有豪傑亦且退藏銷沮而無所施衰則鬱勃之氣莫由自伸羣焉竊據以相雄長故三代以上天下有叛國而無叛民何也封建之時君權未重民皆尊君親上而無怨懟之思雖當列國紛爭而百姓未嘗離叛蓋自盤庚遷都而必告共和行政而無慙民權之伸於斯爲盛而乃乘其亂以叛之豈情也哉至秦則鑒周之亂起於君權之輕特重君權以摧抑天下於是陳涉項梁沛公之屬憤民權之不伸也

起匹夫而抗至尊而秦以不祀自時厥後雖以漢唐宋明之盛其立國之法不外秦之重君權而黜民權於是西漢亡而更始王郎伯升之徒起東漢亡而孫策袁紹曹操劉備之屬與西晉亡而十六國橫割中原東晉亡而劉裕陳霸先之倫聯鑣江左隋亡而竇建德王世充之徒歸焉鼎峙唐亡而朱溫楊行密錢鏐馬殷之屬崛起爲豪宋亡而羣雄起於江淮元亡而劉福通陳友諒方國珍張士誠之倫雲興江海明亡而張獻忠李自成卒起餓殍之中上下二千年來迭廢迭興其興也類無不重君權以制其民其廢也民無不自重其權以與君爲敵此中消長理勢固然誠得明大略者進退而操縱之則固經世之微權也

國家以君權一天下自 聖祖懲明季清流之禍首禁諸生

上書重以戴名世方孝標呂留良之獄文字之禍迭更而民
權盡廢蓋自周末處士縱橫及漢唐宋之衰黨人道學之流
其風未熄浸尋逮乎明季而東林復社往往以書生而與朝
廷用舍之權至我朝而故老遺畱此風漸流於文字聖
祖喟焉明俗木不得不操重典以剷除之而君權始定於是雍
乾百載綱紀飭然積之既深而白蓮紅首之徒鬱焉思逞羣
寇旣滅而哥老會安清道友之屬輒因此而芽蘖其間時攻
天主耶穌教徒以倡亂天下豈真民之好亂哉民權過衰賢
者沈埋荒草一二奸人亡命憤斯民之淹鬱遂假此以自重
其權也故自羣寇之滅三十年而殺教士燬教堂之案層見
疊出朝廷懷柔異族不得不操重典以繩之究之殺者愈
眾而犯者愈多桀者乃復託身異國時購數十萬金軍火爲

潛謀猝發之資前歲美生之獄粗平今歲香港之中又以私
購軍需見告王章雖密甯可勝誅萬一外夷假以爲資此患
復何所屈願竊以爲當今外患旣深諸國皆有輕量 朝廷
之勢惟此民心固結猶足生外夷嚴憚之心卽亂民與教爲
仇要皆 聖澤涵濡寶萬世無疆之慶而君權漸爲外夷所
奪則莫若假民權以悃之此其術蓋有三焉首令諸生上書
次令各鄉團練終訪黨徒渠帥而予之以官其說已備見於
前而其道實足壯國家積弱之氣益上書之令開而賢民之
氣伸矣團練之令下而良民之氣伸矣黨徒渠帥假之以官
而亂民之氣伸矣伊古君民一體而國家之氣恒視民氣爲
盛衰但使民氣轉弱爲強國勢且將自振今 朝廷孤立顧
瞻四海將伯徒呼失此不圖將來鬱久自伸海內皆成敵國

外夷虎視且復假平內亂驅兵以據吾疆朝鮮東學黨之前
車可爲殷鑒特非深心人不知耳

權制卷八

桐城陳澹然靜潭甫述

軍本述

徙都
備戰

建藩
陰旨

綏遠

陸防

海軍

天地萬物之繁莫不各有本根爲託命之地千歲之木託於巖阿百尺之泉託於深谷然後翳天日澤原野而無所窮所謂木也自邊事之興固者執三代兩漢之言相警競思以空談高論坐退兵戎達者亦惟是斷斷於船礮臺壘數端謂得此即可坐制五洲馳驅萬國而究其體要皆非所以爲本圖夫拿破侖之戰伐幾霸歐州而終爲亡國美利堅休兵百載額兵二萬而英俄德法莫之敢嬰此何故哉有本無本之間其勢固未可同年道也故嘗以謂學校不增捐例不革保舉不嚴則人才不出科條不簡胥役不清冗吏不裁供應不節則吏治不興議院不開忌諱不去召對不寬則上下之情不達臺綱不肅功罪不明部章不化則內外之弊終不

能湔而其大要則尤在信勳舊任親賢絕黨援定國是罷土木燕
游之費杜例官倖賞之恩尊敢言之士以肅 朝廷驅巧佞之徒
以清耳目定一法而海驅山立出一令而雷厲風行操重典以化
泄沓之風破常格以振激昂之氣而大綱則以徙都建藩綏遠爲
始基以陸防海軍爲究竟至於戰事備之而已

徙都

國家建都燕薊開創之初海壖粗服其勢不獲遠棄遼瀋進踞中
原惟定鼎已還微特蒙古遼東雄疆萬里未嘗以郡縣之治振祓
其閒卽京師根本膏腴亦多蕪澤吏民百萬仰哺南漕庚申之憂
可爲前鑒重以威旅膠連強鄰蠶食豺狼守戶罷虎當關猶復安
坐危機竟亡厝火豈不痛哉伊古帝王建宅必賴人材物力爲萬
世永賴之謨秦中本周漢遺都然北道榆林近連朔漠俄夷虎視

呼吸邊塵地隔東南人財俱阻蓋自通商變局今古殊科英使威
妥瑪謂當建宅金陵可謂樞機江海顧勢當積弱擅江海之利不
得不謀江海之憂獨湖北地處中權秦隴豫蜀滇黔閩粵江皖之
郊精神畢會脈絡灌注山川阻深擅江海之利而絕其憂於今世
尤稱美備顧氏首重荊州其勢實隘迫而有淹灌之患獨安陸德
安之域山川繚繞實惟中國形勢所鍾擇一地以安新宅據東南
人物之盛練大軍以應四方卽不得已棄邊域而保十八行省之
區猶可巋然自立孰若甘蹈危機殆哉一蹶乎蓋嘗綜覽中國大
勢巴蜀者中國之首秦黔滇隴實當肩背之區而指臂則在燕晉
豫湘兩粵江皖則腰膂所存吳越閩之與燕齊實處動靜起居之
地而樞筦則在江漢之文明大略者可以觀矣

往論徙都每以洛陽爲重良以地處中原但開賈魯之津漕

行甚利東南人物亦可呼吸相通今俄德內侵洛陽仍難安處而湖北實據江漢雲夢之雄形勝甲天下統觀十八行省四川爲上游元首雲南甘肅陝西貴州諸省分居南北形勢適均他省則或山或水各有偏枯惟湖北山澤縈環蔚焉無際故春秋戰國之間列國皆有盛衰惟楚地五千里居中國之半數百年未嘗稍弱近世咸豐之亂胡林翼以區區湖北遂乃筭兵轉饒光啟中興而德相畢士馬克論中國之兵亦以聚居湖北以應四方爲上策良以形勢所鍾千古不易富強之術得其地則事半功倍失其地則雖英雄之主亦且難與圖功也今之論者每以關中爲說此蓋習聞周漢之言而未嘗深察秦漢以來形勢何則商周之前中國方輿不過秦晉燕齊中州之域長淮以外則已荆舒蠻境棄之自楚關巫

黔秦開嶺表漢收閩越晉徙江南二千年來中國聲明文物之風實已漸推漸廣重以劉石遼金之變長淮以北古帝王聲教浸以衰微而遺民避地南來故長淮以南轉盛文物廢興卽人民富庶之機隨之升降故長淮以北沃壤多荒居民亦無巨族而南則富庶殊焉自古立國遠謨必視此以爲根本都此則鹽漕鑛織指顧何勞江海利權無難坐攬加以民氣强悍但使 詔書激勸不難敵愾勤王卽鳩工庀材而興鄖老林衡辰巨木方舟而下噓翁可期以山川脈絡言之入川江可以達滇蜀入漢江可以達陝甘入湘沅可以通湘黔而踰桂林入贛江可以越豫章而連閩粵入滎河可以達河南而馳驅齊晉燕薊之郊至於下長江則吳越之都可以朝發夕至則固古人陳迹者矣卽以形勝言之扼彝陵則滇蜀

本外集
三
之道塞拒岳陽則湘黔桂之道堙阻襄河則秦隴難通截三
關則中原可蔽而長江數千里則自江陰圖山焦象烏龍之
隘天門李陽小孤之雄田鎮西塞牛蹄之固天然險阻不難
層節爲防蓋嘗靜觀時局詳攷方輿竊歎都會之勝形勢之
雄戰守之資富強之業蓋未有逾於湖北者也

古者建都卽有相陰陽觀流泉之語而周公營洛且有卜瀍
卜澗之文蓋必綜全國大勢以定其邦畿又必審畿內山川
向背風雨陰陽以參其離合良以擇都如建宅非深明山澤
陰陽之理則其精微曲折未易周詳而靈氣所鍾尤非倉卒
所能遽得也今荊州之區旣狹不足以容萬乘之尊而萬城
諸堤決則尤難保禦囂堙耿圯古患之而究觀江漢之形
荆郡實非都會何哉水勢背也大抵都會之區山與水必帖

然內向北辰星拱地勢何莫不然惟京山天門鍾祥之閒山脈自終南中幹南來漢水環抱而長江與沔水因之江之外復爲洞庭湖以蓄其勢其北復有潁河劉家河諸水環之南則古稱雲夢二澤自荆門東至德安迴環千餘里縈繞其閒北則隨唐舊壤跬步皆山自棗陽東至應山所謂冥阨三關九十九岡者烏道羊腸東接安徽英霍之交緜互千餘里爲之屏蔽精心相度必有可爲萬世之基不則就安陸爲都其城三面皆山西亘絕壁下臨漢水石城天險亘古所稱明之承天府卽其故地春秋時楚人所謂郊郢者也其北有子母山連峯二十有二儼然屏障關鎖北門晉羊祜督荊州進奪石城之險開建五城墾闢膏腴八百頃而平吳之策以成其地利可知矣

侯官鄭孝胥言定都湖北布水雷二十具於江陰外寇必無敢入可謂知言

今議者每苦遷都費巨且慮搖惑民心不知唐堯茅茨夏禹
卑宮但求宗社靈長豈能概以開基法制況自庚申以來賠
償兵費多者乃至二萬萬金所以忍恥請和者懼都城之濱
海耳誠徙其地而都之則諸夷無從挾制卽有戰敗何至遽
償兵費若斯哉故遷都之費在一時所省於諸夷兵費者更
無窮已不然海上孤城旣不能戰又不能守償金割地甯有
已時此不得不早爲熟計者也至於民心之動在兵臨城下
所患實多中道顛危尤可深懼而承平無事則民心自可相
安不早爲謀其害將有不忍言者是不能不重望識時之俊
傑耳

攷中國十八行省中惟成都漢中山川四塞戰固不足守則
有餘都安陸以攝中權卽不獲已而退守成都漢中之閒簡

可泊然自保此固不必爲諱者耳

建藩

自柳宗元以郡縣公天下而封建之說始衰然商周持此而安漢明持此而亂者豈果封建之不克行於後世哉大小強弱之勢懸也 國家遠鑒漢明近懲滇桂天潢近屬茅土閭如三百年來汔無內亂然猝有外變屏翰維城之義亦遂茫焉此有心者所深爲太息者也夫東晉南宋之規良非盛時所樂道特恐謀之不豫萬一事機皇蹙將並東晉南宋而罔或圖焉非所以重宗祏也誠當無事之時徙都安陸裁湖北雲南廣東江蘇四撫卽以其廉俸舉蘭州雲南廣州順天江甯五府重地建國爲藩卽以其府地丁隸藩庫邊服若西藏則建國札什回疆則建國庫車外蒙古則建國和林內蒙古青海阿拉善諸旗則建國巴爾朱海東三省則建國

興京專治金礦牧屯以充藩府無更將軍督撫之權而令諸王專屯牧辟幕僚治土兵以爲蕃衛昔元世祖遠闢遐荒廣建庶孽蒙古之眾縣永至今明代竭天下之力以奉諸王及流寇橫興而諸宗胥殄有天下國家者可以鑒矣以蘭州節制青海以順天節制內蒙古

本朝不封藩國者懼吳濞甯濠之禍耳今制雖號藩封所納地丁實止一府之地必不至驕汰而起邪謀而所封之王既有應得之俸而又裁四巡撫廉俸以益之加以一府地丁之入，朝廷無取焉則其勢亦不至貧弱大致一藩許募兵萬人其餉取之總督寇至雖總督出征而藩王但任居守無事取土兵更番入練使兵將之意知藩王之爲其長上而不至如督撫之遷徙無常則其情易合惟總督仍宜屬，朝廷藩王不能節制猝有大變，朝廷予以元帥大將軍之職，明

詔某省督撫將軍統兵大員咸歸節制然後進退賞罰聽之
此經權之辨內省藩王之制也

邊服藩王與內省異蓋本朝詳內省而略邊陲自東三省遼
內外蒙古至新疆西藏雖有將軍大臣其積弱之風固非旦
夕所能力挽故內省藩王不能概予以權而邊地則非概加
元帥大將軍之號重予以權不可攷俄境西比里東部專命
大臣假便宜以治其屯礦鐵路諸政西人游歷皆謂其驟致
富强誠取邊地都會之區封親王以爲其世守假便宜以興
屯礦諸大端盡去科條防制庶幾邊陲可實敵患可銷卽尾
大難圖而邊遠遐荒亦不至動搖根本此權宜之至計也
本朝親王讀書但令講求詩文書畫其他經世大略未嘗一
使聞知此在承平固可相安無事今時移勢變列國親王皇

子類皆奔馳海表講求經世之方彼此相形遂有輕量中朝之隱欲謀變計必先使年力富強者講求經世之書徵辟名流以爲參佐然後封建可圖也

自古封建侯王皆從世及然易世之後未必皆賢宜擇賢者首建宗藩繼世良規不必定求嫡長易世不賢則仍其爵位宿衛京師而另簡賢王以承其國親親之中仍寓尊賢之義然後積弊可除

明季封藩時傾內帑藩莊不足往往取數省之田以益之懲噎之謀蓋由於此今國步艱難朝廷概從儉約布衣興衛昔賢所稱將來封建一行必有楨幹之材出而任維城之選者獨奈何以前明弊政疑之耶

藩鎮之封必以金礦牧屯爲根本屯牧之政前已論之而外

藩礦地多略近聞恰克圖邊外俄人穴地取金近中國邊境據俄國礦師云俄金漏入中國歲在九萬兩上下緣各廠金砂悉交官鑪鎔鍊再運俄都鑄錢鎔運之貲什一之稅計耗十分之二就近售與華商卽無耗折故由本廠私賣者十之七八由礦夫竊賣者十之二三且華人於金廠附近開設店鋪陽售雜貨陰購金砂暗運華境中途被獲者十之四三得脫者十之六七金砂既至恰克圖傾鎔入張家口運京者十之四三運津者十之六七復有流轉入外洋者又聞東三省內外蒙古產金最多兩國邊界山脉河流貫通聯屬如土謝圖汗部與俄接東西數百里到處產金恰克圖迤東之切貴河分流諸水金砂尤盛俄人在切貴河挖金往往侵入華疆或鑿山或淘河晝還夜往此皆中國之利付之敵國者夫內

外蒙古地極荒寒而天地乃生金礦其閒以蘇其困敝特以淹鬱數萬年未經開闢故雖有美利而人不知此不可不急爲規畫者耳

俄地向不產金有明中葉吞併烏拉嶺諸邦尋獲礦金萬厯九年始行開采三百年來拓地日廣據有東西悉卑爾全境阿爾泰山譯爲金山東北數千里山重水複處處產金故俄呼悉卑爾爲金穴於是招礦師設礦學頒礦律置礦官凡產金之區由官丈量聽民間開廠送交官鑪鎔化再運俄都錢局範爲金甌以十分之九鑄錢以十分之一爲器業主願得金甌金錢者領之否則領票交易稅收什一轉運傾鎔之費皆於業主取償礦地八部一曰撒爾穆部烏拉嶺東西金廠隸焉一曰鄂蘭布爾部烏拉嶺東南附近裏海金廠隸焉一曰

西悉卑爾部葉尼賽河以西鄂蘭布爾以東金廠隸焉一曰
拜喀勒斯克部黑龍江以西喀勒湖以南金廠隸焉一曰牙
庫特斯克部外興安嶺東北金廠隸焉一曰黑龍江部尼布
楚以東及黑龍江上下游金廠隸焉一曰東海部黑龍江東
南沿海金廠隸焉通計八部金礦共設廠一千一百四十六
所常用礦夫七八萬人俄都錢局歲得淨金九十七萬九千
二百餘兩約值銀二千餘萬兩此係據官冊而言歲產之金
實不止此官商朋比偷漏私銷者尤多現在採河金者十之
七八採山金者十之二三河金多而施工易故廠本較輕也

綏遠

領事

兵船

特將

招徠

禁虐

國家自乾嘉以遂生齒日蕃閩粵瀕海之民遂乃輕去其鄉工商
於南洋諸島以次及於印度新舊金山爲數殆四百萬夷言夷服

勢所宜然而究其依戀故國之思固未嘗一日忘也光緒初閩人
有封侯暹國者復援例得候選道爲榮或問之曰小國侯封終不
敵 天朝爵賞之爲貴也而亞都律哀司倫二省華民偶見華官
輒歡舞不可名狀石蘭莪華工以國王貪詐方以華眾削平土地
受撫英人夫以四百萬之眾撫之利賴甯復可窮絕而棄之則適
足以資敵國而罹吾患今之籌中國者輒以海軍船礮爲言然吾
謂工商兵戰之術未興事事仰需他族治之無本實足耗國帑而
墮根本之圖而華民之旅異國者大抵皆工商兵戰之材喁喁焉
望中國兵船保護者尤摯誠遣閩粵大臣通治體者撫而勸之令
贖金以購兵艦捐資巨者以爵賞厲之而以新加坡巨文島屯兵艦
朝廷但擇賢帥練其民爲軍以實之無事則游弋往來以精沙綫
有事則風馳雷掣鎮撫其閒 國家有警亦無難振旅以資臂助

定爲三等歲取身稅以爲常則華民身稅無窮卽海軍船礮無窮矣而又分領事鈐轄以聯屬之嚴鄉人陵索以招徠之禁園主苛虐以慰恤之國家無巨餉之勞華民得身家之利亦何憚而不爲哉

領事

今外洋諸國設中國領事者英屬新嘉坡香港各一美屬舊金山紐約各一日斯巴尼亞屬古巴馬丹薩各一秘魯有嘉里一

嘉里領事暫駐利馬俟中秘招工事定再駐海口稽查拐販

日本有長崎橫濱神戶

理事官一箱館副理事官一

光緒十六年新嘉坡領事稟稱南洋檳榔嶼麻六甲全屬英者也柔佛名爲自主實受英約束者也其他附新嘉坡者若柔佛若麻六甲若芙蓉若石蘭莪若白蠟若檳榔若彭亨若

北般島華民六十萬欲設領事宜與英商大約檳榔嶼麻六甲爲一起白蠟石蘭莪芙蓉爲一起柔佛爲一起彭亨爲一起故宜設新嘉坡領事而以英屬各埠分副領事擇商人充之

南洋除澳大利亞外大島有四曰婆羅洲曰蘇門答刺曰瓜亞曰西里百四者之中各有大埠若昆甸若馬神婆洲大埠也若日裏若亞齊若茫古魯若叭嘴若巴鄰傍蘇島大埠也若葛羅巴若三寶隴若泗里末瓜亞大埠也若望加錫則西島大埠也凡此皆華人流寓統屬荷蘭而以噶羅巴爲南洋都會華人流寓者無不夷服夷言荷人則擇其賢者爲馬腰甲必丹等官以理華人訟獄而審斷則仍操自荷人華人往埠非得荷人執照不能留住既住一年卽勒令入籍故宜設

噶羅巴總領事而以荷屬各埠分副領事擇商人充之
暹羅爲南洋關鍵其國王初貢中國後以他事止焉時思轉
圜而懼開罪中國今已從西法國勢方強華民工商者三十
萬人商務視爲樞紐宜一蠲前事簡領事保護吾民而漸親
之亦外交之長策也

英荷諸屬皆擇華民賢者爲甲必丹以治華民則令該埠商
民舉其明賢而才者爲領事尤可不費餉金坐收利益

新金山雪梨地方官有請中國速派總領事之議美利濱英
總督有勸中國速派兵船之議中國自設新嘉坡領事十餘
歲所費不過十萬金而山西之災南洋華民捐賑已二十萬
而新舊金山及各島華工開鑛者尤多但得領事以爲之綱
卽派民捐以助急需亦云易易

緬甸仰光一埠最近雲南騰越廳由仰光坐淺水船而上七日可至華城又陸行四日可至新街逾野人山四日卽至騰越今英人已襲華城成新街騰越邊患甚急仰光緬人尙遵華朔衣冠無異中朝華商亦已三萬設領事以結緬人保華商尤事之不可緩者

光緒丙戌春英外部照覆中國使臣云沙力思伯里侯前曾論於緬甸立一教王或喇嘛辦理十年遣使之事經印度總督查探不行今英廷派駐緬大員接辦遣使並將管理緬甸境內潞江以東揮人地方讓與中國今閱來文乃知中朝允受此權其在西邊界英廷雖不允循厄勒瓦諦江東岸直至瑞麗江匯流及八募統歸中國可聽中朝設一船埠於厄勒瓦諦江爲中國通海之區按瑞麗江卽龍川江下游也外

部送印度報單云潞江以東揮人之地北緯度自二十度起至二十四度止東經度自九十七度起至一百零一度止東以湄江又名柬埔寨大江爲界閒有數處越過湄江者北以雲南爲界南以湄江爲界揮人各國頗獻貢物於暹羅然緬甸常有上邦之權於其全地地勢高低不平有大山北至南絲亘不斷略依湄潞兩江兩江中段卽爲湄南江乃暹羅江發源處潞江皆係石岸水流頗急兩岸極少居人小船可行至北緯二十度四十分且可入雲南境湄江形狀略同潞江惟江面較寬水勢較大其在中國邊內甚窄有數處可架鐵橋江洪地方江寬五十四丈深一丈五尺底皆礁石兩邊石岸寬一百六十二丈可行小船然勢頗危險各山皆有野人老撾揮人以此類爲半教化土番之後其人善治農事又能

打鐵製造刀槍

西人各埠中國請派領事每至堅持郭嵩燾之請新嘉坡久而後定曾紀澤之請香港久而無成惟薛福成之請英屬倫統爲言復得舌人游說其間久之乃爲定議而新金山仍未允行其難如此蓋一有領事華民得所依歸不至盡由地主挾制而荷人之阻吾領事尤堅何也荷人招工與英人異英人用工多由雇募荷人則由猪仔館轉販而來其虐待更逾常格故不願華人之設領事以阻之也今設領事之權在彼而准否招工之權則在我荷阻吾設領事吾卽嚴禁招工荷舍華工卽難自立持此以爭荷亦終將就範大抵與外夷交涉必設端抵制乃可以操必勝之權薛福成每精此術此則尤其顯焉者也

兵船

近時華人之在西貢法人勒其身稅甚苛其下者歲輸洋銀九元上者至乃歲輸八十五元之重其他旅居各國亦無不取身稅以爲資誠以釀購兵船槍礮盛舉取身稅以爲歲辦之資必且輸將恐後宜定上中下三等下者一元中者倍之上者三之則四百萬人歲約可得六七百萬元之數攷二等鐵船如定遠之屬統槍礮不過二百萬金核此歲可購鐵船二艘快船如致遠之屬統槍礮不過百二十萬金核此歲可購快船四艘其他小者皆可類推十年之間漸推漸廣則亦何功之不可爲哉

外洋華商尤多巨富如粵人陳金鐘前助甘餉十萬金經左宗棠奏獎在案其遂復捐晉賑萬金誠遣大臣援鹽商移獎

之例鼓舞其閒巨款何難驟得而以之保護尤爲事所易行

特將

朝鮮巨文島前爲英駐中國費金五十萬贖還若設提督駐兵船扼太平洋與新加坡爲兩翼則盡善矣

新嘉坡與噶羅巴蘇門答臘對峙海道最狹爲西人東道所必經必得知兵威望大臣統重兵駐劄其內既可令華人得所據依尤可使西人有所憚懼蓋用兵必謀遠勢而遠勢必以地利爲先得重兵以當海峽之衝而檳榔嶼西貢之閒爲英法屯煤之所其地皆與新嘉坡呼吸相通戰事之起或襲其後或襲其煤其勢皆足以制敵惟駐大臣於陸地必不爲英所容而水師將帥寄居舟中則可以爲無形保障民不勞而事易舉是在雄略爲之耳

近歲荷蘭之闢亞齊全募華人爲兵勒歸西籍而石蘭莪之屬華人且聚眾削平其土以隸英人卽此以觀華民爲兵尤

爲易易耳

近時出洋學習大都係閩粵之人而外埠工商籍皆閩粵自國初以來平鄭氏討蔡牽禦夷亂凡海濱名將類皆閩粵之人保護鄉人其情尤切故擇將必自閩粵始也

招徠

國初因鄭氏之亂嚴禁出洋及西人東來海禁已成虛設於是閩粵間海濱地狹遂以出洋爲射利之途千百成羣趨之若鶩及其既返則棍徒無賴往往串通官吏假海禁之說魚肉萬端或奪田廬或侵隴墓甚或阻其子孫捐官攷試必得所欲而遂已焉宜一切削除前禁出洋之人凡有田廬隴墓有契照譜乘可憑者歸里後儻有侵欺官爲清理憑照毀失但得鄰族保結勒令歸還其有捐官考試均不得藉端撓沮

棍徒官吏陵索者照贓律處償是亦招徠之一道也
禁虐

出洋之苦莫如招工其始或由拐販或由失逃或由賭博一
入猪仔館落招工船則凍餒死生莫能自主雖悔而思返其
勢莫由及至外洋則園主之貪殘更甚晝則押赴工作稍憩
則捶撻隨之夜則以鐵練固鎖其喉繫之巨石以防其逃逸
死則推之巨穴埋之其尤甚則令工頭誘賭而返其工資欠
借年年永無脫工之日華官有鑒於此設官澳門而察詢之
黠者乃令人冒名應點見官則自言願往而其人實罔聞知
英人傷之特設護工局於新嘉坡定爲科條而園主不肯張
挂慘無天日莫甚於斯攷園主皆屬荷蘭而華工出口每歲
十數萬人由汕頭澳門來者十居七八由廈門來者十居二

三而總會則在香港宜令駐荷使臣與荷廷嚴定護工條約
首於澳門汕頭廈門派員設護工局以嚴出入大張告示重
治拐販之徒犯者殺無赦凡願出洋爲工者必先住局報名
局員問明來歷必得族鄰具結始給執照入船又必專設工
頭如牙行之制到船遂由局員查明執照始准開行至香港
由領事會同英官查驗至新嘉坡復由總領事會同英護工
局查驗始准各工頭領赴各埠由各埠領事會同荷官查驗
始准園主稟請雇工其香港新嘉坡及招工各埠均設護工
局於領事府以便住宿往來飯食由工人自給其有事故回
華并死亡情事均由各埠領事會同荷官查驗報明坡港華
英各官生者給頒回照死者給照付工頭寄棺回華儻有無
病驟死均由領事咨明荷官由工頭控究歲終仍由各埠領

事報明名冊由坡港轉達汕頭澳門廈門各局仍呈地方官
存案備查其有無販賣虐待死亡情事定爲領事及各局員
功過而賞罰之亦庶幾矜恤愚民之一道也

湯氏危言謂中國盜賊橫行凡外洋招工宜報明地方官卽
將該犯應招前往此實內除盜賊外制蠻夷之良策惜乎華
官安常襲故不知權變之謀爲可惜耳

陸防 防邊 防內 土司封爵 木路

自海上事起論者輒以海軍爲急圖然俄自彼得都城舛鐵路逕
東三省蒙疆荒遠防不勝防卽以瓊州自鳴綠萬數千里之遙雖
百萬之師亦豈足當戍守惟令各將軍督撫鎮守封疆而擇要害
專戰事於羣帥廣治輪路以應之鐵道勢難猝圖則製爲木道以
振常山率然之勢而擇江河之大者舉舟師礮壘以彌縫之務實

而毋襲其文其事或將有濟故嘗以爲中國軍防當先陸後海先輪路槍礮而以餘力爲海軍焉庶幾財力從容不至搜括以傷國本萬不獲已則棄邊地而專守十八行省之區擇沿邊諸土司雄者封爲世爵使自爲戰守焉是亦策之次者

防邊

東三省爲國家根本既設練兵大臣則宜駐三姓城以防兩省設水師提督於混同江以佐之兩省有警則令兩將軍爲守而大臣及提督攻其腰膂以爲進取此兩省之防也

盛京爲陪都重地既設防於旅順大連灣而營口實當遼河之衝鴨綠爲朝鮮邊界宜設一帥於鳳凰城隸興京親王專任屯牧而設一帥於營口節制連旅諸軍是二者分任戰事而親王及將軍居守焉此盛京之防也

外蒙古將軍親王皆駐和林今杭愛山左右有警則將軍宜駐庫倫以防其險烏梁海雖已歸俄而恰克圖之險未失宜劄水師提督於恰克圖兼制水陸馬步而分一軍出敖嫩及喀魯倫河一軍出科布多河以襲俄邊而親王將軍居守此外蒙古之防也

新疆自光緒畫界以來形勢已失額爾齊斯河向所恃以爲水師者今已折入於俄惟回疆較爲完備惟以親王駐庫車劄水師提督於塔里木河以保回疆而練馬軍於迪化以保伊犁有警則親王居守而將軍提督任戰此新疆之防也

內蒙古及青海阿拉善爲次邊親王駐巴爾朱海而設兩提督一駐多倫諾爾一駐石堡城則外可以應和林庫倫外蒙古新疆而以內蒙古及青海爲左右翼青海布隆吉一河南

可通布隆爾河再南可通舒哈河庫庫賽河以達庫庫烏蘇河而貫全海西可通塔里木河而貫回疆巴爾朱海爲古河套之區黃河於此盤結亦宜練水師以輔馬軍不逮此內邊之防也

西藏地方懸絕根本全在四川惟以四川提督駐巴塘以通喉吭而設西藏水師提督於雅魯藏布江以通全藏筋絡而據緬甸上游分二軍於瀾滄怒江以通青海川滇之氣分一軍於岡噶江以據印度上游乃可以資戰守此西藏之防也雲南邊防在緬越而瀾滄下游黑江實扼二國上游設水師提督於黑江而分軍於潞江元江以通筋絡而令礦務大臣練礦軍以佐之有警則總督出駐永昌臨安而命兩提督分戰事此雲南之防也

四川爲滇藏根本金沙江岷江嘉陵江實爲經絡之區宜設水師提督於敘州通上下咽喉而達滇藏之路移提督於巴塘移都統於打箭鑪而以兩提督任戰此四川之防也

廣西邊防在鎮南而左右江上通川貴牂牁舊迹合府江以達番禺今提督專任陸防而舟師獨闕宜舩水師置提督而佐陸師通兵糧爲戰守之資此廣西之防也

防內

邊防雖設而瀚海戈壁渙散無垠俄以輪車飄忽往來雖孫吳亦難制勝及萬不得已則非棄地不爲功宜自順天以西畫長城爲斷自宣化大同榆林達甯夏循西征驛道建木路以達甘涼而設經略於榆林統北帥自涼州建木路達西甯南行逕巴塘達麗江大理畫潞江爲守而設經略於打箭鑪

統西帥自永昌東行建木路達普洱蒙自開化以達龍州設
經略於南甯統南帥其戰守專屬順天蘭州雲南廣州四親
王循木路通電綫以達之此內防之大略也

土司封爵

甘肅自蘭洮以西四川自松潘雅州以西雲南自麗江永昌
以西臨安普洱以南廣西潯柳西南大抵多土司之境其君
長類皆世及如封建焉誠擇其地廣而兵強者封之侯伯子
男諸爵而節制鄰近諸部以聽命於親王總督提督之前則
西南萬里磐石之安可坐待矣

木路

木路之設始自新金山人馬斯孟著書勅行普利薩復行之
倫敦而其說始備法以杉木爲條長九尺方六寸其火輪車

重十三噸所索五座客車各重二噸日行十點鐘每點鐘行七十五里通計可行八千次而路無傷至於造路造車及一切歲修省鐵路強半而成路之時只須鐵路三分之一此則邊疆內省所急宜仿造者也

海軍

海軍船制

礮船查船

礮位

水雷

海軍爲兵防極致其事實非旦夕所能謀西人之製海軍其曲折深微皆有學問存乎其際其將帥靡不起自兵卒層累而上絕無躡等遷地之譏故雖王子之尊無不勞瘁兵卒之中而後躋將帥故其端至賾而其術獨深異國相爭必親往觀戰以徵其術稍一失當則盡棄陳迹而更新焉蓋自黃帝已來兵法之精未有如西人之海軍者今船政既開水師之學屢設而船學未精海軍人才不出者非西法之有未精而中國之學西法者有未至也誠令南

洋華民購兵艦以開其始而卽募其人以爲軍則風氣漸開化行
自易而又懸爵賞以厲將材破成法以收海盜逮至輪路縱橫礮
臺布列陸防旣備然後廓海軍以振國威設海部於京師以挈其
綱設經略一人於狼山以治其領設四提督於龍門港舟山海壇
海陵爲率然之勢而以新嘉坡提督爲犄角焉經略則以春夏仲
月巡閱四鎮之兵四鎮則以秋仲會操於經略秋季至津沽朝
廷命海部閱焉重賞罰而專責成而後海戰可圖也

失而言

所論就威海旅順膠州旣

海軍分地奉天直隸山東爲一軍以提督駐龍門港江蘇浙
江爲一軍而以提督駐舟山四面多島福建爲一軍而以提督駐
海壇廣東爲一軍而以提督駐海陵各設左右翼總兵無事
則團聚合操無散處以資流弊經略而外皆令駐居兵艦毋

令登岸擾民一切成規均循西法

海軍船制

外洋水師能成一軍者必有鐵甲船以扼中權有快船以便迎敵有碰船以作衝鋒有蚊船以防內港有運船以濟餉械有書信船電綫船以便消息靈通有雷船以便彌縫罅漏有伏雷可以致勝行雷可以出奇又必有礮臺以作靠山有島澳以屯全隊有廠塢爲修理巨艦之資而遠乃可進戰退守蓋鐵船無碰船快船爲輔必轉爲敵之碰船快船所圍而碰船快船又必得鐵艦數號始足壯聲威而資坐鎮蚊船礮大船小舢淺底平可爲守港利器但駛行旣緩宜避風濤但宜於海口沿岸鏖馳不能於洋面制敵偶中礮彈卽有沉破之憂碰船亦蒙鐵甲船稍小而甲厚端爲衝陷敵船故謂之鐵

甲衝船快船有巡海快船網壳快船二種首尾設大礮二尊
船前喫水之下暗設衝頭可以碰壞鐵艦每點鐘行四十五
里迅捷異常以上各器几經營大枝海軍不能缺一合之則
相濟爲用離之則獨立無功至西國水師擇地建闔其要有
六水深不冰往來無阻一也山環屏障可避颶颳二也路連
腹地易運糗糧三也近山多石船塢可修四也濱臨大洋便
於操練五也地出海中以扼要害六也兼此六者其北洋之
旅順口及威海乎惜乎其已屬英俄而不能不思其次也
鐵甲船快船喫水須有限制若過於求淺則煤斤不能多裝
鐵甲不能厚護汽機艙不能寬深船遇風浪擺側較多放礮
亦難取准大沽海口僅容十二三尺之船若造外海鐵船無
論節縮如何斷難辦置至旅順口區船在二十尺以內可以

乘潮往來近時挖去攔沙出入尤便此外煙臺吳淞福州廣州諸口視旅順較深是鐵甲船快船喫水之數應准旅順口爲衡無庸縮減過多轉致利不償病李鴻章言造船喫水不可深於十六尺至十八尺實爲斟酌得宜請嗣後造次等兵船應限船載全重時喫水不得過十八英尺造一等戰船應准定遠鎮遠喫水之制製造旣得展舒屯船仍無窒礙此兩利之道也

礮船蚊船

西國巡海快船而外另有礮船大者亦能行遠小者專以往來淺水扼守口門英國號曰蚊子船俄美等國護以鐵甲號曰瑪尼托耳船喫水不過十英尺船置一二巨礮能使鐵甲洞穿嗣德國以蚊船無甲易爲敵摧瑪尼托耳船係舊式旋

臺不合近製乃造成斯伯等船改用露臺水線帶之式法國亦仿造胥塞等船蓋海口阻淺之區敵人往往用喫水淺船襲逼灘岸必有鐵甲礮船游弋策應乃足濟大艦之不逮增礮壘之聲援查大沽北塘一帶距口二三十里間有攔沙界隔水深三四英尺潮漲時亦祇十三四英尺現在新造甲船喫水最淺如濟遠者祇能懸泊口外大沽屏蔽畿疆形勢最關重要而內口空虛不能收鐵甲之用似非所宜請仿法德新製增設鐵甲礮船六號或四號合以新式蚊船四艘足成一軍設遇戰事以鐵甲船快船鏖逐海中以礮船蚊船專防內口兼爲附近狙擊之資庶幾彌縫嚴密

德意志克樂博新製畢福脫鐵壳快船船面置大礮無輪架而有旋樞入水不深若攻礮臺則船身露水不多可避敵礮

不用時可藏伏艙下又可周行開放數秒時卽旋轉一周不必挪動其船也且船小舵靈運行甚便大鐵船佔地甚寬易於受擊以此船與鐵甲船較則大小貴賤無不懸殊以此論勝負猶以一與十相博也設造此船數艘隨大鐵甲爲一軍則可以大鐵甲爲營以此船迎敵魚雷礮彈俱可無虞今擬造長一百尺寬十八尺入水七尺汽機四百五十馬力每點鐘行二十海里上用十五生德邁脫大礮一尊其鋼彈可穿五里邁脫遠九寸厚之鐵甲其船祇用十五人又聞克樂博現製一寸半徑之礮與格德令礮略同雖水雷船亦可攻擊斯二者皆海軍利器也

礮位

西國前鑄大礮皆用熟鐵後乃以鋼爲內管熟鐵爲外箍而

以英國阿姆斯脫郎廠爲最著但鋼鐵性殊冷熱漲縮不能融洽演用歲久或致箍管鬆離於是德國克虜伯廠始創鋼管鋼箍之法近阿姆斯脫郎亦改鋼箍並稱利器惟二廠之礮後膛門塞各殊礮架用法全異雖口徑相同而藥彈速力參差度尺亦不能吻合一切演放之程測算之准遂若別戶分門若一軍之中船各異礮旣難通力而合作亦恐遷地而弗良近時義國則陸礮用阿姆斯脫郎船礮則用克虜伯荷蘭則船礮新改克虜伯奧則小礮自製水陸大礮均以克虜伯爲歸擬請嗣後兵船專用克虜伯礮陸路則參用阿姆斯脫郎礮使將卒得以專門練習至兵船應備連珠小礮舊有美之格林英之虜登飛二種口徑太窄均不及哈乞開司之良亦應一律配齊方爲周密

水雷

西人戰守之具昂貴異常獨水雷較之造艦築臺費減十倍

其功用則與臺艦相若或尙過之水雷有三曰伏雷曰送雷

曰行雷伏雷有三種一曰伺發之雷以電線通於岸舍須藏

中或敵船不及之處各用弧鏡朝夕夕用電鏡潛窺用三角測量之法敵船

一至急聯電線發之用於朝夕高下懸殊處尤宜操縱自由初無待敵船

之觸此最爲穩當者也然其間有二弊焉一恐敵分小船撈

割電纜一恐電線紛散風浪易衝窺望不真難以命中此伺

發之雷也一曰觸發之雷不必通至岸上惟有電池玻璃管

相連有觸必轟毋勞伺察不必定設於礮子叢擊之處可多

設於沿岸以防舢板偷行上岸旁流以防淺水抄襲及已船不到之

區或已船往來而中畱一線通行另設浮標以防誤觸此雷

有五便焉一省伺察二省雷纜敵撈不過一枚三逐日遷移敵不能辨虛實四無雷線膠轕不至風浪之衝五各雷不聯起落較易可以查看整修然其中有六弊一恐敵用破船先發二潮高不易觸轟三風浪移動浮標我船易觸四或放或撈偶不畱心卽致誤發五已發者不辨其踪頗難補入六設雷之處不便常以已艇巡邏此觸發之雷也一曰伺觸兼用之雷以電線通至岸舍則派人伺察敵船將到則聯電觸而發之夜則常聯有觸必發然於伺發之雷三弊之餘復有二弊一潮浪太高去船太遠雖欲觸發而不能一敵人夜放破船先發其雷大船卽可長驅直入此伺觸兼用之雷也以上伏雷三種爲用相需不可偏廢又必宜多設疑雷浮表以誤敵人送雷亦有三種一曰桿雷卽雷船所用

有艇首桿艇旁桿單桿雙桿之異

一曰拖雷

用長索拖於艇後之左右去艇三四丈駛貼敵船之下英人哈氏所創

一曰鼓雷

英

人所創儲藥於花鼓桶中絡於電氣轉舵艇或快艇旁載往敵船下拋棄之少選即發惟此不易深入敵船此其所短也

行雷又有三種一為懷臺氏魚雷一為黎民箭雷一為馬克

登那水礮

此即蒲恩請試未成者也

皆所以濟伏雷之窮也

備戰

內地

江河

緝奸

棄地

戰陣之機至危至變非坐論所盡其精微然危者其勢不危者吾

心變者其機不變者其理理變則機愈變心危則勢愈危平心制

勢執理御機則危者不危變者不變虜性剛吾制之以柔虜利動

吾制之以靜善攻則縱之以取善勝則與之以敗鐵騎輪礮如電

如霆則付之不見不聞執不變之理御萬變之機持有定之心制

無定之勢必至惟所欲而遂乃可以騁吾謀英踞印緬必先謀西

藏而次滇蜀法踞越南必先謀甯

甯南

貴州

貴州

而次瓊廉

瓊州

俄得朝

廉州

鮮必先謀吉林黑龍江而次外蒙古日據臺灣必先謀朝鮮而及遼東其用兵必先衝突海疆使我軍注意於海然後以奇兵襲其所謀必不謀我所防疲其力於迂遠不切之地故虜之謀我者在陸而不在水則我之制虜者亦非內地不爲功夫天下患者無形而形者無患夷之謀在內地而我拒之海而敵之則彼益得逞其所長而我適呈其所短惟因其勢而導之江河陸地之中則彼無震盪飄忽之威乃可潛謀而制其命夫謀非萬全不可以戰戰非大捷不可以嘗耗吾力而褻吾威使彼得以震盪飄忽之威多方誤我而疲於奔命則莫若盡棄海權而無所事一切海壇南澳舟山馬蹟崇明皮島之屬及內港可屯泊者令居民漁戶悉團練以爲守而官督之東三省蒙古新疆滇粵諸邊則擇民居之衆者團練之而徙其零戶以成聚落嚴保甲以絕漢奸水陸要害爲寇所

必經者密置水地諸雷而分暗臺以爲襲擊戰則棄不急城臺伏
兵內地待其深入而後創之此其大略也

漢奸

制夷必先制漢奸漢奸多在漁戶

卽非漁戶亦通宜令漁船編

號五船互保風帆

兩船身兩旁皆詳書名姓里居牌號飭委瞭

望登梭巡夜獲則斬

陰旨

嚴法 重賞

制夷之道忌平忌顯忌浮忌寬外夷之窺伺中國皆有席捲囊括
之勢不早爲之所其禍將不可忍言 朝廷輒以光明正大處之
故彼益得窺我之謀而放恣無忌惟以光明正大之心運權謀機
變之術以險矯平以詐矯顯以沈矯浮以忍矯寬本其術以治其
人毋畏罪毋微功毋靳惜毋恥敗毋躁動毋輕言思之旣精謀之

既得而遂忍之制夷之道如是而已惟自高宗已降寬仁慈厚已逾百年內外上下皆有放恣廢墮之隱驟焉振作非嚴刑峻法不足以厲天下之類故嘗謂朝廷宜嚴法以馭大臣大臣宜嚴法以肅將吏兢兢業業懷厝火燎衣之懼任臥薪嘗膽之艱於以下結人心上迴天命省除苛禮屏絕空言其始必使詔令所頒海內皆有震動嚴肅之意法無倖脫賞無倖邀而後內政可新國本可固朝廷復隱操不測之賞罰以竦厲之然後以守則安以戰則克卽終持和局外夷亦不敢輕視中國而逞其謀昔者日本當德川擅政之時外患侵陵內政墮壞其勢實較中國爲倍隳及明治維新萬端畢舉究其大旨不外嚴刑重賞振鼓其聞遂乃攘斥西夷虎視中國暹羅小弱逼處英法之中累卵之危百倍中國一旦變更陳法銳志新圖英法雄邦亦且羣起相親而無相侵越

誠以中國之大四萬萬人之眾而自後於暹羅微邦任彼族合從
連衡陰謀豆剖而不思變計明達君子可不懼哉可不懼哉